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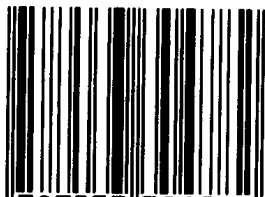
子部
第一一五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B60/09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一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1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一五冊目次

子部·雜家類

二樓紀畧四卷

〔清〕佟賦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一

山志六卷附大明世系一卷

〔清〕王弘撰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八四

尚論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標異一卷

〔清〕陸次雲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刻芙蓉城四種書本

一八八

在園雜志四卷

〔清〕劉廷璣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四年自刻本

三六八

妙貫堂餘譚六卷

〔清〕裘君弘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四六九

蓉槎蠡說十二卷

〔清〕程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五四六

道驛集四卷附良貴堂文鈔一卷

〔清〕張祖年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六四六

二樓紀畧四卷

〔清〕佟賦偉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二樓紀畧

四卷》提要

序

曩讀史至謝元暉傳心竊疑之夫其解褐登朝嘗
四參王府三讓吏部矣卽以出牧亦自東海兼顧
南徐而特以宣城見稱何歟耳茲觀也江表大藩
從漢逮晉宋間二太守賢明者聲者代不乏人元
暉起齊內史廼遂得專之後世無異詞焉果以其
文章清麗冠冕若梁武簡文所稱嘆已哉古之人
有言曰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余來爲郡退食之
暇登後圃北樓卽所謂高齋者謝公視事處也仿
佛見憑軒秉筆其人斯在焉意必有遺愛被於邦
人然而齊書逸其政事至南史并不言守宣城又
何歟豈果以詩人掩其吏治耶將無六朝矜尙風
流貴華賤實而載筆者亦失之耶夫古人懿踪傑
蹟當日旣不復存而獨區區一樓謂足以實謝宣
城之名乎哉及覽二樓小志乃嘆前太守青士先
生有先得我心者於是乎若發吾覆焉二樓者其
一卽北樓又其一曰南樓地相望可里許世之相
後千有餘歲矣先生一旦卽明太守朱公肇建之

處增修之始易今名罷人以先生常處南北二樓間澄心和政講學賦詩也遂翕然以二樓歸先生焉余又得之輿論謂先生蒞政值戊子大禋後荒政最善所全活無算其延接士類惟恐後時因以想見謝公當日之爲罷卽於其詩約畧可見古今人不相遠如列俎歸單味連駕止容膝一今之節儉委蛇也如察壤見泉脉覘星視農正一今之罷農勞酒也如排雲接輿蓋蔽日下霓裳一今之嗟時零祭也如烹鮮止食競共治屬廉耻一今之嗟

歌都講也如簪髮逢嘉惠教義承君子一今之傳餐輟洗也夫乃嘆元暉之於宣城果不爲章句掩後來者各審所自處而已先生尤雅意服古謂梁陳以下迄於元明北樓盛有題咏世徒以太白故艷稱梧桐橘柚一詩耳

國朝作者尤多南樓起明中葉紀傳本末皆不可沒於是程子偕柳始葺爲志嗣汪孝廉師退沈子完珮廣之於前人所傳畧備今入詩文在集者皆非苟作矣以先生自著二樓紀畧附錄於後

車三月適此編告成念代置於賢者之後欣慕芳軌恆恐不逮特卽所見頓釋讀史之疑爲序其梗概如此
康熙庚子七月既望北平黃叔琪拜序



自序

語云數面成親舊况及過此者乎余不敏守宛十年與其士大夫交相善迄於土俗民風見聞所接殆已多矣山川雲鳥亦復關人初視事有草停車有錄有北樓讀書記書院記聞合而刪之附南北樓小志之後好事君子或取其情而畧其文焉二樓居士賦偉書

二樓紀畧

自序

二樓紀畧 卷一

襄平修賦偉青士

扶杖瞻

天記

皇上御極之五十二年恭逢

萬壽六旬正誕知府

臣賦偉

以寧國府耆民六人

上京叩 祝歸述

天恩而爲之次第其語也六人者爲宣城黃雲程

南陵童繼舜涇趙膺寧國胡正傑旌德呂祚

二樓紀畧

卷一

太平查元岱皆八十以上人其始請行者甚

衆臣竊以九州萬國莫不願呼嵩 闕下顧

屢有 溫諭止臣僚毋進獻文武百職皆在

官行禮舊臣予告歸者卿貳以上聽一子入

賀今爾民誠心雖萬里未遠當仰體

聖天子休養庶老之深意於是六人獨以推擇得

往臣勉之曰爾等生長草莽罔識 朝儀

天威咫尺毋或諠譁失次以滋罪戾皆曰謹受教

又於其上道祖而慰之曰茲行也涉江淮達

黃河觀泰山以向神京春風長日父老樂哉
汝子弟隨行毋亦勸餐祝哽好爲上華封之
頌行且歸矣皆曰諾今其還而有復於臣也
色貌加光澤步趨加健舉意皆甚自得者曰
民幸生爲太平草木不圖得見曠古盛事於
是坐六人於麗署之燕寢而俾竟其說雲程
則曰始至都城仰瞻 宮闕迥在霄漢乃伏
觀 帝居壯麗威重旣而聞人言今歲四方
雲集先後無少息者皆爲 同天節至也問

二樓紀畧

卷一

二

之則曰天下封疆文武大臣致政宰執九卿
貴近舊僚有馳赴 闕廷者有萬里奉表至
者若而人外藩下國無有近遠踰山度海來
獻方物者若而人以至觀光士子與夫商旅
負販百工技藝之流填塞衢路又若而人直
省老人至者亦數千人元岱曰車中馬上服
朝服鱗衣出入炫煌光耀奪目 諸王貝勒
已下百官見任者前後皆三日雲程繼舜膺
皆曰都城內外民居數十步卽結彩繪香爐

棹圍甚設惟禁城中尤華其各經厥清梵徹
雲中爲

聖人祝長生者以數萬計時

上御暢春苑 諸王大臣舉朝恭請 御大殿受

朝賀得 旨初雲程繼舜膺正傑祚元岱皆

齋宿期前一日黎明從諸老人後迎 駕恐

臨期擁不得出遂又前夕止宿城外民家第

見自西直門接 暢春苑近三十里所列五

色錦繡牌坊其高插天有柱有礎有梁有櫺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櫺皆作雕鏤花卉狀玲瓏穿漏下廣上銳最
上有

聖德同天

天子萬年各四大字凡十餘座下列順天江南浙

江諸省恭製輦道左右皆有幙幙凡障三十

里架松栢枝爲棚蒼翠彌望置几案畫頁綴

盆盎景物以聯屬之鼓吹數百部俳優百戲

踏歌連袂笙竽簫筑琵琶絃索之聲不復可

辯中當廣尋丈 御道肅清官司守者問知

是外方山野之氓特教之側身道傍從容翔視而已十七日夜分雲程與五人早起洗沐衣冠待旦昧爽遙聞有聲非人間節奏主人曰此太常法部所稱天樂也

上將還宮六人震懼蒲伏曙光方曠香煙旋散前導鑾駕諸儀從京師耄耋亦多不識稍稍見旗幟畫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形又見宮扇制度不一其類移晷天仗絡繹未盡久之朱輪華轂多有婦官前導皆無敢仰睇者又久之

之傳

皇太后鑾輿還宮謹伏候宮車過又久之遙見千官齊頰侍衛中官奉步輩徐徐行其上飛蓋黃雲成彩諸皇子步從有中官負以從者王公貴戚扈蹕六人俯首心掉意是駕至與安慶老人錢甲者跪叩頭迎忽有大人傳旨賜汝七人當謝恩卽叩頭謝恩訖則所下者人參也凡內京民與天下老人迎駕有天厨壽桃之賜剖食之中則白金爛焉尚

方珍味與帑金錯落繽紛雨露降自上穿帷羣生各自霑潤而民等願邀靈苗大藥庶幾難老之徵自此長得歌咏昇平尤屬萬有一遇之厚幸矣是時車馬雲屯驩呼雷動道柅不得前復紆從別門以入十八日

上御太和殿受朝賀各官序列朝內外有差禮法森嚴莫得聞知民等與直省老人數千輩班端門外望殿叩頭各退二十五日有旨賜天下老人宴天潢親命爵傳旨汝等

五

歸各傳諭鄰里教子弟以孝悌爲先皆叩頭謝恩退自是各出京民等以五月十八至二十日次第抵家設香案率子弟望北恭謝聖恩今宜以上京始末聞六人者之言如此臣賦偉語之曰汝輩亦知所以天壽乎格久道化成之由乎洪惟我

皇上文德武功登三咸五幅員孔長前古未有覆載之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今臣民懽欣鼓舞咸思以數十年來擗節受養所貽者極瑰

麗華瞻之觀明天下民物潤澤豐美上娛

聖天子繞電流虹億萬無量之歲月負曝獻芹不

自禁其區區之忠愛而詎知肆大胄蠲積逋

弘闢門額俊之恩廣容民蓄衆之惠撫綏蕃

衛懷柔百神無一不關 九重之殷念若曩

者養老之典沐 天恩者蓋數數矣而今則

普天率土秀眉黃髮皆拜手稽首於 太乙

勾陳之下大酺大賚虞夏商周食饗燕禮之

盛未之聞也汝六人者誠不勝大幸簪筆

二十樓紀畧

卷一

六

臣定請恭繕 恩詔所頒綜一時盛事勒成

全書傳示萬世而 臣 艸草茅愚賤感樂聞六

人之所爲近光而榮耀者乃食飲而遣之因

錄所述各書扶杖瞻

天字俾膺諸堂上中憲大夫江南寧國府知府加

四級 臣 修 賦 傳 恭記

再世承

恩記

自古教忠之道咸推恩臣子逮厥所生至於

世受光寵則所以處大臣者有殊禮焉

聖天子孝治天下 錫命優渥百官得隆其親各

循資階以期自致所謂心無窮而分有限也

念 臣 賦 傳 生纔六歲 臣 父故文林郎廣東惠

州府長樂縣知縣 先 臣 鸞 彩 卒於官 臣 祖 學

道 棄 臣 父時 臣 父生纔九歲 臣 祖母 修 氏 若

節二十年 臣 母 趙 氏 苦節五十一年追悼兩

世孤露矜嫻不能圖報 臣 見任江南寧國府

知府竊祿養母貪冒逾涯今恭遇

二十樓紀畧

卷一

七

萬壽單恩幸得贈 臣 父封 臣 母如 臣 今官而祖父

母未霑 恩命願將 臣 身及妻應與改封之

處移贈 臣 祖父母庶幾 臣 父地下有知感戴

逾於身受 臣 灰且不朽既由禮臣得請遂使

焚黃西山之祖墓而 臣 於官署侍母仰頌

皇仁俯思往事不禁且喜且悲重以悚懼何者人

臣一命以上皆願榮及其先 臣 伏思高曾二

世金用伯祖鎮朔將軍伯父中丞伯兄光祿

大夫得褒崇特典 臣 祖父母以 臣 無狀外吏

十餘載茂由晉階獲施再世今敷天共効嵩
呼 覃恩下賁曲徇小臣之私所竊喜者此
也臣祖父毋潛德懿行既不食報於其身臣
父天性篤孝早歲不祿今澤及泉臺而音容
俱邈是以悲耳臣所懼者先臣懷啣結之忱
未吏矢犬馬之報捧 綸音而踧踖對宗祏
而戰兢不敢以 天恩曠蕩自安忝竊也康
熙五十二年癸巳冬十月望前五日臣賦偉
恭記

上樓紀畧

卷一

八

儒臣之選清切燕閒蓋不煩以政事而重其學術
以備顧問歷代館局多聘山林未有如我 朝之
盛遇者也

皇上神明天授傳心之要三五同揆至於臣下專
家所長悉在範圍之內宣城梅定九先生文鼎遂
於天人理數故大學士安溪李公巡撫順天時嘗
薦之

上命入見時 御舟中奏對累日皆稱 旨詳對
恭紀將官之以老辭

上知其不仕也 御書續學泰微四字額 賜之
仍 賜 御書詩扇綾幅朝賢多作詩文送之歸

隱文春山中罕得見者家故貧一畝之宮著述自
樂余爲吏於斯每相與論學欲賓之書院以倡罷
人而莫可強也見所攜桃竹杖銘其上有偕萬里
至公門之句居嘗以不及壯盛仰報 君恩爲憾
久之 特徵其孫今編修玉汝穀成入史館玉汝
能繼其家學者供奉恆邀 殊獎每傳 溫諭卷
及老儒真異數也初纂修明史潛菴湯公欲以曆

上樓紀畧

卷一

九

志全書就訂告其家侍御桐崖問何以知此人曰
得之徐司寇健菴然與徐公實無交也後數年始
晤司寇乃曰僕所以知君者自出君鄉詩伯耳謂
愚山侍讀也蓋侍讀推挽不使人知而先生不求
知率若此其受

聖明之特鑒固由李公薦達實以所學淵淡精密
得不傳之秘所以

上每稱其爲有用也先生詩古文皆卓然成家於
理學最醇確躬行悉可師法年來習靜杜門不出

余嘗想望其氣象以爲近日儒者未易得也又可獨以一端求哉

梁溪楊學山

作枚

傳其祖仲武翁曆學諸家之

言靡不該洽而折衷泰西定九先生素相印可以書約之至其山莊將商訂藏書余因得延之
罷署始聞發凡殆若河漢久之愈叩愈有乃覺
度數儀象此理自在目前大含細入非淡心學
問無從領會傾聽學山議論益知先生之底蘊
爲難測也

二樓紀畧

卷一

十

國家有大禮大慶祭告天下名山大川歷代帝王
陵寢使者常往不敢怠遑及其禮成而反往往眺
覽之餘歌咏適志蓋雖星輶計日而無嫌疑之必
避與敦迫之難自主者余嘗見劉光祿蘧菴楷使
秦日記阮少司空澄江爾詢遼左紀行詩皆以祭
告奉 命行也秦中軒轅黃帝已下十三陵遼左
爲遼太祖陵一則古帝王州所在皆西周漢唐遺
蹟一則得遙瞻興盛兩京長白綠江王氣發祥之
地雖耶律上都氣盡而 聖朝表揚遺烈望祭中

安使臣登萬紫山憑弔千古發於詩者宜皆各極
其致也使秦記中如論黃帝橋山不當云橋陵與
唐人混且古帝王尚未有稱陵者又諸陵自有遠
近有司請從道里便公必以時代爲先後亦不聽
合祭謂之曰祝冊 御筆親書名載在會典諸君
獨不聞乎若使臣妄爲并省是率畧不敬罪孰甚
焉皆其關係之最大者故著之

二樓紀畧

卷一

十一

天下三五大州簡有性識者於太常調習雅聲
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
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獎以示風俗
此爲政之本也又攷明成化中罷守余觀以文廟
鐘磬尊彝之類破壞殘缺特請於太常卿安成劉
公宣致樂舞生鍾福慶錢永通二人來爲之考正
肄習修置籩豆干簋若干外召工範銅爲簠簋鐸
壘銅登爵若干於是器物具備聲文亦稱余公自爲記
余初至罷於庚寅仲春上丁行禮先一日官師集

明倫堂演禮合樂見其儀節有未安者悉更定之
至於樂器雖云視各縣學爲備然於審音叶律之
道未之能也詢之諸生皆言舊傳自太常者久而
寢失今鮮所據依云余惟 國家道化昌明制作
大備

皇上方親定雅樂天地同和當有建言請下直省
各學俾從太常辟廱傳習者其謹俟之乎曩在禾
中嘗視其學音樂殘缺因爲製樂器募俊秀爲樂
舞生與諸生詳核聲律講習儀注督學姜公櫟按

二樓紀畧

卷一

十一

試特往臨諦聽聽之士大夫亦咸來集朱竹垞太
史有書見及并論鄉賢神主今以資淹洽者覽焉

與修太守書

見曝書亭全集

秀水 朱彝尊

伏聞執事甫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於釋奠先期
演習樂舞生教以執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第
子類宮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
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吳下未獲預觀其盛至於
鳩工修治自當爲邦人倡雖簞且貧不敢辭也竊
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典茲傾

圯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汙萊祠中主漸剝蝕理宜
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
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埋重則立主士
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
則徐邈及清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於經然衛
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
狀方正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
一尺漢書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
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

二樓紀畧

卷一

十三

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
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
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
伊川程氏定爲主式作主以栗跌四寸以象四時
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
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乃邇者入
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
材舍栗以喬木爲之高或三五尺餘塗以金泥巍
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度新鬼有所不安神其

妥於是乎伏惟執事既事修葺宜集其子孫諭以
尺度之不可違令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斯禮行於
鄉不僭不濫祭社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垂聽
焉

朱子語類有池錄一卷宣城孫敬夫先生自修所

記也偕從弟自新自任從朱子遊朱子嘗遺書商

確傳訓此編蓋敬夫於其後追錄之者先是吳正

肅公柔勝之學一主紫陽嘗教授嘉興御史湯碩

勅其學主朱熹不可爲師儒官坐罷後爲國子正

二樓紀畧

卷一

十四

以朱子學與諸生講習於諸生中得潘時舉呂喬
年白於長擢職事以是士知向學伊維之旨晦而
復明公嘗曰士以大節爲先大節苟虧他美莫贖
故每於行事至否爲學力淺深之驗罹黨禍十數
年畧不少貶詳宋史子參知政事淵丞相僉名臣
至明弘治中有石岡先生宗周正肅裔孫也專志
聖學以明道闢異端爲已任守臨江下車撤三教
坊易曰崇儒聚生徒講學以德化其躬行斬斬卓
然儒宗里門皆嚴憚之少孤篤孝嘗割股愈母疾

數歲毋卒復廬墓詔表其門余嘗溯此邦理學淵
源得其大概幸傳而未泯者如此

正學書院之興宛龍守近溪羅公汝芳以良知開

示後學前守初泉劉公起宗蓋已倡之皆宗王文

成公文成起河津百年之後以豪傑不世之才得

不傳之絕學痛彼支離膠滯逐末忘本是以揭本

心而使之反求故傳習錄主簡易親切初泉近溪

一本其旨而迭主講會如宣城貢受軒沈古林梅

宛溪太平周恭節諸公詳南樓志其言行出處昭然如

二樓紀畧

卷一

十五

昨蓋未有舍躬行而談妙悟者志傳所載皆可考
也余嘗讀羅念菴先生之文當時已浚燭夫末流
之病矣其言曰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
者何也古之志道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恆不一今
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問其所從入者恆以一
言蔽之夫以一言槩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
之之難無足怪矣孔門以求仁爲教宏其言無異
同也乃克已復禮惟顏子得聞之至仲弓輒易其
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

歟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資稟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爲心與卽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與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卽吾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況於人人哉故經嘗不周則改過不密踐履不久則實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智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厲矣然不如是則不足以致曲

上樓紀事

卷一

七

而極深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今不計真僞不量淺深求簡易者未得其約而先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內固妙元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

見寧國府學門記

涇水西書院在寶勝寺之右明嘉靖中建祠王文成公以王心齊良鄒東廓歐陽南野錢緒山王龍溪五先生配與毘城志學書院相望百里間張居正柄國時與同毀已而在毘者改建城南今南水樓地

西亦復故處皆勝國事至於本朝廣厲學宮人

才蔚起毘邑講席廢興不一余所以甫下車卽首

正學書院之役也涇之士予以修復水西請余亟

解俸以倡又爲引以勸夫好義者攷其始末亦初

泉近溪之遺而是時涇先進則張文學桑查副使

鐸翟主事台徐布政榜沈太學御。金見府志舉

宣城貢沈諸人會請於是鄒文莊劉師泉邦采錢

緒山王龍溪迭主之中爲明道堂後則熙光樓鄒

東廓爲之記其復也以萬曆丁亥見涇令張堯文

上樓紀事

卷一

七

記中有蕭開府相與切劘之云謂蕭定肅彥抑蕭

氏如布政良幹按察雍皆殫精先儒而趙氏父子

封中奉大夫仲全著道學宗師錄朱陸辯粹然一

出於正子大僕健承家學端嚴廉潔刻其父所著

理學正宗行世意水西志中所必詳也貢安趙侍

郎士登服膺薛文清語錄吳布政尙默嘗自言行

已服官無以踰人惟平實清慎差爲無忝鄭太學

尙聞人述許魯齋言雖處千百人場中常知有已

遂欣然會心用力於此鄭一鸞汝薦專志濂洛關

聞之學蓋理學之漸摩於此非一日也萬曆中增祀朱文公爲朱王二先生祠

隄西城內同仁會館明萬曆中建祀羅近溪耿天

臺兩先生蓋祁門貢士陳九龍履祥倡學寧龍宣

城施弘猷沈壽昌章仲輔南陵陸行素。據施氏

涇縣萬國壽寧國楊遜旌德呂堅太平汪有源等

率衆建館九龍歿後從祀而以及門諸子配焉九

龍得肝江之傳及門八百餘人所至絃歌不絕晚

愛湖北雲山門人置函丈有傳經臺其學闡性旨

上樓紀畧卷一

與人言迎刃而解今寧太諸隄士人多稱其緒論

云

施弘猷字允升號中明元石峽書院山長殯之後

嘗與鄒南臯焦潛園諸公往復論學太守霜鐔金

公勵訪學行方正之士講學北樓得中明與同邑

章仲輔羅達生太平王心印謂之高齋四子事多

咨度歷數年所言人無知者嘗捐田百餘畝贍族

爲義田金公難之曰生無百金之產而爲范希文

宰相之事子贈僉事督字曾省孝友好學有父風

詳明史孝友傳孫閨章卽侍讀愚山先生官江西嘗講學景賢鷺洲書院云

楊遜字子順師陳九龍九龍歿後廼倡教寧川積誠

以感之士多蒸動六邑講會寧川獨盛皆推其功

呂堅字定夫隆慶選貢判廣信府遷桂林府同知

歷官循謹廉儉私居必整衣冠嚴坐以忤時貴左

遷周藩長史王嚴重之中州賢士多從遊其門

汪有源字惟清年十三從杜朱川講孝弟章輒喜

曰孝弟吾分內事杜驚曰孺子便作身心語真可

上樓紀畧卷一

講學師祁門陳九龍受羅肝江集有得在金陵數

主陽明祠與焦潛園周海門鄒南臯楊復所高景

逸諸公論學晚歲於邑中結歸源會云章魯萬三人關

羅公祠在景德寺卽志學書院西宛陵精舍之致

道堂也萬曆己卯書院改理刑公館後改建城南

仍別祀近溪於此今寢圯

寧國明德書院一名鳳山書院在儒學東正德丁

丑邑令王時正建萬曆己卯改委官行署 國朝

康熙丁巳邑令馬光改建西津書院

太平文峯書院在縣治南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
嘉靖中邑令丘振建萬曆中更名天都書院已卯
改迎恩公館續復明末圯 國朝順治辛卯令陳
善政重建

右余歷考書院廢興必詳當日講學及建置姓氏
所專祀配享何人歲月皆有紀蓋重乎道之明且
行未墜於地而在人也自朱子以來寧羝數百載
風尚畧見於是矣今奕然昭著蔚爲儒宗者志乘
猶不過書其梗槩况其隱約無述者又未嘗無之

上樓紀畧

卷一

三

計當時大會六邑千百人中聞雅歌絃誦之聲趨
以采齊行以肆夏請業請益高下淺深各有授受
而歸本身心稟諸言動不識興起者更當何如惜
夫不獲周旋揖讓其間也蔣季虎典具言施侍讀
自豫章解官歸復振同仁講會罷司馬縉雲瑚山
鄭君載臨主之老儒則有魯巖若與姑孰王便
模爲之解發開悟季虎偕徐龍長輩數百人辯證
其傍嘗力募修此館未幾治羝有與鄭異志者事
寢格余聞之惋惜今不及爲之計亦無從析其異

同也

余曩官樞李時嘗修魏忠節公大中祠堂拜其畫

像公子貞孝先生學附焉同時被難諸君子則

黃忠端公尊初仕寧羝推官入爲御史者也意

當有祠於茲訪之不得攷定祀典於府學拜陳靖

獻公廸祠明建文朝禮部尙書夙最烈文皇將殺

公先烹其子鳳山丹山鼻舌強之食公吐唾罵不

絕口或問甘否曰忠臣孝子之肉何不甘也刑畢

無敢收塋其僕侯來保竊公骸潛塋之薊城外計

上樓紀畧

卷一

三

家橋幼子徙山東後人多有登第歷顯仕者施侍

山視學山東有陳尙書祠詩其序云公殉建文難

族且盡一乳媼荷氏竊公襁褓兒逸諸竇中既入

歲媼且成泣曰子陳氏兒也我不言誰知者事遂

聞時文皇怒稍解詔戊登州四世而侍御公鼎以

直顯尙書公其學時燕府教授俞忠愍公逢辰以

泣諫靖難見誅初燕王密謀舉兵公與長史葛誠

頗預聞稍洩之王自京歸國稱疾大暑圍爐曰寒

甚公告藩閫曰王本無恙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

公之授命燕邸與南都方練齊黃其義一也萬曆

初有詔立祠今東門內俞公祠是

城南有元汪文節公

澤民

祠公延祐戊午進士以

禮部尙書致仕長鎗賊鎮南班等犯宣城或勸公

去之公曰昔江萬里寓鄱陽我軍逼城衆皆走散

猶坐守以爲民望况宣民離合視吾去留夫何之

城陷不屈歿其生平詳宋潛溪集汪公神道碑墓

在黟東南嶧山之麓知府事余公觀治墳建祠三

原王端毅公

恕爲之記

以上三公皆宣城人

敬亭七賢祠見前明吏部尙書張藐山

慎言

附祀

公山西陽城人南都既下流寓宣城邑人高其風

士樓紀畧

卷一

五

節故俎豆焉事蹟詳明史列傳其從孫督學洎谷

先生

泰交

按寧乃祭廟勒傳於碑山之南則姜公

塚墓處也山東萊陽人學者私諡曰貞毅祀七賢

祠崇禎朝禮科給事以建言廷杖謫戍宣州衛未

至而明祚訖公以君命在有歿無二甲申後遂不

復東

由黟城而南二百餘里涇之烏溪有桓公嶺焉晉

內史桓簡公彞拒蘇峻歿之事詳晉書嶺上有公

墓墓側有祠久圯余以事至旌德過此下車拜焉

以是祠不可不亟葺也捐俸行涇令賈君重修既

成移令致祭仍尙俞將軍縱像以配縱涇人也守

蘭石以戰歿

按黟志於忠節載縱宣城人又有紀世和收葬桓公遺骸於符裏鎮俱互

異桓公祠在涇縣西五里湖山下者宋令李定有

記其祀於墓所碑載葉侍御

永盛

修莫詳所始公

列師蕪湖退保廣德乃屯涇縣賊將敗縱進攻涇

益急是必韓晃由東南抄掠山谷轉鬪以北故蘭

石爲涇之門戶縱歿於是無疑而舊傳公墓在嶺

上涇先正王巖潭

延幹

桓公祠文亦云桓公嶺爲

士樓紀畧

卷一

五

歿難之所湖山則其報享地意其必有徵也宣城

城北五十里所謂東門渡者有公墓則去涇愈遠

公既屯涇正合與城存亡疑湖山烏溪猶可信耳

余至南陵見東街有祠二間之一曰孝感祀晉孝

子何公琦一日忠義祀明僉事吳公景皆其鄉先

生也孝子事見晉書僉事弘治中進士官四川按

察使賊藍鄙擾川東公守江津援兵踰期不至城

陷歿之有司春秋致祭初配以邑人張國嗣後國

岡移安賢寺寺始爲講學之所故祀典有司主之

今僧徒但知有開化寺祭田亦分經久難復矣

韓昌黎有示爽詩云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會幾年名科掄衆俊州考居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誰不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間故依然昔日同戲兒看汝立路邊人生但知此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因循致留連強顏班行內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力懼終莫洗湔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按此則公嘗家於宣甚明也公父仲卿爲武昌令終校書郎公三歲而孤隨伯兄會會以事責守韶州卒貶所會妻鄭夫人塋之河陽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南平盧節度相繼亂故公從嫂鄭避地江左其祭鄭夫人文云避地江濱朱子考異注云家於宣州祭十二郎文中年兄歿南方從嫂歸塋河陽旣又與汝就食江南與此詩皆合惟不知爽爲誰公子姪無名爽者昔人疑爲湘小字湘與滂皆老成之

二樓紀畧

卷一

五

二樓紀畧

卷一

五

子率府參軍介之孫介生二子曰百川曰老成即而會無子以老成爲後其後百川歿公乃命老成之次子滂歸後其祖介中間年之相去無可考祭十二郎文云弔汝之孤又云汝之子始十歲而此詩云念汝將一身西來會幾年疑公自貞元二年至京師後四年一歸視老成公佐汴徐五年中老成一再至而不果取孥故公有河之水二章老成歿於江南其孥未歸公取爽西乃其最後故云汝去江南近里間故依然也公貶潮州行至藍關

其俎豆於斯宜也又按鄒文莊韓公別業碑記則專祠之立在正德戊寅石崖林公以韓氏舊址莫稽乃擇敬亭之勝撤佛氏像而祠之未幾翠雲僧徒私崇其教而徙公於旁舍嘉靖己亥白坡何公南岡曹公相與更新榜曰唐昌黎伯韓先生之祠又於山麓設綽楔曰昌黎別業今皆廢余始至謁七賢祠則瓦礫荆榛不可成禮仰視神主公蓋合祀焉亟謀葺之閱三月乃成爲設祭而以餘力修雲齊額珠俾復舊觀別有修七賢祠記昔有言公排釋氏

三樓紀畧

卷一

五

而顧寄釋氏以居神其饗之乎余以是祠爲宜人所立而敬亭則宣城山水之最勝七賢輝映千載同歆釋氏何與焉且主之者爲龍守縣令與僚屬崇賢宣教有裨風俗非獨好事爲遊觀點綴而已蓋余遊歷吳越間琳宮梵宇多有名賢尸祝其間不獨敬亭也

重修敬亭山七賢祠記

宛故有七賢祠在敬亭山舊祀南齊謝公元暉唐李公太白韓公退之宋晏公同叔范公希文而益

以明末陽城張公藐山萊陽姜公如農或推宦蹟或號寓公或少而浮家或終焉埋骨率耽情於丘壑之邃美寄興於風泉雲樹之幽奇所謂千秋萬歲魂魄猶應戀此者故祀之敬亭云爾而予於其間不能無惑者攷宋史晏公本傳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范公本傳亦云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置府學是范公教授應天乃宋京地距江南甚遠不知何據加以宣州教授之目而金列諸祠蓋從來龍邑之志牽率傳會而俗本通鑑

三樓紀畧

卷一

五

繆以教授應天爲宣州與正史牴牾竊意范公嘗判廣德是中山川詎無曾經眺覽者乎况夫賢者官其地風聲所播遠近皆薰其澤宛與廣德壤相接也則范公之祀何必不在敬亭耶嗟乎自有茲山以來代凡幾易疆城建置凡幾更達官遷客勞人韻士登臨觴咏流連而憑弔者凡幾輩而敬亭之名至元暉始大顯方其高齊視事之暇雙旌五馬揆靈異而問丹梯賦田賽雨爲民祉福自合沒世不忘其餘數公皆因其文采漸被德望夔絕邦

人尸祝亦如仲卿之桐鄉鉅平之峴首遂使敬亭
一峯聲齊五嶽又不獨劉夢得所云宣歙謝公一
首詩而已地顧不以人重乎哉比年廟貌寢頽雀
鼠穿穴蔓滋蟲篆几筵僅存予過而慨焉於是捐
俸重修屬宣簿宋廷光董其役三閱月而竣工檄
桷頓新馨薌增肅七賢有知其欣欣而樂康也必
矣因論列祠祀之設於敬亭有非漫然者用告來
茲庶常葺治之以期於永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
如我則夫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繼起之君子

二樓紀畧

卷一

天

諒有同心也夫

白樂天元和中寓宣城與侯權秀才俱爲宣州守
所貢明年擢進士今龍志選舉流寓悉載之而選
舉云貞元闕年長慶集有祭烏江十五兄文云宣
城之西荒草道傍今城西有白府君墓夫太白昌
黎皆以寓公祠祀敬亭不宜遺州考貫籍之白傳
齊梁風流相繼卽江文通亦嘗後謝公守龍若以
江本集不言宣城則晏元獻有出知宣州之命數
日卽改大名范文正但判廣德豈非以人情景慕

故欲位之山水間耶然則職官志既有江淹復奚
疑焉至附祀姜張二公嘉其忠貞則文信國之遺
風餘烈未亾也信國守龍越月召還昔有專祠在
宛陵驛故址尋亦久廢余力圖修舉而以憂去官
矣竊爲此末議以俟賢者博訪故老參定祀典請
增祀三公名十賢祠或亦非盡強合者與然余寃
以祠址陝隘無左右个門序堂室無次第僅容樽
俎欲鑿祠後山腹以廣之而未遑也

宋呂獻可嘗爲旌德縣主簿後滕德章官此作景

二樓紀畧

卷一

天

呂堂自爲詩當世知名之士屬而和之朱子爲跋
云滕德章寄此冊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
前輩而表其遺蹟固爲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
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爲哉至欲傳之
久遠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垂後
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

云予觀中丞呂公歷事三朝徧居言職其於國家
之大典禮大謀議侃侃諤諤雖黜不悔忠肝義膽
有歟無二固非常人之所能髣髴若乃抗論荆公
於登用之始而逆陳其禍患之必至雖司馬文正
猶服其先見而自以爲不及焉嗚呼公之識慮深
行焯焯如是吾意其中之所養必非一日之積蓄

按呂公誨正惠公端之孫以慶曆初爲茲邑簿至紹興初滕珙德章來爲是官記景呂堂者其

兄璘德粹也滕婺源人宋時旌無丞故
記云貳令景呂堂詩今惟傳霍權一篇

宋丞相文信國公嘗守寧國府越月召還蓋咸淳

庚午也朝命既下公臨四郊與羣父老告語作勸

農文并序云太守到郡踰月被命造朝辭免不允

且旦夕去矣。猶以職事得出郊。與爾農父老告語。

樓紀畧

卷一

三

一次記李莊簡公會守此土後有一帖云僕頃守
宣州今已二十八年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歎而
已因見諸父老爲祝率勵子弟爲士爲農仰事俯
育爲忠爲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時而畢租稅立身
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李莊簡去任已久尙拳
拳宣人如此今太守與爾父老方此相處遽然去
之其拳拳又可知因取莊簡公意衍爲勸農五歌
以寓戒酌酒與爾父老誦之爾父老其轉語鄉曲
子弟能從吾戒而不爲惡卽能從吾勸而爲善他

曰太守在他所遇宣人必問曰爾父老安否爾農

會從吾勸戒否爾等尙勉旃以副太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落魄惟有鋤頭不負人飽食暖衣多快樂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

爺娘比天地前人做樣後人看
滴滴相承簪溜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
道起若還飽煖

不知書千萬莊田不禁使第四勸爾常修善耀
米救荒極方便但從心上做陰功管教兒孫多貴

顯第五勸爾了王租莫教人喚做頭都年年早
納早收鈔那有公差來叫呼第一賊爾莫荒狀

須知官府難欺詐從來反坐有專條重者徒流輕者杖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朝

經漕明使樁欲何爲有事到官猶可設殺人償命

悔時遲第四戒爾莫無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縱
逃人禍有天刑害人不得反自害
第五戒爾莫

二樓紀畧

卷一

三十一

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絞徒流此中來能得幾錢受此苦

明隆慶中郡守王公嘉賓演刻文丞相此辭告誠

父老亦猶前賢不自有而推本於李莊簡之意也

信國下車甫一月去而拳拳於斯所言皆切要明

白易曉倘吾民能守此以教子弟可使衣食足而

禮義興矣拒追奪路太平之世所無意爲當日民

風而設然國家名法皆以明民使知不麗於刑罰

如故殺子孫一條戒民毋鬪毆殺傷也
言卽使子孫亦坐故殺罪况他人乎
何弗因之

克類至盡以期束修自好也哉李莊簡公名光資

政殿學士其守罷以建炎三年治行具宋史云

國朝纂修明史諸翰林遭逢 聖明選自鴻博又

賜今之良史四字以光寵之大學士崑山徐公

領監修時寧罷載筆者施侍讀高檢討二人亦盛

遇也嘗見侍讀修明史議蓋方在史館作其言詳

慎明切濇以不虛美不隱惡成一代實錄爲難余

與客論吾學編從信錄通紀及灼中志諸書因舉

靖難復辟大禮及妖書挺擊紅丸移宮數大案當

時事勢决裂至今令人感慨雖君子之心昭然日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月而勝國元氣鉤黨機牙三百年來摧殘之餘重
以糾結至鼎覆社屋而後已此亦天也余觀寧罷
文獻變故之秋皆見士節靖難陳俞二公既皆祠
祀於鄉史傳具著本末間考奪情起復明輔臣若
此者三人李文達之逐羅一峯已爲名相重累至
江陵武陵不可言矣而抗論不屈者前則少林修
撰後則睂生徵君沈氏世有人焉然世變愈亟人
心愈非兩先生立言亦各有所主蓋修撰長太息
於承平骯敝之日以國體風教爲慮而徵君痛哭

流涕於危急存亡之頃以國威挫民生殘救焚拯

溺爲心者也居正倚馮保出新鄭志在攬權當神

宗冲齡以君德未成爲之說言者謂輔臣方欲致

君堯舜而不奔喪不讀禮先已無親朝臣又曲承

風旨上章請畱居正遽覲顏自陳但假治莖是一

居正不足惜所惜者傷國體而壞風教也故宣義

士吳文臺化期作擬上江陵書云願相國爲天下

第一等人毋徒爲天下第一品官修撰與張嗣修

書亦云在老師不得爲純臣在門下不得爲諍子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嗚呼望之爲純臣猶以第一流處之也居正貪祿
竊位人也其齟齬吳中行趙用賢諸賢以爲將扼
之吭而奪其食獨不解諸臣請畱者何謂也修撰
一疏不圖爲內閣所抑脫其得達亦惟有拜杖已
耳其移疾飄然要豈獨疚心一居正哉傷中朝之
無人而諂諛者至茂天親於不問也雖然居正枋
國猶稱救時之相使其處嗣昌之時將金革無避
之說難假之以遂其私度猶能奮身一出誓勦流
寇自効嗣昌何如人也崇禎之世事何如棘也乃

委一關冗恒怯之熊文燦以撫賊邀上賞而已特
高枕禁近玩門庭之寇不亟翦除可謂之金革無
避乎彼無居正之才氣膽畧而貪祿竊位甚於居
正且居正奪情每稱內批天下皆知有竊弄天憲
之罪愍皇英果雷霆摧折之下於廷臣獨眷眷一
嗣昌故有謂嗣昌當終喪者卽以爲此代狐兔去
鷹犬者也豈知其深藏固穴轉驅赤子爲梁肉恣
賊飽噬而無他技能哉夫同一流寇也人主視之
狐兔也天下患之虎狼也嗣昌畏之亦虎狼也委

二樓紀畧

卷一

三

文燦以撫獻賊是使嬰兒持梁肉飼虎狼而欲其
弭首帖耳也是誰之過與徵君逆知其必誤國也
三疏爭之蓋爭者撫與勦之大機宐不專在起復
與不起復也論者不知嗣昌非辨賊之人而以奪
情爲權宜濟變之計余有感於修撰徵君之事故
反覆參觀庶幾悉其同異焉居正憾修撰而龍宗
武胡價以羅織下文臺於獄欲使連修撰文臺拷
掠無完膚卒不使被誣枉燕湖人王律爲偽疏得旨罷居正一紙刊行宗
武謂仕期有擬上居正書遂見嗣昌憾徵君而與
誣密囊沙於獄中人皆寃之

文燦喪師辱國俱前歿福藩擁立阮大鍼用黨錮
必欲殺徵君以徵君劾其妄畫條陳鼓煽豐邑故
銜之徵君變姓名避蹟婺州以免何小人之相黨
護不可測耶雖然適以成君子之志節耳

明季三案紛爭大概自憂危竝議波翻風煽所致
旋有魏璫之逆毒流縉紳士大夫生斯時不潛鱗
戢翼必至蹈湯赴火東林諸賢以名節風裁倡率
天下而復社則東林宗子也雖其中不無希風逐
影竊名敗行之流爲之領袖者實皆有東漢杜李
士樓紀畧

卷一

三

諸賢之遺意然衣冠之禍亦烈矣南陵劉工率有
源四朝臺臣明決忠厚見崇禎改元起廢諸賢報
復過當乃歎曰國法非人臣所私况英君不可導
使手滑時以爲名言
王新城論明大禮有云楊文忠廷和以下君子也
皆不負孝宗因及歐陽永叔賢者也爲濮議乃敢
於負仁宗余謂張璁桂萼以兄終弟及繼統與繼
嗣不同當時士大夫以孝宗德澤深厚正如宋之
仁宗三代而降漢文景外不多見不可使之無後

然無以回世宗之私恩奪張桂之強詞者何也正
在於有不負孝宗之嫌介於其際耳張桂之意以
爲寧負在天之列宗不可忤當陽之新主故廷論
則顯稱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折諸臣言當後孝
宗者而隱動世宗以爲人臣者不念孝宗使陛下
爲人子獨忘典獻陷君不孝翹已之忠所以其言
易入也蓋嘗觀大禮或問其隱曲有不可掩矣曩
與客追論及此以爲昔之廷詰張桂者直當云初
謂二臣昧不知有高皇帝耳今固知之請卽與陳

上樓紀畧

卷一

三

高皇帝傳天下之法夫孝宗非高廟之大宗乎二
臣之言繼統非繼大宗乎禮大宗必族人爲之服
總大宗無後則族人之子爲之後與獻之事孝宗
分則君臣宗有小大若之何可以二統奪宗也旁
親入繼自帝所生是絕大宗矣諸侯卿大夫之大
宗猶不可絕况帝王家天下可無大宗乎張桂必
曰夫興獻猶高廟之世孫也何不可宗則當詰以
武宗大漸設命出金符召昭穆在諸子行者爲之
後卽繼嗣與繼統合爲一人於興獻奚與焉惟其

上樓紀畧

卷一

三

自克私愛特畀聖明以膺天地民物之寄人臣安
得進邪說以干宗也禮凡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
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此則宋
濮安懿王之子養宮中稱皇子與今日事不類諸
臣稱引固非二臣亦安得借以間執其口也如此
則有高廟自不可無孝宗矣但欲世宗知已未嘗
父孝宗何嫌於忘興獻而高祖之天下必不可以
有二統也奈何必請帝興獻使於孝宗爲不臣於
高帝爲支庶奪大宗也哉偶見南陵王隱君學集
持論已及之并錄於後王禹偁文集明史論云世
廟大禮當日議之詳矣大
約持大宗者於義爲正仲私情者於禮爲頗雖然
貴爲天子而不得以尊其父富有四海而不得以
養其母義仲矣於情豈安議者既不爲世廟體人
子之所安而又無古義以服世廟之心此正其授
張璪桂夢以邪說可乘之隙而諸臣坐得持議之
罪也璪夢之議曰陛下遵太祖遺命兄終弟及非
爲人後者比夫所謂兄終弟及者正以天下者太
祖之天下必明統系而辨本支不使旁親亂宗法
也豈曰置大宗之後不續而可自爲一宗也按漢
宣帝以武帝會孫得立則及太子爲嫡祖而昭帝
爲繼祖史進孫爲太子史皇孫而後昭帝矣乃宣
帝止稱史皇孫爲皇考而未嘗崇帝號其於國寢
但稱親不得爲大宗故耶又按漢光武奮起草萊
以繼舊服雖曰中興實與高祖同一創業則自爲
一宗而自父南頓君以上崇稱顯祖以致其尊親

之意夫豈不可而光武不然也大宗則高祖而下
斷自元帝而四世親廟止今郡縣侍祠而京師不
為立廟光武豈薄於所生哉義固不可絕大宗而
隆私親也今世廟之繼尚非光武正與宣帝同耳
議者不援宣帝光武為類而用漢安懿王之說夫
宗實當仁宗在時已育宮中稱皇子與世廟絕不
類此張桂所以得奮其邪說以取
富貴而諸議臣無所逃於罪也

天啓時崔許投魏璫以傾衆正當時點將錄外廷
不知而密用此術一網打盡然至今指其姓名猶
艷稱之迫我 聖朝社事禁絕中外廓然金無門
戶而往事流傳尙論者亦以君子同道爲朋其氣
諒可想見新城王公舉其先人名在復社叙次津

二樓紀畧

卷一

天

津胡公荅山 會恩 以父前給諫今封尙書公誌銘

見示故東林也寧翹復社中三十三人宜則沈眉

生 壽民 梅朗三 朗中 鍾百里 震陽 麻孟璿 三衡 沈

治先 壽國 徐俶子 貞乙 徐乾若 律時 涇萬道吉 應

隆 趙維生 司直 鄭魯生 汝敏 諸君子而眉生朗三

道吉尤爲時睂目近梁溪楊學山以星曆之學邃

浚該備見推梅勿菴余詢所從受云得諸大父孝

廉仲武翁 紹祖 在余翹齋一日見耕巖之孫相與

語則兩家祖皆前徵賢良方正者也明資格之狹

莫陋於專用進士初時人材楷書皆得仕有至大

官者後雖曰三塗並用實惟進士一塗耳至於末

流國事日非欲圖共濟然後有保舉徵辟之曠典

亦無及已要之風節可傳者其人自足千古生民

秉懿之好人人所同又不獨賢者之後矣客因言

梁孝廉儀武 于洪 官粵西得桂林元祐黨籍碑蔡

京原書石本見溫國路國下載曾任侍從次蘇東

坡第三十七人徐勣南陵人也喜甚搨以徧遺同

鄉人蓋京所書因劉達以星變請毀自端禮門至

二樓紀畧

卷一

天

天下州縣無復存者而桂林以摩崖特完故重定

三百九人之姓名具在焉但尾附章惇故亂之京

之謫智如此融州真僊巖有一碑宋嘉定中沈暉

刻暉曾祖千名在餘官中故勒原文以昭於世先

是京欲爲此碑劉拯言不如以事爲輕重而隱其

名京不悅然使用其說則京醜正之罪終不可掩

而此三百九人者轉有傳有不傳矣復社姓氏構

李士人家藏一卷朱竹垞太史就而攷閱其在錄

者凡二千二百五十有五人

風教之興自其鄉士大夫始昔之所傳襄陽耆舊吳中先達皆以示後來觀法也祀附警宗義最嚴重而俗相沿以至冒濫於是有不應祀法而得祀則又有應祀法而不得祀舊志稱刑部尚書華陽徐公之正氣偉伐工部侍郎重夫徐公之儉德清操翰林待詔玉甫貢公之博雅方正皆卓然里中典型乃不與祀典真爲闕事余議舉三公與沈徵君耕巖先生同補請崇祀而未及行也始爲罷之二年嘗一表南陵劉氏工峯父子之墓下邑令方

上樓紀畧

卷一

評

君文字有云罷守職在風教今采訪輿言得故明進士觀察劉公諱有源立朝居鄉大節與其子歲貢生諱蘭生皇贈通政司右通政高踪懿行既皆崇祀鄉賢所宜表厥墓門以華道路使過者知名臣世德焉其以所發銀若干伐石礪碑卽照題字大書深刻金署該縣名氏以著同官斯土均有率俗之義嗚呼禁隴頭之樵採柳季未亾重原上之畱連隨會可作遺風餘烈百世以之

避蹟錄者沈耕巖徵君流寓婺州軼事其孫廷璐

按討於既歿四十年後而浦江傅晉初哀集梓行者也余考徵君起賢良方正劾楊嗣昌不報歸明亾隱居著述黃山避也卽姑山亦避也其變姓名居金華蓋跳而免阮大鍼鉤黨之禍滄桑既變雪覘隨消而山高水滾之處隱隱有故徵君在焉空廷璐哀慕如新而婺人亦爲之歛歔欲絕也故老稱徵君六子皆立名義曰洙字公浚徵君在婺亂峯叢箐間侍養惟謹曰鑑字公湛時甫十歲徵君以屬外家曰挺字公厚方戡遂寧之行徵君在婺

上樓紀畧

卷一

評

九年始移家黃山久之歸姑山皂帽青衫窮餓以卒公湛嘗徒步負徵君年譜乞吳門徐昭法爲之傳公厚遊粵阻逆藩亂遯楚中登南嶽諸峯不可蹤蹟一如婺州時初海氛闌入內地訛言相煽事定多罹其咎空山堅臥者徵君一人而已觀諸子於君親大倫可謂善體徵君之心者然則是錄固冥鴻遺蹟至於舒卷行藏人終莫得而窺之也矣正學書院之側重葺孝子祠詳南樓志又考舊載罷志者六十餘人補罷志未載者四人合祀焉凡以使

來者觀感興起庶幾子與子言孝也真能孝者無有不義同氣分形兄弟手足之愛自五服至祖免皆祖宗一體義以廣孝孝與義可岐視哉余於羣中約舉數人如劉孔昭芳顯志稱遊京師歸罄三十年資塋祖父母完諸弟婚且婚從弟以延叔祀宗黨義之沈畊巖徵君文集有書墓祭冊子述其父遺訓曰爾曹不聞城南劉伯子乎誰守歲勿家顧挈羣季襖被宿墓下至正旦稽首其先人始去也孝子哉徵君書末云劉伯子謂孔昭先生夫聞然質行也至賢者引以爲家訓而述之津津若此嗚呼夫乃真孝義也已又如後我振有聲性至孝父病徧走羣望請以身代不瘳刲股和糜進之父病良瘳後母櫻危疾倉皇療救弗及哀毀幾滅性叔父早世其配魏氏苦節六十年爲撫諸弟俾能成立具貞節本末上觀風使者得請旌篤念宗人賴以舉火者甚衆此二家子孫世獲科名遺風亦未艾云間與客訪羣中義門無間於富貴貧賤喪亂安寧南陵秦氏明洪武初以鄰家罹重法連坐

有本七者代兄戍陝之莊浪衛遺幼子三歲於家夫婦走戍所作行路難寄歸其詞淒切里中至今傳之秦氏貴盛者皆本七三歲兒後也僉事仁管督學才管使關中祭墓收族焉丁侍郎鑑之孫槿代兄子涿承灰獄覲延兄嗣邑令胡文靜憐其義白於監司釋之此急難之義而安寧有不如者也客復舉施愚山侍讀之事叔父砥園梅桐崖中丞之事兄子居方位齋太史之事兄開文具述其事金終身嚴之若父不二於生歿此則不知有富貴而其義轉貧賤所不如者也吳越間故家義田久者平湖陸氏宣公遺也蘇范氏文正公遺也余讀范公父子文集見歲寒堂記義田規矩嚴密蓋兩奉朝旨勒成幾如令甲綦難哉劉光祿蘧菴以二千金置義田亦立約聞官嘗以白余見所畫皆井井士大夫宦成日視力所能勝設誠而致行之以敬宗瞻族可謂善矣紀述家有傳例如名臣與宦業儒林與文苑雖其該備必各從所重猶謚法之節以壹惠也余在羣

咨訪遺老則聞有三進士者身非隱逸而有泉石之操名殊獨行而厲孤高之節衣冠望之若甘露水畧不滄濁爲劉孔安維仁吳聖水六一張清源洪達其始得第同仕爲守令同歸田高臥無竿牘公府同擁書萬卷日午或無炊煙亦同也劉事載舊志宦業傳中但云歷知錢塘鉛山魏縣吳守福州張宰臨晉見選舉而要其居鄉風概如是則於爲政必潔已愛民無疑也三君子去今數十年鄉人知尊尚之久且弗諼又豈待以紀述傳哉

上樓紀畧

卷一

四

新城王公云寧都魏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觀其地獄論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吳肅公晴巖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尙少余初至龍呂元素侍郎方以御史典黔中試歸有書見及因問晴巖起居荅以剝夫遺老不復可作矣龍人又嘗言吉水李宗伯視學時先介新安龍司馬曹實菴將造其廬竟爲鑿坏之遞商丘宋公撫吳知其方就姜仲子學在貞毅公子商論著述乃密從學在迹之王文恪祠晴巖之高蹈二公之好賢皆

不易得也

施侍讀愚山慷慨篤友誼嘗刻其故人顧與治邢孟貞詩集恤楊商賢而爲其女擇婚士人鄒流綺以著書獲罪貽書當事力救之然生平不名一錢萬道吉孝廉侍讀以耆舊事之者嘗荅其書畧云某老逐風塵首丘莫必而先生以孤孫見托舉朱張心許之義望諸三千里外未歸之人所云薄田千畝某仕宦三十年饘粥之資猶未及先生之半也先生何至以已之有餘需救於人之不足哉余

上樓紀畧

卷一

四

交公子孝虔因悉公生平赴人緩急未嘗以貧辭居官廉謹獨以詩文宗盟望走者若玉帛職貢絕不輕受餽遺亦不問家人產晚改官翰林以方纂修明史未敢乞骸其荅萬孝廉念欲任文季分宅之事而勢有不能也自公歿京師垂四十年而孝虔益貧且老饑惟煮字熱不因人名賢之後風致落落乃爾蓋世胃中之絕可念者矣

王新城爲副都御史值諸御史內陞外轉之期時于公振甲成龍泄總憲任甫三日

上在暢春苑有旨下詢于公以問公公曰臺規
內陞皆論資俸近多越次躡陞徒長奔競無益勸
懲今河南道常翼聖有才京畿道梅銷有守而資
俸俱浚內陞之序當首常次梅則公道明人心服
矣明日旨下常內陞梅繼之王公自記嗣梅公爲副
都御史奉命撫閩中

上御書攄誠信三大字以賜王公居易錄亦紀
此事誠以知臣莫如君而梅公之守始終不二故
同朝大臣樂相與稱道之梅公後以兵部左侍郎

十一樓紀畧

卷一

四

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罷歸居曹塘不一入城余特
造其廬惟圖書滿架四壁蕭然爲嘆息久之公歿
其家無以治塋故罷司馬郭見齋有輓詩云黃金
未足遺親串華表仍憂累子孫諸子至告余貸官
錢僅而襄事迨余修宣城縣學增置鄉賢祠乃昌
言於學宮梅大中丞清節朝野皆知首當崇祀士
論翕然遂具出處本末申請督學林公與總督
公巡撫公會核俱允入祠

從叔能言公會守此罷余至之明年公自安慶別

駕解歸憇止後圃俯仰之際未能無情太夫人一
杓一盃必親調之委曲以適其意每追念襄垣公
張太恭人遺事後人蹉跌若此天道何從知也蓋
叔祖聚廷公諱學詩以貢士爲山西襄垣令姜壤
之亂歿守孤城賊攻陷遇害太恭人匿叔乳媼武
氏家以免伯祖鎮朔將軍從大同提軍破賊始得
相見誅賊首沈姓者剗心祭畢而太恭人投繯逝
矣叔起家州牧歷典大邑有惠政其在宛以清淨
持大體與民休息顧前守南寧失察誣誤左官故

十一樓紀畧

卷一

四

太夫人重悲先烈形於喟嘆耳特是叔已暮年將
北行而獲聚於此未始非家庭之樂宦遊似海又
有難得此懽會者矣庚寅八月

列女傳昉自劉向作史者因之卽罷邑志載節烈
尤備考寧縣有陡門婦者不知其姓事與淮水露
筋女絕相似又有孫氏未笄歿亂兵三日猶抱松
不仆人呼爲抱松女撰志者謂采覈見聞節烈可
書殆若繁星悲其良苦不忍過削眞仁人君子能
立言者也余嘗見劉光祿蘧菴太淑人趙節母行

述叙欠可感而觀風使者爲請旌在光祿孝廉時
後節母登大耋膺累封未始不爲劉公慶先太夫
人泝被 覃恩就養在郡余幸承權子舍不敢道
及粵東事惟歲時嗚咽屏處追悼先大夫一日方
子間石出其父位齋太守遺文有報趙學使書論
崇祀貞烈反覆數千言大意謂凡節婦受封 例
不復旌者蓋世祿貴顯之家婦人早歲得承誥命
夫歿無改適不得更與委巷匹婦爭大家寵靈也
若其志行之苦似當無問貴賤概與表揚而輒軒

二樓紀畧

卷一

哭

動以引嫌謝絕其與重朱門而遺白屋者均爲失
中余詳詢知位齋二歲而孤其母李太恭人苦節
雖及見子成進士數月捐幃以 南巡恩得贈
例無復請旌典故告哀當事其切若此今余不幸
先太夫人見背乃嘆寧國十年之樂短不能忘粵
東萬里之憾長也白髮冠帔之幸淺不能解青鬕
衰麻之創深也嗚呼先大夫沒長樂官舍 賦 偉甫
六歲弟 俊且二歲耳以長以教以至稍稍有立今
太夫人年七十有九獨不能愁遺數月得稱八十

觴故同是孤子同事節母而飲痛各有難言也去
年夏郡紳士梅勿菴鍾端亭諸君將徵詞製錦爲
壽屬沈子元珮爲啓余未及見今讀之淚潛潛下
不能止蓋元珮館署中數年余嘗縷舉告子姪因
耳熟焉如啓所云噩夢宵徵護花遽隕驚颺晝起
梁棟旋摧 先大夫以哭先祖母 太夫人痛欲捐生
誓以從死既而念天南冀北將一室之安歸嶺嶠
江關藐諸孤其疇託磨笄截髭飲泣銜哀乃於毀
瘠苦塊之時旋作料檢舟車之計奈門空羅雀誰

二樓紀畧

卷一

哭

爲元伯之巨卿臂輒颺鷹孰是李元之阿善望燕
雲而過返長路悽寡鵠之聲指碣石以言旋孤舟
咽啼鵲之血繫千鈞於一身任難若易歸雙櫬於
萬里履險如今某等猶有感焉所尤嘆爲難者今
夫牛衣貧媼幾能戶牖綢繆馬磨窮發詎免錢刀
齧縮卽能抱孺子無恙亦安期異日有成且或境
鮮枯菴之相形卽一室蕭條而亦可人無榮落之
異視縱三時隱約以何妨乃太夫人運邁閔凶而
葭莩盡繡戟牙幢之族身經盤錯而里閭皆鐘鳴

鼎食之家情可知矣悲何如乎益矢苦心獨持大體寧自服浣濯隆筐篚以篤周親寧自節饔飧潔盤餐以速宗黨推田讓宅居然閭內之薛包濟急扶災允矣閨中之文正特還代怙母以兼師哺雛之荼苦何多總無畫之非夜鞠子之恩勤不少雖有春而亦秋自太夫人之賦柏舟也方二十九歲而其歷貞操者歷五十餘年嗚呼遂使余持此乞哀誅乎夫不幸而稱未亾石爛海枯天長地濶凡爲貞節皆非立名苟人子不自言則掩親之善非

二樓紀畧

卷一

辛

所以爲孝也卽余今日之情推之可以得人人之情獨以濫竽良久徃愆簿書未暇續修羈志盡採遺芳此亦一愧也

賦偉

從先大夫長樂官舍方六歲莫能悉治行萬

一稍長與弟

俊

就外傳課讀之餘先妣太夫人數

舉遺事教之先大夫於折獄後每退食愀然先大母太夫人問之具以狀對先妣侍故猶記其大者廣東惡習民有忿輒食斷腸草自殺以陷人先大夫斷決窮其情實無少冤濫禁邑民毋得食斷腸

草犯者暴其屍不聽收塋其風遂息民有被殺者

案成而屍忽失其首連繫多人有年矣先大夫泣

任一訊卽得其主名時稱神君焉所痛者年未三

十爲哭先太母而遂殞也太夫人萬里扶雙櫬歸

以未亾人摺拄門戶艱楚垂二十年仗先伯兄憲

菴先生爲家督撫有教誨稍知成立

偉與弟俊始

後先筮仕

偉

宰永寧

俊

宰蔚太夫人諄諄以矜恤

民命爲訓

俊

之來省於寧也

偉

兄弟子舍承歡數

問案牘有平反無則對以其故知不輕夫罰卽色

二樓紀畧

卷一

至

喜爲強飯曰此汝父意也

俊

北還太夫人思之數

趨膝下不意先逝而太夫人亦棄

不孝偉

逝矣昔

人官書夜燭有嘆求其生而不得者非太夫人言

卽遺孤亦曷從知先德也痛哉

二樓紀畧

卷二

襄平修賦偉青士

古今輿圖維 皇朝統御出尙書禹貢周官職方之外寧雖一羆而上應星野下蕃民族踐土食毛以沐浴太平之化者固無殊也疆域攸分累朝更易不遑縷述但立乎昭代以溯其近者蓋宣州改稱寧國府始宋孝宗乾道二年以孝宗紹興三十年立爲皇子嘗授寧國軍節度使故也其統縣凡六卽今宣城以下六縣自南唐李氏昇元元年始

二樓紀畧

卷二

宋因之宣城漢縣時有宛陵陽南陵梁縣在漢爲春穀涇漢縣寧國三國吳縣在府未稱寧國之前旌德唐縣折太平之麻城鄉置唐書無載不可考太平唐縣新唐書云折宣城當全置寧國則似非始於吳而當唐白樂天詩土控吳兼全去寧國亦遠恐有誤越州連歛與池此兩言若分界埃也

地理志凡羆治在縣者先書漢武帝元封二年改

鄣羆

秦羆名

爲丹陽羆治宛陵

今名寧國爲宛陵本此

故統縣

十七而宛陵居首

志稱宣城治青弋江然今無左驗可據

至後漢丹

陽羆治如故而省宣城地入宛陵晉武帝平吳徙丹陽羆治建業而別置宣城羆復析宛陵宣城爲

二縣陳置南豫州尋改宣州隋開皇至大業或稱州或復稱羆唐自武德稱州天寶復稱羆乾元復稱州大順始改寧國軍宋開寶八年復稱宣州開寶末以廣德蕪湖繁昌來隸太平興國二年以蕪湖繁昌隸置當是太平州廣德別置軍宣州仍統縣六蓋羆之四封遂自此定焉自餘沿革道州路府異名各縣之有置有廢與今隸隣境者諸史並列不具論

考羆城初築於晉內史桓彝附郭宣城時規制未宏梁

二樓紀畧

卷二

太守何遠增築之隋開皇中刺史王選盡拓西北岡阜以爲城後世賴焉南唐刺史林仁肇復修新城宋建炎中羆守呂好問奉詔賜中都錢五十萬緡治之元明以還其間甃甃完繕不可悉稽也建炎二十三年宣州大水城幾沒知州事張果抱民籍入水灰之祠今有南陵涇太平舊無城其築於明嘉靖四十二年者南陵令郃永春涇令陳廷芝太平令顧鎰而知府事則羅汝芳也羅公以講學倡化羆人傳頌之觀其城此三縣當時政事可知矣

惟寧國縣城本三國吳築宋南渡時增修元至正中白總管修旌德城亦嘉靖中知府沈志言知縣趙在創建夫人有浚宮固門重閉而安居猶不忘所自始况於爲國藩籬功在百世又况於張公不惜以身丐民命者乎橋梁亘城隍者莫大於東門之鳳凰濟川遠則隋王公選始造福以濟民近則明袁公旭雖掇旣而惠後抑亦邦人之所勿誼也夫

上樓紀畧

卷二

三

范蔚宗仕終太子詹事故稱范詹事而作後漢書則曰宣城太守南史本傳曄自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代之作至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焉宋余靖後漢書序云宣城太守范曄集諸家作以史考之是書成於宣城無疑也梁蕭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齋一葫蘆中有漢書叙傳僧曰三輔耆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其書多有異今者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形非隸非篆琰甚珍之何前後漢書似皆與此地有文字因緣亦足以資好事者之談藪矣

上樓紀畧

卷二

四

唐宋人有詩文名後世而嘗官斯土者畧舉之如李習之辟觀察使盧復幕杜牧之以沈傳師辟爲判官司空表聖亦來爲幕涇令李善卽弘文館學士注文選者也南唐徐鉉判宣州有修涇縣文廟記徐鉉書疊嶂樓西有堂宋初榜曰宣城通判徐鉉篆書天聖中江嗣宗更名原簡其後則沈存中以集賢學士知宣州黃山谷忤宰相趙挺之以編修任此州張文潛由潤州徙任孫莘老嘗知太平汪彥章由符璽郎爲宣州通判若柳子厚之父鎮由太常博士爲宣令昌黎志子厚墓叙其父但言爲令江南觀子厚記李赤事在宣所聞者疑其從宦於此雖諸人有題咏記述見於魏者亦有不少槩見者要其文采風流與山川相映發無疑也夏希道太初爲繁昌令嘗興造縣治會南豐爲之記其學記則王荊公文也先是嘗監酒稅於宣州矣權酷之外其奚與焉夫太初能致此二公之文豈俗吏也哉士非得位固無以行其志耳漢魏守有幕屬諸曹而外文學經師皆在焉余聞

往者張菊水孝廉以縣令謫任昔之所稱參軍也

愛其詩故錄出之 張羽皇移居陽坡逢寒食移居

席未暖新羹食猶寒隨俗皆簪柳科頭獨挂冠踏青憐草細倚樹惜花殘未是楊雄宅誰來載酒看

焦村驛古松 古驛對蒼松荒亭積翠重不蒙天子顧敢望大夫封白日長疑雨陰風忽

作龍莫隨凡木看孤異是三冬

溫飛卿觀棋詩云閒對楸枰傾一壺黃花坪上幾

成盧他時謁帝銅龍水便賭宣城太守無蓋用羊

元保事元保善奕宋文帝景平初與賭戲勝補宣

城太守然元保爲羈有政體去後見思今載名宦

二樓紀畧

卷二

五

世或未盡知也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公叛

制能禽者賞位二階一人不禽者坐元保奏言公

叛之由皆出於窮迫今立殊制於事爲苦又尋此

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耶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

非耶不妄獨行一郡由是詔停

語曰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蓋山川之氣與生

民之情蘊結勃鬱而剛柔清濁所稟遂殊入則漸

漬於父母昆弟出則薰染於親故師友感之自下

者如此又重以爲政者威愛異施質文異尚雖賢

明長吏不能無所偏由是數者浸淫變化遂成風

俗非一日也余自一行作吏見洛西之民淳朴而

多喬野禾中之民秀惠而近浮華及來斯隄察其

人情風土折以二者之中亦畧有可言焉宣城自

古爲羈治所山水清勝六朝文物萃於首邑往往

有江謝徐庾之餘風故其君子善吟其市人善謠

雖闐闐之庭率張書畫春華秋實不無難兼而衣

冠之族類安雅好禮舊志稱梅吳魏貢相業文章

聲昭於時至明隆萬間益盛然雖撫仕橐不盈萬

二樓紀畧

卷二

六

今資階極濶者亦多舉紉焉又稱士有四本

民鮮百里之遊余所知士亦下帷編摩而已

嗜鬪喜訟以荒階少諍詞爲未然者乃明成化初

志萬曆志中已言懼憲章不輕犯有司在今更易

治矣南陵東北地逶迤平遠民重去其鄉務耕織

鮮商賈與宣同西南崇岡絕嶺居人櫛比至有不

識城市者士族無問城鄉及世胄寒賤金閉戶倦

遊謁耻奔競登朝列者率持風采鄉曲相尙一惟

悃悃無華前朝各社大興之時陵人聲援絕不相

涉也今治經史工舉子業者日盛文風蒸變實鄉
先進之功若志稱縣當孔道馳傳旁午奸宄時發
訟牒糾紛自當分別良莠審思風草之義此余十
年所親蒞一何其淳龐易服哉涇山川盤錯風氣
較剛舊家多聚族村落貴土著故市絕浮商亦不
願貫他籍時或任氣賢者憤公義不賢者勇私鬪
視所用之豈其剛之過耶丹崖翠巘清流泚泚明
時科第之多幾與宣埭講學亦相應和至今民間
無少長禮讀書士皆加於人一等亦美俗也寧國
志稱厚重少文怵法畏吏自好者多慕儒術厲廉
隅近益漸摩文教屢得雋弦誦之聲相聞其地環
山爲封包有原隰力食樂生至若居廛列肆多客
戶蓋土著之民上本富而輕末業勢使然也旌德
地狹山多田土磽确物產出諸邑下故富者商而
貧者工往往散在京省市肆間居積通易以致富
實管仲之論四民皆云安而不遷者是也其秀者
業詩書文武科第與前朝相望矣或山谷廉悍風
氣勁而好勝在善所以轉之耳太平邑介黃山山

峻峭少屈伏水出麻川不可回折其鍾於人也小
人則好剛使氣君子多徑直自遂不爲不義屈婦
女以節烈著者尤不勝紀土瘠民淳冠蓋文繡之
所不至今文風日新科名踵接殆其善變也合而
論之寧俗貴男賤女女多輒不舉恬不少慾別有
戒溺
女文今泉憲朱
公禁尤峻切特其市無笄黛婦人耻出閨門有
足取者婚姻中下之家論財居喪受弔宴賓糜費
無算而泥堪輿家言浮屠親柩以待吉地至有百
年不葬者忽罹水患漂流無歸聞之祭先之禮豐
儉疏數多戾於古大較其所蔽也雖然轉移之道
存乎其人夫素則易華華不可素璞則出雕雕安
能璞寧拙猶古者山諸侯之國也淳悶渾樸之氣
未盡散也生當 盛世耕食鑿飲優游太平進而
求之示儉示禮以張以弛賢者倡化與罷人希風
余聞前輩修身正家以化其鄉人如司馬溫公居
家雜儀藍田呂氏鄉約朱子家禮近浦江義門鄭
氏家儀講而行之鮮有不觀法者若遁人木鐸之

狗今奉有

上諭十六條第恐宣講之際或視為有司具文又其敷衍演說多迂混不切余故於癸巳春悉取諸本鄉約與儒學官斟酌下意擇士之工文字善疏解者分編之務令明白切近如衣食皆知其可救饑寒如藥石皆知其可已疾痛上推

聖意下達輿情書成授梓名曰

聖諭解義行六邑令長以次頒發蓋一書有一書之體此體宜質直者也每親蒞四郊聚民會講十

二樓紀畧

卷二

九

年以來未嘗偶廢焉分編者為梅驥孫宏安姜本俊梅兆頤梅瑒成劉敬丁倬詹天挺李師韓湯銓尹凡十人皆隄邑博士弟子云

聖諭解義序

鄉約之設蓋卽尙書邇人以木鐸徇於路而周禮小宰帥治官之義準古宜今則化起於鄉懸書讀法莫此爲善我

皇上文武聖神德邁三五萬邦協和黎民於變矣嘗親定十六條頒之海內奉以訓行凡備官師

罔敢弗祗厥事傳簡命來守是邦始至見土

瘠民愿可與語善所宜敦率以嫻教化故特加意鄉約既又校訂諸本其演說多迂蕪不切乃更示以大意俾學官召諸生分輯成之反覆是正始授之梓而以一言弁其端曰吾民幸生至治之世耕鑿作息其亦知

皇上如天好生之仁乎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行之後蚩蚩之氓繩之以禮則未之或知迨冥行不顧身扞文網則雖欲自新其道無由此十六條

二樓紀畧

卷二

十

者皆憫其蒙瞽而教之以遷善遠罪也故天體物而不遺仁體事而咸在惟至仁無棄民愚夫愚婦教之靡有不至而所以開導之者必率以易知易能斯羣黎百姓可與徧德詩曰天之牖民如填如箴何其易也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謂不識不知而順則也伏誦

聖諭自孝友睦婣任恤以及衣食農桑宏綱大要極千萬言發揮有莫能悉今爲民申講皆里諺方言易以通曉又多指陳利病警發良心務令知循

分自盡仰體

聖天子曲成萬物之至意顧非言之難行之實難
吾民聞而思思則必行自是以往將善日長欲無
爲良民不可得也吾民聞而弗思弗思則必不能
行自是以往將惡日長欲無爲莠民不可得也吾
民惟各凜斯意而官師亦得藉手以報 朝廷其
庶乎至若以此爲具文簿書期會俗吏之所有事
而忽之則是教人不盡其誠非傳之所敢出矣時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初一日中憲大夫知江南寧

二樓紀畧

卷二

十一

國府事加三級臣修賦偉謹書

重修寧國縣志序

山川封域之氣運有推遷代謝必有鼓舞振興推
遷代謝者數也鼓舞振興者人也大江以南諸郡
星羅碁布而宛陵爲列郡之一宛屬邑凡六而寧
又六屬之一蓋始自三國吳在唐爲繁縣宋元明
中縣 國朝因之雖曰地處偏隅土非上錯然其
間若星野若戶口若田賦若城郭關梁至若官師
禮樂刑政若忠臣孝子名賢節義種種昭著不寧

惟是若今昔沿革治忽無一不經若金石鳥獸草

木蟲魚無一不產卽古子男國而盛衰氣運未有

不關人事者余奉 命守宛亦越四載聽政採風

之餘切切然以修舉廢墜爲念而有先得我心者

是卽寧宰陳君芷濱其人矣君三楚名下士少舉

於鄉來領茲邑不三年政以大成尤留心文教邑

故有志望漏煩雜不無有待踵修君悉取先後事

蹟掌故考証之更定體例補其闕畧又延湖南王

君不石與邑之羣彥同參訂稿成以質余華實兼

二樓紀畧

卷二

十二

收繁簡適宜風風乎雅裁也哉夫職方之紀載太

史之採擇金匱石室所藏皆由天下郡國上之

皇朝輿圖出九州禹蹟外廣輪各數萬里大臣編

摩不泥成式必遵

聖裁卽蕞爾彈丸之區靡所遺於條貫君爲時良

吏不沾沾簿書期會而用意於志乘以昭往鏡來

傳信百世可謂知爲政之體矣且夫人事氣運之

盛在今日猶有可言者余嘗與賓僚眺吟北樓或

登敬亭絕巘把酒臨風極目四遠竊以生當 盛

代久道化成吾甌人衣冠文物之華耕鑿飲食之樂皆可歌咏萃爲述作因指東南隅逶迤近百里許想見其巍巍矗矗者非泰山尖文脊峯諸勝乎浩浩湯湯者非石湖潭落花溪諸奇乎爲墉爲埤如砥如矢而縱橫錯落中非吾寧民井疆宮室熙熙攘攘鳴吠達於四境者乎君負才氣而不自用忠信慈惠邑人懷之余叨守而值令如是亦與有成事焉且意鼓舞振興寧地愈靈人愈傑風俗日古樸淳龐將俾後之大書特書不一書文獻之徵

土樓紀畧

卷二

十三

端自今始然則雖宰一邑苟明政體以推諸天下山川封域之大凡司土者皆當浚維其義若徒曰載筆而已豈余所以美陳君修志之意哉是爲序寧國府學今在府治之南者明洪武初甌守黃公榮祖所徙正統中袁公旭拓之宋學故在城東卽今小東門外猶稱州學也崇寧時始徙城內後屢復屢徙至明而定乃志稱學在城東時人材科第最盛余考選舉表則徙學以來科第未嘗不盛不逮宋者吳魏兩丞相而已舊學有識松閣紹興初

二樓紀畧

卷二

十四

相地者言百年後松影過御書閣當有魁天下者嘉定甲戌果得亞魁汪介涇縣人丁丑大魁吳潛卽丞相而涇宋志云涇之承流峯爲府學案山府學初建形家謂案山高聳非他山比當有文士魁天下嘉定丁丑吳潛果狀元及第夫承流直其南乃今府學之地而宋州學在城東何府志與涇志殊耶翟子非熊賜履言至今形家猶言承流之秀值於前者爲文峯不獨一處疑其移步換形皆有拱揖之勝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是其面勢不獨一方爲然也余不善青烏家言勿菴梅先生仰觀俯察洞達淵浚爲余言書院廢士不知向學重以慨嘆又極論文昌臺爲府學巽位而地勢卑下前人創建具有浚心寧甌科名仕宦前此最盛海氛之擾宣城故家大族靡不仝僑會修復文昌臺遂有取上第登樞要者今三十餘年又復圯矣余因其說亟新書院於文昌臺改建爲三重又植松城上以符識松之舊然不欲祀文昌於此樓者將謀復龍首亭於天柱閣故址因爲之祠又欲增浮圖數

級使高出雲表而合其尖非與勿菴有齟齬也易名南樓以其在書院故須置官書數十種以便士之來就學者且按星經文昌蓋斗魁戴筐六星主文明記曰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自有乾象已然而世以謂東晉越雋張氏肖像事之夫人神不雜糅奈何信道家之言萬一他日有緇黃竄處以司香火爲名則書院中二氏之徒託足焉非距詖放淫之旨也惟別祀一所與萬壽菴相次卽今仍祀於南樓必無失古者祭之遺意無舍人事而倡

二樓紀畧

卷二

五

不經之祀以竄神則善矣余嘗有書論其非且以尹侍郎文昌臺記其言可據依故著之此

施侍讀愚山先生已丑進士歷任分守江西叅議後以博學鴻詞中制科

宋人亦大科

將改官家園老梅

四月忽花又適四枝人皆賦瑞梅詩亦不解當是何祥也時已未科五月殿試賜進士一甲及第者

第二人孫編修如齋第三人茆編修一峯是秋召

試辟薦五十人侍讀與高遺山檢討同入史館高公益起明經也於是咸以梅放爲四翰林之兆焉

是科南陵方庶常位齋以會試第三人與劉光祿蓮菴以會魁得京秩蓮菴嗣試保和殿第一補垣中而宣城梅中丞桐崖適從大寧令擢御史阮少司空以壬戌會魁由庶常改御史涇則王次聖進士乙丑南陵王呂崖 欽定會試第四人宜則詹在周進士皆在此六七年間科第文章臺省奏議至今罕有倫比言者以爲氣數每蓄極而一發理或然也施侍讀集有瑞梅詩余從公子孝虔得其墨蹟云 已未夏家園老梅作四花余適同孫予

二樓紀畧

卷二

六

立茆楚皖高阮懷同官翰林里中梅淵公諸故人作瑞梅圖歌索和漫題其後

金門客于苦樓遲故園梅發花幾枝花開

不是梅花時青梅結子久垂垂園林此事亦罕見俄傳盛事爭稱美花枝人散適相符四子同時登翰苑主人愛閒不愛官可憐親舊滿堂歡繪圖作詩侈花瑞封題卷軸來長安老梅憔悴非奇樹餘花再發人何與偶然作異轉傷心當年吾叔高吟處時艱才盡徒吞嗟不待秋風便憶家三人年少予獨老剩有星星兩鬢華

科第在前明宣最盛考選舉志可見元家王錢至田鄧極其盛矣萬曆時復燈燈相續湯霍林 賓尹乙未掄元出陶會稽之門其分校得元韓求仲至

今推爲湯宣城又與許子遜齊稱曰湯許自訂百
藝與睡菴許選衣被後進崇禎己卯子秩斯斯祚
得南元自貢吏部欽元南畿後一人其殿試賜及
第者霍林以會元得第二前此沈修撰懋學第一
人舒編修弘志第三人後則楊編修昌祚第三人
他邑成進士者率亦項背相望余初欲蒐羅遺文
無問闡牘房行於在閑定待各名選外盡出羈中
故家所藏先世制義至在國朝應運而興尤稱
盛焉并欲不限甲乙科與凡隱約未售者都爲一

二樓紀畧

卷二

七

集畧仿同文錄附載生平雖其散佚既久罅漏必
多要之一大觀也刻書院課藝時與魯子亮儕細
論及此未及爲徵書而亮儕就試白下余以吏事
空愆弗遑然嘗竊觀諸先輩爲名臣爲理學忠孝
氣節治行著述其彪炳後世者自不乏也又奚待
以制義傳哉

隆萬以後宣城著述之富莫過於梅禹金鼎祚吳

福生伯與劉自我振三家詩文淵博體大思精者

梅氏歷朝文紀孫期三八代詩乘吳氏宰相守令

合宙名臣奏議皆有用之書也劉氏明史本紀志
表列傳百餘卷應聘修北工部志未上而明亡時
范公景文推其熟於掌故云又如南陵方孝廉堃
夫如圖成弘間人至今稱高隱有道而文者必曰
洋湖先生歲寒亭稿亦鮮傳者旌梅進士百一
其古文多能自立說經史諸儒疏通證明書凡十
種惜所見惟鳧山集四卷也明末旌有杜朋李名
齊東固草堂集其師沈耕巖徵君序行之蓋龍中
遺書已刻者外間流布而其鄉顧罕見未刻則蠹

二樓紀畧

卷二

六

簡緘滕究歸於盡可惜也

唐追錄方干已下若干人皆賜第從韋莊請也而
孟郊亦在焉王保定據言謂郊已及第韋莊誤郊
之成進士也吟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
安花詩家病其失喜而言輕然則士之不得志於
有司者其情可知也已客嘗告余是中老成宿學
強半潦倒名場今數十年來後生有未聞其姓字
者叩之則各舉其知對宣城如劉景威汝厚陳大
介武揚唐朕虞益劉緝生堯熙張子畏延世徐祖

壽集益 徐程叔 學伊 馬雲人 文開 沈方鄴 必 劉天

石 錫 摩 南陵秦倬雲 漢 章雲翼 飛黃 汪五一 智黃

敬若 學 梁雲頤 士 傳 他邑則座客未能悉舉但

此十五人者殘膏賸馥霑丐後人往往受陶鑄者

以文名世 如梅勿菴師陳大介孫如齋師劉軒生

端亭師 而不獲身食稽古之力絕可悲也余謂傳

不傳何繫於科名第諸人有古文詞與所作詩歌

編輯著述或制藝專家做一生精神於丹鉛毫楮

之間倘托以傳焉幸矣善乎周司農櫟園先生之

二樓紀畧 卷二 九

為其友盛此公也先生與此公在秦淮少年定交

別歸大梁此公病落魄歸陵寄書言元亮非長貧

賤者而自傷不承他日登堂拜母幸為表墓後先

生擁節江上起居盛母遂手書立石又與舊友梁

非一書屬搜遺草大意謂文人刻苦半生既不克

見其展布而雕蟲之技復與寒煙蕪草同盡可勝

浩嘆又言沈君烈之歿非天如諸子力為表章後

世誰復知沈承其人近卓珂月則有吳靜舫輩為

刻葢淵集其古雅去此公遠甚而世無不以珂月

之沒為悲者豈非所遇有幸不幸哉梁故博雅士

與周盛皆至交急讐校休菴影語報先生為作傳

序刻之後施愚山先生過南陵問邑人已無知所

謂盛於斯者而固藉司農顯矣愚山序何生伯一

化詩稱其必傳於世與此公相輝映又生伯之司

農也且夫有志問學之徒必皆有所從受余在羈

十年遊好一二耆儒外不概見稍聞後起之秀如

梁川植 子 及其弟 中 一 于 涵 王懋公 之 績 左子 弁

晁 劉季鷹 朝 瑞 湯大宗 廷 鍾 王雲章 其弟雲標

二樓紀畧 卷二 十

霽 劉傳巖 悅 瑞 蔣子頤 弘 度 黃念爾 祖 辰 胡聘九

徵 齡 或工專經義或兼詩古文皆未及究所志王

子次云 可 第 詩與梁中一齊名余惜其坎壈以歿

作詩挽之凡此數子皆未顯也噫司寇傳螻蟻之

編中郎啓青藤之秘其有待也夫

宛之言詩者推本謝李山川靈異得斯人為之主

客後先輝映千載美談吳丞相許公二僊堂記 正

樓後宋有元 亦此意顧宛人以詩名端自唐劉太

中兄弟始劉氏師蕭穎士今太中惟傳寄業師一

首劉太真集與王炎邵拙詩亦不多見張喬許棠
晚唐十哲中人南唐人則荆叢舒雅大較見於前
者如此流寓者固勿論也宋承五代後初猶主溫
李號西崑學者靡然日入浮艷梅都官堯臣起而
復還大雅至於紹興之際猶觀慶曆之風則周少
隱紫芝詩初當不下宛陵集元一代詩論者以貢
氏父子學士奎尚為睂目明隆萬間宛詩正盛然
王李鍾譚分道角勝梅氏若禹金鼎祥季豹守箕
皆善王元美屠赤水視竟陵又別而近公安往來

上樓紀畧

卷二

五

此邦最久宛但守鄉先正遺法不問外間有何濡
染也

本朝施愚山溫柔敦厚古風儼然繼此者余得交
梅雪坪所謂朱絃疏越有遺音者矣施公集曹棟
亭從公孫質存璞請校訂刻行梅集猶有待於好
古者媿所見寡昧畧舉數家明宛人風雅不假外
求云爾

宜之文脊梅氏世居其間科第最盛而始於宛溪
先生不獨理學經濟制義亦開山手在霍林諸公

之先嘗見薛方山先生文集有浙中刻程文引蓋
宛溪定本也方山視學持衡精嚴浙人宗師之或
言大家祧鶴灘而躋方山以其有功然當時猶以
過刻調官實分宜喉黨扼其進耳程刻自紹興時
宛溪方為守故方山引簡端畧云文以取士夫亦
觀素養而徵實用也能言者猶或至於庸違矧言
而無稽用可知已浙中自昔以多才名世邇來學
校諸生會文切理者什一習情仍便者什九俗染
風靡轉相馳逐余叨視學政浚為此懼起衰變陋

上樓紀畧

卷二

五

復雅還淳竊有志焉而未逮也頃洩紹興值宛陵
梅君守隴政先化原鏡志文教得試錄文若干篇
因屬以校示諸學學者試虛心觀之得此奎轍亦
可以例其餘矣

字學諸書宣城梅氏字彙久行海內人知其起一
畫至十七畫立法簡明便於緝拾視玉篇篇海為
易了此得誕生之龜也易為文字祖其畫前者不
可名一奇一耦而天地間之數變化乎其中矣字
本起於畫孳乳相生以至無窮梅氏以數多寡與

古人之以聲音權母子非有二義特其用不同耳
神珙等韻釋氏頗精其法而儒者於通攝諸門非
有指授輒不能辦余少時在中州與友人雷雨若
悉心研究以呂氏日月燈一書印證今按梅氏反
切直音韻法二音坦然易入古法起於數其意未
嘗不教人因數以求聲也不得其聲而徒泥其數
亦失作者本指蓋禹金氏原序已微及之矣至於
訓釋則說文以下援証畧備未嘗不遺餘地以讓
後人韓慕廬先生序刻是書專以明經為主其意
二樓紀畧 卷二 三

二樓紀畧

卷二

三

以六書之爲用靡所不該經義乃其大者與梅氏
自言刊詭附芟蔓引以歸於雅意正相發文常珠
咸禹金元孫爲余言家藏增定字彙草誕生補作
未及梓行不識與初本有何同異也

二樓紀畧 卷三

襄平佟賦偉青士

天下財賦仰東南而三吳最重寧國在江上賦與
椒池太略相似蓋山稅輕於地地稅輕於田湖灘
陂塘又輕焉故任土作貢必以田準其多寡而定
其輸將今之歲額錢糧某縣凡幾萬某縣凡幾十
萬有奇皆折實田數起科者秋米亦如之清丈之
上中下三則即禹貢則壤成賦之遺意而開荒成
熟許續報既科然自皇朝奄有九域順治五年
及康熙五年丈量鱗冊既定在下者不得復有紛
更矣宣城人言舊有令自請勾考逸漏補丈亦無

二樓紀畧

卷三

多而擾民特甚且如宣城田一畝僅可當南陵之
八分南陵一畝僅可當宣城之六分當時
有大小田卽因之糧皆以畝惟丁差六縣不
起數又惡從而議藏縮哉
之租庸調合古賦法是丁田本分爲二相沿既久
或數十人額應一丁或數人至一人亦額應一丁
富庶則愈易貧寡則愈難是以有流亡轉徙之患
於是有議丁卽歸田者合通縣之地力兼通縣之
丁差則可以蘇息熒獨而殷盛之家又疑偏累惟
在善因其人情土俗斯無弊也至於都分畧畧分
甲甲分戶六縣所同而或田無定額數千畝爲一

甲數百畝亦爲一甲或通計縣田幾十幾萬有奇戶歸甲甲歸畝畝歸都皆畫一其數二者雖有異同但必使分任齊力不可有偏陂失平爲民累者也若其徵收之際百弊叢生大都利不在官亦不在民而專在於黠吏卽以投納編銀言置櫃公庭衆屬耳目民自封識扁鑰中吏但承值看守而已顧乃上下其手抑勒過當小民低首屏氣任彼取贏吏乃易重爲輕錙銖以上皆精筭更置然後投入夫下既壓民取多上復給官納少此之謂中飽又有奸民專攬代納竟肥已囊及至迫於追呼愚民再輸而彼已巧脫矣余既與令長痛切言之十年以來頻申約束諸君亦相與釐剔然嘗聞乎端清之爲制府也固已行之何以旋變更也且昔爲里役正編之外條目繁多輪納失均累民良甚禁革之後莫善於條鞭此法行諸項悉有畫一之數按田科則卽貴顯并豪右皆與細民平等而徵解一歸縣令酌其中正上下相安無復向者之不均矣蓋倡自明海忠介公爲總督時近桐城尙書姚

嘆哉

瑞恪公文然復力請於當事而巡撫徐公國相下其法南陵應令最先方太史仲王進士際康劉光祿楷梁大令于洪黃刺史學勳王大令輔行之四十餘年劉光祿每維持其後共王其事自古有治人無治法善牧馬者去其害馬善牧民者去其害民夫土壤古今不易者也賦法則屢易然而有不易者存民情是也皇恩軫恤蠲免數千年來未有若此之曠蕩者部臣藉所賜復殆累萬萬餘矣吾郡民亦務自好爲急公之善俗毋令爲之父母者有催科政拙之嘆哉少司空澄江阮公爲臺臣時見恩詔屢行蠲免而州縣以已完作未完多徵作少徵有蠲雖逮民而輸已在官者有司奉行未善乃特疏曰臣思錢糧雖有全書定額而輪納總憑完庫印單今各省州縣錢糧革去里長之名令花戶自行投櫃法至善也但印票只一樣二紙一存官一付民應比官吏間有借磨對稽查爲名收入花戶所納之票遂使完欠無據反得假拖欠錢糧之名復比愚氓加

徵私派悉由於此臣請行用印三聯串票法一存官一付花戶應比一付花戶自執其應比之票州縣官收入查對至自執之票聽民輸納時即自持去官吏知民有據則私徵雜派之弊不禁而自止其後或有奉詔蠲免而先完在官者即可持票以抵他項應徵之課而民得需實惠矣更請正編之外凡一切雜稅豆米皆以此法行之如票中不令填數及無票付執者許告發治官吏罪於是上命戶部議覆得俞旨定爲例州縣雖有虧空

始不得混指民欠至有重輸之累矣公在臺建言甚多如請完亳州未婚貞女王氏千里尋夫卒得與原字李殿機者成三十年後夫婦又劾武臣縱卒辱華亭教諭憤死射圃皆關聖朝風教而此疏尤爲愚民甦無窮之困自康熙二十八年著令至今行之永以無弊焉

兩淮鹽南北分行而淮南爲竈淮北爲池煮鹽有竈丁曬鹽有池主皆轉於商給食其分地故寧郡初食淮南綱鹽其改食鹽自明崇禎時始也寧惟

宣城北路與高淳溧水相接鹽自小河入夏溢冬涸亦不能達餘五縣皆山溪迢遠故明初額設之引鹽商家亦難於轉運遂私賣於沿江人戶自銷虛引而已商既不前民間遂食浙之私鹽致罹於法而綱鹽日壅商本虧折則寧郡所派之額鹽不得不以資其別賣民始有茹淡之苦矣自宣民叩閭別立寧鹽增引二萬增課二萬七千餘即今歲徵京庫鹽鈔銀六縣有差民人陳士京屬羽鳳監等分任諸人不能盡書或志體也張嗣見志沈壽昌達以此走京師道死尤後來所當知改由采石

江入於是有灣沚鹽埠而官鹽通私鹽絕本朝因之裕國濟民上下攸賴故視太平額鹽貴賤頓殊太平民販寧之私鹽以罹法者又比比也然即寧鹽貴賤亦時爲低昂諸商借歲費舊例爲名不免故高其值取贏於食鹽之家而窮民或艱於瀉鹵之求矣余每爲平劑其間俾兩無病然嘗行旌太道中見山谷小民裹鹽用青箬攜諸擔頭珍貴無比亦或私食浙鹽從徽界潛入者要皆極少不足充詰也

宣南馬田之累近歲控牒紛然余於宣民詳詢其故國初巡撫操江李公曰芑裁馬變價所置本以甦里役之困也小民承佃供租久矣值康熙戊子歲凶邑有流亡吏遂詭移空額散徵附近人戶於是有無田之租其佃者私賂吏以規隱蔽則又有無租之田王撫先等來控既行宣令扶風馬君一一勾稽遂爲之處置善後至南陵馬田亦李公置也初公用價數倍問民田常稔者聽售於官民或附郭無田者自以城隅隙壤應利受直也但市

上樓紀略

卷三

六

銀兩酌撥驛遞諸費自繁昌民私以馬寄養而南陵至責種馬七百餘匹矣知縣周詩爲奏民自高淳民私以草場鬻宣民而宣城分牧之累遂十室九空矣明嘉靖中宣民因高淳養馬嫁害至大開代輸驛遞知府及宦力爭奪官辟一人編成九人仍銀事得解始之躬視藪澤物土之宜而布之者周文襄公忱也繼之裁汰夫馬不以累民而責之官者李公也即操江然馬田之弊復叢生其間語曰食魚去乙食李去核通變宜民莫先於除弊者矣歲貢絲稅賦諸漁戶以漁網用絲故也舊志載桑絲本派自應天江寧府牛首山山隸宣城城稅遂歸焉余不解牛首距宣城三百里何以不隸江寧而遠屬於此或云明太祖問劉誠意曰金陵萬山朝拱獨牛首南顧何也對曰其子在宣城於是命宣城輸牛首桑絲稅相沿至今然理不可信乃稱官家荒唐之說獨其不賦蠶戶不派通邑必有緣起而偏累漁戶亦弊政焉

二樓紀略

卷三

七

漢書地理志江南地廣火耕水耨民食魚稻寧郡六邑凡在山者種麥粟菽梁諸物以食木棉以衣

在澤者杭林二種而已其名狀極多非老農莫識所宜也又有平原或負郭或近河壩沙漲者旌太之民有耕山爲地者高高下下望之若彈碁局然堯确畝側每苦旱雨則懸流直下宜南涇寧大都原隰什之二澤什之五山什之三就中則涇寧田多在山間其有泉流可引者最美產也歲事務早故西成之際吾郡民腰鎌刈稻江太隣壤彌望猶青苗也聞之三吳尤晚豈其風土然耶余十年官於此率親勸農問所疾苦勞以酒老者給蒲葵扇

上樓紀略

卷三

八

每從馬上聽歌謠爲樂惟水旱不常薦臻饑饉嘗按視諸處問民長老習知稼事者皆云寧國南高北下受徽之休歛績溪與池之石埭青陽諸水而本郡旌涇太多山遂合衆流而瀝於宜南之交河狹水暴漲無所分殺蕪湖當塗之民各築堤下流前所棄地以待大水今皆占業壅塞爲利故不能疏通以注之江乃橫決四出此大患也恒雨之後必有恒暘民方苦水泄毋敢蓄卽有陂塘障堰率空其中以防淫潦亡何雨一失時涇蹄立涸田皆

龜圻亢曠之極遂生蟲螻山澤俱困職此之由余觀諸邑惟寧國縣治東西各五里所東受杭州天目諸山之水西受徽水而宜之南湖東受廣德建平之水餘皆受境內諸水而最大者莫如徽界之水彼其西下揚子江東下新安新安江自由嚴州以次達錢塘若揚子江在西北則必自旌涇宜南始盡壑徽水以出蕪湖采石池之諸水最西者自入江其經南陵者別自城河滙境內水以達於蕪大抵水發源於山高崖巔石猶有所束至其地愈下

上樓紀略

卷三

九

其滙愈多而漲速退遲其苦愈甚此其較然者也前人棄地委之水益欲廣濶平坦以讓水道使無湍悍今取之如魚鱗勢不能無曲防以爲隣病同井猶不相爲況責之外郡乎若其水利宜講不在急需涓滴時也凡邑中必有巨浸焉春夏常盈秋冬常涸民不先事爲心或貪菱菰魚蟹之饒無敢閉涇泓之筭秋冬之所謂利乃春夏之所謂害也余於築堤修壩諸役不憚跋涉又申令峻切擇人而任之如金寶圩青弋江簞岳新稔各壩之類有

記亦有明效矣是在郡人推而行之夫水旱天時也修教修備則人事也余以己丑冬至郡見井邑蕭條人民離散蓋當戊子大水之後繼以疫癘爲惻然於心中間撫恤似微有起色而非旱則澇未嘗三年有秋豈吏之不能庇吾民故與抑天心仁愛先以小稜爲吾民示警與未幾而戊戌秋蛟蜃之變上游諸郡後被奇災至重 聖明咨警屢行誥誠噫其可忽也哉

敏應廟再祈晴疏 存一

上樓紀略

卷三

十

從來子有疾痛必呼父母民有災患必求神明以神之憫恤斯民如親之保護厥子也况我尊神爲本郡司土之神非泛泛廟食於斯者月來雨潦不止民心皇皇 某忝居官守晝夜靡寧宿壇虔禱頃雖乍晴雨復如注非 某誠之弗至卽因負愆多端惟願一身自任其咎不忍災及於民茲用齋心待旦率閭城吏民銜泥匍匐哀叩庭前伏求鑒寸心之誠救蒼生之命陰靈盡散旭日高懸 某當卽爲葺神居之圯壞繪飾神像以報明賜如或求而不

應是神不能爲民卹災捍患將見田荒民散寧獨廟貌難以重新并血食亦將永息矣卽神亦有憂焉謹告

城隍廟祈雨疏 存一

天之生民有吏以發政令問民疾苦卽有神以捍災患時雨時暘俾民陰恃以無恐焉是神與吏厥任均也而吏有時力不能致者則不得不哀告於神宛郡四五月間苦雨二麥業已無收閭閻嗷嗷以待惟庶幾秋成有望耳而復旱魃爲虐田禾焦枯

上樓紀略

卷三

十二

閭境皇皇莫知所措是用齋戒虔禱伏惟神威有赫顯應無方卽求數日之間大沛霖雨轉歉歲爲豐年惟神之惠倘歲凶乏祀卽神亦有不利焉謹告

敏應廟祈雨疏 存一

惟神最靈有求必應今夏四五月間苦雨爲民虔禱於神荷蒙降鑒晴光普照萬衆歡騰循省獨慚實神惠愛斯民豈微誠之所能感也行將蠲吉新廟宇崇俎豆以答神貺乃者彌月不雨山川如滌

瞻仰何里莫知所爲既以告城隍之神惴惴懼不得命敢復齋戒瀝懇尊神伏求大彰威赫呼吸風雷立沛甘霖以慰三農之望其爲酬報當更踴躍爭先不然蚩蚩之氓將謂神之靈應於前而忽爽於後也惟神必有以終惠之謹告

陵陽廟祈雨疏

上天之德在於好生下吏之職在於恤民憫茲宛郡憂初苦潦今復旱甚原焦野燎是用皇皇齋戒夙興徧告群廟曾不我聽繫惟尊神聲靈赫濯匍

上樓紀略

卷三

十三

匍告哀民命攸託蓋惟神以當年救水災之靈救今日旱災固反掌易也伏願大彰顯應呼吸風雲雷師雨伯惠我蒸民俾民有秋式歌且舞何以酬恩清樽肥粢謹告

祭八蜡文

郡中無八蜡廟余爲標於壇而祀之

古人爲政首重農事方社田祖歲各有祀蜡始伊耆土鼓豳籥迎虎迎貓昆虫毋作睠茲宛民嗷嗷可哀歲兼旱澇蟲復爲災吏固不職神實何忍得無祀事向或未盡憂心如醒靡晝靡夜爰潔粢盛

以祀八蜡八蜡有神何施不可願將百蟲秉畀炎火嗟乎穀歉菜熟猶救毫末不然窮黎何以存活禱祈術盡惟神是望神其降鑒惠此一方

重修新稔壩記

宣城水利之在東鄉者爲壩凡十有二箕岳最大其次則新稔也蓋亦仰山河之水引入堰中使淳泓浦淑以次受之而田得灌輸焉近者瀕河潰決於是有水泉之利而棄弗能守民始以水旱爲憂矣余蒞郡之明年其里人胡大成輩以狀聞且繪

二樓紀略

卷三

十三

圖請畫修復之法而推擇能任事者一人爲徐一就又輔以一人爲劉子恒叩之則咸曰是役也前人有成勞閱三百六十餘年矣棄之可惜蓋洪武時徐惠劉晃所創知縣事王公文質主之其捐資重建於萬曆間者則刑部尚書徐公元太也志乘碑版具詳本末今舊坪决者力難復堵請相度鑿新溝便余卽按視周遭審其形勢見新稔一壩始於孫家埠訖於雙橋鎮溉田四萬八千有奇其引河水入也經高橋坊下爲總坪者一自總坪而分

則爲高坪長安坪鄭村坪施家坪者四此醴水之故道也今高坪決入河久矣鄭村坪亦有決者而長安坪夾口尤巨以是水利不能溥旣又按溝渠遠近相去之迹瞭然於心乃謂其民曰得之矣長安坪者昔與鄭村坪二今可使爲一見鄭村坪有溝三日東溝曰中溝曰西溝而中溝之下去長安坪僅八十餘丈此可鑿也遂令計步程工深廣各有率余捐銀買民胡羅二氏田若干一就亦以田助越三月渠成則鄭村坪中溝之水入長安坪長

上樓紀略

卷三

十四

安坪之水入棟樹坪又下分爲五坪以次受之而水利均矣溝各有橫斷斷有石閘又均其坪之高下俾無偏壅壩有首有部部四甲十七夫名籃捷維均夏開冬啟以便行舟凡興作皆檄高尉錫珪董其事自後雖大旱居民恃以無恐而尚書之績稍以復完余嘗考明史得尚書立朝不阿權相大節及其出撫西蜀討平酋羌擴地千里奇勲爛焉及卽一水利而爲德於鄉若此况溯自明初久遠之澤迄今服先疇者且世食之而弗思修舊起廢

其可乎若夫順民之欲以作其勤太守責也故書以告後之人俾有考焉

重修宜岳壩記

宣城

張仕驥

昔之言水利者若鄭白之渠尙矣大勢雖西北高東南下而瀦澤陂塘以資灌溉所在皆然必爲政者創舉修復爲一勞永逸之計使百世食其德吳越間最大者蘇文忠濬葑田以還西湖之舊海忠介用饑民開白茆諸河之類是也吾宜有宜岳壩蓋唐時所謂德政陂觀察使陳少游置宋里人學

上樓紀略

卷三

十五

諭徐光遠修築明洪武中知府事楊公觀命光遠孫宗文別開新河多築小壩以達下流水利遂溥今之稽亭嶺下俗名銅坑壩者卽其地也壩凡溉四十里引寧邑界內山河一道由西注東折而北二里許爲三河口十里許爲蘇家澗又十里許爲官坪坪制如河道開口醴水爲八派支分股引以入於田凡十萬餘畝而分壩內爲四部曰東部曰西部曰蔡村曰新溝歲各推首事一人鳩工協築此其成例也相沿旣久寢以弛廢康熙己丑冬我

郡伯佟公來蒞事間民疾苦惟旱澇是虞而山農則專資堰水里人諸生馬彥國徐易徐成等以修復宜岳壩請公單車往視集父老周咨水泉源委蓄泄利病盡得之乃作而嘆曰是吾民之大命也雖工費繁重惡可以已先是諸人具情形疾苦控之督撫兩臺事下藩司勘核會公甫下車卽親定擘畫既敏且斷特具其原委面陳撫軍葉公九思撫軍善之議捐俸速其成公獨捐三百餘金召其任事者庀材又行縣許借支常平穀二百石食諸

上樓紀略

卷三

十六

夫匠秋償之而委丞簿戴君紹祖曹君廷瑜梁君

應元先後監視收三河決水不令洩入大河去蘇

家澗之淤墊乃繕官坪均其八派始於庚寅年九

月竣於是年之十一月臺憲諸司莫不稱公之勤

民事公不有也然吾里人僉曰微公孰貽我永利

其世世無忘因謀勒石頌德且以告後來者而屬

余爲之記余曩以吏事至豫省聞安陽有萬金渠

者前中丞佟勤僖公拜疏開濬利博而且長復興

西史遺蹟勤僖公公世父也而公初宰洛西鑿七

渠土人猶能舉萬畝千畝諸名轉相告詔以尸祀公之澤余所吏屬陝州峭函相望以是頗得其詳今公於吾郡中水利在在修舉而茲壩歷唐宋以來垂及千祀人情情竄或幾乎廢矣一旦決口之圯者復固中流之闕者全疏且啓閉有時重農也而無梗利涉涓滴與共相屬也而無病私壅計田程工測水置槌皆出公反覆周詳若營家事當守之以爲定法然則里人之欲勿誼於我公者其沐浴歌咏不異豫人世食明賜可知也公方將入晉

上樓紀略

卷三

十七

清秩出領封疆異時爲文忠忠介之所爲利豈無

大於斯者乎因書以俟之若下之分任厥役者僇

工醵金宜別有錄云

青弋江築長隄記

南陵劉楷

江上惟吾宛與歙與池皆山國而兩郡以宛爲經流水之發源於山者一出績溪一出石埭而旌而太而涇南高北下外內合派以趨於江方其薄陵谷走平陸澎湃沟湧至青弋江而甚民田廬被患從此始青弋江者志稱古宣城治長河亘其中大

於諸水故名其東隸宜地半高原通津支流又已分殺其勢西則陵獨受之正當其衝然自青弋江以上舊多棄地水性猶疏緩至是則兩涯各倚隄障爲固水咽隘不受束必湍悍悍則爭爭則地險而水怒者先潰若柿樹澄清菖蒲諸處最其要害也康熙己丑我使君佟公以是冬奉

天子命來涖郡事念當戊子水災後弛征發廩盡返流亡明年東作將興下教諸令長曰其各以先時修築俾民趨事旣而吾陵人因青弋江決口數

二樓紀略

卷三

六

處舊防衝潰殆盡列狀以聞乃親行相度形勢周咨父老則羅拜馬首咸呼號曰東北鄉當縣田賦過半凡爲圩者七十有八命皆懸此百丈之隄也公以語余余曰信有之勢類高屋建瓴此隄一決則其下一無能禦者矣是舉兩郡諸水百折而來者以一陵爲之壑奔騰衝突盡穿腹地至於江濱而後已公太息曰害孰劇於此者乎於是程工役立期會與邑令方侯震煒詳議又檄巡檢董君律監修而任諸民之善率衆者公屢至此徒步周視

二樓紀略

卷三

九

方廣高下捐俸食民爲慰勞苦而諭以有備無患且念其力罷也別有調遣以攸助之三閱月隄成由是數有秋吾鄉人以公深仁厚澤與國初蔣李諸臺並溥惠茲土若不載貞珉何以示後乃請記於余嘗考邑東鄙有大農陂唐元和中觀察使盧坦以寧國令范傳真假南陵而修復之者韋司農瓘爲之記所稱驅江波六十里歲溉千頃蓋當青弋上流今其遺蹟不可彷彿讀斯記如見其闢蕪莽引綆鍤周察勢便率作興事一何爲民之勤至此夫旱潦無常能使民去水之害與食水之利厥功一也乃若熊轡畫戟不後於盧猶俯而循范氏之事公益自以爲守土親民不忍濶絕真古大臣之用心矣初潁河諸隄旣各自築而內地以利害一體歲有協修久之非鼓譟滋擾則號召無應者遂交病之公一動以誠乃皆齊力僇工不扶一夫而事畢舉雖然非有繼之則成功何以無隙國家方簡循良咨岳牧潁川渤海之治聲聞於朝公之已溺已饑寧私一郡吾鄉人其無忽此成勞

庶幾永食公之明賜乎特愧余無章司農之文表著傑跡如唐人已事而詳其地勢與水道以備當事之考核且用知公之爲政卽一治水而小大之間有體要焉凡類於是皆可書也

宣邑之田凡築圩百六十二所民間每視金寶一圩占穀貴賤以其田多而圩最大故也戊子水災後屢築屢圯余親至水陽河東西相度此處苦民力罷乏木槌與宣令馬君扶九籌之水漲不時暴發急就近購木以券抵商約八百金以上俗有萬土樓紀略

卷三

三

重修閔溪橋碑記

歲丙申夏五月宛郡大水橋梁隄壩衝決殆盡閔溪橋其一也溪在東郭外數里而近地最卑下山漲驟至卽爲巨浸又當桐汭閩浙之孔道而鄉城出入所必經橋誠不可一日無者居民某等籲請

重修余亟捐資以倡民爭踴躍樂助伐石鳩工不數月而告成并贅大略約若干里噫何吾民好義者之多而任事者之敏且力有如是也使凡任事者而皆如是也事尙有因循墮棄之慮乎哉余樂爲叙欠數語俾勒之石庶有以感發其好義樂善之心而吾宛之廢待舉墜待修者尙不一而足也其以茲橋爲嚆矢也可

二樓紀略

卷三

三

敬亭禱雨在今敏應廟古祭法所謂山林谿谷之神能興雲雨者宋元嘉中有梓府君食此土以福此民而明初封以爲敬亭山之神義如社稷以共工后稷配也謝公詩排雲接虬蓋蔽日下霓裳蓋賽於此余來爲吏每雨澤愆期步禱輒應故大修廟貌視民間私祭不經者絕不可同口語又燕豫齊魯間皆祀八蜡而寧俗闕焉夫琴瑟擊鼓以迓田祖昆蟲毋作水歸其壑見於經義甚明自先嗇司嗇田畯以迨郵表畷坊庸貓虎農事之本民命攸關惡可無祈報也恐郡人不察余意而反瀆於淫祀則失之矣南陵民言工山有龍湫故雩則有

司必登山取是湫之水工山之神受封號者卽邑人孝子何公琦俗以六月朔日迎神百里之內土鼓葦簫在在相聞然孝子生東晉禮樂崩壞之後其論祭法尤嚴嘗上書穆帝曰唐虞之世天子五載一巡狩順時之方柴燎五嶽望祭山川徧於群神故曰因名山升中於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天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及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紀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祠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茲事替矣惟嶠之天柱山在三略之內舊臺選百戶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嘗遣太史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又復隳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惟其糜費則百姓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爲簡缺禮俗頽紊人神雜擾公私奔惑漸以繁滋今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稽古憲章大釐制度

俎豆牲牢祝嘏大辭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粗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黷書奏不報今見晉書禮樂志然則凡爲神明非禮之薦其所必吐也審矣何公事詳晉史孝友傳今其里人言多怪誕不經余見此文古雅明肅兩晉中所少而志失載故錄之

重修敏應廟碑記

敬亭敏應廟自六朝迄今蓋千三百餘年矣按郡志南宋元嘉時魏長史自江右載豆來宣城忽有梓木並舟而行夜夢神告曰我錢唐梓府君也欲託祠於昭亭山旣至魏度地可爲神居顧無所得財復夢神曰民間方病目舟中豆可療試之輒效於是人爭易豆數倍其值而廟以是得成南齊謝朓領宣城屢饗敬亭山廟有喜雨諸詩唐大順時觀察楊行密請封昭威侯南唐保太中進封昭威王宋景德時改封廣惠王政和時賜敏應觀額元贈忠烈顯正福佑廣惠王明洪武辛亥詔封敬亭

山之神其廟祀所由始與歷代封號浚加本末如
此唐會昌時宣州刺史崔龜從有昭亭梓華君神
記見志乘及他紀傳所載神靈應諸事繁不勝書
群宛之人家戶祝而戶蒸嘗世久益虔其或雨暘
失候五穀不登疫癘水火時行猝至靡不旬旬哀
號庭下惴惴焉恃神以無恐以故祈禱報謝歲無
虛日官斯土者初至必先謁神然後視事神之赫
聲濯靈固與敬亭共終古嗚呼盛哉余自己丑冬
涖任祇祀惟謹歲丙申四月大水七月又大旱齋

上樓紀略

卷三

三

戒徒步三禱於神荷神降鑒晴雨之所皆如響斯
應其時仰瞻神像黜黜庭宇頽圯弗寧於心謀諸
司馬陳君別駕吳君宜令杜君相與新之而宜尉
曹廷瑜踴躍趨事鄉者某等後特募疏戶告焉輿
情欣悅緡錢布粟爭先樂輸屬國學生孫諲董厥
役庀材召工勤惰有稽出入有紀閱十有幾月而
廟之圯者整敝者新梁棟垣墻堅以固形像金碧
煥以華前堂後寢門廡神臺咸飭以備門舊東向
今改南向用形家言以納水也甃石成磴道層折

以上迺舊觀乃相率蠲吉敬告落成諸父老拜
手請記勒諸貞珉余告之曰廟貌既新粢盛既潔
謂卽可以答神庥乎未也神所憑依蓋在德也書
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爾父老其各慎修厥德以教誨爾子弟士農工賈
壹惟本業之是務毋流於匪僻毋卽於惰淫晝作
夜思吾某事可以質神明某事不可以對妻子恐
懼修省以致其禋祀夫然而神降之福豈惟災眚
不生禍患不作抑且人壽年豐時和物阜俾父老

上樓紀略

卷三

三

子弟含哺鼓腹以優游於熙皞之盛世顧不休歟
蓋人等既修神錫乃渥理之必然者也不然則是
實而已矣諛而已矣當亦非神之所期於人者矣
諸父老曰咎遂書以爲記并系之詞俾歌以侑神
其詞曰

惟茲山嶽龍嵒山之麓神所宮

其一

堂則穹窿則

遼俯流泉挹遠翠

其二

神之出翔太清馭風駟引

霓旌

其三

氣如虹威孔赫虎豹藏蟲賊滅

其四

巫

延佇神歸來和鸞鳴聞闔闔開

其五

奉屬車臨廣殿

痺者惡彰者善 其六 苾主瓚萃百靈甘雨降和風

生 其七 潔粢盛薦蘭醑鼓淵淵迓神祐 其八 祭如

在神所歆百禮洽千祥臻 其九 穀士女豐黍稷輦

皇圖永無極 其十

寧俗民間並無蓋藏旌涇太強半仰食境外宜南

則生穀之土當其大有堪號陸海寧邑環山爲封

田原亦多沃壤然穀少之鄉有餘糧而穀多之鄉

無宿飽何也語曰穀賤病農穀貴傷農夫貴賤何

常惟人所轉將糴之於衆棄雖欲不賤不可得也

上樓紀略

卷三

二十六

將糴之於衆取雖欲不貴不可得也且民非不知

今日出之之賤必異日入之之貴也所以不稍顧

惜者不節故也寧故山柳較省會與揚州吳郡風

氣最樸無聲樂冶遊以蕩其心無組繡雕鏤以悅

其目無水陸珍錯以適其口雞豚魚鱉之羞棗梨

榛栗之實若酒醕粒糗一切五穀之爲味皆不外

求衣大布之衣不待裘褐乃足取溫宮室塗墍多

於丹雘何爲而不節無等故也豈惟貴賤有等貧

富亦當有等今乃不量入爲出婚嫁喪祭吉凶禮

大事競相慕效時誦舉羸爲累不細至於不急之

務無名之費如淫祠雜戲歌舞之會類有游手之

民爲之項領招邀煽誘連日踰夜多耗金錢聞之

里黨徵逐尤尙飲食饗發先賓而後親此大不可

也 京師三輔近地

上命爲酒醕以廉穀者有禁官司以時加察今寧

之酒價獨高釀者倍衆猶時不給其他奢侈無度

又可知也納稼登塲忼然自得既應手散盡於是

有炊爨不舉者矣余觀寧俗貧民之貴粟不如富

上樓紀略

卷三

二十七

民而農家之貴粟又不如商賈無他富民工居積

貧民輕升斗商賈悉轉運之艱農家紐食力之便

故也諺有之凶年斗珠不若升穀先曾祖贈光祿

大夫震宇公時我 國家新定三韓人多鬻穀輕

裝不爲恒產計公獨益事耕織致充饒會歲大稔

死亡枕藉余先人家百口皆飽食餘及親黨賴以

舉火者甚衆 許芝麓龔公所作墓誌 則夫積貯者豈非天下

之大命也哉 聖明軫恤宵旰爲勞每有災傷蠲

賑數下常平之粟多方充牣歲常截漕爲豫備

上之爲民食計者至矣爾民不自爲計何耶余來守郡適承戊子水災之後振貧起瘠不遺餘力思穀價不可過抑故聽其寢高以招商販俟江北巢湖諸鄉遠則武昌吳城之米大聚其價自然大減特爲官賣之法糴之封外糴之封內歲處置不下二千兩得稻五千餘石後遇騰踊遂請於方伯張公聖佐以官文書印領領藩庫銀一萬兩遴幹吏殷實者數輩且糴且糶官價視民間每一石減奇零四五分不一而權量用部頒戒吏毋得高下某手余以誠動之吏皆感服任事務實心於民有濟是舉也張公難之曰君毋欲放散類青苗乎余對以小民無知放散則易輕無業之人徒手貸諸公歲一不登追呼無益是上無以實國帑而下滋民擾不敢爲也今但得平糶竊敢以一官保其無他公深然之自是穀賤則稍增以糶貴則少減以糶行之數年民大便然陰食張公之賜而不知也余嘗奉檄攝宜邑事方當散賑先期核實報聞俾無濫冒至臨賑之時會計受食之人與穀石數相

當又慮羸餓之民不能盡至城中因分遣屬員四散村墟糶米按籍一一授之於是災民前擔後負相望於道皆嘆曰自蒙朝廷振廩發粟吾儕目中未見有需實惠如此者也後制府赫公命余籌賑荒事宜時康熙五十三年大稔先是移濟廣東盡發江南常平倉穀公卽委員赴楚買米平糶真所謂未雨綢繆矣至是州縣被災幸奉有上命截留漕米五萬石貯淮安五萬石貯江寧然恐被賑之人虛冒多實惠少奉行者未必無過也

因妄畫數千言以上公頗嘉納之

余在郡多方爲民食計每除夕前五日令各坊舉貧民羸老孤殘之無依者周城內外以名籍聞乃解給錢米各如干歲豐亦然恐轉輾散發未必實心奉行遂使得至三鑒堂受之太夫人每於是日爲一加餐焉已又嘆曰民之無以卒歲者多矣恨不能遍給無如何也

沈子元珮嘗賦榆皮詩閔凶年也以其有風人之意亟錄之 沈廷璐榆皮詩

維歲在亥子東南告
屢饑老羸轉溝壑少

壯紛流離或歸室中婦或棄懷中兒井屋少幾煙
所啖惟糠或糠或糠莫可得口腹仰榆皮遠邇荷
爲霜萬樹無完枝曝日細研粉煮水成粥亦或
作餅萬樹無完枝曝日細研粉煮水成粥亦或
荒謀苟存詎敢長嗟我本空倉雀門何所之
環顧同苦辛藉爾朝炊散步偶林藪攀條淚暗
垂是物誠何幸刀痕剗若斯於人苟有濟到膚亦
奚辭以茲草木惠益念皇天慈不然而此黎民寧
有命如絲誰有盡日風雨無休時瘡痍不瘳不
門圖願陳榆皮詩後榆皮詩施之皮亦爾去年
割盡今年又生今年重割去年痕榆皮今榆皮幾
歲歲年年競割取穀穀取額蒼穹雨陽時若願歲
亦使長養敷榮到草木腹

凡物產各因其土宜寧郡宜南寧水泉之利多涇

二樓總略 卷三 三十

旌太則山谷之利多山出必巨材陽木恒受風日
易長而理疎陰木恒積冰雪難長而理密故杉產
太平深巖絕壑者尤美涇人工作紙楮樹叢生割
皮取膚杵搗成汁審水火之劑勻其撈攪熨諸堤
埴既乾而落之最明潔厚重者似王版歲充
上用專其業者謂之槽戶四方購之近日仿澄心
堂羅紋者盛行茶則宜有敬亭茶品貴而極少翠
雲僧云山產不踰嶺許綠雪名傳京師自施太史
愚山始今惟穀雨前採以供官餘率賸質但採他

麓細英魯製以亂真得茶理者必能辨也亦有華
陽茶民利常飲南陵格裏茶與他處絕異亦殊少
寧國鴉山茶自古傳之要惟野茶樵人於雲霧中
望樹而採常什不一二涇茶產石崖瘠土如梅花
片製仿徐尖皆美味有色香曰閔茶者製用閔家
法也雪梨木瓜宣產明初八貢久之以累民疏免
土黃連太平產又時乏絕宣南五縣所無並徵輸
爲病民間購川黃連道遠價重至 本朝始疏免
宣城孫給事襄極論黃連解果民三書抵制撫按
後郡守秦宗堯申前請巡按御史鍾有鳴題疏時
二樓總略 卷三 三十

施侍讀閔章方爲刑部郎 旌之土人參品在上黨
凡論十年乃力除其弊 旌之土人參品在上黨
參下亦不常有要之不貴難得貴利民生而已故
宣雖產柿栗其益不如菰北人歲來販者巨舫啣
尾上農夫家畝可數十石計一鄉動得數萬石亦
吾民因天任地之利也南陵西南多山藝麻倍他
邑其黃者價賤僅可結繩然用廣白者爲布供紡
績歲需三吳間寧邑俗好種漆皆不及薑茶之利
博而行遠也陵不產棕而舊額有採買先一歲徵
至次歲下其直於民胥吏乘以爲奸郡諸山無銀

鑛亦無銅錫唐權萬紀素採宜州銀太宗怒自

明末開採之時不聞有認課以興鼓鑄者昔人有

申度支帖云芳洲不生杜若應由謝朓詩誤寧民

其獲免於茲也夫偶見諸生沈泌十語與梅都官

宣州雜詩相近皆自述其風土也梅詩見本集而

沈乃晚出故備錄之 沈泌採茶謠桐花吹殘棟

管升山椒三五村昨自作隊競摘柔條如刈蕭其

晴不歸茶事少估人齋獨傍不蚤且摘且焙須趁

簍盛瓷罍種薑謠畏與獨置驚蟄賣是名火蒸不

陰藉遮蓋約芽偷母枝柯無花其燥濕勻松葉散

降揭發利無算卷三 三

而時潤以水出土輒以松毛謂之割蜜謠品

松陰畦畦穿培傳不漬水名曰薑垆之割蜜謠品

群栖託誰云小物無知覺義有君臣午必朝人

如物洵堪作出分滿翰處區房釀花成蜜否芳

長至天寒例割蜜割漆謠周官漆林神王政宣

蘭取一半資蜂食蜜物宜盛朕皮取汁翻蔚然割

頗茂淳漆栗筆蜜物宜盛朕皮取汁翻蔚然割

宜數全其天唐魏儉翁見篇什至今利用率棄捐

斷筍謠近土竹無傷撻取一團青玉影山廚燒

味絕倫佐以茗碗尤鮮新此外捕狸謠吾宜貢

何物可方駕周顒晚張翰專捕狸謠吾宜貢

月鮮餐薰吹劇其美利用穀蒸脂土人張置在秋

佐以鼓不羨雪梨謠花開春月霏塵雪毀移以粵

江瑤柱為青雪梨謠花開春月霏塵雪毀移以粵

衣抗言貢品絕裏以桐若承以篋閨宵襪被木瓜

干擬防幸匪炎方荔支比飛遞不擾紅塵壯木瓜

謠承天作賦風人咏投報相於吾所敬淪湯湯躬

家塲理產最良因類而及瓜性此物並梨東南鄉

解方物矣必草木稽合詳採蘭謠旁君子之德

者香土人損之易臨蛛植以盆益綴佩裳一莖紛

蕊謠曰蕙春華秋實我所貴騷人愛幽比戶養蠶

姚與魏採桑謠東溪我口風物幽比戶養蠶

少休四月山村信女執懿筐孩上樹晝夜伺蠶無

息王政衣食二大端黎民或免僕與寒

先王荒政十二有多婚之令以廣生育也考漢高

光二紀天下初平皆許民收贖男女韓柳在官亦

皆禁民質沒奴婢 國家律例庶人不得有奴婢

但以僱工人論寧郡當康熙四十七年水災民不

能生活者投身豪家苟延性命謂猶愈於立斃溝

中耳豈與夫平時遊惰無賴棄妻鬻子斷骨肉之

愛亡羞惡之心者例不足惜而使之無由自拔哉

余為郡六年計災民入豪家受直効力略可相當

特諭凡四十七年以前至四十八年以後愿自鬻

或父母家主鬻者不問惟此兩年凶荒所賣奴婢

聽以原價取回違者坐抑良為賤論其故短假誣

告賂賣者管行六邑屬諸令長曰君第以誠動之

可也亡何豪家利其役使不聽贖民遜道愬余余

再三頒示勸諭爾有力之家何患遂少此輩但彼以緩死須臾辱宗淪祀豈情也耶况爾書弊多虛數今一切不問矣自收此男女來積年工作計傭應若干今又獲浮價償爾何所不利於是羣感服曰願如令向之離析者稍以復完余初發此議客有謂啓告訐者且虞大姓觖望皆不爲惑既而有言天災流行何時蔑有使富人無肯落其毫毛則以上之立法奪其所食而失利故也今而後男女將有鬻諸市而無歸者余曰不然爲所得爲務盡

二樓紀略

卷三

三十四

吾心而已山陰王君沛臣君子人也來寧與余熟籌之遂排衆難卒舉行焉蓋首尾又三四年民鮮不後其故者

芥子園義塚碑記

月令以孟春掩骼埋胔而禮有厲祀守土者主之至於今不廢蓋爲人牧者必當使衣食官室以安其生祭祀棺槨以哀其死至不幸爲天窮之民則尤加意憫恤焉余始來宛陵以己丑冬十二月入境問民疾苦是歲饑春夏大疫癘先是戊子夏五

月大水沒田廬幾盡秋七月復如之流亡載道民相枕藉死余郊行見積骸暴露爲之惻然廼捐資首倡與司馬郭君別駕傅君宣城令馬君買山爲義塚募民一人僧二人月給資糧四出收瘞爲籍記命五日一報聞未匝月已近百塚計其白骨無主踐牛牟而噉狐狸者尤不知有幾可嘆也夫視民如傷先儒猶且引愧特以此纍纍者其生固吾民也覆之抔土俾無雨嘯風啼精魂飄泊亦盡吾爲政者之心而已矣山在城西二里外芥子園鬻

二樓紀略

卷三

三十五

者張沈詹三姓張大爵民山一號坐落芥子園週圍弓口朱拾肆丈壹尺詹秩公民山一號坐落顧村冲芥子園下首週圍弓口朱拾肆丈陸尺沈用廷民山一號坐落芥子園週圍弓口朱拾肆丈共受價銀壹拾玖兩遣官正其四至之界山稅視漏澤園例當弁書

記曰敝蓋不棄爲埋狗也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古人之於物用其力則不忍食其肉况於無故殺之乎服牛以耕民食所出余故重禁屠牛近奉臬臺朱公申約束焉始涖郡當戊子己丑之後大祲大疫方蒿目焦心講求荒政聞民間盜牛其風甚熾

夫盜得一牛鬻錢無過千許失牛之家可四五金乃得買補受所竊者昏夜鼓刀以待雖蹤跡其處莫敢指實懼誣良也今但禁毋得宰牛則偷兒必糾行數里或數十里昧爽追尋猶或可及一有詰奸者察其情狀立至敗露必不似肉脯無辨也遂行六邑取各甲坊市無屠牛狀還報仍屬令偵察有犯者坐此雖細務實絕盜源

鄭漢林問余在嘉興開河見古物事余曰君奚以知之曰見說鈴述異記汪師退亦言南陵城北河

二樓紀略

卷三

三

中出開元錢數萬盛以大鋼初漁人垂釣忽見水面浮深綠色乍滅乍起以手探之得物盈把視之錢也因再撈漉見錢甚多用魚籃受之滿歸傾之室則又往或尾其後漫曰螺迫視則古錢水綠處色尤勃慔遂爭取之盡錢盡而鋼自起衆爭扼之不相捨立碎洗視錢文則開元錢也方位齋太史就買其碎磁因礪爲硯而銘之文極古質稱其爲古物也遂傳於好事者余因言嘉興開河事甚悉不獨見古物爲怪奇詭倣之觀於此亦可以知太

情矣初嘉興城中河水流通舟楫往來甚便久而塞其一二漸以哽噎又久之夾溪居者自爲小橋通東西樓閣如複道上設欄杆其下阻水砌石趾狹不容舳舻南北亦然河身日以積淤小民薪米蔬果一切食用之需非負戴不能自致跬步余聞而病之乃集官屬士大夫議濬復其舊或言便或言不便余斷以民情再三勸諭樂從者衆乃決行焉二君曰然但觀述異記所載因以想見河塞甚久而一時令下若流水舂鍤雲興羣情震動疏淪開通決剔爬搔隱現物怪要不可謂之不奇也余謝不敏感往事遂并說鈴志之

二樓紀略

卷三

三

說鈴述異記一則

康熙四十一年嘉興郡守佟諱賦偉因郡中城河久湮不通舟楫捐俸開河居民踴躍樂助二月十七日在嘉興西縣橋下開出銅碗二隻對合雖有縫堅不可開古色斑駁聽之中嚶嚶有聲新橋下開出船一隻深埋河底不敢掘而止金明寺范蠡湖內亦有船一隻半在城內半在城外駕鵞湖相

傳范大夫泛湖之船也府橋下開出鋼叉二股比
常又高大中條長三尺餘光彩如新至開出他物
尤多不悉記

二樓紀略 卷四

襄平佟賦偉青士

余筮仕得宰永寧訪趙寬夫御衆全車同軌兩先

生自邾延至縣署先後十年間無日非討論今古

師資逮余良深趙先生夏峰孫徵君門人高第也

從徵君受良知之學全先生一以紫陽爲法兩兩

析疑送難終不合也顧余頗得通彼我之懷竊嘗

概其言行皆皦然不滓人人知其光明者矣凡詩

古文書法亦各有獨得處未嘗強同時郭道遠裁

樓紀略

卷四

寬夫先生子時占驥鍾聖鐸雷雨若肅咸在焉

洛陽多漢宋以來遺蹟及嵩少諸山相望數百里

戒車騎約賓從大都兩先生領袖風雅郭雷諸君

景附響臻余方少年盛氣好客喜事游覽之蹤無

弗至者會當遷以去全先生爲作共食園記蓋有

慨於聚散之不常良朋之未易得也余在永寧趙

先生已沒後十年全先生來就余禾中余解官北

而先生得解額第一與雨若同舉相見京師自宜

此土惟雨若居郡齋一載時占與全郭後人皆以

世講來矣一日登北樓感懷口占云問高齋之月
坐敬亭之雲把酒論詩不厭十年看鳥過探女几
之奇餐金門之秀調琴養鶴會從百里種花來遂
以題柱

寬夫先生嘉遯清時以講學著書老車同先生則

洛東西數十年尊宿也少受知督學公選張公

微謂必以文章名世既磊砢不遇侍讀愚山施公

辛酉典中州試衆謂作者識者適針芥矣而卒失

之侍讀撤棘後嘆息至於揮涕孝虔頃言有老僕

二樓絕唱
卷四

隨入關中歸述侍讀已得一卷欲元之而不果出

始知其車同也余在永寧則聞卷爲經房所乙故

未獲見然文章真契正不關於得失觀其詩有云

吏部即督學張公把文慚共賞翰林謂愚山泣血憶相明

所謂舉世無知已終身思舊恩也乙酉乃仍得元

文甚高古推起衰手距侍讀秉衡時餘二紀矣

題共食園圖
宣城梅文鼎

郡太守佟青士使君出其共食園記及其圖鼎受
而讀之乃益信使君之爲治實本於學也蓋仕學

之分久矣使君其古之仕而學者歟亦子之宰單
父或疑其少然卒以鳴琴理者所師友多君子也
使君起家宰洛西年如宓子所延致皆河洛間理

學名儒淵雅道素以相切磨亦如單父在洛西十

四年與其人士若主伯亞旅若師弟子既鼎新贊

序肇興學會又以其餘力闢官舍隙地爲圃引水

灌之瀦爲壁池作亭臺小院其間與賓客遊處賞

奇析疑悠然自遠按圖徵記猶令人健羨神往況

久於斯園者乎全子車同於使君之超遷楚守也

二樓絕唱
卷四

不勝聚散之感爲詳記爲圖始末與主賓聚處之

樂以志不忘使君亦眷眷藏其記行笥復命善繪

事者爲之作圖良有以也今夫學而後入政人皆

言之顧學止辭章或不適於用驟膺民社假手捉

刀簿領紛拏日不暇給以視洛西賓客可同日語

哉夫心有餘於事則事治而不勞清明在躬而萬

事就理惟仕而學者能之非詩酒優游之謂也側
聞洛西得使君而人文蔚起至於今弗替使君之
以教爲治以學爲仕小試之爲宰大用之作郡茲

竊爲吾宣慶矣使君之蒞吾宣也未期月而民懷其德士服其訓吏畏其明若春日之陽而品彙昭蘇也又若秋月當空而容光必照也三年以來誠信益孚於民事也罔不躬親又奉檄賑荒折獄於江南北諸郡邑席無暇煖而神益王氣益充心益暇非學問之力而能如是哉宣郡自昔多賢守然惟盱江羅近溪先生以講學爲政事設書院會館以居學徒致龍溪緒山諸老來主講會或相與探奇山水六邑名勝多遊跡焉而郡乃大治繼之者

上樓絕

卷四

四

使君矣茲使君方修復文昌臺正學書院亟亟以振興文教爲已任其將大有造於宣而異日爭傳爲盛事又豈讓洛西乎謹拜手而爲之跋

綺霞閣者郡通守廳事後圃所建宋淳化二年姚鉉移唐人鄭薰刻謝公集中詩三十餘首於是閣歲久模印字多訛缺天聖四年乃以謝詩分勒二石對峙樓壁之下蘇爲有綺霞閣詩碑序其稱東平駕部者不詳名氏嘉祐七年田曹即石君堯夫得謝公東池構爲飛閣章一祇爲之記有云亭號

白蘋用柳惲之雅詠渡名黃葉出何涓之麗賦率採擷雕章作爲崇慶謝公風雅所宗餘霞成綺傳布海縣後之人振風藻之景標圖誌之名觀其所述與刻謝詩事乃嘆自唐而宋流芳不泯至今猶如一日正賴有好事如諸君子者耳鄭之刻自大中十一年蓋從河南尹觀風茲地今再刻宋碑亦無存者而後人猶得考其歲月姓名想見其好古耽奇往往合轍則以序記存也唐刻在郡樓西北隅今北樓志古蹟以經遷去故不載即通守署亦

上樓絕

卷四

五

無復謝詩碑矣爲特著之

推官廳有覽翠亭宋節度推官李君

逸其名

建而梅

聖俞所名嘗爲之記亭廢碑沒後陳充實來爲是官發而得之復表之亭上文信國有詩并序當時已相去二百餘年矣國家罷巡按御史因裁理刑今廳廢六十餘年不可考而梅公記與文公詩序自宋以來流傳竹素然梅記又言太守邵公於後園池旁作亭春日使州民遊遨因命之曰共樂古之所謂政通人和者亦可想見矣

張文潛有宣州後堂詩云雨過山亭暑氣微老人猶未試生衣滿園閒綠無人到盡日南風燕子飛嘆其清絕

謝宣城集近郭見齋司馬刻者最爲善本嘗與余商梓吳才老韻補益明太守黎公晨舊刻之郡齋者今不可得矣見齋工詩意氣豪邁而能下士曾得元珮婺州寄詩有樽前寒士滿花下吏人稀之句數舉似余曰沈子知人余每探奇覽古得一遺蹟未嘗不報見齋唱酬忘倦也

上樓紀略

卷四

六

趙文敏蘇侯政蹟帖在涇縣學蓋承務郎蘇濟涇尹也其文爲教諭梅震撰至治二年所建久涇涇池至近始出嘗夜有光怪見者疑是寶氣發之乃得是帖事與泉州淳化閣帖光出地中樞馬驚怖絕相類又郡齋舊有大字千文明中書舍人新安詹孟舉真書字兼顏歐虞柳在蜀府者爲第一本宣德中太守袁公旭摹刻於郡屠赤水謂江西諸本皆不及遠甚也今徧搜石刻不得并揚本亦無有珍藏者矣

城西一峰山之巔有怪石如枯櫟李太白題雲根二字郡志云今猶可識余數爲一峰之遊求之不可得也志又載敬亭廣教寺雙塔中有蘇文忠書鐫石後寺燬塔級皆廢余遣吏累掄以上拭古甃僅有蘇刻二石可摹然則非歐公之集古錄決當剝蝕殆盡是紙墨流傳愈於金石也涇之水西東峰亭有唐中丞袁修招討江淮與劉太真等賦詩刻石後裴丹至水西於荊棘中得斷碑色黧狀方中有袁修二字耳周紫芝詩如何一百八十載只

上樓紀略

卷四

七

有袁修字宛然況於歷年又多不可復識者耶宣城吳氏有忠勤樓故丞相第中宋理宗御書褒繡堂董文敏書湯氏膳菴亦文敏書此外西樂菴趙凡夫宦光篆凡夫精古篆隸著有書極精辨閒雲菴周鹿溪鑑書皆可貴也國初張藐山慎言有墨蹟在敬亭今刻之額珠樓翠雲菴有鄭谷口直八分書曰數折入松徑一籬開竹關曰野水盡頭毫末細青山絕頂墨光寒竹隱菴古桂修竹象外幽好湯巖夫燕生聯云參玉版禪師令我得入聞

木樨花香於爾無隱篆極古雅此雖近人亦難得也巖夫太邑人蓋有道而隱者 附秋日同僚友竹隱庵看桂詩秋雨瀟瀟灑北窗連宵幽夢遠幡幢修簞歲歲添千個老桂年年只一雙密葉隨雲低客座落花和洒下吟缸邇來莫訝航遊賞向日煙霞興未降 重陽後一日登一峰詩平生野興耽遊騁况遇清秋佳日多白眼看雲行處醉青袍藉草動成歌疎林紅紫歸楓柏古寺煙霞老薜蘿合與黃花相伴住重陽寧但兩來過

上樓紀略

卷四

八

袁修東峰亭詩今猶傳者意其見修集或劉太真集太真宣城人也慘賦垂澗藤寒澗流不息古藤定拂水更相宜新花郭澹賦臨軒桂幽陰在庭軒與舊葉惟有幽人知蘇寓賦寒溪草蘇寓賦寒溪草送草遊向日陰還合從風葉乍翻袁邕賦陰崖竹袁邕賦陰崖竹終人不厭看餘芳幽處老深色望劉太真賦古永流清陰龍鍾負思深朝歌猶夕嵐日劉太真賦古壁苔色與暮雲寂深淺松月閒幽人自登歷涇志

尙有三詩今從郡志郡以陵陽山爲主北則敬亭其屏蔽也南有華陽

高千餘仞周數十里又有高峰踞華陽之南山頂有庵依巖構屋覆以鐵瓦人多雜後祿以居東爲麻姑山有仙壇丹竈諸蹟前賢題咏甚多唐劉滄麻姑山詩麻姑此地煉神丹寂寞煙霞古龍殘一震澤秋江遠雨過陵陽晚樹寒年春雨洗紅蘭帆飛頂白雲千萬片時聞鸞鶴下仙壇有震澤秋江之句是高處望太湖也余未及往遊但北樓憑眺可見西則盡宣城界俯瞰大河有山曰行廊以兩山對峙若廊廡然也宋人周紫芝有咏法雲寺詩云瀛海從來只一漚何妨飛錫到中州解將甌鉢橫

上樓紀略

卷四

九

雲海嬾向秦淮障逆流以寺有杯渡與梁武帝像故咏此深有得於風人之旨也王子次云有行廊詩其咏法雲寺託興亦遠故備錄之 觀音崑列山骨一龕綴星房香空鳥跡梵唄亦微滴水洞洞半規隱月窟安得三三時還來啼子髮法雲寺白下白下雨花臺青山法雲寺廢與不可常白雲池想見想見南朝事日暮歸雲去來林煙暮色橫不到不到處茶經未爾傳雲光爛石鼎綠竹院雪相雪相積水山僧候柴扉思坐鏡霞散霞散積水山僧候柴扉思坐鏡名理名理長嘯憂絲終素月嚴端起元遺山詩東周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敬

亭不遇謝宣城斷岸何山比天姥信乎以人傳也
雖然山水之趣惟有真性情乃能領之元暉以宦
游而耽泉石宜其五馬數旌遊歷殆遍耳古之人
身在廟堂心懷丘壑如土荆公大拜日題窻間云
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師與過此生此易爲俗人
語耶近見王新城古懽錄悉載高隱遁世之士與
之遙集以寄物外之思焉嘗題梅耦長畫寄王千
峰運使云寒山落木石峻嶒柳栗穿雲最上層行
過虎溪看塔影此中合著六朝僧亦與荆公意近

上樓紀略

卷四

十

新城得君千載盛遇而賢者之於山水其夢想轉
在三衢九陌間往往然也梅中丞桐崖官太僕時
已作敬亭獨樂圖爲思穎詩之續蓋可見矣韓宗
伯慕廬題二絕句云茗碗鑑香早散牙情知大隱
癖煙霞雙羊仍是都官路未許紅藏小謝家別業
吾家有退之宛溪會與阿咸詩江南山色渺何處
儂却如儉不得知

西候亭唐天寶中刺史趙悅建太白有頌因之遂
傳其地蓋不可考序略云出自西郭蒼然古野道

寡列樹竹無清陰亭候靡設逢迎闕如我天水趙
公作藩於宛陵實相此土陟降觀之壯其廻岡龍
盤嶺波起勝勢交至可以有作方農之隙廓如
是管納遠海之餘清瀉蓬峰之積翠洵一方雄勝
之郊五馬踟躕之地也是爲城西官道之旁無疑
太白獨坐敬亭山二詩疑當在山絕頂謝公賽雨
處卽今廟卑舊刻李詩遺碣尙存有擁翠亭久廢
余爲新之然所謂彷彿接天語者究未知何處翠
雲庵去此三里許唐大中時刺史裴休始建遊人
廣教寺因卜靜室爲翠雲

上樓紀略

卷四

十一

大都從廣教寺坡陀曲折以入翠雲抵額珠樓而
止未嘗窮茲山之勝也裴休贈廣教寺斷際禪師
希運詩自從大士傳心印

額有圓珠七尺身
樓名蓋取諸此

唐獨孤霖謂郡以溪山名而溪小負然宛句合流
逶迤帶郭風月之夕淪漪澄徹實亦北樓之勝觀
也城南則響潭在石壁下丹崖百尺下瞰深淵扁
舟經過谷聲隱隱相應昔人題咏甚多城東北四
十里有埭湖北曰北埭南曰南埭元貢學士奎尙
書師泰所居惜未獲乘暇放棹其間耳

宛句合謂之雙溪謝公有尋句溪詩云方尋桂
水原謁帝蒼山陞辰哉且未會乘景弄清漪瑟
汨瀉長淀潏潏赴兩岐輕蘋上靡靡雜石下離
離李太白宛溪館詩吾憐宛溪好百尺照心明
可謝新安水千尋見底清響山則李詩連山似
驚波合沓出溟海梅聖俞遊此云寒竿進溪曲
古木暗城頭鳥過空潭響船隨碧瀨流元葉道
卿詩泛舟南埭湖先從北湖去水外淨浮天雲
中藹無樹劉道夫詩暑到重湖少涼從薄暮多
又云坐久香浮席露華初泣荷宛見水國風味
矣

二樓紀略

卷四

十二

三天洞洞中三竅通明見天旁有風穴有暗洞皆
深窅莫可名狀貢學士奎詩山風潛入戶泉竇暗
通池梅大叅守德則云地疑探禹穴人似見秦餘
湯司成賓尹云地肺風管宿山頭曰欲銜又乳借
仙丹和崖驅鬼斧劖此景殆奇絕也雲山山頂有
藏書洞下有金牛洞洞亦奇屈曲豁衍秉炬循梯
延袤百丈而膏乳清泉窈窕寒綠仙蹟則石枰基

子在焉宜之士子雖好遊者亦往往不能達余聞
其勝未嘗不神移久之

文脊山高數千丈周廣三百餘里其陽在寧邑其
陰在宜卽柏枧山也新安潘景升之恒有記而所
謂山門者乃其東南巔寧境石壁峭立劃然中開
儼若城闔故名中有六洞曰紫雲曰夕陽曰朝陽
曰明心曰碧雲曰連漪晉處士瞿劭先生嘗隱此
洞前瞿樹爲所手植一本三種相傳天下無二株
瞿劭先生者莫知姓氏太和中隱居是山之麓山

二樓紀略

卷四

十三

有瞿劭石因以爲稱桓溫嘗往造焉將辟之見先
生披鹿裘坐石室神色無忤溫及僚佐皆莫測乃
令伏滔爲贊宋以來題咏甚多邑人屠羲英哀以
爲山門集余初至課士以文春秋望命題陳尹芷
濱有詩云雙溪縈帶水環流文脊高凌碧漢秋萬
井黃雲鋪綠野千林朱果挂丹丘捫蘿直入瞿劭
宅酌酒如吟謝朓樓極目晴空圖畫裡何時屐齒
得從遊逾年行縣乃曲討危尋頗領其勝芷濱新
建宜一亭請余題柱爲書云山門天鏹疑巨靈曾

來六洞巖深緣底圻石室雲封間瞿矧一往三花
樹古爲誰陰別有倡和詩不具載

沈存中有山門詩并序詩狀山門甚奇又梅都官

和張簿遊山門詩形容宛然青山中穴爲大門下

出納不計限雙峙平削無刀痕入門復見田園笑

田外峯巒更抱尊樓臺奇怪不可詰夢魘往往來

關六洞詩各家多刻畫今考施愚山侍讀遊記有

朝陽紫雲漣漪而無夕陽明心碧雲三洞其曰杞

杞曰龍潭者又別自爲名意紫雲與碧雲朝陽與

夕陽古分舉之而今合以爲一耶杞杞龍潭又未

知與明心何屬然味其名必出里諺也 附山門

詩山靈不自閼石洞啓天然花異還留樹仙遊莫

紀年何時成獨往遂此息雙肩徙倚澄潭上塵容

空自憐

余以勘災行南陵時西南山農苦旱遂單車往其

地鄉進士沔陽州牧敏若黃君率子弟迎之郊君

杜門久雖長吏罕識面乃爲余一出其子弟以文

受知余者至是始皆來謁余既辭別君因令兩黃

生導行望中庫空特起青蒼截業者詢之則所謂

二樓紀略

卷四

十四

二樓紀略

卷四

十五

工山也陵西南隅接池之青陽銅陵而此兩縣本

析陵壤置故太白所題咏如五松山銅官冶皆外

屬隱靜亦隸繁昌工山者陵邑之鎮山也晉孝子

何公琦常棲隱焉宋有李孝子經廬墓於山之麓

其南曰朗陵山亦以何公名稍北曰射的山居人

以山色占歲寰宇記云射的白米斛百射的元米

斛千又西北則白石山一曰內翰山以宋學士徐

公勣名然皆羅立工山之側而工山聳處獨尊問

登陟所由則險峻惟羊腸鳥跡禱雨龍池僅達山

腰焉余凝眺久之愛其奇秀萃肆而方檢災傷悵

然不樂亦未暇往遊也退考郡乘見其登茲山者

最善名狀因錄於後宣城梅孝廉清詩云巖峴工

天峰獨笑俯瞰東南隅千巖列戟齒大江匯其下

如帶明秋水拱手忽長嘯空濛見九子空谷風冷

泠一泓響雲底云是古龍湫飛濤起邑人秦憲副仁

灑千里我呼朋陵侯不識何處應聲起望山色朝青

管詩生與工山俱不識山何似秋山望山色朝青

地浩然化爲水霜風吹客夢驚聽濤聲起曉瞰推

宿暈澄霽方徙倚怪石蹲上頭岬拔不可通奮足

越嶺响却顧肯自止攀蘿上天際此際堪千里莫

日極目處今反在其底遙揖芙蓉峯逶迤不敢齒

江衣帶清冷風天籟足官徵就與弔古烈忠孝立

人紀願言訪遺
丹修真跨赤鯉

望工樓記

望工樓者南陵劉君念庭之別業即依水園西軒而構之者也君王父故觀察使世稱工峰先生邑有山曰大工直西郊巖業天半爲茲方鎮觀察晚以爲號君父封承德君焱太學觀察季子也嘗於居第中葺一室曰望工志終身慕焉至君乃復爲是樓云余每至縣輒過君所觴咏園中見研山施公繹堂沈公諸名家題贈愚山施公有詩云萬卷

二樓紀略

卷四

七

坐深樹孤亭收碧池爲追和之旣登樓則山水之勝羅列几席隱隱見西江及九子諸峰君指大工述樓所由名曰祖父襟抱庶幾常目在之余以是重君之孝思而於觀察之遺事尤有感也考觀察萬曆中成進士初宰巖邑其入爲御史也凡歷四朝當其時明之國是日非黨禍日起君子與小人爭廟堂復與官闈爭遂有奸邪倚宦官以傾善類士大夫蹈危機者多矣觀察方當言路爲醜正者杞轉外未幾兩召入臺中卒出爲按察自免歸終

老林下人且謂所遭之獨幸迄今讀其奏議抗中貴擊宵人不遺餘力其不爲楊左諸公者偶也而剛正之氣固與諸公並存天壤矣至若存心平恕忠厚居官持大體不立威名致政後尤澤及其鄉嗚呼此所以身名俱泰而後賢世食名德之報也詩有之維桑與梓必其敬止承德旣奉觀察之志行以淑其身以訓其子若孫而君於此復一舉目而不敢忘焉高山可仰豈其望之云乎蓋繼述之善具見之矣夫古之孝子有父名石而終身不履

二樓紀略

卷四

七

者今觀察以工山爲號而再世望之其不忍之心則一也余故樂爲記之而因推觀察立朝大節以附於論世之義焉 附過依水園次施愚山先生壁間韵二首鵬冠從白首高引爲逃名自是心能遠無妨家在城琴樽娛老日春夏讀書聲物理閒中看鶯囀何限情園林饒逸事俯仰更何期雲近層層閣魚跳灩灩池松風眠永日花氣醉芳時雅愛騷壇客琅玕累贈詩

杜牧之南陵道中一絕云南陵水面漫悠悠風動

雲輕欲變秋最是客心孤迴處誰家紅袖倚江樓
余嘗由南陵至秋浦馬上吟九華山路雲遮寺直
弋江村柳拂橋之句以爲詩中有畫牧之送裴坦
判官其曰舒州者今之安慶也撫軍駐節其地故
余歲道南陵以往皆重岡複嶺無所謂江樓考輿
地志則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爲縣乃知
小杜詩正鵲岸赭圻之間瀕江舊治也

杜牧之遊水西寺詩云李白題詩水西寺古木迴
巖樓閣風半醉半醒遊三日紅白花開爐雨中

集作

上樓紀略

卷四

六

山涇令取其意爲作煙雨亭然觀周紫芝竹坡詩
話則謂杜又有五言三日去還住一生焉再遊含
情碧溪水重上聚公樓宋時詩版猶存而杜集不
載今郡志收之玩詩意亦是遊水西寺非別有聚
公樓也蓋用少陵吾亦師聚可語耳涇志以爲韓
翊詩尤誤

水西相傳唐宣宗避跡處有長安若問江南事爲
道風光在水西一詩謂風光宣宗小字又有與黃
藥禪師聯句按唐史宣宗爲諸王日初無避武宗

而祝髮爲僧之事蓋會昌沙汰甚至佛氏之徒故
從而傳會且託爲咏瀑布詩若黃藥及諸僧知其
將貴不可言而護持之者以神其教二詩又皆淺
俚非唐人語余至涇土人猶言碧雞黑虎事以爲
奇恐未可深信也涇宋志已有及此者并論之

枯樹賦云南陵以梅根作冶亦在江鄉唐楊盈川
送友之宣州文云川迴鵲岸之洲山枕梅根之冶
左傳昭五年楚伐吳吳人敗之於鵲岸西京記云
今居巢江南水有鵲尾渚者是也孟浩然泊宣州

上樓紀略

卷四

十九

界詩云西塞沿江島南陵問驛樓西塞卽金陵之
西南與烏江相近又云火熾梅根冶煙迷楊葉洲
石逢羅剎礙山泊敬亭幽江行風景歷歷如畫
池州杏花村今郡人即趙客遂有志余數經秋浦
停驂往遊初馬西齋爲守與通守胡遵王更相招
邀探奇選勝極歡始別九華奇秀固劉夢得所悔
失之者今以喧囂爲茲山累天臺則自幽絕然非
真嗜奇輒以險仄驚怖而反余於此殊自謂能濟
勝一日登齊山最高處誦牧之江涵秋影雁初飛

之句頓覺致身蕭爽此又別有景象也 附壬辰

仲秋同雷績溪貞庵陳寧國芷濱勞旌德以三遊
天臺紀興三年經九華路傍但引領一旦奮游展
遂造最高頂芙蓉秀可餐五老遙相引雙燭映天
青王屏隔晝暝凌虛大士身欹側神龜頸元兔不
知年峭壁化蒼隼奇峰難盡狀靈秀應獨秉雲丞
晴亦雨勢高風倍冷石罅亂鳴泉松竹森青影俯
首視東崖天柱成低埂北眺萬山外大江一何迴
豁然胸襟開亦云快馳騁始信聆空言不如歷真

上樓紀略

卷四

二十

境筋力豈不疲涉險魂頗警蓋教空手還度免山
靈屏誰能同此行健哉績溪尹胡爲兩縣宰時陳
君行至東拄杖回半嶺兀然守禪室何異坐深井
崖而返鐙下聽我談無乃懷耿耿從茲運爾足游轡會重
整 齊山懷古亂石嵯峨勢蜿蜒大江西望遠連
天練鋪不卷山啣雪馬去如奔風縱船一線沙隄
通驛堠萬家鱗瓦簇人煙古今多少登臨客杜牧
携樽句獨傳

白下六朝佳麗地江山勝處游覽多在城南郊外

則雨花臺半山園若長干秦淮青溪桃葉驍騎航
烏衣巷弔古者率多題咏要之喧囂市廛間也城
之北冶城謝公墩華林園邀笛步諸遺蹟無從彷彿
然試訪舊內後湖故南雍餘址風景清曠與城南
異余歲有事會城暇卽擇幽處彈琴賦詩其間
一日同諸子登牛首山因宿上方僧舍獨覺天闕
對峙祖堂羣峰迴出雲表洵曠觀也豫撫襄伯張
公時爲安徽方伯於後圃構復瞻園得明魏國徐
公府故勝懸之一時傳爲勝觀余數從觴咏有和

上樓紀略

卷四

三

陳健夫 于王 瞻園十詩未幾健夫歿山左公旋奉
巡撫之命遷去而以事罷言念昔遊彌深往後
附瞻園詩十首之二畱得瞻園勝重懸也未遲由
來庾信宅不碍習家池風度真無匹胸懷誰與期
幅巾蕭散處杯茗亦隨棋微官三十載牛馬混塵
埃敢作鹽車泣欣逢伯樂來芳筵奈未座逸響憶
平臺獨愧滕王閣偏無授簡才 江上路朝行江
上路暮行江上路江水去何適行人有新故青
澗底松千載神明護梁棟始儲材鬱鬱飽霜露仰

首望高空浮雲飛亂絮倏忽變百端宇宙無長住
瞻彼南東畝農夫以萬數勤惰混不分朝夕任來
去耕耨旣不時刈穫將安據譬之雲錦段要是妙
手付一旦失裁剪曾不比繪布釣鼈者何人回首
羞狼顧

江淮一帆頻年北向蓋承制府檄勘水災於鳳陽
所屬因散賑徐沛嗣有捕蝗淮浦之役徃徃中留
連光景頗亦不廢嘯歌會與靳漢原張鶴里郁翎
蒼方虞律方亮書劉赤符諸君日讌飲於玻璃泉

上樓紀略

卷四

三

上同步歐公原韵咏第一山以志都梁之勝方淮
南北旱蝗江行自真州入口過廣陵訪舊遊處匆
匆一至蜀岡登平山堂遂解維經秦郵白田抵淮
郡遍歷山陽鹽城流陽最後至宿遷睢寧幸蝗不
爲災歸舟得徜徉眺望與客湯省庵張秋谷唱和
而余每携琴登崖卽埽石焚香與秋谷對撫村童
野叟環聽曲終散去不知爲何長官也淮城北郭
大有園亭臨水如畫因記趙嘏詩菱荷香繞垂
鞭袖楊柳風橫弄笛船許渾詩劉伶臺下稻花晚

韓信廟前楓葉秋亦足以見此地風景矣

桐城方子引除嘗談天柱山之勝蓋漢時之南嶽
也在今潛山縣始漢文帝以名山大川在諸侯者
諸侯各自爲祠天子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
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武帝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
禮瀟之下天柱山號爲南嶽焉余至皖數登大觀
樓望楚江從西南下鄂渚彭蠡諸水會於其中滔
滔天塹遂雄南北因同僚友賦詩又嘗相約爲天
柱之遊而以吏事未暇也引除謂世慕其勝然常

上樓紀略

卷四

三

在雲中隱不可見遊屐所至者山椒諸丘壑而已
高處絕人跡或一峰中斷石梁橫度危險不敢過
俗傳仙橋云又言浮山亦天柱之支大水外環莫
窮所際往往延袤周遭方氏先人丘壠廬舍亭軒
竹石之觀多有在者欲窮三十六巖七十二峯之
險皆莫可得又微獨引除矣

明羅公近溪守宛陵視事講學暇卽出遊遇勝景
必題字小胥橐筆石工携槩擘窠磨崖之具皆在
焉視馬蹄停處乃前以供指揮書法極工至今郡

中盛傳此事余數見其遺跡如柏枧有飛橋兩涯
斗絕中有高峰醜水爲七道梅氏先人稍架石聯
屬類彩虹天半殆造物所位置宜城二十四奇景
之一也公題曰引虹曰谷口曰雲生處曰臨流曰
流筆最後曰奇甚又進則爲仙人巖於是歎觀止
焉

余嘗行縣至旌德見三溪石壁上高山流水四字
旁鐫近溪書三溪水極險處中皆蹲石如象如馬
激流聲怒而兩山夾立裁通一徑可二十餘里行

二樓紀略

卷四

二五

者病焉公之題此殆亦自寫胸次所謂水流心不
競者耶石壁奇險郡人宋周紫芝詩極摹其狀今
錄於後入石壁兩峯夾天高一水遶山麓鳥道經
穿羅巨木道險當拾車重脚摩兩足不知誰鑿虛
穿穴入山腹平生蜀道難耳目開見熟茲山亦尤
重初未挂史蹟了知天宇間萬險自重複窮人出
石壁無倚空山嶺嚴平地石齒齟修塗繞危磴寸里
明出壁日過午青蒼斷崖谷開豁見天宇稻田基
局方梯山種禾黍道傍兩三家稍稍聞笑語始知
在人間邇近得徒旅僕饑欲啼遊子權自許携
擊老一髮無處所何當把春犁望月耕壠畝
危磴不復取

旌德石壁宋胡安定有詩并序大略言自新安歷
旌德而仙尉會公望同遊石壁蓋勝境也奇峰對
聳清溪中流路出半峰佳秀可愛余詢居民謂雨
則飛瀑南北山各白練千尺二十里間錯出不絕
其景尤奇宋汪彥章宿三溪詩云驛荒苔半侵村
迴鵲孤立西風舉衰柳山雨寒更急經行僅回首
歲事忽將及空餘候蟲號未受霜氣蟄松膏取隣
火對燎客衣濕試起望諸峰天涯夕陽入雨中意
象可想

二樓紀略

卷四

二五

棲真山方輿志以爲竇子明隱處今謂西竺李太
白登敬亭南望懷古詩敬亭一回首目盡天南端
仙者五六人嘗聞此遊盤溪流琴高水石聳麻姑
壇白龍降陵陽黃鶴呼子安神仙傳竇子明爲陵
陽令避劉聰亂學道棲真山唐人詩白龍已謝陵
陽去黃鶴還來呼子安蓋子明弟也鳧山所祀晉
之隱者不顯其姓大都山水奇踪多棲靈異不可
用常理相格余特以其可供遊覽也寧過而存之
琴溪以仙子琴高得名山最奇秀瀕溪則丹洞在

焉摩崖碑刻不可辨余數過其地偶一撫絃於橋上真覺山鳴水湧不啻成連之移情也溪有魚以三月上已出相傳藥渣所化元劉得之詩風帘柔落酒春網藥渣魚最小而龍鬚名琴高魚山谷送舅氏野夫之宣城云霜林收鴨脚春網薦琴高直以其魚名故用之非歇後趣韵也 附琴溪仙峰詩誰謂神仙事荒唐語不經遺踪曾未遠峭壁有餘青春暖魚如約雲閒洞自扁塵緣何日斷碌碌且飄萍 又得溪字一首按部三回過此溪一回

一度醉如泥猶憐陳孝仙峰字不向蒼崖頂上題水西之勝以太白始有聞余歷遍三寺訪東峰亭古蹟不可得登幕山大觀亭俯視城郭村鳴如畫山爲唐左匡政建軍幕拒輔公祏於此因名焉寶邑之屏蔽也
台泉山當入歙之道南行達旌必自山麓石徑有瀑布甚可觀余有事新安與程偕柳張吾未諸子經此循磴道而上山多奇勝四面皆石中有鬱孤普陀王磬諸巖洞台泉精舍明相國許文穆公讀

書處久廢里人趙氏稍復之羅近溪與錢緒山王龍溪諸先生題咏舊刻存焉偕柳云明時涇從遊者巍科顯仕至今稱九進士並於文穆弟子中多爲時名臣尤不易得矣

涇之爲縣始見漢地理志疑以溪得名今之賞溪一曰涇溪是也李太白遊涇所咏佳山水多而水西桃花潭落星潭三門六刺澁灘漆林渡則皆其鼓柁高歌處汪倫萬巨附以名後世藍山在落星潭之上見寄何判官詩而涇志又謂碧山爲白脈樓至別問余何事棲碧山一詩爲據此則好事者附會之過不知碧山故是通稱耳然如葛洪井劉遺民釣臺亦皆無徵也

黃山之勝載圖誌者略存大都余以戊戌春有檄會新安特停驂茲山之麓青鞵布鞵入焉惟恐不深乃得目屬其奇焉別有游黃山詩唐宋以來作者無虛數百家惟李太白二詩凌高厲空負青天亂浮雲後來無以及也登天柱石望黃山一篇有云韓晨狂華山中玉女千餘人相隨在雲空見我傳秘訣猶神與天通何意到陵陽游目送飛鴻又云黃山

過石柱巉巉上橫叢因巢翠玉樹忽見浮丘公
引王子喬吹笙舞松風閒咏紫霞篇請開益珠宮
步岡繞碧落向樹招青童送溫處士歸黃山
何日可攜手遺形入無蹤
絕頂俯窺天目松仙人種玉處羽化留餘蹤亦聞
溫伯雪獨往今相逢採秀辭五岳攀鸞歷萬重
休白鵝嶺渴飲丹砂井鳳吹我時來雲車爾當整
去去陵陽東行行芳徑遠乘橋躡彩虹圖經稱爲
軒轅帝修真之所原名黟山唐天寶中改今名山
當徽寧二郡中盤亘三百里而三十六峰內屬者
凡八曰翠微曰天都曰望仙曰九龍曰聖泉曰靈
嶂曰仙人曰芙蓉其屬休歛封域者曰煉丹曰書

玉樓雜錄

卷四

三

鸞曰紫石曰鉢孟曰桃花曰硃砂曰獅子曰蓮花
曰石人曰雲際曰軒轅曰浮丘曰容成曰上昇曰
清潭曰仙都曰石門曰碁石曰石柱曰雲門曰布
水曰石床曰丹霞曰雲外曰松林曰紫雲曰飛龍
曰采石唐釋島雲詩峭削僅傳三十六參差何啻
一千餘其香林上刹有名數外剎山架木精舍不
可勝計而最幻者莫如前後雲海真宇宙奇觀遊
人遲之有竟莫獲覩而去者湯泉出硃砂峯下置
島詩維泉聲何代開鑿同二儀五行分水火厥用

玉樓雜錄

卷四

三

誰一之霞掀祝融井日爛扶桑池氣殊磨石厲脉
有靈砂滋最善名狀余遊罷解衣一濯三沐真有
伐毛洗髓之快蓋山中詩僧野衲羽士樵人衣裙
悉染煙雲面目都無塵土俗吏憇止殊長道心而
匆匆登車以去正復臨行重回首耳 附遊黃山
詩洪鈞造物有餘力五嶽之外鍾黃山巖嵒各方
分巨鎮復此奇秀峙東南三十六峰參差出前海
後海相鈎連尖如列戟平如几髻螺髻黛爭鮮妍
蓮花峰頂石磊砢居然菡萏翻綽約雲梯百級盤
中遙王鉢直從銀漢落天都突兀仰撐天文殊生
面爲誰鑿東瞰東山丞相圍雲舫隱現隸山脚石
筍松谷尤險艱足繭心悸不能攀藥竈丹爐竟何
許令人長嘯呼軒轅何當蟬蛻爲飛仙逍遙跨鶴
群山巔蒼猿白鹿相後先仰吸沆瀣眠雲煙此生
不遂向平願行行回首意茫然
桐川壤接寧郡風氣亦頗相似而地在吳越之交
車行指宣舟行指湖其東南田原平曠民詣蠶桑
化茗嘗之俗也余以會勘南湖至近則與刺史榕

客周君交最善君詩學有先公櫟園先生遺風而君兄龍客外兄雅存馮君皆與余同遊江上諸勝一日余獨憑北樓東望久之咏唐人張南史海樹凝煙遠湖天見鶴清之句私謂此語與青蓮鏡水虹橋遠近各極其致又念君之風流閒雅神情飛越也

由北門宛陵驛登舟經黃池出采石遙見太白酒樓當磯之西南極高處江水淼茫其前則東西梁山也一日天門一曰博望所謂兩岸青山相對出

二樓紀略

卷四

三十

孤帆一片日邊來非目覩真景不知此語之天然畫圖也舟泊燃犀亭下至祠拜公像憑欄遠眺久之觀樓下蕭尺木畫壁泰岱衡山二嶽匡廬峨嵋二山皆公當年棲息游歷之所庶幾騎鯨歸來見其似恍遇其真耶然蕭之運思擲括直亦能開鑿鴻濛回幹造化想其施手自成奇觀

青山一名謝公山元暉守宣城建別宅於此時往遊焉有東田詩云戚戚苦無悰攜手共行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遠樹曖氤氳生煙紛漠漠魚

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范傳正移太白墓於此以公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今從采石望之蓋不可見土人云在太平府城東南三十里時方於役會城匆匆解維去客請賦謫仙樓詩余笑舉方回語云岳陽樓左序壁間大書孟詩右書杜詩後人不敢復題也

黃山仙靈窟宅奇花異草輕身延年之藥往往出雲海中而松之怪特莫可名狀最小者植諸盆盎轉鬻四方好事者競購之余以戊戌春同周君龍

二樓紀略

卷四

三十一

客王君沛臣張子吾未程子偕柳往遊見接路架壑蒼龍連蜷風送江濤日色爲冷因憶庾開府詩短松猶百尺少鶴已千年似爲茲山咏也偕柳言樵蘇不知顧惜旦旦伐之相尋斧斤行且盡矣諸設之禁余因令峰之內屬者有松不問民業僧業槩責其長養毋得恣伐更行太平令陳君時廉察焉或言貧民仰採樵爲生今禁非便余曰不然周官有殺草之令然必黃落乃得入山林槎葉不剪皆示民撙節愛養之道也今蕃廡慈鬱用之不窮

而必於松是取虬枝古幹非百年未易成許許數聲遂供爨下遊人惋惜山靈怨恫豈造物者所以生材之意且余未嘗奪其利而姑教以辨美惡防好盡奚爲而不可也偕柳工駢儷有請禁伐黃山松一篇可補黃山志文多不載

朱竹垞太史送程偕柳還宣城詩云本集注云柳孝廉庚女婿

也花飛春水都官句山抹微雲女婿詩送子半頭

車一兩蒲林柿葉正紅時味詩意蓋偕柳年少時也余官於此延接士人待高軒中座客常滿初得

上樓紀略

卷四

三

偕柳已訝其蒼然與之談衮衮長辨發爲詩歌麗藻驚絕而有風骨其婦翁雪坪深器之好遊覽常客廣陵東南名士皆樂與之交一日謁余出遊黃山詩百首極可觀余嘗有送偕柳游黃山二絕句云江淮名勝覽無餘琴劍翩然返舊廬三十六峰都踏遍胸中丘壑更何如夢想黃山幾度秋只教卧向畫圖游憑君蠟屐歸來日印證丹青似與不雪坪自浙東解官歸而病歿余傷之有中原耆舊彫零盡又向江南哭老成之句以何偕柳亦病病

新愈會余以事至新安試傳語能同人黃山否偕柳蹶然從之余無以止也登躡危險類能濟勝所作詩又出前百首外既歸病劇余促張子吾未方子引除沈子元珮往視皆言其能作報部署禮賓客具甚悉愜愜然猶談詩文及遊佳山水也未幾遂不起惜哉偕柳生平負氣誼故雪坪嘆其輕生急友尤有質行父母病劇兩割股和糜使此事聞知於人是傷偕柳心也顧其親舊皆極言之余奚能默乃書以俟立言君子

上樓紀略

卷四

三

明陳靜齋原相廬陵人以嘉靖丙戌秋巡撫至郡

登敬亭山有詩鑠敏應廟中久仆余命吏與諸殘

碑並立之壁因磨洗亟錄焉具見前人風致特指

謝公以爲靈運或偶失考耳前明一統志亦誤元

虞伯生萬松庵詩云雖微康樂遊曾看元暉屐語

極諦審以此嘆蘇長公作文雖熟事必檢視其意

可想也陳公敬亭山詩肩輿直上敬亭山最喜名

練層層嵐嶂盡青天萬松澗壑風濤湧千里桑

麻井邑連不盡匆匆登覽與明朝還陟翠雲嶺遊

翠雲庵詩

乘風飛上最高岑萬壑峯巒深更雲
染青松連曉谷霜酣紅葉墜秋林昌黎

別業祠猶在靈運遺篇石莫尋生
對翠微庵外景天風灑灑蘇頌襟

已亥初夏吏請臨觀擁翠亭益督役於敬亭敏應
廟之後將成矣余已判年不出乃語沈子元珮江
山依舊雲空碧昨日主人今日客有味乎山谷之
言也雖然獨不能為倉卒主耶因命僦從具肴核
送元珮與其弟介錫張起新汪師退四子而速施
孝虔張鼎若與俱會期以徧歷諸勝明日介錫以
詩來皆以為直書即目不可刊置而次第宛然諸
君或吟成或遂輟焉今錄全篇於後 沈廷珪昭

上樓紀略

卷四

三

亭紀遊詩 吾郡多名山昭亭乃其一幽境竊以深
主人二樓公助躍助行色移初行指廟步遠峰
箕時維已亥夏綠葉遮林密初行指廟步遠峰
光積盤紆剛十里樞衣乃拾級上有明神居
蛟龍室側開昔謝公賽雨此昭格誠禱未移時
霖遍井邑舊址惜已荒新規喜重闢門增幾
空寢亦奕奕尋源溯廢典看碑幾門增幾
谷被榛路山有蛟窟昨歇空鳥道半墮此經
青冥峯圍天地逼忽然靈境開遂與丹梯即
施與張聯袂一笑破前寂憑欄高枝閑就巖
俯從後江光微茫明翠欲滴何無四時開落
壁鳥語時一喧林梢雲相抵安數樣蔽青苔
烹汲更尋竹隱庵新髮頻覺禪襟方丈無纖
冷空碧境換耳目新髮頻覺禪襟方丈無纖
桂比肩立二老宛新髮頻覺禪襟方丈無纖
沈隱生几席地僻道徒稀所遺殊樸實為述太

開州王會題墨雪屋 垠玕推歷亂書痕裂惜此龍
蛇姿馴之留其蹟索 坑互摩竿珍重如拱壁方
歷幽嶺所惜義輪疾夕陽下層閣曉
腰數峯赤歸途報短篇聊以紀登陟

景德寺今祝釐習儀之所即唐之開元寺也宋易
今名杜牧詩松寺曾同一鶴棲夜深臺殿月高低
何人為倚東樓柱正是前山雪漲溪其咏開元水
閣云六朝文物草連空天濬雲開今古同鳥去鳥
來山色裏人歌人哭水聲中深秋簾幕千家雨落
日樓臺一笛風惆悵無由見范蠡參差煙樹五湖
東余求其遺跡則古砌陰廊荒蕪迷漫寺僧指一

上樓紀略

卷四

三五

方塘曰此水閣故處也明為徐尚書園築釣磯作
亭其上園廢仍歸寺余謀復之而刻小杜詩以識
懷古之意僧又以增甃多寶塔請余俱未遑每遙
對夾溪居人尋諷小杜詩嘆其措語工寄興遠唐
人咏此多矣恐無以過之
永慶寺在城東有古栢二輪囷哭兀大者圍尋餘
真數百年物也歲戊午軍興邑令採造戰艦施恩
山捐金購他木易之至今猶存考寺始唐末刺史
臺蒙舍宅建郡邑每歲迎春於此余見其圯且盡

慨然曰是爲吾民歲事計夫陽和始生草木萌動
官民方逐淑氣兆豐年而頽垣破瓦意象蕭瑟非
所宜也購得巨材百餘本將擇日興工而遂以艱
去事無小大率作貴及時固若此

梅都官有風雪雙竿路梅花溪上村之句故城南
有梅溪在雙竿山下都官墓卽城南今梅氏會慶
堂在焉其側有栢山寺明郡守范公吉爲作景梅
亭余考文信國之來爲郡也越月召還然振新廢
務汲汲焉表式先賢嘗修都官墓爲詩弔之有云

三樓紀略

卷四

三十一

大雅獨不墜修名照乾坤再拜墳上土躡屣揖諸
孫握手慨以慷而有典刑存渥洼生騏驎荆山產
璵璠悠悠清渭流眷言葆其源裔孫東渚枝鳳詩
古文名家重刻宛陵集行於世其孫淑伊北順亦
能詩嘗爲余備述遺跡初余於辛卯端陽前一日
同司馬郭見齋馬令扶九游此訪梅都官墓景梅
亭遺址有詩云稻秧新插碧連天細水平橋野寺
前繫馬攜僧尋往蹟孤亭遺塚見荒煙都官詩句
因窮好歐老文章爲友傳杯酒欲澆無處得松林

歸路意茫然蓋惜此亭之廢爲躊躇者久之

蘇州有梅都官園在府治之西祝慆野錄云聖俞

晚年謝事卜築滄浪之旁與子美蘇舜欽相隣

二公一時名勝日夕往還賦詩相得甚懽今猶稱

其地爲梅家園按都官作滄浪亭詩曩子初去國

我勉勿逃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事淳史稱天聖

中學者爲文多病偶對獨舜欽與河南穆修好爲

古文歌詩一時豪傑多從之游今考其時爲古文

歌詩者如尹師魯梅聖俞亦與子美皆歐陽文忠

三樓紀略

卷四

三十二

所爲針芥水乳宜其歿生相厚善也都官之詩以
深遠古淡爲宗故王文康公睹見之嘆曰二百年
無此作殆橫制頽波於西崑詩敝之日故也明程
篁墩謁梅都官祠詩極得其體源矣程敏政詩自
刪述來詩道幾更變頽些無遺聲漢魏起羣彥謝
鮑及沈宋入眼已蕙蒨頽波日東馳李杜出如駭
當時多渾成豈必事精鍊云胡倡唐音趨者若鶩
傳坐令詩道衰花月動相眩千載宛陵翁惟我獨
歎羨翁辭最古雅翁力亦豐瞻獨立天地間爾此
中興卷如何近代子落落寡稱善紛紜較唐宋
取失更賤無乃久浸淫會靡得真見渺渺歲將冬
南來宛陵縣頓首升公堂松竹猶春春感慨撫陳
迹江水一再奠我心風景仰我學
誠轍線上想三百篇此境誰復踐

宣城梅霜厓

詩

善詩所刻咏物一百首皆盛傳於

時以篇目多不載古人體物精切尤在自然袁海
叟白燕詩出一時名作俱廢正以此也客有舉高
遺山太史少時同里人賦水中雁字云自可羽毛
依日月誰知文字動江湖咸推逸品非雕繪家所
及

毛西河太史月夜與張南士遊天衣寺將賦月中
桂忽憶唐張喬有詩因誦之至每向圓時足還因
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

上樓紀略

卷四

三

虛白兔官遂罷吟此華省試題也喬擅場見唐人

王保定據言

按喬本宣州南陵人與許棠鄭谷諸
人稱十哲唐詩人爵里諸本並載池

州人疑以隱九華故唐書昭宗大順
進士郡志選舉載開元劉昱榜亦誤

王新城分并餘話云久客見華髮孤棹桐廬歸新

月無朗照落日有餘輝魚浦風水急龍山煙火微

微聞沙上雁一一皆南飛宋初潘閬詩也高妙不

減岑嘉州又夜涼疑有雨院靜若無僧亦佳句故

友施侍讀愚山宿越州天衣寺云月照竹林早露

從衣袂生亦不減閬語

許君信

以忠

尺牘與王百穀屠赤水齊名周櫟園

先生尺牘藏弄集斥百穀謀野集爲墮雲霧蓋盡
疏之難在於中情而雅以禰衡之簡傲其爲人作
書輕重踈密各得其宜是則才優而不盡使也勝
國神熹之際士大夫辭令以穠纖博瞻相高故君
信與諸家應和片楮寸牘膾炙人口余在北嘗見
諸家刻本多有君信篇翰至南陵問其里人則所
謂愛日堂集者不可復得矣

上樓紀略

卷四

三

儷尙不與焉前朝涇進士張東山應泰精心四

得宋人微婉頓挫處異夫剽獵以摹初唐者

郡志載陸雲與嚴宛陵書

少長之并禮之大司脫
節陵替舊章殘棄瞻言

令典既慕欽承仰憑高風實副邦民謹
奏下啓以藉虔欽思復未遠庶免悔吝

書奉詠美旨流風綽遠復禮典仁命世之作獲
向齒之賜無尊賢之報抱此永懷愧歎何有

爲循環想古人溫雅簡至語饒氣韻也其餘若林

牧上宣州崔大夫書豪宕婉切卽有贈送諸篇體

製不類書啟然極情文斐亶迥異後人顏真卿送

劉太冲叙蕭穎士送劉太真序并詩是也

江南皆尚湖筆余在嘉禾習用之至寧索可供其
畫者亦解仿湖筆殊不能窮其工然宣筆久流傳
於世觀黃山谷頗重宣州鼠鬚筆林和靖云頃得
宛陵諸葛筆如麾百萬之師所向如意今未聞有
得諸葛高法者墨池瑣錄載宣州陳氏家傳右軍
與其祖求筆帖至唐柳公權求筆陳氏先與二管
戒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不爾退還即可
常筆與之柳果以爲不入用陳謂先與者非右軍
不能柳信與之遠矣夫筆之應手手之應心所謂

筆樓紀略

卷四

四

有數存其間者耶白樂天有宣州紫毫筆歌故今
猶稱紫毫蓋唐時曾以入貢樂天因事託諷殆得
風人之遺者又不獨以其善咏物也白居易宣
州紫毫筆歌紫毫筆尖如錐今利如刀江南石上
采爲筆千萬毫中選一毫毫雖輕功甚重管勒工
名歲尤貢君今臣今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
東西府御史須須左右臺起居擢奏君有重言
抽毫立白王除臣有姦邪正衙奏君有重言
筆書起居即侍御史須知紫毫不易致每歲宣
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
制詞又曰下舊聞載元王憚贈燕京筆王張進
中詩云雖出劉遠徒妙有宣州致然則筆之名於

世者宣城最也而今失其傳乃仿湖筆爲贗鼎矣
宣城包氏工畫虎而世傳包鼎虎尤見貴重李鼎
德隅齋畫品云包鼎所畫乳虎圖絹素雖破精潤
如新余嘗記金人詩有咏虎者開章云風色偃貂
裘遽擲筆大叫曰虎來矣遂單行五字蓋神來也
近每索沈兆符廷瑞劉亦陶期佩尤二酉青倪濤
可志淵四子畫叩其所自即師法古人亦其鄉有
兩孝廉梅瞿山清雪坪庚蔡曉原瑞王湛斯霽
牛山在柯所謂畫手推前輩也蘇長公論趙大年
以爲更讀書十年當不讓文與可梅氏兩孝廉詩
名滿海內而畫品亦高只爲其中有萬卷故耳
桐城張吾未純作竹小印取竹根堅強者磨之錯
之再四審視依形肖狀配以章法繁簡相參古雅
奇翫余謂使及周櫟園先生時定當入印人傳矣
乃令郭生公調宗鼎師其手意然吾未曾及方有
懷中發之門詩甚工有中唐清婉之風書法結體
亦道能不以窮累古人詎難到也
宣城何子華邀客於剖金堂酒半出嘉陽巖暖處

筆樓紀略

卷四

四

陸鴻漸像子華因言前世感神駿者為馬癖泥置
索者為錢癖耽於子弟者為譽兒癖耽於褒貶者
為左傳癖若此叟者溺於茗事將何以名其癖楊
粹仲曰茶至珍蓋未離乎草也草中之甘無出茶
上者宜追目陸氏曰甘草癖座客曰允矣哉此清
異錄中語也余謂陸善品泉故能適茶之性如武
誇茶得通仙井水乃復有異味且真茶無色故有
謂面目清冷了無和笑之態安得以為草之甘者
耶汪蛟門慈麟遊敬亭有試茶詩云秋入禪房靜
烹茶得翠雲煙從林外繞泉向石邊分施愚山咏
翠雲茶詩酌向素蕘渾不辯乍疑花氣撲山泉得
綠雪茶汲此中泉煮之起陸氏於茲又不知作何
品目也
陳其年太史鈔 本朝名人詩為篋衍集不以示
人歿後同里蔣京少始得於敝麓而傳之余讀而
思其所以然之故殆不可以言詮索也昔人論國
風云作自衛者衛人所錄為衛作者衛人所傳愛
是編因鈔其係宛者得如干首姜垚宣州有感二

首南國遷流日西京喪亂年山城睽睽處水樹
覺盡前賢何事綠溪去悠然路轉真竹林黃檗
風林謝公亭湖草水全暗江天更青滄州吾意
遠白髮施閨章過湖北山家路回臨石岸樹老
花成一村呼鷄過籬欄行酒盡方文送沈治先歸
兒孫去矣吾將隱前峯恰對門
宛兼寄令兄蒼生二首秋江同客春水又同歸
對牀聽夜雨把酒問漁磯生惜沙邊鳥乘風忽背
飛賢兄真處士抱道隱深山人世空相憶雲鶴不
可攀舊交多白首辛若老朱
顏獨有鶴陽曲為園好著書山川歸几席身世付
業君賈陵陽曲為園好著書山川歸几席身世付
吳懷洪昇送吳位三歸宣城如宋家丞相後喬木
西春
人無此心偶來京洛道旋反敬亭王士禎瞿山畫松
亭陰芳草白雲外春山深復深
歌寄梅淵公誰能畫龍兼畫松鱗而瓜瓞行虛空
草盤菴羽兩奇絕眼中突兀瞿山翁壯山翁所居
乃在柏枧深山此山中與黃山通軒轅鼎成上
天去遺薪往成蛇龍翁時散髮坐顛頂典酣
學浮空蒙孤根裂石不三丈倒飲萬丈疑雄紅
臨呼喚下無地盤盤雲霧迴長風世人少見多
怪絕技豈必昭羣羣兩峯對起何龍從瀑流直下
當其衝衝雷噴雪不知數下與松勢相撞春燕結
看滿都雲海東松助衰罷周在浚山栖長句行為
方兩瞳更千萬世無能窮周在浚山栖長句行為
梅耦長作海內幾人為長句前有吳公後陳髯
微裘乞酒評奇絕一時脫手人爭傳合肥尚書
詞伯謂無此調幾百年屈指當我作者誰與

書後詩

開二樓紀略已有成書喜作古體詩五十韻
以當書後

名勝古賢踪湮廢或無考歸然存已稀儷美良非
偶往遊明聖湖蘇白幾堤阜要於政教裨斯能垂
不朽吾郡古宣城自昔多良守騷雅擅元暉高齋
名獨有今日道重光百代成尚友仰止南樓尊魏
巍北樓耦政事與文章輝映相先後猶憶下車年
災黎室空九分已安溝壑其邊謀井臼公來寒谷

二樓紀略

卷四

四六

溫如療甦軒后盡堵圍田央頓復河防舊省耕觀
穡事單車歷隴畝救旱宿祠宇赫曦躬步禱遠羅
平市佔荒政精蒐計多方疾苦詢深燭窮簷節每
以片言折公明開善誘未嘗掩高閣諍辭初不擾
舍菜嚴官牆修築煥丹黝額圯一朝新尊經儲三
酉念茲文星祀臺址依龍首塔名在郡校左翼矗立衛膠
庠形勝增高厚頰修亦屢墮瓦礫蓬蒿茂清俸舊
捐倡不日成工奏軒崇倍厥初真堪摘星斗况乃
書院葺學舍環其肘生徒廣招致名師延講授薄

領既多暇往往偕僚友東山握麈尾北海盈樽酒
彈琴賦新詩酬唱皆瓊玖下榻來遠朋授几賓黃
耆禮意何雍肅談諧樂虛受仍欲法希文蘇湖爲
則倣嘉惠志方殷街卹失民母愚民希望外墨衰
求借冠九閭終莫達呼籲徒奔走惟公哀慕深
土苴棄華綬毀瘠異尋常至孝嗟童叟懿哉身教
先施澤十年久文藻踵前修經綸誠大手元暉與
頡頏不知誰者右南史及齊書本傳殊多漏賴有
驚人詩千秋播人口紀載茲徵信網羅兼所取也

二樓紀略

卷四

四七

日翼圖經永與斯樓壽潛軼藉闡揚奚啻銘鐘自
勿翦階墀松勿折池邊柳從此二樓間卽召甘棠
好庶俾來者興古義長相保

治宣城梅文鼎拜稿

時年八十有二

二樓紀畧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佟賦偉撰賦偉字青士襄平人官寧國府知府
寧國舊有北樓卽南齊謝朓之高齋明嘉靖中知
府朱大器又起文昌臺設書院其下賦偉更爲修
治題曰南樓每乘暇遊晏其間因雜錄見聞爲此
書多自述其政績及旁涉他事不盡有關於二樓
旣非地志又非說部九流之內無類可歸姑附之
雜家類焉

山志六卷附大明世系一卷

〔清〕王弘撰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山志六卷》

提要

山志

序

莆陽同學余懷著

王逸少云中年傷於哀樂正賴絲竹陶寫絲竹不可時得則披覽說部之書以耗壯心遺餘年而已說部惟宋人爲最佳如宋景文筆記洪容齋隨筆葉石林避暑錄話陳臨川捫蝨新語之類皆以敘事兼議論可以醒心目而助談諧非若古之偽書今之文集開卷一尺許便令人惛惛欲睡也華山王山史先生粹天人性命之學紹濂雒關閩之緒其經世大業不朽盛事具有成書間以筆墨餘閒著成山志六卷大而理學文章細而音韻書畫無不稽察典故辨證精詳使人覽之如食江瑶柱如觀裴將軍劍舞如聽幔亭之樂如游建章千門萬戶如瞻海市雲霞變幻樓臺出沒風水杳冥惟恐其盡也韓昌黎云化世者惟有口傳世者惟有書先生有此書也可以傳矣昔楊用修謫戍滇南無書可采率其胃臆者錄丹鉛誤者十之三四以致陳晦伯正用修胡元瑞又正晦伯究之元瑞錯謬又貽譏於學者簡帙之間紛紛聚訟豈若先生南面百城華陰成市洪纖雅俗典故精詳雖有晦伯

山志序

一

元瑞亦何從而正之哉志中論佛老論祇民論王安石李贄屠隆皆與余合其同鄉諸君宦於越者爲之授梓於其成也故樂而序之如此

山志序

凡例

章皇帝御製王承恩碑文又命金太傅之俊謨思陵碑文於先朝帝皆擡頭乃坊間刻書或否非本朝追崇至意今略依唐人例俱空一字

國諱無頒行定字今亦依唐人例但闕一筆月字易今從古阝字以示爲阝則予家諱亦倣司馬氏以談爲同范氏以泰爲太之義

志中多引他人語其間稱名稱字號稱官稱諡不一非同史法無所褒貶唯小人則必稱名

山志凡例

隨筆入載初元因時繼加改增遂至失序又前說未備復有討論所賅詳明不厭重複

字畫承譌大失六書之義爲學者台古文奇字又難通俗今特參酌雖重攷古亦欲宜今不欲如趙寒山所作令讀者茫昧也

山志卷之一

屏居山茨讀書之暇偶有所觸隨筆記之雅俗並收洪纖無問久而成帙題曰山志蓋竊比容齋南邨之義不賢識小則其無倫脊固也狀又時時有翫物之懼焉山翁識

明善

予少攻舉子業時有酒色之失尋遭寇亂狂情自廢德業靡成年逾四十始知爲學見聖賢言語實際要以明善爲宗致知者知此力行者行此盡性者盡此踐形者踐此修己者非此無以修己治人者非此無以治人此之謂善至善也此之謂明明則誠矣身之所在道即在焉道之所在藝亦在焉下學而上達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豁如也書以自喻遂顏於堂

庭訓

先司馬有云先賢積書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讀能讀者少矣不能讀者視典籍若弁髦甚有指聖言爲迂闊甘心明悖積金以遺子孫子孫未必能守能守者少矣不能守者視先業若泥沙總繇衣食習爲侈靡自矜豪舉不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

山志卷一

一

以爲子孫長久之計積陰德者亦少矣所以子孫不數年而凍餒離散也陰德云何勤儉以裕己寬厚以蘇人如是而已矣

又云晝夜讀書教訓子弟敦厚倫理勤習稼穡嘗服布衣肅嚴內外飲酒有節對人謙謹出言中倫禁辮市囂以上十款不盡簡身之法但以最要者列之能守不失卽此是孝矣

又云今後無論何人接待順理體情勿開釁端勿恃盛氣萬一失簡卽爲引罪務冰釋後已如過在他人聽其自悟此係身家之道也不狀卽爲逆子

神必殛之

山志卷一

二

先司馬爲學宗考亭尤重實踐不事表暴爲德於鄉人無間言故文潞公嘗語人云古之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如王司馬者不謂之今之聖人不得與思及此可勝法狀謹識之以示子孫

寶訓

漢昭烈帝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明太祖云爲惡或免禍狀理無可爲之惡爲善未必福狀理無不可爲之善又云善雖小可以成名惡雖小足以亡身大行帝云無所爲而爲之謂

之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聖賢精義不出諸此可不奉爲律令與甲申秋八月朔書

孔孟生卒

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十月二十七日庚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十八日乙丑年七十二孟子生於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年八十四今人以七十三八十四爲年限謂老者不利或以此也

按魯襄公二十二年爲周靈王二十一年是年十一月無庚子論語註史記世家以爲十一月始誤

山志卷一

三

孔氏家譜與祖庭記俱以爲十月庚子乃二十七日也五行書論作二月二十三日長曆亦狀林開以爲節過亦不得至二月羅泌謂周之十月卽今之八月遂以八月二十七日爲孔子生日狀周家改月之事吾疑之近世馮應京作月令廣義旣以爲八月二十七日矣又以爲五月初四日則又自相矛盾且五月之說不知何據予謂當以十月二十七日爲是魯哀公十六年爲周敬王四十一年是年四月亦無己丑惟有乙丑論語註史記世家以爲己丑亦誤故祖庭記直作四月乙丑林開以

爲四月戊戌尤無稽又劉氏外紀云孔子年七十四蓋謂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也今考公羊穀梁傳實作二十一年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獨未及舌與鬚髮子思云先君生無鬚眉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今世所傳寫鬚髯甚盛蓋吳道元夢中所見者耳

孔子子孫

孔子生鯉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求字子家求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

山志卷一

四

生武復名斌字子順子順相魏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生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未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所謂理勝於詞與子高之論滅三耳同致真聖裔之言也斌生鮒一名甲字子魚卽著孔叢子者

孟子父母

孟子之父孟孫激公宜孟孫姓激公字宜名或云

激名公宜字孟子之母乃仇氏也又朱子集註引漢書註云孟子字子車一說字子輿此當從前說而今之稱孟子者唯宋黃仲元嘗曰子車其餘皆曰子輿更不聞有曰子車者何也且子輿曾子字也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應以曾子之字爲字或曰孟子居貧坎軻故名軻此不稽之言夫名者生而命之矣豈有命名而以定其生平者乎孔叢子註子車一作子居孟子之子名舉按諧卽孟仲子也集註以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不知所據孔子年七十三伯魚年五十一子思年六十二伯

山志卷一

五

魚之歿在前孔子之卒子思實喪主四方士來觀禮焉則其年已長矣今自孔子卒之年計至孟子去齊之年一百六十六年狀則謂孟子親受業於子思者非也通鑑綱目載孟子與子思問答之言疑皆後人傳會而司馬公不察而錄之朱子仍之耳

紫陽

紫陽者新安祝翁題其樓之名也以山在新安居中最高朝陽初升紫光凝聚故也其山之得名亦以此祝翁有女妻朱靖獻公生朱子朱子生於宋

建炎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時井中有紫氣見後朱子作堂室記云紫陽在徽州城南五里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遊於郡學因往遊而樂之旣往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陽書堂者刺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也旣而卒不能歸遺命孤熹三十年矣旣不能返其鄉又不能大其門閭以奉先祀狀不敢忘先君子之志敬以印章爲刺榜其居之廳事故後之學者稱朱子爲紫陽夫子云朱子初字元晦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更仲晦居崇安五夫有紫陽書堂後築室建陽蘆峰之巔

山志卷一

六

曰雲谷自號雲谷老人草堂曰晦菴因自號晦翁拜雲臺之命號雲臺真逸晚居考亭作精舍曰滄洲號滄洲病客慶元元年韓侂胄誣害趙丞相竄置永州中外震駭且舛爲僞學之名以斥善類朱子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其奸邪蔽主因明丞相之冤諸生力諫遂筮之遇遜之同人朱子默狀焚其槩遂更號遜翁遜之初六日遜尾屬勿用有攸往陸績曰陰氣已至於二而初在其後故曰遜尾也避難當在前而在後故厲往則與災難會故勿用有攸往

漢二賢王

河間獻王名德漢景帝子也修學好古被服儒術以金帛招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有傳經之功宜祀孔子廟廡聞昔人曾有言之者禮部議以王故不行

東平王名蒼漢光武子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嘗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佗日下詔國中稱其言甚大今之士大夫有好作威於鄉邨者亦聞此自媿否

語錄

山志卷一

七

先儒語錄不可不讀者在審問明辨而有不可不改者在用鄉音俗字卽如用這字的字之類非徒不文實不明字義也嗚呼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若謂不必乃爾則亦奚貴讀書矣

宋人用底字不知何時竟作的字宰相相沿擬入聖旨天子考文之謂何而絲綸苟簡如斯耶予謂此類皆宜改正無以出於先儒而重自反也

語錄中用方言俚語揆厥所繇實始於禪僧轉相沿習曾不之覺雖大儒不免此苟簡之道不敬之一端也易曰修辭立其誠曰擬之而後言曰其旨

遠其辭文何弗省耶

曹靖修

曹月川名端字正夫澠池人博通五經得伊雒之傳永樂初鄉舉授霍州學正在霍十年造士務踐履出其門者皆循循雅飭丁憂起復改蒲州踰年人樂其化時考績京師二州士詣闕爭畱上以霍疏先上仍命之霍又六年卒嘗兩主陝西鄉試天啓二年奉旨賜諡靖修著有孝經直解四書詳說太極圖西銘通書解家規輯略存疑錄夜行燭諸書可稱一代理學之冠特以名位不顯知

山志卷一

八

之者鮮予謂宜祀警宗靖修本楊氏自五世祖繼其舅後因爲曹氏

靖修曰儒書不博觀無以按其本末原委之真異典不涉獵無以鑒其似是實非之的此學者事也今之高談性命者大率皆飾其空疎不學之過耳或有讀異典而遂輕儒書者自矜其別有悟入其實繇於中之無主故謬悠鄙倍之說得而搖奪之矣

五祀

周官天子之祀曰門曰戶人之所出曰中雷人之

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杜佑曰五祀所以報德也今國家之制立春祀司戶立夏祀司竈季夏土王用事祀中霤立秋祀司門立冬祀司井按禮記月令冬祀行淮南時則訓冬祀井白虎通亦云冬祭井太玄之數冬爲井唐月令冬祀井而不祀行或曰井卽行也蓋行爲井間道古者八家同井蘇家而至井井有八道八家所行也祭井卽祭行也程子以行爲寧廊朱子謂是道路之神予疑所謂冬祀之井當是汲水者故曰人之所養或所謂井則道也豈可溷而一之乎今制庶人祭里社鄉厲

山志卷一

九

併得祭竈而不言戶中霤門井或舉竈以槩之耶又按門戶一也雖有一二內外閤闕之分其小者耳卽會典中所載祀文門與戶略無異詞世變義起似當去其一而更增行焉

周書黃帝作井史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警竈使舜浚井易重卦已有井名則井之來已古或謂伯益作井誤矣

父子

父子之稱不但謂所生也父之兄弟兄弟之子皆曰父子今世俗稱父之兄曰伯父之弟曰叔兄之

子曰姪皆非也伯叔特以行言姪則婦女之稱耳周公作爾雅謂父之兄弟曰從父兄弟之子曰從子此本稱也孔子刪詩有宴享父兄之章父卽今所謂伯叔故曰速我諸父禮記春秋天子稱諸侯亦曰叔父周公謂魯公自稱曰吾成王叔父皆不僅言叔也漢疏廣爲太子太傅兄子受爲太子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上疏乞骸骨史稱其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是

山志卷一

十

其自稱於人與人之稱之皆曰父子也晉謝玄破苻堅有驛書至謝安方對客圍碁看書旣竟便攝放牀上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則亦父子之詞今居恆呼對或姑從俗若臨文下筆不可不從古也

伯叔父歿皆當稱府君先儒從之孫稱祖亦曰先君見孔叢子婦稱夫亦曰先君見詩經

蔣相國詩

三兄雲隱自京師歸予偶持一扇求書三兄云頃見蔣相國一詩非僧却似老僧寒餌得奇方獨宿

九爛黃芽供一醉任憑風雪滿長安遂書之予曰是非宰相之言也出自山林輩則可三兄笑曰此或其未作宰相時作予曰范文正公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其意固已遠矣故天門掉臂王元之知丁謂之不忠也三兄爲拊掌蔣公嘗著慤書頗畱心當世之務在位亦不久故無所建樹予特以其詩太似自了漢耳

西洋

昔子斗先生嘗爲予述西洋人言月體不圓如黃金堆月中黑者卽其凹處天河如雲氣者皆小星昂不止七星蓋以所造遠鏡驗之也大抵西洋之學專奉耶穌於二氏外別立宗旨其與吾儒悖均也朕天文奇器則有獨長

孫督師

癸未秋督師白谷孫公征賊於河南敗績退據潼關約紳士分守城陴冬十月六日公在東城門樓上陪公者舉人孔念心名傑儒初報賊上南城左右驚散念心獨畱再報賊已開南門念心乃舍公趨城下遂被縛念心被縛時別公僅瞬息間耳城上下皆賊如風雨驟至公萬無脫理念心係予至

戚親爲予言如此獨以遇害於亂軍中不得尸故致有紛紛之說耳潼關旣陷高傑率衆逃而西人於火光中見白廣恩引一婦人衣紅短衣披髮乘馬後隨健卒數十人廣恩當先衝敵賊爲辟易亦奪西門去巷戰不止者監軍道喬遷高指揮張爾猷李繼祖皆死之吳司業駿公作綏寇紀略及雁門尚書行以遷高爲名元柱卽其人也

出兵遇雨者不祥兵書謂之沐尸雨歷傳有驗孫督師出兵時霖雨如注巡撫監軍諸公日促之行人馬在泥淖中不堪其苦而曾無有爲言之者此非獨不知天時抑亦豈所謂人和之道耶

北遊集

僧弘覺著北遊集載章皇帝出狩昌平回爲言明之諸陵規模弘敞工費浩繁當日用金非數百萬不可其中龍神結聚堂局周正唯長陵最佳可惜朕去遲了數百年合抱蒼松翠柏砍伐殆盡朕已特下嚴旨仍加護植矣但崇禎帝陵寢湫隘不堪合朕自捐金修葺奈國用匱乏思諭明臣共襄厥事弘覺曰伐陵斷脈古今通弊以元世祖之仁明不能忘情於宋世六陵乃皇上不唯覆

護之反加崇飾焉此至仁至聖之美政真足爲萬世有天下者師法也無幾 章皇帝崩其事不果行

一日 上閱布水臺文集見其中有薦 毅宗烈皇帝疏 上曰毅宗莫不是崇禎 帝廢弘覺曰朕 上曰本朝諡思宗非毅宗也弘覺曰恣僻遠疏虞聞江南諡如此而不知本朝有別諡也 上曰此亦何妨朕予聞江南初亦諡思宗後有言思字非美諡者故改之耳

又一日 上問弘覺先老和尚與雪嶠大師書法

山志卷一

三

二老孰優弘覺曰先師學力既到而天分不如雪大師天資極高而學力稍欠故雪師少結構而先師乏生動互有短長也記得先師嘗語恣曰老僧半生務作運箇生硬手腕東塗西抹有甚好字虧我膽大耳 上曰此正先老和尚之所以善書也揮豪時若不膽大則心手不能相忘到底欠於圓活 上復問老和尚楷書曾學甚麼帖來弘覺曰道恣初學黃庭不就繼學遺教經後來又臨夫子廟堂碑一上繇不能專心致志故無成字在曾往往落筆卽點畫禿竄也 上曰朕亦臨此二帖恣

麼到得老和尚田地弘覺曰 皇上天縱之聖自朕不學而能第恣輩未獲覩龍蛇勢耳 上曰老和尚處有大筆與紙廢弘覺曰紙卽 皇上敕恣書手卷底尚有十餘張但新制繁豪恐不堪 上用 上乃命侍臣研墨卽席濡豪筆窠書一敬字復起立連書數幅持一示弘覺曰此幅何如弘覺曰此幅最佳乞賜道恣 上連道不堪弘覺就上手撒得曰恭謝 天恩 上笑曰朕字何足尚崇禎 帝字乃佳耳命侍臣一并將來約有八九十幅 上——親展眎弘覺時覺 上容慘戚默朕不語弘覺觀畢 上乃涕洟曰如此明君身嬰巨禍使人不覺酸楚耳又言近修明史朕敕羣工不得妄議崇禎 帝又命閣臣金之俊譔碑文一通豎於隧道使天下後世知明代亡國罪繇臣工而崇禎 帝非失道之君也弘覺曰 先帝何修得我 皇爲異世知己哉予嘗至昌平守陵人爲言 章皇帝哭 烈皇帝狀甚悉今觀此集所載蓋不啻三致意焉讀 御製太監王承恩碑文較之後所譔更痛切矣

王右軍

右軍告墓文今之所傳卽其槁本不具年月朔日其真本云惟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鴟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得之上岐王以獻帝便畱不出按永和十年正月殷淵源免爲庶人以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故也先八年春淵源舉師北伐右軍以書止之不從旣敗秋復謀再舉右軍又遺書有云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將何所容也

山志卷一

志

又不從九年春乃修禊於蘭亭時也至此作告墓文蓋亦有感於淵源之所爲矣

嘗有人言雲南在昔文廟中所祀者爲王右軍非孔子也心竊疑焉近見天台馮氏所作滇攷乃真有之滇攷曰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佩虎符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言於賽典赤始建孔子廟置學舍擇蜀士之賢者爲弟子師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繇是人習禮讓矣狀不言其祀逸少者何故始於何時主之者何人也立道陳畱人卒於官與賽典赤並祠鄯闡城

至今血食不絕賽典赤名瞻思丁一名烏馬兒回同入其國稱賽典赤猶言貴族也宿衛元世祖以賽典赤呼之而不名

康對山

康對山與李空同素善李爲韓忠定草疏劉瑾切齒必欲置之死旣下獄獄吏侵之李乞筆研獄吏曰囚安得作書侵益急李乃裂帛齧指血與康書曰對山救我惟對山能救我其內弟左國玉亦上書與康勉以大義先是瑾聞康名甚慕又自以同鄉欲借之彈壓百僚屢致不至康旣得書卽倉皇

山志卷一

志

悉見瑾時六卿見瑾皆長跪不爲動康至瑾大喜倒屣出迎曰何處好風吹先生至乎昔高力士折節青蓮今得從先生遊雖執鞭納履所欣慕焉康卽據上坐顧盼自若瑾喜慰甚康因曰如海百輩何足比數李夢陽海內才人而明公不恤今下獄何足比數李夢陽海內才人而明公不恤今下獄且暮且歿天下後世自以明公不愛才也如海百輩何足比數乎遂絮泣曰可惜可惜瑾爲動色遂出李獄後瑾敗康坐罷去益縱情聲妓恣遊山水李議論稍過嚴刺馬中錫作中山狼傳以詆之王漢陂遂填詞爲中山狼院本狀予又聞李下獄

時求康居間實何大復畫策何亦自上書李文正
力救而康落籍或謂文正主之蓋文正方秉天下
文柄嘉與後進一時名流皆出其門獨康李輩崛
起自樹壁壘舊例翰林官丁憂其墓文率請之內
閣諸公康丁憂聞喪卽行求李空同作墓碑王漢
陂段德光作墓誌與傳故文正大爲不平王與康
爲姻家其遊春院本中所謂李林甫正指文正也

康山

辛卯春予寓惟揚姚永言太史嘗招飲康山草堂
詢其錫名之故云康對山昔微身於此日事醕酌

山志卷一

七

每出於市上唱琵琶詞人不識其所以一直指過
於輿中識之翼日相訪果狀再跡之已行矣康山
得名以此狀此事不見於對山傳中草堂扁則董
文敏書也

詩文

昔人云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淡而不詭二
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
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如此爲文
其有不合道者鮮矣

古詩舊標十九首不知作者或云枚叔文選註以

游戲宛與雒與驛車上東門詞兼東都非盡是叔
又以東城高且長與燕趙多佳人明是二首不應
合而爲一其言最當今正當稱二十首耳狀二十
首自是一人作如云非盡是叔是以爲兩人則又
未必狀也

擬古詩始於陸士衡孫月峰曰句倣字效如臨帖
狀狀又戒太似所以用心最苦大抵費得其神若
擬古詩則詩道自進此學詩者所當知也

謝康樂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郭美命以爲巧
摸極擬各類其人江文通有雜體詩三十首皆數

山志卷一

六

其文體嚴滄浪云擬古惟文通最長擬之皆似獨
擬李都尉一首不似西漢耳

夢溪筆談載司馬相如敘上林諸水曰丹水紫淵
灞滻涇渭鄠鎬潦漓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東注
太湖舊註太湖所謂震澤按八水皆入大河如何
得東注震澤又白樂天長恨歌云峨嵋山下少人
行旌旗無光日色薄峨嵋在嘉州與幸蜀路全無
交涉杜甫武侯廟柏詩云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
參天二千尺四十圍乃是徑七尺無乃太細而長
乎防風氏身廣九畝長三丈姬室畝廣六尺九畝

乃五丈四尺如此防風之身乃一餅餒耳此論雖似過刺其實亦文之病也

王勉夫獨謂不宜淡泥笑其用九章算法

昔與吾友會於青門談詩曰杜陵五言律當以能畫一首歷卷後數年又會於青門談詩曰杜陵五言律當以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一首歷卷予謂能畫一首頗涉議論已開宋人一派且頸聯失之率結語尤不成文議論雖好不足法也若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一首則異是後之所言應勝於昔大約詩固以自狀爲貴亦須句字琢練方堪吟咏又古人爲詩興會所至各有佳處必於全集中求一首歷卷亦不必矣

山志卷一

九

心史

鄭所南思肖著心史以鐵函藏之井中其元本在陸孝廉履長處予曾親見之所言皆宋末元初事詩文有朱筆圈點崇禎己卯已有剽本行世矣所南善寫蘭獨不寫培塿與倪雲林不寫人物其意略同別號三外老夫又嘗作太極鍊法蓋元時高士多寓跡二氏如黃子久吳仲圭皆是也所南父名起字叔起號菊山此人所鮮知者故表出之

趙文敏書畫

世以趙承旨書爲集大成蓋其用工勤而且久無一筆不有所自來但比之畫道卽居神品非逸品也若其畫則勝於書于密菴云其生平得意之筆曰鵲華秋色今在山東張氏家朕予舊聞在松江董宗伯處宗伯所云兼右丞北苑二家畫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者也不知何以流傳於彼每以不獲寓目爲恨予嘗得小畫一幀有項墨林收藏印記定爲承旨筆偶出以示密菴密菴曰此承旨真蹟也君欲見鵲華秋色卽此是矣但大小不同耳密菴菴溪心內典幼從張鶴澗

山志卷一

十

學畫臨倣古人皆得其要故鑒賞極精

陸包山

陸包山行誼甚高王弇州爲作傳極稱之予有其山水大幅一軸郭宛委松談閣所藏也嘗於池陽來氏處見一冊尤爲細潤似亦脫去蹊徑矣戴楓仲有寫生二軸一泥融飛燕子一沙暖睡鴛鴦氣韻超逸出入宋元大抵包山畫遜沈文而其著色有獨得此可爲知者道耳

董文敏

董文敏有云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

工亦何能淡此至言也狀吾論文敏畫第一制義次之書又次之其所爲詩古文辭則下駟耳

王宗伯書

宗伯於書道天分既優用工又博合者直可抗跡顏柳晚年爲人略無行簡書亦漸入惡趣奉命來祭華嶽爲賊所困畱滯華下寫字頗多益縱弛失晉人古雅遺則乃知書品與人品相爲表裏不可掩也三百年來書當以東吳生爲最法度不乏而神采秀逸所謂自性情中流出愈看愈佳耳宗伯則久之生厭倘不謂狀請爲布毯三日

山志卷一

主

仇紫巘

仇紫巘名時古字叔尚曲沃進士爲松江太守與董宗伯思白陳徵君仲醇善有富室殺人法當求宗伯居間太守故不從曲令重贖乃釋之自是往來益密宗伯每一至署太守輒出素綾或紙屬書無不應者所得宗伯書不下數百幅太守歿後爲其親友索取遂至散佚予猶及見者止行書大字尚四十餘幅間有無印章者以在署時未攜故耳

仇氏書畫之富甲於山右其所藏蓋千有餘種在

松江時凡有所得輒求董宗伯陳徵君爲鑒定故往往有二公題字予及見者三百五十六種狀其贗參半可稱好事家

仇氏藏畫最著名者李成寒林大軸馬遠瀟湘八景手卷俱賈平章物也李畫有賈平章題云營丘李夫子天下山水師放筆寫寒林千金難易之其邊闌有董宗伯題云李營丘樹米元章時止見二本此圖爲賈秋壑所藏西蜀陳文憲公得之求予作四代誥命以作潤筆丙申四月事也丁卯十月重識馬畫董宗伯題其首云馬遠瀟湘圖四段作

山志卷一

主

八景煙雲縹緲之致具見筆端令人不動步而作楚遊真南宋名手也卷中題咏皆勝國及國初賞鑒之家可稱墨寶上有機暇清賞緝熙殿寶及秋壑印章所謂題咏者朱德潤李構張遜魯沙鄭元祐李祁張舜咨倪中嚴樸呂宗聖呂憲也

予戊申秋在曲沃於仇氏處亦購得數種中有陸文裕公真跡一卷董宗伯題云文裕公詩帖第一幅至作數幅擇其自謂得意者方存之餘皆付丙丁恐傳世有示朴之誚耳前輩用意矜重乃爾因文祝同時頗爲吳中所掩若作公論實在待詔京

兆之上陳徵君題云儼山先生初繇吳興晚入北海之室嘗曰吾與子昂同學北海不從趙入也觀此卷信狀真吾松翰墨導師耳文裕君子也予之重此卷又不獨以詩與字矣

朱竹

孫雪居嘗寫朱竹輒自題云管夫人喜寫朱竹楊廉夫贈以歌行載集中或云是壽亭侯始予數見之狀漢壽地名亭侯爵也當云漢壽亭侯雪居乃不辨此耶

陳祺公

山志卷一

三

陳祺公與予以翰墨相來往幾四載矣而實未識面戊申秋予至保定始獲晤對朝夕相聚因并識其兄大來祺公居官有才有守而豁達大度不可一世政事之暇博覽羣籍尤好交遊慷慨狀諾有古人之風其居家則內外大小事皆大來主之祺公事之唯謹恂恂若孺子夫身列外臺位非不高年逾不惑齒非不長而能守禮若此可謂賢矣予每察其言動退而思之益覺其尊世或有甫登科第而慢骨肉以自驕者亦只見其隘也已

宋陳公省華三子皆已賢爲宰相及節度使公尚

無恙每客至三子侍立左右客不安求去公笑曰此兒子輩耳故當時人咸榮之而以公教子爲可法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引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遣此皆度越今人遠矣

孫少宰

京師收藏之富無有過於孫少宰退谷者蓋大內之物經亂後皆散逸民間退谷家京師又善鑒故奇蹟祕翫咸歸焉予每詣之退谷必出示數物畱坐竟日肴蔬不過五簋酒不過三四巡所用皆前

山志卷一

五

代器頗有古人真率之風凡予所談論退谷輒喜以爲與已合唯於王文成有已甚之詞予不狀之時方構秋水軒以著述自娛其扁聯皆屬予書年已七十有八手不釋卷窮經博古老而彌篤近今以來所未有也

定武蘭亭

予得定武蘭亭五字未損本蓋秦府物亂後落在民間者舊爲宋仲溫所藏有米元暉諸君跋仲溫錄趙魏公十三跋於後而又自爲之跋者九書法精善無一懈筆汪若文亟賞之每過予觀之竟日

不倦近劉公勇著識小錄中有云王山史亦有五字未損本蘭亭宋搨豫章本也有米元暉跋與宋仲溫跋若出一手爲蛇足耳若文大不狀之予嘗馳簡公勇云米元暉跋弟固疑其贋狀與宋仲溫跋用筆迥異足下謂如出一手何也因讀佳著著意尋求欲摘其一筆稍似亦不可得今遂望足下刪改此稟不狀失言矣

善畫人

古今善畫人別號可稱如顧癡米顛范寬倪迂之類蓋其性情有別致出於世網之外故足尚耳疎疎勢利握臆問米鹽之徒筆墨雖工終不能超逸絕羣也

上林圖

仇十洲上林圖一卷臨趙千里筆也予在京兆曾見之工細之極非周歲之力不能也汪文石以善價得之一老兵今於燕市更見二卷工細相等筆力稍遜神采遂異蓋贋作耳其一卷又增寫伯駒二字爲款劉太史以五十金購去公勇嘗過予稱之予笑曰十洲卷可彷彿千里千里卷乃不及十洲公勇問故汪卷適在予所因出視之公勇爲爽

山志卷一

畫

狀

自勵

予自三兄逝後無日不愴狀於中且自警自懼故於庚戌元旦謹告先靈凡一切逾分違理事必不敢爲所以養身非獨自勵亦望我子弟共識此意也

予昔日好聲伎三兄嘗以爲戒今每憶及不禁泣數行下悔過之誠有如數日不獨如吾家右軍所云恐兒輩覺損欣樂之趣也

瘞骨

山志卷一

美

田生生言狗見狗骨必銜之於曠地埋之蓋物之恤其類也如此狀則人有見人之骨而不爲之瘞者愧於狗矣

殺生

天地生人卽生爲人之食者如五穀蔬果之類不一而足食肉非天地之心也弱肉強食殺機日熾聖人知其不可止也制爲之禮示之以節使其非祭祀燕享不無故輒殺故殺生者聖人之不得已也若以殺生爲理之當狀此必不敢信者試思物之就殺其哀怖痛楚之狀有不心惻者乎在我不

過縱一時口腹之欲耳而令彼之性命以終此何理哉

虎狼人皆惡之謂是惡獸天地生彼以肉爲食無有他食人乃惡之人既有穀食又必食肉且無所不食百計以取之豈得非惡乎而恬不爲怪蔽於習也蘇文忠公自出獄後但食已死之物絕不宰殺一生自謂非有所求因已親經患難無異鷄鴨之在庖廚不復以口腹之故致使有生之類受無量怖苦耳今未能斷肉當守文忠公此戒可也

戒屠

山志卷十

七

予同姓中有父子爲屠者後其子二人皆以小事自刎頃予從子爲新城令予至署日適值里民狀白屠戶王天勉子伸自刎事天勉有三子長者曩已自刎死第三子方幼忽投入沸湯繭中脫皮而死至是伸又自刎死天下生計儘多豈必宰殺始有益耳目見聞不會有屠戶至殷富長久者亦可鑒也孟子曰術不可不慎矢匠尚不可爲況屠乎予同姓中尚有爲屠者是日寄書勸戒附贈白金四兩助令改業

九經字數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三萬九千一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百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共計之不滿五十萬字歐陽文忠公嘗以此勸人讀予謂每日讀一千字不及二年可周或有人事之擾卽以三年爲期亦不爲勞而從事者鮮何也偶一思及不勝警愧漢人云三十而五經立蓋古人讀書皆有定限今人直是悠忽度日宜乎學之不如古也

山志卷一

天

禮佛老

邵子堯夫見佛老像則拜程子伊川遊僧舍一後生置坐背佛像伊川令列坐門人問曰先生平日開佛老今何敬也伊川曰平日所關者道也今日所敬者人也且佛亦人耳想在當時亦賢於衆人者故闢其道而敬其人朱子嘗記尹和靖五事有云先生在從班時朝士迎天竺觀音於郊外先生與往有問何以迎觀音也先生曰衆人皆迎某安敢違衆又問狀則拜乎曰固將拜也問者曰不得

已而拜之與抑誠拜也曰彼亦賢者也見賢斯誠敬而拜之矣予次子知讀書不喜二氏每遇寺觀中像挺然而過卽一長揖不肖也予嘗舉此訓之今至寺觀乃恂恂致禮矣

朱子讀二氏書

朱子讀釋氏書作詩有身心晏如之嘆而尤時時有取於道家之言如陰符經有註參同契註雖不成於朱子而其說皆本之朱子蓋其學通徹上下包括巨細如海涵地負無所不有故於二氏之言不盡棄絕而要其所守一歸於正學者必如朱子

山志卷一

三

之守方可以讀二氏之書胡敬齋謂調息箴可以不作乃以是爲朱子病耶

人身八卦

人首圓象乾天足方象坤地身體象艮山津液象兌澤聲音象震雷呼吸象巽風血榮象坎水蒸衛象離火是八卦皆備於我也耳目鼻皆雙竅口小便大便皆單竅故鼻下口上謂之人中其卦則泰也素問云天不足西北以北方陰也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以東方陽也人左手足不如右強氣屬陽形屬陰陽左陰右陽清陰濁陽虛陰

實也道家謂人一身皆屬陰唯先天一氣是陽此氣非呼吸吹噓之氣人在胎中先受此氣九竅四肢次第而成人象具足此氣正在空虛之間若能御氣則鼻不失息食生吐死可以長生鼻納氣爲生口吐氣爲死也朱子不非調息之說蓋有以也

書式

洪武三年詔中書省臣曰今人於書劄多稱頓首再拜百拜皆非實其定爲儀式令人遵守又小民不知避忌往往取先聖先賢漢唐國寶等字以爲名字宜禁革之於是禮部定議凡致書於尊者稱

山志卷一

三

端肅奉書劄稱端肅奉復致平已者奉書奉復上之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則云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則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悉令更之萬曆二十七年禮部題奉 聖旨民間止用折簡不許用全簡此亦省財之一端所以教儉也後皆不見遵行習俗相沿賢者不免矣

今人往來用副啓別具名簡蓋起於有所私避之耳旣用封又用護封俱屬繁費非古省之可也

山志卷之一

山志卷之二

人心道心

虞廷言心不言性是從其動處言之也蓋人心一動有善有惡是聖狂之分也豈不危乎人心一動知善知惡天眉不昧卽爲道心所謂幾也豈不微乎惟精者察其危也惟一者養其微也精一者工夫也中者本體也精一是從本體用工夫也至允執厥中是從工夫識本體也先儒以人心直作人欲則於危字不關切且明是心字如何強作欲字耶

山志卷二

二

精有二義別其端不雜也充其類弗蔽也故曰辨之明一有二義志之專勿二三也行之力無作輟也故曰守之篤

馮恭定

馮恭定之學恪守程朱之訓可謂純而正矣先司馬嘗遊其門稱其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此吾輩之所當奉爲神明蓍蔡者也讀其集但觀其語錄足矣其詩文固可略在公元不欲以詩文自見也公嘗云陽明先生致眉知三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於吾道甚大而先生又曰無善無惡心之體

山志卷二

二

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眉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夫有善有惡二句與致眉知三字互相發明最爲的確痛快爲善去惡一句雖非大學本旨朕亦不至誤人惟無善無惡一句關係學脈不小此不可不辨何也心一耳自其發動處謂之意自其靈明處謂之知旣知善知惡是眉知可見有善無惡是心之體今日無善無惡心之體亦可曰無眉無不眉心之體耶近日學者信致眉知之說者併信無善無惡之說固不是非無善無惡之說者併非致眉知之說尤不是或曰果如致眉知之說朕則諸儒所稱或主靜或居敬或窮理或靜坐或體認天理或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彼皆非歟曰不朕眉知是本體居敬窮理諸說皆是致眉知工夫致之云者非虛無寂滅如二氏之說也致乎致乎豈易言哉公之論陽明可謂公而平矣獨於爲善去惡一句猶有恕詞予謂此句正不可不辨蓋學者用功分途正學異端分途皆在於此豈可謂非大學本旨而猶不至誤人耶

或問近日學者亦知無善無惡之說之誤又講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若謂善之善對惡而言也無

善之惡指繼善之初不對惡而言也何如公曰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卻在無善二字近日學者既惑於佛氏無善之說而又不敢抹撥吾儒善字於是又有無善之善之說耳又有一譬云山下出泉本源原清漸流漸遠有清有濁謂有濁而清名始立則可謂流之清對濁而言則可謂水之源無清無濁則不可謂流之清爲清之清源之清爲無清之清則不可知此則本體無善無惡之說有善之善有無善之善之說是非不待辨而決矣此皆不易之論也

山志卷二

三

公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一節與上聽訟節雖分兩節原是一章非衍文亦非別有闕文也右傳之四章釋本末八字當序在此謂知本節之後予謂以此謂知本接此謂知本連說兩句似禪僧機鋒語聖賢斷無此文法又云一本大學都是釋格物不必另補格物傳傳止詠九章狀格物傳固可以不補而今觀所補之傳語意俱到明晰痛切有功於聖人有益於來學遂覺其有必不可少者朱子第一作也聞當時有人問何不即用大學文法朱子曰亦嘗擬之終不似故不用此朱子識高

處夫文以明道道既明不在文之似與不似也文中子於聖賢之學實有心解而以模範論語遺議後世又不可爲鑒耶

或曰書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解者多指人心爲人欲道心爲天理此言非是心一也人安有二心自人而言則曰惟危自道而言則曰惟微罔念作狂克念作聖非危乎無聲無臭無形無體非微乎此言極可思而公非之斥爲異學誤人乃公又有云使人有兩箇心一箇是人心一箇是道心有何難精惟其只是一箇心所以難於辨別難於分析

山志卷二

四

卽公此言觀之與或所言正可相發明而公斥之豈以其出於陸子而遂槩棄之耶道心非人不麗人心非道不宰不必屏去人心而別覓道心也舉吾之人心一稟於道卽道心矣故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以中節合禮爲道心公駁之云以中節合禮爲道心不差而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爲人心不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可以屏而去之乎以必不能屏而去之者爲人心是明白左袒人心同護人心也按此則人心二字真不可直解作人欲矣何也正以其不能屏而去

之也而公必謂人心屏而去之猶恐不盡至云道
心爲善爲君子人心爲惡爲小人竊恐其說之果
而流於偏也

解者不以人心爲人欲公謂其回護人心或有問
虞廷說人心道心而上蔡謂心本一支離而去者
乃意耳何也公曰心本一自念起而後有人與道
之分故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上蔡之言從大
學來蓋心爲意之主宰意爲心之發動本只是一
箇心只因一念發動處遂名爲意耳上蔡之所謂
心與大學之所謂心對意而言也虞廷之所謂心

山志卷二

五

兼意而言雖不言意而意與知自在其中也予謂
以公此言觀之則人心不可直解作人欲益明矣
既云意與知在其中而以意與知卽謂之欲謂之
惡謂之小人可乎恐與性善之旨又難通矣且如
此說則上蔡之言亦是回護人心公援大學之言
卻又是回護上蔡也

朱子云人心但以形氣所感者而言耳具形氣謂
之人合義理謂之道有知覺謂之心又云飢欲食
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
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

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
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觀此則人心不
可直指爲惡爲小人益明卽中庸序謂之私者亦
只是就形氣說故曰使道心嘗爲之主而人心每
聽命焉若是惡是小人則當斷滅之矣豈猶使之
聽命乎蔡氏尚書註亦本此爲說今特不以人心
作人欲耳而心中理欲之分自在於聖賢立教
爲學之旨果何所悖而云異學誤人耶按以人心
爲人欲道心爲天理其說實始於程子蓋從一念
起處別善惡之途故如此分疏未可執之以爲人

山志卷二

六

心定解也

善利圖

馮恭定作善利圖其教人之方最爲警切詩云聖
狂分足處善念是吾真若要中間立終爲蹠路
人謂中間無路予謂並無中間譬之植表於此不正
卽邪非有不正不邪之影在其中間故嘗僭擬一
圖善路正出利路邪出不作兩對也

好名

聖人不好名朕非辯名也故曰必得其名又曰君
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諸言名者不一三代而後

人能斤斤好名不亦君子乎乃小人譏君子多以
好名二字范忠宣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
之路矣

楊墨

楊墨惡當世士習乃自拔於流俗之中思有以易
天下亦一時之傑也特其學術之偏矯枉太過將
復有害於世道人心孟子所憂者遠故斥其無父
無君爲禽獸無非淺惡痛絕之意程子謂佛氏之
書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亦如此大抵皆甚詞也
佛氏所不論今日如有真能爲楊墨之學者得不
以爲出羣之介士而邁俗之通才乎故學者尤當
知世變

山志卷二

七

程子曰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隣之子墨子書中未
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
是故直之也觀此可知予言非謬

邵康節詩

宋儒濫於易者邵康節耳其擊壤集是以詩作語
錄前無古後無今矣宜朱子之稱爲天挺人豪也
玉臺翁嘗有絕句云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
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意又非濫於詩者不知

也

日月星辰水火土石

太剛爲火火之在天則爲日太柔爲水水之在天
則爲月少剛爲石石之在天則爲星少柔爲土土
之在天則爲辰故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一
體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一體也星隕而
爲石星與石一體也自日月星之外皆辰也自水
火石之外皆土也是辰與土一體也天只有日月
星辰四者地只有水火土石四者康節之說如此
於五行之義有異已見於道藏矣

山志卷二

八

陰陽剛柔仁義

予聞諸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
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
所以爲剛柔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
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
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
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狀而彼揚
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
之末流言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
自爲一義但不可以此而論之耳近有一士疑此

說予爲之指析數端終不免爲袁機仲一流也

順逆虛實

凡爲學之道皆逆功也逆以用之順以成之自朕之道也順者其體逆者其用也體用一原順逆一理知逆之爲順者其知道乎

天下之道順逆虛實而已不逆則其順無成也故生知安行皆是逆力困知勉行莫非順事不實則虛不得而用也故多聞多見所以用虛不覩不聞正因體實君子爲學唯爲其逆且實者而已

天地之理本實狀其用在虛老子所謂埏埴以爲

山志卷二

九

器當其无有器之用參同契所謂以无制有器用者空是也

諱字

唐人諱虎以虎林爲武林諱曷以丙丁爲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爲濶源宋人諱恒以田恒爲田嘗諱桓以齊桓公爲威公諱貞以王文貞改爲文正夫尊者之名禮所宜諱但缺一筆不寫完如唐刺孝經聖教碑中世民治等字可也先朝太祖之名初不諱而於所逮事者則諱狀皆別易一字往往失其文義但既定爲令自不敢不從崇禎三年禮

部頒行諱太祖名下一字竟不見遵行何也

歐陽文忠

嘉靖時議以歐陽修從祀孔子廟廡衆論靡定

世宗一日諭大學士楊一清曰朕閱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之語豈得謂修於六經無羽翼聖門無功乎一清對曰歐陽修之在宋以通今學古爲高以濟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諫爲忠蘇軾稱其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敘事似司馬遷誠有不可誣至知貢舉一變文體闢異端則有本論一篇是亦有功於聖門至於濮議諸篇得先王禮經

山志卷二

十

遺意發明倫理委曲詳盡但孔廟從祀取其著書立言輔翼六經之功其餘文章勲業皆非所論也洙泗及門之徒親受聖教故雖事無可考者亦不敢遺漢唐專門之師傳授聖經故雖學行有疵者亦不敢略朱熹語孟集註所取如尹焞游酢謝居佐范祖禹胡寅各有註釋者皆不得與至如熹之師李延平同時豫章羅氏皆號真儒亦不得與修之論說見於武成蓋僅有者耳其從祀一節未敢輕議一清語既周詳意復婉切渙得告君之體狀修卒得從祀予謂修本賢者於從祀奚歎但當時

建議諸臣希望風旨意別有在元非爲修修如有知應反爲恥耳

洪忠宣祭文

洪忠宣以忤秦檜安置英州後徙袁州卒於南雍州道出南安張子韶致祭其文曰維某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某官之靈嗚呼哀哉伏惟尚饗其哀憤憂鬱之意不能盡言遂置之不言迄今猶可想見忠宣卒後一日檜亦歿子韶祭時猶未及知也

五更

山志卷二

土

禮文王世子三老五更註年老更事者也漢書註五更知五行者列子禾生伯子出行經垆外宿於田更亦如此訓張湛註更當作叟楊用修非之按蔡中郎集五更作五叟謂叟長老之稱其字與更相似書者轉誤嫂字瘦字從叟今或皆以爲更矣

司馬孚武攸緒

司馬氏篡魏而同姓有孚武氏亂唐而同姓有攸緒所謂鳳凰不與鴟梟爲羣麒麟不與麋鹿爲伍者也狀孚尚受爵而攸緒辭位遠避又加於孚一等矣逆賊李自成之妻王氏僞稱皇后其弟僞稱

皇親有一舉人自認爲同宗以之誇耀里門人之賢不肖相去奚啻千里王氏本南山一淫行婦人也既稱皇后使人迎其母其母年已老見素所善羅生遙呼曰羅大哥天乃殺我至此乎言訖涕下此嫗勝於舉人多矣予見羅生於李千之處親爲予言如此千之曰羅生昔私匿王氏最厚王氏被賊擄不知所之羅生憐其母弟嘗周卹之故相善其弟既稱皇親自成北行屬之追比蒲州鄉官餉銀暴惡不異於賊一日往解州謁關壯繆廟長揖不拜忽吐血仆地而歿今二州人皆能言之亦可異也

山志卷二

土

異也

錦瑟

周禮樂器圖雅瑟二十三絃頌瑟二十五絃飾以寶玉者曰寶瑟繪文如錦者曰錦瑟李義山有錦瑟詩黃山谷讀之不曉其意後以問蘇東坡東坡曰此出古今樂志其聲配適怨清和一篇之中曲盡其意劉賁父詩話謂錦瑟當時賁人愛姬之名蓋非無所據唐詩紀事謂錦瑟卽令狐楚青衣都玄敬非之狀詳觀詩意自是借名賦事必有所指非徒作也獨五十絃之說註者紛紛或云當作十

五或云當作二十五按漢書郊祀志有五十絃之文東坡亦云其絃五十其柱如之要亦有所本今其器不傳

丘文莊

丘文莊名臣也其所誤大學衍義補爲先朝第一著作人謂其中絕不指斥內臣以將進呈御覽欲得近侍之歡耳予按內臣預政之禍已見於真氏之書公乃正百官條中丁寧及之固善卽不厭亦不害其爲全書也至陰主劉文泰詰奏王端毅又令人作傳汗之與閣老餽事果有之則失大臣

山志卷二

七

之義前輩多謂公心術不可知又謂不脫海蠻習氣而同官劉吉作一對書於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此荆公性更偏時論頗厭之狀言出於吉不足憑也雙槐歲鈔極稱公言行爲不可及謂文泰事公實不知但公嘗言范文正生事岳武穆未必能恢復秦檜於宋有再造之功皆極詭異則紛紛之口得非有以自致之與

武穆之事古今有心者之所共悲也當時既殺之以莫須有而後世又欲掩之以未必能何君子之不幸乎援筆書此幾欲隕涕

疊字

今人爲書於字之疊者下輒作二點昔有人以問李西涯西涯謂非二點乃古上字也朕後漢鄧騭傳有元二之災章懷註云元二卽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卽於上字之下爲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西涯未察也鍾繇帖中有宜字下作點釋者謂非疊宜字乃疊宜字下且字耳如大夫子孫等字古俱作點予謂以點疊字此苟簡之道朕可施之於草不可施之於楷至疊字之半則其謬已甚雖古有之不可從也

山志卷二

古

鄧騭傳元二之災上有遭字下有人民饑荒字洪容齋謂漢碑楊孟文石門頌云中遭元二西戶殘害孔耽碑云遭元二坎圻人民相食趙氏金石跋云若讀元元不是文理又引王充論衡有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謂建初元年二年也永初元年二年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是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宋王楙又引陳忠傳有云頻遭元二之厄正與騭同時狀則騭傳當作兩年解而章懷兩度之註亦自有理當別存其義者也

田孝子

富平田止則爲李自成所殺蓋代父歿難孝子也
非今世廬墓刲股者可比予嘗言之郭九芝明府
爲建祠與唐梁孝子並祀以旌之不知今竟能成
否予不識上則其詩文亦不多見李天生偶述其
秋日荆園懷季父驃騎公一詩云釀酒新成稻子
香提兵江漢爲勤王將軍鐵甲秋風裏間殺東籬
菊正黃特錄以識之

上則之父爲參藩其哭上則有一聯曰爾父爲臣
不能盡忠保生惜命殊覺慚天愧地吾兒爲子乃
能盡孝殺身成仁應知垂後傳今狀參藩以上則
代歿得不辱於賊吾無譏焉而上則之孝大矣

五音

人之聲絳心生其出於中也有漸聲始出於喉直
上出爲宮再出到嚶聲上騰爲商又再出到舌中
聲平出爲角又再出到齒聲斜降出爲徵又降出
到脣爲羽喉嚶舌齒脣乃人元氣出隨所到之處
而得宮商角徵羽之聲也喉聲最清嚶聲次清舌
聲半清半濁齒聲次濁脣聲極濁凡聲上騰升揚
者清下沉重滯者濁喉嚶之聲上騰故清齒脣之

聲下沉故濁莫非聲氣之自狀不假於安排也若
歌聲長者重濁而舒遲短者輕清而漂疾天上騰
而清地下重而濁亦其驗也宮商角徵羽者五聲
之名生出先後之序也君臣民物事者五聲之實
貴賤清濁之次也今之吳歈頗得其意惜乎優伶
不知其義而士大夫率以爲侑酒之具取歡於一
時而莫之講究也

韻

屠緯真云天下有至不可解而後世遵之以爲書
龜者沈約之韻書是也沈約以前帝王賢聖博學

山志卷二

五

通儒不知其幾凡所作有韻之文亦不知其幾一
東與二冬三江與七陽四支與五微八齊六魚與
七虞九佳與六麻十一真與十二文十三元與十
四寒十五刪二蕭與三肴四豪八庚與九青十蒸
十三覃與十四鹽十五咸無不相通至約始悉取
剖判以來向承譌謬至約而始改正也古合而實
是今分而實非亦可謂妄矣約旣狂謬後世乃遵
之而不變何哉予按今所傳約韻並非約乃平水
劉淵所爲耳蓋卽禮部韻略而併其通用者緯真

所指正卽淵韻郭美命刻韻經云有四聲譜乃終故本與淵韻頗有異其上平有九咍十八痕下平有二十九凡上有十六混十九賺去有八祭十代十七焮入有十六昔而今韻無之緯真言不及此可知也學者不知韻奚論詩不知今韻之非又奚足與論古韻之所以是哉

字從俗

學者讀書於字之點畫音韻皆當究心不可承譌狀亦有舉世共習久而不可改者如間之從日大之入禡韻之類則姑從之可也

山志卷二

七

閏字

閏字從門從王說者謂明堂之禮天子閏月居門故王在門中爲閏似也狀亦制禮在前乎造字在前乎如制禮在前則彼時天子居門之月未有此字不知何稱如造字在前則彼時未有此禮何得遽援爲說大抵後世文字日繁本之六義者固多其不可解者亦不乏學者固當究心亦不必強爲之說涉於穿鑿如王安石之字說遺笑藝林也

札節

脈之有札奕之有節古人用字之奇如此自造之

與抑亦有所本與究文章之原莫得其朕也

抑字

葉石林云唐人初未有抑字但草書其名以爲私記故號花書韋陟五雲體是也予見唐諸書名未見一楷字今人抑字或多押名猶是此意近世乃有不押名者或押其字或約略作數字宋徽宗押天下一人四字 先帝御押乃御字_{上德}二字也_{下約}

俗字

今世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字爲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字乃開濟在戶部時所定以防奸

山志卷二

六

胥改竄之弊實亦本之前人洪容齋時已有之矣以準爲准或云避萊公之諱按漢晉吏文多書承準字以準爲准千祿書廣韻謂准俗準字則非始於宋也狀此特減其點畫耳至以察爲查則失之遠矣

臨川文選

燕山劉黃中刻臨川文選表揚章大力陳大士羅文止艾千子意甚善也所爲序文矯矯自異獨舉金沙張譽并之言謂羅文止之文當與譚友夏之詩並行千古予不敢以爲朕友夏詩澀而淺其音

如破竹敗絲但於字句間求尖新雖與鍾伯敬齊
稱尚不及伯敬烏足以當文止之文哉予幼時稟
言鍾譚其文集皆細加丹鉛今每翻及面爲之赤
艾千子選評制義發明題理表章先輩使學者知
所取法其功不細近今以來罕見其匹所刻文定
文待真一世之鴻寶也其自作古文詞法唐宋大
家能暢所欲言朕有好盡之病又負氣好罵人殊
欠蘊雅

千子謂朱陸論無極太極書兩是而兩足存此意
乃申陸子之說也蓋陸子之說於理實長朱子特

山志卷二

五

爲學者過慮耳今取兩書平心細釋自可見矣又
謂李何論文書兩非而兩不足存則以其所法固
殊又所爭者文詞之末耳朕觀千子與夏彝仲陳
人中諸書暴戾粗淺視李何書更下一等矣

桂

予好植樹春秋之際唯日不給正如吾家右軍所
云吾鴛好種果今在田里唯以此爲事者也桂非
北方產恨無從得之王兩公見貽一株甚喜聞馮
具區云桂出合浦生必於高山之巔冬夏長青其
類自爲林間無雜樹芬芳貞潔有君子之德入藥

則爲百藥長徵佩則與茱蘭竝又可爲舟車宮室
之用蓋嘉木之最不知者率以木犀當之而桂因
以掩矣今吳越所有皆此類耳不知何以別之朕
世之降也與僞亂真貌榮名與困湮沒者又豈獨
一木朕哉

蘭蕙

世重劍蘭久矣先司馬在虔州日庭前嘗蓄之時
吾宗昆華公爲南國子監祭酒每書來索予同三
兄自豫章歸舟過白下曾遺之數叢畢山有蕙亦
蘭類孟雲野謂劍蘭卽畢山蕙似無目者劍蘭花

山志卷二

三

肥而葉勁與蕙特異且蕙花時在春劍蘭花時在
夏朕黃太史有云一幹一花者爲蘭一幹數花者
爲蕙蕙卽今山蘭則劍蘭又不知當居何等所謂
一幹一花者予自婺州歸曾攜一叢其花色綠而
香更幽澹彼中謂之冬蘭又有秋蘭是一幹數花
者若草蘭則最下別有風蘭色香不足取特懸之
樹枝間或檐際不著土自生爲異耳其蔓生者曰
珠蘭花如粟米與蘭迥殊而香則無二賈人多采
之以入茗今茗有名曰蘭花者是也

玉蘭

玉蘭花古不經見王鳳洲疑爲木筆之新變麟洲引茗溪漁隱之言謂卽辛夷北人呼爲木筆南人呼爲迎春而駁之云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色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春高樹立春已開今之玉蘭卽宋之迎春王文肅云嶺南人至今仍呼玉蘭爲迎春也麟洲謂北方有木筆而絕無玉蘭殆不厭大抵木筆多而玉蘭少好事者率以木筆接植之其枝葉俱相類無叢生高樹之別木筆花亦白色但其萼紫玉蘭之萼綠瑩潔勝之耳狀木筆又別有紫花者麟洲引宋小說云玉蘭乃白辛夷意以木筆爲紫辛夷不知木筆自有白與紫兩種之不同也

禹碑

禹碑釋云承帝曰嗟翼輔佐卿州渚與登鳥獸之門參身洪流而明發爾興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營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華嶽泰衡宗疏事哀勞餘伸禮鬱塞昏徙南瀆衍亨礼制食備萬國其寧竄舞孔奔計七十七字而楊時喬釋云承帝令襲翼爲援弼欽塗陸登島渴端鄉邑仔巖流舡暗歇遲眠卽風迄冬次岳麓展陌裂砧析踞罔墮纏

山志卷二

三

山志卷二

三

逌求出竅華恒泰衡嵩陞事哀獻梓挺裡鬱濬塾徙南暴輻員節別界聯翹魁夔魘竄舞蒸絳其相同者僅二十二字耳郭宛委曰相傳禹碑在密雲峰楊用修得之張僉憲曰宋嘉定中何致子一遊南岳脫其文刻於岳麓用修又刻於滇楊時喬又刻於棲霞用修謂韓退之劉夢得朱晦翁張敬夫諸人求之不得已得之爲奇幸仰止諸賢冀是恐非紛紜聚訟獵以爲奇嗚呼是何異遠隔絕域見塚而泣其先也善乎王元美之言謂銘詞未諧聖經類周冢穆天旨哉旨哉而孔伯靡駁之曰禹碑在岫嶇峰巔龍文鳥篆非神禹不能作自楊慎沈鎰輩譯文疏記互相矛盾而楊時喬者囁強尤甚句讀全別不啻倉頡沮誦親爲授受矣宛委以詮釋之謬因疑碑贗是猶觀太玄兩訛庖羲之一畫覽元經而病宣父之春秋也可乎郭孔爲好友其言不能歸一予解之曰禹碑真贗未敢定觀其所釋無論同異而皆無意義習其點畫亦不可以施於用勞心極辨正如修補平天冠藝雖精抑何爲耶

淳化閣帖

淳化閣帖者宋太宗畱意翰墨淳化中出御府所藏命侍書王著臨搨以棗木鏤刻釐爲十卷於每卷末篆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或謂不始於宋宋乃重摹者非也暇日記云淳化帖唐舊刻唐謂南唐馬傳慶說唐係大年摹石題云係大七年倉曹參軍王文炳摹勒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取祕書所有增定作十卷非重摹也重摹之說本於吳人陸友仁狀友仁祇言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帖入石名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爲法帖祖非謂淳化

山志卷二

書

摹昇元也至仁宗詔僧希白刻石於祕閣前有目錄卷後無篆題世誤傳以爲二王府帖二王者魏王也元祐中居親賢宅從禁中借板搨百本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黦黑又多木橫裂紋時有皺皺失字處高宗紹興中有國子監本其首尾與淳化略無少異當時御前拓者多用置紙是打金銀箔者也自後碑工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版上隱狀爲銀挺擬痕以愚人但損剝非復拓本之遺勁矣初徽宗建中靖國間出內府續所收書令刻石卽今續法帖也大觀中又奉旨摹搨歷代真蹟

刻石於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與淳化則少異其間數帖多寡不同各卷末題云大觀三年正月一日奉聖旨摹勒上石此蔡京書也而以建中靖國續帖十卷易去歲月名銜以爲後帖又刻孫過庭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謂之大觀太清樓帖世喜蓄帖唯淳化率不得真者當時拓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大臣登兩府者方得賜其後亦不復賜故傳者絕少衢州汪達字季路官至端明殿學士建集古堂藏奇書祕蹟金石遺文二千卷著淳化閣帖辨記共十卷極爲詳備末

山志卷二

書

云其本乃木刻計一百八十四版二千二百八十七行其逐段以一二三四刻於旁或刻人名或有銀鈿印痕則是木裂其墨黑甚如漆其字精明而豐腴比諸刻爲肥劉潛夫云近人多不識閣帖某家寶藏本皆非真真者字極豐穠有神采如潭絳則太瘦臨江則太媚余始得汪端明所記閣帖行數恨無真帖參較晚使江左用二千楷致一本尤伯晦見之曰寶物也夫真帖可辨者有數條墨色一也他本刊卷數在上版數在下惟此本卷數版數字皆相聯屬二也他本行數字比帖字小而瘦

此本行數字比帖中字皆大而濃三也余所得江右本每版皆全紙無接粘處一部十卷無一版不與端明所記合乃知昔人裝褱之際寧使每版行數或多或少而不宜剪裁湊合者欲存舊帖之真面目四也近世沈蘭先作淳化閣帖跋云明時天下相傳止有二本一內府帖一外府帖萬曆初帖入潞王府中吾郡湯煥字堯文授讀潞王府湯善書王以閣帖與之內府帖也而外府帖流傳人間頗散析秀水項氏得其七梅里李氏得其三項以三百金歸李請所逸三卷冀合之成全書李不應

山志卷二

五

反以七白金請於項兩家祕惜各寶其半世遂傳爲千金帖云內府帖藏於湯者湯沒吾郡諸子延采得之董大宗伯其昌願書素綾百幅畫金簾二百易此帖廷采不受也後廷采効此帖爲人竊去自蘇州至南京又至杭又賣至越蓋數易主矣復歸杭有童子不知是何等帖竊之鬻市中或以衣數襲易之賀典肆中廷采兄子慶倩聞之善價以購而此帖乃卒歸諸氏其卷首輒下臣王著模四字此他本所無也予謂沈此跋所述極詳狀云明時天下相傳止有二本其言亦不舛予聞一前輩

言明時大內所藏蓋至十有餘本以予所知吾省蘭州肅府有御賜本沈蓋不知也肅王雅好文事嘗聘山人溫如玉張應召重摹上石石今見在蘭州而順治初西安費文玉又勒之文廟碑林雖下於蘭州者一等亦足嘉也予癸卯在白門於袁令昭處見所藏大觀帖贗本也令昭頗珍之時雒川劉秉三爲戶部同州李以理寓於其署以理罷淮安司李久遊江南能鑒賞書畫秉三嘗從之質疑令昭以此帖求售於秉三以理不許也以理自言得淳化帖真本予數請觀之以理卒未出示恐

山志卷二

五

亦非真者予既歸里宜川劉石生攜其兄客生昔所藏大觀帖至云得之肅大將軍家大將軍得之王元美家卷首有元美敬美小像各一幅爲仇十洲筆生動秀潤真蹟也末有元美諸君跋計予素所見帖無出此右者今歸之保定陳祺公祺公博學好古尤敦道義此帖可謂得所主矣王元美跋云大觀太清樓帖標題卷尾皆蔡京書摸搨精妙不減淳化閣帖而世少傳者當宋時又無他刻以故視閣帖爲尤寶重今年秋余以俸緡八十五千得之長安市中乃故太傅朱忠僖家藏

物狀僅卷之二四五十耳後又於錫山華氏得所缺五卷始克成完璧搨法精甚其字畫稍肥而鋒勢飛動神采射人若淳化之親賢宅二王府帖紹興太學淳熙修內竝出其下余故誌而寶藏之萬曆丙子春二月吳郡王世貞書按此爲丙子二年秋當是去年秋也月書跋中云今

淳化帖以棗木鏤刻而卷末篆題云摸勒上石不應一人之紀自相矛盾意當時本屬木刻因得南唐石增定故遂題作上石耳馬傳慶云增作十卷爲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

山志卷二

三

是明爲兩本劉衍卿陳簡齋所云祖石當是指南唐之石而言而諸人所云則是王著所摸者耳朱子孫云項墨林家藏淳化帖其最珍重不輕示人者乃蘇東坡故本字旁有東坡朱筆釋文此則聞所未聞也天下稱收藏賞鑒者以項氏爲第一家今皆散佚無存矣過眼煙雲可爲一歎

聖教序

聖教序中有當嘗現嘗之世一語予未廣覽內典不解其義諸家絕未有言及者疑是嘗現嘗滿懷仁偶疎脫一滿字耳而坊間刻此文或作嘗現嘗

隱狀褚登善所書慈恩碑與同州倅廳碑亦俱無此字聊識之以俟博雅者

聖教帖中如金容掩色色不異空空空中無色諸色字於草法合至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無色聲香味觸法諸色字乃包字集書者誤以作色字耳其筆畫甚明又觀天地苞乎陰陽先苞四忍之行苞字下體文抱風雲之潤抱字右旁自見無容致疑而亦從無言及之者

問交

或問子張子夏之言交宜孰從曰皆從之或曰何

山志卷二

三

也曰居鄉黨之間從子張之言在朝廷之上從子夏之言

卓子康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爲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之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間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卽位先訪求之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郭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覈論周遊郡國好獎訓士類嘗勸茅容孟敏魏昭

庾乘從學卒皆知名當世自餘或出於屠沽卒伍因之成名者甚衆陳畱左原犯法見斥林宗愍之曰昔之大賢尚不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林宗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同郡宋冲素服其德勸之仕林宗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吾將優游卒歲而已朕猶周旋京師誨誘不息及卒四方之士會葬者千餘人蔡伯喈爲製碑文嘗謂盧子幹曰吾爲碑銘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耳吾徒生末世斯二賢者宜爲師表故特述之蓋

山志卷二

无

有志而未逮也

邑中一武生性素猛頗陵轢鄉曲曾與舊尹相揭訟被斥一日置酒請予予辭之不得遂赴之或以爲諷予曰此亦有故曩予在長安值渠下獄困甚令獄吏以片紙訴狀予稍周之後數年遇於燕邸持一絹來報予卻之再三乃強納於几而去近以其子復入武學故隨鄉俗令家僮以白金一星賀之予實未往過數日渠具簡見招先托人致意詞甚懇云願得一至爲榮予以其人非胥隸無可厲拒之理故赴之耳意謂倘其改行爲善亦有可用

之才大抵末世善人難得吾輩所與其姦回刺礫者正亦不乏能一一絕之乎唯不與之親密已矣何可過峻示天下以不廣耶

輩下風俗舊稱淳朴邇漸澆漓習爲浮靡遂至鄙懦不振有衙前散從家富而豪其父歿喪祭僭侈略無忌憚令尹致賻士大夫皆趨弔盡禮予爲之懼獨未敢往

陞字

道藏有玄圃山靈區祕錄三卷陞字不識其音義徧閱字書亦無有也皇甫氏曰區者藏書之器也

山志卷二

圭

晉欽從仁從金者喻至精之物藏於仁函之中耳世無此字按道家多自造之字如諸神之名皆是也靈符雲篆尚當別論談薈中所載字體尤繁至不可究詰要之不適於用無容究心也仁胡禮切廣韻云有所藏也

恩字

恩字從因從心可見推愛以及人物者性之自朕也故曰仁人心也朕則人之刻薄寡恩者皆失其本心者也

山志卷之二

山志卷之三

程子訓

程子明道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伊川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語可續六經非理微功淺不能道

周子說主靜程子恐其與事物不相交涉只說主敬朱子云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無欲故靜若以爲虛靜則恐入釋老去朱子周旋靜字實重敬字予謂有靜而不敬者矣未有敬而不靜者也真西山嘗分列朱子之言前祖周子

山志卷之二

一

之主靜後本程子之主敬狀合而參之必如所謂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者方爲無弊陳白沙云學須從靜中養出箇端倪方有商量處不知端倪如何養出作何商量今日追想程朱之意正恐其後來流爲陽春臺作用耳

尹和靖云放教虛閑自狀見道此亦主靜之意朱子嘗稱之予謂此意已入釋老狀予性急而心雜以此爲箴則對症之藥也

朱子云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不必專於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

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此定論也予謂直內必須方外蓋內外元不相離工夫祇是逆用孔子荅仲弓問仁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方外荅顏淵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亦是逆功三代而後無生知安行之聖人故董子曰事在彊勉而已程子以整齊嚴肅爲教正是此意蘇東坡不喜程子直是憚於方外吾輩與東坡賢愚雖異其受病處則一也

蘇文忠

蘇東坡不特文章書畫絕世其人自是賢者但好

山志卷之三

二

譏彈程子則其一短如當日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欲往算司馬溫公伊川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東坡曰卽不道歌則不哭此語甚敏辯今人皆善其說而以伊川之言爲失之拘卽朱子亦疑之予謂東坡之說非也是當以其日明之如此日稱賀訖忽聞溫公之訃情不容緩卽當往弔洵不可拘哭則不歌之例按溫公之薨爲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六日明堂肆赦則前乎此者有日矣旣可以不早往卽過此一日亦不爲遲頃刻之間吉凶頓異得無不敬於君不誠於友乎曲禮哭日不歌檀弓

弔於人是日不樂又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是未弔而已有未發之哀已弔而猶有未忘之哀故哀樂不同日伊川之言所謂淡得禮意者也至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東坡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夫忌日齋戒先王之制聖人之訓也豈一食素遂謂之好佛乎此則從事戲侮全無意味矣

東坡每誚伊川曰不知何時打破敬字至形諸奏狀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此其失言失人之過也考亭摘擊東坡時有已甚之言亦因

山志卷三

三

此加怒耳

程門諸子

尹和靖之學大約得於伊川敬之一言其自言曰初見伊川時教看敬字請益曰主一則是敬朱子曰和靖主一之功多而窮理之功少故說經雖簡約有益學者但推說不去不能大發明在經筵請講少開悟啓發之功又曰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又嘗日看光明經或問之曰母命也朱子曰如此便是平日闕却諭父母於道一節便致得如此予觀程門諸子頗有流於禪者

不但和靖一人狀則和靖拜觀音之言與程子敬其人之言亦正不可同觀和靖之母賢母也能知大義觀其聽和靖不應科舉則諫之未有不聽者固知和靖母命之言直是託詞

朱子曰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太高了他們只睥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或云定夫後更學禪呂居仁以書問之有云吾丈既從二程後又從諸禪遊則二者之論必無滯闕敢問何以不同定夫荅云

山志卷三

四

佛書所說世儒亦未深考又云此事須親至此地方能辨其同異不狀難以口舌爭也又言前輩往往不曾看佛書故詆之如此之甚而其所以破佛者自不以爲狀也觀此則非餘禪猶在乃是新禪更進也

程子自涪陵歸見學者多從佛學因歎曰學者皆流於尼狄矣唯有楊謝長進又曰我歿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尹氏乎繇今觀之殆皆不免朱子特謂游先生尤甚

太歲土旺

今之修造動土者以太歲土旺爲忌恒避之天下類狀矣昔曹月川修蒲州學舍門人曰太歲在東未可月川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太歲何在爾欲避之乎夫太歲天上歲星也豈人間家家戶戶皆有一太歲耶或有言土旺者月川曰土旺不用反用衰土乎且土旺不動土水日不飲水乎火日不吹火乎金日不鍊金乎木日不析薪乎五行在天地間木旺於春七十二日火旺於夏七十二日金旺於秋七十二日水旺於冬七十二日惟土無專氣無定位故四季之末各旺一十八日共得七

山志卷三

五

十二日是五行各旺七十二日而成一歲功也五行一理而已土旺猶金木水火之旺也今於金木水火之旺皆不畏避獨於土旺濫避之何惑之甚也月川斯言可破世之溺於太歲土旺之說者予素於此絕不措意故每舉以告人狀所謂東西就人之家言太歲在東乃就法象言以氣類應非謂太歲在家之東家之西也土旺寄於四季之末其說從來久矣竊疑其涉於安排五行流行於天地之間斷無截狀如此分判之理金木水火不能離土則土旺直在四時安得謂獨寄四季之末此又

予之私臆也他日偶閱道經有云三月之氣包含土又云四時各含於土其義殆合

忌月月忌

世謂正五九三月不宜上官又有忌月謂之號月者是月不修造動土不以財物與人其說以姓氏之音爲別狀或同出一姓分屬宮商覆姓數字莫辨徵羽亦豈通論乎又有以月之初五十四二十三三日爲忌者或謂爲避九五之尊狀豈有明不避九而乃暗避十四二十三之九乎此皆於理無據於古無稽巫覡之談士君子所不宜道也歐陽

山志卷三

六

公五月不上官乃亦未免於俗

好學

今之士好學者鮮矣大抵專事帖括博取科名一陟仕途此事都廢間有天資英敏者非浮尚詞章雕組藻采則旁落玄虛糟粕經史予皆謂之不好學標榜成習切磋無聞斯道之衰於今已甚故嘗書座右一聯云誦詩書執禮之言交直諒多聞之友睠顧山澤寤寐求之伊何人哉願與爲役

顧亭林

顧亭林古所謂義士不合於時以遊爲隱者也

姿不揚而畱心經術胷中富有日新不易窺測下筆爲文直入唐宋大家之室至講明音韻克傳絕緒他所爲日知錄金石文字記天下利病諸書卷帙之積幾於等身朝野傾慕之行誼甚高而與人過嚴詩文矜重心所不欲雖百計求之終不可得或以是致怨辱弗顧也居恒自奉極儉辭受之際頗有權衡四方之遊必以圖書自隨手所鈔錄皆作蠅頭行楷萬字如一每見予輩或宴飲終日輒爲攢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虛度矣其勤厲如此所著昌平山水記二卷巨細咸存尺寸不爽

山志卷三

七

凡親歷對證三易稟矣而亭林猶以爲未愜正使博聞強記或尚有人而精詳不苟未見其倫也

丁巳秋九月初三日亭林入關主於予家將同作買山之計頻陽郭九芝明府聞之以書來曰憶前歲之冬與先生坐張鹿洲將軍席上辨尊經閣事今已再歷春秋而張將軍丘首故園及章京諸君皆已湮逝關中喪一各紳弟與天文生趙君德進名藏甚不自禁聞先生過年潛修十倍聲名今聞顧寧人先生已抵山居寧人命世宿儒其爲大興之日耶予復之曰尊經閣記大要及弟謂程朱正不宜爲耳知先生有未忘於懷者而弟亦執其愚見如故也朱山輝忽捐賓客聞之驚悼彌旬弟少耽聲色好雕蟲之技年近五十始歸正學今幸寧人先生不棄正欲策勵

驚鈍收效桑榆但以有室家之累不能脫去俗務方自悲悔無及先生譽逾其實祇增報悚耳

王仲復

王仲復司寇心一公之從子也其學一以考亭爲師沉潛刻苦讀書一字不輕放過持躬處物悉有矩矱司寇公爲逆黨誣害追滅仲復先君舉棗助之故仲復長而家貧遭寇亂棄諸生蹤迹渭濱教授生徒足不入城市不近名名亦不著關西高蹈當推獨步予則不能藏項斯之善也

山志卷三

八

六經無異指千聖有真傳不知君子教何術可及泉庚申春予治先君側室張氏之喪雖其出禮統以從事孝若節五十六年意不忍薄爲之加謂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義非賢者所爲時予事已舉未之能從狀不敢忘好友之規因附記於此亦以見吾黨古道之存

劉孟嘗

劉孟嘗侍御文石公之長子壬午孝廉也隱居讀書有幽貞之節而不事炫耀予嘗以渾金璞玉擬之與仲復稱爲渭北二隱侍御公早歿諸子彬彬皆孟嘗之教也孟嘗有二女子爲長子聘其長者會有寇亂與其母並妹俱投井而歿予曾作劉長

女傳今每憶及猶戚戚於懷也

李中孚

李中孚有高明之資學識淵邃以講學明道爲任滿洲聞之皆加禮延致會城後爲制府所知復聘入書院下檄各郡邑集諸生開講中孚據坐高談諸生問難遂有不平之言狀是關中一盛事也予往咸林道遇郝得中別駕班荆而語郝遽問識李中孚否予曰舊好也又問其人何如予曰學行不苟君子也郝促郝曰予亦雅重之但講學非易事嫉忌悔吝之來將必繇此今制府又欲具疏薦於

山志卷三

九

朝以特應舉隱逸之 詔愚見謂出不如處朕不便與言君既相善何不以此告之予曰此事不在中孚聽之可也疏上中孚稱疾不起過予草堂論及出處有確乎不拔之志允矣狂瀾之砥柱矣郝年方壯居官有幹才乃其識議超卓亦復如此

李天生

李天生天資敏異所謂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者也予昔邂逅於長安茶肆隔席遙接各以意擬名姓及詢之皆不謬遂與定交後天生從陳祺公於塞上日事博綜九經諸史靡不

淹通祺公視爲畏友投契之深有同骨肉天生以是無內顧憂而益肆力於學及祺公備兵雁平攜以入代復爲具橐資遊圭組之英蓬筆之彥俱與交惟傳青主顧寧人朱錫鬯輩尤以古道相底厲著述日富叩其所蓄如海涵地負而敦尚義氣鑑拔人倫有倜儻非嘗之槩丙午返秦時已棄諸生當事諸公知者爭爲倒屣予適在張鹿洲署中重與聯榻晨夕醺對每欲以兄事予予謝弗敢承後乃強納拜焉察其行誼豈今人所易得者哉

養生

山志卷三

十

文潞公致仕歸雒入對時年幾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卽止予以爲養生之道不過如此朕而行之有恒正不易耳毋謂其言平平爾也

灰隔

周禮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闔壙之蜃註互物蚌蛤之屬闔猶塞也將井柳先塞下以蜃禦濕也後世作灰隔昉於此朕以蜃爲灰北方所無北方之灰以石爲之耳豈當時槩用蜃後乃易以石耶

若論其用則屢不及石多矣嘉靖時修顯陵呂文簡上疏謂宜用朱子作灰隔法狀朱子云以淡酒灑之今人用糯米汁是也文簡云以松葉水灑之劉太室嘗用之云松葉水似勝且易乾此皆爲人子者所不可不知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近世喪禮儉其親者多矣富貴之家有不惜財者又率尚浮文博虛聲其爲不得其道一也予嘗記劉太室葬禮欲使後人知所取法焉太室母李太宜人享壽百有二歲物時無他病亦無所苦但氣

山志卷三

土

弱不能行立亦不復食每日啜酒五次每次三四盃如是者七日脩狀而逝太室素好釀酒又嘗得漢陂春方於郭宛委幸賴之以養其親亦孝思之所致也於乎生則盡其忠養死則致其誠信如太室者豈易及哉太室尤善易予嘗從之質疑受益實宏

天根月窟

天地之間一陰一陽而已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陽主動陰主靜坤逢震爲天根復也乾遇巽爲月窟姤也震爲長子巽爲長女長子代父長女代母也

乾坤先天也自復而臨而泰而大壯而夬以至於乾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以至於坤繇後天以返於先天奉天時也根主發生鼓萬物之出機窟主閉藏鼓萬物之入機陽往陰來之義也復者陽之動也姤者陰之靜也一動一靜之間乃坤末復初陰陽之交在一歲爲冬至在一月爲晦朔之間在一日爲亥末子初也人身之乾坤內交靜極機發而與天地之機相應也故曰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也

環中

山志卷三

土

魏伯陽之學不出先天一圖邵康節云先天圖者環中也俞琰釋云心在人身之中猶太極在先天圖之中朱紫陽謂中間空處是也圖自復而始至坤而終終始相連如環故謂之環環中者六十四卦環於其外而太極居其中也在易爲太極在人爲心人知心爲太極則可以語道矣康節有詩云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半點無又云乾遇巽時爲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月窟在上天根在下往來乎月窟天根之間者蓋心也三十六宮乾一兌二離三震

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是也合八卦奇偶之畫計之亦是也琰嘗遇隱者授以讀易之法盡得環中之祕反而求之於身所謂太極天根月窟三十六宮靡不備焉此身中之易也學者若不體之於身徒孜孜求之卦畫則何益矣

中

邵康節云天地之本其起於中乎在四德爲貞元之間在十二卦爲坤末復初在一年爲冬至子之半在一月爲晦朔之間在一日爲庚子之交天地有之人身亦有之參同契所云合符行中者也能

山志卷三

古

知吾身之中以合乎天地之中則乾坤在身矣

冬至子半

康節冬至吟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人言夜半子時爲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屬子時是朱紫陽所謂未成子方離於亥之時此造化之機也天心也無中含有象也數之所從起也

冬至歲十一月中氣其交氣不盡在子時亦有在白日及夜之他時者而康節詩特取其在子之半

山志卷三

古

者以見天心耳子月之半爲冬至前半月屬舊歲後半月屬新歲故遁甲未交冬至前時日作陰遁逆行交冬至後時日作陽遁順行夜之半爲子時前四刻屬昨日後四刻屬今日故曆法子前四刻交節氣作其日夜子時初幾刻後四刻交節氣作其日子時正幾刻張鼎思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斗柄建寅則爲正月狀必以初昏爲定自初昏以至丑時皆作今日之夜寅時乃作明日之旦故上古作曆之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曆元夜半子時仍屬甲子朔日言夜半者明全夜皆係是日而子時居其半也今曆家節氣遇子時曰某日夜子時猶有此意但以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則於理未盡必子丑二時俱作今日之夜乃合月令昏旦之義而於歲月又相脗合今之言命者於子月則作今年於子時則作明日吾故疑其不準也按史記曆書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以建子爲正故以夜半爲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旦冬至若建寅爲正則以平旦爲朔此說甚明可以略證予說以天運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日出寅卯是也以

人政言則寅月爲一歲之初寅時爲一日之初鷄鳴而起是也

宋儒以子半爲子之前劉太室非之以爲子之中日者論人生命分前後四刻爲兩日則與太室之言其理有合中菴新論亦謂子半兩義韓恭簡云冬至一歲正氣之首子之始也曆家截其中而用之子之前半尚屬去歲狀復卦中無坤泰卦中無臨子月帶庚月之半寅月帶丑月之半天心安得無改移哉予謂陰陽有相交之義無各分之理歲月日辰皆陰侵陽陽侵陰故能成功若陰陽離則

山志卷三

五

乾坤息矣

一日一夜十二辰六辰爲日六辰爲夜六辰各三分之子丑陽生爲日之始狀尚在夜至寅卯方明辰巳而陽極午未陰生爲夜之始狀尚在日至申酉方晦戌亥而陰極夏時建寅蓋用陽月之中也上元陽之中也中元陰之中也下元陰陽之終也此予之說與張有異張重在昏旦予重在陰陽之交也

數

一者數之原也又一而成二矣二者二其一也數

之生也一爲奇二爲偶一奇一偶而天下之數備矣奇奇奇偶而成三矣三者一其一一其二也奇奇偶偶而成五矣五者一其一二其二也此兩參伍之理也

祇民

昔有挾預知之術者專持寂感報耳秘呪卽萬回哥哥其異更甚則亦祇而已

今有人號爲神仙者遇人問吉凶事輒舉筆答之或數句或數字往往有奇驗狀驗後始解未驗弗解也此其無益於事已明乃遠近賈賤之人皆敬之如神明走之如鶩偶有坐客詡之不置者李天生曰是不過一術士而已予曰非也術士爲術實

山志卷三

去

皆有所據以起雖其技不同大約不外於數亂而爲其爲巫覡斯下矣此人非理非數而突言吉凶如無驗則可果有驗是祇民也焉得爲術士乎他日莊澹菴太史過予草堂偶語及此澹菴淡以爲狀予謂此事不必以儒者之理正之直以神仙之論折之可耳文始經言鬼有六其附託有八爲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狀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註云心執蔽之人爲靈淫沉狂奇物六鬼統攝蒙昧者或解珍奇之事或解怪異之事或解祥瑞之事預言必應衆人敬之

以爲聖其解奇異瑞事之人傲狀不言有鬼附於身惟言至道於身有此靈通也詳觀此言不幾爲此人寫炤乎時同澹菴至者一中舍聞予說訝之乃極稱其爲孔子正心誠意之學予曰孔子言書龜則有之矣君何曾見其爲人終日言吉凶之事如射覆乎其人不憚若以文始經究之則當有必木歿金歿繩歿井之禍予又不欲淡論也

劉石生

劉石生有瓊璋之才學亦博早年與其兄客生遊文太青先生之門有二劉之目但生於邊塞負氣

山志卷三

七

好罵坐晚年有心疾益甚當其怒時雖釜質不顧及怒解責之以義輒俛首屈服狀有時怒發仍如故蓋其性朴忠胷中無宿物而傷於急卽圭角未化亦是君子之過賢於世之突梯脂韋者遠矣比來京兆與共晨夕嘗見其血不華色甚憂之每有所規戒而石生不能用別未二年遂至不起追思三十年遊宴之好樂隕哀宅不勝秋華零露之感予嘗書山茨一聯云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董仲舒儒者之象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諸葛亮王佐之才石生見之稱善求予更書櫺之歸云將

以銘諸齋又予凡得友朋贈貽之章及往來簡札輒令家僮裝裱彙爲一集名曰友聲石生云我欲效子所爲亦卽以友聲名之二事極細人但知石生之負氣而不知其虛懷善下如此

神茶鬱壘

今俗元旦置桃符於門左書神茶右書鬱壘所以辟祟也按風俗通黃帝時有神茶鬱壘兄弟二人性能執鬼則神茶當左鬱壘當右東京賦云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則鬱壘當左神荼當右括地圖曰度朔山尖桃樹下有二神一名鬱一名櫺高誘註

山志卷三

六

戰國策又曰一名余輿一名鬱雷爲說不一亦荒誕之事無足信者

貞燕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宅有雌燕獨巢凡六稔時人目爲貞燕

予友涇陽趙元滾之母劉氏爲伯韶公配公早卒劉氏年方二十五歲矢志守節撫元滾劬勞備至嘗有雙燕巢於室忽失其雄其雌孤棲自爾秋去春來凡三十年同人咸作貞燕詩以美之此正與宋末姚玉京事同玉京襄州小吏衛敬瑜妻也其贈燕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後玉京歿燕復至周章哀鳴家人語

以玉京墳所燕遂於墳側有時風清月朗襲人或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此則更異

宋大逆

宋有大逆二王安石配享孔子位復聖上張邦昌爲帝居宋大內人或寬之不使與莽操懿溫同科予特著之客曰邦昌之立迫於勢安石配享乃其黨所爲曰邦昌不能以死辭有無君之心焉使宋亾而不復邦昌之卽真必矣安石聞人也方將以其學易世是其居恒言動必有以孔子自擬者故沒而其黨推尊之若此觀其三不足之說尚何所忌憚乎卒之亾宋者安石也使孔子而在必加兩觀之誅矣

碧雲驥

范文正公宋朝一代人物之冠而梅聖俞作碧雲驥詆其純盜虛聲至無足比數聖俞亦賢者此則其失言之過於文正奚損或疑以爲後人僞作洪容齋謂出魏泰亦未可知若李贄謂使文正公不貪宋朝人物第一之名則巍巍相業非路公魏公所敢望強作解事又妄人之言不足聽也

富春山圖

山志卷三

十

黃子久爲畫一卷三年舟至富春山下而始完因題爲富春山圖初非寫富春山也舊藏宜興吳孝廉問卿家問卿將以令出所有書畫焚之以殉時問卿昏亂侍妾於火中竊出二卷其一爲懷素帖其一卽此圖也狀已焚去丈餘後歸丹陽張氏今歸泰興季氏侯朝宗作雲起樓記云投諸火以殉蓋不知其侍妾之能畱也予聞之于密菴云

十萬圖

倪雲林嘗爲陶南邨作十萬圖曰萬笏朝天萬竿烟雨萬丈空流萬壑爭流萬峰飛雪萬卷書樓萬林秋色萬松疊翠萬橫香雪萬點青蓮皆有雲林自跋款署至正癸丑蓋其晚年筆也藏陽羨陳定生家侯朝宗曾爲文紀之後聞已歸朝宗近見雍丘友人言朝宗勿復爲有力者奪去矣

霖雨舟楫圖

沈石田與三原王端毅善嘗爲端毅作霖雨舟楫圖後歸之同邑來氏滇南王司農玉銘言爲端毅之後託梁仲林求此畫仲林以古鼎易之來元憲致玉銘玉銘以爲非真跡頗輕之仲林嘗向予言之悵歎今亦不知所終矣端毅歸田後石田又嘗

山志卷三

十

畫一鴿一石竝朱草數莖爲一小幅題詩其上曰
朱草呈芳著意新紫翎金眼圖精神九齡老去無
書寄雖曰飛奴不屬人詩不爲佳而畫有別趣今
藏溫氏海印樓中

白巖圖

文衡山真蹟在晉中者以白巖圖爲最蓋白巖爲
雷都大司馬極有聲武宗南巡時尤著侃侃之
節衡山爲此不苟也後歸之朱蒼希太史屢經兵
火遂失之

閔茶

山志卷三

三

今之松蘿茗有最佳者曰閔茶蓋始於閔汶水今
特依其法製之耳汶水高蹈之士董文敏亟稱之

劉台疑

滌衷劉公名濯翼先司馬同筆硯之友予伯兄其
壻也家故貧性狷潔爲文刺澁不作猶人語以明
經爲武昌廣文攜其妻及幼子之任值流賊猖獗
楚豫間道路阻絕與其家不通音書者十餘載順
治初賊雖敗遁尚在烽火搶攘之際長子台疑名
獻煜徒步往尋之備極苦楚始至武昌徧詢之其
舊役流囚始盡莫有知劉教官所在者台疑哀號

禱於天忽有老人問其故乃告之曰劉教官夫婦
俱歿矣其子爲兵所掠不知所之遂引至葬處啓
視之遺骸僅存有磚朱筆記其姓名鄉貫乃公
未卒時所自書台疑收淚謝老人身負二骸而歸
肩肉爲枯者數寸公苦學五十年寒窗千里外升
斗之祿所入幾何而夫婦客歿愛子流離使非台
疑之孝莫正首丘將永爲他鄉之餒鬼矣予悲公
之遇嘉台疑之志乃爲一詩書以貽之台疑奉藏
於公木主之側台疑性褊激嘗得罪庠師值督學
田公臨試庠中側開優劣二人庠師乃以台疑爲
劣田公集諸生面審台疑劣狀褻其衣冠台疑泣
辨且訴及尋親事諸生亦爲白曰劉生氣質信粗
以爲劣則已甚田公曰學者貴變化氣質氣質粗
便不是學者又問尋親事台疑則以予詩爲證田
公色解曰如是更宜旌矣遂免究復其衣冠今台
疑年已七十不復應試植花竹一區優游娛老亦
可謂能收桑榆之效者矣

臥冰割股

洪武二十七年青州府日炤縣民江伯兒以母病
刲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

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上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爲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勿使傷壞風化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定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曰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居醫嘗進湯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臥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至若割肝殘害尤甚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臥冰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廟乏主豈不反爲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務爲詭異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自今臥冰割股不在旌表之例著爲令

宣德元年五月禮部奏衛整女母病篤割肝煮液飲之而愈宜旌表 上曰爲孝有道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割股割肝此豈是孝若致殺身其罪尤大况已有禁令今若旌表使愚人效之豈不大壞風俗女子無知不必加罪所請不允

臥冰始於王祥今婦女皆能言之若王延則知者鮮矣延亦晉人事母甚孝夏則扇枕冬則溫被母嘗盛冬求生魚延求而不獲扣冰而哭忽有一魚躍出冰上取以進母史臣贊之比於黃香孟宗云狀此言扣冰非臥冰也夫冰自可扣以爲孝心格天扣冰自可得魚奚必臥耶

凡事不可以訓後者君子弗貴也割股已不可割肝又甚陶九成所記更有割心肉一轡而不死者延祐時嘗熟朱眉吉也乃復歸於道士馬碧潭之醮告神明之陰祐九成因竝侈談其先世之美亦

以爲玄武神之靈皆理之所無近於語怪矣

建安諸子

建安諸子咸蓄文藻英詞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可謂極一時之盛生逢其際干戈鐘鼓之中清譙游覽之樂罕有其倫故康樂以爲月辰美景賞心樂事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亮繇孟德夸邁流俗之學籠絡英彥之略啓之於前而子丕之才又粗足繼之耳所可恨者挾詐不臣弋取漢鼎遂使千載文章爲之短氣

姜楚嵎

姜楚岫名貞字固仲別號羊石道人蘭溪高士也爲山水小畫類以墨漬成而無筆法雖不入格自有殊致

聖壽寺羅漢

蘭溪聖壽寺有畫羅漢像十六幅貌皆奇古狀似非一人筆絹色亦別僅可稱能品尚未入妙而其邦之人矜重相傳爲貫休真蹟當不滿識者一笑也因憶江文通擬湯惠休詩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皆稱爲休上人佳句自唐已狀矣天下事可笑類如此

弈

山志卷三

圭

弈之爲術二言盡之曰先曰忍意類道家者流以兵言之粗迹也若云陸子以河洛數得之此又後人附會之言可笑

予於弈雖間爲之狀非所好所謂勝固欣然敗亦可喜者也大梁張海旭則酷好之幾忘寢食每聞一國手輒不遠千里就之或延致其家如是者三十餘年所費數千金計辛亥偶遇婺州與予對局時復敗去嘗謂予曰君天資高妙若官從師學可橫行無敵惜乎一生精力皆徒用之讀書耳范止

鑰每向人述之拊掌蓋海旭作此語時惋歎見於色非戲也予聆北鑰談論始有悟入大約一步苟不得一刻懈不得推之爲學涉世當有得力處也

方爾載

蘭溪方爾載寒溪五世孫博雅之士也予嘗至其家瞻寒溪遺像有文集二十二卷乃鈔稟未授梓者所藏書畫尚多趙文敏大字七言絕句一首云庭槐風靜綠陰多睡起茶餘日影過自笑老來無復夢閒看行蟻上南柯不署姓字只一印章真蹟也

蔡卞

山志卷三

美

宋時善書者四家名蘇黃米蔡蔡乃蔡卞也後人惡之遂以屬之忠惠忠惠書正其匹也文信國書不爲絕佳以其人重得之者如寶天球蔡卞乃以人掩其書君子不可不慎也若王右軍爲書中聖兒童走卒皆知之又幾以書掩其德矣

印

印古人以之示信從爪從卩取用手持卩之義通典以爲三代之制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鈕唯其所好或謂三代無印汲冢周書湯

放桀大會諸侯取璽置天子之座蔡邕曰璽者印也至季武子問璽燕王收璽虞卿棄印蘇秦佩印又一明證也秦用史籀之文李斯復損益之作小篆而漢因之爲摹印篆法以端方正直爲主頗有古朴莊雅之致朕增減遷就間失六義故馬援曾上書云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嚮成舉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爲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是漢人固已知正矣今人

山志卷三

三

不究六義謬矜章法刀法或用鐘鼎諸文令人不

易識以誇奇巧則非爲印之本指矣

撰字考之篆文無有只有

從人旁者古從二口或作二人昂首之狀蓋撰乃俗字今雖從古篆與用鐘鼎文不同

六朝始作朱文至唐宋其制漸更有圓者長者葫蘆形者其文有齋堂館閣等字近世清言詩賦皆以入之寓慨明志不獨以示信也雖去古日遠朕於義無害爲文房清玩當几杖之銘從之可也

郭徵君好收藏古印積五十餘年共得一千三百方中有玉印銀印各數十方文皆古健樸雅非近日臨摹者所能及每出視之綠紅如錦龜駝成羣

亦奇觀也今歸之劉太室爲友朋索去者百餘方矣

予嘗於土中得一銅印鐫仁山二字蓋金先生故物也屈曲盤回雖不合漢法而朱文淡細自是宋元一派好手又大儒之遺得不以爲珍耶

蔡孝子

渭南道上有表之者曰蔡孝子拾樵處按蔡孝子名順乃汝南人也與渭南無涉順事母至孝隱居不仕其行誼甚高世獨傳其拾樵一事亦眇矣且拾樵事鄉黨自好者能之以斯傳孝子而使孝子

山志卷三

三

之大節不彰焉則赤睂之見也

永樂大典

永樂元年七月 上諭解縉等曰天下古今事物散載諸書不易簡閱朕欲悉采各書所載事物名數類聚而統之以韻庶便考索嘗觀韻府等書采摘不廣爾等將自有書契以來凡經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陰陽醫卜僧道技藝之言備集爲一書毋厭浩繁二年十一月縉等進所纂錄韻書 賜名文獻大典五年十一月姚廣孝等進重修文獻大成書凡二萬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萬一千九

十五本更 賜名永樂大典 上親製序以冠之
韓聖秋云其書今在大內渠曾親見之繕寫裝
飾精工無比洵巨麗之觀也

單汝思

予初不識汝思也已丑之變倉皇以孟嘗書來予
處之山中別業尋詢其弟同其伯母俱至予乃分
獻月樓旁書屋居之五年而歸汝思頗好學顧屏
弱多病未幾卒先德漸衰後裔不振天之報善人
竟何如耶

寫字

山志卷三

主

昔人謂三代之時書以記事未始以點畫較工拙
也狀而鼎彝銘誌之文俯仰向背精入莖髮是豈
有意於工也哉亦盡其理不能不工耳予嘗謂書
法入聖亦只是盡其理三字要須字在筆先意在
字後

待義

何燕泉曰呂居仁童蒙訓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
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
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
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予以

待名菴初非有取於此今觀燕泉所言是亦一義
且甚中予病正可借以自警

不幸而壽

壽爲福之首人之所貴也狀亦有不幸而壽者如
秦豫吳閩之間有數巨公早年頗著聲譽或以經
濟或以氣節或以文藝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而
晚節頓異遂至見誚當時遺譏後世蓋無其實而
冒其名爲造物所忌故永其年卒使之敗耳王笠
澤云士大夫之節要其終而後定而始之區區皆
得以欺人其此之謂乎又憶昔人若使當年身便
成一生真偽有誰知之句爲之太息

山志卷三

辛

得閒知足

昔人有詩云得閒多事外知足少年中人生斯世
豈有閒時要在忙中得耳不則一情夫矣飽食終
日無所用心非閒人也故真能忙者乃真能閒者
也王侯猶有不足人寧有足時患在不知耳故流
爲貪爲刺二者一也以爲足則目前已足以爲不
足則到底不足思天下不如我者甚多自酒狀矣
萬鍾不加於簞瓢尤學道人所宜知也

山志卷之三

山志卷之四

周公

予觀經文周公無殺管叔之事而因曹能始之解弗辟故嘗作小論今讀郝京山之解其言尤辯因稍爲刪次而錄之以補曹氏與予之所未備云武王克商後七年崩蓋周公卜金縢之後又五年也武王年八十生成王成王立年十有三周公爲相管叔以商歷兄終弟及謀作亂畏公在內乃與羣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以蠱王公告於太公召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辟與避

山志卷四

同謂去位也詩云公孫碩膚孫卽辟也時王因流言疑公公處此惟有去位不狀內疑而外叛禍將大所謂無以告我先王者公之慮遠矣狀辟不之他之東何也東方初定人情叵測公知流言自東來有變必以西討爲名因而就之變起可親察其情形詩云公歸無所卽此行也公初至東叔之謀阻而終不宥改步明言將以殷叛王覺使人執而殺之故曰罪人斯得罪人卽叔也不曰討而曰得不用師以計得也誰得之王與二公得之公不知乎曰不知也公居東叔叛王疑公且黨叔故取叔

山志卷四

不使公知公知亦不敢爲叔請進無以白於王退無以解於兄叔所以驀狀被戮公所以黯狀沉痛於後公知而乃作鴟鴞之詩貽王也不稱叔稱罪人何也叛故曰罪人孟子曰管叔以殷叛朝廷以叛殺罪人非以流言殺叔也何以知之以王不悟知之何以知王不悟得鴟鴞之詩猶不悟也欲誚公而未敢耳如王以流言殺叔自知公無罪矣何待風雷啓金縢狀後悟也惟王不悟故殺叔不以流言以叛也以叛爲罪知叔之當討以流言爲忠不察公之無辜甚矣王之蔽於讒也世儒不達謂公以流言得叔誤矣或曰何以知非公得耶曰公得必以師是世儒所謂東征也時王方以流言疑公公欲出師則必請請則王未必從不請獨行則王愈疑人謂已不利而又專制興師是救焚益薪也故當時間諺不辨輒自引辟處憂患而吳以行權非聖人不能豈有倉皇東征之事乎東征之說繇漢儒誤解我之弗辟爲刑辟孔書承譌僞撰蔡仲之命謂公以流言致辟管叔囚蔡叔其說綵飾於春秋傳衛祝鮀云王殺管叔囚蔡叔其子蔡仲改行率德周公舉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以蔡其

言自明乃杜元凱釋之云周公以王命殺之將爲公文殺兄之過而不知公本未嘗殺兄也據孔書爲辟叔而不知孔書後人僞增也詩詠東山破斧缺斨是爲東征在悔悟迎公歸之明年非居東之二年也爲討武庚非討叔也爲黜商命非爲流言也是時罪人已得叔已死故書大誥後金縢詩東山後賜鶚編次正同世儒誤以居東爲東征不思書記居東二年詩詠東征三年也又以大誥爲討叔今大誥在何嘗一字及管蔡也孟子之書最爲近古其載與陳賈問荅之辭皆言公失於使兄耳

山志卷四

王

若更有殺兄之事陳賈巧詆豈不盡言而孟子又豈直以誤使爲過不知誤使猶爲過況其殺之豈但過而已耶予嘗竊幸公所以得免於殺兄王與二公所以能取罪人如反掌者正唯以公居東一行耳使公閒謫不早辟辟不卽東叔之叛何待二年旦夕率紂子削戈西向公於此時欲辟不及欲不與於殺叔不可得矣唯其聞言卽去不利之謫自解去而居東反側之謀坐銷罪人束手社稷晏然而公亦賴以免於推刃同氣之慘此其應變精密幾事能權豈尋常思慮可到嗚呼虞舜愛弟周

公愛兄同也顧舜爲人主力可曲全而公爲人臣勢不能兼庇家庭之變舜慘於公而遇主之知公不及舜舜所以卒能容弟而公卒不能救兄今古遭逢有幸不幸哉夫尊居叔父費爲冢宰而鞠躬盡瘁身先百辟流言蔽主一辭不辨而引咎待命故其自矢曰作周孚先可不爲萬世人臣之師歟必如世儒之說口舌風聞殺兄自明此其暴戾衡行何異莽操鄉愿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郝氏又言周公負展明堂朝諸侯亦無其事蓋繇禮記明堂位周公朝諸侯誤於解雅語周公誕係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千古承譌習而不察其言並鑿鑿也

山志卷四

四

諡法

帝王之有諡古也或用一字或用二字今制帝諡一字而上更用十六字后諡如帝諡而上更用十二字繁矣繁則不稱其德而大典成虛文矣后之有諡自東漢始宋時后諡初只用二字明道中以章獻明肅嘗臨朝特加四字諡法制於周公暨後之爲諡法者共十五家美惡兼用雖臣子有不得私其君父者所以示公於天

下傳信於後世也自漢以來寢失其義朕猶聽之一時公議或不當則博士得而駁之洪武時魯王卒上諭禮部曰父子天性諡法公義朕不得以私恩廢公義可諡曰荒蓋聖祖之無私如此今大臣之諡有美無惡所謂諡者特以爲褒美之典而已定議者或不能無私又無人駁而正之如李西涯不可謂之非賢相但諡以文正則未愜人心此楊遂菴之所不得辭其咎也前此無有諡文正者同時則謝木齋近日則倪鴻寶劉湛陸而已在宋則唯范希文司馬君實乃真諡文正者上于明

山志卷四

五

王孝先輩皆初諡文貞以避諱乃改文正耳元則許魯齋吳草廬

丘文莊言我朝文臣有諡始於姚恭靖胡文穆鄭端簡曰恭靖未可謂爲文臣謂之武臣可也文臣賜諡實始於王文節按子充於洪武六年不屈脫脫被害建文元年子紳上言父歿節狀贈翰林院學士諡文節後改忠文

近世有謂翰林始得諡文者勞堪曰翰林始得諡文元無合典如鄭文安儀文簡吳楊二文恪魏文靖葉王邵三文莊何文肅王文毅皆非翰林朕亦

有官至內閣不得諡文者馬許二襄敏王毅敏陳莊靖是也

私諡非古也始於黔婁後世之有私諡始於漢之陳文範今弟子欲尊其師子弟欲尊其父兄率有私諡人人爲之亦不足貴矣昔張橫渠卒門人擬諡爲明誠以質程子程子以問司馬公公復書引郊特牲檀弓之言不許也今橫渠諡曰明公乃後世追尊之者

古者諡之有惡也所以警君也若爲臣者罰所得及似不必借諡示懲夫諡以易名實褒而重之如

山志卷四

六

其不肖則不準議諡可矣故誤諡法者亦有不可加之惡之論此雖與古禮不合朕於義亦無失昔仁宗因議諡賀銀謂諸臣曰銀勞可贈官銜不應美諡若加惡諡又不若無諡自後不應美諡者則闕之

南京河南道御史張邦俊嘗上言從祀諡法大典舉同鄉先達有應從祀者一人曰呂柟有應補諡者除溫純方在新議外共十四人曰雍泰魏學曾盛訥王用賓馬理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李夢陽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禎萬曆三十五年禮

部具題爲諡典愆期請乞會議舉行奉 聖旨諡號關係國是不厭詳慎其日久論定義當表揚及近年應否易名的都著分行訪單具開實蹟從公會議來看毋得徇情濫舉子孫濫乞有負重典四十四年十二月禮部等衙門會議彙題自萬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共舉二十九人已行翰林院誤擬諡號進呈未蒙 欽點自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又共舉四十四人請 旨未下泰昌元年十二月奉 聖旨這諡號已擬的俟點發未擬諸臣該部仍照前開寫來看禮部隨將四十四人職名

山志卷四

七

行實開列具題天啓元年正月奉 聖旨是這諡典既會議停當都準與此外又有節年卹疏題諡者十人閏二月奉 欽點下共與諡者八十三人而邦俊疏中之王用賓張璉張撫胡執禮胡嘉謨張原裴紹宗鄒應龍王維楨不與焉斯舉出自一時公議非因諸臣子孫請乞故雖奉 明旨而人知之者鮮如馬理李夢陽之諡卽其後裔至今皆不知之弘光時南京尚有爲夢陽請諡者他如楊慎陶望齡最有時名亦莫能舉其諡以此推之槩可知矣故今備錄原疏八十三人之諡於左

兵部尚書伍文定忠襄 南京刑部侍郎吳悌文莊 都察院僉都御史魯穆端毅 都察院僉都御史楊繼宗貞肅 石城所吏目鄒智忠介 大理寺卿陳恪簡肅 尚寶司少卿孟秋清憲 監察御史劉臺毅思 兵部尚書毛伯溫襄懋 吏部侍郎張元禎文裕 諭德張元忭文恭 南京禮部尚書陶承學恭惠 太常寺少卿魏眉弼忠簡 吏部侍郎趙用賢文毅 刑部侍郎張翀忠簡 巡撫大同都察院副都御史張文錦莊愍 兵部侍郎李盛春恭質

山志卷四

八

都察院副都御史魏允貞介肅 都察院副都御史郭惟賢恭定 工部尚書劉東星莊靖 禮部侍郎唐文獻文恪 戶部侍郎張養蒙毅敏 兵部侍郎許孚遠恭簡 戶部主事周天佐忠愍 戶科給事中楊允繩忠恪 錦衣衛經歷沈鍊忠愍 太子太保都察院左都御史溫純恭毅 南京吏部尚書曾同亨恭端 鴻臚寺卿張朝瑞靖恪 欽天監五官監侯楊源忠懷 兵部尚書王遴恭肅 工部侍郎王汝訓恭介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蔡國珍恭靖

禮部尚書馮琦文敏 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李化龍襄毅 吏部侍郎劉日寧文簡
禮部侍郎郭正域文毅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孫丕揚恭介 南京戶部尚書雍泰端惠 南京吏部尚書畢鏘恭介 南京刑部尚書趙參魯端簡 刑部尚書王之誥端襄 兵部尚書張佳胤襄憲 南京戶部侍郎余懋學恭穆
南京光祿寺少卿馬理忠憲 霍州學正曹端靖修 江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李夢陽景文
給事中賀欽恭定 江西按察司僉事朱冠恭

山志卷四

九

節 南京戶部尚書譚太初莊懿 刑部右侍郎段民襄介 兵部尚書魏學曾恭襄 刑部侍郎朱鴻謨恭恪 南京刑部尚書魏時亮莊靖 左副都御史龐尚鵬惠敏 監察御史陳茂烈恭清 巡撫山西副都御史汪洪莊介
武選司郎中黃鞏忠裕 南京吏部尚書汪宗伊恭惠 戶部尚書林泮恭清 吏部右侍郎楊起元文懿 南京工部右侍郎江治恭恪
副都御史李中莊介 翰林院修撰楊慎文憲
南京吏部尚書裴應章恭靖 吏部左侍郎

山志卷四

十

盛訥文定 禮部尚書曾朝節文恪 南京禮部尚書黃鳳翔文簡 南京兵部右侍郎姜廷願康惠 南京刑部左侍郎何源靖惠 國子監祭酒陶望齡文簡 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莊介 國子監祭酒傅新德文恪 工部侍郎沈節甫端靖 太常寺少卿周怡恭節 南京吏部郎中莊景文節 刑部侍郎王宗沐襄裕 僉都御史張允濟介穆 刑部侍郎李棠恭懿 戶部侍郎董堯封恭敏 湖廣按察司僉事馮應京恭節 禮部侍郎敖文禎文穆 吏部侍郎劉元震文莊 監察御史張銓忠烈
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之難諸臣以殉殉者弘光時皆予贈諡今以所知者紀之
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贈太傅范景文文貞 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倪元璐文正 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李邦華忠文 兵部右侍郎贈太子少保王家彥忠端 刑部右侍郎贈尚書孟兆祥忠貞 左副都御史贈左都御史施邦曜忠介 大理寺卿贈刑部尚書凌義渠忠清 太常寺少卿贈兵

部右侍郎吳麟徵忠節 左庶子贈禮部左侍郎周鳳翔文節 左諭德贈禮部右侍郎馬世奇文忠 左中允贈詹事劉理順文正 翰林院簡討贈少詹事汪偉文烈 太僕寺丞贈少卿申佳胤節愍 戶科都給事中贈太常寺卿吳甘來忠節 御史贈大理寺卿王章忠烈 御史贈太僕寺少卿陳眉謨恭愍 順天提學御史陳純德恭節 吏部員外贈太僕寺少卿許直忠節 兵部郎中贈大理寺卿成德忠毅 兵部主事贈太僕寺少卿金鉉忠節 進士

孟章明節愍 新樂侯贈太師恒國公劉文炳忠壯 駙馬都尉贈少師鞏永固貞愍 惠安伯贈太師惠安侯張慶臻貞武 襄城伯贈太子太師襄城侯李國楨貞武 左都督贈太保劉文驥忠悼 總兵贈太保周遇吉忠武 大同巡撫贈兵部尚書衛景爰忠毅 宣府巡撫贈右都御史朱之馮忠壯

又補諡先臣 傅友德武靖 馮勝武壯 孫承宗文忠 董其昌文敏 張瑋清惠 盧象昇忠烈 沈燾

於襄敏 沈子木恭靖 陳仁錫文莊 張邦紀文懿 孔貞運文忠 吳阿衡忠毅 呂維祺忠節 顧起元文莊 胡守恒文節 王燾忠愍 蔡懋德忠襄 劉一燝文端 賀逢聖文恪 鹿善繼忠節

二氏 二氏之教與吾儒異狀老聃見禮於孔子而佛亦西域有道之人國俗各殊吾自不尊其教狀不可慢之見像而拜事之以先賢之禮可也陶靖節與遠公遊甚善及招之入白蓮社則不赴蓋其心平而氣靜也此又可以爲吾輩待二氏之徒之法或有論學者曰儒之精者似禪予曰否亦禪之正者似儒耳孔子講學在周時佛法於漢時始入中國後者似前不應前者似後曰佛法雖漢時始入中國其說法之時則在前曰譬之家各有主久矣忽有客至其貌類主卽年之少長不可知自當云有客似主不當云主似客也生爲中國之人自當以中國之聖爲師必中國之聖不足師而後求之佛可也不知中國之聖果不足師乎否師中國之聖者果能盡中國之聖之道乎否且今之佛經吾

疑之傳亦有云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譚胡書恣其假託蓋六書皆中國之聖所造西域之所無以華言譯梵語時豈得無所潤飾卽如楞嚴爲房融筆授順字成句運句成篇皆中國之聖之文也使無六書佛雖有法何以自見乎吾嘗遇一西域僧貌如所謂達摩者問以中國所傳諸經皆不解則先輩有謂佛經皆中國人所爲者其言亦未爲無理也朱子實嘗云朕羅念菴之言未免相庇耳初予爲此言友人相愛者戒曰君無輕發此論恐爲智者所笑予曰甘之且如此則朱子先不免於笑矣區耶

山志卷四

圭

昔有問佛於文中子者文中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今之談禪者鮮知此義朕吾察其實皆本於聖人之說而故爲自異以見其畱心內典自欺欺人莫甚於是此又近日談禪者之隱病蓋以先儒之所諱者而今更居之以爲高世道人心愈趨而愈下矣
魏莊渠推地理之說謂天竺地脈發自崑崙之陽其左赤水界之不與中國通其人多慧而佛生焉佛教流入中國徧於四夷凡夫尊之甚於孔子要

山志卷四

圭

之不可爲嘗經終係於天地偏氣自緣明王不作故其幻說得以惑人耳葉子奇曰佛居大地之陰西域也日必後炤地皆西傾水皆西流也故言性以空孔子居大地之陽中國也日必先炤地皆東傾水皆東流也故言性以實意者亦地氣有以使之朕與佛得性之影儒得性之形是故儒以明人佛以明鬼此語未可盡憑朕而存其說亦可以見佛之非我同羣學佛之爲入彼異類矣

天下之理直以言之而已二氏付法傳衣鉢授口訣作種種態聖賢問答講論何其光明正大卽以迹較邪正之途分矣

佛老之書予非欲遂盡廢之卽時一省覽亦自可爲修身養心之助但惡夫溺於其中者尊之太過耳豈有身爲士大夫衣冠飲食居處使事皆依於儒而自稱爲佛弟子者至儼朕推佛於吾聖人之上真病狂喪心之徒也

司馬文正公不喜佛老嘗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此言可謂平而正矣若程伊川夫子淫聲美色之斥未免已甚

學佛

人有真能學佛者吾亦重之蓋爲佛之徒服佛之服行佛之行言佛之言是出世之異人也如沈蓮池是已雖有謬悠之談其志堅行修是難能也士大夫而學佛吾實惡之蓋非佛之徒不服佛之服不行佛之行而獨言佛之言假空諸所有之義眇視一切以騁其縱恣荒誕之說是欺世之妖人也如李贄屠隆是已或曰蘇文忠亦學佛者也予不然之何與曰文忠故談禪狀視贄與隆則大異游戲禪悅亦見通人之致惟不失其正而已吾蓋惡夫放言而無忌憚者也

山志卷四

五

李贄

溫陵李贄頗以著述自任予考其行事察其持論蓋一無忌憚之小人也不知當時諸君子如焦弱侯輩何以服之特甚予疑其出言新奇辨給動聽久之遂爲其所移而不覺也及閱弱侯所爲藏書序云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狀自失者益信贄所著書唯易因說書尚可采焚書固不足觀藏書則率本他人成稿而增刪無法敘述欠詳間附已意故作畸論語不雅馴多失體至爲總目論云人之是非初無定質覽者但無以孔子之定本行賞罰又

以孟子論王伯爲舛謬不通此艾千子所謂敢於非聖陳百史所謂其學謬悠者也予既取其書細爲評駁而復書此以告後之學者慎勿墮彼雲霧中

予嘗謂李贄之學本無可取而倡異端以壞人心肆淫行以兆國亂蓋盛世之妖孽士林之毒机也不及正兩觀之誅亦幸矣近從實錄中得張給諫劾贄原疏今錄於後以告學者萬曆三十年閏二月乙卯禮科都給事中張問達疏劾李贄壯歲爲官晚年削髮近又刺藏書焚書卓吾大德等書流

山志卷四

六

行海內惑亂人心以呂不韋李園爲智謀以李斯爲才力以馮道爲吏隱以卓文君爲善擇佳偶以司馬光論桑弘羊欺武帝爲可笑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狂誕悖戾未易枚舉刺謬不經不可不燬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簡與無眉輩遊菴院挾妓女白晝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菴講法至有攜衾枕而宿菴觀者一境如狂又作觀音問一書所謂觀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後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於明劫人財強擄人婦同於禽獸而不之恤邇來搢紳

士大夫亦有捧呪念佛奉僧膜拜者手持數珠以爲律戒室懸妙像以爲皈依不知遵孔子家法而溺意於禪教沙門者往往狀矣近聞贊且移至通州通州離都下僅四十里倘一入都門招致蠱惑又爲麻城之續望敕禮部檄行通州地方官將李贊解發原籍治罪仍檄行兩畿各省將贊刊行諸書并搜簡其家未刻者盡行燒燬毋令貽亂後日世道幸甚奉 聖旨李贊敢倡亂道惑世誣民便令嚴衛五城嚴拿治罪其書籍已刻未刻者令所在官司盡搜燒燬不許存畱如有徒黨曲庇私藏

山志卷四

七

諫科及各有司訪叅奏來並治罪已而贊逮至懼罪自盡馬經綸爲營葬通州聞今有大書二碑一曰李卓吾先生墓焦竑題一日卓吾老子碑注可受題表章邪士陰違聖人之教顯倍天子之法亦可謂無心矣恨當時無有聞之於 朝者仆其碑并治其罪耳

屠隆

東海屠隆著鴻苞四十八卷天文地理人事物情無所不談可謂博矣而尤諄諄於三教一理之說乃其意實以尊佛今略舉之如云三教聖人之所

山志卷四

六

以得道者清淨心也正心誠意是儒之清淨也致虛守靜是仙之清淨也除妄歸真是佛之清淨也有善無惡者儒者之心也仙佛善心且無何況惡心乎爲善去惡者儒者之行也仙佛善且不爲何況爲惡乎又云儒者將此道修身治世臨了將此道交還造化仙人將此道度世延年與造化齊久佛氏將此道徹悟到至真至空處超出造化而無極又云就世法而論則三皇五帝三王周孔爲世法中聖人就二氏而論則如來上真爲出世法中聖人以儒者視二氏則謂二氏異端以佛如來視儒者則世法聖人未必聖人也至論孔孟則云孟子善養浩狀之氣似單修命者狀以集義而生氣則修性在其中矣勿忘勿助是亦悟虛無自狀無爲有爲者所嫌集字尚在未能如孔子之打成一片孔子五十而知天命性命雙修矣七十從心所欲而不踰矩則形神打成一片矣又云孔子仙佛易地則皆狀宰相出居監司之位則遂下行監司之事仙佛宰相也諸儒監司也孔子之道宰相其位則監司也又引萬鹿園之言曰儒一以貫之一者無也貫者有也一以貫之有無合一也費而隱

費者有也隱者無也費而隱有無合一也佛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無所住者無也生其心者有也無住生心有無合一也老谷神不歿谷神無也呼之卽應不歿有也谷神不歿有無合一也儒顧諟天之明命顧諟卽內炤也天命無聲臭而聲臭所繇生故必顧諟焉佛炤見五蘊皆空炤卽顧諟也五蘊非無也皆空非有也老故嘗無欲以觀其妙嘗有欲以觀其竅觀卽炤也卽顧諟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而其肆妄莫甚於蒼張觀察一書其書援考亭之言謂佛氏之高過於大學而無實乃於所

山志卷四

七

謂過於大學則云月亦有見而於所謂無實者則拒而不受如云喜怒哀樂子思要於中節而佛氏則併絕乎貪嗔飲食男女孟子以爲天性而佛氏則盡斥爲情慾等語儒者萬物一體四海一家規模宏遠矣而佛氏之普門方之爲尤大儒者如傷在念痼瘵乃身中情惻怛矣而佛氏之大悲比之爲尤切等語凡佛與儒之近似者一一取而較之而皆推佛於儒之上幾千餘言而總結之曰凡此皆如來之全體大用也而謂之無實可乎其他諸誕之詞不必悉舉而卽此數端觀之其誣聖害道

不在李贄之下顧以持躬稍優於贄又好廣交樂豪華得士大夫之譽卒無有如張黃門者出而効之以此得逃兩觀之法焉亦其倖也

屠隆才高學疎口辯識陋如謂孟子以飲食男女爲天性周子無極生太極於古人書多不細看至論古今人物大約尊二氏者則譽之關二氏者則毀之謂墨子得如來弘慈大悲之旨儼狀在列仙傳孟子樂詆異端爲孟子之徧謂朱子錯評黃魯直巧摘其渠亦孝弟之語爲朱子之謬謂孔明勞心竭精驅馳漢事竟以滅性天年謂留侯訪赤松

山志卷四

七

子至今不歿史臣書李淮南王爲仙引去史臣書以反誅毀黃老大道使仙伯銜冤爲史臣之大罪謂梁武帝盛德有道無以復加義軒禹湯而後罕見其儔謂王欽若素履奉道著論多造微之旨釋囚錮通其行甚善其功不小諸如此類是非軒輊恣憑臆臆眞所謂揚之則雲霄抑之則糞土溢美則濫施粉澤彈射則過索癡瑕者也而反譏譏以此咎人尤排擊宋儒不已嗚呼隆以習宋儒之學得明科第爲縣令爲儀曹郎列士大夫之林而遂以逞辨舞智操戈入室無論其言之不正亦詎非

所謂負義忘恩之徒哉

隆又有云世間士大夫有一等向饒舌闍黎口頭拾得些涕唾開口便罵仙人是衆生有一等跟著方上油嘴道人聽得幾句燒煉底成話便罵佛是出不得陽神底靈鬼又有一等裏青布頭巾思量生猪肉喫底尚自不識性靈是何物只鑽研故紙提著個孝經論語一兩句舊話頭便罵菩薩真人做異端邪道若依者些沒孔鐵椎底見識三教祖師不知在虛空中每日鬧了幾場誰想者三個老翁每日打做一塊同心同氣甚般相好就是一個

山志卷四

圭

裏底人却笑後生們沒見識爭著些閒是非却大家念得一句非吾徒也非吾徒也此段是何等語寧不令觀者欲嘔耶

隆之著書唯曇華記反可取是就彼說法成一家言亦可以勸善而懲惡此外皆不足觀也

寺僧

王端毅作慶善寺碑文中有云佛自漢明帝入中國至魏延昌間天下建寺計一萬三千餘所馬端肅有疏云成化十二年度僧十萬成化二十二年度僧二十萬併以前所度僧道又不下二十萬共

談五十餘萬人其私自披剃者尚在外今天下所建寺觀所度僧道又不知其幾百十倍矣

端肅以天下公私之財用於僧道過半故上疏乞加禁約予謂此輩皆窮乏游惰之民也不收之於僧道之中其歸農者無幾亦大率去而爲盜耳國家準給度牒亦權也世風日下人心日漓其害豈僅此一端哉

永樂五年正月一時披剃請度牒者千八百餘人禮部以聞上怒命悉付兵部編軍籍發戍遼東甘肅十六年定制凡願出家爲僧道者府不過四

山志卷四

圭

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額外不許濫收俟五年後考試如果精通經典給與度牒天順二年正月敕今後僧徒每十年一度成化二年三月命禮部給度牒僧以賑濟饑民遂無定制矣女子不得爲尼姑女冠則洪武六年之禁也自正統至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太學生濟寧楊浩西安姚顯俱上疏諫顯尤指斥王振一時避之

生員

洪武二年十月立郡縣學十五年四月詔天下

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有額二十年十月
令增廣生員不拘額數故名爲增廣其增廣有額
自宣德四年始至景泰元年仍無額成化三年又
有額時京師語曰和尚普度秀才拘數禮部姚夔
顛覆國祚正德十年始有附學之名計天下廩膳
生員共三萬五千八百許 朝廷養士之恩亦溥
矣

洪武二十四年十月 上以學較爲國儲才而士
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別之 命工部制式以
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襴衫用

山志卷四

玉色絹布爲之寬袖皂緣皂緣軟巾垂帶當時重
生員盛意如此 子孫傳書志卷四

堯二女

史以堯爲黃帝之玄孫以舜爲黃帝之八代孫則
堯之女乃舜之從祖姑也堯不應以女妻舜金仁
山謂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
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
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
也周棄能播植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

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
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
也是堯舜實不同出而史之譌也明矣予又謂堯
以二女配舜或聘之別族未必卽堯之女史臣記
之不詳孟子因有館甥之說書曰降二女於鴻汭
嬪於虞此不過言堯欲歷試舜以觀其德耳實亦
未明言其卽堯之女也必以爲卽堯之女則九男
豈果丹朱兄弟耶丹朱兄弟九人豈皆不肖耶且
丹朱旣不肖不應以丹朱試舜矣

秦始皇

山志卷四

世傳秦始皇焚書院儒謂爲李斯之罪而又推之
歸咎於斯之師荀卿竊以爲過矣宋蕭森辨之云
李斯曰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
者皆詣守尉雜燒之則是天下之書雖焚而博士
官猶有存者惜乎入關收圖籍而不及此竟爲楚
人一炬耳前輩嘗論之但院儒一事未有究極之
者按史書所院特侯生盧生四百六十餘人非能
盡院天下儒者而爲其所院又非儒者何以知之
始皇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刺碣石門壞城郭
決通隄防又盧生入海還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

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伐起臨洮築遼水又盧生說始皇曰日方中人主時爲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朕後不殂之藥始可得也其後建阿房宮實自此言發之觀其二事皆盧生稔其惡又縱吏之特方伎之流耳豈所謂儒者哉方其求藥海上也挾童男童女以行皆取於民間奪其無告之孤肆厥不軌之狀如今所謂祆教竊意其中必無辜者多矣此一罪也因凶秦之讖興北伐之師築長城斷地脈南北生靈以是役歿者不可勝算調發頻仍誰

山志卷四

七

生厲階此二罪也獻辟鬼之術覲真人之來咸陽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相連有言其所幸之處者罪歿梁山之上其語一泄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莫知行之所在此三罪也以四百六十餘人之阬償萬人之命月不爲過又始皇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爲祇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按問諸生轉相告引始皇非尊賜儒者之人其所謂尊賜甚厚正如前所云方術圖讖之類有以中其欲故尊賜之初不聞其誦孔子之言以進也古今相承皆曰阬儒是

惑於扶蘇之諫扶蘇曰諸子皆誦法孔子皇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蓋當時以盧生之故或有波及無辜者故扶蘇以爲言天下之大儒者其衆阬之者此四百六十餘人而已而此四百六十餘人者所謂轉相告引要之皆習爲方伎特盧生之黨類耳若兩生四皓伏生之流鴻飛冥弋人何慕官搖脣鼓吻自投於陷穽哉嗚呼商君以變法禍秦竟遭車裂盧生以方伎禍秦阬於咸陽其罪等也商君裂矣盧生阬矣而秦以不祀暴惡淫邪之報明亦可以知天道之不爽矣予惡夫阬儒之名故特著之非爲求減始皇實不欲文致荀卿且以見儒之名非方伎所可竊而天下之儒亦斷非始皇所能阬也

山志卷四

七

小宗

朱子嘗云余正甫前日堅說一國一宗某云一家有大宗小宗如何一國却一人渠高聲抗爭某簡本與之看方得口合朕朱子小宗之說則本之班氏蘇氏予未敢謂朕正甫一國一人之說亦欠分曉今祇看五世則遷四字便了朕矣蓋小宗以五世爲宗身爲高祖之嫡玄孫則爲小宗外此不得

爲小宗雖非一國一人亦不是四人故曰有君道焉如云小宗有四則亦人各有長子而已奚所稱宗言之似順行之則礙也其說詳予所爲族譜中陳全之曰古人宗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今人不能行者非法之立所以立民極定民志也也有知禮者家必爲立宗宗必爲立譜使宗支不紊宗子雖微支子不得以富強陵之則仁讓以興乖戾以息亦庶乎不失先王之意矣

立後

公儀仲子之喪舍其孫而立其子其友檀弓弔而

山志卷四

三

譏之子服伯子有詞矣而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聖人言簡而義定如此夫適子歿而有適孫而立其庶子禮且不可長樂陳氏至謂之絕宗今乃有取異姓之子以爲之後者不已異乎莒人滅鄆春秋之書法凜狀斬祖父之胤而亂其統系有心者當自不爲矣嗚呼此譜牒之所以不可不作也

自宗子之法不立今法長子歿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孫而孫祇自申其承重之義此禮之變也古者重立後故大宗有爲後而小宗不得爲後朕禮

有爲人後者似不專指大宗今法繁立後但必取同姓之子以序及之意重繼祖此推乎古禮而爲之則變之善者也若以弟繼兄以孫繼祖而竟易爲父子於情理殊不合今江以南間有之吾未之前聞矣

傳奇

越伐吳吳師潰夫差使王孫雄行成勾踐欲許范蠡辭使者而鼓之遂滅吳反至五湖乘輕舟而去世或傳其載西施而行不知西施沉江見於墨子之書矣予謂吳之亡實緣於殺伍員而任伯嚭卽

山志卷四

三

其飾美女八人亦納之伯嚭耳使夫差斥伯嚭不用而以國事付伍員雖日與西施流連於錦帆館娃之間或可以殞身未必以吳獨恨吳既亡矣伯嚭之奸越人習聞而目覩之矣乃不殺之而猶使之納賂如故小人之性至死不悛固不足怪越之君臣亦何昧昧至此豈感其舊德耶朕大夫種有大功而卒不免焉則又何也

左傳哀公二十二年越滅吳二十四年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乃止杜預註

語故吳臣也史記吳太伯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
嚭以爲不忠而歸越世家與伍子胥列傳亦皆云
誅二書未知孰是予謂寧信其誅以快人心且戒
後世也

伯嚭或作卬喜

予嘗有小論云吳之亡殺伍員也非西施猶之楚
之亡棄范增也非虞姬夫差不聽伍員之言以害
越王項籍不聽范增之言以害沛公皆有仁者之
心夫差不宜居甬東而自縊項籍不宜過江東而
自刎皆有勇者之氣略成敗而論之君子亦尚有
取焉西施之於夫差虞姬之於項籍其情好頗同

山志卷四

五

而西施之不及虞姬者獨未能先歿耳世乃誣謂
范蠡載之以游五湖亦冤矣狀越之夫人早辱於
石室而漢之太后至爲天下後世所羞稱其視西
施又何如耶

蔡伯喈父名稜字伯直琵琶記謂名從簡非也

崔鶯鶯鄭恒夫人也恒字行甫有子六人曰珣珪
瑾玘璿琬女一適盧損崔年七十六與鄭合葬此
見崔夫人埋志碑成化間出於舊魏縣廢塚蓋恒
祖世斌爲磁隰二州刺史碑衢州參軍陳貫纂述
大中十二年立也今世所傳西廂記悉誣獨怪作

者不別立姓氏如烏有匹是之類乃點人名節至
使兒童婦女皆知其事雖百喙莫能白矣佛家言
拔舌地獄果有之則王實甫關漢卿固當不免狀
作偏於元微之會真記或云微之通於其從母之
女借以自表若是尤可惡也

王蓮樂清王忠文女名也孫汝權爲忠文之友忠
文勅史浩八罪汝權實贊之故史氏之黨切齒荆
釵傳奇蓋有自來狀間陸允先云曾於瓜州龍王
廟梁見書孫汝權同妻錢玉蓮喜捨字豈當時偶
有同名而作者遂藉此以譏之耶

山志卷四

五

臨川牡丹亭贈炙人口狀意侵婁江亦涉輕薄當
時一官不調蓋見惡於馮少宰也今之作者無其
文采而獨肆習臆借之以逞其私宣淫導邪宜無
追於司寇之誅婺州民馮順卿嘗告予曰民不知
書獨好觀劇嘗見古人所作皆節孝事不似近日
作者穢濁汙目臭口予聽之悚然不謂讀聖賢之
書者其智反出此人下

金氏批評傳奇小說亦堪解頤及行之詩文則謬
矣卒罹大法實可憫惜狀聰明誤用亦足以戒

山志卷之四

山志卷之五

聖學

佛曰明心老曰虛心是反炤祛蔽亦自可爲養心之功但未免失之於偏聖人之學曰正心誠意兼體用動靜而言故成己之仁成物之智皆備可以與天地參而稱三才之道也

羅整菴曰程子言性卽理也象山言心卽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是則彼非彼是則此非安可不明辨之昔吾夫子贊易言性屢矣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曰成之者性曰聖人作易以順性命之

山志卷五

理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但詳味此數言性卽理也明矣於心亦屢言之曰聖人以此洗心曰易其心而後語曰能說諸心夫心而曰洗曰易曰說洗心而曰以此試詳味此數語謂心卽理也其可通乎且孟子嘗言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尤爲明白易見故學而不證於經書一切師心自用未有不誤者也自誤已不可況誤人乎觀整菴之論心性正聖學異端之分也

無極

楊升菴曰汲冢周書云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

無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與常表出之狀則無極而太極之言亦不始於周子矣予按易言太極不言無極此言無極不言太極周子則言無極而太極也無極已見老子道德經陸子嘗引以爲辨而此言無極與周子之言要自有別升菴亦特矜其博而悉不之察耳狀無極而太極之說實始於郭景純此又升菴所未及知也

先天後天龍圖太極

胡雙湖云宋一代之易學希夷先天一圖開象數

山志卷五

之門至邵子經世書而碩大光明周子太極一圖洪理義之門至程子易傳而浩博宏肆蓋希夷之言曰易學意言象數不可闕一其理具見於聖人之經不煩文字解說止有一圖卽先天方圓圖以寓陰陽消長之說與卦之生變圖亦非枘意以作又作易龍圖曰龍圖者天散而示之伏羲合而用之仲尼默而形之希夷以授穆伯長伯長以授李挺之挺之卽康節師其語康節曰科舉外有義理之學義理外有物理之學物理外有性命之學康節悉傳之乃作後天圖此見於邵伯溫序朱子作

易學啓蒙指孔子繫辭傳天地定位一節曰此先天之學帝出乎震一節曰此後天之學數往者順一節曰直解圖意楊升菴謂其廋詞誤人似說易元有此圖又謂其所以不明言者非爲康節直因其出於希夷而諱之恐人議其流於神仙也周子作太極圖說陸子兄弟疑其贅朱子謂其爲昧者泥象滯形慮升菴謂其爲鈎深致遠者設不爲泥象滯形者設也予嘗論無極太極之辨以陸子爲長然陸子所疑亦只指無極二字耳其意非有不足於周子之學也予素宗朱子所謂有間極之恩

山志卷五

三

者唯於此小異

朱子發謂太極圖說出於穆伯長子發去周子不遠其進表云狀當必有據子發畱心於易曾著易傳當時非有所爭論豈爲漫語於君父之前哉胡五峰敘通書亦曰濂溪得太極圖於穆修云

周子無極之真邵子弄九皆類於二氏真字不見於六經弄九二字尤異孔曾門牆豈宜有此

朱子論太極陰陽五行其周密過於周子此不易之言也但以分疏無極二字反致費詞

朱子既以無形而有理釋無極而太極則無極一

字當輕看諸儒將無極太極在一處苦苦較問皆失於滯而朱子立訓之義反晦

張子遠

東漢張子遠名遐餘千人嘗侍其師徐穉過陳蕃時郭泰吳炳在坐穉曰此張遐也知易義蕃問遐遐對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稱蓋言其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一動而生陰陽陰陽者氣也所謂理生氣而氣寓夫理者是也蕃顧炳曰若何炳眉目久曰得之矣此見攜李李君實雜著中他無所考陳士業云載在饒

山志卷五

四

州府志予謂理氣是一不是二理虛位也舉之卽是氣自有理非理生氣也凡言理之動靜者是言動靜皆理非言理能動靜也予遠之事頗宜附會君實稱其言甚精切士業稱其剖摘奧義予謂亦老生嘗談耳

博文約禮

朱子解博文曰致知格物也解約禮曰克己復禮也許敬菴曰道之散見於人倫庶物之間者文也其本於吾心天賦之則者禮也隨事而學習之謂博隨學而反己之謂約禮卽在於文之內約卽在

於博之時博而約之所以爲精也精則一一則中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其斯而已矣先儒教人其切實明晰如此而學者猶不知所宗其病始於忽卑邇而求高遠而究也爲異端之歸是可慨也聖賢之學千言萬語不過博文約禮而已不博文非學也博文而不約禮亦非學也故往往有滅裂支離之病先儒論學亦惟是存養省察二端存養屬約禮事卽誠意之說也省察屬博文事卽格物之說也顏子擇善服膺弗失曾子之母自欺慎其獨子思之誠明孟子之知言養氣皆此理也欲存

山志卷五

五

養須省察愈省察愈存養理唯一致功無二候或謂欲存養須省察是省察先而存養後矣於體用如何曰論體則存養先而省察後若學者用力之序須以省察爲先故致知先於誠意如以存養爲先恐落玄虛必以體用爲疑則誠意且先於正心矣况知之於意哉要之非截狀分爲二事也

格物

王陽明不取朱子格物傳謂若待天下之物皆表裏精粗無不到狀後行則無可行之時此似未曾讀朱子或問予所謂於其分疏已明者猶鶻突致

詰者也林次崖曰知行相資而進日用應接俱不可缺非謂天下之物未能盡知且停却不行也若論用功之極則必天下之物盡格狀後爲學之成耳補傳意蓋如此今不悟其意輕以終身不能行爲朱子病竊恐未足病朱子適自病耳又曰孟子時邪說如許行至爲詭怪無謂夫人君治天下許多事費許多心力設許多官猶不能理況欲與民並耕而治其勢得乎今日又有一等人倡爲致良知不用讀書之說不知天下義理中間許多曲折微妙又有似是而非者惟大聖大賢方見得透徹

山志卷五

六

無差其餘雖盡力講解猶不能了如何只格去物欲便能知得可怪可怪又有一般人信從他都不可曉吾友王仲復曰格物致知是大學最初用功處其傳信不可闕故朱子旣取程子之意以補之而復緝其說於或問中凡十有六條學者必合而讀之庶可知所用功矣又曰天下有一物必有一理人於此理亦不至全狀無知須卽其所知一二分直推究到那十分處方是至乎其極此極字卽事理當狀之極所謂至善者也又曰朱子謂表者人物所共繇卽所當狀之則天下之達道而性之

各具也謂裏者吾心所獨得卽所以狀之故天下之大本而性之一原也學者但遇一物須反覆推尋不惟窮其所當狀亦卽究其所以狀如此既久而脫狀有悟則在物之理與吾心之理自相會合而無不貫通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者意蓋如此又曰陽明致屑知不用讀書與心體無善無惡知行合一等議論皆邪說也朱子謂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狀則爲吾徒者可不同致其力哉予嘗謂仲復之學所守極正於此亦可槩見大抵陽明之學眞所謂

山志卷五

七

彌近理而大亂眞者而其實始於陳白沙至陽明而盛白沙元無學故人惑之者少陽明事業文章炫耀一時故天下靡狀從之其徒如王龍溪者遂離經叛道而莫之知反矣再傳而爲李贊則其去白蓮無爲等教一間耳次崖謂天地間自來有此差異事有此祇怪人至此益信此仲復所以謂不可不力攻也

格字訓正

格字訓正亦本於朱子狀一字嘗有數義用之各有其當不可執一也昔劉安禮問御史程子曰正

已以格物朱子註云格正也此乃感格之格與大學格物字異卽如動字知者動之動與至誠動物之動自不同也

知行

呂文簡與鄒文莊同遊一寺文簡謂文莊曰不知此寺何以能至此寺文莊曰不至此寺何以能知此寺之妙二公相視而笑馮恭定謂二說皆是不可執一予謂畢竟先有知此寺之知後乃有知此寺之妙之知此朱子所以有先後輕重淺深大小之說也

山志卷五

八

尊經閣記

王文成尊經閣記大要衍金谿六經皆我注脚之緒耳如其所言是經可以不尊尊經亦可以不閣也題曰尊經文先掃經於爲記之意不已悖乎狀金谿六經皆我注脚之言謂學實心得亦一時自喻之見但不可以立訓而後儒更襲之無論不可爲學亦成語錄套話入耳厭聽究其病源皆本之禪所謂達摩西來不立文字者也卽如世尊上坐文殊白槌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坐論此公案亦小有理若重拈起豈不索狀又况

帝王之道聖賢之學哉茅鹿門謂此記爲程朱所不及不知程朱正不官爲耳鹿門徒以詞章名家宜其云狀也

王文成

王文成道德事功文章皆一代之選而學從禪入多涉於偏非聖賢之訓不能無遺議乃今之攻之者掊擊不已而爲詆毀則過矣屠緯真稱文成靈稟夙成天才獨詣神采雄邁智略深沉氣九死而不折才百鍊而彌精秉操屹於丘山當機捷於風雨厝注極其揮霍理學悟入玄微負氣節而不專

山志卷五

九

於氣節譚文章而不局於文章學爲儒而不拘於爲儒究仙釋而不露其仙釋求之底裏未易窺其際方之古人難輕定其品異人哉異人哉此其贊文成至矣狀云學爲儒而不拘於爲儒究仙釋而不露其仙釋則又濫於訾者也

鄭端簡曰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若寧藩反時余時年二十一應試在杭見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

曰江西巡撫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言江西寧王謀反欽奉密旨會兵征討安仁謂陽明學本邪說功繇詭遇又云王某心事衆所共疑何其不諒至此又曰宸濠之役王陽明不顧九族之禍擒賊奏凱彬忠諸佞倖導康陵南征罪人未就甸師之戮中外危疑洶洶視行陣間尤費心力媚嫉之徒肆爲誣詆天日鑒之而已其桶岡橫水洴頭之賊連穴數省寇叛數十年國無大費竟爾底定此功豈在靖遠威寧之下其學術非潛心內省密自體察者慎勿

山志卷五

十

輕訾也又曰王陽明初見宸濠佯言舊意以窺逆謀宴時李士實在坐宸濠言康陵政事缺失外示愁嘆士實曰世豈無湯武耶陽明日湯武亦須伊呂宸濠又曰有湯武便有伊呂陽明日若有伊呂何患夷齊自是陽明始知宸濠謀逆決矣乃遣其門生舉人冀元亨往來濠邸覘其動靜益得其詳於是始上疏請提督軍務言臣據江西上流江西連歲盜起乞假臣提督軍務之權以便行事意在濠也司馬王晉溪知陽明意覆奏稱王某有本之學有用之才今此奏請相應準允給與旗牌便

宜行事江西一應大小緩急賊情悉聽王某隨機撫剿以故濠反陽明竟得以此權力起兵擒賊捷奏中歸功本兵新都故不喜晉溪見陽明奏遂怒故封爵久不行至 今皇帝登極詔中言之議者遂謂新都自爲己定策地也濠反書初至諸大臣驚懼以爲濠事十成八九晉溪一日十四奏調兵食且大聲對諸大臣曰王伯安在汀嶺據南昌上流旦夕且縛宸濠諸公無恐曩請與伯安提督軍務正爲今日已而濠平職方郎中論功超陞晉溪乃不得脫成籍豈不大舛晉溪後以張桂薦起復

山志卷五

主

爲吏部尚書卒諡恭襄

以上三條俱載今言中其
吾學編中傳論不更錄

端簡君子也親逢其時非有所阿於文成其言當不妄文成學實濠遠雖其爲說有予所不取者蓋中之所疑不能自隱非敢故爲異論故備錄端簡之言以示世之過詆文成者

嗚呼以方正學之殉節而修實錄者誣之以叩頭乞生楊文貞可謂無天理矣以王文成之伐叛而作國史者誣之以首鼠兩端費文憲尚可謂之有人心乎近日孫少宰著書略文成之善而獨言其通濠有因則以論學之不合而偏於作惡欲從百

年後定百年前莫須有之案亦異矣少宰博學好古予素重之惟於此不能無憾也卽如文貞文憲皆一代名臣而以私意造謠則其過有不可掩者士君子於善善惡惡之際又烏可不知春秋之義哉

冀惟乾

潘去華曰武陵冀惟乾元亨之被逮也湖廣按察并逮其家妻與二女俱不怖曰吾夫平日尊師講學自有他平治麻泉不輟暇則誦書歌詩事白守者欲出之李曰不見吾夫於何歸按察諸寮婦欲

山志卷五

主

請相見辭不敢赴已乃潔一室就視則囚服不釋麻泉爲君夫人歌詩二章有問者答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聞者嘆服按惟乾爲王文成門人其見宸濠則文成使之欲因講學沮其邪謀不狀亦得以察其動靜爲備惟乾與宸濠語不合宸濠滋怒將加害惟乾從間道辭文成曰宸濠必反先生宜早計乃潛回嘗德宸濠旣敗恨文成以惟乾爲文成門人輒肆誣謂與同謀以洩其憤故文成具咨六部都察院轉行十三道詔會大理寺爲之伸理至云義當與之同死又科道交章伸暴遂得

釋未幾以染癘病遽卒文成復移文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其家今觀去華所述益信文成所稱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非溢美也世之蠲文成爲附逆有因者無非以師婁一齋爲宸濠姻黨劉子吉請墓誌文宸濠王守仁亦可之言與惟乾此事彼二說者固不足辨而以惟乾此事爲疑不特令忠臣受誣於一時且使義士含冤於千載矣

蔡伯喈後

王敬美曰蔡文姬傳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蔡

山志卷五

七

伯喈後絕矣晉蔡充別傳乃曰充祖睦蔡邕孫也睦父爲邕子竟是何人又邕女傳止云文姬晉羊祜傳云祜蔡邕外孫其母必非文姬矣豈邕尚有別女耶至祜討吳功當進爵土以乞舅子蔡襲襲得爲關內侯是襲又伯喈孫也伯喈遂有兩孫何得云無後耶及觀蔡豹傳云祖睦是蔡邕叔父質之後也睦又非邕孫矣豈邕本無後而蔡氏以睦父後之耶按邕雖以董卓之黨爲吾家司徒所誅狀其人無遺行初爲卓迫脇而卓實愛其才在邕遂不無知己之感耳故司徒之誅當時卽有非之

者則邕之爲人可知矣又按祜父名衡先娶孔融女後娶邕女孔氏生發蔡氏生承俱病蔡氏專心養發得濟而承竟病歿其賢如此故特著之亦以爲吾家司徒謝過也

誠仁

天地之間一誠而已矣吾謂天地之間一仁而已矣仁卽誠也不誠則不仁矣孔子云吾道一以貫之言仁也故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者仁也程子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此善言忠恕者也仁之謂也仁

山志卷五

八

也誠也一而已矣子曰仁者靜傳曰仁無欲故靜無欲者誠也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朱子又加二字云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有一顯者嘗問李子德曰旣言真實矣何必又言無妄子德曰譬如公好色一念豈不真實狀而妄也問者悚然予曰去盡此妄一理真實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也故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程子曰動以天爲無妄動以人欲則妄矣凡木之果其核中實曰仁此借用字極有理以其

內含生機發育無窮也仁之在人亦人之實耳培
養得好可以開花可以結果可以爲舟楫梁棟否
則萎耳朽耳故程子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
仁

朱子解仁字曰心之德愛之理或以愛爲仁已不
如愛之理說得渾全况又遺却心之德是揆末而
忘本矣孔子曰愛人是隨問者言孟子曰惻隱是
與四德列言又不可以此例求也

義字

董仲舒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義音我衛尉卿衛

山志卷五

五

方碑有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莪
爲蓼儀魯峻碑又作蓼義周官註莪儀二字皆音
俄毛詩用以協阿河字趙明誠曰漢碑多如此蓋
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也此亦可
以見古時字少其通用之例頗寬王伯厚云董仲
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劉原父云仁字從人義
字從我豈造文之義耶愚謂告子仁內義外之說
孟子非之若以人我分仁義是仁外義內其流爲
兼愛爲我矣此尤可以正告子之謬

陸貞山論

陸貞山曰通書之言固爲精確但朱子謂其皆所
以發明太極之蘊則恐未必狀而愚之尤不能無
疑者愛曰仁以下數語也如韓子原道言博愛之
謂仁朱子譏之以爲語用而遺體今周子指愛爲
仁何以異此朱子之解獨謂有是五者之用而因
以名其體斯言也其亦善於回護矣無乃未足以
服韓子之心乎貞山此論似也狀未細究朱子語
錄耳朱子謂韓子博愛之謂仁是指情爲性或問
周子說愛曰仁與博愛之說如何曰愛曰仁猶惻
隱之心仁之端也是就愛處指出仁若博愛之謂
仁之謂便是把博愛做仁了終不同予又謂仁與
四德列言自當日愛若單言仁則當統四德非愛
所可盡也周子是五者列言韓子乃單言亦當有
異

山志卷五

五

信

信在四德之中諸儒之說詳矣大要謂實有此仁
實有此義卽信也予謂信不止是實有此仁實有
此義之謂是其所以能仁所以能義之實也卽所
謂誠也金木水火俱離土不得以其實也故金木
水火有時而毀土則無時而毀也

技術

程沙隨曰易與太玄皆以道義配禍福故爲聖賢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爲技術如李林甫之得君彼則曰吉顏魯公以正行乎患難彼則曰凶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嘗人也近世技術之最足惑人者莫甚於堪輿卽如其書所載方正學先塋事謂九族被誅乃其卜兆殺蛇之報以忠臣之節爲凶人之孽其說不經而悖道害義肆朕梓行有心者視之寧不悲憤填膺哉此其罪當加於妄言禍福者一等矣至分金布氣之說本於焦氏占法鄙瑣無據又不足言也

山志卷五

七

蔡氏地理

蔡季通得康節之學朱子一見許以老友謂不當在弟子列凡疏釋諸書皆與季通參訂啓蒙則屬其起橐嘗曰造化微妙惟淡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學者導之曰西山先生季通父名發字神禹號牧堂老人著有地理發微十八卷故季通好講地理朱子嘗用之以遷葬其親今之學者或疑之而有信地理之說者則又往往援之以爲重朕季通每爲鄉人改葬吉凶不能皆驗後

貶道州有贈以詩者曰掘盡人家好壠丘冤冤欲訴更無絲先生若有堯夫術何不先言去道州此詩固鄙俚不足言朕亦可以作戒今世有因擇地而停喪甚至累數十年或貧乏死而竟不克葬者可歎也已

道術

夜半後生氣之時東向端坐先於鼻內微納清氣口內呵出腹中舊氣一九止定心閉目停息存神叩齒三十六次以大拇指拭目大小九過以中指按鼻左右令表裏俱熱謂之灌漑中岳次以兩手

山志卷五

六

摩令極熱閉口鼻氣揩擦面額連髮際謂之修天庭又摩耳根耳輪謂之修城郭皆不拘遍數次以舌柱上腭存息少時漱口生津液滿口徐徐作三嚥下之如此三度九嚥黃庭經云漱咽靈液體不乾是也如子後不及但寅前爲之亦可臥中爲之亦可惟枕勿令甚高也白日無事閑坐腹空時爲之亦自有益此起居法雖出道家朕於儒理無礙行已便兀朕放身心同太虛萬慮俱遣久之當有效也昔予有疾或有言羽士楊碧雲能治者予問之則授以坐功其說正較此更簡易大要不出於

正心誠意之言但有一穴爲異耳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也

道術之最可惡者有二一曰御女之術一曰燒丹之術以聖賢之訓正之而或不能止也今卽以道家之言告之庶其有省乎參同契曰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寶命玉吾註曰或人不知自己同乾坤却向身外覓同類妄指童女爲真鉛遂託黃帝玄素之事飾其邪說以逢士夫之欲於是富家賢宦行其術而往往陷於歿亾者有之蓋不特唐相國夏侯孜之一人也是故葛稚川以爲冰盃盛湯羽

山志卷五

五

苞蓄火陶隱居以爲抱玉赴火金棺葬狗洞微子目之爲狗猪行狀李王谿稱之爲地獄種子古今丹書所以皆極口痛罵此術者以其害人而終亦自害其身也南華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未聞有所謂御女之說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誣污前真迷誤後學其有門諸術中害道之最尤者歟參同契曰雜性不同類安有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俞玉吾註曰彼有燒煉三黃四神之藥妄意以爲道在於是殊不知五金八石乃世間有形有質之物其種類不同其性質各異安

有合體而並居哉故凡爲此術者莫不干舉萬敗欲黠成癡何則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故也指玄三十九章云訪師求友學燒丹精選朱砂作大還將謂外丹化內藥元來金石不相關蓋神仙金液大還丹乃無中生有之至藥而所謂朱砂水銀者不過設象比喻而已奈何世人不識真鉛汞將謂凡砂及水銀往往耗火費財卒無成功遂至皓首茫狀反起虛無之歎嗚呼豈不惑哉世傳王陽能作黃金應子謂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神仙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迷謬文成五利處

山志卷五

五

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伏白刃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被劾繫獄故曰秦漢以天子之資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狀不能有成者夫物之變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劉自我

劉自我名震徽州人年二十以爲文譏刺湯霍林
避禍出亡嘗主山東耿中丞涿州馮閣學家著有
識大錄自洪武起至崇禎止計十二套彙止一部
陳百史居政府以五百金託人購去未至而百史
敗矣今不知所在又聞范文貞曾聘之著工部志
計五十冊自我卒於戊子年其著識大錄蓋五十
年而後成書陳伯璣云

道德經

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後人因其篇首之
文名上篇爲道下篇爲德司馬溫公謂道德連體

山志卷五

三

不可偏廢邵若愚亦謂不應分道德又不應分八
十一章失前後文義王輔嗣疑夫佳兵民之飢二
章謂非老子所作予嘗見古本道德經與今所傳
本句字頗異

陰符經

註陰符經者除黃帝與天真皇人廣成子問荅伊
尹太公范蠡鬼谷子張肩諸葛亮之集註赤松子
張肩葛玄許遜鍾離權呂巖施肩吾崔明公劉玄
英曹道冲之集解外有二十餘家褚登善所得太
極真人本天發殺機下有移星易宿地發殺機二

句而終篇我以時物文理哲下有百餘字又此百
餘字中人以虞愚六句是故聖人知自朕之道二
句禽之制在死一句鳥獸之謂也一句或有或無
又有謂天發殺機龍蛇起陸地發殺機星辰隕伏
者率無定論寧昌辰以此百餘字爲演章蕭真宰
則以續之者爲非而王道淵復以逸之者爲誤李
筌與朱子本皆存之而不更爲之註疏亦似以爲
非經文也予謂其詞與經文正類特以鄒訢本爲
定本存其文而去其所謂六句二句一句者似更
當若其註則以鄒訢與俞琰之註爲得云鄒訢者

山志卷五

三

空同道士乃朱子託名也

淨明全書

淨明全書有云天之有文地之有理人之有事三
才之道古今不可誣也淨明之道不廢人事但當
正心處物常應常靜也又云志節要高器量要大
操履要正又云二氏之教過盛則於綱常之教未
免有所傷故真儒出以實理正學而振飭之又云
真儒都是戒慎恐懼中做出親見道體後說來真
是俯仰無愧或問淨明大教始於忠孝立本中於
去欲正心終於直至淨明状态心甚難况日用之

問天理人心互爲雄長爲之奈何曰前念爲念後念爲念念起不著淨心守一但滅動心不滅炤心但疑空心不疑住心湛狀嘗寂是名空心止動歸止是名炤心寂炤兩全洞合道源淨極明生玄之又玄此書多正論當是羽士中留心於儒者所託爲耳今乃有身爲儒而異端其言者不亦可怪也哉

玄牝

司馬溫公曰玄者言其微妙牝者萬物之母朱子曰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

山志卷五

三

有生生之意焉此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谷是虛而能受神是無所不應邵若愚曰谷以喻虛虛乃生之本謂曰玄神爲化之元謂曰牝谷神者是爲玄牝也萬物皆從玄牝之門出是謂生天地根以觀谷神綿綿若存用之者以神合虛而不在此勤勞措意功力爲也或以口鼻爲玄牝者是不中理也呂惠卿曰玄者有無之合牝者能生者也此其人雖有賢不肖之分而爲說皆合朕揆之於易玄者陽也乾也天玄是也牝者陰也坤也牝馬是也門者所繇出入乾坤一闔一闢也故曰乾坤

易之門也老子之意似本諸此

生歿之徒

十人之中大約柔弱以保其生者三剛強以速其歿者三雖志在愛生而不免於趨歿者亦三其所以愛生而趨歿者繇其自奉養太厚故也此解切實足令觀者知警斯可矣其餘紛紛之說姑置之耳

呂惠卿王雱

註道德南華者以予所見無慮百家而呂惠卿王雱所作頗稱善雱之才尤異使當時從學於程子

山志卷五

書

之門則其所就當不可量惜乎過庭之訓不能出此而相濟爲執拗強之行卒以遺譏千古可慨也夫竊又疑惠卿之姦諂雱之恣戾豈宜有此小人搜名或倩門客爲之亦未可知也

陳希夷

陳希夷隱居華山其辭太宗召命表云臣明時閑客唐世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繇漢世盛而善存四皓嘉邈之士何代無之臣形如槁木心若灰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簪爲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

數行丹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
住獲飲舊溪之水飽吟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
笑傲烟霞之表隨性所樂得意何言及至京師君
臣對語皆聖賢治平之理詞簡義正卒求還山可
謂出處無憾者矣或云希夷將終密封一緘付其
弟子使候其歿上之既歿弟子如言入獻真宗發
視無他言但有慎水停火四字而已或者以爲道
家養生之言而當時皆以爲意在國事無以是解
者已而祥符間禁中諸處數有大火遂以爲先生
之驗上以軍營所聚居尤所當戒乃命諸較悉書

山志卷五

五

之門故今軍營皆揭此四字此則未免術士之態
而人偏信之且火皆有驗水何獨否乃不復察耶
正易心法

正易心法戴孔文所著假稱麻衣所授陳希夷消
息其云學易者當於義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
脚根下盤旋此卽陸子六經注脚之義不知於周
孔脚根下盤旋正不失爲聖人之徒也若於義文
心地上馳騁則所謂古聖相傳只此心又不落斯
人千古不磨心之下哉

陳藹公

戊子秋予入都遣僮尋一幽僻僧房作寓乃至
天寺明日陳藹公來顧蓋先寓於其旁舍予嘗聞
藹公名於汪荅文所狀不淡知之時予閉門養病
雖同寓不數數見也久之始與之談漸得讀其所
著書挑燈淪茗往往至子夜不休藹公以世家子
風雅自命又多遊公卿間每與客集議論風生間
雜以詼諧四坐爲驚人以是稱其才或見爲廣交
遊敦意氣或見爲綜載籍工文章而抑知其有所
以爲立言行事之本而之歟而不可奪之故耶

邵伊川

山志卷五

五

邵康節之父伊川丈人名古字天受上蔡謝子爲
晁以道傳易堂記後序言安樂邵先生皇極經世
之學師承頗異安樂之父昔於廬山解后文恭胡
公從隱者老浮圖遊隱者曰胡子世福甚厚當秉
國政邵子仕雖不偶學業必傳因同授易書上蔡
之文今不傳僅載於張祺書文恭集後今人知子
文者多知天受者少子文不能大康節之傳天受
實能開康節之先也予嘗謂康節之學不盡於儒
此又其一證耳

周子逸詩

平都山有石刻周子二詩其一詠陰仙丹訣云始觀丹訣信希夷蓋得陰陽造化機子自母生能致立精神合後更知微眉山楊棟於亂碑中得之云點畫勁正猶存溫厲之氣官合陽時筆也予嘗謂周子邵子之言間有涉於二氏者於此亦可徵狀予非以此爲周邵病特欲學者讀書知所擇耳大約上證之孔曾下度之一心惟其相合而無疑斯從之矣若隨人俯仰無益也故雖二氏之言不無可采大儒之說亦時有所棄

羽翼聖經

山志卷五

志

羽翼聖經惟程朱足以當之近代儒者如曹月川薛敬軒胡敬齋其學可謂醇矣而其所著書謂其有自得之語可也若陳白沙王陽明輩則叛聖經者蓋有之矣陽明純乎禪白沙兼近道

羅整菴云近世道學之倡陳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愚前所謂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淺之不能極而幾之不能研雖不爲白沙而發而白沙之病正恐在此章楓山嘗爲予言其爲學本末固以禪學目之胡敬齋攻之尤力

其言皆有所據公論之在天下有不可得而誣者矣按敬齋白沙俱出吳康齋之門其所就不同乃爾而賀克恭爲白沙高弟其學復不盡尊師說狀則白沙於師友之間亦可謂過於自信矣

白沙有云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此又今之學者不可不知也按理會氣象之說本於呂原明原明日不唯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賢賤壽夭之所繇定也

山志卷五

志

陽明有牧民禦衆之才經術權謀互用故能率樹偉伐蓋國家之楨幹諡曰文成不虛也予嘗謂論聖學則文成誠不如文清之純論人物則文成之才恐亦非文清所及王仲復大不厭之或問予豈有徵乎曰文成於危疑用兵之際講學不輟非有實得於己者不能整暇至此文清於從容侍從之間誤稱學生豈對至尊而敬心不存耶抑懾於天威耶

吾輩爲學當以平心靜氣爲第一義凡讀書論人當求其實爲吾所最尊之人或有一失不必爲之

掩爲吾所蔑排之人或有一得不可因之廢揆之於理度之於心唯求其是而已唯求其是之有可以徵者而已

虞姬

予過虞墓爲詩弔之謂姬不須悲大王之意氣盡也彼高帝者尚不能免人疑之禍則姬之勝戚夫人多矣朕豈獨戚不姬若即娥姁又其甚者也使非一二老臣邀天之幸以成功則劉氏之統絕於呂氏也久矣以視垓下和歌而泣下於不聊生者不天淵哉嗚呼人固不可以成敗論也卽在婦

山志卷五

无

女亦如此

北鄙之武

北鄙有人自名曰武性悍而貧思爲盜以禦人又懼弗勝乃剪紙爲虎皮蒙之伏草間伺有負戴而獨行者輒作虎聲躍而出人驚而逃遂取其所有久之以是成家鄰翁知之戒曰爾免飢寒矣其敗之不朕後將敗武不聽又往有士多力而耳聾攜笈而過武作虎聲不聞躍而出又不逃與之鬪武不勝脫其皮而逸士拾視之嘆曰吾聞昔之狐假虎威者也此人所假者虎皮乃其虎皮又非虎皮

也

楊濬修

予妻之從弟庠生楊濬修名中清家極貧母幼哀毀非特斷酒肉竝斷鹽醢杖立柩側者三年槁而歿終至滅性亦至慟所結非有所爲而朕也子名長弱而淳能繼其志本縣公舉孝行獨屬之長今已奉旨旌表朕此事行而濬修之孝無復有旌表之日矣予悲哀竄之莫慰恐獨行之終湮也故特爲著之冀後世之或有聞焉

鬻爵免罪

山志卷五

三

入粟拜爵免罪始於晁錯文帝用之以實塞下景帝時至裁其價以招人武帝時置賞功官凡入羊入穀入財者皆得正補爲官爲郎外罪入錢五十萬則減死一等末流之弊遂至無極名器可惜法紀宜嚴賞善罰惡國家之大權也長國家者敦仁儉以求生財之大道奚必出此

隆慶

承天有隆慶殿奉祀興獻帝后 穆宗年號竟復用二字此新鄭之疎也

山志卷之五

山志卷之六

文廟木主

文廟易塑像爲木主嘉靖時張孚敬之議也其實前已有爲之者天順六年三月蘇州府文廟像剝落將加修飾知府林鶚曰塑像非古洪武時於大學易以木主彼未壞者猶當毀之今遇其壞易以木主可也或以毀聖賢像爲疑鶚曰此土泥耳豈聖賢耶於是併從祀諸賢皆易爲木主嘉靖時則天下通行矣黜楊砥之言已黜之嘉靖時未之考又以行人司副楊砥之言已黜之嘉靖時未之考又

山志卷六

黜之耳

予嘗取簡紹芳之言辨楊雄之事後見王荆公疑當時有兩楊雄尚屬臆說而王勉夫記姓名相同者云南宮适伏子賤朱買臣孔安國張長公楊雄龔遂之徒皆不止一人則有實據荆公之言未爲無理予又疑谷永亦字子雲昔人云劇秦美新之文或出於谷永得無以其字同而傳之謬乎姑存其說

漢帝

三代而下元以前有天下之正者惟漢唐宋不逮

也開創如高帝守成如文帝中興如光武後世鮮比太原公子之爲開創似也陳橋之事吾無取焉守成之次宋有之唐之宮闈不可道也靈武卽位不得不以中興予之亦其功有足紀者高宗昏懦桓靈匹也二聖不還中原不復誰執其咎是惡可以中興稱哉故曰漢有天下唐宋不逮也餘又無足言矣昔與丘如磐語及此予曰漢規模宏遠如黃鍾大呂下此皆細響耳如磐曰不寧唯是卽昭烈一尾聲猶自鏗訇可聽也

漢儒

山志卷六

漢儒傳經之功天下萬世賴之必不可易者如以其人有遺行則雖孔門七十二子中亦不無可議者矣大抵叔世之人多刻薄之論學者賢在折衷耳吳文定云從祀苟有益於經傳則馬融楊雄皆不廢倪文毅亦云馬融王弼之徒其立身不無可貶朕秦漢以來六經煨燼賴諸子抱遺經專門講授經以復存自是唐之註疏多祖其言今之經傳引用尚多其說何可盡廢鄭端簡云宋儒有功於吾道甚多但開口便說漢儒駁難又譏其訓詁恐未足以服漢儒之心宋儒所資於漢儒者十七

八只今諸經書傳註儘有不及漢儒者此其言皆可思也

淮南子

淮南子鴻烈解博辯宏深不可不讀楊用修曾述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五語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三語皆出其書諸葛孔明與孫思邈擇而述之耳朱子采入小學亦祇以述者爲據狀能欲多而事欲鮮義更精也

喪服

山志卷六

三

禮言喪至乎期而止加隆則再期而小祥家禮注不計閏十二月再期而大祥家禮注不計閏二月十五月中月而禫中月者言月之中也卽於大祥月中故記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此先王之制所謂據人情而著其節者也後人解中月爲閏一月晉王肅儀謂二十六月自宋至今從鄭玄之說謂二十四月再期其月餘日不數爲二十五月中月而禫則空月爲二十六月出月禫祭爲二十七月遂以二十七月爲制狀是閏二月非閏一月

山志卷六

四

矣唐王元感著論謂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先儒多非之近日季彭山謂二十七月爲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云子生三年狀後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卽可免喪之理况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月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喪不止於二十七月矣陳用楊云魯文公二年書丁丑作僖公主公羊注云禮練主十三月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月故十九月作練主是春秋時已有斯議漢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服喪以三十六日者三年之喪故也所謂以日易月也駱子本又謂二十七月不計足日云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唐張東之謂杜元凱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故十二月納幣爲禮若必計足日則十二月十二日始滿二十五月不得言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矣國家制度百官三年考滿則連閏計三十六月三年之喪則不計閏二十七月惟不計足日所以不計閏義自有取矣君子表微惜無知此者又云世俗服者必滿三年士夫不滿又計二十

七足月殊失禮意劉太室居母喪三十六月除服顧亭林馳書論之謂先王制禮不敢過也秦俗以是日謂之三周親友送卽吉之儀至有稱賀者亭林曰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哀之不暇而何賀焉或有言以次日舉者亭林比之朝祥暮歌之類斯不易之言也

古者父在爲母齊衰期見家無二尊所謂以一治也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唐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詔從之玄宗開

山志卷六

五

元五年右補闕盧履冰上言請復舊下百官議久不決七年敕自今五服一依喪服文狀士大夫家行之各不同後修開元禮從宰相蕭嵩請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爲定明太祖洪武七年著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母雖父在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於序文中特言之蓋斷自宸衷云初令庶子爲其所生母齊衰期注謂嫡母在室意嫡母不在室則齊衰三年是時子爲母雖三年亦齊衰也至孝慈錄成始定庶子爲其母斬衰三年

嫡子衆子謂庶母齊衰杖期按洪武七年孫賢妃薨太祖命吳王爲之子詔太子服齊衰杖期

懿文奏曰在禮士爲庶母總陛下貴爲天子而臣制此服非所以敬宗廟重繼世也太祖怒太子正字桂彥昌持衰衣之懿文服以拜謝遂爲著令蓋孝慈錄特爲庶母起耳斯禮也後世必有起而更定之者

爾雅父之妾爲庶母左傳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蓋古者父妾皆謂庶母不必有子禮父之衆妾爲諸母既有母名矣諸之與庶何異焉開元禮庶母

山志卷六

六

父妾之有子者今遂相沿以有子無子爲有服無服之準夫妾之爲嫡子衆子服期也固不論其子之有無而報之者顧以此爲限無乃非情乎儀禮士妾有子歟而爲之總此當爲士言非爲子言也大抵妾之有子者杖期則已重總則已輕其無子者亦不得無服是當有折衷之制矣古有賢妾白虎通禮服經曰明有卑賤妾也左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可知矣賢妾卽媵所謂適妻殺姪娣得以及次攝女君者是也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注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

子也丹鉛錄聞命而趨不備六禮故謂之奔奔者非必淫淫而奔者謂之淫奔

禮記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司馬溫公書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父母俱喪稱孤哀子承重稱孤哀孫朱文公云孤子哀子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洞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丘文莊公引禮雜記謂書儀之言無據凡禮中所謂孤子如當室及不純采之類皆謂已孤之子非謂所自稱也夫人子居父母之喪其哀一也今於母喪因有父在諱孤可也若於父喪因有母在諱哀何謂哉狀先

山志卷六

七

儒所定舉世行之已久遂亦莫得而易也從書儀之義繼母在父歿不得稱哀稱哀是無繼母也嫡母歿不得以生母在不稱哀不稱哀是無嫡母也爲人後者本生父母歿當稱降服子不當與他從子同特不丁憂丁憂是無所後之父母也非受重之義矣

昔度尚以從父喪去官楊著以兄喪去官司馬光亦狀范仲淹以改嫁母喪去官予謂凡期喪俱宜解秩但以期爲限可也謹識之以俟後世之議

論格物

白門有友與余論格物之義以格去物欲爲主反復之終不合而罷夫人性本善物欲是性之所無人欲修身須先窮究此理是格見得分明何者是理何者是欲是致而後存其理去其欲是誠欲既去理自存而養之充之是正以至見於言動之際爲之節文是修此自狀之序必不可易者今劈頭便說格去物欲是直從誠意說起夫物欲既格意已誠矣如何知至後又說誠意況未曾窮理則於理欲之辨尚未盡明晰如何便格且如此說自格物以至於平天下總無窮理之學將聖人所謂博

山志卷六

八

文所謂多聞擇善所謂學問思辨所謂好古敏求之功俱屬無有爲大學者只一格去物欲空空洞洞而已狀則林次崖謂之差異事祇怪人也宜哉

文丞相墨蹟

宋文丞相寄其妹家書並詩墨蹟周雪客曾親見之爲予述及愴然動懷謹錄於篇

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歿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到這裏於義當歿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塗中有三詩今錄至言至於此淚下如雨

邳州哭母小祥 九月七日

我有母聖善鸞飛星一周去年哭海上今年哭邳
州遙想仲季間木主布筵几我躬已不閱祀事付
支子使我早淪落如此終天何及今畢親喪於分
亦已多母嘗教我忠我不違母志及泉會相見鬼
神共歡喜

過淮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
宇江鄉已無家三年一羈旅龍朔在何方乃我妻
子所昔也無奈何忽已置念慮今行日已近使我
淚如雨我爲綱嘗謀有身不得顧妻今莫望夫子

山志卷六

九

今莫望父天長與地久此恨極千古來生業緣在
骨肉當如故

亂離歌六首

有妻有妻出糟糠自少結髮不下堂亂離中道逢
虎狼鳳飛翩翻失其凰將雛二三去何方何虞國
破家又凶不忍舍君羅襦裳天長地久終茫茫牛
女夜夜遙相望嗚呼一歌兮歌正長悲風北來起
彷徨

有妹有妹家流離眉人云後攜諸兒北風吹沙塞
草妻窮猿慘淡將安歸去年哭母南海湄二男一

女同歎歎惟汝不在割我肌汝家零落母不知母
知豈有瞑目時嗚呼再歌兮歌孔悲春令在原我
何爲

有女有女婉清揚大者學帖臨鍾王小者讀字聲
琅琅朔風吹衣白日黃一雙白璧委道旁雁兒啄
啄秋無梁隨母北去無人將嗚呼三歌兮歌愈傷
非爲兒女淚淋浪

有子有子風骨殊釋氏抱送徐卿雛四月八日摩
尼珠榴花犀錢絡繹襦蘭湯百沸香似酥歛隨飛
藿飄泥途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三歲知在無嗚

山志卷六

十

呼四歌兮歌以吁燈前老影明月孤

有妾有妾今何如大者手將玉蟾蜍次者親抱汗
血駒晨粧靚服臨西湖英英雁落飄瓊瑤風花飛
墜鳥嗚呼金莖沆瀣浮汗渠天摧地裂龍虎徂美
人塵土何代無嗚呼五歌兮歌鬱紆爲爾迎風立
斯須

我生我生何不辰孤根不識桃李春天寒日短空
愁人北風吹隨鐵馬塵初憐骨肉鍾奇禍如今骨
肉更憐我汝在北今嬰我懷我死誰當收我骸人
生百年何醜好黃梁得喪俱草草嗚呼六歌兮勿

復道出門一笑天地老

一讀此三詩便見老兄悲痛真切之情事至於此爲之奈何兄事只待千二哥至造物自有安排

一可將此詩呈嫂氏歸之天命仍語靚粧瑋英不曾周旋得毋怨毋怨徐姝以下皆可道達吾此意當此天翻地亂人人流落天數奈何奈何

一可令柳女環女做好人爹爹管不得淚下哽咽

一此詩本仍可納之千二哥 兄天祥家書達百五賢妹

山志卷六

七

後有陳謙張翥鄭元祐王禕吳訥吳寬及沙門道衍跋按張翥字仲舉元末任翰林承旨封潞國公逆臣孛羅朶制令草詔力拒之曰臂可斷筆不能操國瀕亡憂憤歿王禕字子充官翰林待制洪武壬子詔諭雲南梁王把都忼慨弗屈被害陳謙字子平夙尚孝弟篤學力行兄訓任江浙省昭磨謁告還吳適張士誠兵至兄訓遇害謙以身蔽兄並殺之鄭元祐字明德元季名士官儒學提舉而終仲舉以下五人俱克捐生蹈義誠無媿信公矣周在浚識

古忠臣烈士不幸遇難義不可生決無反顧非平日學力到或出於一時之激而遲以月日此念一轉遂不無鮮終之憾故曰慷慨易從容難狀當其臨難有故作排遣之詞一切置之度外者亦有脊戀骨肉而爲戚戚不能舍之詞者要知此脊戀骨肉者亦是義理之性而卒不以脊戀骨肉而轉其念則義理之學今觀信國之從容就義斷非徒恃氣質之性者所能故賢者之立節不肖者之敗節俱關於學不關於性後之君子可知所勉矣

罪知錄

山志卷六

七

祝枝山狂士也著祝子罪知錄其舉刺予奪直抒胸臆言人之所不敢言亦問有可取者而刺湯武刺伊尹刺孟子及程朱特甚刺而戾辭而肆蓋學禪之弊也乃知屠隆李贄之徒其議論亦有所自非一日矣聖人在上火其書可也

程子註

朱子師程子狀爲四書註有不用程子之說者大抵朱子之說較更精確耳予觀程子之說亦尚有不可廢者略錄於左

明道曰亂治也師摯始治關雎之樂其聲洋洋乎

盈耳哉美之也

明道曰吾其爲東周乎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宥爲也非作革命之謂也伊川曰東周之亂無君臣上下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伊川曰子貢問君子孔子告以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而可以爲君子因子貢多言而發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謂觀人者彼能先行其言吾肱後信之伊川曰蔡與采同大夫有采地而爲山節藻稅之事不知也山節藻稅諸侯之事也

山志卷六

士

伊川曰人於文采皆不曰吾猶人也皆曰勝於人爾至於躬行君子則吾未見其人也

伊川曰泰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文王爲三公矣

伊川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者言一日能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非一日之間也

伊川曰民於爲仁甚於畏水水火火猶有蹈而灰者言民之不爲仁也

伊川曰君子不施其親施與也言不私其親暱也

悖謬

資於事父以事君以敢諫爲忠家人有嚴君焉以幾諫爲孝故曰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情之自肱禮之當肱不容涸所施也世道不古人心日澆乃有讀書之士與父母爭是非而不宥相下以自矜爲直者悖謬已甚至有有用計力使父母之意沮專財物使父母之用窘者則天理漸滅與禽獸奚異矣

怪誕

天下怪誕之事大抵成於好事者之口亦有所

山志卷六

士

托有所諱而爲之者人情喜異好奇一倡羣和傳會粉飾踵迷傳誦遂至害道傷義惑世誣民而猶相矜爲美談雖讀書學古之士亦皆不免偶見有記樓古汀事者爲之慨肱凡事無益世道者當置之不論不議之條况有損乎恨不起王弼州於九原而質之

郭宛委

郭宛委先生博雅君子也與予爲忘年之交著書散佚浚可慨惜予鄉在白門嘗爲剗行其金石史二卷今略紀遺論以見一斑

先生曰家君提兵遼左時規騎獲倭帥豐臣書一紙間行草蒼勁古雅宛然唐風格且腕力獨至其草書卻不可讀應會之當是高麗破後求其書籍之書也彼鱗介之鄉於敵國新破之時獨有茲好而我兵出援反盡其金寶子女國俗王大臣墜地各貢銀缸可重數百斤我兵一入盡瓜分之卽其墳墓亦被發於是國人始大怨曰倭我讐也勝則我侮彼不勝則彼蝕我固也何恨天兵遠臨以興滅繼絕爲名而殘我反勝倭烏在其爲數十世守臣節哉家君至今居恒話及輒慷慨扼腕頓足

山志卷六

五

曰吾謀實不用也不可謂秦無其人

錢塘林表季偉過予話其游朝鮮之勝因誦朝鮮婦許蘭雪詩十首雖辭格少下而才情綺麗亦自斐然其送宮人入道趙舞燕歌自莫愁十三嫁與富平侯厭攜寶瑟彈珠閣喜著花冠禮玉樓琳館月明簫鳳下綺窓雲散舞鸞休松風朝暮空壇上鶴背泠泠一陣秋次伯氏望高臺層臺一柱壓嵯峨西北浮雲接塞多鐵峽霸圖龍已去穆陵秋色雁初過山蟠大陸吞三郡水割平原納九河萬里登臨日將暮醉憑青嶂獨悲歌塞上侵雲石磴馬

蹄穿脚踏重岡若上天秋晚魚龍滙巨壑雨晴虹霓落飛泉將軍鼓角行邊急宮女琵琶說怨偏日暮爲君歌出塞劒花騰躍匣中蓮大孫內翰北里韻初日紅關上玉鈎丁香葉葉結春愁新粧滿面情臨鏡殘夢關心懶下樓誰把雕籠繫鸚鵡自垂蓮幕倚簷後媽紅落粉愁無奈莫把金盆洗急流江南樂人道江南樂我道江南愁年年江浦口腸斷望歸舟築城怨千人齊把杵土底隆隆響何事苦操築雲中無魏尚遊仙曲瑞風吹破紫霞裙手把天花倚五雲雲外玉童鞭白虎碧城邀取小茅

山志卷六

五

君水屋珠扉鏤一春落花煙霧滿綸巾東皇近日無巡幸閑殺瑤池五色麟催呼騰下出天關脚踏風龍徹骨寒袖裏玉塵三百斛散爲飛雪向人間騎鯨學士禮瑤京王母相邀宴碧城手握彩毫揮玉宇醉顏彷彿進清平此與上倭帥豐臣書合爲一卷今藏予嘯月樓中王允寧先生爲人長大白皙潤步廣頰議論慷慨激烈要必達其意之所藏分宜最器重之而逆胤世蕃恃父廕踞慢無禮有卿佐某者世蕃嘗乘其背某卽故作蹀躞狀以取調笑而每憚先生先生亦傲睨不爲意世蕃嘗諧之分宜曰王允寧有苦

熱行云十二街頭不種槐行人何處避炎埃望中木槿空無限朝見花開幕見摧此爲老父發耳分宜不聽他日復譖之分宜遽狀曰允寧眼中何得有若若眼中何識王允寧也嗚呼若分宜者威福之柄侔於人主矣而卒憐才如此彼孔文舉楊德祖輩卒殺之如刈草菅狀此又分宜之罪人也

客有言未得見王摩詰真蹟者余曰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

山志卷六

七

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淡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襲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鱗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此摩詰輞川圖也昔人謂摩詰詩中有畫不知文中亦有畫特未見皴法耳客大笑余曰又如白樂天荔枝圖云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圓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桃核如枇杷殼如紅縉膜紫綃瓢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如醴

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矣此真畫出一幀荔枝也客笑曰此畫何如摩詰余曰此亦精手畫工搨本也纖細曲折無不畢肖第工動氣韻不及耳客曰狀草木者亦有能得其生動氣韻者乎余曰嵇含南方草木狀云仰望渺渺如插叢蕉於木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埽天又俞益期與韓康伯賤云步其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庶幾耳客曰何謂也余曰今試做樂天語圖荔枝必無一筆不似若做此語圖檳

山志卷六

太

榔非高手必不能得其彷彿也乃知形真語中雖工非工意含象外以不似爲似今賞鑒家看畫亦當作如是觀而知者鮮矣客曰子論畫實論詩也相與大笑而別

王元美謂讀書而不滿於盤庚當繇錯亂故也余意盤庚上篇當以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在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之下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在器非求舊惟新之下爲是旣欲諸臣之無傲從康故卽舉其臣之先人逸勤爲言若曰率乃祖之攸行也此豈非一大證乎欲言先

王圖任舊人故先引遲任之言此豈非又一大證乎若依舊文則遲任有言三句與上文既離又與下文不接將於何處著落自荒茲德蔡傳謂非輕易遷徙自荒茲德果且何據便以茲字爲遷徙也蓋茲德卽動用非德之德狀非德亦非惡德之德猶言不敢不以德也上旣言不敢用非德故卽又云余非棄此德不用也惟汝含德不惕余一人耳何等順便惟前後錯亂故不可解若以自荒此德爲遷徙何故忽又說到不惕余一人上狀此篇古我先王凡兩出豈老叟伏生誤誦耶

山志卷六

九

今有賈人嘗持古玉如今帶板者人卽謂之帶板非也嘗游唐諸陵翁仲猶存其衣冠腰帶仗衛胥與今異况漢魏乎又見唐畫十八學士像腰帶亦可考抑何嘗作今制也按漢帝送死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武帝匣上皆鏤爲蛟龍鸞鳳之象世謂之蛟龍玉匣乃知今所謂玉帶板者卽此物也

李守廉木工也在華山青柯坪爲人治屋見一石大如數間屋先是有石工割之甚堅遂罷有數十石工美其材復割之費嘗工數十倍不能就將舍

之忽割狀中開正中有一物形如東瓜大尺餘質色如肉能蠕動衆疑爲龍棄澗水中余後游華山復卽工人問之而信按神仙感異記蕭靜之掘得一物類人手肥潤烹食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云肉芝也又江鄰幾嘉祐雜志云徐鎮廷評監廬州稅河次得一小兒手無血懼埋之按白澤圖所謂封食之多力此豈其石芝邪封邪不可知因筆之俟博物者或謂亦當煮食之余謂非也俱類人手或云封或云肉芝食之效各不同安可卽食之邪按續博物志云丹水有石穴蝙蝠大者多倒懸百

山志卷六

十

歲者倒懸服使人神仙亦見他書宋劉亮合仙藥須白蟾蜍白蝙蝠得而服之立效唐人陳子真得蝙蝠大如雅食之一夕大瀉而死又瞻披國有人牧牛百餘頭一牛離羣忽失所在暮歸形色鳴吼異嘗羣牛長之明日主因隨之入一穴行五六里豁然明朗花木皆非人間所有牛於一處食草草不可識有果黃金色其人竊一將還爲鬼所奪又一日復往取果至穴鬼復欲奪急吞之身遂暴長頭才出身塞於穴數日化爲石矣又嵇叔夜遇王烈共入山烈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

凝爲石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嘗而輒不遇命也且如漢世文成五利之徒假仙術干武帝至於殺身觀此則人間祿命且不可妄求矧玉清仙籙者乎余以黍準尺以古五銖錢準衡用以衡度彝器按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銖銖謂之錢錢六兩也二錢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東嘉趙士楨字嘗吉居燕市喜任俠能詩工書以才藝爲文華殿中書一日上簡內府藏硯悉刺

山志卷六

主

前代年號 命士楨改製刻萬曆字而內有一硯乃唐太宗賜虞世南者因奏云太宗賢主世南名臣乞畱此硯以彰前代君臣相與之盛從之後因東事上防禦兵食諸疏極言石司馬之短欲得面質不報

崔豹云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於人也又漢文帝履不借視朝余按致虛閣雜俎云有仙人鳳子者欲有所度隱於農一日大雨鄰人來借草履鳳子曰他人草履則可借余之草履不借其人怒詈之鳳子卽擲與化白鶴飛

去故名草履爲不借狀則不借爲草履固自有三說也

金曾經在丘塚及爲釵釧渡器陶隱居謂之辱金不可爲鍊今之方士卻不服擇乃知攫金者也

東山詩熠燿宵行熠燿螢也朱氏注云熠燿明不定貌因下章熠燿其羽句遂誤又云宵行蟲名如蠶夜行喉下有光如螢狀以宵行爲蟲名既誤謂如螢又非也余嘗閑居觀物化有蟲一與注合久之生羽卽螢也所謂熠燿其羽者也案梁蕭和賦云披書以娛性悅草螢之夜翔唐杜甫詩云巫山

山志卷六

主

秋夜螢火飛此螢也唐李予卿水螢賦云水螢爲蟲惟蟲能天彼何爲而化草此何事而居泉腹可自持故無耿於蟹足能自運亦自憐於蜺此熠燿也亦螢也月令二月倉庚鳴六月腐草爲螢詩謂自倉庚于飛之時至熠燿其羽言時之易也故杜工部詩亦云但警飛熠燿不記改蟾蛸卽此意螢火亦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丹眉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熠燿乃益知注之誤

方正學

毛稚黃論方正學歟事謂其逞一朝忿激之舌而

覆十族克全其忠而賊夫仁與孝當爲聖人所不與其言有關於世道人心自是正論狀其事則固有可原者蓋正學既不屈不肖草詔成祖曰吾能誅汝九族恐之也正學曰卽十族何畏此不過堅拒之詞以明其不奪之志耳豈料成祖之果誅其十族耶微獨正學不料卽至今日凡爲臣者亦孰不以爲出之意外也到此正學不能易其詞矣易其詞則必至於叩頭乞生而後已聖性非嘗旣勃狀發怒卽易其詞亦勢所不免况增之以其弟之激則駢首就戮義無可止不狀正學獨非

山志卷六

七

人情也乎哉何所求而爲此耶揆之於理正學之事吾無憾焉士大夫不幸而遇難祇當自靖其身以求不違於聖賢之道無容過激以致貽禍他人歟不傷勇中庸之道也此則毛子之意也

孫豹人

前戊午冬孫豹人之應召入都也初亦以老病辭不準旣而回籍又有旨年老者加職銜以示優榮吏部官坐堂上今年老者前於時有自前者有強之而前者亦有強之而不前者吏部官固不知豹人獨記其有長眉皤狀者物色之亟遂以例

授中書舍人豹人曰吾三十年老處士今乃作官耶復譏諛以不老辭狀無有聽之者予語之曰執政以子爲中書子自以爲豹人可也若自以爲中書非豹人矣子其歸乎陸策蹇衡水張布帆圖書無恙松菊尚存吾知江上故人率其子弟將攜酒慰勞皆欣欣有喜色而相告曰豹人來矣

孫豹人嘗遊桐城將歸諸友餞於靖南伯黃公祠或以其祠中無對聯因舉爵請之豹人豹人援筆書云立德勝立功救桐城事小死無湖事大論人先論世將崇禎時易臣弘光時難方爾止爲予述

山志卷六

七

之予謂此聯直如嶽峙撼不動易不得真傑構也

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成於逆黨是非低昂皆失其衡故論者欲毀之予謂諸君子之心之言亦賴之以存當與元祐黨人碑同垂千古小人以此斥君子而我以小人斥爲君子之榮則正不必毀矣但去留隱顯之間頗行其姦又不可不知也

江南鄉試題

辛酉秋予在江南適見鄉試命題乃點爾何如一節此節書予有二疑周旣改月則所謂暮春今之

正月也寒尚未退雖東風解凍而冰尚未釋可以浴而風乎一也聖賢尚禮沐浴有時三日具沐五日請浴是也有器沐器用盆浴器用杆是也非似今人裸身入水若白日之下合童冠十數人羣裸而浴於溪禽獸之爲也而賢者志之乎二也唐韓愈以浴字爲沿字之誤漢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以風爲諷可見古人亦致疑於此當毋笑予之固也

于忠肅

予嘗駁侯朝宗于忠肅論自謂公平之言不失其

山志卷六

重

正而或猶有以不諫易儲爲疑者故復著之特論此事不及其他

于謙安社稷之功人所知也可能也于謙不諫易儲之心人所不知也不可能也何也代宗之欲易儲也非無諫者矣代宗不聽朕而不罪也使謙繼之以一諫塞責亦不過不聽而已此稍知惜名者所優爲也以謙之智豈見不及此而卒無一言且冊立見濟且受其賜微爲一辭而止於太子若漠不關意者謙之忠誠而其心果若是忍乎予因有感於鄉里一事而得其說蓋代宗易儲

之意已定非謙所可回謙固知之矣使他人諫之而不聽則不聽已耳謙握重兵大權在其手諫諫之而不聽則太子危諫益力則危益甚博一身之虛名釀太子之實禍謙之心有所不忍者故寧以身目不避之名而不敢恤也唯謙之視太子也若路人而太子始安使少爲周旋將求爲沂王而不可得矣豈但不可諫也哉謙之心代宗不知英宗不知舉朝人皆不知唯有天日鑒之而已所冀默相喻者獨太子耳而謙不能言也故居恒自嘆此一腔血不知當洒何地正謂此

山志卷六

重

也嗚呼謙欲安社稷則不有其身謙欲安太子則并不有其名謙之忠可謂至忠也矣舍己以全君民無得而稱焉謙之忠可謂至忠也矣嗚呼當謙之時處謙之勢難在不諫耳豈難於諫哉而世之人猶有以不諫疑謙者真所謂鸞語者也使謙之不諫果可憾則憾謙者當莫先於太子而太子以當時事起倉卒不遑申救每一念及爲之歎息卽位之初卽赦其子還其沒產復其官遣官致祭至云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亦何其自誣也哉

武陵

或有舉近世姦相及武陵者雪客偶以問予予曰武陵可議在奪情一事或亦有可原者當時實出自上意非武陵之爲之也但既有人言祇當引罪力求去不當與漳浦對辯上前又不當言及鄭鄤以引上怒而才不足以濟變又或一時意計之偏則有之固不得謂之賢相如謂之姦使與烏程宜與同科則冤矣且其不逞欲黷貨卒以疆場事自盡亦可無憾或曰其自盡也懼法而歿耳予曰懼法而歿亦賢者事視彼已賜歿而周章

山志卷六

毛

徬徨營求內外以妄冀赦書於半夜者其相去何如耶漳浦學問品行高耳所謂應變將略亦非所長觀其後日所爲可見若其大節則與日月爭光可也漳浦之節愈高而武陵之論不得不抑而愈下此武陵之不幸也理勢所至非人力能爭矣

羅文莊論欲

羅文莊云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一段義理精粹要非聖人不能言陸象山乃從而疑之過矣彼蓋專以欲爲惡也夫人之有欲固出於天蓋有必狀而不容已且有當狀而

不可易者於其所不容已者而皆合乎當狀之則夫安往而非善乎惟其恣情縱欲而不知反斯爲惡爾先儒多以去人欲遏人欲爲言蓋所以防其流者不得不嚴但語意似乎偏重夫欲與喜怒哀樂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樂又可去乎詳觀文莊斯言將欲字亦不看作惡其實本於樂記則虞廷人心二字不可直作惡明矣

尚左右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

山志卷六

夫

感應

程子曰天地之間感應而已尚復何事吾年五十始見得時方觀射其所以命中之巧卽是推之事事物物皆此理也

韓恭簡

聞韓恭簡嘗語人曰天下不治緣聖人不生聖人不生緣元氣不復元氣不復緣大樂不作大樂作則元氣復元氣復則聖人生聖人生則天下治恭簡深於樂故其言如此亦偉論也

大禮議

大禮議張桂等援引經傳亦有理到之言又以父子至情易於動聽故今人尚有是之者朕揆之大義終爲不可今特一言以蔽之曰斬 孝宗之嗣絕 成祖之宗而已復何說之有至興獻入太廟位 武宗之上則以臣加君恐興獻有知當亦踣而不寧也言禮者至此雖不安於心亦晚矣

甲子紀年

唐堯元年甲辰至洪武元年戊申計三千七百二十五十六年三十三甲子邵氏經世書謂堯得天地之

山志卷六

三

中數考天開甲子至洪武十七年甲子計六萬八千八百八十一年元元明善有曰夏禹卽位後八年而得甲子入午會之初運當姤之初六故推至元甲子爲午會第十運則今已入第十一運之中乃姤之九三也劉太室謂入酉會蓋以斗杓所指爲準秋分昏斗杓指酉天日會於酉中正酉會也此則有象可驗若春秋元命苞謂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則荒渺之談所未敢言矣

紀游

憶辛卯春予始游吳門所與交者陸履長姚文初

瑞初周子佩子潔顧云美朱彥兼沈古乘葉聖野胡雪公鄒鶴引諸君時姜如須張草臣皆病甚亦爲予強起同寓虎丘者則吳梅村陳階六韓聖秋也今復至歷三十年餘已強半作古人而風景習俗亦大非其舊矣子佩年幾八旬每朔望入城謁忠介公祠健步不異少壯時注參同契皆能言其實義不爲玄妙之詞蓋其有得於養生之道者淡矣典型之存斯爲可喜

湯荆峴太史自浙江典試回與予相見吳門予馳一札云文衡山不特詩文書畫名世而道德醇粹

山志卷六

三

淡心理學此邦人士迄今稱誦不衰記舊曾有木坊一座聞近爲市童爆竹延燒猶存石柱二根卓立如故今方伯丁公崇學好古雅意人倫倘借一言及之率寮屬重建易耳向署翰林二字今直請表之以文衡山先生故里七字洵一時義舉千秋盛事也前有爲周忠介公修祠者人咸頌之正可相方知高明定不笑其迂也湯得予札卽往言之聞已慨諾予西歸不及見其成亦不知竟能踐其言否聊識之

山志卷之六

山志

大明世系

洪武元年戊申春正月初四日乙亥

上允文武群臣請親爲文祭告

天

地於南郊卽

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都應天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
德成功高皇帝

濠州人諱上元下璋字國瑞 仁祖季子母

山志

陳皇后元大曆元年九月十八日生洪武三十

一年閏五月初十日崩於西宮壽七十一葬

孝陵在應天府神烈山之陽鍾山 惠宗卽位

上尊諡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

廟號太祖永樂元年上尊諡聖神文武欽明啓

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如故嘉靖

十七年改今諡廟號如故

孝慈貞化哲順仁徽成天育聖至德高皇后馬氏
宿州徐王馬公季女鄭氏皆早卒定遠滁陽
王郭子興育之 太祖起兵依子興子興妻焉

洪武十五年八月初十日崩壽五十一合葬

孝陵 惠宗卽位上尊諡孝慈昭憲至仁文德

承天順聖高皇后永樂元年諡如故嘉靖十七

年改今諡

惠宗嗣天章道誠懿淵恭觀文揚武克仁篤孝讓
皇帝

諱上允下炆 興宗第二子母 呂皇后洪武

十年十一月初五日生十五年五月 皇長孫

雄英卒二十五年四月 皇太子卒九月立爲

皇太孫三十一年閏五月十七日卽位追尊

山志

懿文太子爲 興宗孝康皇帝 懿敬太子

妃常氏爲 孝康皇后明年改元建文在位四

年六月十三日靖難兵入金川門遜位爲僧去

以崩聞天順中歸京師入居大內以壽終葬西

山不封不樹弘光元年上尊諡廟號

按 成祖卽位以建文年號改爲洪武萬曆

二十三年九月復建文年號 帝出亡爲實

近人必謂其訛者皆好爲異論之過也

孝愍溫貞哲睿肅烈襄天弼聖讓皇后馬氏

光祿卿馬金女 高皇后姪洪武二十八年冊

爲 皇太孫妃 惠宗卽位立爲 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靖難兵至赴火崩 成祖以其尸爲 惠宗以天子禮葬之弘光元年上尊諡成祖啓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

諱棣 太祖第四子母 馬皇后元至正二十一年四月十七日生初封燕王起兵靖難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卽位明年改元永樂遷都順天在位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崩於榆木川壽六十五葬 長陵在順天府昌平州天壽山中峰

山志

元名黃

三

三

初上尊諡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太宗嘉靖十七年改今諡

按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 惠宗遜位去十七日 成祖卽位中三日虛帝位

仁孝慈懿誠明莊獻配天齊聖文皇后徐氏

中山武寧王徐達長女初爲燕王妃建文四年六月 成祖卽位十一月十三日冊爲 后永樂五年七月初四日崩壽四十六合葬 長陵按永樂五年 成祖命禮部尚書趙玠以明

地理者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

土山葉盛謂永樂七年王賢奉命得茲吉壤賢高麗人車駕臨視適

值萬壽之期群臣上壽故封其山爲天壽山

以七年五月命武義伯王通督工作 長陵

十一年正月成自是 列聖繼之皆卜兆

長陵左右同爲一域 長陵之東百餘武有

康老墓時議去之 成祖曰安死者人之同

情也命勿去正德八年定縣爲州何喬遠言

南京太常志云 帝碩妃生碩乃積之訛

仁宗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

山志

四

皇帝

諱上高下熾 成祖長子母 徐皇后洪武十

一年七月二十三日生永樂二年四月立爲

皇太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卽位明年改元

洪熙在位一年五月十二日崩於欽安殿壽四

十八葬 獻陵在天壽山西峰

誠孝恭肅明德弘仁順天啓聖昭皇后張氏

永城人彭城伯張麟女初爲燕世子妃永樂二

年冊爲 皇太子妃 仁宗卽位冊爲 后洪熙元年六月 宣宗卽位尊爲 皇太后宣德

十年正月 英宗卽位尊爲 太皇太后正統七年十月十八日崩合葬 獻陵

宣宗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

諱上瞻下堪 仁宗長子母 張皇后建文元

年二月初九日生永樂九年十一月立爲 皇

太孫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卽位十月立爲

皇太子洪熙元年六月初十日卽位明年改元

宣德在位十年正月初三日崩於乾清宮壽三

十七葬 景陵在天壽山東峰嘉靖十五年以

山志

五

景陵規制獨小稍廓大之

孝恭懿憲慈仁莊烈齊天配聖章皇后孫氏

鄒平人會昌伯孫忠女初爲貴妃生 英宗宣

德三年三月立爲 后十年正月 英宗卽位

尊爲 皇太后正統十四年九月郕王卽位尊

爲 上聖皇太后 英宗復辟天順元年正月

尊爲 聖烈慈壽皇太后六年九月初四日崩

合葬 景陵

按朱國禎曰貴妃孕時卽有奇徵或云 上

乃宮人生 太后爲貴妃時子之人無敢言

者 太后崩 錢皇后始具言 上莫知母

宮人爲誰竟已

恭讓誠順康穆靜慈章皇后胡氏

濟寧人錦衣都督胡榮女永樂十五年七月冊

爲 皇太孫妃 仁宗卽位進爲 皇太子妃

洪熙元年六月 宣宗卽位七月立爲 皇后

宣德二年十二月上表讓位貴妃孫氏 賜號

靜慈仙師三年三月退居長安宮 張太后憐

其賢命居清寧宮正統八年十一月初五日崩

天順七年七月復后位號上尊諡葬金山

山志

六

皇后吳氏

丹徒人生 代宗正統十四年九月 代宗卽

位十二月尊爲 皇太后 英宗復辟天順元

年二月廢爲妃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

皇帝

諱上祁下鎮 宣宗長子母 孫皇后宣德二

年十一月十一日生三年二月初六日立爲

皇太子十年正月初十日卽位明年改元正統

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北狩九月初六日郕王卽

位遙尊爲 太上皇帝景泰元年八月還京師
遜居南宮八年正月十七日復辟以八年爲天
順元年八年正月十七日崩於乾清宮在位共
二十二年壽三十八葬 裕陵在石門山

按前代皆用人殉葬 英宗臨崩召 憲宗
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
後世子孫勿復爲之後遂爲定制

孝莊獻穆弘惠顯仁恭天欽聖睿皇后錢氏

海州人都指揮僉事錢貴女天順八年正月

憲宗卽位尊爲 慈懿皇太后成化四年六月

山志

七

二十六日崩合葬 裕陵

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成聖皇后周氏

昌平人慶雲侯贈寧國公周龍女初侍 英宗

爲貴嬪冊爲貴妃生 憲宗天順八年正月

憲宗卽位尊爲 皇太后成化二十三年四月

尊爲 聖慈仁壽皇太后九月 孝宗卽位十

月尊爲 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弘治十七年三

月初一日崩附葬 裕陵上尊諡

按山陵附葬初止一后 孝莊崩時以 孝

肅之故幾不得附葬大臣力爭 憲宗始請

于 孝肅乃得耐然異隧去 英宗泉堂可
數丈中塞之虛右壙以待 孝肅二后並附
自此始而 孝肅祀于奉慈殿又不得預于
配祭也

代宗符天建道恭仁康定隆文布武顯德純孝景
皇帝

諱上祁下鉦 宣宗第二子母 吳皇后宣德

三年八月初三日生十年正月 英宗卽位封

邸王正統十四年八月 英宗北狩 孫太后

命攝政輔 皇太子九月遂正大位改元景泰

山志

八

在位七年 英宗復辟天順元年二月朔復廢

爲邸王十九日崩於西宮壽三十以王禮葬金

山諡曰戾成化十一年十二月復帝號上尊諡

爲 恭仁康定景皇帝弘光元年上尊諡廟號

按金山在西山不在天壽山凡諸王公主天

殤者並葬金山口諸妃亦多葬此 代宗陵

廟初用碧瓦 世宗謁陵始命易黃瓦又以

陵碑偏置門左非宜命建亭于陵門之外大

門之內考唐人諱世曰代今廟號稱代不知

何居

孝淵肅懿貞惠安和輔天恭聖景皇后汪氏

錦衣衛僉事汪英女 代宗欲易儲時 后諫以爲不可不聽景泰三年廢 皇太子立子見濟爲 皇太子遂廢 后立妃杭氏爲 皇后天順元年廢爲郕王妃命居舊王府時 憲宗在東宮感 后意禮之甚恭正德元年十二月十五日崩合葬金山上尊諡曰 貞惠安和景皇后弘光元年上今諡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

山志

九

諱上見下濡 英宗長子母 周皇后正統十二年十月初二日生 英宗北狩 孫太后立爲 皇太子景泰三年五月廢爲沂王 英宗復辟天順元年四月復立爲 皇太子八年正月二十二日卽位明年改元成化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崩於乾清宮壽四十一葬 茂陵在聚寶山

孝貞莊懿恭靖仁慈欽天輔聖純皇后王氏

上元人中軍都督贈阜國公王鎮女天順八年正月 憲宗卽位九月 吳皇后廢十月立爲

皇后成化二十三年九月 孝宗卽位十月

尊爲 皇太后弘治十八年五月 武宗卽位尊爲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正德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崩合葬 茂陵

皇后吳氏

都督同知吳俊女天順八年正月 憲宗卽位七月立爲 皇后九月廢居西內初紀妃爲萬貴妃所忌 上令別居西內生 孝宗 后保抱唯謹 孝宗卽位事之如母后禮崩葬金山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紀氏

山志

十

賀人本蠻土官女入西宮侍 憲宗生 孝宗成化十一年五月十九日徙居永壽宮六月二十八日暴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得諡贈爲恭恪莊僖淑妃殮以 后禮葬金山二十三年九月 孝宗卽位十一月追上尊諡嘉靖十五年遷祔 茂陵

按后本姓李入宮時誤報爲紀賀人紀李同音也

孝惠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皇后邵氏

昌化人邵林女成化十二年冊爲宸妃二十三年

年爲貴妃生 睿宗 世宗卽位嘉靖元年二月尊爲 壽安皇太后十一月十八日崩十五年追上尊諡祔 茂陵孝惠初亦葬金山

按 太祖作奉先殿每室一帝一后 孝宗卽位作奉慈殿祀生母 孝穆紀太后以不得祔 太廟奉先殿故也已而奉祀 憲宗生母 孝肅周太皇太后於奉慈殿居中室 孝穆紀皇太后遷居左室 世宗卽位奉祀生祖母 孝惠邵太皇太后於奉慈殿居右室嘉靖十五年 上諭禮官曰廟中帝配

山志

土

一后陵祔葬乃有二三后廟祀陵祀本不同今奉慈三后主旣不得祔廟其遷祔陵殿罷奉慈殿祭又曰皇太后太皇太后本子孫尊稱稱睿皇后純皇后又嫌於嫡改主題皇后不得書帝諡

孝宗遵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諱上祐下楨 憲宗長子母 紀皇后成化六年七月初三日生於西宮七年十二月 悼恭太子薨十一年 帝已六歲門監張敏以聞

憲宗始知之五月召入昭德宮十一月立爲皇太子二十三年九月初六日卽位明年改元弘治在位十八年五月初七日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葬 泰陵在史家山

孝康肅肅莊慈哲懿翊天贊聖敬皇后張氏興濟人都督同知壽寧伯贈昌國公張鸞女 世宗卽位嘉靖元年二月尊爲 昭聖慈壽皇太后二十年八月初八日崩合葬 泰陵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皇帝

山志

土

諱上厚下照 孝宗長子母 張皇后弘治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生五年三月立爲 皇太子十八年五月初八日卽位明年改元正德在位十六年三月十四日崩於豹房壽三十一葬 康陵在金嶺山

孝靜莊惠安肅溫誠順天脩聖毅皇后夏氏

上元人慶陽伯夏儒女 世宗卽位嘉靖元年二月尊爲 莊肅皇后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崩祔葬 康陵

按 后初崩議諡張孚敬欲用二字四字李

時請用八字夏言請用全諡王廷相霍韜亦
言諡宜與 武宗一體 世宗竟用六字十
五年四月 世宗至天壽山面諭仍用全諡
九月 御筆定今諡

世宗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
皇帝

諱上厚下燧 睿宗長子母 蔣皇后正德二
年八月初十日生於興邸十六年三月 武宗
崩遣旨迎立四月二十二日至京師日中卽位
明年改元嘉靖在位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山志

崩於乾清宮壽六十葬

永陵在陽翠嶺

元名十八

孝潔恭懿慈睿安莊相天朔聖肅皇后陳氏

元城人都督同知泰和伯陳萬言女嘉靖元年

九月立爲 后七年十月初二日崩諡曰悼靈

十五年改今諡初葬襖兒峪隆慶元年合葬

永陵

按 陳皇后祔葬在 永陵寶城之外明樓

之前實不入陵

皇后張氏

指揮張楫女初爲順妃嘉靖七年十二月冊爲

后十三年廢十五年閏十二月薨葬金山

孝烈端順敏惠恭誠祇天衛聖肅皇后方氏

江寧人都督同知安平伯方銳女嘉靖九年十

一月選入掖庭充九嬪十三年正月 張皇后

廢冊爲 皇后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崩合

葬 永陵

按二十九年祔 孝烈于 太廟以 孝潔

係元配持議未決隆慶元年以 孝潔仍祔

太廟而祀 孝烈于弘孝殿又別祀 孝

山志

恪于神霄殿萬曆三年諭禮官以 孝烈

孝恪宜奉于奉先殿祔享罷弘孝神霄之祭

自是繼后增后皆以祔享奉先殿爲成例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后杜氏

大興人慶都伯杜林女初爲康妃生 穆宗嘉

靖三十三年正月十一日薨諡爲榮淑康妃初

葬金山 穆宗卽位隆慶元年正月上尊諡遷

祔 永陵三后同穴一如茂陵

穆宗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武純德弘孝莊

皇帝

諱上載下丕 世宗第三子母 杜皇后嘉靖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生初封裕王嘉靖二十八年三月 莊敬太子薨無嫡嗣四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世宗崩徐階等稱遺詔請裕王入主喪事十六日卽位明年改元隆慶在位六年五月二十六日崩於乾清宮壽三十六葬昭陵在大峪山

孝懿貞惠順哲恭仁儷天襄聖莊皇后李氏

昌平人德平伯李銘女 穆宗爲裕王時元妃

嘉靖三十七年四月十三日薨隆慶元年正月

山志

五

追諡爲 孝懿皇后六年六月 神宗卽位七月加上今諡合葬 昭陵

月加上今諡合葬 昭陵

孝安貞懿恭純溫惠佐夫弘聖皇后陳氏

通州人固安伯陳景行女嘉靖三十七年 穆

宗爲裕王冊爲妃隆慶元年二月立爲 皇后

六年六月 神宗卽位七月尊爲 仁聖皇太

后萬曆六年三月大婚禮成加徽號 懿安二

十四年七月十三日崩附葬 昭陵

孝定貞純欽仁端肅弼天祚聖皇后李氏

宛平人武清侯贈安國公李偉女隆慶元年二

月冊爲貴妃生 神宗六年六月 神宗卽位七月尊爲 慈聖皇太后萬曆六年三月大婚禮成加徽號 昭文二十九年十月冊立 皇太子上徽號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 皇元孫生 太后壽屆六表尊上徽號加 恭僖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崩附葬 昭陵

皇帝

諱上翊下鈞 穆宗長子母 李皇后嘉靖四

山志

三

十二年八月十五日生隆慶二年三月冊立爲

皇太子六年六月初八日卽位明年改元萬

曆在位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崩於乾清宮

壽五十八葬 定陵在大峪山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婉天毓聖顯皇后王氏

永年伯王偉女萬曆六年三月冊爲 后四十

八年四月初六日崩七月上尊諡合葬 定陵

按 后本姓黃先世以苦勾軍改爲王至偉

五世未復姓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后王氏

指揮僉事王朝宗女初爲恭妃生 光宗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 皇元孫生尊爲皇貴妃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薨諡溫肅端靖純懿 光宗卽位上尊諡附葬 定陵

光宗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仁懿孝貞皇帝
諱上常下洛 神宗長子母 王皇后萬曆十年八月十一日生二十八年三月移居慈慶宮二十九年十月初十日立爲 皇太子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卽位改元泰昌在位一月九月

山志

七

初一日崩於乾清宮壽三十九葬 慶陵在天壽山西峰之右

按慶陵俗名景泰窪景泰時 代宗建壽宮

英宗復辟 代宗葬西山陵基遂虛 光

宗賓天倉卒不能擇地乃用此爲陵是年八月以前稱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稱泰昌元年

孝元昭懿哲惠莊仁合天弼聖貞皇后郭氏

撫平侯郭維城女萬曆三十年二月冊爲 皇太子妃四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薨諡恭靜

端懿溫惠元妃 光宗卽位封爲 皇后合葬 慶陵

孝和恭獻溫穆徽慈 天 聖皇后王氏

永寧侯王鉞女初爲才人生 熹宗萬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薨諡昭肅恭和章懿才人 光宗卽位封爲 皇后附葬 慶陵

孝純淵靜慈順肅恭昆天鍾聖皇后劉氏

海州人新樂侯劉應元女初爲選侍生 大行皇帝封貞靜劉賢妃萬曆四十一年七月十九日以失 光宗意被譴薨崇禎元年上尊諡十

山志

六

二年三月尊爲 皇太后附葬 慶陵

熹宗達天闢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端靖穆莊愍皇帝

諱上由下校 光宗長子母 王皇后萬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生泰昌元年九月初六

日卽位明年改元天啓在位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崩於乾清宮壽二十三葬 德陵在檀子峪

懿安愍皇后張氏

祥符人監生太康伯張國紀女天啓元年四月冊迎五月初一日封爲 皇后崩日未詳

聞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京師陷 后縊而未絕僞將軍李巖知爲 后送還太康家仍自縊崩或有言 后流轉民間者宮監王永壽識之謂是貴妃任氏冒稱也又有言后崩後合葬 德陵問之守陵中涓皆云未也

大行皇帝

諱上由下檢字德約 光宗第五子母 劉皇后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生天啓二年九月二十二日冊封信王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熹宗崩無嗣遺命繼統二十四日卽位明

山志

光

年改元崇禎在位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崩於萬歲山之壽皇亭壽三十五 櫟宮在鹿馬山弘光元年上尊諡曰 紹天釋道剛明恪儉揆文奮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廟號思宗改 毅宗

大行皇后周氏

長洲人嘉定伯周奎女萬曆三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生初 大行皇帝爲信王天啓七年二月出府冊爲妃八月二十四日立爲 皇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崩弘光元年上尊諡曰孝節貞肅淵恭莊毅奉天靖聖烈皇后

按 大行皇帝御宇日未營山陵十五年七月十六日禮妃田氏薨諡恭淑端慧靜懷皇貴妃葬鹿馬山十七年三月十九日逆賊李自成犯 闕 大行皇帝 后身殉社稷叛將白廣恩等以梓宮至昌平州州士民爲葬貴妃墓內 帝居中 后居左移貴妃居右以貴妃之梓爲 帝梓貴妃田弘遇女陝西華陰縣人陵門外爲司禮監太監王承恩墓以從死得附

皇太子諱上慈下烺 大行皇帝第一子母 周

山志

王

皇后崇禎元年二月初四日生三年立爲皇太子薨日莫詳弘光元年諡曰 獻愍太子 皇第二子諱慈燁母 周皇后崇禎二年生三年封爲懷隱王先薨

皇第三子諱慈烺母田貴妃崇禎六年六月十九日生十五年三月冊封爲永王薨日莫詳弘光元年諡曰永悼王

皇第四子諱慈炯母 周皇后崇禎六年八月十五日生十四年九月冊封爲定王薨日莫詳弘光元年諡曰定哀王

皇第五子諱慈煥母田貴妃九年九月二十七日
生十二年七月初五日諡曰儒孝通玄顯應悼
靈王葬金山

皇第六子諱慈煥母田貴妃十年十一月二十六
日生先薨

皇第七子諱慈煥所出未詳十三年八月辛亥生
先薨

草野孤陋今以續所聞有異者附於後

惠宗母 呂皇后太常卿呂本女

光祿卿馬金或以金爲泉

山志

成祖生日或云十四日

徐皇后崩或云八月

彭城伯張麟或以麟爲麒麟

憲宗諱下一字初爲淡

神宗爲 穆宗第二子

山志六卷 江蘇周厚
增家藏本

國朝王宏撰撰宏撰有周易筮述已著錄是編乃其
筆記之文議論多而考證少亦頗及見聞雜事其
論曾子字子與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不應亦字
子與不知古不諱字即弟子亦不避師名董仲舒
弟子有呂步舒漢人最重師承當時不以爲非也
其論古詩東城高且長與燕趙多佳人當從文選
注分爲二篇不知李善五臣並無此語此語起於
明張鳳翼之纂注不足爲據陸機所擬及徐陵玉
臺新詠亦均作一首鳳翼何從知爲二也其載明
世宗論書武成篇有引用歐陽修語指爲有功於
六經楊一清對以修之解經僅見武成宏撰以一
清之對爲是是均未知修自有詩本義也其載郭
正域所刻韻經爲沈約故本詆屠隆未見其書是
韻書原委全未尋檢也其載簡紹芳之說辨揚雄
未嘗仕王莽是未核李善文選注王儉集序所引
劉歆七畧也其爲楊嗣昌辨冤亦恩怨之見不足
爲憑至於紀孫傳庭之死謂得於其至戚孔濬儒
與史小異可資參考其講學諸條亦皆醇正平允

與孫承澤雖友善而無所曲徇頗能去門戶之見
爲可取云

尚論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
卷事文標異一卷

〔清〕陸次雲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刻芙蓉城四種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論持平

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標異

一卷》提要

四種書者陸子寂寞江濱把卷自遣
用心於終日之間亦有壯游姑縱目於千秋之下
或經或史信手拈來隨見隨聞濡毫標出有全取
古人之言而謹志之者有半節前賢之論而折衷
之者有獨出一得之愚而附見之者生涯冷淡庶
以樂餒不足以爲述也作云乎哉

一曰尚論持平古人遠矣論古人者亦已衆矣立
引言

身古人之後不設想於古人所處之時漫然論之
寧皆得其平乎不得其平古人不能向後人而鳴
矣是不可無以持之是者登之非者黜之是非參
互者駁而正之此做春秋筆削而作者也

一曰析疑待正疑以傳疑此著書之法也多聞闕
疑此讀書之法也然疑似者有所辯明又爲史家
所尚慎思而得神鬼攸通辯不黨於君子尼父心
明解無過於聖人周公意白古人所以賴有後人
也此遵疑義相與析之言而作者也

一曰事文標異文以傳事事以實文有一事而此文記之如此彼文記之如彼者不可不爲標出參考焉而可以別其孰非孰是孰遜孰優也此做班馬異同而作者也

一曰史冊拾遺二十一史之書幾充棟矣善讀者批閱丹黃窮年斯盡又何取於古今逸事贅益陳編不知碑碣所傳乘志所載每有正史未登而可補其未備者筆補造化天無功未必不爲好學者之所取也見卽拾之此做史記索隱而作者也

題雖四種文止數行意到疾書興闌闋筆節大幅爲短篇不妨截鶴緩小言於疊牘無碍續貂第架上殘編已經賣盡肆中新刻未得流觀自慚片羽不堪上擬碎金敢謂一斑足以概餘全采就高明而請正願先生我且直之所叩謁於虛中在鄙夫敬聞命矣

次雲拜識

尚論持平卷一目錄

太極

畫卦命名

易象

重卦

乾材坤德

時乘六龍以御天

問以辨之

謙亨君子有終

尚論持平

卷一

目錄

水流濕火就燥

樂天知命故不憂

潛龍

飛龍

保合太和

苦節貞凶

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尚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卜著者尚其占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憂悔吝者存乎介

屯蒙二卦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剝牀以膚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小人剝廬

得童僕貞

觀願自求口實

鼓之舞之以盡神

城復於隍

損益

無往不復

通變之謂事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過涉滅頂无咎

儉德避難不惡而嚴

羝羊解藩羸其角

王用三驅失前禽

勿過防之從或戕之

震無咎者存乎悔

作事謀始

已日乃孚

家人嗃嗃悔厲吉

師貞丈人吉

中孚豚魚吉

馬匹亡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碩果不食

田有禽利執言

翼以行權

介于石

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開物成務

君子安不忘危

周南召南

大雅小雅

邶風鄘風

檜風曹風

鄭風

唐風

許黎之詩

魯頌

商頌

窈窕淑女

寺人之令

實始翦商

碩人

君子陽陽

抑

桑中鶉奔

其命維新

卷一 目錄

四

履帝武敏歆

天命玄鳥

擊鼓

黍離

解詩

二典

三謨

夏書商書周書

夔龍

無若丹朱傲

九河既導

罪疑惟輕

盤庚

帝德罔愆

宥過無大刑過無小

金縢

微子

有容德乃大

卷一 目錄

五

秦

支子不祭

郊

三世出妻

尸必式

菊有黃華

腐草爲螢

反舌無聲

坐不中席

履不上於堂

禮不下庶人

三諫不聽則逃

諸侯無故不殺牛

泉府

廬墓墓祭

孝子刲股未嫁之女殉夫

周禮

儀禮

春二正月

宋穆公立殤公

取郕大鼎於宋

鄭伯克段於鄆

趙盾弑其君夷臯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衛州吁弑其君完

衛人殺州吁於濮

北杏之會

踐土之會

天王狩於河陽

墮三都

猶三望

六鷁退飛

春秋未嘗擯楚

春秋未嘗獎霸

尚論持卷二目錄

論語爲孔子之史

爲命

公叔文子

怪力亂神

私覲

在親民

與國人交止於信

君子中庸

尚論持卷二目錄

武王末受命

非孟

禹惡旨酒

五就湯五就桀

孔子作春秋

貴戚之卿

孝經

忠經

武經

葬宅經

老子

莊子

列子

荀子

申子韓子

關尹子文子

史記

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

尚論持卷二目錄

司馬遷序游俠而進奸雄

司馬遷崇勢利而羞食賤

漢書

班史范史

三國志

魏書

十六國春秋

南史北史

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正統	資治通鑑	封建	井田	三皇	瞽叟	文王	黃老	散宜生	管蔡	華士	少正卯	鄧析	延陵季子	伍胥
-----	----	----	----	------	----	----	----	----	----	----	-----	----	----	-----	----	------	----

四公子	田子方	郭隗	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	陳平	叔孫通	陸賈酈食其	商鞅	荊軻	項羽	張留侯李鄴侯	四皓	漢文帝	晁錯	周亞夫	趙廣漢	司馬相如	楊雄
-----	-----	----	-----------	----	-----	-------	----	----	----	--------	----	-----	----	-----	-----	------	----

漢昭烈帝	武侯	關壯繆	張桓侯	魯肅	司馬懿	管幼安	郭璞	謝安	唐太宗	王珪魏徵	郭汾陽	狄梁公	李太白杜少陵	韓昌黎	柳宗元	馮道	杜太后
------	----	-----	-----	----	-----	-----	----	----	-----	------	-----	-----	--------	-----	-----	----	-----

歐陽永叔	趙普	岳武穆	虞允文	韓侂胄	于忠肅	明妃	綠珠
------	----	-----	-----	-----	-----	----	----

析疑待正卷三目錄

易象象卦爻

河圖洛書

雲從龍風從虎

日入地中明夷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噬乾肺得金矢

著之言耆也龜之言久也

游竟爲變

析疑待正

卷三 目錄

喪羊于易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

莫陸夬夬

君子道長

飛鳥遺之音

高宗伐鬼方

樽酒簋貳用缶

坎爲水爲溝瀆

詩序

后妃之德

睢雉

騶虞

幽風

鄭風

七月

載馳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

小東大東

析疑待正

卷三 目錄

先祖匪人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閟宮

都人士

振鷺

夏屋渠渠

艷妻

間關車之牽兮

笙詩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吳楚無風

舜典

禹貢

三江既入

導江過九江至於東陵

礪砥砮丹及簡簞楮

大麓

百獸率舞

禮記

卷三

三

葛伯仇餉

血流漂杵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於河

所其無逸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念茲在茲

鉛松怪石

雲土夢作乂

弗弔天降喪於殷

君奭

日中星鳥

伐蛟取鼉

水澤腹堅

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

古不修墓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屋誅

周禮注

禮記

卷三

四

介葛盧來朝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

鸛鵒來巢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

定公元年春王

滕子來朝

季姬與鄆子遇於防

九月辛卯用郊

學庸皆子思作

楚書

追王文王

子游

閒韶

三歸

公冶長

邑姜

宰我

新疑得重

卷三 目錄

五

弄盤舟

南子

達巷黨人

九合諸侯

夷齊古之賢人

見危致命

申枨

沽酒

禹稷躬稼

首陽

原壤

子西

請討陳恒

公山不狃

佛肸

孟子

博學反約

周公思兼三王

新疑得重

目錄

六

許行白圭

匡章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癰疽

春秋無義戰

完廩浚井

外丙仲壬

丹朱

杞梁妻

鄉愿

琴張

井孟

耕建衛正

卷四

目錄

七

析疑待正卷四目錄

三墳

爾雅

國語

戰國策

陰符經

叅同契

鉅靈氏

負二之臣

衛正

卷四

目錄

防風氏

皇天后土

戰炎帝

風后力牧

堯舜禹非謠法

四岳非一人

許由卽太岳

舜造漆器

皇英非舜祖姑

禱於桑林

囚桀焦門拘紂宣室

伊尹自立

武王觀兵

太公馬氏

武王娶太公女

微子不奔周

封箕子於朝鮮

夷齊非謚

衛髮衛正

卷四

目錄

柳下惠坐懷不亂

孔子無鬚

孔顏孟三氏

蘆州

墨子隱周遯山

五大夫松

鳴雌侯

客星犯牛斗

蘇子卿娶胡婦

蜀官玉人

解曹娥碑

張巡殺民食兵

燭影斧聲

辯奸

歷代紀年

補天

石言

指劍駐日揮戈反日

指劍駐日

卷五

目錄

龍蹠

沉西子於五湖

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

孔子手植檜

亡秦者胡

奇貨可居

白帝子石人

鵲鴿井

張良從赤松子遊

山呼	候日再中日景漸長	鸞鳳萬舉	雁書	上林柳	赤伏符	攝覓碑	滹沱兵合	金人下淚	清河萬人	五馬渡江一馬化龍	草木皆兵	蹈空而行	天十四載石進	劉寄奴	太白經天	月宮	判柳
<p>新疑舊事 卷四 目錄 四</p>																	

催花	蝸跡成天字	郭雀兒	點檢作天子	日光磨盪	古燧人氏赤脚仙人	芝草	天書	天津橋杜鵑	月中人	江潮三日不至	石人一隻眼	角端	蠹食誓詞	天開	日借天光	日月之形	日食月食
<p>新疑舊事 卷四 目錄 五</p>																	

月影	星隕	雷	天河	十二辰	分野	地震	海市	黃河清	折疑待正	疑塚	石鼓	禹穴	長城	金陵	河源	五湖四瀆	浙江	錢唐
									參四									
									目錄									

度索尋樞	溫泉寒火	潮汐	誤書古事	物有不易格者	折疑待正	參四	目錄

事文標異卷五目錄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乾道變化

師出以律

黃裳元吉

小貞吉大貞凶

枯楊生稊

井

帝乙歸妹

事文標異 卷五 目錄

冶容誨淫

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歸妹以須

繫于包桑

震爲蓍

殷易周易

歸藏易

十五國風

關雎

鹿鳴

標有梅

怒如調饑

柏舟

卷耳

木瓜

不日成之

不顯惟德

平王之孫

事文標異 卷五 目錄

親結其褱

中田有廬

齊子豈弟

啓明長庚

小弁

蒹葭

町疇鹿場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魚藻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小旻小宛小弁昊天何人斯萋菲谷風蓼莪

鳥鼠同穴

無逸

百姓昭明

弱水既西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辨章

事文彙

卷五 目錄

三

夾石碣石

說築傅巖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西伯戡黎

葉公顧命

大戰于甘

周公居東

象刑惟明

五子之歌

瑤琨篠簜

尚書同異

月令

古月令缺文

鴻雁來

賜始鳴

田鼠化爲鴽

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

靡草死

事文彙

卷五 目錄

四

荔挺生

姑息

立太師太傅太保

刑不上大夫

三農生九穀

五更

鄭伯克段于鄢

虞師晉師滅夏陽

用致夫人

星殞如雨

木冰

鄭人來渝平

會于葵丘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國佐盟于袁婁

西狩獲麟

書孔子生書孔子卒

左傳異公穀

事文類聚

卷五

目錄

五

三傳

經書別本

五臣

澹臺滅明

曾參

子禽

老彭

擊磬於衛

詩書執禮

束脩

瑚璉

觚

汶上

五伯

子桑伯子

互鄉

匏瓜

懷寶迷邦

事文類聚

卷五

目錄

六

鑽燧改火

直躬

畏匡

羿

微子啓


予所不者

韓昌黎論語解

石經大學

七十子

孟仲子
象
解
伊尹放太甲
王良
盆成括
庾公之斯
檣杙
巨擘
折枝
去齊出畫
授塵
西子
飛廉
字文同異
六經字義
六經字異

 張其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太極 孔子繫易曰易有太極人本無疑也自濂溪周子有無極而太極之說人始疑之矣夫既云極矣則無加矣何復有極出於其上既云無矣無何有矣何更有極居於其中且捨有言無不幾入於虛無之說乎不知所謂太極者即伏羲之一畫也橫之 尚論持平 斯為太極之旨圓之斯為太極之圖兩儀四象於是乎分萬化之原於是乎出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先儒有云畫前有易畫前之易非無極乎自無而有有出於無所謂動靜互為其根不可以二視之者不得謂濂溪之論近老氏之學也陳子椒峰曰太極不可見也雖謂之無極亦宜斯言深得之矣 畫卦命名 陳希夷謂伏羲時祇有卦畫而已未有文字也不
---	--

知其由八卦以至重卦何以得名也或以此問朱子朱子亦不能答愚謂前聖人畫卦有卦之象卽含卦之名後聖人衍卦以卦之名印合卦之象神而明之此其所以爲聖人也及閱陳季立之說而見其與愚有合也其言曰乾鑿度曰三古天字也三古地字也三古風字也三古山字也三古水字也三古火字也三古雷字也三古澤字也至於五陽一陰三三爻字之義在其中五陰一陽三三剝字之義在其中有諸卦之體卽有諸卦之文安知史皇創制不因三而命之以乾不因三而命之以坤乎信乎萬世文字之祖以聖人而傳聖人之心有文無文若合符節也

易象

王文成曰大易之取象有三有實象有假象有意象如地上有水地中生木此實象也天在山中風自火出此假象也天下有山可以遜矣澤中有水可以萃矣此意象也于實象得其事于假象擬其形于意象晤其理亦惟善讀易者神而明之而已

如文王明夷則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則時可知矣明夷之卦內三爻周象也外三爻殷象也旅之卦我心不快困于陳蔡之象也終以譽命設相行道之象也由二卦之象引而申之古今之事無不可以證合矣

重卦

五經辨曰王輔嗣謂伏羲畫卦卽重爲六十四卦是已若鄭康成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史遷以爲文王重卦何說之謬哉使伏羲止畫八卦必筮者止揲三爻而後可然洪範九疇稽疑占用二曰貞曰悔兼內外卦也非禹重卦可知矣又何俟文王哉况虞書枚卜功臣龜筮協從筮必兼六爻備貞悔孰爲重卦非由伏羲哉

乾材坤德

易索曰得陽節之多者莫若范蠡霸越子房椎秦而一託鴟夷訪黃石天下謂之知雌得陰數之多者莫若栖楚浮沉陽城靜默而一叩玉墀裂白蔴天下推其雄分有似乎行健而非者何寶誅亂徐

駱討賊讀盡春秋天下不謂之乾材有似乎厚載而非者胡廣混俗馮道和光學盡中庸天下不歸以坤德愚讀此論開拓心胸以史證經蘇長公之講易往往如此善言易者不當如是耶

時乘六龍以御天

乾言五龍其一君子君子以龍稱之何君子者龍之體也能爲君子斯勿用而能爲潛龍在田而能爲見龍可躍而躍于淵可飛而飛于天然在亢龍云有悔矣何以亦在時乘御天之中蓋龍而云亢

尚論持平

卷一

是君子處於不得已之勢正將于有悔之時求爲無悔以徵龍德之盛夕惕若者惕此也故能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亢也而潛見躍飛俱在其中故君子而龍稱之龍也而以聖人當之乾乾妙用于此而益見之矣

問以辨之

易言四德四德之行有似是而非者不可不辨也如朱襄公之不禽二毛梁武帝之不用犧牲似乎仁矣周公之誅二弟石碯之滅其子似乎不仁矣

而孰知不仁之爲仁仁之不可以爲仁乎嬖臣與崔杼之難趙苞重所守之城似乎義矣伊尹之放太甲霍光之廢昌邑似乎不義矣而孰知不義之爲義義之不可爲義乎定公之行郊禘昭公之習威儀鄭莊之秦叔段武仲之請防邑似乎禮似乎智矣帝堯之妻舜不告孔子之微服過宋大舜之不逆傲象子產之不疑校人似乎非禮非智矣而孰知非禮智者之爲禮智似禮智者不可以爲禮智乎問以辨之亦君子乾乾中之要務也

尚論持平

卷一

謙亨君子有終

卦未有六爻皆吉者惟謙卦六爻皆吉謙之時義大矣哉如周公之吐哺握髮謙之誠者也新莽之卑躬禮士謙之僞者也誠者集益於無窮僞者貽譏於後世謙豈可以假托乎乃有見爲不必謙而不謙者晉王述是也有見爲必當謙而謙者宋臧惲是也述遷散騎常侍子勸其謙述曰謂我不堪耶曰克讓自是美事曰旣堪矣何復讓爲臧惲有伐叛之功欲讓賞于人歐陽修曰悉取好名之機

曰自信其心誠何累也若欲避名善皆不可爲矣
夫述能任真懌必行義皆不可及然而寧師懌不
師述也

水流濕火就燥

秦淮海曰內經曰南方熱熱生火北方寒寒生水
西方燥燥生金東方溫溫生水中央濕濕生土是
知水者寒之形濕者土之氣水之與土妻道也夫
從妻好故水流濕火者熱之形燥者金之氣火之
于金夫道也妻從夫之令故火就燥或以陰求陽
或以陽求陰也蓋易之言流言就言其勢之必然
耳內經之言流言就言其理之必然也有是理故
有是勢也少游之於易用意精矣

樂天知命故不憂

人不堪其憂所憂者壽夭禍福也或問于嚴君平
曰天可使壽貧可使富賤可使貴乎曰不可文帝
不能富鄧通貧安可使富也武帝不能侯李廣賤
安可使貴也良醫之子死于病良巫之子死於鬼
天安可使壽也在君子者積學修行能爲可貴而

不能必貴也然而貴常在我矣勤生蓄施能爲可
富而不能必富也然而富常在我矣節性葆和能
爲可壽而不能必壽也然而壽常在我矣故君子
而貧賤命也使其爲小人焉昏夜乞哀猶然貧賤
也小人而富貴亦命也使其爲君子焉秉義持禮
猶然富貴也此樂天知命之言君子惟深于易故
能明此也

潛龍

管東溟曰潛龍有堯舜之德而不飛有孔顏之賢
而不見者也潛亦不問治亂如陶唐已得舜位之
賢則許由可以辭四岳而繫瓢尼父既任斯文之
責則顏子可以居陋巷而自樂然許由亢而潛顏
子潛而見俱不可以稱潛龍也就近之泰伯近之
三讓無稱龍德也然端委臨吳亦見矣仲雍其庶
幾乎後世猶有逸民之稱其行可述也古今無一
述者方是潛龍其在無懷葛天之世歟

飛龍

管東溟曰飛龍之大人出則天下有道見龍之大

人出則天下有學世有飛龍之大人必能下見龍之大人故舜禹匹夫而有天下世有見龍之大人未必遇飛龍之大人故孔子終身而爲素王

保合太和

保合太和其理甚大可於一果驗之果中一核核中一仁仁折而後核分爲二萌而生根根生幹幹生枝枝生葉葉生蕊蕊生花花生果果復生核循環往復蓋仁太極也核卽兩儀也因而根幹枝葉卽由四象而充之以至於萬物也一日之旦暮如斯也一月之晦朔如斯也一歲之寒暑如斯也近而一身之死生遠而天地之否泰莫不於一物之微見之皆一誠爲之也誠者物之終始不於此可驗乎

苦節貞凶

黃石齋曰嘗讀易苦節貞凶之言未能得其解也後覽陳后山扈從南郊不肯服趙挺之衣因凍而死之事而始知若后山者似此語矣夫聖賢處世互用經權飢而假食寒而假衣於道無所損也挺

之可鄙却之是矣當時同行之中豈無僚友可以暫借綈袍以禦一時之寒乎必凍而死是謂大愚豈與夷齊首陽之節可同日而語乎節誠苦節事不凶耶可以不貞而貞易所以爲迂儒戒也

習坎有孚惟心亨行有尚

乾坤二卦卦之首也下卽繼以屯蒙需訟師比六卦每卦中皆有坎卦可見人生天地之間方於起處舉足皆是險境聖人示人之意深矣而至於坎卦有孚心亨則行有尚然則心何以亨必也如堯之銘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蹏于山而蹏于堦敬慎如此心可亨矣故卦中有蓋用之字如坎坎者懼其險也夫夫者戒其壯也蹇蹇者舍其躬也乾乾與謙謙者君子處常處變之道也履險如夷亦在有以處之而已

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郭璞與卜珞俱善易者也璞謂珞曰君不免兵厄珞曰吾自知一爲卿將當受禍矣然君亦未能令終璞曰吾自知一爲公吏亦不免矣太息而去後

珣爲劉聰卿將死於晉陽璞爲王敦公吏日中命盡夫二人於易可謂精矣既知其致死之由乃爲卿將者卒爲卿將爲公吏者卒爲公吏何見凶不知避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郭卜二君亦未聞君子之道矣或曰命不可逃二人順命而行亦道也愚謂知命者不立巖牆之下劉聰王敦巖牆也相與事之卒至於死得謂之正命乎

卜著者尚其占

陳叔峯曰謂易以筮龜竝稱其德本無高下古有

論語

卷一

子

龜長筮短之說非也筮龜所占皆本於易龜主於象筮主於數象窮五行數觀二體其所推極係乎人之神明爲耳故先儒以易爲卜筮作占驗之道必當察其所占之人與所占之事昔穆姜得比之隨自知其必死於辱卦非不吉也元亨利貞穆姜不足以當之也南蒯得坤之比君子知其不免於咎爻非不吉也黃裳元吉南蒯不足以當之也此觀其所占之人也泰之爲卦天地氣交之卦也占父者憂之父入土也歸妹之卦男女室家之別也

占母者憂之女之終也此究其所主之事也至哉橫渠之言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斯言盡之矣

鶴鳴在陰其子和之

曾母搯臂曾子旋歸王充論之以爲母痛亦痛母死亦死乎此不知忠孝感通之至情也親與子之相關古今孝子之事亦不一矣鄭子產聘晉中道心痛遣人問母母曰心體不調憶汝耳見之世說者也南陽宗元卿爲祖母所養疾痛相關元卿偶出母小病則心小痛母大病則心大痛卒以爲常見之齊書者也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忽有疾人欲召之母曰吾兒至性冥通必當自至已而卽至見之梁書者也又唐書張志寬爲里尹告於令曰志寬心痛覺母有疾請假省親令以爲妄使人視之果然乃敬異之此令之不信於張猶充之不信於曾也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禽鳥尚能感通況人子之至孝乎

憂悔吝者存乎介

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至於我哉齊人有女來晏子之門晏子曰嬰其有淫色乎此人何爲至於我哉楊伯起却暮夜之金雖云清矣然猶有貽之金者得無動柳晏之思若李廙者門簾甚弊友人劉晏私爲織簾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憂悔吝者存乎介若廙斯可無憂也歟

屯蒙二卦

屯蒙二卦皆二陽而四陰屯以二六乘初九之剛

尚論齊本

卷一

七

蒙以六三乘九二之剛而屯之爻曰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蒙之爻曰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其正邪不同如此者蓋屯二居中得正不爲初剛所誘而上從九五所以爲貞蒙三不中不正見九二之陽悅而從之而舍上九之正應所以勿用士之守身居世而擇所從所處尚監茲哉此洪文敏之言也愚謂其於毫釐千里之間讀而得其微矣

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黃石齋曰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子曰恐致福也夫

有畏而懼猶能致福況懼於未然者乎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時而不懼也如臨深淵如履薄水無行而不懼也匹夫匹婦若能勝予無人而不懼也其難其慎無事而不懼也是以諸福並集也故君子無事而懼其次震來方懼故能生於憂患而不死於安樂若安其危而利其蓄樂其所以亡者斯無救於敗亡矣

剝牀以膚

唐貞觀時太白晝見太史占之曰女主昌又傳秘

尚論齊本

卷一

七

記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疑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猶欲誅疑似者李淳風曰其人已在宮中兆已成矣後高宗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太宗高宗何俱不疑之及立之爲后諸臣極諫亦不及此何竟忘女主武王之說耶安祿山素有反相明皇養之宮中睡露龍形視之猶也上曰猶龍無用卒致范陽之亂剝牀以膚不可及矣何不於以足之時早計之耶

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丁南湖曰東漢之黨君子以同道爲朋也然陳蕃
李膺知進不知退徐穉郭泰知退不知進不同道
矣何一榻一舟之誼若是其同乎穉之言曰大木
將顛非一繩所維泰之言曰天之所廢不可支矣
二子所以有退無進免於黨禍也乃穉於下榻之
時何不以此語蕃泰於同舟之時何不以此語膺
卒使二君陷於大戮耶或徐郭失諫於知己廢切
偲之責或陳李拒諫於至友棄同心之言乎愚謂
易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此穉泰成其爲穉泰

論語集注

卷一

告

蕃膺成其爲蕃膺也

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章大力曰遯之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
不惡而嚴言君子退遯遠去小人故不惡而嚴也
孔疏謂小人浸長禮須遠避者是矣蓋君子必遠
小人如天山勢相懸絕方能不惡而嚴然必遯而
後能遠若猶與同朝彼邪我正必至相違縱溫和
以處又焉能不惡哉終爲彼傾陷而已程傳曰矜
莊使之敬畏本義曰君子自守小人自不能近恐

非遯之本旨故二陰方長爲遯以小人初盛則可
遯也若陰極而抗小人勢盛禍將及身遯可得耶
是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肥遯則無不利嘉
遯好遯則吉遯尾則厲也遯尾且厲况於不遯乎
小人剝廬

宋君謂唐鞅曰寡人殺戮衆矣而人愈不畏奈何
鞅曰王之所罪盡不善也無辯其善不善而罪之
無不畏矣宋君曰吾當自殺爾始無不快之曹操
患軍食不足主者請以小斛出之軍譁操謂主者
曰當借汝死以壓衆心斬之魚保家上書武后請
鑄銅匱以受密奏其怨家卽投密匱中告魚不軌
魚旋伏誅周興教來俊臣以熾寢錄囚來卽請周
入甕天道好還其報甚捷小人剝廬此之謂也

得童僕貞

蕭穎士有僮奴鞭撻甚酷人曰子不可他適乎曰
非不能去但愛其才耳蕭聞之性情頓易甄璠好
奕通宵令奴秉燭睡則加撻奴曰郎君辭父母至
京邸若爲讀書執燭不辭獲罪今以圍碁橫加杖

罰亦何心乎琛漸而悔折節讀書易曰得童僕貞非蕭詵之幸歟

觀願自求口實

范文正公爲秀才時讀書學舍晝粥自膳有留守子與之爲友歸告其父以珍食饋公越日視之其食有敗矣友曰大人以公清苦故餉以食竟不下筯非以爲免乎曰非不感厚意食粥已久遽亨盛饌後難安矣石徂徠讀書南都侍郎王濟聞其窮困饋以盤飧石却之曰今日固好明日如何范石

論語

卷一

十

二公不以口腹爲累矣觀願自求口實君子不當如是乎

鼓之舞之以盡神

齊莊公出獵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公曰以之爲人必勇士矣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田子方見老馬於道問之曰公家之乘罷而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爲也東帛贖之士聞而歸心焉勾踐伐吳道見一蛙張腹而怒似有戰爭之氣爲之伏軾軍士聞之莫不致命二君一大夫遇

物感人人卽爲之効死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若以至德感人人更何如

城復於隍

郭青螺曰泰之六五城復于隍言致亂之易也城忽傾頽復于隍矣所謂土崩是也以禹之功德啓之善繼太康一盤游卽有后羿之篡唐元宗任用賢相身致太平而一寵玉環卽有祿山之叛亂之易也如此否之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致治之難也夫以大人休咎猶曰其亡其

論語

卷一

十

亡中人以下當何如戒哉武王伐紂周公繼之大人休否者乎而大誥至多方諸篇猶惓惓以悲殷頑民爲念歷數世而後安治之難也固如此

損益

尤悔菴曰夫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歎易之道莫妙於損益損之象懲忿窒慾可以養身益之象遷善改過可以養德故繫辭曰損以遠害益以興利損象山澤益象風雷朱子曰懲忿如推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決懲忿則火不

上升室慾則水不下泄水火既濟鼎道成矣君子讀損之象得養生焉老子曰爲道日損爲學日益此老易之合也

無往不復

盧多遜貶朱崖諫議大夫李符語趙普曰朱崖雖海外流竄者多獲全春州在內地而去者必死改易前命何如普領之月餘符坐事貶宣州上怒未已普述其語改春州符往旋卒冠來公當貶丁謂擬崖州馮拯改雷州丁謂當貶或欲擬雷州馮拯竟改崖州李迪罷相宋庠知制誥請其罪名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其事也庠不得已從之及謂貶朱崖庠乃草制曰無將之戒深著于魯經不道之誅難逃于漢法易曰無往不復如商君之爲法自樊章惇之儼舍無所非自爲之歟

通變之謂事

楚公子微服而過宋門者難之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晉元帝爲瑯琊王至河津爲吏所止從者後來鞭帝笑曰舍長官禁貴人汝亦被

拘耶吏乃聽過宋王獻討王恭敗走于華隨沙門曇水逃匿使提衣襪津邏疑焉水罵華曰奴子怠行不及我由是得免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策其背曰籠凍軍士爾主何在追者不疑縱之使逸易曰通變之謂事倒行逆施可不謂之能權者歟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宋曹瑋用兵神奇不測一日張樂飲僚佐主人間入夜飲厭厭客未罷宴忽見瑋自外來賊首已擲庭下矣狄青征儂智高上元張燈設樂歡宴將佐忽稱有疾暫起如內使孫元規勸勞坐客至曉而賓未敢退捷書忽至曰夜當三鼓元帥已奪崑崙矣良由曹狄二公爲將公忠又兼智勇能使三軍用命故得若此易曰剛中而應行險而順非瑋青之謂歟

過涉滅頂无咎

大過上六過涉滅頂註疏謂本欲濟時拯難故无咎是矣程傳謂小人過常之極則于无咎費解本

義殺身成仁卽濟時拯難之意也然殺身成仁猶覺說得太深若陳蕃竇武輩皆過涉滅頂者也謂之无咎則可謂之成仁則不可不若註疏言本欲拯難則逢此與陳竇輩皆足以槩之矣此張氏談經之言也深有發明以史證經能入微矣

儉德避難不惡而嚴

說林云小人之欲殺君子常也有幸而不死有不幸而死天也公孫弘擠董仲舒相膠西盧杞使顏真卿論李希烈李逢吉遣韓愈如叛藩呂夷簡誘

富弼往契丹皆欲殺之也三公免而顏獨死天也

漢末諸賢死於黨錮之禍唐末諸賢死於甘露之變皆天也然如黨錮甘露之死諸賢亦有處之未

當者雖天也不可盡歸於天君子處小人當如之

何得去則爲否之君子儉德避難不得去則爲遜之君子不惡而嚴明哲保身之道也若必犯難而撓小人之鋒豈得謂之知易者乎

羝羊觸藩羸其角

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蓋物各用其所長而終以

所長見困羊恃角喜觸故其羸亦在角也如韓非辯者也故死於說梟錯智者也故死於謀申徒狄介者也故死於憤黔婁潔者也故死於餓苟使學而知道權而得中則所長爲懿德矣豈徒殺身不足以成仁乎是以君子莫先於務學得其中正也

王用三驅失前禽

易比爻辭王用三驅失前禽古注云軍禮失前禽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示降者不殺也旁去者不射示奔者不禁也惟其走而前去者射之示服

叛取亂也今本義似背此且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爲設教者言之非謂田獵也田獵之禮卽寓兵威

若去者不追何以聯屬天下乎審如此則舜征有

苗啓征有扈皆違去者不追之意矣洪文敏之說也

勿過防之從或戕之

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問其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

已也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鄭人非不忠其臣也以售詐也非不愛其子也以市利也嗚呼以鄭武公之賢而有是也小過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在是矣

震無咎者存乎悔

周孝侯少年無賴橫行鄉曲聞父老相對愁歎處問之曰何不樂乎父老曰邑中有三大害民不安生何爲得樂處曰三害維何父老曰長橋下蛟南山白額虎并子而三處曰處之惡等蛟虎乎當爲父老除之於是至長橋斬蛟入南山射殺白額虎已卽從二陸爲學改修善行頓成君子之德於是州府交辟爲晉名臣生爲良將死作神明迄今孝侯之靈昭然赫濯震無咎者存乎悔非孝侯之謂歟

作事謀始

史記楚平王時吳之邊邑卑梁女與楚之邊邑鍾離小童爭桑交怒相攻楚伐卑梁父梁大夫發兵攻鍾離吳亦發兵滅鍾離賈誼之書載梁大夫宋

就爲令與楚鄰界梁亭瓜美楚瓜惡楚人夜搔梁瓜瓜盡葵梁人欲往搔楚瓜就不可令人夜灌楚之瓜楚瓜美楚王聞其事請交於梁王夫桑瓜之事其端甚微一則成兩君之好一則啓二國之讐相緣若此易謂君子作事謀始其始可勿慎歟

已日乃孚

孔子治魯變魯之道其始民歌曰麋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麋裘投之無郵後治魯而魯治民又歌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衮衣惠我無私子產治鄭化鄭之俗其始民歌曰取我衣冠而楮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後治鄭而鄭治民又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治之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以大聖大賢爲治不能使民有譽而無毀信乎不可謀始可與樂成非所謂已日乃孚也歟

家人嗃嗃悔厲吉

朱考亭飲茶有悟語學者曰凡物之甘者過後必酸苦者必甘茶本味苦飲後回甘此不猶之始於

憂患者終於逸樂乎易家人嗃嗃悔吝吉苦而甘也婦子嘻嘻終吝甘而酸也愚謂舜親陶漁之事後得側陋之揚禹躬胼胝之勞後致元圭之錫悔吝吉也吳夫差敗越而越後竟沼吳智伯凌韓魏而韓魏卒困智伯終吝也朱子飲茶而得易義於龍團石乳之中有味乎其言之也

師貞丈人吉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王旦薦李及衆云及不勝任楊億以告旦不聽及至秦有軍人掣婦入叙

師貞丈人吉

卷一

五

及斬之譽達京師億見旦曰人今服相公用及常矣旦曰外庭之議皆未得也軍奪人物斬之常事耳瑋知秦州邊境事已盡其宜使他人往恐變其成績旦用及者以其能守瑋規模耳億深服其識度張詠知成都召還朝議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王旦對上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用他人恐妄有變更矣帝然之果勝任易曰丈人吉正以其師貞故耳

中孚豚魚吉

後漢書孟嘗爲合浦太守郡俗採珠易米時二千石貪穢珠忽徙去孟嘗治郡一年去珠復還齊書虞愿爲晉安太守郡產蚺蛇其膽可以爲藥有餉愿者放之二十里外中夜蛇還復送之四十里經宿復還如此再三其還如故唐崔公刺連山郡鍾乳久空公至而乳復出貪則物皆避之廉則不自愛寶是可以觀吏道矣中孚曰豚魚吉蛇豚魚之類也珠與鍾乳無知異於豚魚而皆能格之而况於萬物之靈乎

師貞丈人吉

卷一

五

馬匹亡

晏嬰不入崔陳之黨鄭肅不入牛李之黨古人之最有高識者若朔黨以小人而攻君子洛黨蜀黨以君子而攻君子誠國家之不幸也漢時黨禍方盛皇甫規自以西川豪傑恥不得與其列自陳黨人朝廷知而不問此憤激之奇情亦幸而免非明哲之道也必也若申屠蟠絕迹於梁碭之間超然免於評論有合於君子不黨之義易曰馬匹亡可與晏鄭二君鼎足三矣

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伊尹耕莘太公釣渭出處之合時者也後世之能鼎足伊呂者其惟武侯乎當三分之時其人主莫不羅致英雄求爲心膂其紛紛者不之於魏卽之於吳武侯不爲也曹操欲用孔明孔明自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張子布薦孔明於孫權堅不肯留謂孫將軍能賢亮不能盡亮也迨昭烈三顧之於草廬之中然後肯起蓋以操爲國賊權亦其流雲雨蛟龍必扶漢裔伏龍非具龍德之君子乎歸妹

南論持平

卷十

民

愆期遲歸有時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斯足以當之矣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服其明耳若文王耕者讓畔而虞芮自慚韓延壽閉閣思過而兄弟自悔超于明矣故君子之聽訟非言語之謂也齊人欲伐魯畏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懼子路不敢越蒲畏其勇耳若楚欲伐隨而憚季梁淮南欲叛漢而慮汲黯超于

勇矣故君子之禦亂非戰鬪之謂也豐六二之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碩果不食

狄仁傑立於武則天之朝委曲調劑卒能反周爲唐溫嶠仕於王敦之下深沉籌畫卒能撥亂反治當其事武事王之時心迹未明不避嫌而處此及其反故君平亂賊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權以用經如剝之上九衆賢淪落君子獨存一線生機天所留以開世道之泰非所謂碩果不食者歟

南論持平

卷十

民

田有禽利執言

西楚霸王百戰百勝一敗不可復勝漢高祖百戰百敗一勝不可復敗一敗不可復勝者力有時而絀也一勝不可復敗者智有時而伸也况乎楚惟以力征漢乃以義討師之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沛公之謂也而垓下之戰羽以爲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不自咎而咎天非終迷而不悟者哉

羸以行權

申生不逆父命坐而待烹而大舜蓋井必出比干

切直諫君不惜剖心而箕子託疾徉狂子羔避難以行不徑不實而夫子則微服過宋且夫子答昭公之知禮是言不必信也去齊接淅而行去魯遲遲吾行是行不必果也蓋申生比干子羔固不可及而大舜箕子更上一層此正合乎易之巽以行權之道也

介于石

魯男子不納嫠婦婦曰君何不學柳下惠魯曰惠則可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孔子

論語

卷一

卷一

稱其善學惠者朱考亭語門人曰今之學孔子者其不厭不倦不能學也微服過宋則學之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則學之見南子往矜佛則學之亦大異於魯男子之學柳下惠矣易曰介于石磴磴然小人哉小人乎君子也

盤桓利居貞利建侯

百里奚飯牛而牛肥卜式牧羊而羊息金日磳監馬而馬壯是三君者當其飯牛之時盡道於牛牛之外不知其他也當其牧羊監馬之時盡道於馬

於羊馬與羊之外不知其他也此盤桓居貞之象也而奚以飯牛受知秦穆公式以牧羊日磳以監馬受知漢武帝蓋即微可以觀大牧羊羊如此牧民亦猶是矣故急舉之利建侯之意也此三代以下明良相遇不多觀之事也

開物成務

嚴君平以爲卜筮賤業可以惠衆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導之以善豈曰賤哉後世占驗紛紛不知正告此君平之所謂賤耳君平因勢

論語

卷一

卷一

導之所謂開物成務卜筮者不當以之爲法也歟君子安不忘危

齊桓公會飲羣臣鮑叔牙奉觴起曰願公無忘在莒之時管仲無忘在魯之時仲亦謂桓公曰願公無忘射鉤臣無忘檻車此齊之所以霸也漢馮異告光武曰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無忘巾車之恩唐魏徵告太宗曰願陛下不忘布衣微不忘叔牙之爲人也此漢唐之所以昌也艱貞無咎君子安不忘危此危之不至歟

周南召南

客問詩有六義曰風曰雅曰頌而不及南而二南冠於國風何也愚謂十五國風八風具備而長養萬物尤屬南風舜鼓薰絃阜財解慍良以此也文王西岐之化實與相同故不名風而名之以南也客又問召公分陝何以亦名曰南愚謂周南行王化之本也召南成王業之效也故大胥鼓南曰以雅以南此南之所以不異乎風而實不同乎風也

大雅小雅

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有大雅焉陳華谷曰大雅所言受命配天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采薇亦豈小哉雅之小大以體之不同耳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陳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大雅襍乎風之體者爲小雅小雅正經十六篇多半兼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六篇皆春容正大與國風迥異變雅亦然離騷出於國風言多比興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

兼之矣言離騷兼風雅而不言大雅見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詠呦呦鹿鳴之篇便識小雅規模誦文王在上之篇便識大雅氣象小大之別昭昭矣

邶風鄘風

衛紂之故都也邶在紂城之北鄘在紂城之南衛攝邶鄘之間初武王克商封武庚爲殷後使管蔡霍三叔監之管以殷叛周公討管叔誅之封康叔於衛并有邶鄘之地故雖分三國之詩實一國之詩也孔子刪詩必以邶鄘衛並列存三監也存三監者卽所以存殷也殷祀之絕有未慊於聖人之心者故其微意於致意邶鄘見之

檜風曹風

迨旃頊言謂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也繫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傷天下之無伯也無王可傷而并傷及無伯傷如何矣刪詩之旨寄於意

言之外惟善悟者得之所云悲歌可以當泣者此也

鄭風

尤悔菴曰子曰鄭聲淫未嘗曰鄭詩淫也夫詩三百以思無邪蔽之安有盡收淫詞之理卽詩有美刺以爲刺淫可矣不應取淫人自作之詩也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伯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六卿餞韓宣子子蘧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葦兮

唐風

此六詩者皆朱子所斥爲淫奔之詞也然叔向趙武韓起莫不美之以鄭人稱鄭詩豈自暴其醜乎
顧涇野曰蟋蟀刺晉僖公儉不中禮也此晉也何謂唐風以其堯之遺風而言之爾蓋至於歲暮猶然不樂則生人之趣絕矣此憂深思遠而過者也昔鄭玄趙武而印段子石賦此詩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是陶唐氏之遺韻猶存故見良士用心非晉風所有唐風所有也

許黎之詩

顧寧人云許無風而載馳之詩錄於鄘黎無風而式微旄丘之詩錄於邶聖人闡幽之旨興滅之心也愚謂此猶之紀已亡而書葬紀叔姬陳已亡而書葬陳哀公所以存紀存陳也刪詩之意卽春秋之旨也

魯頌

呂愚菴曰魯有頌先儒不一其說有謂成王尊周公賜魯以天子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有謂僖公有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爲之作頌有謂魯之無風周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巡狩不陳其風故宋魯無風而列於頌有謂存魯頌以著其僭亦春秋之微意也有謂夫子尊魯故不列魯於風而列於頌諸說紛紛總之其詩皆得頌體宜歌宗廟故列之頌聖人豈有意焉

商頌

或問夏商周所謂三代也王之統開於夏夫子刪詩有商頌亦宜有夏頌何以缺夏而存商將無自

以爲殷人之後而私於商乎愚謂非也歌謠之事唐虞簡於夏而夏簡於商卽商之存者僅僅數篇其前可知矣况周因於殷禮者也公劉太王王季文王皆殷人也周詩咏及殷時之祖可不頌及前代之王乎載商明周之所自承也錄秦風見周之將有繼也聖人之意微矣

窈窕淑女

或問三百篇爲詩之祖首冠關雎關雎之美於何見之愚曰先當看其用意之活卽如窈窕淑女一

論語

卷一

語

句而四見之而句同而意別當以四句視之不可以一句視之也其首章言必得一窈窕淑女方足以配君子也此正言之也其次章言窈窕淑女非寤寐求之不易得也此虛擬之也其三章言既得之矣乃一見而果覺其窈窕也此驚見之辭也乃再見而愈覺其窈窕也此深喜之辭也此句法之活也曰述曰求曰友曰樂隨上文而轉換其字此字法之活也至於首章正言淑女次章言其未得末章言其既得分明是一冒兩股文字而次章單

言未得一見窈窕淑女末章雙言既得兩見窈窕淑女此章法之活也學者能得其機齊整而又參差錯綜而又莊重不獨作詩作賦作文皆不可少物矣

寺人之令

從來亡國之機卽伏於開國制度之內如秦風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之詩是也國君不接羣臣蔽已甚矣不使他人傳命而使寺人蔽益甚焉史記年表書穆公學於宁人宁人守門之人卽寺人也三

論語

卷一

語

代之君學於師保穆公乃以刑餘爲腹心不待堊夷發難先有趙高之禍胎矣聖人錄冠秦風似先見胡亥扶蘇之變意甚深長而詩傳爲美其車馬之盛非兒童之見乎

實始翦商

胡廷芳曰讀詩至實始翦商未嘗不慨論者之以辭害意也大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後二百六年而商始亡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翦商之云安得有此心乎特以有賢子聖孫有傳

立季之意耳說者竟謂其有翦商之志詩中之字誤也說文引詩作實始駁商解云福也謂大王始受福於商爾不知後世何以改駁作翦殆漢儒口授而訛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不然曾謂古公之賢而畜羿浞之志乎此解甚佳可辟從來聚訟矣

碩人

呂愚菴曰詩咏婦人姿色莫過於君子偕老碩人其頤兩詩盛稱宣姜似一則神女賦艷之所以鄙之也盛稱莊姜亦似一幅美人圖美之所以惜之也鄙則深責宣姜之淫惜則重歎莊公之棄取意各有不同讀者當自領其意於言外也

君子陽陽

佩韋集謂簡兮之詩衛之賢者以萬舞爲耻君子陽陽周之賢者以執簫執翽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耻心則國猶可爲也賢者而樂於執簫執翽則國非其國矣周事尚忍言哉

抑

顧涇野曰抑衛武公刺厲王以自警也注專言自警非也若止言自警則當列衛風不可入大雅矣其曰四國順之罔敷求先王等句皆天子之辭也蓋本爲刺王之詩其後用以自警是詩也其於治平之道盡矣故天子廢之則爲厲王諸侯用之則爲武公也

桑中鶉奔

詩經辨訛謂淫亂之詩宜刪者何也詩至桑中鶉奔淫亂極矣夫子刪詩不削以垂戒也楊龜山曰詩載此篇以見衛爲狄滅之由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以是說考之歷代淫亂者未有不致敗亡者也故有議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人之旨矣

其命維新

張天如曰文王小序云文王受命因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言而傳會之也鄭氏遂謂受天命而有天下劉歆作三統曆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何其悖歟夫曰其命維新曰帝命不時時言文王之德

合於天而天命之追言得天下由於文王耳非謂
文王王天下也若文王果稱王改年則是叛逆不
臣猶吳楚之僭號也而謂文王爲之乎至織緯言
文王受赤雀丹書乾鑿度言伐崇改正朔文王豈
有是事哉後世亂臣賊子陰謀僭竊偽飾祥瑞以
惑人諸儒乃引之以說經毀誣聖德其罪可勝誅
耶

履帝武敏歆

生民一詩姜源履巨人跡載之史矣又見之經曰

履帝武敏歆

卷一

異

履帝武敏歆鄭氏遂謂郊禘之時履大人跡歆歆
然如有人道之感說者辯之謂帝卽高辛氏履帝
武高辛之武也敏如膚敏之敏歆如居歆之歆篇
中二章一言上帝末章再言上帝而帝武之帝獨
無上字其爲高辛也明矣解意甚妙然于寘隘巷
寘平林又似因無人道而見棄者豈得謂無巨跡
之說乎總之詩因於史作史者於帝王之生每欲
神奇其說以彰降育之靈詩人取其事而鋪張之
譌妄之言失在史不在詩也履跡之事理所必無

不必謂詩所不有善讀詩者但取其有相之道五
章之意言之以孟子讀武成之法讀之則得之矣
何必紛紛辭說乎

天命玄鳥

古史云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太史公史記因之詩
緯亦云契母浴於玄丘吞鳥卵而生契此說至誕
可不辨而明者說者乃謂祀高禘時玄鳥適至祈
嗣有驗故賦於詩將怪異之事解得平常說詩者
其有識也然玄鳥之詩不甚著跡與履帝武之言
尚論揚平 卷一 異
有異惟是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語意鄭重似與
后稷之生相類故說者遂致紛紛愚謂讀生民之
詩當若武成之取二三策讀玄鳥之詩當學陶淵
明之不求甚解而且多聞闕疑等之齊諧志怪之
書存而不論可也

擊鼓

古序曰擊鼓怨州吁也毛公曰衛州吁用兵暴亂
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
也擊鼓踴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以兵爲戲未

有不亡者州吁所以死也

黍離

元城劉氏曰人情於憂樂之事初遇之其心變矣次則微變久則安之矣至於君子之情則不然彼黍離離其行役往來非一見也初見稷之苗矣又見稷之穗矣又見稷之實矣感慨之意終始不變焉此詩人之所以爲忠厚也然黍離王國之詩降而爲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夫子刪詩而降之也

解詩

論語

卷一

學

郝楚望曰子貢論貧富與詩何干而以切磋解子夏論素絢與禮何涉而以禮後解仲尼謂其可與言詩子貢論學知詩離而能合也子夏論詩知禮入而能出也世儒膠柱鼓瑟如高叟以怨慕父母爲小人戚丘蒙以普天率土爲臣父乃至執辭生疑如朱元晦以古序爲牽強率意師心爲易簡直訣若是則易簡直訣孰如高叟戚丘蒙而賜商二賢亦烏能免於牽強之誦也故子貢子夏之後善言詩者莫如孟子孟子之後知其解者莫如毛公

二典

陳大士曰先之以五典次之以百揆終之以四門雖以聖明之世猶存兢進之防五典以試其從百揆以試其叙四門以試其和雖以觀刑之餘猶存稽實之意如縣之圯族猶詢四岳之請聖人所以重棄才舜之蒸乂猶有二女之試聖人所以重天下之試舜不後於堯故風雷之變猶然觀刑之心舜之事天不後於親故弗述之神猶然蒸乂之孝古者之天子不如後世之尊故五歲巡守焉而已不以爲勞古者之省方不如後世之費故五歲巡守焉而民不以爲病

三謨

陳大士曰司徒秩宗之官後世合而爲一而唐虞分之見古人重教之意司寇司馬之官後世分而爲二而唐虞合之見古人輕刑之心舜之臣下自禹而外無踰於皋陶而卒不王者歷於文命之賢舜之五臣相通而王獨至於皋陶而卒不王者壞於明刑之報招受之際一言而三卦具焉伯益已

深於易千羽之舞七旬而三苗格焉伯益又深於
兵敦典庸禮本之天天子無權焉聰明明威本之
民上帝亦無權焉康衢之歌堯時之國風也喜起
之歌虞時之雅頌也

夏書商書周書

五經讀曰禹貢紀山川而不紀風俗風俗由乎上
之教也禹貢紀物產而不紀人才人才由乎下之
化也聖人不專天下之利故五百里而外盡捐以
予諸侯聖人不盡天下之利故一千五百里而外

商書

卷一

聖

半棄而與四裔五子之歌無一語及君者見深厚
之意五子之歌無一語及羿者畏強暴之威仲虺
已足相湯而更求伊尹伊尹必非安坐者也周公
已足相周而更求太公太公必非安坐者也太甲
之才在成王之上其質絕似丹朱伊尹之權在周
公之上其成以無管蔡比干剖心猶無憾也封墓
則已戚矣箕子在商猶爲囚也在周則爲狄矣藉
八百君而舉事故周世有封建之禍資堯舜之力
而成功故周世有獫狁之侵中國之天官而外國

學之郊子也中國之天書而外國存之箕子也三
叔之心忠而愚惜其不成也成焉則忠矣武庚之
心孝而闇惜其不成也成焉則孝矣

夔龍

或問虞廷交讓稷契皋陶不讓何也愚謂不俟疇
咨蓋命以舊職故不讓也或問夔何以不讓愚謂
典樂之官非精於律呂者不能夔有可使百獸率
舞之神何又他讓乎讓之反不誠矣見古人之真
也或問龍何以不讓愚謂獻可替否凡臣之職也

商書

卷一

聖

雖不命之納言有言尚在當言况命之乎蓋在夔
不必讓者也在龍不可讓者也故與禹垂益伯相
讓不遑者有區別也

無若丹朱傲

舜大聖人也丹朱不肖其失在傲舜豈若之哉而
禹以之傲舜大不倫矣而舜以爲迪朕德此舜之
所以爲舜也蓋人心道心相去幾希雖狂亦有一
念可作聖者雖聖亦有一念可作狂者不可不慎
於微也且丹朱以傲而堯故不以天下傳之則舜

正當以朱爲鑒矣故舜日時乃功惟叙後舜之傳禹亦知其將來必不若商均故受之以天下猶堯之識舜也厥後周公之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逃酗於酒不猶禹之告舜乎先聖後望有同心矣

九河既導

五經辨說曰九河非開闢以來原有九也初則一派爾時洪水泛濫自大陸以北到兗州爲下流之衝其勢愈大乃別開八條以殺其勢俱入於海導之則曰既道順禹新開之道也逮後齊桓公塞九

通論指事

卷一

居

河爲一河今河間平原鬲津有其遺處蓋淤塞八河廣拓齊地塞其東流并歸徒駭九河不可復問矣

罪疑惟輕

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律文斷獄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失出輕於失入重民命也唐太宗問劉德威刑網愈密何故德威曰是在於君今者失入無罪失出受誅吏安得不執深文從事耶班固曰古之聽獄求所以生今之聽獄利在殺人諺曰鬻

棺者望歲疫非憎人也利在是也獄吏亦猶此矣高允有言曰臯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漢時英布不免刑餘之累况凡人乎書曰罪疑惟輕爲士師者宜三復斯言矣

盤庚

家義山曰盤庚遷於殷改國號曰殷朱子遂以殷王加盤庚之上前十六王爲商王後十二王爲殷王判若異代盤庚賢王烏有是變亂祖制之舉動哉商有三亳湯居西亳盤庚遷於此方曰復我成

商論持平

卷一

居

湯舊業居舊都而改湯號益知其無是理矣注云河南有所謂殷墟者史臣因地名而訛爲號或未可知盤庚首篇曰遷於殷明乎殷之爲地登進綏爰之辭反覆開諭豈改易新號無一言以相示乎以商書斷之知其不然也逮周王之誓師曰商王受不聞其稱殷王武成曰於征伐商不聞曰伐殷以周書証之益知其不然也若謂商道中衰更姓易號與民更始曾有商一代賢王下同陳聖劉之愚罔乎哉

帝德罔愆

舜禹文武之爲君在臣子稱之有不盡之美矣舜之德冠古今矣而臯陶之謨但以罔愆言之禹之功平天地矣而魯論之語但以無間論之文武之謨烈光日月矣而君陳之書但以罔缺盡之然僅言罔愆而冠古今之德在是矣言無間而平天地之功在是矣言罔缺而光日月之謨烈在是矣此之謂善頌後世之尊其君者徽號累累人莫能記其文孰若二字包舉之無盡乎

論語特筆

卷一

四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

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舊解云其過誤者雖大亦宥其特過者雖小亦刑林少穎呂伯恭以爲不然謂若失火而延及官庫馳馬而蹂死小兒過誤之大者也其可宥乎若守果者拈小果食之過誤之小者也亦將刑之乎何燕泉以爲林呂之言皆未得也過與故情不同也失火而延及官庫馳馬而蹂死小兒過之大者然比之故燒官庫故殺小兒者情不同矣不可從末減乎故燒官庫故殺小兒故

之大者與火延官庫馬踐小兒情不同矣論可不

從重乎若守果而食小果法勿論之事也此而爲故之問聖人不若是之苛也聖人立法過必加宥所以恕人無心之失故必加刑所以禁人有心之惡權衡於大小之間故足以爲律也

金勝

愚讀金勝之書未敢信其盡出周公之言也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故祝冊於廟願代武王當懇切敷陳意在此矣乃何曰予仁若考多材多藝能

論語特筆

卷一

四

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豈先王欲用子孫之材藝而不使之永年乎且在天之靈亦何所用子孫之材藝乎至云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其屏璧與珪璧珪何物豈較論乎先王許不許而與不與乎至於先王而稱之曰爾孫子而自稱曰我曰予解之者曰爾我之稱此猶赤子之於父母周公非赤子也何稱謂之問不倫如是乎故未敢信爲周公之言惜不能起伏生而問之矣

微子

愚讀微子之篇而見聖人三仁之許良不誣也微子當商紂稔惡之時知亡無日矣乃呼父師少師而謀之其情迫矣箕子乃詔王子命之出廸其時少師比干無一言蓋少師欲以死諫君其志定矣箕子亦知其志而不復爲之謀矣惟欲微子去之以存宗祀是不可無死者更不可無去者也或謂若是則死者仁矣去者仁矣受辱狎狂處於不死不去之間其仁奈何愚謂有比干之死則箕子可

論語

卷一

以不死有微子之去則箕子可以不去其狎狂者欲紂之悔悟如柳柳州之所言以希幸於萬一也而紂卒不悛其如紂何故既不歉於比而亦不愧於微也所謂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者也箕子之爲仁則尤難也

有容德乃大

綠雪亭雜言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會子曰自反而縮萬人吾往言有勇也量之與勇奚從乎曰橫逆之來當弘量以容之如蘭相如避廉

頗之辱李沆不校狂生之訕呂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千人紀之大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義理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以姑息爲事不知以義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知大如魯莊公宋高宗之含垢忍耻皆見義不爲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秦誓

論語

卷一

覽

邵康節曰夫子刪書以秦楚綴周之後知周之必爲秦也或以爲不然謂取穆公悔過一念故錄之耳而作誓之後令狐汾曲之師其過猶昔烏在其能悔也蓋當時周不可爲秦勢駸大孔子知諸侯必并於秦故錄此篇以見意耳豈獨於書卽於刪詩削吳楚而不錄而獨列秦風觀其車馬禮樂有奮厲而起之勢與列國之靡離不振之氣有間矣人謂聖賢言理不言數愚謂堯夫先生之言理也非數也而數在其中不可以分視之矣

支子不祭

先王制禮有支子不祭之條所以崇正適杜侵越也然宗子俱賢則禮可遵也若族遠支分賢貴之人多自支出而爲宗子者既愚且賤行將祀典不修乎且親之存也宗子養之支子亦養之親之歿也宗子祭之支子無宗子爲之主則不得祭之本水源之思無人不有何爲支子者不得遂其情乎宗法不行勢不得不變通乎其間蓋存禮而使禮廢不若變禮而使禮存似非聖人之所不許也

出繼

郊縣

劉青田曰夏后氏禘黃帝而郊縣縣固夏氏之父也夏之天下受於舜非受於縣也禹不得以天下私其父縣以績用弗成而舜殛之舜之刑非私刑天刑也禹受舜禪升其罪人以配天是舜之殛縣非也夫縣獲罪於天天殛之非舜殛之奉天討也以縣配天是天之殛縣亦非也私其父而逆於舜又逆於天天其弗享夏之郊矣禹聖人也敢爲是哉祭法之言非也然則禹之於縣如之何曰廟以

祭之而已矣何必郊

三世出妻

呂愚菴曰聖人人倫之至德盛化神寧不能刑于寡妻耶豈誠服於三千弟子敬信於七十二君獨妻與子婦爲不順耶且爲子若孫擇配寧所娶皆不淑耶況七出中無子則出安有三世俱生子而逐其母耶豈未生子之前俱賢既生子之後俱失德耶且夫周流列國若開官氏一出則伯魚誰育伯魚又出則子思誰依子思妻又出則子上誰鞠

出繼

卷一

禮

耶又豈聖賢以出妻爲家法耶大聖大賢之家俱爲無妻無母之人此必無之理也韻府羣玉諱言夫子又謂叔梁紇出妻聖人少孤依母卒也合葬於防以誕育聖躬之聖母猶誣之與檀弓之誣同屬子虛而已

尸必式

古禮有不可行於後世者爲尸是也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承祭者如在其上此正道也乃古祭有尸惟祭殤無尸內神用同姓外神不

擇姓勝國之社稷士師爲之宗廟之祭主人之子爲之子服先代衣冠南面而坐父北面而拜之父行三獻之禮子宴然而醉且飽之迎尸送尸子以鬼神自居來也飄然而來去也飄然而去豈不近於戲歟至外神之尸他人爲之異服臨筵益類今之俳優作劇矣此禮不行不知廢於何時似亦先王不以爲非者也

菊有黃華

月令之志華不一矣如桐始華桃始華獨至季秋之月則曰菊有黃華變文以書重菊之晚節也蓋春當發生之時故其華色多艷然皆易開而易謝至於九月秋氣深矣收斂固結故菊開獨久詩曰菊殘猶有傲霜枝以見凡花所不易有而菊獨有之露潤益榮霜侵愈茂非花中之松栢耶

腐草爲螢

季夏之月味苦臭焦火令之旺於斯極矣故腐草爲螢草植物螢動物也草而化螢無情而爲有情也然蟲未有光而明者光而明者則惟螢以火德

之盛透發無餘於一纖蟲也而亦見之然至於七月大火西流矣盛極向衰卽於一螢可觀天道之變日中將昃不猶是乎

反舌無聲

凡鳥之聲鶯不可以爲燕燕不可以爲鶯鶯不可以爲鶻鶻不可以爲鶻鶻惟百舌之鳥無不可爲故名之曰反舌反之云者以其弄巧如簧惡之也蓋聲屬於陽仲夏陰生半夏當四月而生正秉其氣反舌食之氣漸消矣故至無聲猶多言而窮也雖以志仲夏之令而示戒之意寓其中矣

坐不中席

古者席地而坐通解謂百昌不離地席地不欲多上人也地道最親故祭享皆奠於地後世用几案非古人意也愚謂郝氏之言迂矣禮以義起義者宜也古制未備故先席地席地而有几可憑此作案之漸也作案而有案可據試問席地者便乎據案者便乎試觀據案者有威儀乎席地者有威儀

乎則變席而案猶變卉木之服而爲衣裳變構木之巢而爲宮室美莫大焉不謂達如京山而作此言也

屨不上於堂

五經辨曰古禮不可行者脫屨其一也如入室必脫屨於戶外坐於堂則脫屨於堂下倘燕會聚客階前無容屨之地矣且賓客雜至不能自認其屨先後出者保無誤易其屨乎此古禮之不宜於今者也

禮不下庶人

先王制禮三百三千自天子達於庶人皆不可不由之者也故曲禮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魯論曰齊之以禮禮於庶人尤在所急矣奈何有禮不下庶人之文則爲庶人者皆可放廢於禮樂之外謂禮豈爲我而設哉將滅理亂倫人道幾於息滅矣善乎白虎通之言曰禮不下庶人非謂庶人不當習禮也謂有爵位者酬酢之儀不及於庶人以其非所嫻習耳而齒讓之道於鄉黨中仍

不廢也此最得禮義者矣

三諫不聽則逃

禮記辨訛曰臣之於君忠君之心有死無二無諂折檻引裾期於必聽卽伏劍碎首亦所不辭幸而容納則爲汲黯魏徵不幸誅戮則爲龍逢比干豈可以不聽而逃乎况列國之時有可逃去後世四海一君使其撓人主之逆鱗則刑獄隨之倘有掛冠潛遁則縱騎集門孰有破柱複壁以容之哉不如盡忠致身之爲得也若逃之一字徒令中庸作

食之流得而藉口烏可以爲訓哉

諸侯無故不殺牛

太玉山人曰律禁殺牛不知始於何代南史梁傳昭性篤謹有親餽以牛肉曰食之犯法告之則不可埋之古人之守禮如此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祭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祭祀饗客亦用之矣然不及於士庶人家則士庶人之不可殺牛從可知矣又曰諸侯無故不殺牛苟無故諸侯且不輕殺况其下乎史載第五倫下屠

牛之禁甚嚴自東漢已然矣要之服田力穡牛實
有功於人君子仁人寧忍以供口腹乎上帝好生
經文之示人深矣

泉府

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
之息國服之義人多不解惟鄭康成注謂國服者
民於國中所服之事以之貸母卽以之償子也如
其國出絲絮以貸民受貸者加其所息卽以絲絮
償之其國以絺葛貸民受貸者加其所息卽以絺

周禮

卷一

泉府

葛償之其國以米粟貸民受貸者加其所息卽以
米粟償之王安石青苗之法本此也青苗之法行
於鄆縣甚便然僅可施於一邑不可施於天下泉
府貸民因民之願貸者而貸之通緩急濟有無耳
青苗之行爲農者貸之至於爲商爲賈亦皆貸之
願貸者貸之不願貸者亦強貸之是剝民非利民
矣與國服爲息之意相懸遠以桑孔之術而冒言
周公周公之制豈若是乎

廬墓墓祭

周禮

卷一

廬墓

古禮親喪居倚廬於中門之外旣練則舍外寢矣
無所謂廬墓也愚謂禮以意起五十而猶孺子慕
情不能已依栖於長松衰草之間聖王在上亦何
忍禁之乎太甲居桐處仁遷義此卽廬墓之始也
且子貢於夫子之喪築舍於場獨居三年然後返
人未有非之者師弟如此矧子之於親乎故謂廬
墓爲非禮者不足與言禮者也至於親骸旣葬孝
子將享之情知其於彼乎於此乎春秋掃墓以一
卮奠於黃土似必不可少者而或謂禮有家祭而
無墓祭試問墓祭其親於禮何所隕越乎故謂墓
祭爲非禮者亦不足與言禮者矣

孝子封股未嫁之女殉夫

敖清江論孝子封股未出室之女以死殉夫大明
會典例不旌獎以先王制禮未聞以毀傷遺體得
爲孝者又未聞室女不奉父母之命未親迎廟見
以死殉夫爲貞烈者皆失中正不可訓也愚謂不
獎之者不欲人爲所難也不禁之者亦不欲違其
志也如必以封股殉夫爲非則弘衍之納肝安金

藏之剖腹皆非臣子之中正耶讀古今孝子烈女之傳有動天地感鬼神萬萬非庸衆所能及者必執典禮以讓其非其得謂之有人心者耶

周禮

容齋隨筆謂周禮一書非周公所作昔賢以爲戰國之書實出於劉歆之手王莽時歆爲國師始立周官周禮置博士受業門徒此書遂行歆之處心用以濟莽之惡莽據以毒痛四海皆是書也至王安石行新法乃尊其言謂一部書中理財居半以之爲治可使民不加賦而國用足遂用青苗市易諸法害徧生靈皆劉歆之流毒至於斯也

儀禮

黃石齋曰儀禮十七篇不言天子諸侯禮鄭康成因冠婚喪虞禮皆稱士遂謂禮獨士存拘也士先四民禮又由士出故言禮繫之士公卿大夫皆士之仕者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可引伸矣讀者固執遂謂天子諸侯禮亡亦猶禮經存而樂經亡之陋說也

春王正月

文有本明因釋經而反多其異說者如春王正月之類是也夫周建子以子爲正月卽以子爲春月矣而胡傳以爲建子非春以夏時冠周月行夏時之驗也劉子元史通謂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行天子之禮獨用周家正朔而陳止齋謂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之舊項平菴謂春秋爲孔子之書非周王所用夫春秋天子之事夫子方欲藉筆削以正人心而先自生今反古何以使亂臣賊子懼乎且孟子宗孔子者也其曰七八月之間旱注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則戰國時且用周正春秋時反用夏正乎矧經書春正月無冰以子月無冰故紀異也若夏正月則凍解矣又定公元年書冬十月隕霜殺菽以酉月隕霜故志災也若夏十月宜露結矣此非以子爲正月卽以子爲春月之明証乎說者謂夏時不行於周何以幽風皆夏令愚謂幽風乃述后稷公劉之化推本其舊而言之不可以之証春秋也

朱穆公立殤公

呂東萊曰有國者傳之子常道也中道也宋宣公必傳於弟以爲奇爲高焉一傳穆公而使之逐其子再傳殤公而使之殺其身公羊氏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其說既無加矣吾推宣公之意必以爲聖人建國使父子相繼者爲衆人設也堯何人哉不傳子而傳之舜舜何人哉不傳子而傳之禹吾何以衆人自處而不慕堯舜至奇至高之行乎殊不知道無不常亦無不中傳賢之

論語

卷一

堯

取郕大鼎於宋

事衆人視之以爲奇以爲高自堯舜視之見其常不見其奇見其中不見其高也扛萬鈞之鼎烏獲以爲常他人以爲勇游千仞之淵津人以爲常他人以爲神未至堯舜而竊效焉是懦夫率烏獲之鼎椎子入津人之淵也何往而不敗哉

黃石齋曰取郕大鼎於宋以不義得者必以不義失也郕之鼎宋取之宋之鼎魯取之魯之鼎其又將爲誰所取也若以利言許田比鼎孰輕孰重哉

愚謂桓內弑而外成人之亂受賂而事其祖周公之所憫也我之子孫以弑逆而失許田人之子孫以弑逆而失大鼎在天之靈其受之乎徒著其貪逆而已

鄭伯克段於鄆

鍾伯敬曰克者何能殺也能殺者難殺而卒殺之辭也段不足殺者也非有大志如晉曲沃武公一馳馬試劍公子耳鄭伯處心積慮日以殺段爲事非以其能爲曲沃武公也不過恨姜氏之愛段而

論語

卷一

空

已請制請京時目中無段久矣都城過百雉公欲過之也西北鄙貳於已公欲貳之也收貳爲邑至於廩延公欲收之也不然何曰多行不義必自斃是公明知段之無能爲也祭仲公子呂切切愛之公豈不內笑其腐哉姜氏欲之焉避害豈稱母之辭母子義絕不待黃泉之誓矣以悔之一字愚穎考叔考叔亦不深求以掘地一語愚之草草結局之計益見鄭伯凶而狡矣愚謂克段之事惡鄭伯人所同也謂段不同於曲沃武公竟陵所獨也又

謂以悔之一字愚考叔惠謂考叔亦以掘地之說
愚莊公對小人之言隨宜方便不必以理正告之
也

趙盾弑其君夷臯

陳椒峯論趙盾弑君謂春秋誅意盾不特有弑君
之心有弑君之事矣靈公無道宣子驟諫公欲攻
盾提彌明扶之以下公喉夫葵明搏殺之且閉且
出則明儼然一公敵也忠盾而逆公此時而可弑
則竟弑之矣倒載以禦公徒者靈輒也又一敵也

論趙盾

卷一

趙盾

報盾以一飯之德而待公如讐此時而可弑則亦
弑之矣二人者爲趙氏之嬰杵則爲晉君之羿浞
又何待桃園之攻知夷臯之卒也哉盾之言曰
君之葵不如臣之葵君葵不能殺臣臣葵可以殺
君矣文王有言曰臣罪當誅今天王聖明公雖無
道盾不能俯首就戮顯與之敵不及手刃於格鬪
之時而肆攻於乙丑之日趙穿不過明與靈輒等
耳由其言以考其事卽其事以誅其心非盾弑之
而誰弑之

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家麗京曰春秋書許世子弑其君先儒多以爲不
嘗藥考之左氏知其非也許悼公瘡飲世子之藥
不由醫人夫世子之家非爲乏醫病瘡之證不至
卽死悼公應手以告斃焉曖昧之跡不能爲世子
解也雖悼公死後世子以位讓虺嗑不容粒哭泣
未踰年亦死可以知其無邪心而不幸而有其事
則非世子所得辭也今有嬰兒戲擲劍器至於殺
人雖出於誤不可謂非嬰兒之殺之也况人子之

論許世子

卷一

許世子

於父乎聖人於許世子未嘗不欲原其心爲之末
減則將以刀挺之弑爲有罪而藥物之弑爲無罪
於是乎王莽之椒酒梁冀之煮餅得以紛然雜進
動輒言誤以爲解免故聖人寧厚誅止以峻名教
之防所以杜亂賊之萌也大抵春秋之法誅意誅
事並行而後天下後世之人不得藉口要歸於使
人懼而已書晉趙盾弑君者誅其意不誅其事也
書許世子弑君者誅其事不誅其意也

衛州吁弑其君完

春秋書衛州吁弑其君完公子也不稱公子程子謂其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乎故不稱公子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况弑君之亂賊乎其說是矣然何以繫之以衛繫之以衛者不過言衛國之州吁耳所以別於魯也公羊謂其當國故稱曰衛州吁胡傳亦謂削其屬籍特以國氏書之者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使之與聞國政且主兵威而當國也是說也不無求之過深也歟

尚論持平

卷一

衛

衛人殺州吁於濮

州吁之殺乃石碯請之於陳使右宰醜并其子而殺之者也而書衛人何春秋凡書人者微之也而此之書人對天子諸侯言之也亂臣賊子天子不能討其罪諸侯不能誅其人待石碯請於陳而殺之是碯之稱人美之也非微之也爲臣則其人無忝於爲臣爲父則其人無愧於爲父衛有人矣其縱亂賊而不知問者尚得謂之人也乎哉

北杏之會

顧涇野曰北杏之會桓何以稱爵而人諸侯曰人衆詞也若曰得乎衆人之心爾穀梁子曰桓非受命之伯將以事授之者也如以爲誅首亂而人諸侯則桓公其亂之始矣猶之處盜者誅脅從而免渠魁豈法也哉愚謂穀梁之言審矣

踐土之會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而來也故書會而不書朝者言諸侯會而天子至若與諸侯同會也書會實也書朝非其實也或曰何不如狩於河陽者書

尚論持平

卷一

晉

之愚謂河陽以臣名君故稱曰狩正名而罪在臣也踐土以君就臣故稱曰會存實而罪在君也雖然罪在君而臣之罪益甚矣此春秋之義一字而其旨無窮也

天王狩於河陽

天王狩於河陽名也非狩也非狩而言狩文以狩之名著其名之實也天王而可名冠履倒置矣或曰王室不綱有伯者名王以臨諸侯尊王也猶愈於無名之者愚謂名而尊王然且不可况名而挾

王乎挾天王以令諸侯曰天子我且得而名之矧其下焉者乎於是見晉文之大遠於齊桓矣葵丘之會王命宰孔賜桓公胙命無下拜桓謂天威不違顏咫尺必拜受之晉文定襄王於邲卽從而請隧又召天王非第譎直無君矣其罪不勝誅矣雖然文之召王亦王自取之也踐土之會王自至而勞文也故不書狩而書會是先夷王而下堂見諸侯矣晉文以爲王可至於前何不可召於後履霜堅冰非自待其至乎

論語集注

卷一

空

墮三都

陳椒峯曰孔子爲大司寇墮郈墮費圍成之役公自行而終不克論者以墮郈費爲聖人功以成未克爲公過善乎董子之言曰墮郈叔孫意也墮費季孫意也墮成非季孫意也當時政在家臣侯犯以郈叛此時之郈已非叔孫有陽貨囚季孫之後公山不狃在費此時之費亦非季有二氏不能去其家臣猶可假公家之甲去陪臣之跋扈非自撤其衛也若成孟氏之保障也公歛在成方有功於

孟氏宜孟氏不肯墮成叔季旣墮郈費豈甘孟氏獨有其成公之墮成非叔季之使誰使之哉况乎三家僭亂日久夫子仕魯安能使墮各城若果欲急墮則好謀而成何至致公幾蹈不測而成卒不能墮耶倘謂郈費圍成謀出夫子昔之圍郈亦出夫子耶乃欲以不必然之事居之爲功豈聖人所安哉

猶三望

論語集注

卷一

空

學文堂集彞典告攝史臣記曰望於山川明乎其攝天子位也春秋書猶三望者三其書望也皆書郊而及望也明諸侯僭天子也夫書望則書望矣曷爲書猶三望以魯不郊而猶望也僖之三十一年書四卜郊不從乃免郊下卽曰猶三望宣之三年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下卽曰猶三望成之七年書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下卽曰猶三望以諸侯僭天子天地鬼神所怨恫也四卜不從卜牛牛死改卜牛傷亦可已矣猶三望焉故書猶也前乎僖宣成之世

不書魯未僭望未僭郊也然則魯之僭用天子禮樂豈非始自閔僖以爲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後儒蔑經而悖聖甚矣借曰不然僖宣成之三望豈亦賜自成王受自伯禽乎學者尚審之哉

六鷁退飛

鳥飛而進焉有飛而退者鳥飛而退如人倒行倒行則躓豈鳥樂於退而或損羽折翎自取隕墜乎其退也非鷁爲之氣爲之也政令不時則天氣拂逆鷁飛獨高於衆鳥力不能勝故若退飛猶之魚

尚論持平

卷一

六

搶急流力不能勝屢上而下見之者以爲退游豈魚之志哉書曰過宋都義在宋也傳曰民所聚曰都則見目治者非一人徐而察之者亦非一人志異之意微矣

春秋未嘗擯楚

郝楚望曰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地居其三翦爲夷狄則天不足九野地不足九州禹貢爲虛文矣孔子何擯楚乎且生平所欲爲者正在於楚是時齊將絕晉將分地廣民衆無如江漢

故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欲用楚爲東周也及昭王致聘將封書社子西沮之王亦旋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能捨之乎罷魯司寇在外十有四年往來陳蔡者居半以其屬楚意在楚也故每遇接輿沮溺丈人之流向往之情宛然可識愚謂京山此言直得聖人之心者也非千秋之特見乎

春秋未嘗獎霸

郝楚望曰桓文以篡弑得國卽有震世之功仲尼不齒世儒以春秋爲獎霸不知春秋所惡莫甚於霸晉重耳以詐力與于孫強恣惟楚爲其所忌儒流尊晉謂晉擯楚楚自不會非晉能擯也齊猶託尊王之名晉則公然自爲楚雖僭號未能得諸侯晉朝諸侯百有餘年楚未有加於周晉召王徵兵奔走卿士逼殺大夫楚未受諸侯之貢諸侯於晉有歲幣有徵發入朝稽顙莫敢不尊晉惡十倍於楚春秋其獎之乎左傳殆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誇譽功業無異三王受朝納賄鋪張其恬不爲怪故謂聖人獎霸左傳誤之也



張騫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論語爲孔子之史

屈翁山曰夫子爲魯司寇亂臣賊子乃其職之所當誅者雖去位不得見諸行事亦當載諸空言論語中多春秋之書法曰八佾舞於庭曰三家者以雍徹曰季氏旅於泰山曰崔子弑齊君曰魯人爲長府曰季氏富於周公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

尚論持平

卷二

魯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僂與文子同升諸公曰陳成子弑簡公曰公山弗擾以費叛曰佛肸以中牟叛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此皆春秋之餘或出自夫子或爲門人所書皆有褒貶存其間與春秋相表裏春秋爲魯之史論語則夫子之史也

爲命

論語詳解曰辭命非國之典要也竭諸大夫之力以謀國而區區辭命是急非盡善鄭也蓋傷魯之諸大夫敵師壓境專對無人耳時季康子當國子

服景伯從政吳王夫差爭伯哀公會於郕吳徵百牢景伯不能辭如數與之吳太宰嚭召季康子不敢往使子貢辭乃免後吳伐魯爲城下之盟景伯又不能辭吳人欲止衛侯景伯以幣假子貢往說後吳會於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於晉景伯不能辭吳人囚之康子執政妨賢不如子產知人善任夫子歎鄭諸臣以媿魯也

公叔文子

季扎適衛見公叔文子稱之曰衛多君子是文子

尚論持平

卷二

必君子人也何夫子不信公明賈之言得非善善長之意乎非也夫子嘗慨不見聖人洵如公明之言文子時中之聖矣故不敢以遽信卽季子僅稱之以君子未始以爲聖人也考之左傳有見其未盡善者文子朝而請享靈公見史鰌而告之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吾不先告子罪也君旣許我矣若之乎鰌曰無害子能執臣禮可免戍也驕其亡乎戍文子之子也文子卒衛侯惡戍之富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曰

戊將亂戊奔魯由此觀之豈得謂時然後言者乎
公明又復以告過也

怪力亂神

郝楚望曰記者記子不語怪力亂神此發明子雅
言詩書執禮皆聖人訓世之書春秋爲憂世而作
所書悖理之事皆怪也爭戰之事皆力也篡弑之
事皆亂也讖兆卜筮之事皆神也故春秋不與易
共學不與詩書禮同雅言知我罪我皆令讀者自
得之也愚謂解一章之書而兩章之旨皆出京山
論語精義 卷二 三

洵明眼矣

私覲

禮記曰朝覲大夫之私覲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
所以申信也不敢私覲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覲
何爲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駱統曰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之事
而陰相聞者耳若以命行既修君好因敘已情亦
使臣之道不足過也

在親民

聖經在親民朱子注曰親當作新以傳引日新新
民新命而言此確解也然漢唐儒者俱作親愛乎
民亦未嘗不可蓋上能與民相親則能使民自新
故平天下章引民之父母之詩君子能視民如子
則民自能事上如親上下之間有不聯爲一體煥
然一新者乎故在經作親在傳作新不妨各就本
文疏意正不必其從同同也

與國人交止於信

文王與國人交說者當作國中之人謂文王不敢

論語精義

卷二

四

以殷天子分國之民視之爲民故以爲交愚謂爲
人君止於仁止仁則仁民在其中矣復以國人作
民不重出乎此國人兼鄰國之人言之也若民宜
言治不言交矣惟鄰則曰交鄰文王信孚於人如
虞來質成是交虞國之人也芮來質成是交芮國
之人也伯夷自東海而來是交東海之人也太公
自北海而來是交北海之人也以服事殷是交殷
國之人也六州歸心是交六州之人也文信於人
故人信於文正如朋友有信此交道也不然何此

一句獨與爲君爲臣異其字法乎

君子中庸

仲尼祖述堯舜其祖述之最要處在發中庸之旨蓋中之一字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人以爲帝王心法不知視爲如何高遠非淺近所可及者夫子謂中非人之不可及者蓋在尋常日用之中只是庸德庸言能行能謹參贊位育之理舉在其內善誘循循一庸字使人皆動可爲堯舜之思前此大聖大賢之所未發此子思所以特揭此言

論語精義 卷二 五

又恐人視庸爲易故又曰中庸不可能也又贊之以中庸其至矣乎蓋至易至簡卽至精至微二字之中無不包括者也

武王末受命

陳椒峯曰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湯武仁人必皆爲法受惡予曰爲法受惡湯武不敢辭觀過知仁湯武何可及也湯武皆末受命者也考之紀載湯放桀其年八十八矣武王伐紂其年八

十七矣凡犯上作亂者必少年壯夫之所爲若血氣旣衰之人慮事精用心慈使有僥倖之心豈肯舉事於頭白齒豁之日哉蘇子又云武王以黃鉞斬紂武庚不容不叛夫逞雄心於一劍此負血氣之勇者所爲豈八九十歲之仁人而爲之乎記云紂登鹿臺自燔而死揮以黃鉞者妲己也告天下罪人斯得爾使湯武以天下爲利桀豈能三十一年在位紂豈能三十三年播惡哉

見梁惠王

論語精義 卷二 六

人有好惡不可強也爰有名賢而惡其所不當惡不可解矣如杜少陵不喜陶詩歐陽永叔不喜杜詩蘇老泉不喜楊子東坡不喜史記甚至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晁以道作詆孟李泰伯作非孟則太過矣要之諸君非有意排斥見識不到故有是言耳如一老儒問王聖美讀孟子否曰讀而不曉其義曰何處不曉曰開手處見梁惠王一句卽不能曉旣曰不見諸侯何爲又見之乎老儒莫對不知聖美之不通甚矣不見諸侯

非不見也不往見耳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聘賢者故往見之此伊尹之翻然豈毛遂之自薦乎聖美么麼固不足責王冕諸子何亦吠堯不止耶且孟子爲卿於齊則稱臣於梁客也則不稱臣亦可以見其見諸侯而不自失之道矣

禹惡旨酒

或問周公思兼三王首以禹惡旨酒爲言何也郝楚望曰禹之憂勤莫如治水而首言旨酒則是旨酒之患甚於洪水也易未濟之上九以離明下孚

尚論輯要

卷二

七

于坎之六三周公繫爻辭曰有孚于飲酒濡其首有孚失是失是者喪明也于書作酒誥孔子尚憂酒困况庶民乎所以爲禽獸者由其心醉也雖有善言不可以語醉人人能醒而後可與言善故禹之勤儉菲飲食而惟此爲要也

五就湯五就桀

或問曰伊尹樂堯舜之道者也君子事君當從其一事湯不應事桀事桀不應事湯何以就湯就桀遷轉無常也堯舜之道宜爾乎愚謂尹之就湯欲

湯以堯舜之道事桀也就桀欲桀以堯舜之道自處也逆知湯德日新將來必有受命之徵桀惡不俊將來必有放伐之事故屢就桀而望其改之一就不已而至再再就不已而至三且至四至五而惡猶是也民之憔悴於虐政不可不弔伐而救之於水火之中矣故曰天之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是湯之伐桀成於尹也聖人無可奈何大不得已之心也不然何眷眷於桀而屢就之乎事非堯舜之事心則堯舜之心正於五就之中見之矣

尚論輯要

卷二

孔子作春秋

陳椒峯曰或問孔子作春秋何以稱一治愚考王孫滿對楚子曰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而周且過其曆一百七八十年仲尼延之也仲尼何以延之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故能延之也或曰仲尼空言遂能延數百年後之天命乎曰此仲尼所以爲聖人也周自成王至威烈王世三十年七百矣是時韓魏趙滅晉祀而分其地周天子從而寵命之識者謂秦之所以興周之所以亡係於此蓋晉之強

能屏捍諸侯使秦不敢東向分爲三則晉弱秦強遂成縱橫之勢使是時天下之人不畏春秋之義移一旅之師以亡東周何難焉而縱者不敢議周橫者不敢議周則天子春秋之義有心者悚然畏懼不敢首爲亂階以來天下之誅也

貴戚之卿

于穀山曰孟子說齊梁之君大有策士之風卽如齊王問卿之對雖理自如此其實有爲而發世儒不察耳宣王之時靖郭君父子厚招游客權傾一

論特平

卷十

九

國孟子危之故直言貴戚之權竦動齊王使其惕然知懼有所以裁制之其微指也厥後晉王之世孟嘗得罪宗國遂連五國之師攻齊七十餘城斯極重之勢矣此可想像而悟難以文字中求之愚謂筆塵之言深得孟夫子之心矣

孝經

以齊雜說謂孝經孔子與曾參論孝而門人記之漢興顏芝之子得十八章爲今文及魯恭王壞孔子宅古文始出凡二十二章孔安國及馬融傳之

其鄭氏所傳則今文也開元中詔議孔鄭二家各有異同明皇自注率用十八章爲定內有閨門一篇論者以爲鄙俗不可行世有女士鄭氏續爲女孝經十八章贊矣

忠經

忠經十八章漢南郡太守馬融之所著也其詞粹其氣醇其旨近而遠孝經十八章忠經亦十八章其體裁結構援引詩書一與孝經相倣且得鄭元爲之注而義益明而孝經與六籍並傳忠經具在

論特平

卷十一

十

無過而問者豈不以曾子純孝言皆至性之言馬融黨附說與行違之說其得謂之經歟亦僭稱經誠曾子之罪人矣以人廢言蓋不期然而然者立言者可不鑑哉

武經

武未嘗有所謂經後人取七書而彙之謂之武經大約吳不如孫韜不如畧李衛公尉繚子不如司馬穰苴蓋孫至精畧至純司馬法最正以王道談兵者穰苴也孫之言皆至言畧之論皆名論每于

一句之中皆有以印合古今用兵之事總不出其範圍可云經矣吳起李衛公尉繚子之談兵亦未嘗無合道之處大抵彷彿三書而爲之似猶彼爲經而此爲傳也至於六韜雜而不純斷非太公之書且不可方之吳子其去十三篇遠矣然吳得孫子女兵且可操於宮中後不聞其建奇功於當世意者吳王惡其斬美人而後不復用故無所聞於冊史歟嘻可惜矣

葬經宅經

葬經者漢青烏先生之所著也其詞醇雅顯明宛然賦體金丞相兀欽仄爲之註郭景純葬書每引其言有經所未見者或年代久遠殆有逸編而世未之見也至讀郭璞古本內篇而益暢其旨明有吳郡繆希雍字仲醇者作葬經翼闡發尤精又爲難解二十四篇辯晰更妙所言地理實有理存焉爲人子者雖不可以親骸圖富貴亦豈可以親體貽不安必惡風水之說闢而棄之亦偏論也又有宅經一書託爲黃帝所傳雖文義不及葬經而陰

陽之說相爲表裏亦不可廢非若酒茶筆墨皆得名經無關於大要者而特不可爲溺於求福使祖父之骨久寒而不得歸藏者解也

老子

道德五千言千古之至言也讀之者各領其意有得其清淨無爲爲蓋公之言以致治者有得其谷神不死之說久視長年而與彭佺同壽者有得其以退爲進用若神龍使人見首而不見尾者有得其以柔制剛爲兵家權譎之用而出奇制勝者有得其芻狗萬物視天下無情而流爲申韓之慘刻者夫同一書也或得之而爲益于治理或得之而流弊于萬物此豈五千言之過耶夫周官周禮治天下之書也或不善用而反以之亂天下亦猶是也豈可因不善讀是書者而疑其不可以垂後世耶

莊子

丹鉛續錄論莊子憤世嫉邪之書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

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
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者也未嘗毀孔子
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鄉愿者也胡有絕聖
棄智之說又曰百世之後必有以詩禮發冢者矣
詩禮發冢談性理而釣名利其流莫盛于宋之晚
世世猶未殄愚謂升菴此言蓋惡世之假道學而
發也得其旨而畧其辭可謂善讀南華者矣

列子

莊列之書同出于老其高曠一也其奇誕一也而

尚論

卷五

注

章法不一南華之言起伏斷續不可端倪冲虛之
言長篇之中各爲短篇而意自貫串然南華之言
近于墨爲釋氏之宗冲虛之言近于楊皆道家之
旨論欲齊物大秋毫而小泰山壽殤子而殀彭祖
夢爲蝴蝶蝶誰蝶誰周幾欲空諸所有矣若夫笑杞
人之憂天多引楊朱之說謂矜一時之毀譽焦苦
神形要數百年之餘名豈足潤枯骨哉獨善獨修
期于清靜異委同源兩家之所至不昭然見乎

荀子

綠雪亭雜言謂荀卿以禮爲僞論者疵之不知荀
子指禮之末流之弊而言也試觀魯之禘禮季氏
旅泰山之禮王莽謙恭之禮蘇章杯酒故人之禮
曹丕受禪之禮桓溫拜表卽行之禮誠耶僞耶傳
說曰禮煩則亂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皆卽末流
之弊而言也孰謂荀子不知禮乎否則何以其書
曰學至于禮而止何以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
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不可以知其禮僞之言
有所爲而發乎

尚論

卷五

注

申子韓子

陳于陛曰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似深文而
實確老子言道德申韓重刑名迹若相懸然老子
之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
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賴有仁義耳老子輕視之所
以道德流爲刑名慈祥變爲慘刻迹異而歸同也
雖然天姿刻薄申韓自爲之也不然何莊列不爲
申韓耶然莊列亦有莊列之弊皆學老子而失之

者

關尹子文子

關尹子文子老子之曾思也莊子列子老子之孟子也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卽道非得猶龍之宗旨者乎至文子而語語精實足與五千言相副見稱於漢儒者不可枚舉二書猶儒家之有學庸矣莊列之文喻言十九開拓萬古之心胸莫窺涯涘不可端倪莊文首尾一意而中多斷續列文逐段結構而旨自相聯猶儒家之有齊論矣此四君者不足爲老子之四配乎

史記

蘇老泉曰史遷表十二諸侯首魯迄吳實十三國越不與焉不數吳也外之也然猶以爲周裔於盟會間或載之而謂越不與中國會盟以觀華風苟舉而措之諸侯之末則西戎獫狁亦庶幾乎其間故雖以勾踐之賢絕而棄之余謂此遷之過也夫吳泰伯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春秋擯楚未嘗不列之於諸侯之中越以曠遠不獲得與會盟若勾

踐之爲君范蠡計然之爲臣亦足以與齊晉之英主賢大夫頡頏比列且吳越之風斌斌大雅豈出鄉魯之下至以西戎獫狁視之不亦過乎蘇文公似亦取之亦未當也

司馬遷先黃老而後六經

晁無咎云班固譏史遷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謂其是非謬於聖人不知史遷以武帝之世表章儒術宜乎大治而因奢侈而致凋弊反不如文景尚黃老時天下饒裕也愚謂不特此也當漢時法

嚴刻人臣

嚴刻人臣晉爵有受弔不受賀之言往往不得其死非黃老之學不足以存卽已蠶室之刑亦不能遵守黃老所致蓋感憤而爲此言也至其作孔子世家極表其景仰向往之心於黃帝不載乘龍上天之事於老子極其流弊使與申韓同傳先黃老耶後六經耶孟堅之言駟不及舌矣

司馬遷序游俠而進奸雄

世有游俠武人中之狂狷也與奸雄異奸雄尚利游俠尚義一言投合國士相知則不惜以性命相

狗爲知己報所謂感君義氣爲君死泰山一擲輕
鴻毛烈丈夫之所爲如荆軻豫讓之流亦天地間
不可少之人也雄固雄矣奸何有耶而班史非之
說者謂遷歎時無朱家之倫不能脫已於禍故感
慨而傳之此或有之然如朱家其人可勿傳耶且
未有史記之先國策中敘述諸人如見當年生氣
遷作史而可沒之耶謂之奸雄一字之誅未可以
污義士也

司馬遷崇勢利而羞貧賤

班固譏司馬遷述貨殖崇勢利而羞貧賤讀貨殖
傳之言曰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宜多而反少
以其僅知利也廉賈宜少而反多以其兼知義也
由三五之言推之龍門之立意深矣卽小可以見
大若薄貨殖而不言大學平天下章何以言生財
乎生財之道廉者得之則於衆寡疾舒皆可絜矩
而悟矣或爲之說曰以其傷於處貧無貲自贖故
有貧賤之羞此或不然其文具在可繹思而知其
旨也

漢書

陳仲醇耄餘雜志論班史論列古人其是非有不
可解者如桀紂一致也而進桀一等韋顧廉來同
惡也而相去二等衛武公睿聖而與徐偃王同列
楚太子建出亡而與崔杼同科躋子產晏嬰於稷
契擬樂毅王翦於召方進商君於子皮之上退包
胥於伍員之下豈不謬歟愚謂此亦文人好異之
過後世李卓吾一種翻新議論殆由孟堅開之者
也

班史范史

良齋雜說謂元成帝紀皆班彪作元帝贊曰臣外
祖兄弟爲元帝侍中應劭注臣則彪也外祖金敞
也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晉灼注彪之
姑也固述父書不爲改正疑誤甚矣彪所傳六十
五篇未見其目豈不掩親之善乎固著八表及天
文志未就而卒和帝命班昭踵成之固之書上藉
其父下賴其妹不及腐遷遠矣范曄作後漢書自
稱天下奇作大言不慚其作者有劉珍司馬彪輩

嶠袁宏謝沉謝承薛瑩張瑩袁山松諸家畢不過集其成耳自夸不已過乎愚謂此更不及孟堅遠矣

三國志

世稱陳壽爲著作郎有良史才其是非之謬有不足以及服人者千古經天緯地之才莫如武侯矣故少陵謂其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非過譽也周公瑾有旣生瑜何生亮之歎司馬仲達自知莫敵惟有堅壁不戰而陳壽謂之將畧非其所長縱一人之憎惡貽千古之譏彈其鄙不亦甚乎至丁儀兄弟竝有盛名於魏索其米千斛當爲佳傳儀子不與竟不存之而丁儀丁廙之賢表表千古因其不傳而其人愈傳如陳壽者烏足齒於班馬之後耶

魏書

魏收在神武時職修國史得楊休之助曰無以謝德當爲卿作佳傳休父固爲北平太守以貪獲罪收書曰固爲北平甚有惠政坐公事免爾朱榮於

魏爲賊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子之金滅其惡而增其善書成衆論譁然目爲穢史後高祖以收書失實詔魏澹另成之矯收之失甚爲簡要愚謂魏收之納金與陳壽之索米可同遺臭千秋矣

十六國春秋

考十六國春秋與五代之君其國祚之促與喪亡之慘事畧相等劉聰創伯無幾家無少長皆爲斬準所戮劉曜繼起數年之內卽爲人擒石勒石虎盡有秦魏燕韓之地後嗣屠滅無一子遺慕容皝亦僅終身而喪苻堅雄矣不免走縊慕容氏復燕祚亦隨傾覆若朱溫革命旋爲子友珪所殺友貞殺友珪不數年而國亡李存勗在位四年爲郭從謙所殺邈佶烈立其子從容作難遂至不起旣而從珂殺從厚石敬瑭立其子從貴滅於契丹劉知遠開基傳子承祐三年國破郭威傳位柴榮旋亦覆亡嗚呼此皆恣行殺戮殘暴之報天道不遠可以示警故類及之

南史北史

李延壽作南史云宋武北侵寧朔將軍王元謨夜遁就逮將斬夢有教誦佛經者因以獲免其作北史復云盧景裕販繫晉陽誦佛經而枷鎖自脫又謂有當死者亦夢沙門教之誦誦臨刑刀刃自折延壽殆溺於佛教者耶何其所言如僧尼之勸善亶亶不休耶著書無識立說無體羅泌謂其爲俗士不可以作史官允矣

唐書

廬陵修唐書作武后紀依前漢例也天授以後唐雖改號爲周而史不書周蓋黜之也朱新安恐其無別於嗣聖二十四年之號書曰帝在某帝在某以春秋之法正名也每年之下又細書武氏所改之年垂拱則曰武氏垂拱天受則曰武后天受立意甚嚴而林竹溪謂武氏既革命帝與周同書是民二王天二日矣愚謂書帝在某則見其有帝名而無帝實書武氏某年則見其有帝實而不予以帝之名此正所以別二王也林氏何思之不稔耶

五代史

劉知幾曰史家有論欲事無重出省文可知如太史公曰張良狀如婦人項羽亦重瞳子別加他語補書中之未及所謂事無重出者也又如班固贊曰萬石君爲父浣衣君子非之楊王孫裸葬賢於始皇遠矣言簡意備所謂省文可知者也范曄後漢書各附本事書於卷末篇目相離斷續失次後之作者不悟其非如南北史篇終有贊其辭甚煩難言簡要又若唐修晉史取法徐庾無異加分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益不稱矣愚謂史記之贊尚矣五代史篇末贅言抑揚感慨更有餘情其足繼龍門而無愧者惟廬陵也歟惜劉未之見也

宋史

良齋雜說謂史家比事屬辭以簡爲則春秋紀二百四十年之事何謹嚴也宋史爲卷六百文百萬言泛濫極矣李全一傳多至二卷六萬餘字不能尋其首尾其他可知閱者倦而欲臥文運之衰也歷代史止有儒林文苑宋史獨立道學傳道學之名立僞道學之禁起矣朱陸雖有異同其爲道學

一也以朱入道學以陸入儒林可乎且呂祖謙蔡元定胡安國真德秀魏了翁皆真道學而並入儒林豈爲當乎愚以爲儒之一字可兼道學寧得儒林之名不得道學之名儒則大公之稱道學標榜之見也

元史

凡作史者紀傳之後必加論斷此定體也獨元史於紀傳表志但篇首作序而不贅論贊意謂著其事實而俟後世之定論也此能脫因襲之套亦修

尚論持平

卷一

五

史之一法然古史於閭門醜惡之事莫不備者如左史載衛宣公齊襄公諸事史漢著諸王淫亂等事使人知閭閣之暗不能相掩以示戒也故尼父刪詩鵲奔牆茨存而不刪明衛爲狄滅之口也南史亦識此意金史猶載海陵楊王淫亂之事藏蕩莫過於元而元史一切隱諱不錄爲國得矣以云示戒則失之矣

資治通鑑

南充陳于陛意見之言曰司馬溫公通鑑以正統

歸晉何不以正統系蜀想溫公自稱司馬乎之後故有公中之私乎愚謂使溫公聞此亦必有反而思之不得於心之慨矣至又書諸葛亮入寇則過甚矣元楊紫陽讀通鑑至漢魏間不平之因作詩曰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入寇寇何家溫公又何

正統

燕閒錄論正統爲從來以天下混一爲正統迹似而義未安也當析而言之有正而不統者矣若周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之東遷是已晉宋之南附之有統而不正者矣若秦晉隋是已新莽附之三代而下漢興甚正唐次之宋初與魏晉無大相遠愚謂明興與漢相類皆宜以正統書之要言不煩至當不易之說也

封建

封建之制惟唐虞之時無弊自成湯伐夏諸侯從之者三千三千之君可置之乎周武伐殷諸侯助之者八百八百之國可廢之乎殆至周衰君弱臣強奄奄不振遂折而入於秦此封建之不得不爲

郡縣者勢也不可以爲秦罪也至漢以七國之微猶能作亂益見封建之不可以行於後世矣至唐以藩鎮之強猶能跋扈益見封建之不可分於功勲矣若變爲郡而或得龔黃以爲守變爲縣而或得召杜以爲令內有良相外有賢師武臣則天下未有不治者如無道以處之不得人以理之使作難者揭竿而起此非郡縣之過也迂儒以爲不復封建所致豈足與之論變通乎

井田

尚論

卷二

金

井田之廢說者皆以咎秦不知有始於秦之先者管仲之作內政而盡地力已開其端矣至秦而大變其制蓋阡陌既開平增膏土下享其利上益其財欲復畫井其可得乎且民有分田必須仕有世祿猶業主之攝佃計畝均分久而相習斯能有濟若郡邑之官席不暇暖吏與民且不相識又何能理百畝與二十五畝於上農夫餘夫之間還授之紛紛乎此斷不可復之勢也卽後世限田均田亦難割富者之所有而資之貧亦惟有勸勤力耕

輕其賦稅開源節流爲裕民之道耳蓋以滕文公之賢畢戰之能孟夫子之經畫試之於小國之中未能有效當後世欲重行之乎必不得之數也

三皇

唐司馬貞稱小司馬作索隱補三皇之事於史記五帝紀前謂三皇旣爲開闢之初君臣之始圖緯所載不可全棄故補紀之是矣然紀其號可也而曰兄弟十二人兄弟十一人兄弟九人各一萬八千歲直書其說荒謬甚矣後之纂通鑑者除資治

尚論

卷二

庚

綱目之外皆取是說而首列之信史而先以大不可信者列之於前何以示後學乎愚謂宜止列其名於一萬八千之說注釋而辯辟之可也

瞽叟

金仁山曰瞽叟之欲殺舜象之欲殺兄也考其情虞氏自幕故有國瞽叟粗能守國者也欲殺舜欲廢嫡立幼爾不然豈以愛憎遽欲殺之哉然舜有國之嫡爲耕稼陶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弟子非如後世參養舜爲田漁而人從之或者見逐于

父母故勞役之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窮孔子曰陶漁非舜事也而往爲之以救敗耳瞽象之欲殺舜在初年堯之舉舜在克諧之後史記反覆重出故也然孟子亦不辯萬章之失何也蓋孟子務使學者得聖人之心推倫理之至事跡有無不必辯矣

文王

史稱西伯行善是矣乃加一陰字非所以處聖人也聖賢作事無不光明如文王請入洛西之地赤

尚論

卷二

臣

壤之國以除炮烙之刑此其行善天下共見陰耶非陰耶行善而陰此厚施於民者之所爲文王豈出此耶而韓非猶云智哉文王出千里而得天下之心此陰者見之以爲陰也

黃老

九五枝譚曰漢人有黃老之學然二家不同黃帝是爭先一着老子是退後一着黃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故爲人先老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故爲人後然爭先一着自能退後

所謂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退後一着正是爭先所謂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一龍一蛇兩公皆大英雄也使老子生黃帝之時則阪泉七十戰使黃帝在老子之世則柱下五千言然則陰符道德將無同

散宜生

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救之無術乃進騶虞美女紂喜繫釋玉門說者謂紂方溺於色而復進以色寧不損文王臣德乎愚意其所進者之美女蓋賢

尚論

卷二

臣

女也非采芣苢之艷姿卽游江漢之麗質與夜飲於瓊宮瑤室之中者迥異以之在御色也而賢在其中使紂因好色而知好賢或且賢賢以易其色則殷祚可以不移是宜生之心也於何知之於騶虞知之世主所愛者異獸耳騶虞仁獸也觀其賦性可啓人主慈愛之心進一獸不苟如此肯使盛女謁而加色荒乎以色遠色臣子之奇情也或謂以所進者爲賢無所徵也然不聞其賢曾聞其不賢乎具遺世之資逢溺情之主不聞有傾國傾城

之事賢可知矣散宜生見文王且不可無聖后商紂豈可無賢妃本關雎之意以行之此其所以爲見知歟

管蔡

郭青螺曰管蔡者周之頑民殷之忠臣也其以殷叛非叛也以復殷也文王以服事殷管蔡所習見也父如此兄如彼管蔡籌之矣復故主忠也守文節孝也反兄爲義也事雖未就志足悲矣周鼎已定殷灰已燼爲管蔡者欲守文王之貞莫若蹟泰

伯箕子

卷一

完

伯箕子之爲泰伯之之荆蠻也示不臣殷也箕子之之朝鮮也示不臣周也管蔡舍周而遠遁天下有諒其心者矣太姒教誨十子俱無邪僻之事則管蔡當無異於武周也必以伐商者爲聖輔武庚者爲不類乎管蔡不幸誅爾使其輔武庚滅周作史者惡知不以管蔡爲忠而武爲逆乎凡訾管蔡者以成敗論也新莽篡漢也其子宇不以爲可朱溫篡唐也其兄昱不以爲可彼管蔡者宇昱之儔而已

華士

太公封於齊齊有華士者召之三不至命誅之周公曰此高士也奈何誅之太公曰不臣天子不友諸侯是棄民也三召不至是逆民也旌之以爲教首一國效之望誰與爲君乎愚謂華士可誅可不誅者也當日頑民梗化洛邑之人誅之則不勝誅太公借一華士以警不臣之民而叩馬而諫者以爲義士扶之而去一則明國法一則正大倫太公之所以爲太公也

少正卯

卷二

年

九五枝譚曰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或以爲太速孔子蓋自知必不久在相位故及其未去發之使更遲疑已爲少正卯所圖矣使竇武何進知此必不死於仇士良之亂成機事者只爭一先字耳呂正惠鎮王繼恩書閣中韓忠獻出空頭敕押任守忠赴新州二公作用正從兩觀得來正德時劉健謝遷欲去逆瑾謀泄竟敗豈非當斷不斷耶

鄧析

太公誅華士孔子誅少正卯子產誅鄧析非大聖大賢不能也列子曰鄧析能操兩可之辭呂氏春秋有富人溺死洧水之中得其尸者多求金富人族以告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買此者得尸者患其不贖亦告析析曰第安之必無賣此者爲人若此豈免君子之誅然此刑外之刑君子以爲更急于常刑之外也

延陵季子

說者謂古今兄弟讓國之事若泰伯伯夷叔齊季札可謂宇宙間希曠之人宋儒獨病季子謂讓以基禍夫季子在齊知齊政將有歸在晉知晉國必有難豈獨不知閭閻之爲人乎彼閭閻陰謀刺僚幸而得就一旦致之季子豈賢季子而甘遜之乎忌季子也使季子受之刺僚之刃且以次及之矣故季子躬耕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若季子者可爲不愧乃祖矣故夫子題其碑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若讓以基禍焉得謂之君子乎

伍胥

吳梅村日子胥之鞭平王尸也此吳君臣爲之未言子胥者也子胥之父誅於楚而去楚闔閭欲爲復讐子胥曰諸侯不爲匹夫與師逮楚釁而後動入郢之役伍氏貴顯於楚者四世費無極傾覆其宗子胥之讐在無極不在平王也太子建廢非其罪死於鄭子胥所痛心疾首者不徒奢尚之死蓋欲借兵於吳立建之子以無忘乃父之志子胥之忠孝可白吳之霸業可成爲吳所以爲楚也肯以其名讓之申包胥哉乃吳師驟勝楚舊臣伯嚭之徒傾其故國甚至潰亂男女非子胥之心矣夫子胥固其兄尚所稱仁智者也無故辱先君之尸楚之宿將舊臣將圖視而起矣此騎劫之所以敗於齊也謂仁且智者爲之耶且子胥之先皆葬於楚設昭王復國盡發伍氏丘壠而汚瀦之子胥何以自立於天下乃不聞其事豈子胥能復奢尚之讐楚昭不能復平王之讐乎由梅村之言斷之殆必無鞭尸之事矣

四公子

四公子皆以好客雄於戰國惟孟嘗君得馮驩平原君得毛遂可稱國士而孟嘗君必待彈鋏而識馮驩平原君必待穎脫囊中之言而識毛遂信陵君能識毛薛於賣漿博徒之中而獨於虞卿未能遽知蓋知人若斯之難也若春申君徒以朱履爲豪汗明三月而後得見待士若此故并雞鳴狗盜之人亦不可得四豪中之最下者也昌黎之弔孟嘗君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知其何心李

商論

卷一

星

長吉之詩曰買絲繡作平原君有酒惟澆趙州土余友洪子昉思詩曰迢迢二千里去哭信陵君皆有所景慕而然者余亦有詩曰可憐黃歇三千客不及田橫五百人噫今日求一黃歇而不可得又不當抑春申於三公子之下矣

田子方

魏和叔曰君子之道何爲其可驕也古人抱道自樂視富貴如脫屣若田子者未聞道也田子處澆季之世不忍靡於流俗可謂非賢者耶子擊持富

貴見詰驕貧賤者特甚承其言而折之不足爲過以儲君遇匹夫于道至自失其貴下同子弟擊可謂賢矣子方不與其賢而慢易之若此語曰已則無禮何以謂人是子方之過也噫子方之所以驕人者道也孰謂驕人而道也

郭隗

楊鐵崖曰有薦賢者有致賢者致賢之力逸于舉賢致賢之功亦優于舉賢也昭王求賢郭隗受築宮之師非僭也致賢之法當爾也無後鄒樂諸賢

商論

卷二

星

爭赴燕雖鮑趙之善舉不力于此也市馬之喻致士之明轍曰北面受學百已者至啣藉叱咄徒隸者至豈非致士者敬媮之兩轍乎敬媮辯而賢賢者辯矣此鐵崖論史之一斑也質與清堅亦文中之交火矣

秦始皇漢武帝梁武帝

石徂徠曰吾謂天地間必然無者有三無神仙無黃金術無佛然此三者人皆惑之以爲必有甘心樂死而求之吾以爲必無者吾有以知之窮天下

而奉之者一人也莫崇於一人天地兩間苟所有者索之莫不獲也秦始皇之求仙漢武帝之求黃金蕭武帝之求佛勤已至矣而秦皇遠遊死蕭帝餓漢武鑄黃金不成推是而言者知必無神仙也無佛也無黃金術也

陳平

魏伯子曰陳平佐高帝取天下以陰謀取勝自言吾多陰禍夫爲天下除殘暴術則陰而心可正告天下何害之有所恨于平者教帝因信出迎而擒

尚論持平

卷二十一

七

之此事足滅平宗而不悔信有大功帝素疑忌一旦起帝殺功臣之心而啓天下之叛兵禍延連而未已者平爲之也然平能保信不反勸帝不誅乎既明信之不可擊宜請曰陛下第符雲夢會諸侯信若郊迎是不反也反必不出以諸侯之師掩而擒之如此功臣必心服而不叛天下有反天子而輕身郊迎自蹈陷阱愚者所不爲也况以高帝爲天子子然則信之心可知也人謂僞遊雲夢亦奇計中之一愚謂由伯子之言觀之乃拙計中之一

也

叔孫通

楊龜山曰叔孫通欲徵諸生起朝儀魯兩生不從夫叔孫通量君之能以爲禮阿世苟合不足道也不從誠宜然天下新出戰爭之餘朝廷之間皆武夫壯士非復有禮文相際也以至醉或妄呼拔劒擊柱其漸烏可久哉叔孫通所欲起者朝儀而已非如先王之制作也二生拒之失其旨矣楊雄謂魯有大臣豈其然乎

尚論持平

卷二十一

七

陸賈酈食其

鄭浹滌曰陸賈秦之巨儒也酈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孫通秦時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儒生三千餘人皆引春秋以對秦未嘗不用儒生也叔孫通降漢有弟子百餘人項羽亡後魯爲守禮之國秦時廢儒所坑者議論不合者耳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秦未嘗無書籍也所焚者閒事耳後世不明經者歸之秦火學者不觀全書然易固爲全書矣何常見有明全易之人哉向謂秦人焚書而書存

諸儒窮經而經絕蓋謂此也詩有六亡篇乃笙詩
本無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不因秦火漢
以來書籍百不存一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
耳

商鞅

東坡志林謂商君之法使民務本力農勇于公戰
富國強兵以成帝業然其民見刑而不見德知利
而不知義卒以此亡故帝秦者商君也亡秦者亦
商君也生有南面之樂既足以報帝秦之功死有

商鞅持平

卷一

七

車裂之禍僅足以償亡秦之罰理勢自然無足怪
者後之君子有商君之罪而無其功享商君之福
而未受其禍吾爲之懼矣愚謂長公此言爲荆公
而發也使能聞此而警悟當無半山飲恨之事矣

荆軻

陳叔峯曰古今之俠有如荆卿者哉荆卿讀書明
大義聶政受恩於嚴仲子刺韓相事克濟政自殺
其死更烈余謂不得與卿同稱蓋刺秦王大義也
方其在燕市也或歌或泣人莫知其所以異已而

提匕首入強秦賓客白衣冠送之彼言笑自若非
讀書養氣胡能若是英雄豈可以成敗論况荆之
刺王不中非敗也成也秦王鞭笞天下視如犬羊
天下莫敢誰何卿一旦環柱逐之而後天下知可
以兵劫勝廣之徒所以接踵而出山東豪傑竝起
而亡秦族矣然則卿之功較子房一擊之力不加
等哉而綱目以盜書之何以鼓天下忠臣義士之
氣哉

項羽

商鞅持平

卷二

七

鍾竟陵曰司馬遷以項羽置本紀爲史記第一篇
文字儼然列之帝王之前深惜羽之不成也不以
成敗論英雄是其一一生立言主意所以掩其救李
陵之失也然觀羽舉動力量自無作帝王之理蓋
帝王有帝王之分英雄有英雄之分項梁之分止
于破秦項羽之分止于入關入關以後着着皆錯
分止于此而不能過也使其過之梁可羽而羽可
沛公矣

張留侯李鄴侯

漢有留侯唐有鄴侯是二人者先後同揆者也或曰鄴侯不迨留侯遠甚留侯仕漢猶神龍之不測也鄴侯仕唐辭相還山後代宗德宗徵之皆至俄而爲判俄而爲守與留侯相逕庭矣不知留侯始終爲韓鄴侯始終爲唐者也爲韓者用漢高而不爲漢用其志已遂可遠引以明高爲唐者于肅代德順之間一日未安一日未可謝責泌乃元宗使與太子爲布衣交君臣而賓友也旣已贊克復之功又保護廣平使不廢代宗之立泌爲之也寧不

尚論持平

卷二

五

出而輔翼之乎旣也德宗徵泌泌不惜三出而輔德猶不惜再出而輔代也要之留侯之去漢非忍也可以去則去合聖人之清鄴侯之仕唐非戀也可以仕則仕合聖人之任易地皆然未可以優劣論也

四皓

古今真僞之辨辨之於其人不若辨之於其事之可信也四皓是也將以爲真乎枕流漱石於白雲青鶴之中者誰其識之如以爲僞而衣冠古穆輔

翼於青宮左右者實有其人也或謂子房神仙中人滄海君赤松子且能致之何有於四皓或以爲優孟可以爲叔敖山澤之癯不難廣似也審是四皓之真僞不易辨矣吾以爲辨之甚易四皓而真一出而無所損益國事雖真無取也卽四皓而僞能以一言移人主之心不得以僞曰之也况乎旣能持立嫡之說又能犯逆鱗之顏片言之下格君心而維漢祚此其人非常人矣使四人者出於僞作漢高英主一見而知其能翩然而來飄然而往

尚論持平

卷二

四

如神龍之不可測識乎真耶僞耶從可知矣

漢文帝

張文潛曰漢文帝以趙佗稱帝南越遣陸賈奉書曰兩帝竝立無一使之通是爭也未嘗怒其爲帝佗竭誠屈服而去其僭號人之飲酒勸之飲愈不飲禁之飲愈飲佗之帝也必意漢矜張伐之足以張于國人乃漢天子視爲漠然如未嘗有何以取重于國退而視其黃屋左纛以爲是何用之物哉冒而居之且不甚安恨去之不亟爾文帝之策可

謂得矣是老子所謂不爭而善勝者也吳王不朝
賜之几杖故卒文帝之世不反孝文之術每務此

晁錯

秦少游曰勝敗之機繫於理之曲直故善戰者戰
理漢之諸侯雖號強大皆高帝之封也用錯計而
削奪之天下皆有不直漢之心故吳王得藉口反
然吳王鑄錢煮海欲反者三十餘年稱兵以誅錯
爲名耳漢斬錯而兵不罷天下有不直七國之心
諸侯曲而漢直故太尉破其兵也然漢之斬錯也

論衡

卷一

七

謀發於袁盎與錯有隙世以錯死爲寃就使錯素
無嫌爲漢計亦當出此何以言之以唐安祿山之
亂可知祿山以誅楊國忠爲名而反是時若斬國
忠祿山安得至長安乎惜不知此後爲陳元禮所
殺由是觀之漢不斬錯七國之兵豈易破哉或曰
哥翰翰常率精銳以誅君側祿山可遂破乎曰不
然斬晁錯事出景帝故足以折奸雄之心使翰雖
斬國忠事不出人主亦不能感動天下祇足以危
身矣故斬國忠以破祿山事非明皇不可爲也

周亞夫

姜西溟曰劇孟特一博徒之雄耳七國反亞夫至
雒陽得孟喜曰吾以爲諸侯已得孟孟今無動榮
陽已東無足憂矣此言詐也齊田單與燕戰求小
卒爲神師此兵家詭道也亞夫提孤軍入梁郊七
國之師正銳然其衆烏合易搖也劇孟方以任俠
聞故誇七國而疑天下以七國之無能爲所以亂
其謀而解其勢亞夫用兵多奇計卒能困吳敗楚
走吳王而斬之豈博徒足係輕重哉方七國之兵

論衡

卷二

七

起也在漢有鄧都尉料敵之神在吳有鄒枚見機
之早莫不併智協力以成大功劇孟碌碌其間漢
賞不及亞夫上功亦不聞有薦揚也不足輕重明
矣故愚以爲亞夫之喜得劇孟者齊奉小卒之智
也

趙廣漢

說者謂漢有天下每用吏胥如趙廣漢河間之郡
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平之卒吏也
王尊涿郡之書佐也皆出可爲將人可爲相何多

賢耶蓋以其人少習法律豪猾之弊無不畢見上之人遇之以禮自奮於公卿之間超軼於儒流之上而後之人顧以雜流目之而試問正途中能如趙尹張王者有幾人耶愚謂亦顧其人何如耳否則若非趙尹諸君則舞文亂法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

司馬相如

漢室仕途有以貴爲郎者司馬相如張釋之是也有入錢穀得官者卜式黃霸是也竝得流芳百世

論持平

卷一

居

若曹操舉漢之孝廉黃巢中唐之進士皆至遺臭萬年取士亦在其士之自爲耳資格寧足以定人品乎

楊雄

司馬溫公王荊公曾南豐最推楊雄以爲不在孟子之下朱文公作綱目惡其劇秦美新直書之曰莽大夫一字之誅威於鈇鉞矣或爲之原曰劇美之言不過言孫以免禍耳愚謂此非孫言蓋危言也夫秦最無道劇秦美新謂其稍愈於秦耳若欲

尊新何不劇漢不劇漢而劇秦是劇新美漢矣有人焉謂其美於堯舜可謂之美謂其美於桀紂得謂之美乎幸莽不覺得以苟全然旣爲大夫莽之一字不可辭矣尚得以之擬孟子耶

漢昭烈帝

儲廣期曰劉備之入益州不能爲備解也謂焉有不臣之心備亦非奉辭之伐攘人國而反咎人之祖父何言之迂哉備之可解於璋者在借蜀以存漢耳漢天下十去八九未盡者區區之蜀耳備不

論持平

卷二

居

先人而發蜀必折入於吳魏漢之宗社無託足之地矣備不得不出於苟且之計也璋備同爲高祖之子孫璋不能守益州備起而守之高祖必以備爲肖子豈獨益州卽奪桓靈之天下以與備亦高祖所深願無如時勢之不可回也愚謂此論足爲昭烈解慚九原之中劉璋諒所首肯

武侯

余閱吹劒錄載俞文龍論武侯事惡其說之謬也謂武侯輔劉備當尊獻帝如光武之事更始征討

胥聽命焉是卽夢中語矣獻帝受制於操欲聽帝命是聽操命也操命其可遵乎又嘗其草廬卽定三分之論說吳遂有鼎足之言竟不知有獻帝蓋當時獻帝已爲籠鳥釜魚無從致其飛躍矣三分鼎足之勢已成言之亦何罪乎獻帝遇害稱帝武擔急欲正統緒而攝人心使國賊知火德未絕人望有歸與漢高之於義帝之事有別也何得以之相例乎又謂備爲宗室可以自立魯與周爲同姓孔子何不奉之爲王不知當時東西周君雖不成

論衡

卷二

聖

乎君而有君在也君在故魯不可以王也獻帝雖名爲君而竟若無君在也君亡故備不妨於帝也又謂其雖稱中山靖王之後世數難考猶宋高祖自稱楚元王之後此溫公不欲紹漢統之言俞祖其說豈爲胥中有主者乎

關壯繆

每閱陳壽三國之書意左國賊未嘗不欲斷其舌也其絀昭烈疵武侯又議關張謂羽報效曹公有國士風而剛而自矜以短取敗理數然也愚謂壯

繆之爲國士無事不足以見之若報效曹操其不得已耳踐三約也國士之風豈在是乎不知劉之在袁則斬良旣知劉之在袁則去操封還沃陽旋奔故主使操亦諒其各爲其主而不復追國士之風在此不在彼矣而壽以報曹當之何異無識之徒以秉燭達旦爲雲長大節哉

張桓侯

張桓侯稱萬人敵所謂矯矯虎臣也而有儒將之度陳壽稱其義釋嚴顏有國士風不特此也馬超

論衡

卷二

聖

歸漢驕恣非常禮越人臣嘗稱帝曰玄德壯繆不平每欲殺之桓侯以爲是當示之以禮昭烈大宴諸將馬超掉臂而來問何不爲關張設座目之則二人鵠立帝後超不安起立帝曰二君已習爲常其意如此莫能強也超大慚悔亦復折節盡禮桓侯能化梗爲柔加于人一等矣

魯肅

史載魯子敬以荊州借劉先主人議其失不知子敬者也史稱曹操聞孫權以地借備方作書落筆

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
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所以取
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吳其策深矣所謂賢者之所
爲衆人固不識也後孫權謂子敬勸孤借荊州是
其一短孰知其謂短者正其所長在此乎

司馬懿

鍾伯敬曰曹氏取天下於漢司馬氏取天下於曹
懿不肯屈曹氏魏武見辟辭以風痺自然之勢也
然司馬氏不能越曹氏而取天下於漢世又必因

南論持平

卷二

聖

平魏魏武經營半以爲晉而懿父子經營全以自
爲取漢天下於曹者懿也懿與操並世爲君臣而
操不知何以爲操也操知懿有英雄志見其狼顧
謂太子丕曰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由此言之
操未嘗不知懿也知之而無可奈何天人之間妙
矣哉愚讀天人一語見其警省奸雄不淺也

管幼安

蘇子由於管寧作逸民贊或謂管寧何得稱逸民
哉其謝辟一疏稱丕陛下而已稱臣矣不能如謝

枋得以聖朝稱元逋臣稱已也何得稱逸民哉噫
操是說者何責人無已也夫邦無道危行言遜君
子不幸處無道之時苟全性命於亂世稱臣而不
臣其人猶逋臣也如孔子以將仕荅陽貨將仕者
不爲仕不臣者得爲臣乎且陛下之稱與聖朝何
異聖朝自聖朝不入其朝我何與陛下自陛下不
至其陛我何傷哉疊山卻聘立言固無弊矣若寧
亦宜重其行而原其言使寧果可議文山宜議之
矣何以正氣歌曰或爲遼東帽清操勵冰雪與子

南論持平

卷二

聖

由稱逸民者無以異哉

郭璞

晁君武曰世傳郭璞葬書皆云無出璞之右者今
盛行皆璞書也璞傳載葬母事世傳蓋不誣矣璞
未幾爲王敦所殺若謂禍福皆係於葬璞不應擇
凶地以取禍若謂禍福有定數或他有以致之則
葬地不必擇矣璞自用其術尚如此况後之遵其
遺書者乎

謝安

人定勝天淝水之捷人也非天也說者以謝安之破苻堅爲僥倖成功歸其事于天耳不知堅有必敗之道秦自敗而非晉敗之不得謂天福晉而禍秦也兵法曰兵驕者敗堅未舉兵先築宮以待晉之君臣驕矣有福德之占而不顧則違于天有長江之險而不慮則違于地有謀臣之諫而不聽則違于人三者既違無一勝之道矣其時贊其行者姚萇慕容垂耳二人者利其敗而自爲非忠計也剛愎自用者堅一人耳安慮之既審圖基賭墅以

南論持平

卷一

完

鎮人心以逸待勞堅見其部陣整嚴望而生懼未戰而心已怯矣迨夫前鋒少却後陣高呼數十萬衆敗如捲簾豈不繫于人謀惟天自恃歟

唐太宗

信義者君子小人共有者也固可以動君子亦可感小人不可謂小人斷不可化爲君子也唐太宗縱囚廬陵辨之詳矣以爲上下相賊似覺山可移判不可易矣然自古至今縱囚者獨一太宗則太宗難白其心乃前乎太宗有晉之曹摅矣後乎

太宗有唐之呂元膺矣摅令臨淄元膺守靳皆以歲夕縱大辟囚歸省其親剋期悉至無有後者夫守令之職微矣其縱囚可行其意釋囚則不能擅其權豈上下交賊其情而爲此乎此可知信義亦行于小人恩德入人故能移人之速如是也知呂曹之事可不必深求太宗矣

王珪魏徵

邵二泉曰或問王珪魏徵不死建成之難爲害于義然歟曰不然王魏承高祖之命爲建成輔建成

南論持平

卷二

辛

不得而臣也何爲之死曰其事太宗可乎曰不可王魏於建成之難雖不當死以高祖之命不可不死也今有人焉殺其所輔而奪之位忽然莫之省無以復君命矣太宗以弟殺兄比于篡弑特一問爾人人得而誅之者况爲其輔者乎王魏于此盡力致討死而後已可也雖不當死建成之難死高祖之命可也如之何其事太宗也

郭汾陽

史稱郭子儀功蓋天下而主不疑窮奢極欲而人

不以爲非胡寅以爲奢欲而處富貴小人之事也子儀安得有此方孝孺以爲此子儀之所以爲智也肅代狹陋德宗猜忌故自污以爲保全之計正學之所見微矣吾以爲非子儀之心也其事君律已惟有一誠耳惟其誠也克復兩京再造唐室值回紇之衆而以單騎退其師聞魚朝恩之謀而以不衷甲釋其意其誠若此人主雖庸復何嫌忌以奢欲爲自全計哉然則史曷爲有奢欲之說吾以爲子儀聖賢而英雄也聖賢內存敬畏之心英雄

簡論持平

卷一

至

外有揮霍之氣殆非以富貴之奉待已而以富貴之奉待人大烹以饗壯士雅樂以宴嘉賓不惜金玉錦繡以勵有功之部曲故能收人心于無事之時得死力于有事之日用兵之權正在乎此自人視之以爲奢矣其迹似奢子儀何欲也哉

狄梁公

毛會侯曰狄梁公在武后前與張昌宗賭雙陸襪其所賜之服以與家奴余謂梁公爲失計矣萬一不勝使昌宗亦襪其服梁公何面目立朝廷之上

耶說者謂公自知必勝故從武后之命余謂不然昌宗技之能否武后諒所素知令之決賭未必不擅其長而謂昌宗必敗不敢信也有謂梁公斥昌宗爲嬖佞之服可奪其魄技雖精無能爲此究論于事後傳會之見也人情至嚴莫如主僕使六博相逐主未必常勝僕未必常敗謂數語可奪昌宗之魄豈萬全歟梁公爲此者委蛇爲復唐計耳時宋廣平呼昌宗爲卿且欲擊碎其腦未聞得禍則唐室之復本無關乎雙陸之勝與不勝不從武后

簡論持平

卷二

至

之命可也

李太白杜少陵

宋廬陵羅大經謂李白當王室多難之時作爲詩歌不過醉狂于花月之間耳豈得與杜甫之憂國憂民同年語哉唐人猶以李杜並稱大無別也愚謂少陵之詩雖多言時事具見忠義之心而太白清平調飛燕新妝一語直斥玉環不畏天子貴妃之怒可與龍逢比烈此又工部之所未有者也李豈劣于杜耶而朱考亭曰李白見永王璘反因從

史之詩人至于如此又謂杜甫以稷契自許未知做得與否此言亦似不許少陵者太白之詩曰夜半水軍至逼迫上樓船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謂白從史永麟冤矣總之考亭以道學自命薄視文人胡澹菴上章薦十詩人文公與焉遂終身誓不賦詩故雖李杜亦遭白眼而琉球試士以杜詩爲經杜詩誠有可以爲經者或訾李或并菲杜不少過耶

韓昌黎

論語精義

卷三

七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者韓昌黎也而猶有議之者謂其以博愛爲仁不知仁也三品言性不知性也攻佛骨僅在福田見佛淺也不知宣聖論性有自內而言之者克己是也有自外而言之者愛人是也矧其言博愛之仁卽言行而宜之之義乎不可與徒言博濟者等視矣至性善之說雖子與獨標其旨而相近不移孔子且言之矣中人智愚不昭然三品乎若空諸所有釋氏之宗人之佞佛者意不在此也迎朽骨于禁中惟欲求

福田爾良醫之治疾治其致病之源破其福田之說而君心可格矣其所謂空空者何足論乎以昌黎爲見佛淺者見昌黎淺爾

柳宗元

論語精義

卷三

七

王允屈意董卓而卒誅卓者允也溫嶠謬事王敦而卒誅敦者嶠也狄仁傑僞承武后而卒反武者狄也君子之依小人幸得伸其隱志則此心大白於天下若入於僉壬之內終不能遂其所爲貽疵議於後世此古人之不幸若柳子厚是也當順宗之卽位得瘡疾而不言天下事皆斷之於王叔文斯時若無君子爲之左右當無一善狀矣而柳子厚與劉禹錫亦因之以進遂有黨人之目然觀順宗初政用姜公輔蘇弁爲刺史追鄭餘慶陽城赴京師貶李實罷宮市出後宮女三百人出教坊妓六百人種種善政非叔文之所能爲此必劉柳二君教之而卒不能使其行事一皆若此此子厚之所無如何者而終陷入於黨誰爲畧迹而原心乎夫春秋之法不以肯廢德不以功掩過能委曲以

觀之此古人之樂有後人也愚觀柳集有伊尹就桀之贊此卽子厚之所以自况而論之者終無怨辭悲夫

馮道

擬人必於其倫弇州謂馮道歷五朝而不死深得老莊之學何蕭視老莊耶老子宜聖以爲游龍莊子擴道德之旨爲齊物諸篇富貴爲何物哉然老莊之徒又非重處而輕出者以爲丈夫不出則已出則必宜盡忠臨難不可苟免與其披繡于廟不

尚論持中

卷

蓋

若曳尾于途于死生之間辨之審矣豈頑然馮道得與同語何薄視老莊耶道之不死非有道以處此也五代之君利其取國資其掌故雖心惡其人翊翼諸臣皆其黨也不易加其顯戮是以更十五主而安榮如故周世宗能別邪正道旋病死逃于鉄鉞特幸免耳與老莊何與乎以之相擬何異取甘腐鼠之鴟鵂方于鸞鳳哉

杜太后

唐荆川曰宋史曰杜太后欲使其子以次居帝位

後及其孫充此意也有必致亂之理宋太祖于母命如果樂從何不明告在廷令光義正太弟之稱乃藏書金匱是不欲播于羣聽待夫時移事改而背之也此時兄弟之隙已生矣不然是初無此言太宗得位與普以母命文飾之姑愚其姪然後徐求其罪而剪之乎當時趙普就榻之書尤爲可恨使普爲經國之臣以周公輔成王事開論而力諍之則誓約寢而厲階去矣由此言之婦人之言鮮不敗事大臣須用有學術者人主其知之

尚論持平

卷

美

歐陽永叔

韓通忠貫日月廬陵不爲立傳或謂通固忠於周常臣晉唐漢矣獨死於周廬陵欲錄之雜傳恐沒其殺身之仁表其殺身慮掩其歷事諸朝之迹不爲傳者待之恕責之嚴也是豈廬陵之意哉通之不死歷朝不必爲之諱也其於歷朝未有心替之託衆人畜之者也事周爲親軍指揮使國士待之者也律以仲連之義通之死宜不待於周信之豫讓之言通之死當不在於晉唐漢然則曷爲不爲

之傳不爲傳者有感於史有闕文以闕之者存之也蓋洛邑之頑民毫都之義士也當日陳橋之變寡婦孤兒將何所憚所憚者獨一通耳通起兵而殺通果王彥昇之罪乎廬陵爲傳將何以書之耶故不若以不傳傳之之爲得也

趙普

趙普再相人言普山左人曾中所學止論語耳太宗問之普不自隱曰臣生平所知誠不出此然昔以半部輔太祖定天下今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

論語持平

卷

七

太宗然之後人有謬之者曰旣讀魯論知大節如何不倣託孤人則未可謂能讀論語者矣

岳武穆

王弼州曰有以岳武穆奉金牌班師爲恨者謂宜用大夫出疆之法不奉詔而進兵非也可不奉詔而進兵其勢足以制內者也勢不足以制內爲之必敗足以制內而爲之雖成功非純臣也如不奉詔而進兵檜以尺一削武穆官使一部將代之何以自處乎強敵乘於前嚴僇迫於後非獨敗身也

且敗國武穆雖強勢不能獨舉必用韓世忠張浚之軍爲犄角而後金之膽奪今諸帥一時奉詔而歸孤軍深入勝負之機未有分也武穆可復中原而不使之復志士仁人所恨於高宗也

虞允文

虞雍公戰伐之奇爲南宋第一與張魏公相上下特魏公有南軒爲之子而朱子亟稱之遂大顯揚雍公無人發其茂績耳丘文莊公曰古今水戰采石比赤壁尤奇且允文有於周瑜者瑜爲主將

論語持平

卷

八

而允文書生也瑜握重兵允文空拳也瑜有孔明爲犄角而允文隻手也以此較之難易見矣愚謂雍公之功載在宋史千古旣知之矣然未有盛稱之者丘文莊謂其難於公瑾真至論也

韓侂胄

齊襄復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宋之與金不共戴天之仇也韓侂胄雖屬奸邪其浪戰不可罪也乃至函首乞和謀臣可謂無策矣當時太學諸生有詩曰晁錯旣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羅大經云

譬如人家子孫祖父爲人所殺有一狂僕志欲復仇計淺謀疎迄不能遂乃咎此僕送之仇人使甘心焉其可乎愚謂賈似道韓侂胄俱非好用兵者特以秦檜之後人皆以和議爲非故矯而爲之耳然不得言其不是其誤國堪誅而誅非其罪徒爲金人笑也

于忠肅

于忠肅之爲社稷臣古今所共許也侯方域以其不諫易儲不可以社稷臣之不知君子之用心

尚論持平

卷

七

者也有明之天下太祖成祖之天下非英宗景帝之天下也英宗變生土木於二祖爲有罪景帝撥亂返治於二祖爲有功景帝既立英宗遜避自宜爾也或謂英宗固有罪矣太子何罪而黜也余謂太子之廢勢也欲其不廢景帝而堯舜則可是非堯舜自不必能南宮之門且加錮矣子居青禁父鎖高牆太子於此何以處兩父之下乎猜忌必生非太子圖景帝必景帝殺太子宋太宗尚不能容德昭况見深非德昭比乎金英太子生日之對帝

意不改不可以口舌爭不諫易儲保全太子之意其深非庸庸所及見也至於奪門復辟忠臣遇難造化小兒苦無定據爲此非忠肅所應得易儲之事責之景帝則可何深求忠肅哉

明妃

塞草皆白葬明妃之地其草獨青秦草皆青斬淮陰之地其草獨赤其赤者昭淮陰無叛漢之心其青者表明妃不忘漢之志烈士美人之隱皆賴一草白於千秋則明妃不從世達之請其吞藥而死

尚論持平

卷

八

也明矣乃漢書載呼韓邪死嬀求歸成帝敕從其俗遂爲後閼氏嗟乎史何不樂成人之美有是說耶吾謂成帝之敕有之爲後閼氏必無之事也明妃請適單于欲爲漢紆北顧之憂耳意以一女子代數萬甲兵亦何憚而不往和親之後數十年無烽火之警者誰之力哉良以曲奏琵琶而聲銷絃鼓也逮後黃茅白草之中一坏之土長芳菲而不歇天地不能易其氣霜露不能變其色與武穆向南之枝同榮不朽不足以見明妃耶

綠珠

何燕泉曰石崇以明妃曲教綠珠而綠珠爲崇死
喬知之以綠珠詞寄碧玉而碧玉爲知之死趙象
以綠珠碧玉事示非煙而非煙爲趙象死女子有
情遞相感激能以死自見亦足嘉矣第其死則非
煙不如碧玉碧玉不如綠珠而明妃青塚千載傷
心更足悲矣愚謂女子亦丈夫何用裹巾幘斯言
不足爲諸姬贈乎

尚論持正

卷三

空



張書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

易象象卦爻

楊氏曰易者守官之名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易者
取其變也象者狝神之名屏形獨角知幾知祥象
者取其斷也象者大荒之獸人希見之按圖以想
其形故謂之象象者像也孔穎達曰卦者掛也懸
物之杙也木經云爻者交疏之窗也爻取於旁通

析疑待正

卷三

卦取於懸示也愚謂易之時義大矣合日月二字
爲易此就文而釋之者也以改易變易爲易此就
義而釋之者也皆可以名易也若夫蜥蜴昆蟲之
至微者以之爲易不亦鄙乎至於以象爲狝說文
曰象卽豕也豕中之最蠢者聖人取意豈在此乎
象之爲獸中國所有謂爲人所希見須想象以得
之抑何謬乎若夫卦之爲掛說無大異而爻者交
也六爻交易爻者效也取效諸物而謂之爲交藏
之窗不更可哂乎小儒說經爲四聖人之罪人不

可不辯而聞之也

河圖洛書

焦弱侯曰易云河出圖洛出書未嘗言龍馬負之也東漢重圖讖儒者爭言奇異鄭馬之流信之如劉牧趙撝謙諸說大率皆詭秘耳書顧命河圖與天球並列當爲玉石之類俞琰所言近之歸熙甫曰聖人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人求車書之義足矣必轉蓬鳥跡之求不亦愚乎遠無當於家國近無補於身心亦何用此爲也愚謂此言頗析疑待正

卷三

得潔淨精微之意

雲從龍風從虎

丹鉛續錄載張璠云雲出龍必從之風出虎必從之猶曰龍從雲虎從風也而謂龍能致雲虎能致風非是蓋蟻徙必雨乃雨氣感蟻蜴聚必雹乃雹氣感蜴蜴龍虎亦猶是也愚謂語則辨矣而非經義也經文本以龍虎興起聖人以風雲興起萬物耳若如璠之所云理不順矣升菴取之非好異之過乎管輅曰龍者陽精而居於淵故能興雲虎

者陰精而居於山故能運風是則龍陽中之陰也惟陽中之陰能召陰故雲從龍虎陰中之陽也惟陰中之陽能召陽故風從虎張璠不足言矣升菴亦殆未見公明之說乎

日入地中明夷

日入地中明夷聖人之言確不可易者也而丘長春非之謂輕浮爲天濁凝爲地三光輕清上於天矣既上於天何却沉於地乎且二十八宿周天均布太陽逐日會合遷移日入地時星河皆入地耶愚謂長春之見有未達矣夫地積塊也天積氣也天包地外山河大地皆以大氣舉之非重濁下凝如樹根著土有所隔碍日輪不得流行於上下間也又謂星河豈皆入地何不仰觀而見耶當日落時長庚自東而起冉冉而升星辰皆隨之而上故有參橫斗轉之時元人有詩曰天帶衆星西時賢嚴古古有詩曰地底星河穿海出可徵其出地入地與日相同矣謂日不入地中繞崑崙而旋轉佛氏之言不足取也而楊升菴亦是丘說謂易文爲

析疑待正

卷三

假象何其舍經而信異論耶

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

讀謙之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程傳以濟爲際下際謂下交也夫本一濟字何必又作別解經之所云殆謂天道下降而濟地之所不及也光明程傳謂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是矣孔疏謂三光垂耀而顯明殆非蓋下濟卽是謙光明卽是亨也又六二鳴謙貞吉鳥啼爲鳴本義謂鳴豫不勝其豫而自鳴也程子謂發於聲音顏色朱子謂以

析疑待正

卷三

四

謙有聞均不若周氏發言必謙之爲當也

噬乾肺得金矢

陳椒峯曰九四噬乾肺得金矢朱子引周禮云古之訟者先以鈞金束矢然後聽之鄭康成云入矢取其直入金取其堅也信然則先取金矢而後聽訟雖貪殘之主不爲謂古人爲之乎按金矢之說出淮南子謂桓公欲富國令罪輕者贖以金刀不勝者出一束矢伯者謁取於民容或有之淮南之言不足深信何以劉歆鄭元據此以附周禮朱子

又因周禮以註易聖人經意不幾晦乎然則金矢之辭何以見諸噬嗑程子云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也秉陽德者必剛秉陽德者必直此先王明罰勅法之道雖云履不獲中居非其正亦何害於治物哉周禮淮南之言毋遽信焉可也

著之言耆也龜之言久也

洪範五行曰著之言耆也龜之言久也著生於春至冬而不凋龜生於水得火而愈壯龜備坎離之性著備陰陽之氣故草壽無百年百年一本者惟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著蟲壽無千年千年不衰者惟龜聖人所以藉以問鬼神而斷吉凶也或疑二者占卜何以用死而不用生愚謂以枯枝敗殼而得天地造化之機者卽後天以溯先天而先天之秘反露洩於後天之中此消息之微也

游魂爲變

昔人作無鬼論愚謂鬼誠有之然終自有而歸於無也繫辭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盡鬼神之情狀蓋聖賢造美大聖神之境順生死之自然與夫愚

孝節義之人皆秉浩然之氣不朽於古今者也若夫匹夫匹婦每抱感憤不平之心穀魄結聚能現聲威於世如伯有爲厲非報復之游覓爲變也乎彭生豕立而人啼非委罪之游覓爲變也乎狐突見申生於曲沃非冤抑之游覓爲變也乎漢高見李夫人於帳中非溺惑之游覓爲變也乎隋煬見陳后主於雷塘非昏亂之游覓爲變也乎鬼嘯有聲鬼燐有焰竟謂之無不可也然鬼者精氣之餘也精氣有時而散豈能若關壯繆張睢陽之爲神

精寢待正

卷三

六

喪羊於易

蓬底浮談謂大壯六五喪羊於易朱子曰易字當作疆場之易蓋古字通用也註疏傳義皆作容易之易殆非用公之意矣晉四九晉如鼫鼠註疏作無所守以鼫鼠爲鼫鼠有五能而不成伎也於晉字終屬未協傳訓貪而畏人此說甚快蓋此鼫鼠

卽詩經所謂碩鼠碩鼠正假以刺貪者也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

六四于出門庭六五箕子之明夷蓋四猶遠於上是大臣之不當事者也義可以去故曰于出門庭五切近於上是骨月大臣與上同休戚者也義不可去但當自晦其明而正其志耳故曰箕子之明夷于出門庭之義愚於損之初九得之其辭曰已事遄往注作竟其事而速往若待竟其事則非速矣不白事已而曰已事明有罷輟其事之意非竟

精寢待正

卷三

七

莧陸夫夫

浦江張氏曰夫九五莧陸夫夫馬融王肅皆以爲商陸程朱作馬齒莧董遇謂是人莧無定論也然註疏但稱柔脆之草此先儒解經貴得經意莧陸是非會意而可不必深辨也又如姤初六繫於金柅王肅輩皆作婦人器非是馬融謂止輪之物得

之王弼從之程朱亦從之若羸豕乎踴躍記以字
爲務則不若程傳之爲長矣

飛鳥遺之音

小過卦辭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蓋卦以小過
名取象於鳥之小者也如斥鴳之飛搶榆枋止於
數仞鷦鷯之營巢茂樹不過一枝非若鳳凰來儀
比于律呂鶴鳴九臯聲聞于天也而或以鵬搏溟
海鷗薦高秋言之非其倫矣宜爲辯之

高宗伐鬼方

新樂府正

卷三

八

高宗伐鬼方之事見之于易鬼方極遠之國卽莫
靡也匡衡疏曰成湯化異俗而懷鬼方意者湯時
鬼方內屬于式圖之中復叛於中衰之日故高宗
伐之興殷道也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
不來王是其証也竹書紀年周王伐西洛鬼戎今
黔中之俗人皆信鬼又有風鬼能以旋風攝人故
溪蠻有名羅鬼者真異俗也世本黃帝娶于鬼方
氏豈卽此鬼方耶意者鬼方貢女有是言耶荒忽
不可考矣

樽酒簋貳用缶

陳大士曰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先儒以樽酒簋
二爲句從象詞也謂一樽二簋也然古人指數則
曰二指疑貳佐貳則曰貳未有以貳爲二者損二
簋用享是也故朱子直以貳用缶爲句謂以樽盛
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貳其樽卽禮有副樽是
矣蓋古者享禮八簋爲盛四簋爲中二簋爲簡二
一簋而佐以缶至簡也或者又謂佐以擊缶則是
崇尚音樂非誠心質實惟尚儉薄之意也

新樂府正

卷三

九

坎爲水爲溝瀆

坎爲水爲溝瀆或云旣言水矣則溝瀆皆水也又
析言之何也蓋神禹旣治大水于江河又治小水
于田畝所謂盡力于溝洫是也欲行水者用溝所
以爲滂之備也欲停水者用瀆所以爲旱之備也
溝字从犇犇之爲言流也去水之害而奔流也瀆
字从賣賣之爲言積也鍾水之利如韞積也犇犇
水性而爲溝瀆循犇犇木性而爲弓輪聖人所以
範圍五行曲成萬物也升菴外集之說也

詩序

郝京山曰詩序相傳爲子貢與毛公合作尋思極得深永之味三百篇之高絕千古惟其寄興悠遠不讀古序不知作者意也後人疑詩與序不相似不相似處正宜理會詩所難言在此朱子詆小序皆爲妄語序云美某人刺某事必責詩中有某名某事徵之否則斥爲鑿空然二南文王詩也未嘗一字及文王關雎葛覃太姒詩也未嘗一字及太姒亦豈盡鑿空乎至朱子改古序據文爲斷叔子新編舊序卷四

田刺莊公不教弟改以爲美叔改將仲子刺鄭莊與祭仲謀殺弟改以爲淫奔之詞不大逕庭也乎

后妃之德

關雎之詩謂言后妃之德自古然矣而弁陽周密癸辛雜志引衛山齋之言曰后妃之德注家皆指太姒爲后非也古者稱君爲后蓋后卽君耳妃乃夫人之稱本是二字後人誤而爲一以夫人爲皇后乃自秦始皇始耳古未之有愚謂詩中旣言淑女又言君子則后妃之德或係將文王與太姒並

稱此注未嘗誤讀注者誤之也

雉雄

雉雄爲文王后妃起興注云王雉江淮間有之今江淮不聞有此鳥也郝氏毛詩原解謂是布穀鷹化爲鳩其目未變故其視雉然若然不可以興君子與淑女矣且春時一雨鳩卽逐婦益不可以興君子淑女矣夫在河之洲鳩必水鳥布穀棲木而不居水蓋布穀俗名斑鳩故京山以爲雉鳩而謂楊雄郭璞皆非不知已之未嘗是也然謂爲雉雄似亦未確求其定偶不亂並游不狎者其惟鴛鴦乎雅中又有鴛鴦在梁鴛鴦于飛而此不以名意者是一是二耶

騶虞

朱考亭本毛鄭之說謂騶虞爲仁獸不易之說也歐陽永叔引賈誼新書謂騶虞非獸騶乃文王之圖虞者司獸之人夫謂虞爲司獸之人則可謂騶爲文王之圖是何文義耶又謂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爲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

以爲言是初無此義也而東京賦有曰園林氏之騶虞封禪書有曰園騶虞之珍羣淮南子有曰散宜生得騶虞以獻紂則騶虞確然爲獸非未之前聞者矣且于嗟乎騶虞假物相喻以咏歎得情若以騶爲固而虞爲人于嗟乎三字又何著耶

幽風

周世之國無幽風列於十五國之後說者以爲先儒之誤愚謂非也夫所謂風者以土風而言之耳幽爲周家玉業始基讀七月一章王政規模具

新聲

在人情物理體貼入微試觀十五國風有能幾及者乎周禮篇章一詩而三用之迎寒逆暑則謂之風祈年田祖則謂之雅祭蜡報功則謂之頌甚重之也殷之於風後者欲以幽風移易諸國之風以端本也以示教也謂之誤出先儒先儒其任咎乎賜鶚以下或作於周公或爲周公而作以其篇什不得列於列國之中故附及之從其類也

鄭風

張端義貴耳集謂鄭衛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

放鄭聲而不及衛聲何也蓋衛詩所載皆男奔女之詞鄭詩所載皆女奔男之詞等聲也而鄭爲甚矣故特放之聖人之意微矣愚謂女奔男鄭固劣矣男奔女衛豈優乎況淫風流行尤當先責男子而後及婦人放鄭聲者夫子偶舉鄭而言之耳言鄭而衛槩其中凡淫風在其中矣必謂之有別者皆鑿見也

七月

呂愚菴曰或疑周建子以十一月爲正月者訛也

新聲

卷三

三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卽夏之七月九月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卽夏之五六月也藥場納稼卽夏之九十月也以周公所作之詩而仍用夏之月則周以十一月爲正朔而未嘗改月幽風其明徵也

載馳

章大力曰載馳首章大夫跋涉我心則憂許穆公夫人憫衛之亡欲歸唁其兄見衛大夫跋涉遠來告難而其心憂傷也詞意甚明不煩甚解故毛鄭不加注釋止訓跋涉二字耳朱子以爲衛大夫跋

涉而來夫人知其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故心竊以爲憂是爲添一層意矣且後章明言許人尤之衆穉且狂則止之者許人也非衛大夫也故既不我嘉鄭箋直作許人視爾不減作視爾不施善道救衛乃夫人責許人之詞皆極明晰朱考亭以爲衛之大夫不以我爲喜不以我爲善似非詩意矣

鵲之奔奔鵲之疆疆

陸機詩疏云鵲性淳無常居而有常匹能不亂其

穆稷律正

卷三

詩

五

羣詩云鵲之奔奔鵲之疆疆奔奔聞也疆疆剛也言鵲能不亂鵲能不淫衛人以爲宣姜鵲鵲之不若也至若有鵲在梁鵲鵲額下胡大如數升囊可以盛水一名淘河一名誇澤性羣飛沉水食魚若遇小澤有魚便各以胡去水令水竭魚露乃共食之故云淘河誇澤則濡其味翼詩咏在梁刺人之不食其力無功而受祿也詩人取義之精注者有所未及不可不表出之也

小東大東

陳卧子曰周自平王遭父子之變去豐而遷洛周始東也故曰大東自敬王遭兄弟之爭子朝居王城曰西王敬王居狄泉曰東王周又東也故曰小東周有二東之分王迹熄而王室亂矣大國攻戰會盟小國貢賦奔走故空其杼柚而怨刺作也曰然則詩詞何以先小也自今而追昨故先小而後大也曰詩篇何以曰大東也曰紀亂之原也凡詩篇名擇章首二字此詩名獨越首章而取次章不曰有饒而曰大東不知作者名之與刪定名之歟

穆稷律正

卷三

五

其旨深矣

先祖匪人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此刺幽王在位貪殘之夫見用怨亂叢生而作鄭氏詩箋乃謂我先祖豈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使我當此亂世乎詩可以怨痛詈先祖爲匪人豈子孫所以事高會之道乎盍解之曰先祖豈不以我爲人乎何視我當亂世忍不救之也

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

昆齋雜說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然文王止十子
蓋詩人誇美之詞田常有七十餘男索隱又云陳
成子生男百餘人靖郭君有男四十餘人豈繩其
祖武乎中山靖王有子百二十人吐谷渾胡藩皆
有子六十人鄱陽王恢有男女百人此不常見者
大抵王侯家居多若士庶人一妻一妾雖一年一
子安能如此之夥耶愚謂詩人頌美之言每舉成
數如曰百祿曰萬福曰萬壽不過言其盛耳豈真
祿有百而福壽有萬耶讀螽斯羽之詩曰宜爾子

新疑待正

卷三

六

孫繩繩今注螽斯蝗屬一生九十九子則百男之
言亦本衆妾稱願之詞而云然耳

閼宮

郝京山曰閼宮或以爲美僖公修姜嫄廟夫魯不
聞有姜源廟詩言姜源者誇魯之自出明郊祀后
稷之故爾如僖公存日修廟則不待行文請作矣
行文當成公時修廟故篇末云新廟奕奕奚斯所
作重葺曰新創始曰作奚斯僖公時大夫公子魚
也追叙始作以見今之更新若姜源廟豈待奚斯

始作耶

都八士

朱子每有不遵古序之處人每議其非者惟都人
士一章不可謂朱子之非是也毛詩原解曰幽厲
奢侈都人之士女游冶新粧袪服如後世高髻長
袖流爲服妖詩人所以興刺愚謂知我如此不如
無生之時民不聊生安得奢靡淫巧以樂乎不若
朱注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昔日人物儀容之美
而作如宋帝南遷張擇端作清明上河圖以懷汴

新疑待正

卷三

七

京之舊用意甚深長也

振鷺

顧涇野曰毛公謂二王爲杞宋之後不若漢人專
言宋者似之蓋自黃帝堯舜夏商之後受封者皆
修其先世禮物以承其統作賓于王者獨宋爾若
以爲客豈惟杞哉祝剴焦陳不勝繁矣

夏屋渠渠

夏屋渠渠謂大屋之深廣也爾雅訓屋具也渠渠
釋文謂猶言勤勤也鄭氏箋注謂設食于大具之

中其意勤勤故云渠渠也如云大屋深廣與下文每食無餘每食不飽意不類矣且字說謂夏屋大俎也魯頌有邁豆大房禮周人亦有房俎由此觀之夏卽大也屋卽房也每食無餘正與不乘權輿之意相合雖立異見非穿鑿也

艷妻

呂愚菴曰有謂豈有斥國母爲艷妻意皇父之徒妻妾驕縱卽指七人之妻指褒姒者謬也從古權倖之臣未有不外結小人內附后妃共爲蠱惑君

析樂律正

卷三

七

心者李林甫深結武惠妃楊貴妃于內李輔國與張后表裏擅權皇父等竊柄必內得褒氏以固其勢國人不敬之爲后直輕之爲艷妻而已

間關車之牽兮

間關車之牽兮詩傳以爲宴樂新婚之詩按禮云婚禮不賀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得有燕樂耶小序云幽王無道詩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此說未必卽是而據禮文而言則燕樂新婚之語竟說不去矣此篇詩序斷斷不可

去之以此推之諸篇小序其可以盡廢耶

笙詩

魚麗之後有南陔白華華黍三篇嘉魚南陔之後有由庚崇丘由儀三篇儀禮鄉飲酒燕禮笙入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歌魚麗笙由庚歌嘉魚笙崇丘歌南山笙由儀是六詩者皆笙詩今皆亡矣商份謂亡當作無所謂亡其辭者乃無其辭耳愚謂凡詩之名皆取於詩辭首句未有有其名而無其詩者竟謂之無殆不然也或曰商份之說

析樂律正

卷三

七

得之鄭樵非無本者愚謂夾深通志固佳豈無一言之未當者毛氏注謂秦火之後其詩不傳愚意若遭秦火亡者豈獨六篇意者編常有絕簡冊失遺未盡祖龍之罪也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綠雪亭雜言載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於兄弟能行是言者宜莫如聖人矣何以闕里三世相繼出妻周公攝政二叔流言豈寡妻兄弟有不可刑于者乎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均

爲不肖漢賊諸子皆贖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與耶故清江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適然之變也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愚謂清江此言猶未盡達其意蓋可以刑于者中人之資不可以刑于者下愚不移耳不可疑經言之無效也

吳楚無風

顧寧人曰吳楚之無詩以其僭王而刪之與非也太師之本無也楚辟在荆山以處草莽不與會盟

書經

卷三

序

無詩之可采矣况吳自壽夢以來未通中國者乎愚謂吳楚無詩非以其僭王固矣然疑二國無詩則未確也楚不有三閭大夫與宋玉乎吳不有范蠡與計然乎今讀離騷及吳越春秋所載之篇章具在足以上追風雅焉得謂之無詩其無詩者或太史采風未及或其詩未得見於夫子故關之耳如今之選詩文者滇黔僻遠往往虛於編目之中夫子刪詩亦猶是矣不然蕩蕘可采尚在不棄何獨損二國使不與耶

舜典

良齋雜說謂伏生以舜典合堯典欽下部五典至堯方與上孔氏有曰五典以至乃以位二十八字分爲二典王肅謂之爲虞作書推及堯爾舜之功卽堯之故係之曰堯典此說大謬大禹謨亦有曰若稽古之文皇陶益稷無不有謨而謂舜可無典乎且孔氏序解三墳五典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今三帝之典不可考矣乃僅存一典乎書序自明壁經闕文

增補

卷三

序

甚多不獨二十八字也

禹貢

燕閒錄論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冀卽今之山西也疑其地土瘠天寒生物鮮少故闕之也愚謂冀非無所產也昔日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冀州也如人參珍藥產於上黨他物不能悉數豈得謂之無可貢乎其不同八州致貢者以天子轂下須之卽得可無煩獻於上耳否則微如包茅亦可致用任土之謂何而獨三晉之區

一無可取乎

三江既入

禹貢三江既入說者紛紛常昭注曰三江松江錢塘浦陽也唐仲初吳都賦注曰婁江東江并松江也至張守節正義之言顧夷吳地之志說皆大同小異及讀王荊公送裴如晦宰吳之詩曰三江斷其二洪水何由寧蓋見今之東入于海者惟吳松一江疑彼二江久經防塞不可考也愚謂此皆自震澤以下求之也易若求之於震澤之上乎郭璞

新編詩集

卷三

注

山海經有曰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所自出也岷山北江所自出也三江皆發源于巴蜀而注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此言爲斷可以破諸說之疑然具區自承天目諸水之流謂之爲注震澤則又未知陸地懸隔之故也

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

唐人之詩曰江到潯陽九派分則九江當在潯陽矣乃讀禹貢云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蓋有東陵又有西陵乘志可考也今巴陵江中有道上汭古

東陵地也莊子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蓋據波憑濤以濟其兇頑之處其地至今猶爲盜藪也巴陵爲東陵則夷陵爲西陵可知矣由此言之二陵在楚潯陽在豫潯陽之九江非禹貢之九江明矣

礪砥砮丹及箇箬楮

蘇長公作石砮記云荊州貢礪砥砮丹及箇箬楮梁州貢砮磬至春秋時隼集陳廷楛矢貫之石砮長尺有咫問于孔子孔子不近取之荊梁而遠取之肅慎則荊梁之不貢此久矣顏師古曰楛木堪

新編詩集

卷三

注

爲筈今曲以北皆用之以此考之用楛爲矢至唐猶然而用石爲砮則自春秋以來莫識矣然晉書挹婁傳有石砮楛矢國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周武王時獻其矢砮唐書黑水靺鞨傳其矢石鏃長二寸蓋楛砮遺法然則東坡所謂春秋以來莫識恐不考耳愚謂中國之矢以金外國之矢以石荊梁雖有石砮或不尚石而尚金肅慎少金故全用石聖人之言安有錯也

大麓

堯欲用舜歷試諸艱先妻以二女以觀其德使舜無德豈可以亦姑試之乎蓋堯信之深欲人見舜刑于之化也而九男帝胄亦復降心於畎畝之農則更非易事矣最後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勿迷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史記曰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勿迷則大麓必爲豐草長林深巖幽谷矣愚謂此不足以試舜也夫烈風雷雨天下麤莽之夫亦能無畏大聖人何有迷於此乎意者洪荒之世或多神怪之區故易迷而不迷堯若以此爲試則用意亦已迂矣孔叢子載孔子答宰我之間以麓作錄謂使錄萬機之政風雨各得其時此解固得然經文何不竟以麓爲錄耶孔叢子之書非出魯論所載亦未敢爲信也

百獸率舞

孔叢子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何謂也對曰言善政之化乎物也樂和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又問夔惟一足信乎對曰重黎舉夔又欲求人相佐舜曰夔能若此一而足矣哀公

稱善愚謂聖人亦隨問而荅耳古人亦惟形容制樂之妙如果百獸率舞犀象虎豹則不可知使大豕牛羊亦皆舉足舞蹈不亦怪乎且神獸曰夔一足善行一足之說有自來矣

葛伯仇餉

書稱葛伯仇餉不言其何以仇餉也得孟子而始明猶莊子稱魯酒薄邯鄲圍不言其何以邯鄲圍也得淮南子載之而始悉可見先民簡策有爲之前者必賴有爲之後一部春秋不得左丘明作傳則莫知所謂矣而左傳猶有未及者史記補之如程嬰公孫杵鼻之於趙朔之事是也後人每每疑爲增飾然則湯使人耕亦孟子所增飾者乎

血流漂杵

丘光明兼明書謂武成之前途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曰甚言之也光庭曰血流漂杵不近人情杵當是杵字之誤詩云糾糾武夫公侯千城千卽杆也一名曰櫓漢書云血流漂櫓俗名旁脾其體稍輕或可漂也愚謂孟子曰以至仁伐

至不仁何血之流杵也總謂弔伐之師兵不刃血若漂杵無異漂杵矣以杵杵爲辯非痴人說夢耶

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

陳季立曰孔傳以爲高宗之遜非也蘇文忠曰古者許由不仕堯舜夷齊不欲仕周武丁爲太子學于甘盤武丁卽位盤遜去于荒野求之則居河濱自河徂亳不知所終武丁無與爲政故相傳說舊謂武丁遜于荒野是爲吳太伯矣豈得復立也哉學者徒以書云高宗舊勞于外故以爲遜小乙使

卷三

卷三

卷三

武丁于外知艱難耳決非隱逸愚謂非大蘇莫能解此惑也

所其無逸

魏子才曰所其無逸或不得其解疑有關文不知無關文也關西方言致力于一事爲所雖是邇言而義遠矣李獻吉曰西土人謂着力爲此事則呼爲所書曰王敬作所又曰所其無逸皆是當時方言今作處所解之愈覺不當以獻吉之語合之方言深得經旨此以去庸說而析衆疑也

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

黃石齋曰君奭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蔡傳以陟爲伊尹之子陳寔謂伊尹於太甲復政之後卽已告老其卒在沃丁之六年陟果其子其生當在太甲之世自太甲至大戊中更沃丁大庚小甲雍已數君前後相距一百十餘年使陟果壽度斯時當冒荒矣固無尚秉政之理也或以陟爲伊尹之後人是矣謂爲尹子則無所據臆度之言不足信也

卷三

卷三

卷三

念茲在茲

禹贊臯陶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其德可爲至矣左傳庭堅不祀忽諸蓋設監戒之言如云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之比也後人遂信以爲臯陶不祀芟說者又言刑官無後豈不謬歟讀張平子賦云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茂于英六注英六國名則陶之後有爲諸侯者矣抱樸子云秦乃伯益之後益卽臯陶子也則陶之後有爲天子者矣雖秦滅于漢英六滅于楚其子

孫豈無有爲庶爲青門者乎執左氏一言以爲確據亦見聞未廣之過也

鉛松怪石

禹貢鉛松怪石亦惟取石之有用者而貢之耳或以爲樂或以爲器或入於藥或充於佩爲用良多雖名曰怪不過別于常石非貴其珍異而難得也而箋釋之家多失其義其注怪石若今之太湖靈壁嵌空瓊瓏以供寶玩者是以大禹爲牛僧孺米元章矣又解三江之水味別甲乙品題孰甘孰冽是以大禹爲陸鴻漸張又新矣此皆以常人之情度聖人之腹故其說似是而大非也

雲土夢作乂

禹貢之文有讀之而易混者不可不爲考證詳明以辯之也如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止五字耳而括千餘里又曰蔡蒙旅平蔡山在雅州蒙山在雲南所稱蒙樂山是也有碑具列其事亦四字而括千餘里鄭元孔穎達皆所未至謬云蒙山亦在雅州如此則大禹所紀山川毋乃疊牀

架屋乎古人立言說理惟恐不明不厭其復如易曰明辯析詩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是也言山川物產則一言盡之如鐸鐵絲泉橘柚如徹盧彭蠡羌茅之類是也讀書可不詳別之乎

弗弔天降喪于殷

書君奭篇首日君奭弗弔天降喪於殷自後世之私言之殷之喪周之福也而曰弗弔蓋聖賢以天下爲心不幸遇喪亂而任此責豈所樂哉緯書乃云武王克紂前歌後舞此言謬矣昭烈克劉璋置酒宴樂乃引前歌後舞之言以拒龐統之諫昭烈豈樂禍者蓋信緯書如經矣高帝尚哭項羽曹操尚哭袁紹豈有武王而歌舞于克紂之事乎

君奭

黃石齋曰君奭一篇孔傳謂周公言已留輔王朝之意蔡注謂周公留召公也蘇傳兼此二意序云召公不悅所謂不悅者不樂居位不欲以寵利居成功也周公以成王初政老臣未可遽去故留之而說者紛紛以私意窺測聖賢謬矣

日中星鳥

客有問柳仲塗曰朱鳥者南方之宿所主夏也既觀星以爲正候則龍星春之星也春主東方可觀之以正其候書不云日中星龍而曰星鳥何也仲塗曰歲因其序春居其始四星各復其方聖人南面而坐以觀天表春之時朱鳥之星適當其前故云觀之以正仲春此說箋疏之所未有蓋特解也

伐蛟取鼉

客問月令伐蛟取鼉蓋鼉可取而蛟不可伐也蛟近於龍龍之變化不測非人力所能制者今日伐蛟何以伐之後世若荆狄飛澹臺滅明周處皆有斬蛟之事然亦古之奇男子偶一爲之豈常見之事乎然則禮經何以有伐蛟之文蓋古之聖王如大禹驅蛇龍而放之菹則必有放之之道故有伐蛟之言後無神禹則莫能行存其說而可也

水澤腹堅

或問七十二候何以終于水澤腹堅始于東風解凍愚謂天一生水故曰水含太乙之中載地者水

也浮天者水也水之時義大矣哉其德先于五行觀于腹堅解凍而一歲之運可知也此孔子有水哉水哉逝者如斯之嘆積晝夜而成日積日而成月積月而成歲乾坤造化之機舉可悟之此也

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

月令季秋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蓋季秋而陽已衰孟冬而陽愈衰故飛者爲潛有情而化無情也然雀羽蟲也化而爲蛤則爲介矣雉華蟲也化爲蜃蜃蛟龍之屬吐氣能作樓臺蓋飛而潛潛者又能飛此造物之變化神奇卽蟄而藏藏而復蟄之機在是也或云雀自海外飛來其初體輕後食中土稻糧肥難越海故入于水此說非是若雀因肥而入水雉之入水亦豈因肥乎蓋時之所至自然而然者也

古不修墓

家語載孔子生三歲而父歿葬于防山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母死殯于五父之衢問于聊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與禮記同按孔子母死史記紀

年在二十四歲非孺子之年矣豈有既長不知一求父墓及母死而暴於衢路以俟人告之耶記又載孔子既得合墓于防先反雨甚門人後子曰來何遲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夫以夫子爲親築墓豈有不使堅完而隨築隨崩者乎子自罪乎罪門人乎似此皆非聖人宜有之事而經傳載之存疑可也

履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宋儒謂周禮掌王及后之服屨夫王后之屨而使

析疑待正

卷三

屋

人造之不亦褻乎古之婦工何用也爲絺爲綌服之無數周之所以興也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周之所以亡也會謂周公制禮設一官爲婦女作屨乎愚謂古人之文有統言之而未及析言之者掌王之服屨屨與服兼之者也及后之言殆止言服屨字帶說其中不然外臣掌后屨固非體矣且后處深宮屨人又安能不知足而爲屨乎

屋誅

周禮秋官有屋誅之文鄭康成注曰夷三族也古

者罪人不孥豈有夷人三族而著之令典者稽之三代之中未嘗有此刑也然則屋誅之文此何說乎或者疑爲漢有宮刑在于密室之中謂之蠶室所云屋誅殆此謂耳康成誤注以起天下人君殘暴之心名教之罪人矣

周禮注

或疑周禮周官其各有言師者有言職者有言衡者有言掌者有言氏者有言人者何所別耶考之于寶周禮注曰言司者總其領言師者訓其徒言職者主其業言衡者平其政言掌者主其事言氏者世其官言人者終其身不氏不人權其才也一字之加皆有定義聖人之言無所苟也

介葛盧來朝

蓬底浮談謂左氏傳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此理之不可信者殆左氏之誣乎嵇叔夜亦以爲無此矣續博物志乃謂東方介氏之國其人解鳥獸之語蓋因介葛盧而傳會之遂謂國人咸解畜語也且稱上古神聖之人備知萬

析疑待正

卷三

屋

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殆又緣是而誣古人矣又如諸說載公冶長詹何翁偉之事皆傳會左氏之言不待辨而知其誣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說者謂天王重其事故使冢宰來歸然經文第書宰未嘗有冢字或曰稱宰而冢在其中抑或書法故遺冢字以譏之也然公羊傳曰宰士也卽原思爲宰之宰也若係冢宰不應止云宰咺若云去冢字以爲譏不若存冢字

檀弓

卷三

四

夏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

恆星不見說者多疑楊用修曰此記日光不匿列星不見左傳以爲夜明是也汲冢紀年書天再旦卽此也書云夜明則稱而不隱書曰再旦則曲而不中春秋書日夜恆星不見聖人之文稱而隱曲而中於是爲不可及矣夜明五行志所云晝晦宵

光是也漢武紀書有如日夜出蓋此類也綱目不達班氏之意增一字云有月如日夜出則謬矣

鸛鵒來巢

傳謂鸛鵒來巢書所無也春秋正解謂非也鸛鵒不踰濟濟水在魯非絕無者蓋鸛鵒性不能巢每居于穴去穴而巢有非所踰而踰之象矣愚謂余南方多鸛鵒鳥皆巢居無穴處者正解之言亦未確矣當以書所無者爲是書曰來者殆卽康節先生慨歎天津橋杜鵑之意乎未可以鑿言之也

祈禳待正

卷三

五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

春秋書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楊升菴曰救日古禮也救水非古禮也日之食人力不可救也故鼓以充陽也水之灾人力可救也鼓何庸哉自古水災莫大于堯之九年鼓何鼓牲何牲乎愚謂然則春秋何以有此書殆以水屬陰鼓屬陽聲聞於天有火上炎之象欲以火勝水乎

定公元年春王

郭青螺曰定公元年春王胡傳定何以無正月昭

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也祖公穀之意也然書春王不成文義矣若桓宣篡逆亦未有去其正月者故後書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則昭之不得正終定之不得正始皆明矣奚待去其正月而後見哉殆亦夏五之類傳寫者之誤闕焉可也

滕子來朝

桓公二年滕子來朝傳謂魯桓弑逆滕子朝之故

新蔡待正

卷三

三

降而稱子然前此鄭伯與桓會于垂後此公會齊侯鄭伯于稷皆黨逆也未黜其爵豈春秋之法獨行於小弱而不行于大國乎陳氏謂春秋時貢賦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小不足以附諸侯故甘降而稱子子孫微弱故終春秋之世稱子不改愚謂班爵出自朝廷不可自僭又豈容其自貶乎是當闕疑不可以臆測之言遽信之也

季姬與鄆子遇于防

季姬與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左傳季姬來寧

公怒止之以其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其案明矣胡傳以季姬稱字而未係諸國以爲女而非婦遇于防者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也不亦誣乎夫擇配必徧會諸侯後知其孰賢也獨遇鄆子豈得謂之擇歟僖公賢君何至今女出國會人爲越禮之事乎愚以爲此斷宜從左而不從胡何燕泉謂當以傳爲案而經爲斷也

九月辛丑用郊

浦江張氏曰九月辛丑用郊胡傳載人饗之說劉

棟疑待正

卷三

三

原父謂左氏昭公十年季平子伐莒取郕獻俘始用人于亳社若是年用人于郊則昭十年不應言始矣左氏文多誇誕成公果用人于郊豈不鋪張其事而記之乎三傳所無後世妄以己意臆當時之事咸不可信者也

學庸皆子思作

陳椒峯曰宋儒以大學爲曾子作中庸爲子思作有辨大學非曾子作其言非今日始魏正和年詔諸儒考正古經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攸窮居於

宋懼先聖之學不明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皆子思作也遠官中秘著禮經傳義馬融推鄭解最精學庸皆子思作爲可信也鄭元注疏云大學爲曾子作則十目所視節又何以云曾子曰乎愚謂考亭釋聖經謂爲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十傳則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子思非曾子之門人乎子思記之謂爲子思之作可也曾子之言謂子思之作卽曾子之作可也而慎獨之旨見於二書之中學有淵源足見一貫之旨心傳不替矣

柳疑待正

卷三

楚書

春秋擯楚惡秦且黜伯功而大學一書平天下章亦復援引其言何也蓋平天下之大用在用人楚書曰惟善以爲寶知用人之急矣秦誓曰若有一介臣以能保我子孫黎民知用人之效矣舅犯曰仁親以爲寶則更得爲子止孝親親仁民之旨矣故聖賢取之所謂不以人廢言也蓋卽秦楚之言有善必錄亦與人爲善之處猶之察邇言詢芻蕘也

追王文王

唐梁肅宋歐陽修游定夫皆有王文王未嘗稱王之論然不過以語孟泰誓武成之文爲斷不若據太史公伯夷傳曰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王文王東伐紂此非追王之明文乎古稱馬遷良史其文核其事實得此說以爲証可不辨而明矣

子游

子游爲武城宰學道愛民遂使絃歌滿邑夫子亦爲喜形于色至問其得人又以澹臺爲對此其政

柳疑待正

卷三

三

事迥出尋常豈出冉有季路之下乎何冉季列于政事之科言子僅居文學蓋以言子優于禮樂其政事之美皆以文學爲之言文學而政事自見言政事而文學反隱矣蓋聖門弟子多出鄒魯惟子游自吳來學後還于吳先龜山而吾道之南者非游也歟

聞韶

丹鉛續錄論孔子贊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說者曰不意舜之爲樂至於如此則似乎視堯輕而

小之甚矣古注相傳謂不意齊之作樂至此耳蓋舜爲君夔典樂其盛宜也君非舜而工非夔而忽見於齊庭詫齊非詫舜也此一說也或曰齊之田氏舜裔也舜以揖讓有天下而田恒乃弑其君故夫子聞韶而歎曰不意盛德之後至於如此也有所感也又一說也愚以爲二說雖各有意不若作贊歎不盡之言其味無窮實重而大之非輕而小之也

三歸

析疑待正

卷三

早

學文堂集管氏三歸漢注云管氏娶三姓之女也婦人謂嫁曰歸國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間七百國人非之管氏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韓非云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故漢書亦謂管仲身在陪臣而取三歸爲取女也說苑謂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一統志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考之春秋阿本衛邑齊桓與魯莊公同時莊公六傳爲襄公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是時阿猶在衛齊威王烹阿大夫在衛亡

後管仲時築臺衛地何爲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以高爲貴築臺而屋其上爲門歸歸然高大門必三謂左右中卽臺門也

公冶長

世傳公冶長通鳥語貧而閒居無以給食聞雀語南山有虎食羊不盡往取焉亡羊氏往跡之得其角以爲偷訟之魯君魯君逮繫之獄未幾長在獄舍又聞雀語齊師侵我至沂水上澤山傍長語獄吏吏白魯君如其言往探之齊果將及矣發兵應

析疑待正

卷三

注

敵因得大勝釋長而厚賜之欲爵爲大夫辭不受夫古之通鳥獸音者有矣如介葛盧是也不過知其意耳如虎馱羊鳥能言之齊人侵疆兵事神密鳥豈能知之乎夫子當日妻之以子公冶必是南容一流人物若以能辯鳥言以爲非罪因而取之與取復白圭者異矣

邑姜

顧寧人曰予有亂臣十人陳師誓衆之言也十人身在戎行邑姜自在宮壺必不從軍旅也且牝雞

司晨惟家之索方以用婦人爲紂罪矣周之功業必藉於婦人乎此傳寫之誤也愚謂爲人君者難於治外尤莫難於治內紂之不善由內之不治始也刑于寡妻文王之道也御于家邦因是而致則邑姜之功誠不在於周召畢散之下豈與司晨者比乎王化起於閭門周之家法代有然矣

宰我

史記載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如是則夫子之門有亂臣矣心甚疑之及讀李斯上二世書曰田

衛侯正

卷三

聖

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我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爲常所殺明矣忠也而以之爲叛不亦冤乎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之時不遠宜知其實而弟子傳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耻之俗儒之言不足據也

界盪舟

日知錄載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維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覆舟鄩鄩正此謂也漢時竹書未及故孔安國注爲陸地行舟後人

因人若疑無盪舟之事者愚謂界盪舟魯論明言之矣不過形其力之大耳如項羽之力能扛鼎豈誠扛鼎而言之耶以爲覆舟與善射同言不倫矣又何必引証多方謂必無其事耶

南子

孔叢子記平原君問子高曰聞子先君見衛夫人南子信乎荅曰昔先君在衛問軍旅拒而不告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見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意衛行是禮夫子弗獲辭之故有

衛侯正

卷三

聖

是說子高之言甚明真聖人之孫也愚謂不特此也南子聞車聲而識蘧伯玉之賢其聰明有過人者欲見孔子是心可取倘能改行衛足有爲非聖人之心乎見南子猶欲見公山由于子高之說以爲未嘗見可也愚謂不磷不緇之孔子雖見亦無傷也

達巷黨人

太宰聖孔子而以多能黨人大孔子而以博學皆知聖而不知聖者也天縱一語非智足以知聖人

者不能剖其故矣。黨人無人爲明其意，故夫子以何執之語悟之。董仲舒曰：無異於達巷之人不學而自知。孟康注云：乃項橐也。橐魯人七歲而爲聖人師，千歲而卒。孟康安得此荒謬之言乎？七歲之兒何知而聖人師之，壽至千歲可不死矣。何又有卒時而世猶傳項橐之說不衰，蓋好奇之過也。

九合諸侯

太玉山人曰：桓公九合諸侯，先儒曰九作糾，余嘗疑之。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云：衣

析疑待正

卷三

四

裳之會十一，莊十年會于北杏，十四十五年會于鄆，十六十七年盟于幽僖，元年會于榘，二年盟于貫，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七年盟于甯母，九年盟于葵首，十有一也。孔氏曰：鄭氏不取北杏，陽穀故曰九合。然北杏平宋亂也，宋弑君而齊平之，何不取也？陽穀之會謀伐楚也，何爲亦不取之？或又曰：會雖十一，再會鄆，再盟幽，故曰九合。亦有未盡。夫子以桓公一匡天下，故稱之北杏之盟，遂人不取鄆之始，會請師于周，僅取成于宋，伯業未

成也。莊十五年再會于鄆，則伯成矣。左氏爲之傳曰：春復會焉，齊始伯也。自始伯之年至葵丘之會，其合諸侯凡九，是以謂九合也。可以祛諸家之惑矣。

夷齊古之賢人

說者謂賁輒之事論者紛紛動至千言，不若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爭矣。愚謂賁輒之事不必以夷齊比，照也。兄弟之倫與父子有間矣。伯夷以讓爲賢，卽不讓亦不損其賢也。遂

析疑待正

卷三

五

叔齊天倫爲重之心也。叔齊以讓爲賢，卽不讓亦不損其賢也。遂伯夷父命爲尊之心也。其必相讓而去夷齊，猶爲拘節矣。父子相爭庸待問而知夫子之不爲乎？端木必問之者，見賢者之謹于持論，必求之師說也。

見危致命

佩韋集載或問：見得思義三句皆有思字，何見危致命獨不言思語之？曰：士若見危死孝死忠，便當致命，不必思也。思則動其私念，不能殺身成仁矣。

李陵欲得當以報漢南霽雲將以有爲皆不必思而猶有思也夫提兵轉戰矢盡道窮陵可以死矣睢陽旣陷霽雲何容復有爲哉不必思而猶有思陵所以降而隳其家聲男兒死耳之語巡所以呼南八而警之也然子張於士曰見危致命夫子於成人曰見危授命蓋授者安于天致者盡于人此成人與士之別也

申棖

夫子謂未見剛者或人乃以申棖爲對是棖之爲

榜疑待正

卷三

櫻

人必好剛使氣人視之若不可屈撓者蓋夫子論剛在心或人論剛在貌也棖魯人史記作中棠家語又作申續今史記又以棠爲黨家語以續爲續信乎字經三寫烏焉成馬傳寫之誤也唐開元中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崇祀一人而爲二人失於考論語釋文也

沽酒

聽雨紀談云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

武帝時方有榷沽或曰酒以久爲貴周禮昔酒取其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沽則沽酒似以再宿爲是矣朱注曰沽市皆買也伐木之詩曰有酒醕我無酒酤我則沽酒之說周時已有之矣以沽爲買良不誣也

禹稷躬稼

洪容齋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云禹稷三過門而不入或疑禹未嘗躬稼稷未嘗過門不入不知皆紀實也書云禹曰予垂四載隨山刊水暨益

榜疑待正

卷三

櫻

奏庶鮮食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畝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蒸民乃粒蓋禹爲司空稷爲田正益爲虞土田山澤烏獸魚鼈其所掌也是三人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孟子云益掌火烈山澤而焚之是益偕行之證也而尚書之暨益稷尤爲明證禹過門不入稷豈獨入乎稷躬稼而禹以非田正坐視乎三人同受舜命必同寅協恭故並言躬稼可也

首陽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馬融謂在何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今之平陽府蒲州是也卽禹貢所謂雷首山也河南偃師縣西北有山亦名首陽武王伐紂休師徒于此故名偃師若是則夷齊避跡當飄然遠舉豈宜與於鑠王師同處其地許慎謂首陽山在遼西卽今永平府古孤竹之墟此爲是矣馬融維據唐風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之詩以晉雷首當之耳

原壤

術疑待正

卷三

聖

原壤周文王子原簡之後孔子之故人也墜而死孔子助之沐櫛原壤登木曰久矣子之不託于音也歌曰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爲之聞也者過之其後夷侯夫子以杖叩之夫夷侯失禮之小者也登木而歌失禮之大者也夫子何爲不責其大而責其小蓋其登木之時殆少之時也夫子若爲勿聞以不教教之欲其悟也至夷侯則則已老矣故責之以勿不遜弟老而爲賊舉人末如之何而以杖叩之矣

子西

學文堂集或問子西在問子產之下管仲之上過視子西矣考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失國太子任弱子常欲立子西子西曰有適嗣不可亂也令尹乃立昭王則子西有曹子臧吳季札之節者也昭王伐吳子西沮之不從而敗昭王出奔子西復之昭王報怨于吳子胥諫之楚懼而大惕子西曰今而可爲矣改紀其國不懼吳而救陳楚賴復興當世必有譽子西如齊管仲鄭子產者夫子曰

術疑待正

卷三

聖

請討陳恒

魯論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之朱注引胡氏之言曰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楊升菴曰孔子時已致仕家無藏甲何以爲發必欲先發是罷閒之司寇而擅稱兵矣烏乎可乎蓋先發之語出於胡氏

春秋宋公陳侯蔡侯衛人伐鄭謂州吁弑逆人得誅之引於仲尼甚不合矣豈以言出大儒不敢置辨乎

公山不狃

公山不狃以費叛子欲往子路不悅說者以子路爲是及讀左傳而知子路不知夫子之心不狃君子人也左傳吳將伐魯叔孫輒勸之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君子不以所惡發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

析疑待正

卷三

季

不亦難乎及吳使不狃將故道險由武城其不忘故國如此是則其以費叛叛季非叛魯也非欲張公室之意乎夫子奈何絕之或曰夫然當子路之不悅何不以此告之愚謂陪臣執國命此亦事之變者不可以訓故不明言之也而東周之說明示以禮樂征伐當自天子出深遠之意見于言表仲氏未之覺也

佛肸

佛肸晉之中牟宰也中牟地近衛今之蕩陰趙鞅

之采邑趙鞅與范中行氏爲讐于周敬王二十三年鞅入晉陽以叛冬鞅歸于晉當是時趙鞅可以叛晉佛肸何不可以叛趙故論語書佛肸召不云畔子路以叛爲辭欲夫子之反衛也時夫子方栖栖皇皇欲無道與易故以不磷不淄自明要之夫子在魯之日壯年不仕爲陽虎晚年不入晉爲趙鞅佛肸不合于趙鞅苟范中行氏勝則晉或可以復文公之舊跡殆中行滅而趙氏熾春秋將爲戰國聖人于是嘆吾已矣夫此椒峯之言也深得夫子之心矣

析疑待正

卷三

季

子之心矣

孟子

孟子七篇有自作之者有門人述之者然卽自作之言皆出門人彙集而成如梁惠王梁宣王齊宣王滕文公皆謚也豈孟子方見時君生前卽有謚乎故昌黎以爲皆其弟子所作趙岐謂出自孟子之手誤矣而讀孟子者每多疵議不知其奇創之論皆有所本如尹焞之對高宗則得之矣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曰此

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讐乎焞曰此亦非孟子之言也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讐高宗聞之而喜解孟子者皆能若焞不見其立言無弊乎尹氏孟氏之功臣也

博學反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或問既貴反約何以又事博學乎愚謂反約之旨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禮三千一言以蔽之曰毋不敬易

漸疑待正

卷三

聖

六十四卦一言以蔽之曰自強不息書五十八章一言以蔽之曰允執厥中然必學盡全詩而思無邪之旨始出學盡全禮而無不敬之旨始出學盡全易而自強不息之旨始出學盡全書而允執厥中之旨始出讀詩禮者止誦思無邪毋不敬二語讀書易者止誦自強不息允執厥中二語其即能貫通全經乎此所以非博無約博約二字正聖人循循善誘之妙用也

周公思兼三王

京山郝氏云孟子曰禹惡旨酒云云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宋儒注云或謂各舉其盛非也聖人亦無不盛此言是也但引其端而不竟其說孟子此章專贊周公事業之盛非贊三王也蓋言周公欲兼三王之事以相天子然禹之大功在治水周公時無水可治則法禹之惡旨酒好善言也湯之大功在伐桀救民周公時無桀可伐則法其執中立賢也文王至德則以服事殷今無殷可事則法其愛民望道也武王之大業在伐紂救民今紂已伐矣則法其不泄邇不忘遠以廣守成之大業也蓋三王之治功爲君道之極所以立後世相天下者之標準也愚謂楚望先生看此章書發人未發如啞鼓發聲矣

許行白圭

環碧齋小言當孟子之時如許行白圭陳仲子楊朱墨翟皆有意乎聖人之學者也而不從中道入手故或入于異端入于偏矯此孟子所以夷許行之道貉白圭之法蚓陳仲子之廉禽獸楊朱墨翟

漸疑待正

卷三

聖

之仁義其痛冒之者正甚惜之也深拒之者正急引之也無如惜之而彼不悟引之而彼不來止有一夷之能存施由親始一念之明有憮然命之之語使許白皆能若此則天下可治平矣雖然孔子不能招沮溺孟子豈能化諸人哉此亦世運爲之聖賢之無可如何者也

匡章

陳叔峯曰戰國策秦攻齊齊王使章子將而應之候者言章子以齊兵降秦王不應如是者三頃言

術疑待正

卷三

五

齊兵大勝左右問何以知之王曰章子之母得罪父父殺之埋馬棧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日子全軍而還必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父未敢而死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爲爲人子不欺死父爲人臣豈欺生君哉章子責善于父意必以是出妻屏子以自罰將以身悟父而迄不可澠淄間所以稱不孝也愚以爲章子過矣人子事親有以順而道者有以違而道者魏顆不從父之亂命陳乾昔之子以父命非道不從彼于婢妾

間猶正之況其母乎况重以君命乎章子過矣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朱子曰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建子之說不同先儒或以爲改月或以爲不改月要之不改月者爲是周文安辨之詳矣十一月徒杠成謂是月泂寒而徒杠已成十二月輿梁成謂是月大寒而輿梁已成也若以十一月爲九月必徒杠經營于七八月而後九月可成也以十二月爲十月必輿梁經營于八九月而後十月可成也豈不妨築塲穫稻之功乎至七八月之間旱鄒魯禾稻熟遲南方晚米亦至十月方收者七八月間正須雨澤也故當竟作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得其真矣

癰疽

說苑雍姓雖名又名渠衛靈公之嬖臣也靈公嘗與夫人同車雖爲驂乘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適齊至戰國時遂以孔子爲主癰疽云蓋癰爲雍疽卽雖古字通用趙岐以癰疽

字皆從疾當是瘍醫朱子之注因之夫疽卽瘍醫與寺人較之大異卽主其家亦何所損于孔子乎知主癰疽之誣則瘠環不辯自明矣

春秋無義戰

春秋書戰二十三始桓十年來戰于郎終哀十一年戰于艾陵書伐二百十有三始隱公二年鄭人伐衛終哀十三年楚公子申伐陳書侵六十始莊十年公侵宋終哀十三年晉魏曼多侵衛齊桓召陵之戰善其尊王晉文城濮之戰善其伐楚非不
橋疑待正 卷三 戾

僅與之然一則書遂以譏其專一則書及以譏其意卽所謂彼善于此亦有未盡善者在也

完廩浚井

列女傳瞽瞍使舜塗廩縱火焚廩二女曰舉汝衣裳烏工往負笠而下又使穿井二女曰去汝衣裳龍工往匿其旁而出舜之免禍皆二女教之也按四岳荐舜在瞽瞍允若之後又豈有殺舜之事乎且呂氏鼓樂記云瞽瞍制十五絃之瑟舜益爲二十三絃則瞽瞍之頑非竟冥頑不靈之頑也寧有

天子如此敬之而瞽敢于殺之者乎留青日札云今襄陽窰子舖卽舜耕處有糠山碎米山田中有石蓋井卽舜所浚者左有一穴云卽舜旁出處豈好事者爲此以實不經之說乎

外丙仲壬

孟子言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未嘗言其立也史記太子太丁卒立其弟外丙三年崩又立其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正義曰尚書孔子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邵子經世史亦不載
橋疑待正 卷三 戾

丙壬之名是則丙壬原未立太甲直以嫡孫而繼湯後耳否則舍嫡而立諸子豈家天下之家法乎

丹朱

先儒謂堯不以天下與丹朱而與舜謂聖人無我竊謂帝堯此舉固所以愛天下尤所以愛丹朱異時虞賓在位同其福慶所以貽丹朱者至矣若使以傲虐之資居臣民之上不有南巢之放必有牧野之誅尚得爲愛之乎舜於商均亦若是矣愚謂使朱均而能如啓則堯舜不必官天下矣又使啓

不能賢太甲無遷善之資則禹湯亦必不家天下矣帝王愛天下與愛子皆有至當之權衡在焉此其所以爲聖哲也

杞梁妻

日知錄載春秋傳齊侯襲莒杞梁死焉齊侯遇其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敝廬在弔諸其室左氏之文如此檀弓曰其妻迎其柩而哭之哀孟子曰善哭其夫說苑則曰杞梁華聞而死其妻哭城爲之崩列女傳曰杞梁之妻無所歸揮涕十

折疑待正

卷三

庚

日而城爲之崩其所謂城齊之城非秦之城也又相傳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送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爲之崩則又非杞梁妻之事矣崔豹古今注則謂杞殖之妻殖戰死妻抗聲長哭城爲之頽則又杞城而非秦城矣愚謂孟子云善哭其夫而變國俗不過欲引起賢者非無益於國之意耳事之異同不足計也

鄉愿

尤悔菴曰吾聞之也可爲真士大夫不可爲假

道學假道學者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而行桀之行也然而無舉無刺假道學變爲真鄉愿矣真鄉愿者與世浮沉患得患失真鄉愿不己化而爲活鄙夫矣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鄉愿所以亂德者薄狂狷而貌中行也胡廣之中庸不如汲黯之慙直山公之度量不如嵇阮之清狂若道學之徒借道德之名濟奸貪之術莊列猶然笑之聖人復起有不深惡痛絕者乎

琴張

折疑待正

卷三

堯

琴張卽琴牢與孟子反子桑戶爲友子桑死孔子使子貢往弔焉張與孟鼓琴編曲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倚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其狂甚矣季武子之喪曾點倚門而歌惟牧皮未詳其事大約皆其流也皆所謂越禮自驚衆者夫子何取之耶然其人能視死生如來去外形骸而不以嗜慾擾其心者與鄉愿相徑庭也

非孟

朱考亭曰熹少時讀論語卽知愛之後求一書似此卒無有者而四子書以孟子繼之何耶且李泰伯鄭叔友俱非孟子矣或謂孟子嘗言文王地方百里又言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則是僅以三十里處百姓矣何矛盾耶愚謂孟子善誘循循每能因事納誨囿七十里而芻蕘雉兔者得以恣取其中王之囿耶民之囿耶有囿卽無囿矣此如言太王好色公劉好貨爰及姜女得謂之好色耶積倉裏析疑待正

卷三

容

糧得謂之好貨耶第其文有縱橫之習是能以策士之辭明聖人之旨足以繼魯論者此也明祖以其游說魏齊欲去孟子之位去之而文星晦從錢唐之諫復之而文星明上動天象又足以見齊論之足以繼魯論而無愧矣宋建炎中有晁說之者亦著非孟宰相荐之高宗曰孟子發明聖道說之何人敢非毀黜之高宗可謂善讀孟子者矣明祖等孟子欲行王政勿毀明堂之語不知孟子隨以文王之政進勉之以師文王師文王豈不知

周天子耶此可爲知者道也

析疑待正

卷三

容



張其樵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三墳

三墳之書古有其名久逸之矣其書出於元豐七年唐州民舍猶尚書出於漢武帝時屋壁之間逃秦燬而舒大文顯晦有時數存焉也其書稱伏羲氏爲天皇題其名曰山墳又謂之連山易稱神農氏曰人皇題其名曰氣墳又謂之歸藏易稱軒轅氏爲地皇題其名曰形墳又謂之乾坤易卦爻與象連山皆以三字爲句歸藏乾坤三字之中間有四字之句讀之莫知所謂得晉阮咸傳注渙然以解神秘之旨良足釋也三易之外天皇有策辭人皇地皇有政典其言古而不與似非蟲鳥之文而理贍義豐每奇而法且有可箴可銘不刊至語謂其爲真則不敢知謂其爲僞誰有能僞者此者卽漢儒之中擬而數之鮮其人也愚謂不必辨其真僞作三墳讀可也譬之近代有雋異之才能吟佳

析疑待正

卷四

兩雅

句而託其名曰杜詩將惡其僞并其詩而黜之耶世說蔡司徒謨渡江食蜋蚶吐下委頓謝仁祖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愚觀蟹譜其類甚多大者自海外之百足蟹小者江濱之沙裏鉤而蚶蜆亦在其中江南之人醉而食之以爲珍珠味未有如蔡司徒委頓者爾雅之言其可盡信也歟

國語

國語列國之語也左傳左氏之傳也明是二書而相傳以爲皆丘明所作然國語之文質而左傳文國語之句樸而左傳趣國語之調排而左傳靈而變明是列國有其書而丘明輯之且因其書中之事與春秋相表裏者從而傳之一則述一則作也不觀其叙田賦一篇不惟詞異而事亦不同豈一人之言而兩其說乎可以知其各自爲書矣

戰國策

戰國策或以爲虞卿所作愚以爲七國之言斷不出於一人之手故所傳者皆以無名氏名之有叙

事之文有議論之文叙事之文兀然而起令人不測及其隨風舒展異境天開能使石人動聽雖出縱橫之習亦言語科之極致也一部史記其神氣骨髓實胎於此議論之文汪洋浩衍遂開兩漢之風後人各承其派如分南北二宗豈虞卿一人獨能爲千古才士開山也耶

陰符經

陰符經或以爲道家之書也或以爲兵家之書也或以爲廣成子所傳之書也或以爲李筌之僞書

析疑待正

卷四

三

也要之道者見之謂之道兵者見之謂之兵信者卽以爲廣成之言疑者卽以爲李筌之作以其出語離奇故朱考亭疑之張南軒非之要之昔日太公熟之而爲王者之師蘇季子揣摩之而佩六國之印殆亦有道之言而爲兵家之秘或非筌所僞託而誠出于廣成未可以輕視之也愚每取其書而由繹之至火生于木禍發必克亦悠然有會其旨然咏陰符在篋老羞看之詩自笑其讀之無用矣

叅同契

魏伯陽叅同契一書說雖本于周易其實取龍虎上經爲之闡其蘊而暢發之耳凡所謂以陰求陽以情歸性無非取象於日月而逆用其化機故爲艱深其辭欲使讀者久而自悟乃得黃老之傳而爲修煉家之宗旨朱晦菴疑爲納甲之書誤矣或曰朱子大儒胡究心及此愚謂究心及于修煉之言又不入於其中此其所以爲大儒也

鉅靈氏

析疑待正

卷四

四

循蜚紀有鉅靈氏史稱其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居無恒處而不著其實事華山記云太華少華勢如削成本一河水曲行於其間河神鉅靈以手劈開其上以足踏離其下中分爲二通達河流今山上指掌足踏之形尚在此言鉅靈未嘗言鉅靈氏也愚謂非驅陰陽反山川者不能劈分二華其殆循蜚首列之君也歟

負二之臣

漢宣帝時有人於疏屬山石下得二人俱被桎梏

將至長安乃變爲石宣帝問之羣臣無一知者劉
向曰此黃帝時竅窳國負二之臣罪犯大逆帝不
忍誅流之疏屬山若有明君當得出外帝謂妖言
收向繫獄其子歆出救父曰須七歲女子以乳乳
之卽復變活帝使幼女乳之果活能言如向所說
帝悅拜向大中大夫歆爲宗正問何以知之曰出
山海經愚按山海經具在也負二之臣則載之矣
乳而復活則無其文豈歆見之而向獨不見之耶
何向不能辨必待歆而始白耶獨異志之所載真
析疑待正

卷四

五

異聞矣

防風氏

史載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戮之後吳伐
越廛會稽得專車之骨使人問於孔子孔子曰防
風氏之骨也夫一節之骨專車其人之長不可以
數計矣此異類豈得與於諸侯之列而得而臣之
得而徵之得而誅之乎且一統志謂湖州武康縣
古防風氏之國武康非異域也其人六尺天下之
人相似也防風何獨異乎然事紀於有夏之時滑

見於春秋之世非無徵者意者一統志之言其傳
訛耶

皇天后土

席上腐談云書云皇天后土皇者大也后卽厚也
古后厚字蓋通用也乃今后土夫人祠塑婦人像
謬矣月令云其神后土注云顓帝之子孫祭法云
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
以爲社左傳云共工氏有子勾龍爲后土豈婦人
哉古者天子稱元后諸侯則爲羣后若以后土爲
析疑待正

卷四

六

婦人則后夔后稷亦可爲婦人乎

戰炎帝

史記炎帝欲侵凌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修德
治兵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志是以
臣伐君自黃帝始矣然炎帝未聞有癸辛之惡且
三戰然後得志與前途倒戈者異矣豈應天順人
之舉何未聞有議其後者耶外紀謂蚩尤攻炎帝
榆罔於空桑炎帝遷居涿鹿軒轅徵師諸侯與蚩
尤戰於涿鹿擒而戮於中冀按此則戰炎帝者蚩

尤而非黃帝矣否則何軒轅勝之於前蚩尤復攻之於後耶玉堂銅鑑兩存其說愚斷以外紀爲是從有識正之

風后力牧

帝王世紀曰黃帝夢大風吹垢又夢一人執勁弩而驅萬羊帝寤曰風吹去垢天下豈有風后其人者乎勁弩羣羊天下豈有力牧其人者乎訪得后以爲相得牧以爲將遂作夢經此與高宗夢傳說何異用人以夢不可訓也姑存其說不必爲痴人

楊疑待正

卷四

七

說夢也

堯舜禹非謚法

唐虞夏二帝一王旣以堯舜禹爲之名矣又有放勳重華文命之稱後人疑其或以爲名或以爲謚不知似謚而非謚也穀梁子曰謚法制於周公觀乎夏代之君皆以名爲紀商朝之君以甲乙丙丁爲號至文武而始有謚焉可知堯舜禹之稱非謚法矣秦始皇曰朕聞太古有號無謚謚之所作以臣而議其君不可遂去之而以一世二世爲名周

公之制不足遵也益可以証古之無謚矣

四岳非一人

堯典有四岳蔡傳云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方諸侯之事者舜典日觀四岳蔡傳曰四岳乃四方諸侯是一事而作二解矣令人何所從乎孔平仲曰禮儀注三公一人爲三老次卿一人爲五更則四岳亦猶是矣然書云日觀則觀者非一人矣又有僉曰師錫之對則對者非一人矣是則斷爲四方之諸侯而非一官而總四方之事者明矣蓋九官

楊疑待正

卷四

八

許由卽太岳

張華博物志稱司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楊雄亦謂之無以莊周之書乃寓言也不知申呂許甫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以當時咨四岳觀之則堯有讓四岳事左傳云許太岳之後則太岳非卽由乎高士傳堯召許由爲九州長非卽岳之任歟伯夷傳太公云箕山有巢山塚則不可爲無是人矣故楊誠齋詩曰子雲到老不曉事不信

人間有許由蓋笑其見之差矣

舜造漆器

韓詩外傳謂舜甑盆無臚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蓋形其儉之至也而韓非子有舜造漆器之言或者卽外傳之說辨其事之必無愚謂椅桐梓漆漆原備制器之用舜卽造漆器用代陶瓦樸而可久亦不與作象箸玉杯珍異活巧者比造亦何傷然舜所治者大人之事百凡制作無不命官一器之微而煩天子自作乎殆不然矣

樛疑待正

卷四

九

皇英非舜祖姑

堯以二女妻舜據史記世次言之爲曾祖姑夫自女媧正婚姻以來堯必不與同姓爲婚矧尊卑殊分乎韓詩外傳云戰國處士譏舜以兼二女爲非不議其娶祖姑也宋羅泌云常見劉耽所書呂梁碑字述其世系與史雖同而不言其出自黃帝可以破古今之疑矣

禱於桑林

堯有九年之水未嘗禱也命臣工治之而已湯有

七年之旱自爲犧牲以六事自責禱於桑林言未已雨數千里何堯不禱而湯獨禱歟湯之禱者爲民請命也堯之不禱者猶孔子所云丘之禱久矣禱與不禱帝王皆是也獨是桑林之舉不知其在七年之前乎在七年之後乎禱於七年之後則過緩矣禱于七年之前所謂應言而雨者又虛謬矣且以王者而作犧牲是成何體則身嬰白茅不足據也而六事自責可垂訓也

囚桀焦門拘紂宣室

桀纣相爭

卷四

十

淮南子云桀囚於焦門不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拘於宣室不自反其所爲而悔不誅文於羗里淮南子又云湯敗桀於歷山與妹喜同舟浮江奔南巢之山以死卽一書之中二其說矣然囚桀之說似猶有因拘紂之言又何出乎甚矣劉安之書不足觀也

伊尹自立

竹書紀年伊尹放太甲於桐乃自立伊尹卽位太甲潛出殺伊尹立其子伊陟噫何舛耶夫尹能放甲豈

能爲甲所殺甲能殺尹何不自立又立其子何爲耶然謂之尹自立者說誠有之矣伊尹聖之任者也嗣君處桐天下當行之事奮然行之而不忌良有似乎自立者三年復辟方見其心幸也太甲能怨艾而復歸於亳也使其怙惡不悛將奈何耶使其不幸與丙壬相繼而亡又何以自白耶君子之過食也人見更也人仰日月照人迹似纂而非纂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也

武王觀兵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伊川先生謂武王無觀兵之事考亭先生謂其深見文武之心蔡沈曰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矣深詆史記之非通鑑前編謂西伯戡黎殷人大震祖伊奔告王曰有命在天勿聽夫武王不奉天子之命可伐黎矣伐黎者伐紂之漸也觀兵亦何不可哉卽曰脅君亦欲使君有畏而改後世嚮奉兵諫之言未嘗非忠愛之心觀其觀兵於十三年之前伐紂於十三年之後則前此觀兵之意惟欲天王警悟而終怙惡不悛牧野之師不得已也且孟津

之事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助之者衆矣還師而歸此其心不可大白於天下後世耶何必辯其事之必無而爲聖王諱也

太公馬氏

世傳太公妻馬氏之說愚以爲必無之事也說苑謂呂望行年五十賣漿于棘津而遇天寒漿冰而不可飲行年七十屠牛于朝歌而遇天暑肉敗而不可食命途多舛其妻馬氏求去太公勢不能留後太公封於齊馬求再合太公取水覆地令馬復收馬不能收抱慚而死愚謂馬氏求去之時已老嫗矣琵琶再抱誰作別舟及至太公封齊之年將太齊矣馬氏計已龍鍾衰髮又豈作雨落上天之想乎裨官家謂此爲朱買臣之事然漢書謂收養其故妻於後園亦未有此說也

武王娶太公女

王勉夫曰八十遇文王世皆知爲太公之事也荀子曰舉太公於州行年七十有二淮南子曰呂望七十學兵書九十佐武王伐紂說雖不同大約鈞

渭而遇文王在遲暮之年矣左傳言呂伋爲王舅說者謂伋卽呂望則武王之后太公女也計文王受命之年武王已八十二矣太公之女亦當髫年豈有至此時而始賦桃夭者乎愚謂邑姜太公之姓也詩有之曰必齊之姜則姜屬於齊其爲太公之女又似之矣意者太公之幼女以淑女而配聖王不必其年之相若而訂好迷乎勉夫以爲汗漫而無稽愚謂此亦不必過疑之矣

微子不奔周

新疑待正

卷四

三

微子牽羊把茅肉袒面縛左氏之証也史曰微子抱祭器而入周旣入周矣又豈待周師至而面縛乎况武王伐紂非伐微子則面縛啣璧當在武庚非微子事也卽抱器入周亦必無之事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而遷于荒野也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獨不及微子以微子遷于荒野未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于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辭耳奔周之說母乃謬乎

封箕子於朝鮮

或謂周封箕子於朝鮮明是逆諸四裔之意愚讀顧寧人象封有庠之論而得其解也日知錄曰道州鼻亭乃三苗荒服之地舜旣愛弟何處之三千餘里之外耶蓋諸侯之封萬國中原之地必無開土考太公於周僅封營丘孟子言其儉於百里亦可見矣象封有庠聖人不得已也則箕子封於朝鮮亦猶是矣豈得以私意逆帝王之志乎若漢之高祖封劉仲爲代王是棄其兄於邊遠與封象封

新疑待正

卷四

四

箕者異矣

夷齊非謚

莊綽雞肋編云大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論語音注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或曰一名元殆允字之誤也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及讀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眉名台音怡又見孔叢子注孤竹中子名伯遼二人遜位立之者是周書詠史詩注謂伯當作仲更確由此言之則夷齊又似名非謚矣

柳下惠坐懷不亂

毛會侯曰王孟津作柳下惠坐懷不亂辯以理衡之謂爲必無之事誠篤論矣卽以情衡之有信其必不然者惠爲大夫世祿之家非若深山貧衲獨卧一龕者比其時豈旁無居人可以代爲援手或呼逆旅主人而告以故未忍不謀所以安全之也又不然撤衾裯與裯寢之別榻不愈于雜處通裳蕩然于男女之防而止明其心之無愆歟故知決非惠之事也然則傳之者何妄乎曰昔孟氏稱惠

新編待正

卷四

七

爲聖之和又原其介和則不妨委曲拯人介則矜然不至于污意推論者謂惠設身處地雖有如暮夜投止可以坐懷不亂傳之者以爲實有是事也此與瞽瞍殺人竊負而逃之語畧同信然波濤寂寞之鄉果有有虞氏之跡焉否耶

孔子無鬚

孔叢子載子思告齊君有先君生無鬚眉之說祖庭廣記備陳聖人四十九表如謂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曰六十四理之類而未嘗及鬚卽鄉黨一

篇繪出聖人小影亦未嘗及此今泮宮聖像爲吳

道元所畫鬚眉甚盛不知其何所考而然乎愚謂天下有無鬚之人無無眉之人今不啻曰先君無鬚且曰無眉無眉則官骸缺矣豈聖人之儀而有是乎於是眉而言無眉則知其必有鬚而言無鬚矣叢子之書殆或云先君無鬚眉之異乃堯舜與人同耳之意或缺或誤語有訛也

孔顏孟三氏

日知錄載今之顏氏皆云究國之裔考仲尼弟子

新編待正

卷四

其

傳有顏辛顏高顏祖顏之僕顏曾顏何孔子於衛主顏讎由此七人者皆無後乎春秋時以孟爲氏者多矣今之孟氏皆祖子輿而魏書有孟表蛇丘人自云號索里諸孟非子輿之同姓而異族者乎至於今之孔氏皆云夫子之裔而齊有孔廵衛有孔達陳有孔寧鄭有孔叔孔張此四族者皆分支於闕里乎元史孔思晦傳五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偽滅真害宣聖子孫幾盡思晦謂不早辨之久益不明彼與我不共戴天與其共拜殿庭可乎

重刊宗譜於石愚謂今之以遞遞華胄爲榮者舍其祖而祖他人之祖失水木之本源皆先世之罪人矣

廬州

十六國春秋昔魯人有泛海而失津者至於廬州見仲尼及七十子遊於海中與魯人一木杖令閉目乘之使歸告魯侯築城以備寇魯人出海投杖水中乃龍也具以狀告魯侯不信俄而有羣燕數萬御土培城魯侯信之大城曲阜而齊寇至攻魯

折疑補正

卷四

七

不克而還此所以稱聖也愚謂乘桴浮海此慨歎之言也聖人居於海中何說而處此乎

墨子隱周遯山

墨子初仕宋年八十二隱居周遯山中自戰國至漢時尚在武帝遣使楊偉聘之不出顏如五十許人周遊五岳無定踪也人或疑墨子仙矣愚謂墨翟兼愛人也立教雖偏然此卽神仙度世之心其成仙也亦宜

五大夫松

秦始皇登封泰山封松爲五大夫今不存矣乃泰山之上有朝陽洞洞傍一石勒字秦松相傳此爲嘉靖時之五松非秦松之舊也故王衡游泰山記謂五松非數千年物有目者能辨之矣且五大夫者秦官制中第九爵也五當作伍爲伍大夫者言僸伍於大夫之中非數目之五也後之人必有以松當大夫以五松當五大夫其貌出於漢唐之後而以其名襲於漢唐之前松雖欲受之而盤桓於松者肯許之乎

折疑補正

卷四

八

鳴雌侯

古未有婦人而封侯者考之於史封侯有許負一人從來相術之家以許負爲男子續絳侯傳周亞夫爲河內守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年而侯史記索隱曰應劭云負河內溫人一老嫗也楚漢春秋高祖封負爲鳴雌侯是負爲婦人明矣然不知其何所取而名負意者負卽嬪也古書不必用女故人誤以爲男子歟

客星犯牛斗

漢書記張騫窮河源之事見星宿海濁流萬里皆自火敦腦而來未嘗言其至天漢也惟張華博物志言近世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潮來乘於其上直到天河見美人方織於璇官問是何地荅曰爾問嚴君平當自知之其人握一石子以還問於君平君平曰曩見客星犯牛斗乃在子耶所攜之石乃織女支機石也原無姓名張騫之說誤矣

蘇子卿娶胡女

客窗夜話謂蘇子卿娶胡婦卒蒙訾議私竊疑之

新疑錄正

卷四

先

新安文獻志載宋建炎中有朱勣者以校尉奉使行人在粘罕所便求妻室粘罕甚喜令於所掠人中自擇勣擇一最陋者人皆莫識不半月勣遂逃去人始悟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無顧戀也子卿之娶於胡得無朱勣之見耶愚謂以朱勣例子卿此論固佳然武娶婦實生子通國矣蓋武既爲朝廷持節以盡忠不妨爲祖宗延嗣以盡孝吾謂正不必爲屬國曲爲之解

蜀官玉人

王子年拾遺記言漢昭烈帝甘后沛人也先主置之白紗帳中戶外望之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取置后側帝擁后而玩玉人潔潤無別嬖寵非惟疾后亦妬玉人后亦欲毀之乃進言曰子罕不寶尺璧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得以妖玩縈懷帝乃撤之君子以后爲智愚謂昭烈髀裡肉生遂生悲悼安有寵甘后而愛玉人之理晉室王嘉之言近齊東之語矣

解曹娥碑

新疑錄正

卷四

序

世傳曹孟德與楊德祖讀曹娥碑一事按曹孝女上虞人也在紹寧兩境之中當時鼎足三分大江以南皆爲孫吳所據阿瞞何得度越江東然黃絹幼婦外孫蓋曰之言絕妙好辭之解豈好事之人無端撰述而爲此說者意者曹方行邁有述孝女碑于二君之前遂將碑陰所題相約默解行三十里而得之而人誤以爲過孝女祠而然者此必出於記載之訛不待辯而明者也

張巡殺民食兵

唐史載張巡許遠受困睢陽雀鼠皆盡烹及僮妾以餉士卒夫一妾一僮其肉幾何能徧三軍之士不過借此以激軍心耳至謂食民間男婦三萬餘口此必無之事矣夫兵以衛民朝廷失政賊寇猖獗民受其毒兵力不能討賊而反殺民命以供兵豈仁義之師所忍出乎且三萬餘人亦不寡矣彼以人爲糧黃巢殘賊之所爲耳以堂堂將帥日屠民若犬豕民雖孱弱能不奮不顧身揭竿而起乎或曰忠義所感人無怨心思謂僮妾或然斷無三

折疑待正

卷四

七

萬餘人甘充刀俎之事也意者乏食既久人自相食殆或有之然既不能戰又不能守令民互相啖噬爲民上者亦心所難安而又從而食之張許二公寧出此乎張公死而爲神其赫濯聲靈幾與關壯繆同昭昭於宇宙若殘民以逞必不能得裡祀千秋之報矣此說若存恐後之爲將帥者視民命爲菽粟不可以爲訓也不得不爲之辯食民之說後之修史者論而芟之可也

燭影斧聲

宋太祖手創天下遵母命而傳之弟此千古所無之事也而宋史有燭影斧聲之疑或謂兄終弟及昆季素號友于此際安得有意外之事然爲史臣者惟欲道揚國美豈有無故而貽人以千古之疑曰燭影尚無其迹曰斧聲竟有其聲聲與影俱搖紅之際有令人耳目俱炫者似微辭實顯辭矣此段公案豈得爲之竟抹去耶然君子不敢以大惡加人未可懸斷請推其易見者德芳德昭不良於死太宗何以對太祖於地下乎太祖之后國之母

辭疑待正

卷四

七

而兄之嫂也其言曰母子俱託官家聞之可爲酸痛乃易位之日卽遷之於西宮其崩也不爲成服有人心者忍如是乎且開寶九年十一月太宗卽位而不能少待遽稱太平興國元年何急速若是乎由此觀之燭斧之疑益令人不可解矣

辯奸

宋陳子兼謂辯奸論蘇老泉宿憾之言也老泉至京以文投廬陵廬陵盛稱其美上之荆公荆公獨不善之謂有戰國縱橫習氣詆之於衆故明允惡

之作辯奸論以王衍盧杞比之愚謂老泉有知人之明見於未然此所謂先覺也其文變化莫測得力於孟子故近國策卽國策先秦之文奇而法者何害於道而黜之乎此荆公見蘇氏之才出於已上故欲抑之王有嫉忌之心蘇未必爲懷怨而發也當時如彈新叅攷試院亦有能先見之者老泉之言於後皆驗蓋見之所及不能已之於筆如孟子之論益成括豈亦有憾而云然乎

歷代紀年

新疑待正

卷四

五

邵子以年月日時徵元會運世論者多疑其說愚謂不必推之荒忽之時卽其可考者志之可也稽之諸史伏羲至舜一千二百三十年夏四百五十八年商六百四十年周八百七十三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二十九年魏一年晉一百五十五年宋齊梁陳隋一百九十八年唐二百八十九年後五代五十三年宋三百二十年元八十八年明至崇禎甲申二百六十五年此可以知之爲知之者也若云一人歷一萬八千歲此必無之說不可以不

知爲不知乎

補天

煉石補天之說總不必辯而昔人亦旣辯之矣而眞臘國之鄰有西棚國蒼天之隅獨開一竅深青湛碧望之極明雖昏夜之時昭昭如也相傳以爲女媧氏補天所不及處愚謂不滿東南天固有之西棚之隅或者正當其處好事者不得假此一端以証媧皇之事爲實有也

石言

新疑待正

卷四

五

魯昭公八年晉有石言于魏榆此異之甚大者有無形而言者神降于莘神之言也伯有爲厲鬼之言也有有形而言者乘我安之牛之言也聽歌梅花犬之言也蓋鬼神有靈而可言者牛犬有口而可言者可異而不甚異也石無口矣何以能言師曠曰怨讎動于民有非言之物而言者民雖有口憚上而不敢言猶之石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至于不能不言而言之猶川壅而潰矣師曠之儆平公非因築虎所宮而發乎

指劍駐日揮戈反日

淮南子謂虞公與夏戰日欲落以劍指日日爲不行又謂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揮日日爲之退三舍虞公何人魯陽何人而有此耶

龍蔡

褒姒人稱之爲龍蔡帝后以爲褒之神人化爲二龍言于夏庭夏后殺之留其蔡橫而藏之傳及殷周厲王發之蔡化爲龍童女遣之大夫而孕懼而棄之時有壓弧箕服之謠有夫婦鬻是器者將執

榘榘待正

卷四

五

而戮之逃于道見所遺之女懷之而入于褒褒人有獄進女于王王嬖愛之後致烽火驪山之禍謂之人妖可也龍蔡之說愚謂不然總有其事當其棄女之時鬻弧服之夫婦不知也轉而與之褒人進于王之褒人不知也誰爲告語而謂其來如是乎蓋人惡褒姒之爲人妖而加之以此說也

沉西子於五湖

越王烏喙可同患難不可同歡樂故治吳之後范蠡去之乃載西子沉之于五湖之中是蠡亦一烏

喙矣蠡乃心于越西子乃心于蠡姑蘇半世不敵

溪畔一言西子不負蠡矣蠡竟沉之清流豈以破吳罪之耶使之破吳而又罪之是宜先置蠡于濁流而後可也或曰西子能破吳未必不能破越載而去之忠愛之深思也愚謂進西子于吳宮必在及笄之後又待生聚者十年教訓者又十年則桑之落矣未必如初日芙蓉尚能感均頑艷也何必葬之于魚腹耶噫忍矣或曰范大夫高士也神龍使人見首不見尾其自處如此處西子亦如此沉

榘榘待正

卷四

五

于五湖非溺之也謂沉淪而不出也溯洄從之道阻且長露白葭蒼正令人渺然無際矣

水精之子系衰周而素王

或問從來符瑞爲帝王而出也孔子不帝不王亦有麟吐玉書有耶無耶愚謂古來符瑞有真者亦有僞者僞者如王莽則天飾以欺人者也真者如聖王在上龍馬神龜背負圖書而出載在大易有不誣者矧以孔子道繼歷聖之傳刪述六經以治天下後世雖非王而誠素王也天何必不降以玉

書使之照臨長夜乎或問何以爲之木精愚謂水就下象孔子之在下位也天一所生能潤萬物象教澤之無窮也不曰繼衰周而曰系衰周春秋以後之天下皆孔子以教輔政而存之也

孔子手植檜

學釋者成佛學道者成仙謂能長存于天地之間故人慕而入于二氏也學儒者雖至于聖似乎歿則已焉抑知其存于天地間者更異于仙佛乎不觀之孔子之手植檜乎夫檜不過一木爾自周至

續疑律

卷四

天

晉懷帝永嘉三年而枯至隋廢帝義寧元年而復生至高宗乾封二年又枯至宋仁宗康定元年而復生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推折至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復生至明初其高偁漢至弘治時又爲火所焚傍無枝葉挺然不折生意自存也又聞每當易代本上必發一枝一木也植于聖人之手尚異如此况大聖人之神明不與乾坤同不朽乎不特此也顏子墓上亦有手植石楠二株大三四十圍至今尚在則賢者之精靈亦同于聖矣何必

慕仙佛哉

盧生還奏圖書

秦皇漢武俱好神仙俱求之而不得也徐福將童男女入海竟國于島嶼之中而不返矣惟盧生求羨門子高還奏圖書有亡秦者胡也之言遂築長城以備胡而孰知其亡于胡亥豈非神仙之語哉蓋仙不可見也謂之有不得也仙之言有可驗也謂之無不得也漢武求仙而不得亦嘆天下豈有神仙哉乃有東方曼倩日侍于側而不知說者謂

續疑律

卷四

天

其身無仙骨也愚謂仙豈在骨哉二君非無神仙骨無神仙之心爾太上傳經惟在清靜秦皇漢武之心能清靜耶夫祖龍本求長生而羨門反示之以亡示之以亡者欲其醒悟無如漠然不可謂神仙恹然于求仙之人也

奇貨可居

陽翟大賈見秦太子以爲奇貨可居飾有孕之美人以進而生始皇愚謂此希幸于未必然之計也腹中之孕安保其必生乎安保其生而必男子乎

且安保其生而男子必能育乎故王弼州亦曰嬴政大期而生母亦不韋故爲是說泄之秦皇使知爲真父而長保富貴耶抑其客之感恩者故爲是以晉秦皇欲使天下之人謂秦先六國而亡也不然不韋不敢言太后不敢言大期之子人烏知其非嬴出也

白帝子石人

史稱漢高祖微時被酒夜行澤中有斬蛇之事此真陳勝吳廣羣魚狐鳴之故智也蛇安得曰白帝

新疑待正

卷四

无

既曰白帝能爲變化之物安得爲赤帝所斬是時漢高一亭長耳不自知爲赤帝也蛇母何卽以赤帝名之既預知爲赤帝何不令白帝避其劍鋒而爲所創耶以爲白帝卽祖龍之靈何祖龍考終命于沙丘而不殲馘于沛公之手耶乃史記曰神母告符漢書曰斷蛇若符不過因有是說而著其神奇未必盡以爲然而特書之也厥後光武之斬石人亦猶高祖之斬蛇也余嘗過栢鄉道中見光武祠前兩石人卧地畧似人形洵好事者爲之以實

古人之事者益可知其誣矣

鵲鴿井

漢高祖臨城之阨避入胥井之中追兵至矣疑其在井見有二鵲鴿翱翔欄畔一人曰焉有人在下而鳥安處于上者乎遂勿視乃得脫或又謂有蛛網于其上此或未然要之鵲鴿之來神護之也愚有詩曰小鳥大功同紀信困龍奇計異陳平百靈之助洵有之矣

張良從赤松子遊

新疑待正

卷四

无

或疑張良從赤松子遊託言而隱耳未必實有其事也愚謂人如子房真神仙中人也當其椎秦大索而不可得神仙之隱形也佐漢祖獲秦鹿而殲楚猴神仙之作用也韓彭祖醢已則超然物外如神龍之見首不見尾神仙之遁跡也露盡英雄乃以神仙却步有黃石以爲之師綺里季用里先生諸君子爲之友皆赤松子之流從之而遊卽塵俗之世可作方壺蓬閭之觀何必神仙何必非神仙哉

山呼

漢武帝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山呼萬歲者書之史冊夫石言于晉師曠以爲有物憑焉作事不時之應也後晉愍帝時石言于平陽劉曜時石言于陝皆敗亡之道中岳無口而呼其于言也大矣漢武好神仙而羣臣附會之當日之不足信者寧此一端乎

候日再中日景漸長

漢文帝十六年新垣平言候日再中驗之果然於

術疑補正

卷四

經

是改元隨有人上書言平所言詐也下吏誅平隋太史裴充表奏日景漸長帝大悅改元仁壽興役加課程丁匠苦之庾季才言充之謬帝怒落季才職是大異于漢文矣夫日之順行日之道也若既中而又再中是往而復反倒行天關大變異也卽或有之其得謂之祥乎況出于僞說乎日隨天行健而不息短長自有定晷而日食景漸長是行道遲遲日失其度亦大變矣矧亦出于僞乎漢文能悔過隋帝終飾非此二君之相去遠矣

鸞鳳萬舉

古詩有云鳳凰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凰德貴其相見希此鳳之所以足貴也漢史宣帝元康三年詔曰前年神爵集雍今春鸞鳳萬舉夫鸞鳳與麒麟同瑞麟不數見鳳豈若是之多耶則亦等於燕雀雞鶩之類矣聞粵東山中有五色雀名山鳳凰大如鴻雁又聞鴉雀似鳳羣飛而過者其殆是歟若以爲誠鸞鳳也非時而出則亦起德衰之嘆矣

稽疑補正

卷四

經

雁書

蘇武出使一十九年于冰天雪窖之中附雁足傳書得達漢帝迎之而歸是雁也忠誠所感天使之也而或以爲此常武教使者詭言以動單于非實有之事也何不証之于郝經之事乎元世祖遣郝經使宋賈似道拘留之一十五載經招得一雁以蠟書繫足題詩其上曰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累臣有帛書虞人獲雁于金明池元發兵伐宋似道急送公還夫

經可使雁傳書于後武不可使雁傳書于前乎持節不渝于古一轍可無疑于蘇屬國矣

上林柳

漢昭帝二年泰山之石自起上林僵柳起而自生蟲食柳葉作公孫病已立字此天欲扶戾太子之嗣而示人以兆使之輔翼之也蓋太子之死冤矣皇孫亦死獨存初生數月之曾孫繫于犴狴丙吉擇謹厚女徒乳撫之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武帝欲盡殺獄中之人賴丙吉護免之嗟乎此漢家

初臺傳記

卷四

七

一塊肉在机上耳乃天使石自起欲人識其兆也恐人未悟又使蟲食柳葉明書病已以示人而後吉知天命之有屬益乃心于曾孫矣當昌邑既廢之時朝議所立吉即以曾孫薦而大將軍允之亦必預聞柳葉之言故立之而不疑也否則豈無屬意何有于沉獄之繫囚哉當蟲書柳葉之時幸昭帝不知而不除之信乎王者之不死矣

赤伏符

或問赤伏符之事有乎無乎愚謂帝王之興類有

圖讖有之不足異也然在光武中興羣心擁戴諸將欲上尊號固請不許耿純曰天下士欲攀鱗附翼成所志耳不正位號恐人絕望散去不可復合矣不得已而卽位何假于赤伏符哉然赤伏符所以異而動人心也以之潤色于搶攘之時亦不可少索隱注謂彊華乃光武同舍生不言符之所得自何而來殆華爲之而適符其說人而天矣

攝鬼碑

拾遺記漢武帝李夫人死思見之董仲君曰黑河

新疑得正

卷四

七

之北出潛英之石質輕如羽刻作人形能傳人語因覓此石雕成美人之容置紗幕中宛若生時又用少君之術召其鬼杳然而至故帝有是耶非耶翩何珊珊其來遲之詩此猶在縹緲之間未可信矣唐玄宗屬念貴妃命鴻都道士求至蓬萊太真授以鈿盒金釵且致七月七日之言爲信不有據乎是以精誠而致鬼鬼良有之矣不第此也葉法善欲求李北海書碑李爲括蒼太守尊不可致葉夜攝其鬼爲之書石雞已鳴鬼欲返尚有數字未

成連作數點而退今攝覓碑尚在道術豈盡無耶

滹沱冰合

滹沱冰合人事天心相合而成者也或謂滹沱之隅寒威凜慄腹堅水澤至春未解風氣然也大司馬方春渡河向竈燎火其候可知冰本自合而漢吏詭之王霸神之計也似矣然當堅冰之時而謂爲冰合何足以動衆心而稱神助乎意師行之時所渡之河皆未成冰王郎之追兵欲及方于人情震悚之時天忽沍寒以爲冰合果堅可渡此亦天

新疑待正

卷四

信

佑漢祚中興而然非漫作虛言僥倖而得之也若什翼捷之擊劉辰以河冰未合以葦約流漸冰凝草上而渡亦自矜爲神異其去光武遠矣

金人下淚

博物志云秦二十一年鑄金人十二立於咸陽魏黃初元年徙於長安金人垂泣且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後董卓毀其九以爲錢符堅毀其二以爲錢其一墜失陝北河中或云時於水上露其頭髻何十一人者無靈此獨靈歟何十一人者皆剋於火

此獨生於水歟夫金人下淚謂漢所鑄持承露盤之金銅仙人也今謂秦之金人亦然殆一事而兩傳之歟

清河萬人

魏道武開遇一神巫語之曰當有暴禍惟誅清河萬人可免開乃滅清河一郡猶恐數有未盡手自殺人夜每變易寢處人不能知其處惟愛妾名萬人者知之萬人與清河王私慮事覺露夜引王入其臥室開見二人持兵而至方大悟曰清河萬人

新疑待正

卷四

信

是汝耶遂遇害因識而在殺人者有之未有如此之多者後之信謠識者可以鑒矣

五馬渡江一馬化龍

魏明帝時張掖水涌石圖有石馬七及犧牛之象自司馬懿至愍帝適及七代此石馬之數也晉時有五馬渡江一馬化龍之識又有牛繼馬後之謠故宣帝深加疑忌鳩殺其將牛金而有與夏侯氏通而生元帝者牛姓小吏也後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同來江左得立爲帝適符五馬化龍之識

或問中宗果爲牛乎果爲馬乎愚謂呂之繼羸有意爲之也牛之繼馬不知其誠然與否也據風聞之言則未可信據圖識之言似無可疑在元帝呼以馬者應之以馬呼以牛者未必肯應之以牛總之懿亦漢賊存其說以爲晉裔中絕使人一快可也

草木皆兵

苻堅淝水之敗愚謂非天敗之非人敗之自敗之也兵最忌驕堅懷諸人之諫云視擊晉如疾風之

稽疑待正

卷四

天

埽秋葉先築宮以待晉之君臣驕何如之驕者無謀無謀則心無所主弱者眇之强者畏之初意晉人不知其蒞怯何若及登壽陽望晉師之嚴整撫然生懼懼生疑遂覓八公山草木皆兵其鬼先已禡矣及苻融臨水而陣先據上游聽謝玄請其小却堅欲蹙其半渡麾兵少退未及徧喻全軍退不可止皆悞以爲敗矣玄等乘勢追擊遂致大潰此非自敗之而誰敗之耶苻堅統百萬之師投鞭可斷流卽八公山皆列真兵亦不足當其萬一何

足懼哉惟一懼也倉惶奔竄且遇風聲霍啖皆以爲兵此雖自敗之而實天敗之驕所致也用兵者鑒之哉

蹈空而行

南史記梁武帝異狀種種尤異者有文在手曰武帝夫文之在手不可飾也又曰兒時能蹈空而行則似神矣又曰映日無影則似鬼矣又曰項有浮光室中常有雲氣則似異類不可方物矣開國之主卽亡國之君安有是哉史臣因蕭梁好佛喜言

稽疑待正

卷四

天

奇幻故誇詡其事爲篡逆之人文其有天命意也

天十四載石進

梁開平時營將李思安于潞州伐木爲柵木中有朱書六字曰天十四載石進思安表上之羣臣皆賀以爲十四年必有遠方進貢者司天監徐鴻曰自古無一字爲年號者吾以爲天字取四字中兩畫加之于傍則丙字也移四字外以十貫之卽申字也且進者晉也丙申之歲當有石姓稱晉王此地者後晉祖崛起果如鴻言亦善詳矣

劉寄奴

或問漢高祖有斬蛇之事宋武帝採荻新洲有射蛇之事同乎異乎無乎愚謂高祖斬蛇之事則有之鬼母之言則未也若宋武之射蛇殆有之矣史曰帝射蛇之明日復至洲中聞杵臼聲往覘之見有羣兒擣藥問其故曰吾王昨暮出游偶爲劉寄奴所傷故擣藥以治帝曰爾王既有神何不殺之曰寄奴王者不死莫能報復矣帝叱之倏然而散收其藥還以治金創傳之立驗今其藥載在

雜錄

卷四

七

本草卽以劉爲名有可徵矣豈得謂之誣耶

太白經天

太白經天蹀血禁門之兆也愚以爲必待星變而識其兆晚矣唐之天下雖有高祖在上世民開創之也建成雖長不得依歷代叙次相傳之例使其有知早爲遜避當無手足相殘之禍矣高祖故命世民開府名曰天策以十八學士輔之曰天策者表其天意有在也以十八學士輔之者見其羽翼已成也明示建成使行秦伯之事而不之悟尚食

天位致與元吉皆亡必然之勢耳太白之象早見于人何俟經天而後驗耶雖然使高祖而像以世民當立建成當讓之故曉然諭之于父子兄弟之間弟遜之兄兄必歸之弟則慈孝友愛俱得之矣惜乎其不出此非高祖之貽謀未盡哉

月宮

唐元宗游月宮事一說開元中明皇與中天師洪都客夜至廣寒清虛之府下視若萬頃琉璃翠色冷光相射素娥奏霓裳羽衣之曲逸史以爲羅公

新錄

卷四

七

遠有杖化銀橋之事集異記以爲葉法善有過潯州奏玉笛投金錢之事幽怪錄以爲游廣陵非潯州說愈多而其事之無愈見矣

判柳

羯鼓錄唐元宗嘗於二月之旦見小殿柳色將穉曰對此景物豈可不爲判斷之耶呼高力士取羯鼓縱擊一曲名春光好回顧冶葉倡條皆盡放矣自笑曰雖欲不喚我作天公可乎愚謂仲春之時柳原當放明皇適遇其時矜爲奇異不然何於蜀

道艱難之時三郎郎當此際何呼天不應耶

催花

卓異記天授二年臘日武則天將游上苑宣詔曰
明朝游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
吹翌晨各花盡放矜爲異瑞余謂花發不時災也
非瑞也當其自立爲大周金輪皇帝袞冕郊天臣
工並見有一小童自空而下至於几席持小刀削
去所書周字此豈天祚之而以花呈其瑞耶謂之
爲災殆洵然也

蝸跡成天字

酉陽雜俎載唐睿宗初生于含涼殿則天方造玉
佛及長閒觀其側王佛忽作言曰爾後當爲天子
後爲冀玉寢齋壁上蝸跡縱橫皆成天字上懼遽
埽去之經數日書跡如初卽位後或雕美玉或鑄
黃金皆作蝸形置于釋道之前以誌國瑞思謂蝸
牛成字殆或有之玉佛發言則大怪矣必無之事
也

郭雀兒

郭祖微時與馮驥同里有道士善劊青令刺之郭
于項右刺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
曰爾曹各自愛雀啣穀雁出瓮富貴時也郭祖乘
鉞雀遂啣穀已而登位馮乘鹿雁自瓮中累累而
出此必無之事也劊就之青豈能移動道士卽有
仙術亦不當以此微奇若肉消皮蹙雀穀可以相
近豈佳兆耶不足辯者

點檢作天子

凡帝王符命或天爲之或人爲之而若天爲之若
周世宗于文書囊中所得木簡題曰點檢作天子
此斷出人爲而無疑者也蓋五代之時大臣手握
大權爲衆擁立者成故事矣張永德居殿前都點
檢職位高勢逼本爲天子所忌忽得木簡于書囊
之中未必不以爲鬼神通之者而去一點檢代一
點檢不爲天子之點檢往而欲爲天子之點檢來
木簡之造易成書囊之置趙普之徒可不意而爲
之者豈其天耶然人爲之而卒應之張爲點檢而
不信趙爲點檢而不疑謂之天也亦宜

日光磨盪

或問後五代之君位高權重卽有不得復爲人臣之勢擁戴而爲天子蓋出于一轍者也當其革命之際皆有異徵至于宋太祖而日光磨盪此獨何歟愚謂宋之得天下與梁唐晉漢周有不同矣後梁朱溫一代止于十年後唐李存勗一代止十五年後晉石敬瑭二主共九年後漢劉暉二主四年後周郭威三主十年至宋而相傳十有八帝得三百二十四年陳希夷曰天下自此太平矣日有重

新編

卷四

四

光之運故磨盪之異獨見于宋室乎

古燧人氏赤脚仙人

元符宮石刻載宋真宗未有嗣遣左瑄詣茅山祈禱遇王異人言古燧人氏已降生于宮中矣章懿后亦夢羽衣之士送一仙官自空而下仁宗誕生始能步時常持木簡鑽以鐵筋真宗問其何爲曰試取火耳帝顧后妃大喜曰異人之言信不虛矣又傳仁宗之母李氏夢一仙長跣足而來後誕仁宗幼時每喜脫去履襪徒步禁中皆呼爲赤脚仙

人愚謂帝王之生或有所自來亦未可定第真宗好道崇信異說官人于仁宗見戲之時亦足以爲仙人之驗矣鑽木以爲燧人之驗矣此與附會天書同類不足信也

芝草

宋仁宗時無爲軍獻芝草三百五十本真宗東封王欽若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趙安仁獻芝草八千七百一本後欽若丁謂疊獻芝草皆數萬本建中時李仲文採芝至三十萬一本明世宗欲

新編

卷四

四

用芝草入藥先後得芝無踰千本者其時有奸人王金于崇文門外積巨木置陰潦之地以藥傅之芝榮五色隨藥而生委宛餘篇之所載也王丁所獻殆亦王金之術故其所獻如此多歟

天書

宋真宗時天書見承天門之鵬尾王欽若請禪識者謂帝因欽若孤注之言耻澶淵之役而欲封禪以自文也惟時王旦爲帝默受美珠之賜不敢異議禪事遂成惟孫奭曰天何言哉而有書也語盡

之矣或曰天書之事自古有然如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素王非以天書開夫子之始乎下世有一男子名曰秦始皇至于沙丘而亡非以天書計夫子之終乎何獨至于宋而疑之愚曰宣聖之事當以魯論爲正子不語神語怪天書非神怪乎且孫奭天何言哉之語非卽夫子之言乎夫子言之于前孫奭又述之斷之于後不辯而識其誣矣

天津橋杜鵑

邵康節于天津橋聞杜鵑嘆曰天下將治地氣自

滌疑待正

卷四

皇

北而南將亂地氣自南而北杜鵑南禽也禽鳥得氣之先將有南人柄用天下自此多事矣後果應在安石以新法害世也愚謂天地之氣相交者也北而南南而北如人一身之流行未嘗少滯北而南不必治南而北不必亂也若以五行之理言之北陰幽也南陽明也陰幽之氣達南則當亂陽明之氣及北則當治矣何言之相反乎兆亂之機似不在地氣而在禽聲夫杜鵑怨鳥也五更啼血似訴國亡此不祥之聲矣應在半山殆或有之邵子

精于推斷以數言之非以理言之也

月中人

宋吳臈夜獵見月中一人騎馬垂鞭與已相似揚鞭而揖之其人亦揚鞭而答之衆皆見之乃大喜反謀由此而決後竟受誅月誤臈耶亦臈蒙反念而妖見之殆自誤耳此猶明英宗時廣州盜黃蕭養者繫獄所卧竹床生葉自以爲瑞越獄嘯聚大肆猖獗後致取戮造物之顛倒奸邪如此同一轍也

滌疑待正

卷四

吳

江潮三日不至

天下之潮汐惟浙江最大勢若層巒稽天浴日來必應候故謂之潮信也南宋時元兵至臨安排營江浙人皆幸其必爲魚矣而江潮三日不至卒以取宋說者謂天之佑元愚曰非佑元也國家之氣恒與天地相關如人之病也色必不壯血脈必爲之不流天地之應于國家亦猶是也故北宋之變天星不照于汴京南宋之亡海潮不溢于江岸出于自然非天有意爲之也然有以回天者不至此

而寡婦孤兒何知有格天之道哉

石人一隻眼

或問元順帝開河亦益人之事也何以得一眼石人有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識愚謂大功之興當存乎其人因乎其時如禹創城郭以衛民也民樂爲之秦皇之築城則築愁矣禹疏九河以利民也民樂爲之順帝之挑河則挑憂矣或又問一眼石人之兆何居愚謂爲人君者視貴思明石人則實其腹不能思矣滅其目畧于視矣不明之象也然何以尚存一目曰順帝頗有小慧能作奇巧之器故謂之明不得竟謂之無明亦不得也是以存一目也一目不得曰明將啟有明之人而代之矣

角端

西印度有獸名曰角端高數十丈能作人語通萬國之言元太祖滅回回進次其地忽遇此獸大聲言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逐帝異之問耶律楚材曰此旄星之精名曰角端天遣告帝不可違也遂班師或疑此事之有無愚曰宇宙之內何所不有

鸛而能言矣猩猩而能言矣角端不可言乎矧元時關土開疆幅員萬里窮兵所至北斗居南天竺之區更爲異域卽無角端亦宜知止神獸示現殆有之乎楚材好佛之人信其無誑語也

靈食誓詞

明萬曆皇三子生鄭貴妃乞憐于上欲立爲太子要上于大高元殿真武神前設陳密誓御書誓詞緘玉盒中後庭臣敦請立皇長子旣立遣人于貴妃處索取玉盒封識宛然啟而視之所書之字已經蝕盡止存四腔素紙而已上悚異而示貴妃妃痛哭稽首知出天意不敢怨上也

天開

天裂陽有餘也地震陰不足也皆災異之最大者然俗傳有所謂天開眼者如王旦幼見天開而姓名大書其上後乃爲相羊襲吉亦見天開樓閣嵯峨光照山岳是歲擒元明天順間臨洮陳鸞偶見天開有上帝袞衣端拱其中侍臣鵠立儀衛森然久之乃閉正德中楊州鄭姓啞人驚見天開稽首

急拜隨喚人觀而啞人忽善語矣此皆夜見者宣德間天忽晝開十有餘丈晴碧無翳望不可極歷未申二時而合愚謂天積氣也積氣有時而開此理之所有者乃于境中示象則幻矣且其瑞恒在一人又何隘耶要之其人適有吉祥故偶見此必如宣德所見乃真境耳

日借天光

震澤長語謂日體本黑積天之至陽而生明月體本黑又借日之至陽而生明陽不足則日之黑暈

松疑待正

卷四

等

見月之晦明增減亦隨陽氣以爲乘除也然月借日爲光吾聞之矣日借天光未之聞也夫日入則晦日出則明似天以日爲光矣愚謂天雖以日爲光日卽天之光也雙丸代明陰陽相長一皆天地之氣又豈天自天而日自日乎別而二之隔一塵矣

日月之形

沈君括曰或問日月之形如丸乎如扇乎若如丸相遇豈不相礙乎曰如丸曰何以知之曰月盈虧

可驗也月本無光猶銀丸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如一彈丸粉塗其半側視之粉處如鉤對視之則正圓矣此有以知其如丸也日月氣也有形而無質故相值而無礙程子云日月陰陽器見之尤盛者也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月之光一日之光耳

日食月食

日月薄蝕聚訟紛紛宋潛溪論月蝕曰月本無光

相疑待正

卷四

等

藉日爲光其有蝕爲地影之所隔也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隔或寡或多故蝕有深有淺地與日月相當則食旣矣此說似確故朱子以之示門人矣伊川論日食曰日月相照陰盛亢陽而不讓故有食之此春秋月食不書而日食必書書其變之大也華象新書曰月與日對望爲地所隔猶能受日之光故月當晦時其鬼影依然可見此陰陽精氣之潛通如鎡之吸鐵銅之應鐘莫或見之此說尤妙以爲其相食也爲地球所障之言更上一層

樓矣

月影

月中有影俗傳桂樹之影蟾兔吳剛之影稗乘家言皆不足辯王半山曰月中彷彿有物乃山河之影也其說本乎佛經言月中所有乃大地山河之影故蘇長公詩曰月如大圓鏡寫此山河影妄云桂兔居俗說皆可屏皆祖是說而言之也或又曰月中凡黑者皆地之影白者皆水之影蓋水多於地故白多於黑也水受陽光光能明亮其言稍異

亦有所參

卷四

星

星隕

說者謂日秉天光月秉日光星秉日月之光是星本無光者矣乃考天官之書往往日食至既白晝昏晦則羣星燦然似乎星自有光不藉日月者矣乃星之隕也有及地而化爲石者矣及地而化爲石者隕其質也徐用王曰星化爲石乃怪異之氣結成猶之彗孛之類本無是物偶爾成形此又通乎五星之變之說也

雷

或問雷霆所擊爲有心乎爲無心乎愚曰有無心者有有心者謂爲有心則隨地而起或緣草木豈草木有罪而誅之耶謂爲無心其擊人也或追求於隱匿之中或提擲之于空曠之地豈偶然而相遇耶然主無心之說者劉青田之論也其論固辯愚謂武乙射天擊之無赦至有蜈蚣被擊而書白起者矣有犛牛被擊而書李林甫者矣此豈無心者耶爲無心之說者可以明天地之氣爲有心之

說者可以警兇頑之心

卷四

天

天河

蒼蒼者天之色也而有天河界於其中相傳以爲此黃河之影也靈憲注曰水精爲天河謂星爲水之精也西洋之人以通遠鏡上窺天漢密密皆星如郎位鬼尸叢叢相聚故說者遂以爲河漢之影皆星之光愚謂高天之上何處無星而此皆純白卽郎位鬼尸雖繁可見未嘗發爲白氣故謂爲星影則斷非也今觀院園之間小水在地必倒射光

影于棟宇之間矧九曲黃河橫過大地無昭回之影上于天漢乎謂爲河影無可疑也

十二辰

或疑十二辰配物之說愚于松霞館贊言得其解焉子之屬鼠也以天開於子不耗其氣則不開鼠耗蟲也夜尚未央正得其令故屬鼠地闢于丑牛闢地之物也故屬牛人生于寅有生則有殺好殺者虎也取象于虎使人知敬畏也故屬虎卯者日出之候日本離體而含大陰故屬兔辰者三月之

術疑待正

卷四

陰

卦羣龍行雨之時故屬龍巳者四月之卦草木茂而蛇得其所故屬蛇午者陽極而陰生馬健而不離地故屬馬未者羊嘴未時之草而苗故屬羊申時日落而猿啼如時將晦塞則異物游行故屬猴酉者月出之時月本坎體而會太陽故屬雞戌當暮夜則犬司戶故屬犬亥者天地渾沌之時人皆熟睡如果在核中亦如猪於飲食之外一無所知也故屬猪此亦異解存之以備討論可也

分野

趙韓王言曰五星二十八宿在中國不在四裔斯言大謬愚嘗于欽天監觀混天球其體正圓諸星基佈則知中外之間無所不徧矣豈有在不在之異乎癸辛雜志以二十八宿配十二州分野僅將畢昴二星管攝異域以爲踈誕愚謂二十八宿中國分配之矣其在異域亦各有占驗不必定執華夏天官之書以槩之也卽中原分野亦自不同如吳越在南而星紀居北魯在東而降婁居西衛在南而娵訾居北周處中而鶉火居南參錯交互

術疑待正

卷四

陽

莫知其故一行曰懸象在天其本在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乎方隅其占驗以山河爲限而不主於州國斯言甚妙觀乎中國如此異域亦可以類推矣

地震

地以靜爲體陽伏不能出陰迫不能入二氣相搏故有震也考之歷代傷害實多漢張衡有地儀鑄銅爲之八龍擾外金丸在口下仰蟾蜍如地將動龍吐彈丸蟾蜍張吻而接鐸然有聲預識震撼之

方無不驗者有此亦可預防其患惜乎其法不傳
矣然有可以觀象而得之者晏子春秋云維星絕
樞星散則地動信如所言責之靈臺之司亦可以
爲預防之一助也

海市

天下最奇之事莫過于海市矣海市之外又有墟
市化城海市在水者也墟市在陸者也化城在山
者也皆能吐氣碧空結成樓臺宮闕動植飛潛之
狀而海市之變尤奇千古難格其理愚謂天地謂

術疑待正

卷四

臺

之造物山川人物皆于無物之時造而爲有天地
之氣可以造爲有中之形亦可造爲無中之影舒
乾坤之靈秀現奇幻之文章故水有之陸有之山
澤之間無不有之如絲竹之吹而作聲椒蘭之焚
而爲味其娛人之耳悅人之鼻皆在有無之中蜃
樓諸境亦猶是也不可以意會乎

黃河清

黃河之清或以爲瑞或以爲災乾鑿度曰天降嘉
應河水先清京房易傳曰黃河清天下平皆以爲

瑞矣漢桓帝時濟北河清裴楷上疏以爲諸侯欲
窺市師之兆靈帝時河清兼旬郭璞以爲河本濁
而變清此反常之象也金紹衛黃河清五百餘里
以其事詔中外楊珪上書乃水性失真正當戒懼
而反誇示四方所未喻也元順帝時河清帝愀然
曰必有代朕者矣深有自知之明此以之爲災者
也愚謂黃河千年一清亦天地之氣有乘有除之
時適逢其時于有道之世謂之爲瑞可也于無道
之世謂之爲災可也

術疑待正

卷四

疑塚

疑塚

余嘗過漳河見土埠如山巍然相望土人云此曹
操七十二疑塚也操自知罪大人必惡其骨餘故
欲惑人耳目元人有詩曰人言疑塚我不疑我有
一法君未知會須盡伐疑塚七十二必有一塚藏
君屍教清江云老瞞毛骨豈真莖其間哉奸雄欺
人又墮其計吾恐其爲擲榆矣此甚有見愚謂曹
瞞死爲骨計生爲身計夜卧曾無定處嘗語人曰
我睡中每能殺人慎勿相近一日僞寢有近之者

揮刃殺之自是人莫敢至其卧室此卽疑塚之故智也由此觀之其用心畏懼無刻得寧安得君子蕩蕩之樂哉狗彘之骨灰之不足洩憤疑與不疑不足計也

石鼓

劉侗人曰太學之石鼓有十其文猶其辭誦天子之田畝金字陰金人剔取之言人人殊謂周宣王之鼓韓愈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焉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歐陽修

術疑待正

卷四

聖

也謂宣王而信之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董道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文今剝漫自甲鼓數止癸鼓共有三百二十五字存惟辛鼓字無存者今衡陽縣有石鼓一大覆鐘字禹篆其文禹禋祀文也三代之銘制文德于彝鼎武功于鉦鼓故武成之記事也以策岐陽之記獵也以鼓

禹穴

楊用修曰太史公自叙云上會稽探禹穴此子長自言徧游萬里之目上會稽述吳越也探禹穴言

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遂以禹穴在會稽作地誌者以禹廟旁小坎如春曰者當之是有何奇尋子長之筆耶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洞杳深入跡不到儀封劉遠夫撫蜀修志訪古碑刻得二大字於苔蘚蒙密之中書曰禹穴蓋李白之所題也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若禹穴在會稽而上云上會稽下又云探禹穴則不勝其複矣

長城

術疑待正

卷四

美

史謂長城之築起於始皇抑不知不自秦始也趙簡子時已先築矣秦昭王時築長城於隴西趙代王亦築於陰山蓋藉此以隄防中外然內政不修而區區是恃則亦愚矣後之繼秦者因其成業而修補之不爲無功但秦本欲其子孫傳之無窮豈知疲民亡國徒爲千萬世作役耶又郡縣之制亦不自秦始按左傳楚滅陳爲縣則亦有先始皇而變封建者矣

金陵

周應合曰金陵何爲而名也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鎮之秦始皇亦以是故埋金厭之靖安道間有埋金碑文曰不在山前不在山後不在山南不在山北有人獲得富了一國金陵之名始於秦楚矣於此知熊商嬴政以愚黔首無能發其詐者以地有王氣將鑿山以泄其氣也驅其人以鑿山人未必從於是借埋金之說使人有求金之心皆不愛其力不待驅而從也徧山而求之山之氣泄秦楚之謀遂矣吁熊商嬴政將以愚黔首適自愚

析疑待正

卷四

竟

耳山川融結天地之氣豈區區智術所能辯哉當時言天子氣以五百年爲期晉元帝渡江適符其數商與政如之何哉

河源

漢張騫云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蔥嶺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悶磨黎山自崑崙水東北流與積石相連元征西域拓地四萬里世祖命都實窮河源在吐蕃西部有地幾百里有泉百餘道湧出如列星故蕃言火敦腦兒火敦言星宿腦兒言

海也楊升菴曰黃河之勢如常山之蛇張騫見其尾元鼎見其腹都實見其全體愚謂火敦腦兒固爲河之源矣然西域之西更不知其紀極或曰黃河之水天上來說雖難考理殆有之蓋洩於尾閭者自必運於天漢逝者如斯猶人週身血氣上達泥丸下交氣海有必然者然禹貢所書導河積石至於龍門蓋就九州以內疏鑿所及者言之不及詳其外者既不暇又似不必故等之存而不論也

五湖四瀆

析疑待正

卷四

卒

五湖向傳洞庭青草鄱陽彭蠡太湖是也而吳越春秋謂五湖者貢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甌湖是也酈道元水經注謂長塘湖射貴湖上湖瀾湖太湖爲五湖張守節史記正義云茭湖游湖漢湖貢湖胥湖皆在太湖之東爲五湖虞翻云太湖水通五道謂之五湖一言得之不然范少伯乘扁舟泛五湖豈盡洞庭彭蠡諸區而徧涉之耶說苑四瀆何以視諸侯以其能通百川于海故視之也淮以北則河爲大淮以南則江漢爲大唐貞觀時上問

許敬宗曰濟水微細而亦稱濟河也對曰濟者獨也言其不因餘水能獨赴海故也此爾雅之言不必捨濟而更尋一水以足四之數矣

浙江

葉夢得避暑錄謂桑欽爲水經載天下之水甚詳而於兩浙獨畧名浙江爲漸江謂其出三天子都蓋欽北人未嘗至東南但取山海經爲據耳山海經注三天子都在彭澤余意漸字卽浙字欽誤分爲二耳鄒道元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陽縣南蠻中

橋樑

卷四

三

是也愚謂桑固訛矣葉以鄒說爲是亦未是也丹陽近揚子淞江今名浙江西承流於徽嚴南湖源於衢發蠻中二字何混雜而無考乎且苔嘗諸溪古今稱勝水經俱不及之其缺於東南者多矣執經而問恐誤人以造途者由是書也有識者宜爲補而正之

錢唐

錢唐江錢塘二字或以爲吳越王所築因其國姓故名錢塘或謂以錢易土捐錢築塘故名錢唐

不知二字之來舊矣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名今唐字加一土旁俗所增也非故名矣爲考正之

度索尋橦

西域傳有度索尋橦之國讀之者不知其說及讀後漢書跋涉懸度之注而知之蓋溪谷不通以繩相引獨孤及招北客辭竿復引一索其名爲竿人懸竿空度彼絕壑也蜀中松茂之地皆有此橋河

橋樑

卷四

三

水險惡不可方舟植柱兩峰繩組其中繩上貫一木筒所謂橦也欲度者縛人橦上自以手緣索而行達于彼岸有人解之所謂尋橦也獨孤及以十七字寫之西域傳四字盡之洵簡妙矣

溫泉寒火

邵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謂陰能從陽陽不能從陰也愚謂溫泉固有之矣寒火亦未嘗無也聞之蕭丘有涼焰矣其光上熾不聞晝夜草木遇之而向榮如故也鳥獸遇之而咸若如故也樵牧

履之而衣履如故也惟其寒也故不灼也然泉之溫也以下有硃砂礬石故變其性此易知也獨火之寒其故難解蓋陰陽之氣互相倚服地中有火其下或凝作堅冰化爲晶魄則火氣鬱勃無所蘊藏遂致炎上乘陰氣而出也故不熱而寒此與溫泉之理正相對照殆可格而知也

潮汐

水無有不下潮汐能自下而上此事之至異者也山海經以爲海鰐出入之所爲也藏經以爲神龍

佛藏經正

卷四

六

之變化也夫龍與鰐誠能興濤鼓浪然何能一刻不爽乎耿伯宣謂地氣升降之所致也夫晝夜之間大地山河豈有震動不寧如是者乎善乎邵子曰此天地元氣呼吸之所爲也一言盡之矣或言潮之升降有應長短星者有應月者愚曰此皆是也滇黔兩粵之中溪泉之水有一日三潮者有一日百潮者此則應星者也瓊海之潮有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者此則應月者也若夫一晝一夜一往一來此誠應天地之元氣所爲諸說紛紛俱可廢

而不道也

誤書古事

日知錄載墨子文王舉閔天太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而西土服於傳未有此事必太公之誤也呂氏春秋箕子窮於商范蠡流于江蠡未嘗有流江之事必伍員之誤也史記孫叔敖三爲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悔叔敖未聞有去相之事必令尹子文之誤也淮南子吳起張儀車裂支解張儀未嘗受車裂之禍必蘇秦之誤也易明貞良得願微子解囚微子未嘗被囚必箕子之誤也愚謂寧人爲古人致辨此古人所賴有後人也

物有不易格者

格物致知謂當卽物窮理而亦有理不可窮者如孫雪居守漢陽山民斲石石腹中有石龜在焉獻而放之於江不識何緣在其中也唐天寶中李應物開砥柱石中得古鐵鐔有平陸字因改爲平陸縣見傳信錄夏侯孜開貞陵於堅石中得金釵半股其餘尚銜石中見唐史闕事又東觀餘論潯陽

佛藏經正

卷四

六

役兵鑿一石石中又有小石乃碑視之王逸少書
頭眩方人皆不解其故黃長睿謂埋沉既久堅土
累之或變爲石說亦近理然觀王文秉破石而得
金釐杜綰破石而得活魚則又非理所能解者也
愚謂造物弄奇存而不論可也

御覽待正

卷四

五

張騫先生鑒定

錢塘 陸次雲 雲士 纂著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鄭元王弼諸
儒者及淮南子引用俱以夕惕若厲爲句程朱始
以夕惕若爲句朱子謂如頻復厲無咎是也夫頻
復厲無咎厲字屬上文爲不順自當屬下文矣况
又言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厲卽危也
事文彙編 卷五 一
又如食舊德貞厲終吉漢之儒者皆以貞厲爲句
程子朱子作厲貞吉爲句卽厲無咎之類也以垢
九三厲無大咎觀之則厲當屬下文無疑矣此浦
江張伯起之言也可見宋儒精於漢晉諸儒句豆
之間其繫於經義良不淺也

乾道變化

易乾道變化朱子註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他
日謂門人又言化是漸化變是頓變或以不同爲
問朱謂本義固是然易中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

又是漸及變則又化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按鄭元易註先有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爲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者亦謂之化諸說錯綜存之以備參考

師出以律

漢程不識李廣同爲名將其治兵則有異焉廣行無部伍不擊刁斗舍止就善水草人人自便敵人不敢犯不識正部伍擊刁斗治軍至明不得休息敵亦不敢犯士卒樂從李廣苦程不識司馬溫公

事文標異

卷五

二

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廣使人人自便人情樂於安而昧於禍士卒以不識爲煩自必樂於從廣且將惡其上而去之而廣防禦少疎未有不致敗者故曰兵事以嚴終行軍當以爲不識爲正李雖奇不可法也若岳武穆之野戰運用之妙寓成法於無法之中又不可以是論矣

黃裳元吉

易之坤六五黃裳伊川傳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武后之事朱子謂又無此義不當硬入邵溥云伊

川因宣仁垂簾事有怨母后意此爻義之所爲發也否六四包承龜山以下文小人合一句讀之言否時當包承小人朱子謂如此不成文義矣蓋龜山欲解洗其從蔡京父子之失也聖賢經旨萬世之訓後儒有見因事觸物別爲篇章以發已意蓋無不可而假諸聖經行己之私其何以爲訓乎欲蓋而彰賢者不免隱見微顯君子可無戒乎

小貞吉大貞凶

易考云易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

事文標異

卷五

三

此文注云膏者所以潤入肌膚爵祿亦以養人也小貞臣也大貞君也遭屯難饑荒君當賑濟百姓而反吝則凶臣吝嗇則吉也而魏了翁云周禮大貞謂大卜如遷國立君之事不訓正也與古說大異矣並載之以俟知者

枯楊生稊

熊南沙周易象旨云枯楊生稊陸德明曰秀也夏小正正月柳戴德傳云發孚也秀如苗秀之秀未成穗曰秀柳亦有穗卽柳線也孚如中孚之孚羽

未出卯曰孛花之蓓蕾多如鳥卵柳初生亦相似
故曰發乎朱子本義曰稊根本也榮於下者也易
義初爻爲木本或可象根至二爻則非根矣則朱
子之解稊猶未當也宜以秀孚之說爲是

井

井淮南子與世本並云伯益所作按易重卦已有
井名史黃帝分州置陣象井立法瞽瞍使舜穿井
井不起舜伯益舜臣豈得謂始于益井之來已久
人非水火不生活想自茹毛飲血之後有鑽木取

事文標異

卷五

四

火之事卽有掘地取水之事其所由來不必計也

帝乙歸妹

楊升菴曰帝乙歸妹帝乙殷之賢君尚書所謂自
成湯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罰是也史記云帝乙
時殷道益衰此背經之說也後世注易者因史記
之言遂以帝乙爲成湯易與尚書相矛盾矣信史
而疑經表表賢君傳信傳疑其義如此史之紀錄
可盡信乎

冶容誨淫

冶容誨淫漢疏謂冶字古本作蠱字故太平御覽
中引之曰蠱容誨淫此其證也又考左傳女惑男
曰蠱國語曰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曰妖蠱艷
夫南都賦侍者蠱媚馬融廣成頌古冶字作蠱字
二字而皆一用之者也蠱又有省文作蟲字者漢
高祖功臣有蠱達其人乃古蟲之後以蠱字不雅
故改而爲虫不知古詩有古冶子之名似冶子卽
蠱子由諸說推之不必二視之也

賁于丘園束帛羹羹

事文標異

卷五

五

賁于丘園束帛羹羹一說隱于丘園以禮聘之羹
羹所聘之物也孔穎達以漢聘隱士用元纁駟馬
恐待賢不當過儉先儒有以羹羹爲衆多者但聘
賢何吝于吝有礙耳周氏謂以賁下賤卑禮厚幣
爲吝大費解矣一說爲國不尚華飾故不賁于朝
市而賁于丘園束帛羹羹之薄耳禮奢寧儉故雖
吝而終吉于吝字似妥朱子從之蓋細味羹羹終
是淺意雖異說不一而寧儉之說爲長也

歸妹以須

六三歸妹以須註疏程傳以須爲待固是然朱氏謂天文須女四星賤妾之稱本義亦稱或曰女之賤者殆似可從屈原姊名女嬃呂后妹亦名嬃嬃卽須也初言歸妹以姊則歸妹以須可互見矣至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遲音穉謝靈運詩臨江遲來客是也讀作平聲義稍異矣此蓬底浮談之說也須遲字意皆有切據謙曰浮而不浮矣

繫于包桑

丹鉛總錄謂易曰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解之者以

事文彙

卷五

六

包桑爲固結之喻似乎未確包桑豈固結之物乎蓋古人取喻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也陸宣公收復河北後請署兵狀有云邦國之机隄綿綿聯聯若包桑綴旒幸而不殊者縷矣此解昔人之所未及者也

震爲蓍

易說卦震爲蓍蓍之爲言布也震于東方爲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蓍今文作華蓋言花之蒂也詩凡華字皆叶音蓍是其證也陸機文賦彼瓊

蓍與玉藻瓊華與玉藻相對尤可證也說者每遺此解此亦楊升庵之說也

殷易周易

殷易先坤後乾有靜斯動陰陽之定理也周易先乾後坤陽尊陰卑天地之定位也在殷易由陰及陽得生生之序在周易扶陽抑陰是斷不使陰先于陽也此文王之大旨也故學易者宜從周不從殷也

歸藏易

事文彙

卷五

七

京房曰古有歸藏易一書今久亡矣而六十四卦之名尚有存者內缺其四與周易不同如需之曰渚小畜之曰毒畜大畜之曰大毒畜艮作很震作釐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作誠坎作犖謙作兼遜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毋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與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霽林禍馬徒三複卦名不卽當周易何卦也

十五國風

尤悔菴曰吾於十五國風竊有疑焉二南爲周召

之詩當文王時燕魯未封故以南名之邶鄘衛三
監之地并封康叔非三國也王者何平王也王人
雖微必序諸侯之上今列於十五國其謂之何若
云王道衰微雅降爲風豳風王業之始宜與生民
公劉並稱何爲居風末耶叔虞封于唐子燮卽爲
晉侯而不名爲晉風檜滅于鄭曹伐于宋猶備小
國之數春秋時若宋杞蔡許虞虢滕薛邾莒之屬
寧無一篇足錄何孔子刪詩如是其闕耶以愚度
之孔子刪詩者魯之樂章也季札聘魯請觀周樂

事文標異

卷五

八

自檜以下無譏焉合之十五國之風疑尚有餘風
不止一曹也孔子刪詩亦因魯之舊而已詩與樂
合夫子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而
不言風豈風之所尚有未得者耶愚謂王風列于
十五國之中豳風附于十五國之後失其所矣由
雅頌各得之言觀之悔菴疑風尚未得其所良不
誣也

關雎

先儒謂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后妃欲供祭祀求賢

女與之供職以助已也此將淑女屬之他人與孔
子樂不淫哀不傷之說不相符矣考亭舍去異說
求之本文始與不淫不傷之意相合但毛氏訓毛
爲擇正意訓毛爲舉朱子以爲熟而薦之與左右
字不合愚謂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之詩觀之則
或錡或釜或左或右左右毛之之說亦未爲不可
也請以正之善說詩者

鹿鳴

艮齋雜說謂關雎爲風之始而漢詔云應門大夫

事文標異

卷五

九

關雎刺焉鹿鳴爲雅之始而史記云仁義凌遲鹿
鳴刺焉關雎文王之詩也而齊魯韓三家以爲政
衰之詩漢書云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不
知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夫子已先爲註脚矣鹿鳴
若爲刺世則鄉飲酒禮燕禮何取鼓瑟而歌鹿鳴
乎聖人刪詩又豈以政衰刺世之作冠於風雅之
首乎

標有梅

詩故纂曰標有梅注謂男女之及時非男女也處

士樂及明時效用也月令孟夏贊俊錄遂賢良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故徵聘之典行焉梅賾謂落正其候矣此時束帛之典不及必且後時矣故託士女相求以明志也

怒如調饑

丹鉛錄曰怒如調饑韓詩作朝辭章句云朝饑最難忍其義晰矣毛詩作調本屬魚鄭氏求其說而不得云調音獨又改作朝均之不確愈解而愈失其真不若朝饑之爲長也焦氏易林云何如事文標異卷五

栢舟

栢舟之詩小序言衛侯公之時小人在側仁人不思而作朱子辨其不然乃信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詩又因與綠衣相連復以爲莊姜之詩夫小序出於漢儒固難盡信如詩出於小序之後又奚可爲信也况飲酒邀遊似非婦人之事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謂小人在側

仁人不遇又奚不可毛鄭專拘小序其失也泥朱子盡棄小序其失也矯審酌其間可從者從之可去者去之庶乎其有當矣

卷耳

陳臥子曰卷耳言嗟我懷人是所懷之人明矣毛鄭以爲賢人拘小序之過也朱子所謂委曲遷就而前合之始舍小序而求之經亦詩之大幸但欲盡去小序則太過耳楊用修以荀子解卷耳爲思賢深得詩人之心朱子直以爲后妃思文王之詩

事文標異

卷五

士

用修以爲陟岡飲酒非婦人所宜亦傷大義或原詩人之旨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元黃者文王之馬也金罍兕觥異文王酌酒以消憂也身在閨門而思在道塗也雖似是終非本義愚以爲此詩人設想然耳當王室如燬之時思念文王有不能形之語言者言欲陟崔嵬而馬虺隤則未嘗陟崔嵬也不得已而思酌金罍豈真酌金罍乎至結語曰云何吁矣左思右想難免傷懷無可奈何付之一歎而已其旨如此謂之亦傷大義非痴人說夢乎

木瓜

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執木瓜詩問者謂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其中無男女字何以知爲淫奔蕭山秦風季曰卽有男子字亦何必淫奔張衡四愁詩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明有美人字然不爲淫奔也有難之者曰美人固通稱若彼狡童兮得不以爲淫奔否曰亦何必淫奔不讀麥秀歌乎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兮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箕子指受辛也受辛君也而狡童之誰曰

事文彙

卷五

七

狡童淫者也秦君之說如此誠可與講學矣

不日成之

不日成之朱注謂不終日也迅速奏功以見靈臺命名之義謂若有神靈爲之者意則美矣然一日之中豈能卽竣靈臺之事者不近人情矣稽之古注以爲不日成之者不設程期之日也文王仁愛人民悉其過勞正與經始勿亟之言相合朱注固佳似古注更出其上也

不顯惟德

詩不顯惟德注皆以不爲豈不知古地名多有不字如春秋之不羹華不注史之不因不美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或曰不讀作丕古無丕字不卽丕字也雖與朱注異說其實其義可取也

平王之孫

洪文敏曰周南召南之詩自漢以來爲之說者必系之文武成康不無牴牾如何彼禮矣其辭有平王之孫齊侯之子翻覆言之毛公箋云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考其意蓋以平王爲平正之王

事文彙

卷五

七

齊侯爲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成王不敢康非指武與成者然證之春秋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王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爲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以禮接于廟故築舍于外末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逆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爲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侯之子卽襄公威

公也二者必居一於此矣而以爲武王女文王孫於義何居

親結其襦

親結其襦婦人之褱也邪交複絡以纏于體示繫屬于人也卽所謂纓也士婚禮親脫婦之纓纓必有結脫者解其結也古語多反脫而曰結猶治而曰亂也舊說以襦爲幌巾誤矣又以親結其襦爲母命雖是婚禮而作詩之意則在此不在彼也

中田有廬

事文彙

卷五

古

說文廬寄舍也秋冬去之春夏居之蓋古者一夫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城中之莫居也二畝半在田野外之寄居也詩云中田有廬是也周官凡國十里有廬則賓客寄舍也三年之喪倚廬則門中之外室也北狄穹廬則逐水草無定居之瓊室也考工記秦無廬謂矛戟柄竹櫛秘之屬其音轉作廬而字作廬則與前數廬字大有別矣不可以同文而視爲同義也

齊子豈弟

楊用修曰齊子豈弟與各章遊遨夕發之意不同

初讀疑之後觀鄭戔豈弟作閭閻閻訓開也閻訓明也開明之義與發夕爲對司馬相如封禪文曰昆蟲閭澤汪文穎曰閭澤樂也又與遊遨之意爲對二說雖殊義近之矣今云豈弟淫亂之人何豈弟之有愚謂豈弟雖是好字然加於婦人非宜蓋婦道貴乎嚴肅豈弟平易近人之說也貞烈之婦豈肯平易近人乎詩人用字語似厚而意甚刻矣

啓明長庚

事文彙

卷五

圭

李氏詩緝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啓明卽太白長庚不知何星毛氏云卽一星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故李白母夢長庚而名之以白字以太白亦以爲一星矣鄭樵曰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沒則西見實二星也今注一星一與二字畫多少之間有誤耳元注二星也得通志之辨可以證毛氏之非矣

小弁

小弁周幽王愛褒姒欲廢太子宜曰其舅申侯爲賦此詩此正解也或以爲尹吉甫之子伯奇爲後母所讒而出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正義且云伯奇卽宜曰也合二人爲一人益大謬矣蓋伯奇宜曰其事相似故人或傳訛斷以爲太子傳所作爲是其曰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急而反跂跂然者不忍去也雉之雉也尚求其雌王豈不念后乎木之壞也尚疾無枝王豈不念子乎憂之如此王寧莫之知乎此至孝之至情語也宜

事文類聚

卷五

六

曰何能爲之其傳能作怨辭正所謂可以怨者高叟不足以知之也

蒹葭

顧涇野曰蒹葭刺襄公未能用周禮以固國也周之典禮皆至中之道猶在水中央者今乃不能順其情而爲之乃溯洄以求其能爲國乎故程子曰蒹待霜而後成猶民待禮而後興也毛公亦謂秦襄公新爲諸侯未習周之禮注國人未服焉或曰伊人者知周禮之賢人也欲其君求賢也愚謂未

若朱注所言神情縹緲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叮嚀鹿場

詩疏曰叮嚀鹿場毛萇曰鹿跡也說文曰叮嚀禽獸所踐處漢儒解經如此何其拙也蓋因叮嚀之下有鹿場字遂以鹿跡獸踐附會之耳鹿跡獸踐可以解鹿場不可以解叮嚀也原詩人之意謂征夫久不歸家叮嚀之地踐爲鹿場矣非謂卽鹿場也如幽風以綢繆牖戶形容鳥巢可得謂綢繆卽鳥巢乎

事文類聚

卷五

七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

棠棣之華萼不韡韡人以不字作勿字解非也萼蓋也不花之足也卽蒂也易曰震爲萼萼花蒂也通作敷卽不也然又有跗字亦同是義唐人遊仙詩紫芝列紅敷字書作跗古詩綠萼青跗是也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壯夫蓋華字當與夫字相叶亦當讀作萼字字意相通人亦知之若不之爲蒂人鮮知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

楊升菴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古注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之詩也錫福之說毛萇以爲文王錫之鄭元以爲天錫之朱傳以爲諸侯錫成王以福祉而惠我無疆也三說不同要之毛鄭得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冠履倒置矣洪範天子欽福以錫民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晦菴必欲別立一說以勝前人前人豈易勝耶

魚藻

魚藻古序以爲刺幽王思武王之詩朱子詆之爲

事文類聚

卷五

大

陋改爲天子燕諸侯諸侯美天子之詩似相背矣首章曰魚在在藻有頒其首此卽群羊墳首之墳言頭大而身瘠也次章曰有莘其尾言魚勞而尾赤也三章曰依于其蒲言王澤竭而不依于水將失于陸也鎬京之思非武王而誰思乎明明刺辭而猶以爲美考亭先生于此未之詳矣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小雅自節南山以下數十篇序皆以爲刺幽王之詩獨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言農事故朱子皆

以爲力田祭祀之詩以不見有刺譏之辭也蓋此皆幽王時之詩愚以時考之知其爲刺而非美也其時幽王失道若華有鮮飽之歌矣何草有不黃之歎矣安得有倉盈庾億報賽歡呼之樂乎獨其託意深微懷古傷今之意見于言外故不覺爾楚茨曰自昔何爲信南山曰維禹甸之甫田曰自古有年懷古之意皆于首章見之大田曰伊寡婦之利見古者利及寡婦今無哀此矜寡之政傷今之意于末章見之讀其詩不知其時可乎朱子當遜毛公之精矣

事文類聚

卷五

大

小旻小宛小弁昊天何人斯萋菲谷風蓼莪思讀小旻以下至于蓼莪八章知不獨小弁爲太子宜曰而作前後七詩皆爲宜曰作也意者宜曰之傳其大賢乎小旻曰淪淪訖訖蓋言邪謀所自始也先抱臨深履薄之憂矣小宛卽勉之以明發有懷又惕履冰之慮至于小弁怨慕極矣原其禍始在于君子信讒乃呼父母而不得呼昊天而愬之而明亂之生也皆緣信讒爰恨彼何人斯爲鬼

爲蛾螭菲貝錦以致寺人作詩欲投豺虎谷風一篇朱子以爲朋友相怨其實卽衛風夫婦相怨之辭似爲申后而設至于蓼莪一章頻致意于哀哀父母昊天罔極欲報不能孺子之慕甚深其教太子至矣况旻宛弁皆以小名鳴鳩鸛斯託興無異寺人孟子又是宮中之人所言者皆宮中之事也沒而大東四月以見家不齊而國不治也夫子序詩之意其殆是乎各章朱注分屬愚以爲一人一時一事之言以意逆志或不懸也

事文類聚

卷五

子

鳥鼠同穴

鳥鼠同穴之山山海經之所載也爾雅云其鳥爲餘其鼠爲鼯郭璞注曰其穴入地三尺鼠在外鳥在內也尚書傳曰共爲雌雄張氏曰不爲牝牡山在隴西首陽縣之西今之渭源縣是也蔡氏曰同穴山之名也鳥鼠者同穴之枝山蓋二山也蓋鳥鼠之或爲雌雄或不爲牝牡不可得而知也故景純兩存其說然同穴而處明是一山分之爲二殆不然也

無逸

良齋雜說謂無逸之篇中宗享國七十三年高宗享國五十九年祖甲享國三十三年世系既順歷年有差鄭箋謂武丁以祖甲爲賢欲廢祖庚而立之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孔傳謂帝甲淫亂不當與二宗齊名更爲太甲因三十三年太甲之享國亦合但太甲爲二宗之祖不應顛倒在後且太甲旣爲太宗不當稱祖若云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甲祖孫不應重名且祖乙祖辛祖丁又何功可

事文類聚

卷五

子

祖耶一祖甲也或以爲賢或以爲淫亂安得起周公而正之

百姓昭明

百姓昭明朱子謂畿內之民蔡氏從其說矣孔安國以百姓爲有爵命者楊升菴引張說對明皇之言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因辨蔡氏之非謂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遐密八音乃有爵命者爲君服三年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乃有爵命之事豈皆能服三年耶但遐密八音而

已此解甚確雖異而不可以爲異也

弱水既西

呂愚菴曰天下水皆東流然亦不可拘也卽如弱水西流導入流沙又沱水西入大江潛水西南入江因思水性變異凡水皆能載物惟弱水不能負芥海中衆水朝宗獨漏澤洩之有尾閭焉陷爲大渦日夜汨沒洪水可以懷山襄陵獨荊州地肺常浮不沒謂水有一定之性非也若于物理不察其變膠執之見矣

事文類聚

卷五

室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

吳幼清曰孟子言周公使管叔監殷殷書序亦言三監或以爲武庚管叔蔡叔或以爲管叔蔡叔霍叔皆武王分殷之故地爲邶鄘衛三國而使管叔蔡叔康叔君之管叔君邶蔡叔君鄘後因叛而廢其國惟康叔之衛獨存故書言王啓監周官言立其監皆謂諸侯之君非謂別以人而監侯國也

辨章

平章二字有用爲辨章者人或非之蓋尚書大傳

第一曰辨章百姓百姓昭明史記又以爲辨章百姓韓昌黎袁氏廟碑亦用辨章二字辨與平字異而義同也

夾石碣石

魏武短歌行曰東臨碣石以望滄海禹貢夾石碣石入于河人止知有一碣石不知有兩碣石有左右之分也碣石之在右者卽大河赴海處在北平郡南二十餘里碣石之在左者在高麗之東有碣山焉漢樂浪郡遂城縣之隅長城起于此山載之朝鮮志中者也孟德所言曰東臨碣石則禹貢之所載是矣

事文類聚

卷五

室

說築傳巖

說命曰說築傳巖之野是明有其文矣孔子語子路曰傳說負壤土釋版築而佐天子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墨子曰傳說被褐帶索庸築傳巖莊子曰傳說胥靡惟蔡氏云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也此說未嘗不可然如齊論所言版築與畎畝魚鹽類也總見其處于困阨苦心勞志之

意若云築居是悠游自適之境何以見其生于憂患而當大任乎蔡氏之言非聖賢立說之意也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

黃石齋曰女樂之興本由巫覡周禮所云神仕是也男曰巫女曰覡古已有之汲冢周書所謂神巫用國楚辭九歌所言巫以歌舞悅神與今之舞女歌兒無異矣伊尹書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後世更有暮雨朝雲神女之事名其山曰巫山非緣此乎晉夏統傳女巫章丹陳珠二人

事文類聚

卷五

五

竝有國色其足以惑均頑艷者豈下陽城北里哉愚謂古之巫覡後世變爲優伶有男部女部男女相兼者其演淫詞麗曲使人魂動色飛工于巫覡百倍又可以觀世變矣人皆習而悅之雖有阿衡再世又豈能禁絕之乎

西伯戡黎

浦江張氏曰西伯戡黎漢儒諸說多指文王陳少南呂伯恭薛子隆吳才老吳幼清及周文安皆以爲武王朱子以爲未有確據可且闕之實則黎近

王都戡黎者伐商之漸也亡齒唇翦羽翼可寒心矣故祖伊恐而奔告于受曰天既訖我殷命由二恐字一奔字一訖字觀之勢窮辭迫有釜魚困獸之態殆出于觀兵孟津之後斷爲武王之事不可歸之于文王矣

葉公顧命

禮記緇衣引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母以嬖御疾莊后注以葉公爲沈諸梁然考汲冢周書顧命之文在蔡公解內蓋蔡公寢疾告穆王之

事文類聚

卷五

五

言也葉字當是蔡字傳寫之誤耳沈諸梁之說非所謂訛以傳訛者乎

大戰于甘

容齋隨筆謂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于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政天用勦絕其命爲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爲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啓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啓啓亡之此事不見于他書不知

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爲據矣莊子以爲禹攻有扈國爲虛厲非也愚按以此言之則有扈之師亦非出于無名矣第不知與子之意山之十天或者借題發兵以圖創亂不恭之誅不可原也

周公居東

金縢周公居東二年鄭康成謂避居東都蔡氏曰居國之東然逸書載武王告周公之言曰粵瞻洛伊母遠天室是克商之初武王已作意都洛矣特

事文類聚

卷五

庚

以時尚草創未遑營建耳成王營之以其在鎬之東故平王以後稱爲東周武王末年或謂之東都未可知也周公時欲遠謗避居于東康成漢人去周未遠故決言居東爲東都耳若云居國之東則不越邦畿之外公所常游地也何東人賦鴻飛遵渚之詩幸得見之又悲其去耶

象刑惟明

虞書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漢文帝詔始云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武帝詔亦

云唐虞畫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畫象者其衣裳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髡者以墨蒙其額犯宮者扉扉草屨也大辟者布衣無領其說雖未必然然則唐虞之所以齊民禮義榮辱而已不專于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奸不息明朝之制配徒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使人望而識之久而益多習熟而無所耻也老子曰民不畏死何以死懼之可見以猛勝者治術之最下也

事文類聚

卷五

庚

五子之歌

左傳引書五子之歌有此冀方今先其行今文作厥道按古文術從行中人又音道石鼓文云我水既靜我術既平五子歌以術叶方綱當從平音道路之行如景行字作術人之雁行足行當作斯見龜茨傳此丹鉛錄之所書左傳之言與韻相叶殆可從也

瑤琨篠蕩

禹貢瑤琨篠蕩疏曰竹之關節者爲蕩周禮掌節

凡邦國之節使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英蕩輔之注云蕩函節之器則蕩非卽節矣于寶曰英蕩畫函也英刻書也蕩竹符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三飾之信漢中之百使符亦取則于此

尚書同異

古文尚書與尚書大傳每有同異尚書言大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此周公居東日之事也而大傳爲周公死王誦欲葬於成周天乃雷電以風

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乃葬周公于畢示不敢臣夫公居東而雷電以風者爲感悟成王也若公既死而雷電以風又何謂乎張奐梅福每皆引此爲言則亦未之思矣

月令

後魏曆書取呂覽月令衍爲七十二候所載與夏小正淮南時則訓汲冢周書互有出入朱子作儀禮解備引之如桃始華爲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王瓜生作赤箭生麥秋至作小暑至易通

卦驗亦載節候其書今不可見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涼風至而鶴鳴聞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卽水泉動也古今節候之異可參考而得也

古月令缺文

黃帝素問引古月令四月有吳葵華無苦菜秀之說本草吳葵亦名龍葵唐本草注吳葵卽關河間苦菜是也神農本草一名茶草一名游冬凌冬不瘁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卽是物也蓋乘初夏

之令與王瓜同出王瓜感火之色而生苦菜感火之味而成暢茂之機于一菜見之矣古月令以吳葵當之雖是一物不若明其爲苦可以格物而知時也

鴻雁來

月令春候雁北秋鴻雁來冬雁北鄉此十二候之中雁居其四重德禽也戴禮夏小正之文則更詳曰雁北鄉者何見雁而後數其鄉也鄉者何鄉其居也雁以北爲居何以謂之居生且長焉爾九月

來鴻雁先言來而後言鴻雁何見來而後數之則鴻雁也何不謂南鄉非其居也至於鷹爲鳩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不盡其辭也此皆禮文之所未有二戴之於禮其功非小補也

鵲始鳴

月令仲夏之月鵲始鳴卽伯勞也左傳謂之伯趙樂府謂之伯勞禽經注云伯勞飛不翱翔直刺而已形似鸚鵡易林曰鵲必單栖鵲必匹飛亦能搏

鷹之標異

卷五

子

擊百鳥畏之蜀中名駕鵲亦乘火令而生詩曰伯勞飛燕各東西言單栖與匹處之異也曹植鳥論以伯勞爲伯奇所化想當然耳

田鼠化爲鴛

夏小正曰三月田鼠化爲鴛鴦也卽鸛鵲也莊子作田鼠化爲鴛十二支神子位屬鼠午位乃鴛火之次蓋三月大辰但見候當出火故田鼠至建辰月化爲鴛八月辰伏九月當納火而鴛于建酉月爲鼠者辰巳伏也子與午陰陽之極神交變化如

此陰陽之定理也或曰鴛似鳥而非鳥故文曰如鳥卽蝙蝠也未知孰是故竝存之

仲春令會男女奔者不禁

陳叔峯曰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奔者不禁鄭氏曰重天時權許之也由此言之奔者真奔不禁真不禁矣蓋奔也者簡率成婚若鄙野小姓之爲不能具六禮耳當荒稷或孤弱不能自存必待備禮則男女之失所者多矣故先王通此一格以濟禮之窮不待其亂而爲之所也况曰令者媒氏令

事之標異

卷五

子

之非私合矣不禁者不禁其闕禮也豈踰牆行露之會哉故權許之說謂許其不成禮則可謂許其奔則不可果如鄭氏之言則如君王后卓文君者亦將以權而許之乎

靡草死

月令靡草死注云薺芄葍之屬淮南子注云薺水菜枝葉細碎謂之靡草董仲舒曰葍葍枯于仲夏欽冬華于嚴霜是人多視薺與葍爲一考之本草蓋薺自薺而葍自葍也草木子黃帝問

師曠曰歲之苦樂可得知乎曰可歲欲豐甘草先生甘草者薺也歲欲儉苦草先生苦草者薺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者水藻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歲欲潦潦草先生潦草者蓬也由此觀之薺與薺薺是一是二蓋判然矣

荔挺生

月令荔挺生本三字句也鄭元曰荔挺馬薺也易通曰荔挺不出國多火災說文曰荔似蒲而小根可爲刷蔡雍高琇皆云荔以挺出是則以荔挺爲

華文標異

通五

異

句者竟不成文失經義矣

姑息

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姑且也息休也義未當也尸子云紂棄黎老之言而用姑息之語注姑媼也息小兒事不求義理之安止圖苟且猶老嫗之愛小兒如諺所云惜孩兒誤孩兒者也此于姑且休息之言校得情矣

立太師太傅太保

周官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書大傳曰太師天公

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山川不祀風雨不時雪霜不降責在天公臣多弑主孽多殺宗五品不訓責在人公城廓不繕溝池不修水泉不隆責在地公是有責者也後世亦有三公居于政府稟議大政坐而論道而已非有若古之區別也漢災異免三公則又無所分于天地人之職矣至張角創亂有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之稱或云其竊周官之意愚謂賊人之言偶似此耳彼何知有尚書而襲其名乎

華文標異

卷五

註

刑不上大夫

刑不上大夫此聖王之制所以敦國體也自劉歆逢王莽之惡欲以威劫羣臣遂僞作周禮有鞭撻大夫之條附之于條狼氏此與刑不上大夫之說大刺謬矣焉有周公制禮辱及三事者乎此後世暴虐之君之所不爲而謂周公爲之乎助紂之惡歆誠不勝誅矣

三農生九穀

周禮三農之解其說有二前鄭曰山農澤農平農

也後鄭曰原與隰及平地也楊用修曰先鄭之說爲是山農南方之刀耕火種巴蜀之雷鳴田也澤農廣東之蒔田雲南之海簾水圃浮種于江湖之面者是也若原隰平地只可言中原不可該邊甸也愚謂山農澤農蜀廣之分固是然平原山隰處處有之後鄭之說未爲非也

五更

學文堂載樂記云武王克商食三老五更于太學鄭康成曰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事者

事文彙編

卷五

禮

名以三五取象三辰五星也宋均云三老知天地人事者五更知五行更代之事者也漢永平二年以桓榮爲五更甘露三年以鄭小同爲五更是三老爲一人五更爲一人也陳氏祥道云古者建國必立三卿養老必立三老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三老五更亦非一人矣蔡邕明堂論云更應作叟老人之稱則更乃叟字之譌亦錯文所間者有矣

鄭伯克段于鄆

鄭伯克段之事左傳言之詳矣公穀兩家惟斷其案公羊曰克者何殺之也穀梁曰克者何能殺也又曰于鄆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深誅鄭伯之心也公羊斷之曰母欲立之已殺之如勿與而已矣穀梁斷之曰爲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張賓王曰從公羊之勿與可以謹始使無敗也從穀梁之緩追可以雖敗死無鞠也必也藥本病者公羊氏愚謂三傳之文皆有妙義不可缺一者也

事文彙編

卷五

禮

虞師晉師滅夏陽

假道于虞之事三傳皆有唇亡齒寒之言而文各異左傳正敘之公羊穀梁大同而小異公羊曰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發明經意尤爲警策至于終篇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公羊曰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實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一自善其謀一善

臣之謀而以戲言相樂古趣津津此左氏之所遜者也

用致夫人

春秋之義得傳而信亦得傳而疑如僖公八年用致夫人不言姓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聲姜穀梁以爲成風以哀姜爲說者以其既絕于魯又殺于齊當與魯絕不當與禘以爲非禮以聲姜爲說者以其爲僖公夫人今乃歸于廟見以成風爲說者謂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僖公爲君故得與

藝文類聚

卷九

星

祭又如隱公時夫人子氏薨或以爲隱公母或以爲隱公夫人總無定論愚謂今之所傳者特公穀左氏三傳耳向有五傳使所謂鄒氏夾氏俱存則其異同更當不一然傳聞異辭故記載不一其信者足以爲傳功疑者不必爲傳罪也

星殞如雨

王闢之澠水燕談謂建隆中南都一夕星殞如雨其點或大或小光彩煥然未至地而俱滅景祐初忻州夜中星殞極多敲擊有聲毀瓦折木明日視

之累百盈千大小皆石也忻州民家猶有藏蓄之者公羊傳中星殞如雨謂不及地而復其說本之左氏以如雨而言皆非雨也愚謂天道至變殞而成石者多矣亦間有成鐵者亦間有作人形者殞而成石者是雨星之質也雨至地而滅者是雨殞之光也不及地而復者是雨星之神也隨其異而占之必有各得其驗者矣

木水

王濟之曰春秋書木水漢書謂之木介又曰木稼

事文類聚

卷五

星

王荆公詩木稼嘗聞達官怕余在京邸成化末親見之似煙非煙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尋丈不辨玲瓏草樹皆若幡幢少壯鬚髮盡成皓首謂其應在達官也愚謂此亦災也陰盛之象女謁盛則在女謁僉壬在位則在僉于無一定之占也

鄭人來淪平

餘冬序錄載春秋鄭人來淪平左傳謂更成也傳注淪變也公穀作輪墮也諸儒從公穀作輪而不從其訓曰輪納也前書魯伐鄭未嘗有平鄭來以

求平也言淪平者非也夫經明書來其有求之意可知傳法以淪訓變若云變前日之平良非而左氏不過更成也是謂鄭人來求釋憾而更變為平成也則何不可之有乎淪字於經文自通不當改也

會于葵丘

勉齋經解云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九國謂叛者多耳非實有九國也宋儒趙鵬飛云葵丘之會惟六國會鹹杜丘皆七國會

事文類聚

卷五

兵

淮八國寧有九國乎公羊本意謂一震驚而九國叛猶漢紀云叛者九起云爾趙氏如數求之不達昔人之意矣古人言數之多止于九逸周書云左儒九諫于王孫武子善攻者動于九天之上善守者伏于九地之下此豈實數耶楚辭九歌本十一篇九辯亦十篇宋人不知古人虛用九字之意合九辯九章爲一章以協九數亦趙氏之流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浦江張氏曰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傳

納糾作子糾穀梁傳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序糾于小白之先矣管子載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亦序糾于小白之先矣荀子則明言齊桓殺兄以爭國是子糾長于桓公也明矣前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王書稱齊桓殺其弟以反國而程子信之文定文公從之而胡傳遂以左傳爲誤矣荀子明言殺兄穀梁管子咸序糾于小白之上言弟者特薄昭一書耳程子朱子以及胡氏遂斷以小白爲兄何哉愚謂

事文類聚

卷五

禮

事須東古與從漢書不若從先秦之文近而有徵也

國佐盟于袁婁

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傳慙極奇極其先序頃公之事謂逢丑公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居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華取清者頃公用是逸而不反已趣絕矣後用前此者三字倒序卻克臧孫許聘晉蕭同姪子踊于楮而闕客則客或跋或眇于是使跋

者迂跛者眇者迂眇者而穀梁冬十日篇又云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僂使僂者御僂者禿者御禿者更益二人愈覺可笑此先秦中最佳之筆如火棗交梨非菽粟恒味也

西狩獲麟

西狩獲麟或以爲春秋成而麟至紀瑞也或以爲麟至而春秋絕筆絕異也穀梁曰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于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有于中國也公羊曰何以書

事文類聚

卷五

傳

紀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孰狩之采薪者也由穀之言似以爲瑞由公之言似以爲異矣夫子乃作歌曰唐虞世今麟鳳游今非其時來何求麟今麟今我心憂有聖人而麟至非瑞乎麟至而非唐虞之時非異乎謂之爲異爲夫子道窮之徵謂之爲瑞爲亂臣賊子懼而見也若謂孔子生而麟至孔子將終而麟又至以麟始以麟終此好事之家傳會聖人之說不足紀也

書孔子生書孔子卒

公羊穀梁書孔子生左氏書孔子卒書生者慶聖人之出也書卒者悲斯文之喪也書法雖殊其義一也杜豫以爲獨書孔子卒者因魯史也劉炫以爲卿乃書卒此不合書夫夾谷之會夫子不嘗攝相事乎丘明之筆未嘗不審處也

左傳異于公穀

劉氏曰公穀皆解春秋春秋所無者二氏未嘗有也左氏經所有者或不傳經所無者或傳之故先儒以其或先經以起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讀左氏者當經自爲經傳自爲傳不必合爲一也

三傳

陳椒峯曰漢以來所編古經俱自三傳中所載異同不可不審也如公及儀父盟于蔑左爲蔑而公穀以爲昧築鄆左爲鄆公穀以爲微至于君氏卒左以爲聲子公羊以爲師尹是一人而男女有異也仲子公羊以爲惠公妾穀梁以爲惠公母子氏公羊以爲惠公母穀梁以爲隱公妾也公羊

桓隱爲母以子貴是啓後世妾母陵僭之端也穀
梁論崩殯之事曰信父而辭王父是啓後世父子
爭奪之禍也趙鞅入晉陽以叛歸于晉公穀云言
歸以地正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逐君側之
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歸遂盟公羊云大夫受
命有可以安社稷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
域而以利國家爲辭者矣祭仲執鄭忽出罪在仲
也公羊以爲反經之權後世有廢置其君如博奕
者矣大論是弘愚畧取其槩以見椒峯讀書豎義

事文類聚

卷五

聖

其爲後世之慮者遠矣

經書別本

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如禮有儀禮戴禮諸經而又
有后蒼曲臺禮記數千萬言既有周禮又有別本
周禮鄭氏引之以注周禮有孟子矣又有別本孟
子此皆不傳而所傳者有左傳又有國語國語者
左傳之別本也有魯論又有家語家語者魯論之
別本也有之固可參觀無之亦不必多求也

五臣

學文堂集五臣爲禹稷契皋陶伯益千古無異辭
然呂氏春秋曰五人佐禹欲盡地利至勞也則禹
之外當有五人尚書曰三后降典首稱伯益其爲
舜之五臣自禹而下無異也王潛夫姓氏志曰昔
堯賜契姓姬賜禹姓姒氏曰有夏伯益爲姜氏曰
有呂按弃古棄字也因后稷不由人道而生故以
爲弃考之于古蓋齊字也其字從弃故字叔均此
云賜契姬姓者賜弃姓也下尚應有氏曰有周四
字若契本字禹音昔今定五臣之名當曰禹文命

事文類聚

卷五

聖

稷弃商高皋陶伯益也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武城人賦形甚醜夫子以爲材薄旣受
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
人名施于諸侯夫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
羽一云滅明有君子之容行不勝其貌是二說大
異矣及考子羽懷千金之璧陽侯波起兩蛟夾舟
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劫乃斬蛟投璧斬
蛟以明不畏投璧以明不吝七十二賢圖其容雄

武過於子路殆威而猛者君子之容想沐夫子之教而化之者歟

曾參

金仁山曰曾子名參所金反當音森子與本史記弟子傳然孟子又字子與蓋孟子名軻軻車軻也有事于與故字子與若曾子名參參乃星名亦字子與不相合矣吳氏曰參七南反當音驂驂而字爲子與蓋取參乘之義猶立則見其參于前也之意當以七南爲是而所金爲非矣

事文樞要

卷五

四

子禽

陳子禽有仲尼豈賢於子之語子貢責其不知及讀檀弓二子禽子車之弟子車死于衛其妻與家大夫謀以殉葬子禽至告之曰夫子疾莫養于下請以殉葬子禽曰殉葬非禮也雖然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于是勿果用夫子禽所謂一言不知者如此之言可謂一言知矣殆聞端木之規之後反不知而爲知也歟

老彭

王逸楚詞注彭祖卽老彭善斟雉羹以事帝堯堯封於彭城徐州有彭城縣潛夫論顓頊師于老彭壽千餘歲而以老爲老聃彭爲老彭分爲二人則王輔嗣之說也三教論云道德五千本容成所說老子傳之尹喜此述而不作之事也呂氏春秋云老彭姓錢名鏗商賢大夫陸終氏之仲子封于韓大彭之墟至殷末年七百餘歲朱子之注蓋本之此也司馬彪莊子注彭祖餌雲母娶四十九妻晚

事文樞要

卷五

五

擊磬于衛

太玉山人講果哉末之難矣果字末字甚異看擊磬于衛之意亦甚微謂衛自噴輒之亂孔子欲辯分久矣擊磬于衛非無意也石聲磬磬以立辯亦欲辨其上下之分而已荷蕢知孔子之心故曰有心又復鄙其硜硜傷時人之莫能行其意也援衛

風厲揭言之見其父子相爭至成滔天之惡非可
以淺深論也子曰果哉舊謂其果于忘世非也謂
其說果然也末之難矣天下事正之于始則易救
之于末則難衛今若此吾末如之何也已亦甚新
之別解也

詩書執禮

傳疑錄謂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執字當是執字古
藝字也隸書執字與執字相類執樂也即春秋教
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之義然以執爲樂去執字

事文彙編

卷五

樂

之意遠矣說雖通未敢以爲確也

束脩

束脩二字有兩解論語中自行束脩以上謂束脯
也十挺爲束李固奏記梁商曰王公束修厲節延
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爲人臣不陷不忠苟羨擒賈
堅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謂降耶皆檢束修飾之
義也論語束脩若作此解亦通然味吾未嘗無誨
焉則以爲儀之薄者旨斯得也

瑚璉

日知錄載朱子註論語夏日瑚商曰璉此乃古註
之誤記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是夏曰璉商
曰瑚也享禮註引發氣滿容今儀禮文作發氣焉
盈容漢人避惠帝諱盈之字曰滿此當改而不改
也愚謂此朱子之小疵也得寧人一爲拈出于後
學豈止一字之師耶

觚

夫子有觚不觚之嘆說者不一或云木簡木簡起
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也又不可削之而圓圓

事文彙編

卷五

樂

則似杖而非簡矣說文鄉飲酒之禮獻以爵而酬
以觚觚爲酒器明矣腹有四稜下至于足取其安
置之穩春秋之世已有破方而爲圓者取其銘鑄
易成失古道矣且事之不苟者不獨一觚也故撫
觚而嘆之

汶上

魯事不可爲子路事季氏而被譏冉有事季氏而
無能改於其德故閔子高不仕之節曰必在汶上
猶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也考青徐之間汶水有五

北汶羸汶紫汶語汶渾汶其流同也出瑯琊泰山北東入于濰者青州之汶也出萊蕪原山南入于濟者徐州之汶也汶之爲言紊也蓋亂流也在汶言不可踪跡也猶詩之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之意必在汶上一語卽如在水中央超然遠矣

五伯

霸之有五見之孟子之書然孔子但言齊桓晉文之事其三則未聞也先儒以秦穆宋襄楚莊足之

事文彙

卷五

吳

或云是三君者猾夏僭盟持強以脇中國于霸何有當在所黜或曰五霸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豷韋周之齊桓晉文配而爲五然孟子假之之說但指一時而言遠及夏商非其意也但伯者長也秦穆宋襄楚莊旣長于諸侯矣卽以三君當之非有華袞之褒庸足計乎

子桑伯子

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亦可其簡伯子之簡似乎無可許可者考伯子卽子桑扈離騷曰桑扈羸行

王逸注去衣羸袒而行也是放廢禮法之外矣又樂正子與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與日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門問其若哭若歌鼓瑟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子與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勿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尋其歌似有怨尤而無怨尤者歸之于命處困而安者也故夫子僅可其簡仲弓德行之儒自擬非其倫矣

事文彙

卷五

魏

互鄉

互鄉論語詳解以爲人名進退不分曰互鄉中人如此人卽以此名之猶一鄉之原人人卽以鄉原稱之其人而直人卽以直躬稱之居達巷者卽名達巷黨人居闕黨者卽爲闕黨童子是也而或指徐州沛縣爲古互鄉或指陳州商水以爲互鄉春秋時沛縣在宋商水在陳因夫子嘗在陳宋之間後人附會之也如以爲鄉名豈萬二千五百家無一可言者歟童子乃夫子將命之童子見者別

而進之非互鄉之童子也其說如此

匏瓜

埤雅云長而瘦正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定非一物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嚴氏釋詩謂匏經霜葉落取繫之腰以渡水蓋匏瓜無用之物但可繫以渡水而不可食故曰繫而不食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其濟而已其說甚明若謂繫于其處而不能飲食豈有種植之物而責其能飲食哉至有引天文之書謂匏瓜

事文類聚

卷五

罕

星名繫如日月星辰之繫則太遠矣

懷寶迷邦

陽貨所云懷寶迷邦可謂仁乎曰不可爲仁也從事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爲知也兩不可之曰字郝氏以爲皆陽貨之言也如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句法相似皆自言自斷之語否則貨如此言夫子如此應模稜甚矣豈聖人應對之辭漫無可否而以不仁不知自任乎觀上兩曰字無孔子字下吾將仕矣句有孔子字孔子者正所以別于陽貨之

言也

鑽燧改火

楊升菴曰鑽燧改火四時而五物焉朱子謂夏火太盛故再取之義未當也先王取火法於五行春行爲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爲上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櫟色黑以象水也四時平分夏有二焉何也土位在中而寄旺於四時季夏者

事文類聚

卷五

註

土之中位故月令於仲夏之後列中央土素問謂之長夏本之宋儒之說也

直躬

直躬之說魯論辨之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父之於子非僅隱也自有義方之訓子之於父非僅隱也自有幾諫之言聖人之言有至妙之道存也而餘冬序錄載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許之上上執而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許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

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葉公之說詢若是乎

畏匡

論語緯子畏於匡非止貌類陽虎以陽虎家臣類高者去爲孔子弟子適令御車而前故匡人疑之夫子貌既類虎矣又使虎臣爲御則匡人視子爲虎益真子豈不知匡之惡而致其疑耶聖人殆不出此

事文彙

卷五

垂

羿

善射之羿有二淮南子謂羿堯時人河伯溺殺人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射中其膝又誅契倫之屬十日竝出焦禾殺稼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此一羿也又有羿者有窮之君偃姓年二十習弓矢慕羿之名而自名之仰天歎曰我將射四方太康荒逸敗於洛水之表十旬勿歸羿距之於河勿使歸國後羿徒逢蒙取桃棗殺之又一羿也雖稱善射與前羿之射遠

矣不得其死蓋謂此也

微子啓

史記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立爲嗣以母賤言之是啓與辛不同母矣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子長曰微子啓中曰衍季曰辛庶妃生箕子皆賢初啓母之生衍及啓也尚爲妾及爲后乃生辛帝欲立啓太史爭之曰有妻子不可立妾子愚謂太史之迂甚矣知子莫若父帝必有見於辛之必致敗亡故欲

事文彙

卷五

垂

立啓也帝知辛之不善太史亦宜知之矣知其不善啓雖異母尚當立之矧同出一母是嫡長矣何一人之身分妻妾也帝宜毅然勿聽則商祀長存可也而終從太史之諫以致放置南巢惜哉

子所不者

俞宗大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夫子矢之曰子所不者天厭之孔氏諸子皆以矢爲誓謂不合於道天其厭絕之也及觀程氏外書朱公掞記伊川語乃以否爲否泰之否韓文公筆解亦曰矢陳也否

當爲否泰之否厭當爲厭亂之厭孔子以矢爲誓非也又以厭爲擬益失之矣孔子見南子任事乃陳政理告子路曰子道否不得行汝不須不悅也天將厭此亂世而終豈泰吾道乎則矢乃臯陶矢厥謨之矢伊川退之一代鉅儒皆以否爲否泰之否自必有所見也

韓昌黎論語解

朱子作論語註嘗謂韓昌黎解失之鄙淺愚取古本韓文考之亦誠有可議者如六十而耳順解云

事文樞異

卷五

語

耳當爲爾猶言如此也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爲言冉有爲泰山非禮也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之誤言人生秉天地之大德也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雉之聲也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浴君子而不仁者有以夫解云仁當作備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此之類不能悉數而伊川取之韓文有荅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註其書不敢過

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足以信後生輩耳是以平易若此前有韓註而朱註爲之加詳昌黎之功寧可沒乎

石經大學

尤艮翁曰大學之書莫善於禮記莫不善於石經石經之文於致知格物下文物有本末節次綿蠻節知止節邦畿節聽訟節自天子節而後接物格節文理舛錯忽於正心章後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四語又刪去此謂知本二句此劉歆所改

事文樞異

卷五

禮

傳至賈逵虞松者其謬不待言矣禮記之文於此謂知之至也下卽接誠意至平天下五章似爲直捷其不言格物致知黎玄武發微所云格物者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者致其先後之知是則致知格物卽在誠正修齊治平之中故不必重言以釋之也

七十子

馬端臨曰孔子弟子史記家語所載皆七十七人司馬貞亦以爲七十七人魏王肅本自顏回至顏

祖止列弟子七十六人索隱曰顏何已載於家語肅本缺之耳又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者七十有二唐顏真卿自敘家譜稱孔門達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八人之中顏何與焉索隱去古未遠之推真卿俱顏氏裔孫必各有據今當以顏何足七十七人之數云陳椒峯云今之可據者石室圖七十三人蘧伯玉非弟子止七十二人內有廉瑀今無考太學聖賢圖不過七十一人而林放非弟子適足孟子所云七十子之數云

事文彙編

卷五

美

孟仲子

孟仲子朱子注爲孟子從昆弟蓋從趙氏之說也余於康熙甲寅之冬道過鄒邑見道左一碑停騎閱之詳載孟祠祀產之數敘述仲子孟子之子時未携毫楮惜未之錄也乃讀穆都聽雨紀談云按孟氏之譜謂孟仲子名嶧山道人曰公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蓋嘗學于公孫氏者得此二說實獲我心急錄之以正集注之誤

身

萬章問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孟子曰奚爲不知或謂信此言也孟子實謂完廩浚井實有其事矣愚謂孟子立說每于不經之言不卽論聖人之事惟就其事而原聖人之心如瞽叟殺人本設言也問其如何在臯陶則曰執之而已在舜則曰竊負海濱忘天下而已論象之言亦猶是也或又曰惟茲臣庶汝其於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陶乎思君厚顏爾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牽合以爲舜象之言此漢人之蔽也不知古人措語經傳所載往往

事文彙編

卷五

匪

有相同者况載籍經秦火之後缺有間矣孟子之言必非無本者後世如韓文杜詩人或有指摘之者究其用字皆有出處豈可以寸管之識輕議大賢耶

鯀

太史公舜本紀舜請帝流共工於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殺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殛鯀於羽山以變東夸由此觀之則皆使之爲要荒君長且用之以變化異俗則其人之才皆足

以有爲者故得列於唐帝之朝特各有偏陂不能
上擬臯夔故堯不誅之而待舜處之耳然則蘇本
不死又何有化爲黃熊之事乎蘇長公謂龍門多
見先秦古書其言必有所考若以四族爲窮兇者
皆西漢以來儒者之失也

伊尹放太甲

陳越石云商甲不惠其臣放之後能改過復歸於
亳善矣然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於臣何如况乎
體非金石臣身先殞弑君之謗何以消乎而孫季

事文標異

卷五

良

昭示兒編云書所載伊尹放太甲於桐放當作教
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勾曲外史張天雨取其說
書于伊像之後愚謂此亦後人愛惜古人而爲是
言耳聖之任者敢作敢爲放而復辟始見阿衡之
異何必曲爲解乎

王良

王良趙簡子之御也簡子伐鄭良自矜曰兩韉將
絕吾能止之或曰王良其姓非王蓋郵良也左傳
載之一名無郵天漢之上天駟四星旁有一星名

曰王良爲天子馭郵良善馭自名王良嘗疑御六
藝中之一耳王良善馭列宿何得以之爲名後知
先有是名郵良取其名而名之非郵良遂得次于
天垣與經緯諸星同輝碧落也

盆成括

晏子春秋齊之西廓布衣之士盆成括父之孝子
兄之順弟也審是則盆成括君子人矣非不聞大
道者然則盆成括仕齊孟子何以謂其小有才而
將見殺說苑建本篇有云盆成括小有才虞君嘗

事文標異

卷五

堯

謂之曰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
時蓋積心技以備將衰安託無能之軀哉蓋規之
也括不悟事齊見殺似與晏子所言又一盆成括
矣

庾公之斯

左傳庾公之斯一名庾公羌字子魚衛人也尹公
他學射于庾公羌庾公羌學射于公孫丁衛公孫
文子作亂使他與羌逐獻公公孫丁爲獻公御子
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鞬而還

尹公他日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其文如此與孟子之書異矣由孟子之言則爲端人由左氏之言則爲亂臣矣然孟子必有本而云然其舉庾公之斯以反照逢蒙舉子濯孺子以反照后羿必不以亂賊爲端人也且孟子列于九經之中尊經不信傳愚斷從孟而不從左矣

檇杙

檇杙注爲惡獸之名留青日札云檇斷木也一則剛木取其記惡以爲戒杙樹無枝也從木從壽久

事文標異

卷五

李

也兀不動也不從矛則非獸名矣陳椒峯謂檇杙古凶人之號取以記惡不專記惡也其獸似虎人或犯之終不退却惟死而已史官取以爲名欲死于其職也猶齊太史南史秉筆至死不回之義又史者示往知來者也檇杙之爲物能逆知來事故以此目之朱子訓爲紀惡亦是一義竝存之可也

巨擘

餘冬序錄謂孟子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注謂巨擘者大指也曷知虫中有丘蚓丘蚓之大者名曰

巨擘齊地有之其虫能擘地而行蓋亦上食稿壤下飲黃泉者蚓而後可良謂是也愚謂此其可從者也又謂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旣入其芷又從而招之注謂芷欄也不知芷乃香草白芷之異名也豚之所甘旣放之得所又復招之非善治之道也愚謂以芷爲香草則入字無着矣此不可從者也

折枝

傳疑錄載孟子爲長者折枝說者以爲枝葉之枝

事文標異

卷五

空

不知枝卽四肢之肢古字通用且腰亦曰肢折枝猶言折腰也古詩曰折腰載拜跪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皆折枝之類也愚謂讀書不求甚解書豈可不求解者若此之類則甚解矣文義總言其易謂之折枝可也謂之折肢亦無不可也

去齊出莒

癸辛雜志載高郵老儒黃彥知謂孟子去齊三宿出晝讀作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之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名

獲故孟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說亦有據錄以俟考

授廬

鄭司農周禮注曰廬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卽今之虛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廬卽今之浮舖也此極明析矣陳相之膝願受一廬而爲氓文公與之處與之空地而作浮居也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之人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纏亦從廬蓋辰爲天壤亦如地爲城市

事本標異

卷之十

奎

之空地此尤可證雖一字之微求其無弊不可不辨也

西子

西子居苧蘿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後越進於吳吳亡同范蠡歸於五湖人盡知也乃拾遺記所載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夸光一名修明或曰夸光卽西子修明鄭旦也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宮貫細珠爲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理鏡視妝竊視者莫不動心驚魄嗟而目

之若雙鸞之在輕露沚水之漾芙蓉吳王妖惑怠于國政越兵入國乃抱二女逃于吳苑越兵追入見二女徘徊樹下以爲神人望不敢近夸光西子是一是二同是美人不知何以西子傳而鄭旦不傳耶

飛廉

飛廉字處父助紂爲虐孟子旣云驅于海隅而戮之矣而秦本紀載飛廉顓頊之裔生惡來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武王伐紂殺惡

事本標異

卷之十

奎

來足時飛廉爲紂作石檟于北方還無所報爲壇霍大山而報得石檟銘曰帝令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檟以華氏死遂葬紂于霍太山如是則飛廉于紂旣死而視之如生不失臣職之人也周公何爲戮之哉譙周讀史不信其事不必譙周夫人而不信之也而飛廉復有子後數傳而有趙國惡來復有子後數傳而有秦國且有天下積德累仁安在而致此耶殆其再世而亡雖得不足以爲福耶

字文同異

顧寧人日知錄云五經中文字不同多矣有一經之中而自不同者如桑甚見於衛詩而魯則爲黻鬯弓著於鄭風而秦則爲韞左氏一書其錄楚也蓬氏或爲爲氏箴尹或爲鍼尹况鐘鼎之文乎愚謂書至左傳一人而忽易數名亦不一矣同異之間有不能悉數者也

六經字義

洪文敏曰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每相反

事文標異

卷五

畜

如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新造邦丕乃禪亂之類以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殺擾龍六擾之類以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字反而義則正焉此用字之變也

六經字異

容齋隨筆曰六經之道同歸旨意未嘗不一而用

字則有不同者如佑祐右三字一也而在書爲佑在易爲祐在詩爲右惟維唯一也而在書爲惟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左傳亦然又如易之无字周禮之漚眡麤蠹蠹舉獻栗蚪網簪等字他經皆不然今人書无咎无妄多作無失之矣孝宗初登極以潛邸爲佑聖觀令玉冊官篆牌奏云篆法佑字無立人只單作右字道士力爭以爲觀名去人恐不可安有旨特增之不知經文通用各用之故也

事文標異

卷二

奎

尙論持平二卷析疑待正二卷事文標異一卷

浙江吳玉燁家藏

國朝陸次雲撰次雲有八紘譯史已著錄三書皆辨證經史疑義體例相同特隨得一二卷卽以付梓遂各立名目實則一書而再續耳尙論持平上卷論五經下卷論四書及子史多摭拾瑣說而叅以臆斷如水流濕火就燥濕自爲卑濕燥自爲乾燥而取秦觀之說謂濕者土之氣土者水之妻夫從妻好故水流濕燥者金之氣火者金之妻夫從夫令故火就燥殊穿鑿無理謂周南召南卽舜歌之南風謂詩以邶鄘衛並列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殷祀之絕有未愜於聖人之心者謂夫子錄秦風寺人之令爲預見趙高之禍謂秦誓武成皆稱紂爲商證殷爲地名非國號皆杜撰無稽至春秋未嘗損楚論語不語怪力亂神爲指春秋皆郝敬之謬談孟子論貴戚之卿爲陰指田文之將篡乃于慎行之妄說管蔡爲殷之忠臣文王之孝子尤郭子章之悖語一概錄之殊失裁斷尙書逸篇乃逸於孔子之時不逸於秦火之後謂忠經

真出馬融其注真出鄭元更漫無考證矣所疑待正於幽風七月孟子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皆力主周用夏正與尙論持平中春王正月一條自相矛盾其推崇僞撰三墳爲古書蓋陰勦鄭樵之說而諱其所出癸辛雜識辨詩序后妃之德句謂后指文王妃指太姒以是例之則葛覃序稱后妃所自作將文王與太姒聯句乎螽斯序稱后妃不妬忌將以不妬忌加文王乎其說至爲無理而次雲取之殊不可解事文標異稱黃帝素問引古月令按素問無引月令之文其注中所言乃宋林億等校正引唐月令與黃帝無關又稱大學石經本按石經出自豐坊其政和年號之外迥合兩賈逵爲一人之謬誤前人已辨之尤侗艮齋雜說不服致詳次雲又述之亦爲失考惟其稱緇衣所載葉公之顧命注家以爲沈諸梁者其文實在汲冢周書祭公解內葉字爲蔡字之訛其言有據可以備一解耳

在園雜誌四卷

〔清〕劉廷璣撰

中山圖書館藏清康熙五十四年自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在園雜誌

四卷》提要

古今風尚各擅一代如清談著于晉小說著於唐雖稗野之語多有裨於正史近代談部說家有櫟園書影鈍翁說鈴西陂筇廊偶筆悔菴良齋雜說漁洋之居易錄池北偶談分甘餘話諸種短則微言雋永長則駢辭瞻麗皆竊義於晉唐之殘編固有所本也予欲彙成稗海爲萬年太平頭白汗青之助但削牘浩繁疲精費日久縈于懷亦非細事矣今遠淮南又讀在園雜誌或紀官制或載人物或訓雅或或考古博物印夷傳語臚幻誕詖諧之事莫不鉅衍筆端核而不其暢工韻有似宋人蘇黃小品蓋晉唐之後又一機軸也曾南豐曰所謂良史者有四長焉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足以通難知之意其義足以發難顯之情今觀雜誌四長已備孰謂小品不足以臚列金匱石室爲操觚班馬所取材也雖然古之秉史筆者其體嚴其書直若野史雜記又多恩怨好惡之口今在園所著瀟灑歷落於人無嫌於世無忌讀之者油然而適躍然欲舞且悉化其谿

刻凌厲之氣不知何所本而能變史筆爲寫心怡情之具以感人若是耶子挑燈三復乃知在園先生今之賢大夫而以詩名者溫柔敦厚出于習性退食之餘偶憶舊聞或有新見書以示子孫拈與賓客浮白軒渠其作史之筆仍然作詩之筆也古以太史采風今以樂府演史史與詩益二而一者也康熙乙未初春云亭山人孔尚任撰

余少習舉子業鍵戶呶唔其于五車二酉未能寓目及壯以門廕通籍服官終日滿眼風塵勞形案牘更無暇也乃年逾周甲而足跡未能半天下故耳所聞目所見身所親歷之事無多今值河工久慶安瀾得于退食餘閒焚香靜坐或與二三賓友煮茗清談偶有記憶輒書一紙投篋中積漸成帙一日啟與孫輩指說客有見者曰曷付梓余曰昔人著書立說或窮天文地理務爲高遠或搜諸子百家以顯其興其次亦有所託以寄恩怨而存諷刺余則不然何梓爲客曰乾坤經史昔人言之詳矣若恩怨私情也諷刺微詞也古來文人才士往往以此受謗皆無足取是帙正以陳言務去無恩怨無諷刺方便閱者怡情益智何況所志者昭代之制度名公之經濟其他文翰詩詞新聞俗談即日用尋常無不考核精詳推原所自至于神奇怪誕雖驚人魄實解人頤不同于夷堅虞初鑿空鑊幻悉皆耳所親聞目所親見身所親歷者絕非鋪張假借之辭梓而問世自可法而可傳耳遂強

付削劇余因紀其言以弁簡端康熙乙未春初遼
海劉廷璣自識



在園雜志 卷一

遼海劉廷

歲甲午 聖壽六旬有一是為本命

應不勝詳敷四海內壽臻百齡奏請建坊以表

朝人瑞者如福建巡撫滿公保具題德化縣老人

百歲鎮守寧古塔將軍孟公侯洛具題李三年百

有三歲直隸巡撫趙公弘贊具題文安縣原任副

將馬自新妻徐氏百歲江南巡撫張公伯行具題

山陽縣張氏百歲湖廣巡撫劉公履衡具題江夏

縣歐陽氏百歲陝西巡撫永公壽具題醴泉縣丘

氏百歲咸于甲午同登期頤是壽域弘開之徵也

又山東巡撫蔣公陳錫具題李氏一產四男若一

產三男者甚多是戶口廣裕之徵也再浙閩總督

范公時崇隨駕熱河每賜御用食饌內有殊

紅色大米飯一種傳旨云此本無種其先特產

上苑只一兩根苗穗迥異他禾乃登剖之粒如丹

砂遂收其種種於御園今茲廣獲其米一歲兩

熟祇供御膳又有白色粘米係樹上天生一株

軟滑似黍不膠齒牙此皆希世珍品外間不獨未見抑且未聞是草木休應之徵也咸據邸抄未敢臆說

漢軍鄉會試屢行屢停國初甲午准鄉試癸卯覆試解元為鑲紅旗姚敬聖已酉庚戌後三科鄉會俱行丁巳以用兵復停自庚午辛未復行至今癸巳萬壽六旬特開萬壽科鄉會試漢軍廣額復准監生等應武鄉試從前壬辰狀元麻勒吉乙未狀元圖爾宸俱滿洲試滿文近則滿漢一體文賦兼收矣

本朝漢軍漢人一體簡用內外不分近日惟科道部屬小京官漢軍不占漢人員缺康熙五十年間漢軍補漢缺者大學士蕭永藻吏部尚書桑格兵部尚書孫徵顯刑部尚書郭世隆侍郎學士暨司道內陞之京堂共二十七位在外督撫共八位可謂極一時之盛

本朝文武並重有以尚書補授都統以侍郎補授副都統者有以都統補授大學士以公補授尚書

以副都統補授侍郎者至於郎中員外佐領世職有時以武遷文有時以文遷武其文武兼管者比比而然外官以督撫陞副都統者有之而武陞文者甚少近年惟福建將軍金公世容陞閩浙總督提督梁公爾亦陞閩浙總督提督趙公弘燦陞兩廣總督南巡時張禹岩聖鐸以阿思哈尼哈嵩特授准揚僉事故余贈詩有丞相亦曾為太尉監司適合簡將軍之句再漢人未有補旗缺者近陝西總兵官漢人何天培補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溫州總兵官李平陽總兵官王應元皆漢人陞補福建駐防漢軍副都統提鎮以文改者張大理卿雲翼改江南提督姚郎中儀改湖廣總兵官聖朝簡用總以得人為要固無分文武內外及旗漢也

張紫凝杓乃阿思哈尼哈嵩改授准揚道僉事張禹岩聖鐸之長公也已成丙戌文進士因父故應襲世職遂授為阿達哈哈嵩兼一拖沙喇哈嵩父以武改文子以文改武事亦奇矣紫凝原効力河

工承襲後仍赴河工引見時上念其父河上勞臣惋惜者久之又命賦詩背誦古文頗愜聖意頒賜淵鑒類函佩文韻府朱子全書共四十套以武臣而上蒙賜書且如許之多亦從來未有之異數也

布政使陞巡撫銜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未有兼兵部銜者先祖任布政使九年屢推巡撫蒙世祖皇帝特諭江南財賦重地且叫他多管幾年及推福建巡撫奉旨劉漢祚久應巡撫今已遲誤

在國維

四

五

在國維

五

五

五

五

五

著給兵部侍郎兼都御史職銜二品服俸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子隨皖撫軍六家叔扈從蒙聖恩垂問先世大父閻撫右司馬舊事家叔一一自從龍歷任奏對詳明又問子孫居官幾人子即膝行而前家叔指名奏上天顏有喜賜御書拊循江表舊德貽謀二額謝恩畢恭捧而出陳相國廷敬查學士昇見之因謂曰拊循江表賜中丞公也舊德貽謀此賜觀察耳子方悟賜二額之意因將舊德貽謀懸於京師西華

殿之賜第恭紀七律二章懸額之日都統李公林在座指示曰聖意不獨獎勵觀察今觀察七孫漸次成立天恩期許者至矣真異數也詩載葛莊分體

文武全才原不易得如曹氏父子之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傳奕之上馬擊賊下馬艸露布卻穀之說禮樂敦詩書祭遵之雅歌投壺王陽明之較射三發三中此皆以文能武以武能文古今不可多見者若習武者目不識丁習文者力無縛雞未免偏廢矣本朝漢軍文試先較弓馬武試俱考策論生准武鄉試武舉准文會試立法最善自然奇才並出而國家收得人之慶矣

皇上祀祈穀壇見卿貳及御史頂上嵌東珠因其僭越下部議嗣後各官七品八品九品加級者頂帶不准過五品五品六品不准過四品三品四品不准過二品二品不准過一品蓋一品頂嵌東珠二品大學士尚書亦嵌東珠三品紅頂四品藍頂各有等威不准過也今予降補僉事實係五品蒞

任後奉 旨補給前江西按察使 誥命授通議

大夫故用三品頂帶坐褥非敢僭也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意亦欣然鐸聲何足欣蓋久不聞而今得聞也
昌黎詩照壁喜見蝎蝎無可喜蓋久不見而今得見也予由浙東觀察副使奉 命引見渡黃河至王家營見艸棚下挂油燐鬼數枚製以鹽水合麵扭作兩肢如粗繩長五六寸于熱油中燐成黃色味頗佳俗名油燐鬼予即於馬上取一枚啖之路人及同行者無不匿笑意以如此鞍馬儀從而乃自取自啖此物耶殊不知予離京城赴浙省今十七年矣一見河北風味不覺狂喜不能自持似與韓蘇二公之意暗合也

衙齋署一聯曰所到處隨彎就彎君其恕我者些時倚老賣老臣不如人細按之不脫人我相且有火氣不若督河右司馬趙公世顯座右書只如此已爲過分待怎麼才是稱心如此二字有許多現在之富貴安樂在內怎麼二字有許多無益之侈

心妄想內二語殊覺謙退知足無窮受享

春日按部淮北過宿遷民家茅舍土堦花木參差徑頗幽僻主人葉姓由博士弟子員而入太學者人亦不俗小園梨花最勝紛紜如雪其下西府海棠一株紅艷絕倫因憶老人納妾一絕二八佳人九九郎蕭蕭白髮伴紅粧扶鳩笑入鴛幃裏一樹梨花壓海棠不禁爲之失笑草堂中懸林良畫傍列一聯倚檻雲來往開簾花送迎係查聲山學士昇所書一見姓名如逢故友聲山於武林訂文二十餘年今已下世又不禁爲之傷感矣

江南陝西湖廣省分太大有上江下江湖南湖北之稱故設兩巡撫分隸其事所屬司道亦分爲二惟先祖爲江南布政使司則十四府四州俱屬一司先祖歷任九年任滿後始分

本朝易名之典最爲慎重非奉 特旨還與他議不得與焉阮亭先生詳考開國以來謚法附載張山來潮昭代叢書意蓋有在也後先生以大司寇致仕未叨 大典友人及門私謚曰文介先生以

成先生之志先祖以署國子司成從龍入關改河間太守歷任八閩開府予告家居卒後亦未與大典同鄉老友周侍郎堯工受業門人馬中丞祐柯吏部鼎達比部岱私謚文肅先生

前朝有三司六道之說三司者都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六道者布司佐貳爲左叅政右叅政左叅議右叅議按司佐貳爲副使僉事都司管各衛操軍屯田存寓兵于農之意多以侯伯領之故爲三司之首布按駐札省會叅議叅政分守外郡在省則管糧儲錢法等事副使僉事分巡外郡在省則管驛站學政等事本朝兵制居重馭輕分八旗屯住京師分防各省其都司止令僉丁運糧催徵衛課而已遷轉不過一遊擊銜各道嫌其冗雜去左右之名外郡有守者裁巡有巡者裁守事權歸一操縱甚便是三司止兩司而六道止四道也明初每府設知府一員同知一員通判一員或二員推官一員幕僚則經歷照磨知事檢校知府統理一府各屬州縣諸務同知則同知一府之事通

判專用硃墨筆僉判文牒間有分管糧儲水利者所以有二推官專理一府刑名清晨同坐大堂與領各吏辦理諸務印封耳房庫內出入不由私衙堂左爲經歷司有印官名經歷事事必由經歷惟恐不足又以知事一員佐之堂右爲照磨所有印官名照磨事事必由照磨亦恐不足仍以檢校一員佐之後漸不由舊制率多分管如清軍驛傳河防江防海防捕盜馬政巡鹽運糧水利之類丞判各司其事各有處分推官專司刑名兼管查盤印則知府封掌佐貳不敢過問國初少沿明制近則推官奉裁判名總歸知府同知不知府事通判不判文牒惟署印押糧解餉以及雜差而已至于司所幕員但存經照間有知檢者印歸堂上官亦虛設亦不過聽差而已然在明朝立法未嘗不善未免事少官多十羊九牧不若今之權歸于一不許掣肘之盡善也

撫軍張公伯行乙丑進士需次中翰初任題授山東濟寧道僉事陞江南按察使特旨以僉都御

史巡撫福建釋褐後三遷而至開府亦奇遇也

官保黃公大來在督師李大司馬之芳軍前歷著

戰功加左都督職銜初任即授寧波總兵官卒贈

太子太保

浙閩總制大司馬瑞圖劉公兆麟先任湖北撫軍

其時中丞殿衡尚為公子讀書楚署及後歷任湖

北撫軍父子前後開府同在一地已屬可傳佳話

後聞制府訃暫歸讀禮服闋再補仍撫湖北是趨

庭遊宦三駐楚焉又中丞先由陝西大參陞江蘇

藩司其時署理藩篆者則蘇松糧道乃兄殿邦也

二公為同胞兄弟中丞嗣于伯隸旗故旗籍而少

衆則寶坻民籍也以嫡親手足接受交代一月有

餘彼此俱用文移往來亦一僅見者中丞之公子

萬齡與其師夏慎樞同中順天鄉試劉於癸巳夏

於壬辰俱成進士又館選同為翰林豈非可傳之

盛事哉

李梯雲檢討天祥云永年張五美生於嘉靖甲寅

中於萬曆乙酉鄉試其子鴻基生於萬曆甲寅中

於順治乙酉鄉試

翰林學差典試赴湖廣者多不利于榜眼辛未榜

眼吳永年昂甲戌榜眼顧書宣圖河丁丑榜眼嚴

寶成虞博俱卒於楚京師燭燄衡衡亦不利于榜

眼居停而卒於其地者戊辰榜眼查荆川嗣韓丙

戌榜眼呂無黨葆中

于勤襄公成龍以大司馬大中丞總督河道公文

武全才經濟勲業赫然一時大駕西征時公總

統督運軍儲充裕聖心寵眷功勳旂常朝野倚

重然而治河非其所長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公赴河工題帶人多不諳河務乃以順天府丞徐

公廷璽副之兩不相下議論參差權難畫一公以

勤勞致疾不終事而卒于官時論惜之上念東

南民生運道特簡遂寧先生加官保大司馬治

河而副總河報罷先生辛勤况瘁事事仰遵指

授歷九年河工告成昔之澤國今變桑麻矣

排淮泗而注之江上古淮泗並未入江明永樂間

罷海運命陳平江伯瑄開通運道由江南山東直

隸直達京師淮泗之水以三分濟運入江七分敵
黃入海此老生常談所云以河治河不獨去其害
而且資其利者是也即潘季馴先生河防一書其
中亦有詞不能達意處在治河諸公無不知蓄清
刷黃爲要然此四字有無窮經濟無窮學問非細
心體認因時應變者不能也 天府金錢靡費固
不可太省亦不宜必身歷其事久而且熟方知其
中關鍵余隨遂寧先生數年見其不避風雨相度
形勢可謂精詳之甚猶虛心訪問擇善而從同事
者淮揚李僉事在國朝志卷一湖南劉少象光業先爲桃源同
知者接任之桃源孫同知調皆蒙遂寧先生驅
遣頗爲歷練老成可惜俱下世矣今我輩隨右司
馬中丞趙公恪守成規保固無虞雖遵 聖主指
授感河伯効靈而遂寧先生垂勑之功莫大焉
浙江卞布政使永泰陞任福建撫軍初蒞八閩制
府與公永朝同將軍都統諸公皆郊迎相見歡洽
既別卞公減騶從乘四輿仍用藩司儀注持陞任
布政使手摺坐官廳候見制府謝不敢當蓋浙閩

一省皆制府所統轄其先爲屬吏也公謙退自下
時論以爲得體故益稱和衷焉先時有藩司某內
陞通政司聞報即用大銀臺儀注鳴鑼開道往拜
撫軍乘輿直入儀門撫軍笑而優禮之隨親盤司
庫題叅虧空甚多不獨落職幾斃獄中又河南一
副將當新定文武相見儀注時往謁撫軍公然鳴
鑼直入轅門至儀門下馬撫軍不加拒絕即待以
新儀注之禮及散餉屆期乃令監放官備加搜剔
凡私占影射俱開虛冒兵餉題叅正法斯二事雖
撫軍器小而亦可爲無禮肆縱者戒也予昔待罪
西江稔撫州太守張伯琮之才守遂薦舉卓異張
君感余知已願執弟子禮今已陞任河南臬司而
余已左遷監司然時通書問猶用手摺稱門人則
過于謙抑矣
居官固宜清正亦須和平倘一偏執則處事不能
周詳人情難以通達未免美中不足古田余祭酒
正健家居奉 特旨督學江南時先君以遺愛未
泯士民感頌不忘請祀名宦已由府申司例必學

院批允方可遵行道路相傳余公嚴厲不獨不可干之以私即往來書函亦難輕投予自念今皇
上忠孝作人而余公讀書君子未有不以忠孝宅心者予修稟揭直投上請即使撓怒達諸九重
爲親受過自甘不辭乃余公竟荅一函不但如我所請而且詞語謙遜始知真清正者未有不和平
者也昔先大父閩撫中丞公前任江南通省布政使士庶迄今家尸戶祝額前督學請祀名宦乃託
詞歷年久遠無從稽考揆其意非出固執即存私

在國維志卷一

高

念且不喜揚人之善此等品行較諸清正和平者何啻霄壤迺翠華南巡叨賜御書舊德貽謀
舊德者先祖之勲業也督學聞之索前案即促舉行然祖父前後同宦江南先祖崇祀江寧先君崇祀寧國均隆典禮亦何幸也

官制有名似小而位甚尊職掌之事權最重者有名極清雅而品秩最卑所管之事亦極瑣細煩冗者有名雖武職而專司地方事務名若文職而所司全非文翰者如侍郎名似郎官乍聞似非顯職

然古制已有門下侍郎鳳閣侍郎爵位尊崇今六部侍郎亞尚書六卿一階在外則爲總督何其隆也典史一縣尉耳何以得此佳名即列之內閣翰林院詹事府誰曰不宜乃品則未入流所管皆民間細事多吏員除授京都分五城差御史巡察所屬有兵馬司指揮副指揮所管皆命盜詞訟諸事全與兵馬指揮之名不合鑾儀衛治儀正王府典儀其名亦似文職而所司鹵簿弓馬之事升轉俱屬武階相沿既久皆習焉不察矣

在國維志卷一

主

定制官民涼帽俱戴緯纓惟雨天戴絳纓今戴絳纓者衆取其便易省事且惜費耳

朝衣公服俱用補子繡仙鶴錦鷄之類分品級大小即以鳥紀官之義常見福清葉相國向高集內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背胸或即補子也如婦人之首飾曰頭面半臂窄衣曰背心不然則補子二字何所取義

衣服上所織四爪者謂之蟒民間通用五爪者謂之龍非奉欽賜暨諸王賞賚不得擅用此定

例也又紅絨結頂之帽四面開衩之袍俱不得自製近見五爪龍四衩袍穿者頗多人少為注目即曰某王所賜無從稽考聽之而已

古冠綉纓即項下絆帶也有明紗帽頭巾各制貴賤懸殊見諸畫像傳之梨園乃俱不用帶今則草涼帽如箬笠皮煖帽如毡笠上加紅纓而於帽簷下俱綴以帶絆猶追古制古人結鞵用帶太白樂府燕南壯士吳門豪一首名結鞵子張釋之為王生結鞵今則冬以布裝棉夏以葛裝麻甚且侈以綾錦紗緞多不用帶結矣古今制之不同如此

在國雜志卷一

十六

陝西以羊絨織成者謂之姑絨製綿衣取其煖也今則製為單袍紗取其輕暑服也今則製為綿袍綿褂比比皆然習以為常諺云有裏者無裏無裏者有裏意指此乎

張俗字本
託字音元

緞與靴同多貫切音段履之後帖也今厚繒通名曰緞有五絲八絲內造漢府官素平花帽緞閃緞倭緞各種花紋顏色隨時變幻亦窮工極巧矣前代惟綾錦綢羅刻絲衲紗之類至於緞不獨未見

亦未聞也近由東洋入中國者更有羽緞羽紗罩皮緞哆囉呢據云可為兩具試之終遜油衣其價甚昂亦前代所未聞者

古裘有五大裘黼裘良裘功裘裘裘大裘用黑羔皮為之王者祀天之服緇衣羔裘朝覲用之鄭風云羔裘豹飾大夫燕居之服近日不獨不以豹飾而大夫多不羔裘矣間或服之惟領與袖或飾貂或飾狐或飾銀鼠之類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疑用全狐今服全狐者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在國雜志卷一

七

近之狐腋盡人而裘矣當年孟嘗君之狐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也俗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俗名烏雲豹甚煖其腿裏一塊黃黑雜色者集以成裘俗名麻葉子亦煖至於全白狐皮則粗冗不堪又有元狐一種定例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製為帽上賜居多若口外嚴寒出差者亦准為帽雖名元狐其實蒼白色者居多也如高昌國貢唐太宗元狐裘今亦難得蘇季子黑貂裘敝古人貴重貂裘近日稍豐裕者即衣之定例

四品以上始用何其僭越也若上元夫人之青毛錦裘漢武帝之吉光裘程據之雉頭裘張昌宗之集翠裘南昌國進浮光裘司馬相如之鸛鷄裘度安之紫綈裘止存其名不知爲何物矣更有猗猗猊一種輕煖華美貂裘之外無出其右所謂胭脂雪者想即此耶侍衛製爲朝衣 諸王製爲坐褥而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又灰鼠一種最宜於秋末冬初及南方不甚苦寒之地邇來頗多至于毛之白者名銀鼠康熙初年尚少其價甚昂近不獨多而且賤矣又以獺皮爲深衣可禦雪可當衾綢粗而重賤者之服亦裘類也縐衣羔裘黃衣狐裘取其表裏如一羔裘元冠不以弔言衣冠俱黑色古之吉服也是古之羔皆用黑者而今則純白矣何古之黑者多而今之黑者少也或曰當日之黑羔安知非如今日之染狐皮染銀鼠耶爲之一笑羊皮貴羔而賤老人皆知之獨口外則不然有皮軟而毛長者俗名麥穗子言其毛長如麥穗也口外風高非此不足以禦之雖公卿

貴官至彼貂裘之上亦必覆此一伴取其毛大壓風也內地亦有此種不如口外者佳
腰帶古以革爲之名曰鞶帶又謂之鞶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用之後世用絲帶以玉犀鑲嵌束于絲帶之上即玉帶犀帶也 本朝按品級有嵌寶石之玉以及金銀玳瑁明羊角烏角之類另製成銀以軟絲帶貫之 天潢東黃絲帶覺羅東紅絲帶有 特賜黃帶者公卿以下多束藍絲青絲帶間有石青油綠織金者無甚關係守制者則束白布帶皆所以分尊卑別等威也帶銀先用左右二塊繫以汗巾刀鐮荷包等類即古人無所不佩之意荷包疑即夾袋也專爲收藏字帖之用後增前後二塊不過飾觀而已又單用腹前一塊帶不用長穗垂下以銅鐵鍍鍍金銀或牙骨角石之類製成二塊扣而爲一此惟於春夏之裘服甚便非常服也
戴孔雀翎所以壯軍威分近侍也分甘餘話所載本朝侍衛皆於冠上戴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爲

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 賜者後文
臣督撫亦或蒙 賜得之者以為幸是已然總未
分晰詳明大清會典所定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
綴藍翎鎮國公輔國公戴二眼孔雀翎根綴藍翎
內大臣一等二等三等侍衛入內大臣額駙前鋒
統領護軍統領前鋒叅領護軍叅領諸王府長史
一等護衛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貝勒府司儀
長王府貝勒府二等三等護衛貝子公府護衛及
護軍校俱戴染藍翎內外額駙俱不許戴諸王府
散騎郎有阿達哈哈番以上世職許戴一眼孔雀
翎根綴藍翎其餘雖加級不准戴再查各省駐防
之將軍副都統並督撫提鎮蒙 賜孔雀翎者止
戴一眼

本朝帽製涼帽以德勒蘇草細織成面者為上等
次等用白草內以片金或大紅緞紬各色紗緞為
裏名曰帽胎上覆以大紅絨線緯纓 王公卿大
夫士庶皆戴之兩用藤織成胎上覆以茜紅西牛
尾揀毛為纓而皆名曰緯笠有用藤竹麥楷織成

有簷出外周圍者名曰臺笠此賤者所戴以遮日
色者攷帽自漢以來已有之鄧通之黃帽管寧之
皂帽李晟之繡帽沈慶之狐皮帽即今之煖帽也
今之煖帽以貂為貴次有染銀鼠染黃鼠以為帽
簷者貴賤皆戴至於元狐則有階級矣若長孫無
忌之渾脫以烏羊毛為之羗服之席帽晉人之白
接羅皆以羊毛為之即今之氈笠氈帽也式雖不
一而帽之名則同

商丘太宰云骨董雖小事却有分別看字畫經紀
不如士夫看銅玉器士夫不如經紀此語誠然今
以二事驗之昔經紀持字畫數軸求售內一軸為
米元章書經紀極贊其真即坐客亦共誦不置予
哂之衆譁曰無論米字逼真今不能及即伯生施
庵石田所跋亦非近代手筆也予曰諸君未審耳
此軸所書之詩乃國初廣平申鳧盟 涵光 銅雀嶺
古之作也漳南落木繞寒雲野雉昏鴉魏武墳不
信繁華成白草可憐歌舞囑紅裾西園亂石來三
國古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誰說

漢將軍檢申集示之愕然此經紀不如士夫也一故中丞張公^幼之姪見貽銅器一具贈以十二金欣然而去置案上爲鎮紙用偶來一經紀把玩不釋詢其何以曰此壓繡也官中用以壓絲刺繡耳予昔以此物貨某中丞得重價此母是耶子領之此士夫不如經紀也太宰洵博古矣但云字畫之佳者雖黑暗處聞其氣味摹其絹索即知真贋不必細看此語未免英雄欺人

生平最愛趙字式古堂所云蘇黃米蔡在宋則爲

在園雜志卷一

三

大家以晉人視之猶是雕虫小技惟子昂直追先輩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余家藏頗多自處郡回祿後盡成灰燼其後再爲搜求止得前後赤壁賦二幅千字文一卷兩賦於南巡時在揚州

行宮進呈天顏有喜今所存者惟千字文而已

陳子文太守^{美禧}臨摹不忍釋手跋後百餘字

附陳子文跋昨在黔中題文敏假山詩謝不敢而不能展觀形穢至今猶媿戊子十一月朔葛莊觀察出示此卷屬題謝不敢而又不能遂

附鄙語于後考文敏書千文真行草各體甚多亦有見於停雲及國朝法書者又六體真蹟今在曹待詔秋浦處蒙賜自內府荒陋失學寶墨琳琅皆得流覽今日復玩妙蹟結撰之精運用之變且有出所見之數本此與肅府舊刻筆意相似反復尋味海內之至寶也或曰贗者雙鈎此懷元章狡獪之心何足信哉

附自記松雪墨跡予舊多收藏惜處署祝融之後灰燼無遺爲生平恨事今閱此卷回憶種種似不及此卷之妙即洛神善本式古堂取賦中語稱其環姿艷逸王孟津跋云鸞飛蛟舞得二王機神鄙意揣摩猶覺彼肥媚而此道勁也

在園雜志卷一

三

昆陽爲東甌末邑此卷流傳民間湮沒已久未經名人題跋或曰爲有心者割取亦未可定余觀察浙東時於無意中購之如獲拱璧日夕臨玩覺神采奕奕直追先晉不禁眉宇飛動固子之幸亦翰墨之幸也夫

高韋之僉事

其保

留心繪事能以指頭作畫開關

生面超越前人因赴溫處觀察任道出表浦余以
疋綾長二丈許必索畫盡章之笑呼童子研墨盈
池以指蘸墨雲飛風動轉瞬而成山石木樹水藻
殘荷禽鳥魚蟹窮工盡致真絕技也後海寧陳子
文出守南安便道見過子文書法無出其右者余
以畫索題子文走筆即書高畫陳書洵稱二妙又
系原屬本支無雙絕藝乃出一家誠 熙朝之寶
物也今子文已下世矣可勝浩歎

附陳子文跋

在園雜志卷一

書

歷代以來名家既多以指爲之自我弟章之使
君始人物花木禽獸草虫不假思索駢指點點
頃刻數十幅隨意飛動無不絕人萬象羅于心
胸天地集于腕下此造化特鍾異人也在京師
居相近又本宗昆季戊子仲冬赴橫浦過淮壩
葛莊觀察索跋公詩妙擅海內涵濡淳蓄無所
不有發之吟咏自足盡其變何待小言之爰爰
也

刑部主事伴阮兄源 河南祥符人余祖籍亦祥符

同縣同姓因以兄弟稱長枕大被不異骨肉也兄
性聰慧纖巧迥異常人其字怪僻自言融會諸家
獨成一體殊有別致畫則揮灑數筆生動酷肖詩
不多亦不存稿曾記邯鄲道上一絕風雨邯鄲道
紛紛利與名黃梁知大夢千古一盧生至製作之
巧賞鑒之精可稱絕倫自製清烟一種商丘太宰
以爲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又能于一笏上刻騰
王閣序一篇心經一部字畫嶄然在 內庭供奉
時呈樣磁數百種燒成絕佳即民間所謂 御
者是也 內庭製作多出其手 太皇太后加徽
號龍寶璽 皇貴妃寶余親見其撥蠟送禮部非
大手段能之乎所藏骨董皆人所未見之物未幾
卒於京 皇上遣內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衛
送柩出章儀門 賜金駟驛爲一時光寵所惜無
子製作不傳骨董散失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水
器漆器仍遵其舊式而總不知出自劉伴阮者空
一 生心思嘔血而終乃不得與東坡肉屑公餅
並傳於世悲夫

有人持玉盃質之伴阮兄曰此一捧雪也同爲賞
鑒兄曰玉情果美水色亦佳好玉盃則有之一捧
雪恐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所偽
造者爲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雍正爲
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曰此
真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持向輝下映日細
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真贗有別而
命名不虛也

伴阮兄有奇石高尺餘山峯透露對面可以見人
在國維卷一

山腰白石一段視之如雲白石內又有青石一條
如龍形頭角宛然因摹入紙幅名青龍白雲圖
玩不置又有蜜結伽楠長二尺厚一尺溫潤芬
迥異衆香雕成諸葛枕式云枕此可免小遺試之
果然後俱爲逃奴竊去

范談一侍講光宗云康熙四十年侍直南書房

見高麗國進人參四枝盛以漆匣精工華麗少頃
內侍收進遇熊相國賜履稍爲啟視出語曰其形
似人所謂人復也扁鵲之語誠爲不謬天顏有

喜諭云四十年來止見此四枝耳

方竹產於天台山古人取以爲杖雅甚相國王公
督學兩浙時試題有方竹杖歌余以台州司馬
攝府事走筆應之王公謬爲許可詩載分體中
鐫圖章以青田石爲佳而青田石又以洞石爲第
一他產不及也石俱在谿中岸乾谿水乃得石塊
質頗燥硬止可琢瓶尊杯竿之類所謂洞者又在
水石之內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燈光石者尤
爲不易予待罪括州時曾鳩工採取數月無一佳

洞或曰皆爲匠人竊去但地方多一土產即多一
累恐賢有司亦不樂有之也

余久痔成漏有五管楚甚延兗州魏老人醫治早
用烟熏晚用水洗俱平常痔漏藥料惟上藥密不
示人上藥之法甚妙用鵝翎管藥實其中管後一
孔如針大由後擠藥如一線直入管中蓋之以膏
七日而愈

野葶薺并碎取汁澄粉少加冰片以之點眼去膜
甚效

戊午停科後余遂棄舉子業同學者尚有三人查
荊州明韓沈古培心揚錢玉友良擇仍讀書寒家

之無倦軒荊州素怯弱余嘗勸慰曰子病至此尚
五夜呬唔何急功名而薄性命耶答曰吾非不知
曾夢神人示之以詩有五色雲中第二名之句是
以戀戀冀其一驗耳後果以五經鄉薦榜眼及第
古培平湖人北闈不第就試浙省體肥畏熱坐輻
號中不能堪出場即卒於龍門外余適兼攝杭篆
為之經理其喪玉友累科不第留幕京師余佐台
郡時答書猶有句云人從楊柳烟中去書自桃花
洞口來嗣後音問遂絕余以引見赴京遇查聲
山學士云久已削髮為僧矣

秋闈省試內外簾官各有所司自初六至十五凡
十晝夜諸務冗襟外簾之監臨提調監試羣公無
片刻之暇恐少懈即有舛訛惟賞月後稍安適也
頭場畢內簾主考率同考官傳點催卷然一時勝
錄不及蓋彼在內空閒也過中秋頻頻解卷內簾
漸次冗忙而外簾又閒矣惟清晨開龍門各屬謁

見收發文牒此外一無事事由月半至月初頗覺
日長似歲已卯監試浙聞中式諸君以余稍知文
墨修通家之誼甚恭如查德尹嗣榮高巽亭興許
莘野田盛紫翰弘遠在諸君雅意堪嘉而余則謙
退未遑也

彭澤劉叅政曉未遇時落拓武林徘徊湖上一日
祈夢于少保廟夢少保拱手者再以米一勺置諸
掌中醒來大慟以為他日必乞食也後赴廣西傳
將軍軍前招撫有功議叙補授浙江糧道始悟少

在園雜志

卷一

保拱手者敬公祖也以米置掌中者掌糧儲也
廣平秀才馬振古老不應試其子初入泮望中甚
切除夕卜竈鏡聽俗所謂點兒卦也出見婦人至
問曰我於何年得中答曰驢子騎人那一年意以
為必無之事也一日郊行見驢生駒其主負駒而
歸喜曰此非驢子騎人耶即售田治裝趨赴秋闈
振古聞子售田以為必償賸負特借應試之名耳
怒甚欲追而責之漸至良鄉同試者勸止且曰今
文宗大收君老手宿學曷亦一試棘闈乎振古笑

而從之是科父子同榜真奇驗矣諸同榜者稱振古爲年伯謂其子爲同年也其子亦稱諸同榜者爲年伯謂其父爲同年也一夕讌集有友笑謂曰今科喬梓定同連捷倘僅捷一所願在誰振古沉吟良久曰豚兒尚幼衆爲哄堂

測字起于觀梅雖易數中小技然有奇中而名遠九重者如宋謝石輩自不多遶近今卜肆亦復談言偶中休咎立應如響姑識見聞所及者數則更足起發後人有書字字請測者一審視即拱讓曰

在國雜志卷一

主

是一位現任宰官在內則都察院外則按察使蓋上爲憲字頭也但下子字屬地支之初是新遷轉耳恭喜必得又問地方何如答曰總在好的一邊以子字爲好字之半也臨別其親私問曰亦有不和者乎答曰子爲一了只恐此任不能遷轉既而信然 一人書文字問訟事測曰各不成各凶不成凶此事即當解矣問何日可解測曰今日何日曰十五測曰再六日必解果符所言問何以知六日也測者解曰以十五加六爲廿一日昔旁加文

爲散是以知之 入夜人來請測不及書字時已戌時即口占戌字以請問何占曰欲有謀耳測曰不可直向彼言須轉一灣其謀可遂蓋戌字一點轉灣即爲成字也 一人失馬來書奇字測曰必

不得矣以爲無馬在旁則騎不成但立可耳 鄉試後一生書花字決去取測曰必中無疑恭喜廿七名已有人在寓報矣以花字分爲立人廿七也歸寓果然其人嗣後復書一字問終身測曰廿年內官可至五品問有幾子測曰三子問壽幾何測

在國雜志卷一

主

曰七十之外不能八十耳細詢其故以一字可加三字故生三子復加二豎乃成五字故廿年可至五品也一字二三四五六七皆用至八字則不用一橫故壽至七十以外即止耳 一太守書識字請測測曰文頭武脚若非決獄理刑之方面有司即屬烏臺蘭垣之喉舌近臣應曰知府以識字與職字相類故知爲官而落筆先成言字遂云然也曰今任幾年應曰已任五年曰滿六年便丁父艱以中有小六字一字爲丁字之頭日爲父象故知

其丁父艱也。戈屬武，但服闋之日不補文官而補武官，殊不可解。後果丁艱，起服適世職缺，人乃補阿達哈哈番奇驗如神。但測字須矢口而出，得先天之氣，稍加轉念，即落後天，便不准矣。

生平不喜結盟，蓋朋友爲五倫之一，朋友甚親，何用弟兄之名乎？故作結交行有嗟，此紛紛假弟兄。五倫忘却真朋友之句，憶爲處州太守時僚友八人，既集飛馬相招，至則諸君坐次序，齒不序爵，心切異之年最長者，揚言曰：今日之會欲結異姓兄弟耳。君意何如？余唯唯。因思宦途畏險，一拂其意，則不合時宜，勉強從之，至今猶悔也。

仕途中交際必委用家人，然最有關係，蓋伊給事左右窺伺意旨，容易作弊，爲奸其於事務金帛固所不免。未聞于詩文投贈亦恣肆需索者，甲子子謁王新城阮亭先生，以葛莊詩集呈教。先生一見，極口稱賞，自許作序。見貽越月，往領閣人辭以未就。適先生以宮詹奉命秩祀南海，私計先生至事匆迫，必無暇及此，不知其脫稿已久，而家人輩

匿爲奇貨，橫索多金。予與先生文字交若肺腑，而得之不幾污先生之清白乎？迨祀畢，先生回都，踵門往候入座，即道前序。因行急，殊覺草草。予謝尚未頒發，先生怒詰家人，隨檢前叙見付，別後聞即重懲之矣。

阮亭先生一日偶過荒齋，見几上刪訂詩草，內二疏故里一絕，自批刪字。先生云：此真唐音也。何以刪爲七絕？易于尖新最難，渾成如此，作句調和雅，意味深長，恐全集中未易多得，宜存之。詩云：曠懷真足古今師，七十人當致仕時。更爲子孫謀遠大，不將養老賜金遺。

予祖籍開封，歷年既久，宗人多居旁邑。新鄭六弟又仲遠來相候，起居畢，即訊家中安吉。近况弟曰：老母前患背疽，得一傳方服之，而愈。今年八十有七，康健如舊。又弟婦久病經閉，形容枯槁，殆不可活。聞有榮陽張廣文者，能治奇疾，延之診視，命服丸藥，漸至平復。肌肉再生，可稱白骨回春。更有奇者，家居北樓上，祀祖先所有薄蓄皆積于上，不意

為不良者窺探糾黨二十餘人持械燃炬排闥而入直趨樓所家人咸驚避惟聽其去取而已群盜方入室登梯乃忽火炬撲滅盡行狼狽而出獸奔鳥散豈祖宗之靈為之默佑耶抑或有神焉呵護驅逐耶俱不可知獨恨不能向盜者一問何所見而踉蹌奔逸也此三者皆不幸之幸也予因索二方附記於後

治發背方

用頭髮不拘男婦者一把入真麻油一碗將頭

在國醫志卷十一

毒

髮熬化令病人飲之則毒氣漸消不致傷生

治女子經閉形容枯槁

何首烏

半觔切片用黑豆拌九蒸九曬為末用人乳浸不計次數曬得一觔重

懷熟地

四兩

紅花

五錢酒洗

鹿茸

五錢酥油炙

當歸

四兩

共為末用揀麥冬六觔熬膏入煉蜜少許和

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錢漸加至五錢

新鄭高相國文襄公

拱

其兄南直操江巡撫

人皆稱為都堂生來狀貌迥異常人而舉動行事

有堪絕倒者自幼即遍體生毛年十八髭鬚滿頰就童子試文宗見之笑曰汝可歸家抱孫矣答云童生年實弱冠不幸鬚髯如戟此父母道體耳奈之何哉試既不售歸家遂去髭鬚戴小帽着大紅袍騎馬遍歷街市使家人前導令直呼曰不進學的高大鬚子欲學狀元遊街豈不可羞豈不可恥從此奮志夏日就池邊筆架傍讀書蚊蚋小虫遍體家人輩見之勸其少息為之頻加拂拭乃曰母拂為也此不上進之賤皮膚正該蚊蚋作癢耳勤學苦志遂連捷南宮歷官大中丞南直操江巡撫蒞任後適大盜反獄聞報即赤體率撫標官將兵卒往捕羣盜歛手受縛訊之何以不關就擒盜曰見一天神遍體如絲懸挂火燄光生心膽俱碎是不敢動手耳蓋撫軍遍身赤毛每夜臥則紅光罩體家人竊窺見一大猪鼾睡于傍巫者以為室火猪降生語近荒唐豈其然乎明時官制操江例當巡視各郡所至行臺每責巡捕官巡捕官患之賄請于用事之家人曰無他因食不飽耳教以當

在國醫志卷一

毒

如是則可邀免既駐宿即如家人言呈送酒筵一席復令人擡極熟猪首一盤饅首餠飣數十枚燒酒巨瓶皆極熱從撫軍前過聞其馨香即問曰此何爲者稟曰犒從撫軍曰如此好物不敬老爺反賞下人耶令列席前手撚而食大杯傾酒頃刻俱盡方就筵而坐諸凡添換不遺餘瀝乃不復賞巡捕矣食量之大可敵十人一日屬下新任知縣稟謁少年進士服飾華美見其所戴紗帽外織馬尾內炫金線光彩耀目怒詰之此帽何來答曰京師新興大怒曰我也與你個新興命隸役杖打知縣窘甚再三懇求免冠謝過方免知縣忍而叩之未幾行取臺中特疏列款揭叅時弟文襄公當國按其奏章星夜遣人至皖城令其以病請休庶可保全撫軍見弟手書怒謂家人曰你相公叫我致仕難道他要做官便不許我做官麼他道他宰相大就不知哥哥還大看我打得他宰相打不得他宰相如此固執文襄無奈曲全令歸林下罷職後日惟與一老友象戲以自娛一日忽入內久不出老

友餞甚又不可歸告之家人家人稟曰某相公飢甚欲歸耳不然當吃午飯矣叱曰吃甚午飯你叫他去吃那當頭砲蓋自念屢局敗北也其可發笑者甚多六弟又仲爲言數則因志之寒家新鄭一支與高府屢世姻婭故知之如此
本朝_聖未召試博學鴻才最爲盛典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上諭論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踪前詒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已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于該督撫代爲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遵行特諭
內外薦舉到京者五十九人戶部給與食用十八

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試外而應試者五十人先行賜宴後方給卷 頒題璇璣玉衡賦省
畔二十韻試于弘仁閣下試畢吏部收卷翰林院
總封進呈 御覽讀卷者李高陽相國立德 杜寶坻
相國立德 馮益都相國立德 葉掌院學士方藹 取中
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令纂修明史勅部議
授職銜部議以有官者各照原任官銜其未仕進
士舉人俱給以中書之銜其貢監生員布衣俱給
與翰林院待詔俱令修史其未試年老者均給司
經局正字 聖恩高厚再勅部議部覆奉 旨
吳遠授為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授為
侍講彭孫通張烈汪霏喬萊王頊齡陸萊錢中諧
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
方象瑛錢金甫曹禾授為編修倪燦李因篤秦松
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馮鼎汪楫朱彝尊丘象
隨潘耒徐鉉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
龐塏毛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
高詠龍燮嚴繩孫授為檢討俱入翰林其年邁回

籍者杜越傳山王方穀朱鍾仁申維翰王嗣槐鄧
漢儀王昊孫枝蔚俱授內閣中書舍人猗歟休哉
掄才之典於斯為盛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文
章詞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足表彰廊廟矜式
後儒可以無慚鴻博不負 聖明之鑒拔誠一代
偉觀也而最恬退者李檢討因篤于甫授官日旋
陳情終養 上如其請 命下即歸更能遂其初
志無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挾私心
或自媿才學之不及而生嫉妬或因已之未與薦
舉而肆蜚謔一時呼為野翰林其識以詩曰
文章推李杜高陽相國 而今李杜亦稀奇葉
公懷懂遭龍嚇掌院學士 馮婦癡呆被虎欺益都相
宿構零駢衡玉賦失粘落韻省耕詩若教修史真
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又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為竈前生李周吳陣亡笑談更屬輕薄故不附入
附李檢討奏疏
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子萬難遠離泣血陳情
額 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莊行者人臣之

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項景襄臣李天馥大理寺少卿臣張雲翼等旁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薦薦牘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 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賁牀褥轉側須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執執相依為命躬親扶持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摺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為推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疾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

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為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檣不達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壘之恥奚償即臣永為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 兩宮幸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鳥私情置之仕路蓋聞臣去臣最速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無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捨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謫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數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陔負疚蹀躞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為有礙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信懸於愛日然呼天

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
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
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聖至仁以
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
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
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憲情壅
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
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
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
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
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
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
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迫諭母欲
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
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
惟有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
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
伏願 皇上特沛 恩慈許臣逆歸扶養其母

初泳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
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鑲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
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 知遇務展涓埃矣
李笠翁 漁 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
情偶寄無聲戲肉蒲團各書造意剗詞皆極尖新
沈宮詹繹堂先生評曰聰明過于學問洵知言也
但所至携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未免放誕風
流昔寓京師顏其旅館之額曰賤者居有好事者
戲顏其對門曰良者居蓋笠翁所題本自謙而諛
者則譏所携也然所輯詩韻頗佳其一家言所載
詩詞及史斷等類亦別具手眼
聞賊李自成入皆知因祖墳被掘洩氣而敗然知
掘墳者為米脂令邊長白 大綬 而不知設計用智
皆門子賈煥成之也雖長白自紀虎口餘生亦多
隱約其詞未若長白之姪淮南邊別駕 向子
言之歷歷如繪當聞賊猖獗時其兄李自祥改姓
張自祥仍為縣役其意有在一日令方坐堂視事
有一人赴訴賣蒜為兵所搶令命至堂窮訊其人

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帶至後堂賣蒜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山封函曰吾寔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偽償其值而遣之然闖賊祖墳寔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賊已熾令憂形于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令素所親信者乘閒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止大異往常是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効犬馬乎令察其言詞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者遂詳吐

在圖維志卷一

署

前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良祥者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人皆插血結盟兄弟共約賊兵一至即為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今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可徐察之詰旦傳祥入內宅笑問曰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為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賴保全何必相瞞遂偕煥結拜出則官役入則弟兄久之乘醉託言素曉堪輿叩其墓

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為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居數日聞賊兵將犯潼關令出七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吾俟入關後即至盡遣其所好十餘人以附行衛其輜重祥去令偕煥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累千匝以巨斧斫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頭角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尚未變過屍皆長黃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斫碎而焚之場反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厓為流矢所中噫何天意人事符應之速耶墓掘畢更煥不得令甚驚懼多日煥至令詢何往煥曰恐自祥有疑復回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令彼心安乃敢歸耳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闖賊新敗縱有報聞力不服及公已為朝廷立此大功可謂不負君命胡不挂印歸山乎嗟乎煥一賤役小人耳何用心諄摯乃爾耶令遂棄官煥亦他遁越數年長白閒住京師之絨線衚衕忽有一僧白髮蒼顏詣門求見縣令邊公有弟亦新選縣令出見之僧

在圖維志卷一

臺

白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即跪哭長
白訝其爲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因向
弟追述前事曰主與吾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
後世其誰知之長白固留不可與之金不受爲製
衣裳一痛而別不知所終有明失國一丐者題詩
於壁云三百年來養士朝一朝喪亂竟皆逃網常
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赴水而死惜其姓
名不傳甲寅閏變浙東温州總兵官祖某潛已通
款一日伏甲于資福山之大觀亭集衆官議餉巡
道陳公丹赤永嘉令馬公環皆在坐逆將厲聲挑
釁云兵餉不前士盡飢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
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義者挺身前曰爾欲抄
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遽扶公出逆將大喝小人何
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
惟知有朝廷不似爾享高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
惟知有賊也逆將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不屈
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義像被卑
服兩目瞠視至今凜凜有生氣余觀察溫處拜陳

忠毅公祠賦七言詩五章其二三云東甌觀察擁
專城牙纛空存不掌兵元帥逆謀先士卒謂祖賢
侯同志又書生永嘉令馬公諱界陝西孝廉同遇難加贈大索大觀亭暗
天無色資福山搖地有聲俱公被害處今于此處建祠曾幾何
時歸一死留芳遺臭兩傳名 朝廷何負汝干城
早暨降旗引寇兵達士報 君能盡節小人爲主
不偷生夜不收林義扶公大罵同時被害壁分尺寸同貞性鐘用
洪纖總發聲海內羣公誰作傳雙忠名後附伊名
蓋紀其實也餘載葛莊分體中之三人者下役也
在國維志卷一
彼門子丐者夜不收非素嫻詩書禮義之人而其
忠君報主之心或見于事功或託諸題咏或慷慨
殺身名雖不彰至其成仁則一以視反顏事仇偷
息人世其相去爲何如也當時未有表而出者故
志之
明洪武建都江寧改爲應天府稱直隸及永樂遷
都北平改爲北京曰順天府江寧改爲南京曰應
天府稱順天爲北直隸應天爲南直隸 本朝定
鼎順天仍其舊稱蓋京有南北者明南京亦置部

院群臣以洪武舊都命名也今版圖已無南北之分應天既改江寧府亦何南京之有乎既無南京又何北京之有順天應稱京師京都爲是無奈道路傳呼日訛一日即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可爲謬誤之甚

鳳陽爲有明始興之地凡府屬土著之人向人自稱不曰敝鄉敝處敝府而曰貴鄉貴處貴府更不少爲謙遜今漸已無矣

遼東人自署多稱三韓非也晉書韓有三種一曰

在國韓卷一

天

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爲高麗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皆東方外國漢傳亦謂三韓各在山海間地方各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即古之辰國也又唐太常張卿求仙得幸少陵以詩韻之首云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考蓬萊方丈瀛州海中三神山也方丈在東海中央四面相去正等方丈計五千里蓋方丈崑崙秦皇漢武求仙處也詩意以爲秦皇之求方丈漢武之窮崑崙皆閼絕不可致之事豈如張卿奉使求符往而遂獲乎可

見三韓外云者指極遠邊地爲言而遼東乃漢晉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稱之

先外祖馬勤僖公性聰敏讀書過目成誦少貧買文無資聞坊中新藝出輒往取翻閱畢凡文之佳者悉已默識嘗饗餼不給與外祖母糊楮錠易米一日錠裏紙偶缺取舊書手翻一過即剪作錠裏而此書已熟記矣後仕至陝西三邊總制事事親裁幕內不延一友昔王觀濤先生元旦與友人入市市長里許相約東西行各點記一邊春聯歸而書之不許遺忘更不得前後錯亂友人所書一邊果無訛錯而觀濤則兩邊備記也又幼時向染舖取所染舊衣逾期不付觀濤持帳簿畧一點閱碎裂之投染缸中其家大窘觀濤曰易耳亟還我衣當爲爾記之次日送衣至果一一錄出月日姓名丈尺顏色以及收欠銀數毫釐無舛此二公之天資可稱絕倫

在國韓卷一

天

連海劉廷璣

宋漫堂太宰梓筠廊偶筆載曹蜂儀云聞賊陷某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首倡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食罷柘陰稀嘴邊黃淺鶯兒嫩領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常挂一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亦載是詩與此小異再稽歷朝詩云正德間五羊趙克寬爲建安學諭嘗與朋輩郊遊作送春詩俱用風雨字旁有丐者負莎衣立和一首問之不答而去詩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也歸蜀魄啼殘椿樹老吳蠶吃了柘陰稀牆頭紅爛梅爭熟口角黃乾燕學飛自是欲歸歸未得肩頭猶挂一莎衣余合二者考之當以列朝爲是律詩無一韻叠用二句之體花影瘦鶯兒嫩不合春深中四句一樣切

在園雜志卷二

十一

脚尤犯詩病既已爲鬼何事獨稱道人且欲何歸乎結處散漫全無着落不若列朝詩所存有源有委句調高老詩既合拍事亦近人

集唐最難對偶工切語意聯貫惟朱竹垞壽詩

綜內所載者佳句甚多如

去日漸多來日少

別時容易見時難他生未卜此生休

桂嶺瘴來雲似墨

蜀江風淡水如羅

風塵荏苒音書絕

人物蕭條市井空

眼前好惡那能定

夢裏輸贏總不真

在園雜志卷二

十一

千里關山千里夢

一番風雨一番啼

慘慘悽悽仍滴滴

霏霏拂拂又迢迢

佳節每從愁裏過

遠書忽向病中開

舉世盡從愁裏老

暮年初信夢中忙

故國山川皆夢寐

昔年親友半彫零

嗜酒何妨陶靖節

能詩重見謝玄暉

坐牽蕉葉題詩句

醉折花枝當酒籌

過橋樹葉村邊合

隔岸柴門竹裏開

鳥啼雲竇仙岩靜

樹入天台石路新

楊柳亭臺凝晚翠

芙蓉帳幕扇秋紅

天上吹笙王子晉

雲邊度曲許飛瓊

石窓花落春歸處

山店燈殘夢到時

好夢肯隨蝴蝶去

離魂暗逐杜鵑飛

紅樹暗藏殷浩宅

青山空繞仲宣樓

碧落有情空悵望

青山無伴獨相求
白雲何處更相期

啼鳥歇時山寂寂

寒鴉飛盡水悠悠

歸鳥各尋芳樹去

寒潮惟帶夕陽還

勸君更盡一杯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

在園雜志卷三

梁間燕子聞長歎

樓上花枝笑獨眠

自願勤勞甘百戰

莫將成敗論三分

世態炎涼隨節序

人情反復似波瀾

五千里外三年客

一寸心中萬斛愁

鳥下綠蕪秦苑夕

雲凝碧樹漢宮秋

衰草斜陽江上路

漁歌樵唱水邊村

朝雲暮雨連天暗

野草閒花滿地愁

蘭亭舊路曾相識

子夜新歌遂不傳

天長地久有時盡

物在人亡無見期

自歎馬卿常帶病

何曾宋玉解招魂

千樹桃花萬年藥

半池秋水一房山

中郎有女誰堪托

伯道無兒最可憐

千里雲山何處好

十年書劍總堪悲

波生野水鴈初落

風靜寒塘花正開

獨坐黃昏誰是伴

每逢佳節倍思親

共說陳琳工奏記

焉知李廣不封侯

蕭何只解追韓信

賈誼何須吊屈平

料得也應憐宋玉

不知何處弔湘君

在園雜志卷三

能將忙事成閒事

不薄今人愛古人

閣中帝子今何在

河上仙翁去不回

滕王高閣臨江渚

漢主離宮接露臺

壺觴須就陶彭澤

勲業終歸馬伏波

以上皆極自然放翁所云火龍龕敲手非補綴百

家衣者比也近復有集陶集杜者皆不能自然巧

合

門神詩甚多如紛紛後輩催前輩濟濟新官換舊

官之類惟唐實君考功孫華一聯云將軍自昔名

當戶

自註李廣孫名

丞相于今亦抱關

自註出蕭望之傳

精切博

雅一時傳誦

豆腐詩惟查編修夏重

慎行

有顧名原合腐儒餐

之句甚佳又一日入侍

上幸海子捕魚賜羣

臣命賦謝恩詩編修結句云笠簷簑袂平生夢

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奉內傳烟波釣

徒查翰林蓋同時有~~志~~山學士故以詩分別之足

見聖心嘉尚一時以為幸可與春城無處不飛

花韓翃同一佳話

王國維志卷二

五

相傳某翰林未遇時聘張守戎之女張官雲南兵

戈阻隔音問不通及某貴遂結婚世族未期年滇

省蕩平先聘復至不~~法~~却謝乃分宅而居張美而

端善文翰尤工詩世族之女祖父兄弟皆貴顯某

厚世族而薄單寒張氏所居屢月僅一至焉張賦

秋閨怨八首內云落落秋風班女扇團圓明月寶

家機其詩徧傳某不少悔一日忽傳旨某行止

不端著革職聞者快之

朝鮮使臣至京賀萬壽有一聯云河清適際千年

一萬壽齊呼萬歲三莫謂異國遂無奇才

朝鮮女郎許景樊八歲賦廣寒宮玉樓上梁文此

又外屬之女神童也惜其文不傳尤侍講展成傳

戲為補之見西堂雜俎

明末一大老教子弟勿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

笑曰沈休文始創四聲當為君子第一但不知何

以處淵明余以為陶~~節~~節當年尚未有近體耳至

李唐詩人無近體者甚多豈盡小人耶近世又鄙

近體云開手便作七言律其人可知矣則君子小

人又何稱焉

王國維志卷二

不

九言詩起於高貴鄉公不獨作者甚少知者見者

亦少楊升庵梅花一律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

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

思忽到盧仝窓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

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

十四番花信催不過存此一格恐難得佳也

古人才深似海膽大於天故命意造句咸出人意

表然亦有平中見奇為今人不敢道亦不肯道者

如李德新之東西南北人用夫子成語猶可也若古詩魚游荷葉東魚游荷葉西魚游荷葉南魚游荷葉北四句止更四方並不叶韻杜少陵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浣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四句一韻韓昌黎鴟鵂鵂鵂鵂鵂連用七鳥名羅昭諫一二三四五六七連用七數目更有連用七然字五休字成句者又欲以極鄙極俗之語化為出風入雅之句為可怪也然惟古人為之今人則不可耳

在園雜志卷二

七

雪壓長林萬木低經旬不共野人期寒驢借得如黃犢猶怕山橋未敢騎此不知何人佳句粘貼桃源村舍壁上或是古作或是近詩俱未可定惜予讀書不多即多亦弗能記憶耳一見賞心何其靜雅謹慎之至也

漂母祠題句頗多一望皆黃茅白葦無足取者惟有一絕我攜千金來但買淮陰酒平生恥受恩長揖謝漂母詞意超脫不與眾同但不落姓名或曰此海寧陳素菴詩為人抄襲耳

會稽李季行 康方 素行厚重善文亦工詩詩不多

見館子家垂三十餘年始與子同筆硯後子服官

遂令孫輩 永猷 受業其門隨任甌署燈火芸牕極

深研究賓主師友相得甚懽忽一日向子告歸情

詞悽楚形狀迥異平昔訊之曰病甚思歸欲首丘

耳子謂老年衰邁若服參苓自可無恙何至于此

季行曰諾探篋中人參數枝付之未幾復來告曰

吾當于某日辭世與公永別今即行方可抵家不

然死道路矣子乍聞驚甚而理不可解然寧信其

有遂資行李命役往送自東甌至會稽計程千有

餘里甫歸與妻子相聚不一二日卒果符前言豈

非咄咄怪事猶記相別一聯云五世論交三十載

一貧如洗七旬人

朱爭變 仲翁 行八山陰人性最驕好為大言每自

負棋射精妙實皆不佳又云善于飲茶可立盡百

既較盧仝七椀而數倍焉有請嘗試者欣然應之

連飲弗輟聽其喉已汨汨作聲意涓滴莫下咽矣

傍人再加誇詡猶勉受一椀不覺雙睛直瞪口欲

流出乃捫腹作塔下行腹本十圍加以茶漲蹠蹠
往來友人戲呼之曰此大腹皮翁也怪哉笑而受
之每呼輒應因自號曰怪山生平諱言豬見豬肉
則默然不忍食有指稱豬肉者更勃然怒不可解
偶過屠門疾趨而避若有創之者醉後喜唱大江
東詞同人乃賦八豬詩贈之云怪山新降下天蓬
小豬儼是懷胎大腹翁母豬黑遍鬚皮毛雜白
花豬啖多糟水眼通紅肥豬常誇有箭能穿札素豬
更喜揚波會拜風江豬自數排行真八戒神豬吟
呼還唱大江東病豬怪山讀之不怪也晚年齒衰
上下盡落兩頰內虛乃自以手凹進兩頰令嘴凸
出發人笑端人又呼爲雷公嘴然事母盡孝老猶
持三官齋以祈親壽噫駭也實孝也孝也非駭也
一日自南復北友人作重晤怪山詩以嘲之怪老
來南國雷公下北天黃牙落盡矣黑肚大依然母
幟三官報宗攀八戒聯尊名如倒轉翁仲立墳前
怪山更不怪也忽晝寢腰繫巨囊竊發乃自楷書
前二詩以什襲之可供噴飯

論語內無此字四書五經無真字曾經細查洵然
崽音宰北人呼小兒之不慧者楚湘沅間凡言是
子者亦謂之崽因通用俗字也
璽音問原本玉破有紋者曰璽今凡器破而未離
者皆用此字
諸音詐上聲與諸字有別申敬中云萬曆間京師
有四川衛官諸寵唱名時呼諸寵不應唱畢獨留
問何姓名對曰諸寵此姓罕見存以備考
戮音蓋以田地租人收穫年滿仍退者
度音托丈量物件兩手舒平爲一度今河工多用
之而此字與戮字正字通字彙皆不收
尤展成侍講才學典麗著述傳誦海內世祖章
皇帝見其西廂時藝大加稱賞趣召入而先
帝昇遐矣康熙己未試博學宏詞入翰林然每自
傷未由科目故於詩文常寓志云漢以策制科而
班馬揚雄不遇唐以詩取士而李杜浩然見道又
題鍾馗像云進士也鬼也鬼也進士也一而已矣
又李白登科記云你曾見那個狀元會題詩來是

雖一時感憤之言人皆曰不留公郎門生地乎文人落筆當從忠厚和平怨而不怒古人有以教我

矣
有督學江南者待幕友薄甚羣誚之乃集四書句縮脚爲詩云拋却刑於寡來看未喪斯只因三日不博得七年之半折援之以全昏請問其結句未就羣哄而笑適東君至訊知其由乃續口且過子游子棄甲曳兵而一章皆用四支韻通押虛字亦奇構也結句更出意表

在國雜志卷二

九

少時過淮陰鹽城縣丞何素之

之

爲余言蔡昆

陽狀元

故傳

二事一蔡公車投刺山陽令蓋同年

而先仕者批其刺令閣者查明蔡拂然北上殿試及第令以厚幣請罪蔡却之答以詩一肩行李上長安此日應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好向榜頭看一蔡狎一妓臨別賦羅江怨調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擾心難定欲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欲敬欲待要附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

重怎能勾兩事兼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盃御酒嫦娥共彼言如此未知果否

平涼太守楊次也

守知

其先爲邵雅河官相與辨

論古今改正詩文雖僚友若窓友也賤辰二月十六日贈詩有云月當既望光才滿春過平分氣始和可謂清切之甚一日約効力諸君遊依綠園分韻賦詩余有句勝地風雲諸子會名園松柏老夫來次也向諸君曰祇覺劉公詩句持在手中都是重的

在國雜志卷二

十

偶於友人案頭見拙刻葛莊集殊批此亦出入香

山劍南間而未純者曲阜孔東塘

尚任

乃曰宋人

之句唐人之調余則何敢惟朱中立評蘇允吉大司馬詩曰格不高而氣逸調不古而情真二句吾所深服余有酉時立春作內一句云春向斜陽盡處來丹徒夏庶常

慎樞

云此士人稱公爲春陽先生也

關夫子殿額多用志在春秋鄆州劉廣文

尚

自朝

曰此四字似可移書首楹齋中專爲吾輩而設吾

無奢望惟望二丁祭得肉食耳是亦志在春秋也
聞者絕倒又有謔廣文一聯耀武揚威帶褲打門
斗五板窮奢極欲連籃買豆腐三斤帶褲連籃更
覺形容過甚山陽司訓陳求夏履端乃其年檢討
維崧之子也十年來微祿不足以糊口時賣文以
資不給先其年有蘧衍集選予詩若干付梓竟爾
遺落詢之求夏曰此集刻於先人身後爲人竄易
稽其原本不獨公詩未登今現存未刻者尚多過
半擬刻蘧衍續集以成先志苦於俸薄不足以供

左園雜志卷二

十一

剗剗奈何

門人常近辰

建極

天資聰敏力學工詩余以一札

勉之覆書云捧誦手諭宛如侍立左右親聆教言
但建極自受業門牆矢心惕厲惟恐入于小成有
辜大教無如天分低微終難上達又兼三四年來
浮萍斷梗講論無人未免自以爲是所謂差以毫
釐失之千里者矣昨細讀批示拙作如夢初醒今
後更當多讀多作多改細心體察不但不敢有負
指教亦斷不肯自安於卑近也披閱之下足見其

服膺好學深可嘉尚當此年力富強時能虛懷如
此其後又何量焉

附原書

僕與足下訂交有年會必談詩別必寄詩外人
見之莫不曰此二詩人也然足下數年前之詩
與今日之詩無異殊爲惜之何也寫景不過陳
陳相因幾字數言而已寫情不過碌碌無奇庸
詞習句而已求鍊一超脫之意出一驚人之語
成一俊逸之篇不易得也如此雖再過十年再
成千首亦何益哉向見弔孫七古一篇可稱傑
作以爲手筆開展自有進境孰知此後仍寥寥
焉以足下英敏之資靈秀之筆何忍安於卑近
然非讀古學古不可也老生常談輒曰選體漢
魏六朝初盛此豈易言哉不過好高務遠者之
夸示於人耳扼要之法但取與我性情相近者
如唐之錢劉香山宋之後村石湖劍南明之季
迪茶陵推而廣之如宋之永嘉四靈元之虞楊
范揭明之前後七子選其集中之最者熟讀而

左園雜志卷二

十一

玩味之揣摩而討論之即不能苦心探索亦當
採擇而涉獵之痛謝熱徑盡去窠巢三五月後
鬱勃而出奮筆疾書眼前意中自然清其當必
有過人者矣要知古人言景言情不能出于雲
泉花月觴咏狂愁之外我能化腐為新點鐵成

金即足名家兼能傳世耳此足下對症之藥也

燕趙道上有石碑勒于路宿處土人名其地曰石
門拙作有僻地得先賢一宿傳千古之句據聖裔
博士孔東塘云石門在曲阜北四十里登泰山必

在國維志卷二

古

由之地子路卜人卜城在石門東南四十里子路
之齊之魯道經石門故宿焉觀晨門之問于路之
對皆鄉鄰語故知非他國之石門也天下石門有
十餘處或山名或地名獨此石門乃齊鄭盟會之
所見於春秋為最古也

孔東塘向余云石門山峯秀拔林木鬱蔥杜工部
陪劉九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詩云秋水清無底
蕭然淨客心據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
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欲於此

處建一秋水亭君當任之余隨庀材鳩工以成此
役與春山館相對春山館者在山之南麓即張氏
隱居也張氏字叔明魯國諸生為竹谿六逸之一
杜子美訪之有春山無伴獨相求之句秋水春山
可稱絕對

附東塘書

石門山者詩人社集之所也夫子開其端李杜
承其緒而我兩人遙遙相對一席不散豈可濫
入邪派混我吟壇修葺之舉似不宜更讓他人

在國維志卷二

古

也記石門勝蹟甚夥惟秋水亭為全山冠冕工
宜亟舉況山中建造不須高大在有力者為之
如編一鶴籠耳竹木選就鑿枘合成一水盈盈
載至兗郡距山纔七十五里耳棄舟登車至彼
合架不日之工新亭成矣開名山之生面成數
里之奇觀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孰得而泯沒也
獨念我兩人年逾周甲事須早就不但乘時可
為亦須親眼見之親身事之弟經營四十年僅
能種樹千章並未加一鉤一茅今得先生慨然

任秋水亭之役其餘春山館晚興樓何敢重煩
物力但續續商畧或有機會料得天下賢者必
無一部葛莊集鎮此石門者相須殷相遇疎固
其宜耳

附孔東塘建秋水亭記

石門山形如蟠龍前有臺曰領珠幽谷之水所
由瀉也石骨多竅水之渟者深不測夏秋間常
噴腥霧疑有螫龍土人呼爲龍泓禱雨輒應泓
上石基平曠能收全山之勝唐杜子美陪劉九

任國權

志

法曹鄭瑕丘宴集於此後之遊人臨水濯纓多
咏杜詩惜無片石可捫把茅可憩耳予每來必
步此基慨焉永歎穆然長思欲構小亭而刻詩
於壁一以棲前哲之靈一以遲後賢之駕區畫
三十年而榛莽如故但乞鄭簠書一秋水亭額
攜之行篋展玩而已嘻老矣甲午冬薄遊淮南
得遇在園觀察語及石門之勝且歎亭之未建
而詩之未刻也在園毅然曰此詩人事也肯讓
予爲予何幸也即日選材命匠不浹旬而亭與

碑成矣即日舟載北來不浹旬而翼然臨於龍
泓之上矣千年缺事一旦補之予把酒落成覺
峯巒溪澗莫不趨赴此席賓客絲竹無非淅泊
此詩所謂領珠臺者有此亭與碑非真龍領之
珠乎異日者在園先生蒞我東土過石門而覽
勝蹟予也追陪宴集倡子和汝必有名篇雅什
輝映石門當不似劉九法曹鄭瑕丘僅費華筵
之一金而甘以秋水八句讓予予美也康熙乙
未三月云亭山人孔尚任喜而記之

任國權

志

見近日布衣寒士專以傲慢薦紳爲是細考其抱
負行止全然傲慢不起真是井蛙觀天近日後生
小子專以指摘前輩爲能細扣其學問見識全然
指摘不着真是蚍蜉撼樹此輩不獨可笑實可哀
已

吳人呂文兆

熊

三十年舊交也性情孤冷舉止怪

僻一夕席間呂舉一令各誦鬼詩如下有百年人
長眠不覺曉 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爲家 寒食
何人奠一卮骷髏戴土生春草 自去自來人不

知歸時惟對空山月 西山一夢何年覺明月堂
前不見人之類余後舉明人談口詩有身無首知
是誰寒風偏射刀傷處呂拍案叫絕以為駕長吉
而上之好尚如此其人可知先年所衍女仙外史
百回亦荒唐怪誕而平生之學問心事皆寄托於
此年近古稀足跡半天下卒無所遇近以陸伯生
蔡九霞纂緝廣輿記止詳註各府而畧州縣不足
備參考乃編成績廣輿記頗為詳明以卷帙浩汗
尚未能付梓

佟圖南

世京

在國志卷三

才人而有氣節者也

平昔以詩酒為

緣循循儒雅絕無窘乏之狀即詩亦無寒乞語不

意一病不起卒後無以為殮惟敝衣數件質票數
紙而已故余挽詩云高品能孤立英才未一伸開
箱無長物至死不言貧與楊次也太守比屋而居
挽詩云士品最難窮裏見分燈從不借隣光太守
感余詩內有有名雖縣令其實乃詩人之句遂題
曰詩人佟圖南之墓友人常定遠為之勒珉
余詩將進酒直用太白一杯一杯復一杯句刻成

悔之門人尹半檐

類慧

曰古人詩有直用古人者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句而太白直用之
有用古人句而增字佳者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
鸝李嘉祐句而王右丞加以漠漠陰陰遂奪為已
有更有直用已句者許仲晦一尊酒盡青山暮千
里書回碧樹秋一見於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再
見於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有今人直用古人之
句者如王新城先生漁洋集懷人詩道予問訊今
何如與道甫問訊今何如同直用少陵不少嫌也
況所用太白成句非出色佳構不過平率無奇者
若欲抄襲何取乎此識者自當知之
余詩童去自理生後火飯來還掩讀殘書或謂直
抄放翁然陸句呼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
書余變其意非直抄也

刑部王主事

鑑

善詆諧行二面麻由外城入署至

椿樹衙衙見男婦關駭眾擁難前兀坐小轎中成
打油詩一律人心天理偶然差開起張家與李家
一脚飛來頭有血兩拳揮去口無牙纓冠往救虧

三嫂袖手旁觀是二麻亂挽青絲呼好打明朝必
定到官衙聞者無不絕倒一時喧傳都下因達
大內後王轉員外郎引見時侍衛諸君齊指曰
此即袖手旁觀之王二麻也

董甥

起裕請問曰古人單詞片語膾炙千古如空

梁落燕泥池塘生春草雲中辨江樹楓落吳江冷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類此人人共知者近
見阮亭先生所稱雨止修竹間夜深流螢至果幽
靜絕倫至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二句反覆思

在國難志卷二

七

索不得其佳處何也答曰新城天資學力非比常
人所取皆最上乘必格韻高妙方可入眼吾輩初
學人自當循序漸進登高自卑為是絢爛之極歸
于平淡未能絢爛而先平淡恐涉畫虎不成之病
孤艇殘春句不必思索工力若到自能知之莫疑
為英雄欺人語

明季一富戶有二婿一已為守備一尚是儒生富
戶輕生重備後備歷陞副總兵任邊上生聯捷南
宮以御史差巡九邊過其境副總拔執郊迎夜帶

兵馬擁護五鼓副總親為傳報稟請閱操生於枕
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兵碧紗帳裏一書生
而今始信文章貴臥聽元戎報五更

陳健夫

于王

詩名頗著與檢討其年通譜雅善其

年篋衍集選刻其詩然才而僻合已者膠漆稍違
趨向則冰炭矣為詩宗杜故近體多五言性豪詩
酒不樂仕進類晉人之放誕使其檢束身心努力
經濟功名正未可量况漢軍比諸漢人出身稍捷
而漢軍同輩者仕多華臚健夫雖遨遊所至延接
甚懽然垂三十年終於章布甲午夏過于袁浦微
歌文謙把杯索扇立成三絕以贈小部之佳麗者
未幾北返近晤曲阜孔東塘知其卒于東魯殯於
友室悲夫

在國難志卷二

七

陝川總制大司馬孟公

喬芳

為開國元勳亦清廉

第一世祖皇帝念其功懋給以世襲阿達哈哈
番其長君自幼喪明聖恩准其承襲俸祿照常
支給雖盲其目能聰於耳通文翰善應對且能詩
每於稠人坐中聞聲即辨其人一日遇諸塗余于

馬二問起居即答曰劉世翁好違教將兩月矣同行者俱愕然且每會必問近日有佳作否試為誦之入耳心通頗知句之美惡其自著累累成帙最得意者寫懷五律二十首猶記腹聯云一官慚報國十載羨歸田餘亦清通

施侍講愚山先生

聞章

家居先君任宛陵時甚為

莫逆戊午先君見背已未先生以中堂交薦博學

宏詞赴召入都過余賜第親至先君神主前

拜畢痛哭設座對主談曰老公祖久別不復相見

在國朝志卷二

主

矣治弟本期終老林泉公曾勸余出山堅執未從

今一旦再入長安究竟學何曾博詞何能宏撫心

滋愧不獨無面對公未免為猿鶴所笑耳謬承

聖恩叨授詞林實無報稱行將歸矣非負知我也

有應召二律請為公誦之可以鑒予心矣猶記一

聯云黃閣憐知己青山解笑人誦畢以刻箋焚于

主前再拜又哭復拱曰公郎少年銳志於學其詩

清真不落浮响予敢不以前輩自居相期有成乎

此即所以報公之萬一也娓娓多言正容恭敬儼

然生人面談童僕多竊笑之然前輩於交情知己死生不為少變愈見古道焉

邊桂巖別駕

聲威

性癖搥鼓尤妙漁陽三弄今時

無二手也自言傳諸舊內宦然僅得大旨耳至摹

擬盡致皆從心會聞其初學時起居坐臥飲食寤

寐惟鼓是念每常對客兩手動搖作搥搥狀自亦

不知也與余同官袁浦間一試之窮數十刻之力

方盡其妙予為賦搥鼓詞三十二韻嗟乎正平後

千古傳心桂巖一人而已桂巖亦憂失傳思得願

在國朝志卷二

主

學者授之而卒無一能師其藝者真絕技也

附搥鼓詞

春光一奏柳杏妍秋風再奏葉盤旋

明皇自製

風高二曲孰能上奪天公權臨軒縱擊鼓淵淵羣音

之長推鼓先萬物和氣賴以宣劈空製造感聖

賢後人沿習樂便便尋常繁雜管絃未若今

日搥搥全中庭飲罷撤綺筵有客解衣聳雙肩

接搥到手屢變遷初猶散漫繼纏綿忽驚霹靂

下遙天金戈鐵馬搥中堅須臾簷溜雨連連衆

語嘈切滿市廛有如長林斷續蟬有如落盤珍
 珠聯併將雙捷暫棄捐用爪用指用老拳最後
 一通更轟闌河流入海滙百川耳根莫辨聲萬
 千墜石一聲方寂然座客改容歎有緣醉者以
 醒病者痊漁陽絕技誰能專淮陰別駕三韓邊
 願君之壽如偓佺不爾其後恐失傳別駕祖籍高麗
 天許樓讌集誦古詩爲下酒物欲各搜從來武人
 之能詩者或紀全篇或采警句亦吟壇勝事也坐
 中陳求夏履端楊次也守知吳吉人揚尹半樵頤
 梁簡臣天春王若士賦吳謙侯邦亨陳朗行五
 紀異三曾撰陸紫函大奇董大甥起裕大孫永錢
 二孫永鑄三孫永錫咸欣然而應有獨誦一首者
 有連記一人數首者有誦其警句或警聯者有能
 誦長篇偶忘一二句而他人補之者有三四人共
 記一首更有上下訛錯別後檢查改正補到者皆
 附錄之以時代叙先後獨明詩爲最多然一時興
 會所至亦不足以盡武人之詩也
 梁曹景宗

華光殿宴聯句餘韻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試問行路人何如霍
 去病

唐洪州將軍

題屈原祠

行客漫斟三酌酒大夫原是獨醒人

鴈門郡王王智興

徐州使院

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獨我知

宋左千牛上將軍曹翰

內宴應制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髦曾因國難
 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
 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園花舊
 戰袍

岳武穆公飛

題齊山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

觀未足馬蹄催送月明歸

明定襄伯郭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有聯珠集

滿牙山

險瘴南來獨滿牙天分蠻獠與中華萬盤山繞

一絲路百丈峰開千葉花毒霧瘴烟相映靄鳥

聲人語共咿呀停驂每勞征南士莫聽啼猿苦

憶家

普安道中

竹暗簾荒路欲迷一重山度一重溪枯槎偃蹇

在國雜志卷二

主

如人立蠻語侏僂似鳥啼花底雨晴飛蛺蝶水

邊冬煖見虹霓祇應風味堪題處三寸黃柑壓

樹低

入緬取賊早發金沙江

征帆如箭鼓聲齊舟渡金沙更向西石棧夜添

蠻雨滑曉江晴壓瘴雲低水邊鳥鬼迎人起竹

裏青猿望客啼又隔滇陽幾千里桐花榕葉晚

淒淒

軍回

兩行旌旆引鳴笳萬騎宵嚴不敢譁隔岸水聲

衝石響單山雲脚受風斜孤邨月落時聞犬古

塞春殘不見花歸騎莫嫌征路滑涼風吹雨灑

塵沙

寄涇州守李宏

涇陽太守如相問更比來時白髮多

蠅

苦不自量何種類玉階金殿也飛來

梅子

在國雜志卷二

主

莫倚調羹全待汝世間還有皺眉人

塔頂

不知眼界高多少地上行人似凍蠅

參將湯引勛

題壁

戰酣日落陣雲開百騎難當萬馬來血汗遊魂

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

戚武毅公繼光止止堂集

登石門驛新城眺望

萬壑千山到此寬城邊極目望長安平居自許
捐軀易遙制從來報國難尚有二毛驚歲變偶
聞百古送春寒廟堂只恐開邊釁疏草空教午
夜看

盤山絕頂

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鹵酒
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
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
劍臺

度梅嶺

溪流百折繞青山短髮秋風夕照閒身入玉門
猶是夢復從天末出梅關

俞武襄公大猷正氣堂集

挽薛養呆

伐木風不還今古幾心知我與君結契相期弱
冠時平生一然諾盛衰永不移我善若相助我
過君相規嗟君忽奄逝一老不愁遺昔爲暫離
別今作長相思戚戚重戚戚良朋今有誰

萬都督表號鹿園居士玩鹿亭稿

憫黎吟三之一

虎兇來猶可奔狼師一來人無存大征縱殺玉
石焚昔人雕勦只一村雕勦功成賞不厚大征
廕子還廕孫殺一不辜尚勿爲何況萬骨多冤
魂

山亭納涼

一亭梧竹裏迥出市塵間石徑緣蘿入江峰對
座閒海雲朝屢變山鳥暮雙還別去銜芳下思

君嬾閉關

官女歎

莫向雲屏羨阿嬌暫將清淚度春宵帶圍自此
拚長減待得君王愛細腰

劉指揮使銳春臺集

和徐東濱

何處幽樓好城西有茂林山來當戶翠竹長隔
牆陰哺子飛梁燕窺魚下水禽閉門無所事赤
日任流金

余參將承恩鶴池集

感興

白日沉西陸返景流東岑
端居屏塵翳欣然理
鳴琴大雅僉不悅馳情在鄭音
違俗信靡合安可同荒淫
達人宜止足嘉邇我所堪
富貴苟非我一唾麾千金

答草池約泛蓉溪

春來花鳥總關情
夜雨愁聽不到明
怪殺主人猶病酒
晴江鼓柁放舟行

泛舟

芙蓉溪水三尺強
蒼蒼兩岸花草香
若待長江新漲合
撐舟直上小茅堂

望忠州

高江落日片帆秋
岸上魚曾次第收
無數峰巒雲霧裏
舟師指點認忠州

張都督通

游西林菴

野寺蕭條一徑微
山僧相見語禪機
雲深石洞

玄猿伏烟鎖松林白鶴歸上界
疎鐘通碧落邊城鼓角送斜暉
浮生自覺渾無定欲解鳴珂問釣磯

周京營都督于德

平烏刺江

春蒐馬跡遍南荒
異獠新降罷畫疆
絕壑危巖通鳥道
飛旌疊嶂遠羊腸
黔瀘東下歸辰浦
箐若西來接夜郎
王化遠行銅柱外
炎州萬里盡梯航

張指揮元凱伐檀集

春日遊西苑

宣室臨西苑靈囂對籍田
宮鶯迷綠雨廐馬飲清川
柳引金隄直松含玉殿圓
先皇受釐處寂寞鎖春烟

西苑宮詞

九獻不須歌舊曲
詞臣昨已撰芝房
大官不進麒麟脯
御饌惟供五色芝
水旱恐煩祠后土
未央深處好祈年

朱衣擎出高元殿先賜分宜白髮臣
拜舞不同郊社禮科儀一一聖人裁
進來白鹿高于馬馴擾金階不畏人

李千戶元昭岫嶠山房集

送周虛巖歸吳

返棹歲將晏離亭酒共斟
島雲寒沒影江日凍
生陰莫惜飄蓬跡應傷折柳心
丘中別同調聊復理鳴琴

黃叅將喬棟

聽秀上人彈琴

高僧理鳴琴古調盈人耳
濤生松下風龍起鉢
中水聽罷猶冷然月出疎篁裏

張右都督如蘭功狗集

吳門夜泊

帆影初抽落日斜江橋風湧太湖沙
行人莫上蘇臺望無復吳王苑裏花

狄叅將從夏

月夜同劉天山作

孤館寒燈夜相看聽晚笳清宵醒客夢
明月落梅花碧海潮聲急清霜雁影斜
不堪憐歲暮況復是天涯

袁守備應徽

鄭司馬入塞歌

十載籌邊鬢欲秋玉門生入未封侯
君王豈惜師中命尚有山陰十六州

奚百戶汝嘉

旅懷

十日雨初霽一年春已殘
苔痕蝕徑滑草色隳陰寒
昔悔從軍易今悲作客難
殊方有桃李能得幾回看

陳百戶鶴海樵集

夜坐見白髮寄別朱仲開張旼江

坐久北風起江聲帶遠沙
客愁初到鬢鄉夢不離家
林靜無殘葉燈寒有落花
懷君夜難寐別緒轉如麻

高郵贈龔山人

近苦江東水轉憐
淮北居入秋嘗白稻留客鱸
青魚樹柵春收犢
穿潮夜灌渠期君結鄉社同
著養生書

泊京口望金山寺

南徐一片石千古柱中流
繞樹開僧舍綠空結
梵樓疎燈明水底落月挂
潮頭向晚禪鐘起風
吹到客舟

題楊法部容閣閣

閣傍江城外窓開雲水間
祇因塵境遠自覺主

在國雜志卷二

七

人閒日落見歸鳥
月明看遠山移船候潮至相
送野僧還

寫山水

夜來風雨惡落葉打柴關
曉起敞溪閣亂雲猶
在山

題畫贈姜明府

暮雲春樹路千重
雪後看山到處同
夜永燈寒無過客
月明江色滿樓中

送張伯淳還關中

憐君獨棹渡黃河
西北山川入雍多
料得到家春未至
馬蹄半在雪中過
送王諫北上

東去春潮到驛門
半江風雨近黃昏
由來知己難爲別
不是慇懃戀酒尊
吹笛懷友

玉笛橫吹入夜分
中天華月度流雲
苔川兩岸春風起
飛盡梅花不見君
外摘佳句如

在國雜志卷二

七

近海潮通郡連山
瘴入樓

山川留別夜風雪
望鄉人

孤月長隨棹寒潮
自到門

繞廬松葉暗穿竹
水聲齊

明月幾家好故人
今夜俱

淋下鳴蛩偏入夜
風前白苧不宜秋

風塵會面猶難卜
世事傷心只自知

細雨殘燈岐路酒
清江紅葉寺門舟

薄遊兩見鴈歸塞
多病却憎花滿樓

高士遠栖滄海曲好山多近永嘉場

山深倦鵲猶依樹風定飛螢忽上樓

陳遊擊將軍第寄心集

歲暮客居呈焦弱侯

仲尼本周流忽發歸與歎意在就六經匪爲思

鄉串嗟我老無聞託興游汗漫邈想古通人反

側常宵半秣陵一君子少小登道岸嗜學自性

成義易旦夕說近得從之談悅上中天觀詩書

數千載立語窮真蹟欣然遂忘家何知有歲晏

在園雜志卷二

三

邵武舟次

樵川泛輕舟青山起當面薄霧頻往還奇峰互

隱見灘灘若峻坂下下如飛箭秋容西楚同人

語南方變茂樹雜村烟澄溪勝江練始知溯洄

艱轉喜隨流便對景持一盃慢亭未足羨

禹碑行

岳麓袖禹碑何年鐫刻之真蹟雖莫窺字體殊

瑋奇儼如冠冕之獨立矯若鳳鳥之來儀或盼

而連目或聳而並肩或展而雙足或握而兩拳

神藏蘊蓄意騁踰躐既非鳥跡之踏踏亦非垂

露之涓涓篆隸八分抑又邈焉計歷年之既久

何點畫之新妍豈鬼神之默護故歲久而彌鮮

據譯讀之恍惚未必當日之真傳余過長沙弗

覺偶至湘潭返船直肩輿而迅步遂冒雨而陟

巔喜胸襟之豁滌獨坐翫而弗旋昔韓退之嘗

千搜而萬索至咨嗟而涕漣子實迷途之未遠

無亦此生之宿緣

山中蚤秋

在園雜志卷二

三

春夏詎能幾淒淒白露還秋容先到草客意未

離山石鼠窺禾去清蟬抱樹閒人生衣食外焉

用苦閒關

江心寺除夜

偶過江心寺何期又歲除百年俱逆旅信宿即

吾廬岸隔遙呼酒厨寒剩煮魚客遊隨處好髻

髮任蕭疎

客中立秋

蒸濕前朝雨淒涼今夜風秋聲先蟋蟀露氣列

梧桐頓覺絺衣薄尤憐旅橐空潞河問舟楫明月向吳中

閩關旅夜

已是吾鄉土離家尚十程疎窓通野色孤枕傍松聲搖落秋難賦悲歌夜不平僕夫催曉發燒燭待鷄鳴

維揚謁文信公祠

萬死艱難地千秋伏臘新山河終破國天地已成仁江橋南中像巖松雪後春徘徊歌正氣不

覺淚沾巾

在國難志卷二

三

過薊州

燕京八千里復作薊門行剩有溪山與能忘沙塞情朔風摧短草寒月近長城流涕二三策何人似賈生

追懷宜黃大司馬譚公

昔年飄泊入燕京制府憐才意不輕獻策獨過司馬署分符旋赴薊州營祇誇相國知韓信無復功臣妬賈生秋草春風今日淚不堪回首楚

江城

元夕宿泉州洛陽橋

春風又渡洛陽橋柳色青青伴寂寥回首故園今夜月滿江燈火上寒潮送戚都護

棘門遺愛滿幽燕不見烽烟十六年誰把旌旗移嶺表黃童白叟哭天邊

塞外燒荒行有云

年年至後罷防賊出塞燒荒灤水拖枯根朽草

縱火焚來春突騎飢無食

在國難志卷二

三

又云

隆慶二載譚戚來文武調和費心力從前弊政頓掃除臺城兵器重修飭迄今一十五年間閭閻鷄犬獲寧息譚今已死戚復南邊境危疑慮叵測患難易共安樂難念之壯士摧顏色論者不引今昔觀紛紛搜摘臣滋惑

臨淮侯李太保言恭青蓮閣貝葉齋遊燕諸集花朝

二月寒猶峭燕山雪未消春來無草色病裏又
花朝鴻雁鄉書斷關河旅夢遙武陵溪上約今
已負漁樵

賦得匡廬山

匡廬凌碧落青磴與塵分湖海遠還見雷霆低
不聞石門鳴宿雨瀑布濕流雲獨有山人屐常
隨飛鳥羣

送仲弟南還兼懷老親

無限離愁匹馬前況多風雨斷鴻邊板輿未得

在園雜志卷二

送

歸潘岳春草何堪送惠連伏枕夢回滄海月登
臨望極白雲天飄零若見高堂問雙髻休言異
昔年

李僉憲招飲黃鶴樓

勝地慚非作賦才清尊今向大江開當年黃鶴
雲中去何處梅花笛裏來風卷潮聲喧島嶼日
斜帆影上樓臺相逢俱是他鄉客衰草淞陽漫
復哀

顯靈宮

先帝祈靈太乙祠重來空憶翠華旗殿中香火
儀猶具海上仙人事轉疑客與方書閒指畫老
來詩律舊心思調高身健慚時輩傑閣憑闌眼
故遲

沐定邊伯昂素軒集

流水小橋楊柳綠落花微雨鷓鴣啼

聶晉人

先吳人才學頗富手眼亦高但性情冷僻

呂文兆狂士猶呼之曰聶怪其爲人可知矣已已
游武林選刻西湖三太守詩太守爲誰魏蒼石

徵

蘇小眉

良詞

以予三攝杭州亦濫廁名其中二

公才人也予何敢並列焉晉人行時予適病中賦
詩話別云擬共西湖放畫船錦塘秋水六橋烟掩
囊竟去君何急伏枕偏當我未痊兩地雲山勞一
夢他時風雨憶今年若逢同學人相問酒膽詩腸
近索然

周少司空蓉湖

清原

昆陵舊家素貧攻苦力學博

極羣書不以窘迫自介有拂意事處之澹如曾祈
夢于忠肅公祠公延之上坐禮甚恭臨別謂曰你

的事在我我的事在你已未 召試博學鴻詞授
檢討纂修明史及後督學浙江道出毘陵先是內
家官侍御其連襟則進士中翰也每司空至侍御
宅皆從左右門自為出入獨中翰至則開中門迎
送今司空一旦登翰苑典文衡而侍御且郊迎不
暇何況中門司空乃步行往謁仍從側門而入侍
御固請不從其中翰侍御皆隨從側門入焉其不
以貴自驕如此抵浙拜忠肅公祠既悟優禮之不
謬益知我的事在你者蓋明史中于傳出司空手
筆也丁卯典試山東次日揭曉元卷尚不愜意隱
几假寐見一猴跳躍而前司空遽以劍擊之猴入
箱而沒大叫驚醒同事者問之遂詳以告乃自解
曰猴者猿也猿元同聲劍為金刀明日為辰今日
卯日毋乃姓劉者合中元乎故箱果于落卷中檢
得劉瑛卷大快心賞遂定為元榜出東省有知人
之頌焉

倪永清巨世選詩最四集可為富矣人各前一小
傳後一小跋意不重複句不雷同適如其人洵

代高手也惜其龍魚圖清間亦有出于永清寶易
以代成其名者蓋名士多窮藉此賣文自給為貧
所使情亦可原然邇來比比皆然抑不獨一永清
也永清閒情逸韻有林下風多髯善飲人以倪髯
稱之倪亦自呼曰髯與予交有年矣戊子來浦上
相留盤桓者匝月時表甥宛陵郡丞郭見齋遣人
來迎予送以詩曰華髮蒼髯古逸民生平足跡半
紅塵搜羅海內千秋業寄託杯中百歲身帆挂大
江風力勁袂分小浦月痕新敬亭山有吾甥在好
去相逢淡以親未一年忽聞作古人矣不禁為之
黯然

壬辰冬大雪友人數輩圍爐小酌客有惠以說鈴
叢書者予曰此即古之所謂小說也小說至今日
濫觴極矣幾於六經史函相埒但鄙穢不堪寓目
者居多蓋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
淵自漢魏晉唐宋元明以來不下數百家皆文辭
典雅有紀其各代之帝畧官制朝政宮幃上而天
文下而輿土人物歲時禽魚花卉邊塞外國釋道

神鬼仙妖怪異或合或分或詳或畧或列傳或行紀或舉大綱或陳瑣細或短章數語或連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備統曰歷朝小說讀之可以索幽隱考正誤助詞藻之麗華資談鋒之銳利更可以暢行文之奇正而得叙事之法焉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稗官取一人一事爲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如水滸本施耐菴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天下最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杼真是寫生妙手金聖歎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團錦簇文字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雖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肯効陳壽之徇私偏側中間叙述曲折

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稗官稟白杭永年一做聖歎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較之西遊寔處多於虛處蓋西遊爲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猿意馬爲根本而五衆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蜃樓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憺漪從而刻畫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摸索皮毛即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爲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註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是慙是勸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歿後將刊板抵償夙逋于汪蒼乎蒼乎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嗟乎四書也以言

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不善讀水滸者狼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遊者詭怪幻妄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禽獸也然今讀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七十九回以後豈非禽獸哉近日之小說若平山冷燕情夢拆風流配春柳鶯玉嬌梨等類佳人才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猶不至于大傷風俗若玉樓春宮花報稍近淫佚與平妖傳之野封神傳之幻破夢史之僻皆堪捧腹至燈月圓肉蒲團野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痴婆子傳則流毒無盡更甚而下者宜春香質弁而釵龍陽逸史悉當斧碎秦梨遍取已印行世者盡付祖龍一炬庶快人心然而作者本寓勸懲讀者每至流蕩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天下不善讀書者百倍于善讀書者讀而不善不如不讀欲人不讀不如不存康熙五十三年禮臣欽奉 上諭云朕惟治天下以人心

風俗爲本而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肆間多賣小說淫詞荒唐鄙俚瀆亂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紳子弟未免游目而盡心焉敗俗傷風所繫非細應即通行嚴禁等諭九卿議奏通行直省各官現在嚴查禁止大哉王言煌煌綸綍臣下自當實力奉行不獨矯枉一時洵可垂訓萬禩焉舜之母曰握登而瞽瞍以繼室生象許由字武叔莊周字子休妲己姓鍾名妲字已田文字孟音名孟母仇氏音掌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二日報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嫪毐姓劉名伯莊嫪音勞漢太上皇名煇字執嘉煇音滿

應制詩文內有應避字樣雖不必一槩不用亦須擇其尤者避之考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極盡歸化亡播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泯沒滅凶禍傾頽毀偃仆壞破晦刑傷孤墜隳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殺絕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戾空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離去辭追考板蕩荒古述師剝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尅叛逆害戕殘偏枯眇靈幽沉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血罪辜愆土別逝泉陵

在園雜志 卷三

遼海劉廷璣

詞曲莫溯朔始近則考之嘯旨唐孫廣謂某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真人遞至廣成子風后嘯父務光堯舜禹其說甚誕後晉孫登蘇門一嘯猶襲其傳登仙去此道湮沒不復聞矣雖有權輿正畢十五章十二法徒具空文心傳無授究何益哉迨風雅變為騷賦樂府五言七言詩體化為詩餘及南北詞曲而填詞家猶名其譜曰嘯餘亦存儼羊之耳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衆人幫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滾唱爲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臺衆和作嘯嘯囉囉之聲也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爲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爲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瑣哪腔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疊出終以崑腔爲正音歌曲盛于唐之梨園故今名伶人爲梨園子弟然

當時所歌以絕句爲樂府而音律分別乃有清平調小秦王竹枝柳枝兩淋鈴憶王孫伊州涼州陽關各種之異欲深考辨別者不可得清平一調當時作者甚多惟青蓮合拍此中妙解即詢諸填詞與善歌老白相亦莫一解也觀旗亭佳話歌一絕句而龜年懷智輩以衆器配之六音皆叶傾聽之下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宋專事詩餘歌詩之道廢迨元作北曲詩餘遂爲定場白之前引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故調爲崑山

在開雜志卷三

腔梁伯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所云吳閨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謂南曲整本也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曲皆一人始終獨唱衆以白間之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齣甚有一齣幾人分唱者至後龍子猶輩出以南北間錯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北醉花陰南畫眉序一套如此不可枚舉後更碎割諸曲以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絡索挂梧桐之類總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亦苦道

也以沿不覺習而安矣然今日人盡薄填詞爲容易而尊詩詞爲上乘黃九烟周星云詩降爲詞詞降爲曲愈趨愈下愈趨愈難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

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臧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不類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王元美大不以爲然津津稱許不置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以予持衡而論琵琶自高于幽閨譬之于

在開雜志卷三

詩琵琶杜陵也幽閨義山也比之時藝琵琶程墨也幽閨房書也琵琶語語至情天真一片曲調合拍皆極自然真是天衣無縫至于才人點染淺深濃淡何事不能豈梁州序念奴嬌二曲遂謂各一手筆乎觀少陵詩何法不備何態不呈烏可以一家之管見測之哉

前人云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皆非是如此論曲似覺大

苛安見類書不可填詞乎興會所至托以見意何拘定式若必泥焉則彩筆無生花之夢矣況文章幻變體裁由人公穀短與史漢冗長各由己意何難自我作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也水滸多用典故未嘗不與荆劉殺拜四種白描者并傳又云汪伯玉南曲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唯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之疎然三君已臻至妙猶如此警議誠太刻矣近今李笠翁漁十種填詞洪昉思昇長生殿亦大手筆各有妙處但李之賓白似

多洪之曲文似冗又不知後人作何評論也

古舞法幾亡今梨園舞西施者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繼以雙手翻捧者原本之于番樂如法僧作頽口也孔東塘曰舞者聲之容或象文德或象武功文則干羽揖讓武則戈盾進止東階西階之舞所以合堂上堂下之聲也古者童子舞勺蓋以手作拍應其歌也成人舞象像其歌之情事也即今里巷歌兒唱連像也若雜劇扮演則又踵而真之矣惟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猶存古意然亦以美人

盟手照面梳粧坐臥之容以應歌拍耳至于外國旋魔等舞各像其風俗文武之容亦非離聲歌而別有所為舞也

優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絕不相似者如慶壽之王母則鳳冠霞珮羣仙則用蟒衣小逼之衛律則補服大逼之元帥亦用蟒衣不可枚舉又如追賢之韓信曲文內一事無成兩鬢斑不覺得皓首蒼顏空熬得鬢斑斑至戲末贈金時猶不用鬚髯何也范少伯之後訪曲文內羞殺我一事無成兩鬢

星亦不用鬚髯皆老梨園以訛傳訛失于檢點之

故也至於副淨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本始于何年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毀無奈習焉不察然而副淨小丑原取發科打渾以博聽者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于他省外郡語音尚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淨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旦外末從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為副淨小丑也耶亟宜改正一大快事

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楊廉夫彈詞有仙遊夢遊
俠遊冥遊等類董解元彈詞西廂王實甫師其意
作北西廂傳奇然董之彈詞冗長太文反不若王
之傳奇情文兼美可歌可誦也大抵彈詞元時最
上一代風氣使然今則競勝傳奇縱有好絃索者
亦不足悅人耳目

唐張祜悖拏兒舞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唱梁
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梳舞上皇驚笑悖拏兒今
有喇班用小童以筇頂梳而轉升高復下送葬

之家亦有于前導作此戲者想亦悖拏舞之遺意
耶

小曲者別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如
貫華堂西廂所載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
我也哭趕脚的也來哭趕脚的他哭是因何故去
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裡調情我的驢兒
受了苦一變為劈破玉再變為陳垂調再變為黃
鵬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
于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

邁其調悲壯本涼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黃金印
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內
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梁男兒當自強四海把名揚
姓名兒定標在凌烟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邊
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變為研
呀優呀呀優者夜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呀呀
如倒板樂聲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
高一種節節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時
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
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馱之人
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奏
之想亦當時鷓鴣柘枝之類也今日諸舞失傳徒
存其名烏知後日之節節高不亦今日之鷓鴣柘
枝也哉

庾詞者古所謂詩謎也令人猜之以發一槩本射
覆之意推而廣之遂因事立名因名立格如蔡中
郎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齏白乃絕妙好辭
四字遂名曹娥格後述其意作曰單身機匠難織

龍袍乃大紅紗裙四字語句天然頓覺後來居上近且用三字叶韻矣

蘇黃格本東坡山谷戲作命名如貓兒尾遇鼠則搖鼠通暑遇暑則搖乃扇也夫差兵遇越而圍越通月遇月而圍乃風圈也

問荅格問韓信何處拜將曰築臺築臺燭臺也俗謂之調侃西廂詞曲曾用之

增減格一湯字謎二古人名曾點成湯一造字謎四書一句修道以仁

在園雜志卷三

八

像生格畫二隸對立堂下謎西廂三句一個兒這壁一個兒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蒜辣格皆鄙穢語也

調聲格用詩四句不拘四五六七言如首句謎東字次句謎董字三句謎凍字四句謎讀字

破損格亦用詩四句如謎廢弓一張爭帝圖王勢已空

無乾 八千兵散楚歌聲 無弦 烏江不是無船

渡 無稍 羞向東吳再起兵 無面

大意包格即各謎之長者如謎桌子云觀其面則

方察其色則赤而有光量其身則僅二尺五寸以

長問詩書頗有分問酒肉頗久嘗可以居方面之

位而坐鎮乎雅俗可以當臺臣之職而高登乎廟

堂雖相君之面不過平平耳而相其大體其中立

而不倚者殊足為四方之所拱向而不敢背立乎

兩旁如謎鏡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色是空非

空非色四大部中此方清潔若非堅執定本來面

目從何得

小意包格即各謎之小者如謎古人名 黃香 不是

在園雜志卷三

九

桂花是菊花梅蓮蘭蕙不如他 官之奇 寂寂長門

有異人 劉伶 漢家子弟做梨園 奕秋 清簾疎簾方

坐隱不知一葉下銀牀 李師師 童子六七人復有

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還有二千五百

人 太史慈 翰林新造育嬰堂 申詳 准備文書報上

司 展會 自起開籠放白鵬 公孫杵臼 三世春米營

生兒可不知去向 謝安 落花滿地無人掃半夜敲

門不喫驚 米元章 民以食為天通場第一篇 百里

二十長亭行道半小奴辛苦負詩囊 張九齡 學

挽強、禾十年南齊書楚天雨後見明霞林通甲

乙之鄉可以逃亡白樂天囊中不費一文錢賈盡

清風與明月黃庭堅右軍寫道德經字字如金石

晁錯晁錯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深悔念頭差晁錯

一派峰巒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馮京兩人並

轡入皇都梁鴻河橋有鳥獨高飛馮婦生在午年

午月如何不作男兒呂布梁鴻配孟光不着綺羅

棠山濤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岳飛扶泰山以超北

海第五倫朋友之交也孟浩然三宿而後出畫又

一詩謎四人者少年行云綠柳陰中點絳紅楊朱

奔蹄叩角開春風司馬牛少年意氣真堪托李任

一諾何妨縞紵通然友隱居云垂楊枝上漏春光

歸去來兮獨擅長晉文從此塵勞方盡歇長

素絲白馬為誰忙綿駒老農云中男驅犢出前

邨牧仲長子攤錢送寺門孟浩然閒共兒曹相伴

語告子今年齒落復生根易牙近世盛作意包知

之者多故倍于他格

夾山格

夾海格

錦屏風

滑頭禪以上四格名翻條子另有管見一書以字

三翻而成譯之殊無佳趣不若前之各格可以生

發智慧快心爽目也故止存其名而已

燈謎本游戲小道不過適興而成京師淮揚於上

元燈篷用紙條預先寫成懸一紙糊長棚上粘各

種每格必具名曰燈社聚觀多人名曰打燈虎凡

難猜之格其條下亦書打得者贈某物如筆墨息

香白扇之類今此風已不熾矣

酒令起于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

快人心是以名酒令曰卷白波又曰快人心蔡寬

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樂詩云閒徵雅

令窮經史然細考唐人酒令如沈亞之令狐楚顧

非熊張祜盧發姚巖傑方千李主簿李昇徐融輩

所行令非不佳但皆寓諷諧譏刺或片言投合便

結契好一語忤意重至殺傷性命輕亦損害功名

有乖佐歡快人心之旨反為卷白波之爭戰殺伐

矣烏可乎即宋東坡與客以易卦為令猶有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之太露翻不如半夜生孩兒不知是亥時是子時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是月光之巧而佳也考謫言所行用古人一名一字如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原名平曾皙名點樊遲名須劉季名邦項羽名籍枚叔名乘又二名一字者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婦人名如男子者蔡琰薛濤崔徽美人連字名者鶯鶯好好紅紅賽賽之類既有裨于風雅復又與世無侮取樂杯酒之間何其適也即馬援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李耳以李樹為姓生而知之鉏麇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仙才佳令絕無僅有然可為知者道耳使在座有一才不能敏者即生忌嫉而況才與不才者乎猶記己丑春宵宴集予有詩云兩夜五更三點盡一堂二十四人歡乃舉一令各說子字俱切一人如癩子瞎子禿子聾子叔子孀子兄子妹子蠻子倭子表子搗子之類惟先聖先賢先儒帝王后妃俱不許道

餘無避忌其時列座文武雅俗皆能應答如响爭奇角勝至令將窮之際突出一意想不到者舉席大笑誠快人心次日又行食物以地得名者因戒在座食素之人不許亂及葷味犯者倍罰惟葷則不忌素如蒙山茶松蘿茶武夷茶湘潭茶霍山茶陽羨茶潞酒潯酒惠泉酒易酒滄酒高郵皮酒涑酒福橘青餅關東魚建蓮太和燒固始米龍猪台養徽州山藥安肅菜天目笋廣鴨菜雞淙鯽鯽固鵝鎮江醋川椒膠棗高郵蛋西寧桃宣栗羌桃松江蓴閩姜金華火腿之類不一而足人皆稱快及行食物以人得名者如東坡肉眉公餅楊妃乳西施舌諸葛菜杜酒張梨耿餅董糖唐蹄畢肚婁包伍蛋羅酒僅得十餘種題目稍難應者即少遂不若前二令之歡快也於此可見當合衆心為樂不當以才自恃不獨不能佐歡且或因此生怨皆不可知若舉座盡屬文人旗鼓相當又不可加以俗令也

西北人多強健東南人多脆弱地氣使然豈禽獸

亦如是耶余守處八年每民間送虎一隻二隻遠
邑送虎皮虎骨者甚多不聞某處某人爲虎所傷
郡誌有日殺五虎記乃二大虎三小虎入城盡遭
營兵鎗矢而斃家人金壽曾于緡雲縣夜行持紅
燈籠緩步山腰遠望若燈三四盞就之頗近方知
爲虎雙目驚倒山崖人與紅燈輾轉滾下兩虎不
知何物咆哮一聲曳尾而奔此不獨力怯更心虛
矣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

在園雜志卷三

古

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廬陵羅
景綸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鷄則甚矣不吠
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
擊去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
乎予按徐州產鼠一種較鼠形差小遇貓則以嘴
扭其鼻貓伏不能動是以下犯上矣大逆不道可
與梟獍同科

壬午聞中監試副者南贛徐副使據中秋後無事
閒談贛州有小人國之小人急差人取到其人高

二尺六寸耳目俱瘦小假父仗此爲生往來看者
給以錢米呼其假父曰爹見官長即屈一膝曰老
爺安此假父教之者聲音類鳥雀不甚了了一應
水火飲食之類假父能辨之據云泛海商人帶至
者今十二年矣時主考侍御劉豹南于章晚視良
久曰一團陰氣信爲外國人也

幼時聞前輩閒談蒙古中力大者無如把都魯張
京師煤車一馬前導一騾駕轅兩馬左右驂盛行

在園雜志卷三

五

時張于車後隻手挽住四騎步不能移又與友人
戲友負簷柱而蹲張拔簷柱以足踏其襟塞柱脚
下友苦口乞求仍將柱拔起襟始出屋瓦不爲稍
動張亦不面赤氣喘又與力之稍次者戲張隻手
挽次者之腰帶張前曳次後却帶忽中斷兩人俱
跌爲之大笑 王府前石獅子少有歪邪張左右
擺設如持一磚塊然使正而後已

扈護衛坦從其至戚任所攜千金裝歸京師爲剽
者覘知四騎踪跡或前或後得隙便剽劫之晚投
客邸店門相對僅隔一街護衛見四人詫異心甚

恐謂其親隨王達官曰彼非善類將不利于吾蓋知王勇而捷足以了之也王曰諾當善驅之乃持銀巨錠直入四人寓呼其店主人曰吾寓中無大剪敢借一用主人見其泓泓狀不敢不與王以銀付主人剪逾時不稍動王笑曰何懦也以銀入剪口持向已脛骨上兩擊而銀開眉不稍皺四人吐舌驚懼逸去護衛聞汾陽有名妓至其地欲一物色之妓爲豪者獨霸等閒不得出護衛計賂其鴿母私載之來妓方與護衛飲狎豪者竊知之糾此方素能鬪者十數人入其寓欲生奪妓而辱護衛聲聞戶外妓大泣曰奈何害我王曰無恐吾視若輩如拉朽耳出戶諸來者棍棒交下王先以左臂承之皆辟易其右臂亦然既而以脚撥其下衆皆隨脚而倒盡披靡奔散王亦不追闔戶而寢妓謂護衛曰明晨必大興復仇之舉矣王笑而不答詰旦一婦年可廿七八娉娉婷婷而入護衛之寓曰昨者爲誰乃敢敗吾諸弟子耶王視之私行自忖此娘子軍亦能復仇耶應聲而出曰惟某婦曰他

在國雜志卷三

十六

不足怪獨此下一路乃吾家秘傳不輕示人汝從何得之汝師爲誰王曰吾師某某婦聞大慟哭失聲既而曰此吾叔也叔無嗣恐失傳故傳吾昨諸弟子言其狀吾不信有此今果然乎遂與王約比勢觀者如堵走數十迴環手足作勢各不相下點首稱善乃互拜結爲異姓兄妹而別

漕運總督屈公進美前爲廣西撫軍先君請南寧司馬時曾爲屬下後回京先祖治席相邀一到先設猪首一熟鵝一饅首廿個食完然後入席諸客尚在拱讓而此公之十二器中已蕩然無餘矣夜深復以方物侑酒屈大言此物只可塞牙縫更進鷄子三十枚始散

提學劉副使公琬琬時同官豫章招集僚友見正席外旁列三几皆陳列酒器大小畢具有最大一瓢可容十升予笑曰此盛酒罌非飲酒杯也公琬曰君未見飲此巨觥也耶諺云主不喫客不飲吾請先自飲以博諸君一祭立呼酒至滿此瓢兩手捧飲座客皆立視時優人正演西廂雜劇亦驚

在國雜志卷三

十六

駭停拍未幾徐徐而盡其扮紅娘者所持折疊扇不覺墜地吹合諸人咸住簫管公琬置瓢几上無異未飲時予曰君復能飲此瓢乎公琬曰吾今為主宴客當留量相陪焉可先醉予曰今日如此痛飲明日尚能再飲不作病酒狀乎公琬曰君知千里馬乎今日而千里矣倘明日足繭不能千里是烏得名千里馬耶飲酒亦若是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孔子貌似陽虎今人亦有面目相似者湖北董開

府國典與浙江趙藩司良璧相似俱旗籍人西川

王觀察璣與松江芮別駕鉅相似俱寶坻人諸公

與寒家俱有瓜葛乍見頗覺恍惚細認方知為某

先君與劉公斗曹公邦同為部屬一日並馬而行

曹向劉曰君馬何其肥也兩股真如柳斗劉笑曰

可恨他近來不食草料只啃槽幫相與大笑可為

雅謔劉後為浙閩總制曹降阜城知縣

善戲謔今不為虐今衛人美武公之詩也戲謔上

古已有苟能善焉斯不為虐耳宗黃老者尚清談

弄文翰者事滑稽大率寓謔浪于風雅者居多是

亦一善也逮至後世有君命臣相諠者長孫無忌

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

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縮頭連背煖漫襦畏

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

畏皇后聞耶有以姓相諠者尤延之為太常卿楊

誠齋為秘書監一日尤誦一句屬楊對曰楊氏為

我誠齋答曰尤物移人又狄梁公戲同官盧獻曰

足下配馬乃作驢盧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狄曰

狄字犬傍火也盧曰犬邊有火是煮熟的狗有以

身體形像相諠者虞僧儒許靈長俞瞻白偶集俞

多髯許禿頭時有諷梨之誚許嘲俞曰鬚子販松

毛終朝賣嘴俞未及答虞遠代應曰辣梨種芋芳

鎮日埋頭又兩人一長一短長嘲短曰居烏在方

寸之木足以有容也或從其小體必也射乎短嘲

長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為能勝其

任也及至葬壤地褊小舉而委之于壑魚鼈不可

勝食也有以名相謔者方千里與張更生共飲方舉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三千里二千里一千里有以集書縮脚嘲人者嘲闕唇曰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嘲聾耳曰見在田飛在天時乘六以御天確乎其不可拔潛嘲一老翁綽號土地曰入其疆闢入其疆無諸侯之寶三敵人之所欲者吾

在園雜志卷三

子

嘲一文士名達曰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皆用經書成語而末句尤奇有僧俗相謔者東坡戲佛印曰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古人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笑曰所以老僧得對學士有兄弟相謔者韓蒲韓洎能爲文洎常輕蒲曰吾兄爲文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而已予之文造五鳳樓手也蒲聞作詩寄洎曰十樣鸞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有兄妹相謔者東坡嘲

小妹云蓮步未移香閣內額樓先到書堂前妹答云滿面不知口何處忽聽毛裏一聲雷有夫婦相戲者秦少游喬粧戲小妹云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小妹答曰任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此皆戲謔之善者也明時竟有父子戲謔者一父進士官太守致仕家居其子孝廉謁選得某郡別駕父誠之曰爾素詆諧利口傷人今居官矣須痛改焉子揖而對曰堂翁吩咐得極是晚生領教是子戲其父矣更有父爲宰輔子尚諸生一日父至書

在園雜志卷三

子

館子他出問館童知子爲狹邪之遊乃書其壁曰昨日柳巷今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子歸見之即寫一箋達其父昨日暴雨今日在風陰陽變理相公相公是子諷其父矣又一老儒有二子長諸生次孝廉父與次奕長從旁觀局老儒曰此非秀才家所爲之事長慚甚棄家入山寺讀書二年亦膺鄉薦榜下其父已卒歸來一痛後撫棺大言曰何不少待對坐下一盤棋也好是子語其父矣戲之與諷與詰俱不可並記之以爲文人之戒

明末浙東馮宦曾為某省撫軍子告家居適遭國
變城破登樓欲投繯盡節其子及家人環繞而泣
遂偷生投順其後愧悔悲號不食三月而卒倘死
於三月之前豈不完名全節此子陷親于不義可
為大不孝家人亦不忠也先岳李公迎春為廣西
方伯同城孫延齡反其婦孔四貞即定南王之女
逼李公使降李公罵不絕口欲拔佩刀自刎家人
邵六再三勸阻且曰陽為從順以待天兵可也李
公為其所愚後孫孔夫婦疑公兩端遂被害此邵
六陷主不義真為可恨所以大丈夫臨大節貴能
自決不為人所移

在國朝志卷三

主

廣平冀公治如錫年五十無子夫人妬而有才素
不孕不惟不容納妾即婢子必擇奇醜者公治無
奈亦甘心聽之矣其弟如珪有三子欲以一嗣公
治悉以所晰家產並歷任宦囊咸付其弟董理而
弟婦忻忻以為得計更逆料兄嫂之無他也初公
治由司道內陞京卿便道抵家將進都治備儀物
以足餽遺屬其弟檢點蓋歷任所得羨餘久已積

運于家矣其弟與婦在室私語夫人偶過窓外聞
弟婦言其夫曰禮物何須過多此皆已到我手之
物好留我的子孫受享又與老絕戶何為夫人駭
然自言老絕戶一語實傷我心泣暗下隱而不發
趙公治束裝先赴京卿任行後夫人乃詣村莊遇
覓女之豐厚強壯者得五人親送至京公治方與
客葉戲聞夫人至大驚葉半墮地急見夫人曰胡
為乎來夫人曰吾為君送妾來也此居湫隘曠易
之乃出金為稅大宅而居公治喜出望外不解其
故然亦不敢問也夫人乃詳審五女癸水之期以
次第侍寢其不侍者留伴夫人未期年皆受孕適
歲生子二女三又期年生二子未幾歷進拔兵部
左侍郎夫人辭歸公治苦留不得乃曰君留二子
一女以娛朝夕吾攜二子二女歸家且與二叔算
帳耳始明言所以娶妾之故為老絕戶一語也抵
家悉以累寄如珪產業宦囊按籍取趙如珪夫婦
方悔失言後如珪三子皆殤竟絕嗣轉得公治之
子嗣之信乎存心不善神鬼共殛之

在國朝志卷三

主

四川己酉鄉試後孝廉數人結伴公車過陝境內一少年留宿狹邪以假銀給之次日北上自覺于心不安入聞恍惚見妓不終場而罷歸途復經前處隣人告曰自君行後妓以銀付鴇母母識假銀怒而扑之身無完膚妓泣曰命薄至此何以生為夜即投繯死矣孝廉聞之不勝愧悔後揀選縣令未任而殂人以爲薄倖之報云

妓女無良人盡知之至其肆惡設騙未聞有果報者秦妓鶯嬌與一太學生狎往來甚密嬌許鹽商

在國維志卷三

重

從良行有日矣生尚未知嬌過生寓給曰有急需貸君四兩五錢三日即償或薦寢或奉趙決不愆期生即如數付之不知嬌之詎已也越期不至往詢之業已從商遠颺生付之一笑而已年餘生夜夢嬌衣紅衣腰繫白巾盛容前拜曰來償君債驚醒天曙家僮報曰柵中牛產一犢生心動往視犢渾身赤色環腰白毛一線生領之後生出遊二年歸問犢何在家人曰主母已售之矣聞價若干曰四兩五錢生悚然明告家人始末傳之遠近駭人

聽聞可見設心詭騙雖下賤如娼妓猶不可爲況其他乎

某侍御鄉居一日赴友招薄暮歸家遇市兒醉立中途從者令少避市兒怒曰吾與若桑梓也曷避爲從者叱之市兒大怒穢言肆詈侍御令與者紆道速歸市兒隨其輿且行且詈逮至門侍御令閤者亟扃其戶市兒持瓦礫擊門而詈隣人見之力勸始去其從者跪請於侍御曰彼小人敢犯若此請送諸官以法治之侍御曰彼非詈我也從者曰

在國維志卷三

重

彼且直呼名焉侍御曰世豈無同名者乎一笑而罷次日遣其子若弟詣市兒家曲致慇懃爲謝罪狀越日復以酒肉遺之未期年市兒以毆人致罪問死下獄侍御復令人賞酒食於獄中視之市兒大呼曰某公殺我獄吏及卒驚詢其故市兒曰曩者予以酒後犯公公于是時以官法處我我當知懼懼而悔焉豈有今日公乃不加責而反慰惠交至予以公尚如此他何懼哉是以益肆無忌毆人至死則今日之死謂非公之殺我而誰與噫優容

盛德也不加責而縱成其惡則過矣傳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無庸將自及故書曰克誅其心也此市兒之死侍御克之也君子之待小人優容可也優容而克之不可也

甘忠果公

文煜

以雲貴總督進京

陛見時吳逆

反形已露

特命回滇過邯鄲先君爲廣平太守

接見其四公子隨行甘公云聞公有四女賢淑與

此子結爲婚姻何如先君答曰俟定亂復命後

議未遲也甘公諄懇再三聊取魚袋中欽賜金

在國朝卷三

志

錢一枝爲定先君歸向賓客曰此兵器也烏可爲

聘恐兒女俱非佳兆後三桂反甘公率四公子同

盡節於吉祥寺而四妹不久亦亡人服先君先見

之明云

二孫永鑽隨其父母暫寓涿鹿有貴公子求親佟

府者拉之陪往佟公夫婦一見永鑽曰此真吾婿

也不願貴公子即商之垓兒夫婦垓云上有尊長

未敢自專且如貴公子何一日垓婦他往過佟府

佟夫人擁之入拉謂其女曰此爾姑也亟拜見垓

婦見佟女端莊幽靜愛之遂馳報老母老母曰此天緣非人謀正俗云愛親作親者是也即煩親友作合今則夫婦和好兒女成行矣此事頗類傳奇附記之

先外祖馬勤僖公

之先

以大司馬大中丞總制三

邊陲川居官清正嚴明一時倚重但性情稍偏未

免失之于刻卒後恩賜祭葬一子入監因乏

嗣有辜盛典先後蟻蛉二子亦各無後人以爲

奇堪與家言此必卜葬于絕地也即如禪和家理

在國朝卷三

志

骨不吉其門徒亦不能繼何況大人此說更屬荒

唐然居官或刻則有傷天和亦所忌也

張遂寧先生

騰

以官保尚書總督河道駐淮安

清江浦行署之西有大方池蓮最盛忽開並蒂數

莖蓮房頗大先生宴集僚屬賦詩寫圖以紀其事

時封翁太先生在署年正八旬先生與夫人結髮

齊眉介弟三人二公子暨孫輩俱歡聚一堂人以

爲佳兆云先生爲予薦師其不稱夫子而稱先生

者先生教以當如是也

遂寧先生平生極敬關夫子極慕諸葛武侯之人品學問關帝集有誌書二本武侯集有忠武誌八冊俱考訂詳明可法可傳總河行署川堂後有廳事三楹南面供奉關帝像旁周將軍持刀侍立西面設几案遂寧先生端坐辦理公務幕中無一友一應案牘俱係親裁有時集寮屬商畧稍有私曲即拱手曰關夫子在上監察無遺豈敢徇隱間有以密語干瀆者即曰周將軍刀鋒甚利爾獨不懼耶

在國維志卷三

江西觀察韓敬一

象起

署中牡丹九月上旬大放

數朶不減春時惟葉不甚茂外同事諸公分韻賦詩宴集者十日敬一性喜繁華而不能久且暮年無子人亦以爲先兆云

余守括州時十二月下旬雜花作蕊梅花盛開立春詩有挿瓶花影一蜂過之句同人以爲太蚤豈知四方風氣不同無足爲異至溫州十月小春桃花杜鵑山凹如火則蚤而又蚤矣

武林梅花最盛惟西谿更爲幽絕小河曲邃僅容

真香國也

在國維志卷三

繡毬一名雪毬一名玉團舊時木本大樹近以通洋自洋載至中國者名洋繡毬草本也其花初放小蕊黃色成毬始白將敗則紫開最長久惟畏日耳截枝挿地避陰易活

烟草名淡巴菰見於分甘餘話而新城又本之姚旅露書產呂宋關外人相傳本于高麗國其妃死國王哭之慟夜夢妃告曰塚生一卉名曰烟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則可止悲

亦忘憂之類也王如言採得遂傳其種今則偏天下皆有矣其在外國者名髮絲在閩者名建煙最佳者名蓋露各因地得名如石馬余塘浦城濟甯乾絲油絲有以香拌入者名香烟以蘭花子拌入者名蘭花煙至各州縣本地無名者甚多始猶間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黃童白叟閉閨婦女無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時刻不能離矣諺云開門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更有鼻煙一種以煙雜香物花露研細末嗅入鼻中可以驅風冷治頭眩鼻塞

在閩雜志卷三

母煩烟火其品高逸然不似煙之廣且衆也

門人尹半庵在商邱宋太宰處次人有以寶石呈售者太宰命別真贋半庵取視太宰哂曰辨琥珀用鼻辨寶石用舌蓋寶原從石出尚具鋒稜其性帶涼舌舔便覺不似假者之溫而滑也予旋命取試信然又大家閨閣欲試珠之真假貫之以錢真者一滴無停假者頗澀遲遲方下以真者貴重而假者質輕耳志之亦可為博古者一助

京城西便門外二十里諸葛莊南土人名姚姓墳

乃明朝華宮人處也冢固累累碑亦林立文皆奉皇太后或皇后懿旨諭祭翼聖夫人或贊聖夫人奉聖夫人之類文更典雅皆出司禮監太監手筆守墳老嫗尚能言其所以每於風雨之夜或現形或作聲幽魂不散余題詩有莫怨當時恩厚薄十三陵上亦斜陽之句地震後碑俱倒仆將來自化為烏有矣

余守處郡赴杭值李時制府王公陽廉使卞公永

在閩雜志卷三

於十二月廿七日獲海賊凡十八名即日審明

入告廉使傳予同審臬署即岳武穆王舊宅也堂廡高峻威嚴審至三鼓未及一半余覺寒甚出換絺綌厚裘回視廉使坐南面旁設余座燈燭輝輝侍立之人類皆猙獰猛惡大聲喝呼聞之悚然階下之人各各戰慄枷鎖之聲恐人心膽因歎曰所謂陰間森羅殿者誰其見之哉會勘完止坐為首六人餘以脅從寬之後待罪西江每每念及多子死中求活三年之入庶于心無愧也

西江臬署有揆道堂七間高大軒敞構自明季余

每于聽訟後一更時獨坐公案默祝所審事件有
寬否已決人犯有屈否或神明警戒我或鬼物責
備我我坐此靜候胡不速至耶漏三下終寂然余
方退寢

揆道堂西畔轟于雷梁柱皆老楠木想前朝舊物
也其下惟蜈蚣穴數處然蜈蚣甚小別無他異

揚子江以北數百里平原並無一山而淮安府附

郭名山陽縣志書云舊有地名山陽因以名縣
然未詳所以命名之故詢諸野老叅以已意蓋山

在圖雅志卷三

三

以南爲陽縣北有鉢池山爲七十二福地之一王
子喬修仙處地形較他處高數仞非土非石皆積
砂所成豈山陽以此得名耶

洪澤湖心離堤三十里有洪澤邨秋深水落時屋

基石礎隱隱猶在東坡詩題發洪澤中途遇風復
還即此地也明平江伯陳瑄築堤百里環抱湖水

令其出清口以三分濟運七分敵黃每水漲時堤
裏之水較堤外之地已高數丈諺所云日費斗金
不抵西風一浪者是也至今一片汪洋人亦不知

有洪澤邨矣余初赴河工總理高家堰見長堤屹
然鞏固寬八丈三尺堤裏俱層層石砌縱有狂風
巨浪可保無虞也

隋煬帝由河南幸揚州開河行舟今泗州之汴河
即其故道一日至破釜澗而雨乃易名洪澤澗齊
書云洪澤澗在淮陰鎮之東淮陰鎮即今之清江
浦也

予棄舉子業即耽吟咏以逐年所得漸次成帙名
曰葛莊編年詩蓋存詩兼記事也繼以樂府古風

在圖雅志卷三

三

五言七言律絕諸體各從其類加以刪改名曰葛
莊分類詩鈔業已梓行孔東塘南游返相謂曰君
詩分體耳非分類也不見李杜有分體分類各集
乎予恍然若失亟命梓人更正而已印行者悔無
及矣

後場用表判明時舊制也本朝崇尚風雅特諭
閣臣議去判增詩以五言六韻爲合格予私念天
下才人如星羅碁佈知者固多但恐窮陬僻壤後
生小子輩不能周知且五言六韻即宋金元明作

此格者寥寥無幾昭代亦不多見檢予生平不過五首而題合試帖者僅一因與同志諸子先取唐人之可爲楷法者選輯名曰花豫樓五言六韻唐詩豫梓以行提要錄二月十五日爲花朝予生後一日故命名花豫

老爺奶奶之稱乃仕宦家兒女之呼其父母也湯臨川還魂記內游園一齣杜麗娘云這般景致俺老爺奶奶再不題起近俗稱諸神道亦曰老爺奶奶元天上帝曰真武老爺關夫子曰關老爺岳武

在園雜志卷三

畫

穆王曰岳老爺黃河金龍四大王之神稱神曰大王老爺稱河曰老爺河泰山碧霞元君則曰頂上奶奶清口之惠濟祠曰奶奶廟他處凡元君行宮皆以奶奶廟稱之在鄉人婦女之愚意蓋尊之如顯宦親之如父母也近日士大夫稱知縣曰父母稱知府曰公祖百姓稱知縣爲大爺知府爲太爺是縣爲父而府爲祖也等而上之無可加矣則爲大老爺太老爺至於婦人之奶奶亦是通稱今且一槩加稱太太矣等而上之則爲老太太太祖太太

明時巡按止稱老爹府縣止稱相公命婦稱安人夫人至老相公老夫人而盡之矣近總不聞此稱唯老爺太太竟成宦途通套無分官品之大小上下矣明時巡撫稱都爺總兵稱總爺今一槩大老爺在督撫提鎮國家大臣受之允當以下鹽學監督司道等官亦居之不疑寧不汙顏乎予每聞此甚覺不安但比比皆然未敢衆醉而獨醒也

在園雜志卷三

畫

白蛇之異與吾聞于邊別駕者不同長白自叙其事曰虎口餘生而曹銀臺子清寅演爲填詞五十餘齣悉載明季北京之變及鼎革顛末極其詳備一以壯本朝兵威之強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義一以暴閹賊行事之酷虐一以恨從僞諸臣之卑汚游戲處皆示勸懲以長白爲始終仍名曰虎口餘生構詞排場清奇佳麗亦大手筆也復撰後琵琶一種用証前琵琶之不經故題詞云琵琶不是那琵琶以便觀者着眼大意以蔡文姬之配

偶爲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出驚傷董死並文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義敦友道命曹彰以兵臨塞外協贖而歸旁入銅爵大宴彌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圓圓皆真寔典故駕出中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說者以銀臺同姓故爲遮飾不知古今來之大奸大惡豈無一二嘉言善行足以動人興感者由其罪惡重大故小善不堪挂齒然士君子衡量其生平大惡固不勝誅小善亦不忍減而于中有輕重區別之

東國華志卷十

三

權焉夫此一節亦孟德篤念故友憐才尚義素舉銀臺表而出之實寓勸懲微旨雖惡如阿瞞而一善猶足改頭換面人胡不勉而爲善哉若前琵琶則高東嘉撰于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黎閣中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圯而青山如故不勝今昔詞人之感傳言明太祖讀琵琶記極爲稱賞但欲改易一二處面語東嘉曰誠能改之當賜以官東嘉唯唯然竟不肯易一字于此見其品行之高記中賓白宏博可以見其學問之大詞曲真切

可以見其才情之美自古迄今凡填詞家咸以琵琶爲祖西廂爲宗更無有等而上之者至于立名琵琶或云因指王四而言趙五娘者趙姓下第五爲周氏蔡邕者取賣菜傭下二字同音也皆不可考既諸姓名假借何獨有取于伯喈中郎而加以不孝乎且漢世尚無狀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子娶婦止兩月者況陳留距洛陽不遠焉有子登巍科贅親相府官居議郎不捷報於家並道路相傳無一知之者陳留洛陽屬邑如此飢荒即使不

東國華志卷十

三

歸何難拯救乃忍聽父母餒死而耳無聞者及至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差種種疑竇在東嘉或有別解今後人曲爲回護終屬牽強恨不一起東嘉而問之予題一絕云琵琶一曲寫幽懷自是千秋絕妙才歌舞場中傳故事蔡邕真箇狀元來

近來詞客裨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續前者有後以証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

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絕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真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一為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却上金鼇背上行之識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為宋江轉世楊公盧俊義

在國雜志卷三

美

轉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談文詞乖謬尚狗尾之不足若也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謬妄語顛倒失倫大傷風化況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禪真逸史一書禪真後史二書一為三教覺世一為薛舉託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稗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國後七國而傳奇各種西廂有後西廂尋親有後尋親浣紗有後浣紗白兔有後白兔千金有翻千

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名如是觀凡此不勝枚舉姑以人所習見習聞者筆而志之總之作書命意創始者倍極精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別名非出正遺自當遵道 俞旨永行禁絕

在國雜志卷三

美

屬對雖曰小技然有絕不能對者有對而勉強者如泥土地對鐵金剛剛字從側刀非金榜也即石城隍亦不合格至一二三則絕不能對案烟鎖池塘柳對以波焰錦堤梅殊無意味梅香春意動連符蒼司馬對以月老夜情多仍欠自然聚棘為柴砍斷劈開成四束何等真切對以閨門造屋移多就少作雙間何其謬也又荷蓋水珠柳線松針穿不過純用假事更難屬對惟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母乃不足于耳歟巧合天然偶過山陽學明倫堂見一聯云黃河水滾滾而來文應如是韓信兵多多益善學亦宜然頗稱爽貼明嘉靖時以青詞倖進者甚多惟袁慈溪相國 韓

壇一聯不獨在諸青詞之上亦在相國青詞之上
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
一數數原于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威
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
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予守枯荅時過青田青田有南田山者誠意伯劉
伯溫先生故家也先生為明開國元勲功業文章
銘諸政府昭之史冊傳之藝苑膾炙人口雖天文
曆數之學何嘗不為寓意然不尚屬乎此自胡惟

在國朝志卷三

聖

庸進讒以談洋司有天子氣謀為葬地先生憂憤
成疾惟庸以醫來飲藥腹中積塊如石疾革太祖
遣使送歸還鄉月餘而薨後世專以鬼怪附會矣
乃謂先生未遇時得天書於白猿看守之石壁壁
裂得書一匣書中語句多不得解遍訪無知者幸
遇周顥仙于山寺拜為師指示精習始知天文地
理未來過去其佐明興國者天書顥仙之功也故
凡事前知言無不驗一日太祖微行適勲戚家造
屋正上中梁過其門見門後一人身服齊衰狀貌

醜惡一瞬而滅太祖回問曰今日上梁觸犯凶星
是何人選擇者劉伯溫答曰是日雖犯喪門神煞
喜遇紫微冲破能化凶成吉耳太祖暗驚又一夕
宿民家無物枕首乃以量斗為枕竊聽隣家聚飲
忽一人出外小遺大呼曰不好今夜天子私行吾
輩當仔細焚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太祖急推斗
而起又聞飲者羣出言曰離斗口尚遠即當歸位
也太祖回告伯溫伯溫曰臣觀天象亦如此遂下
詔不許民間私習天文其事類此者頗多太祖心
久疑之因惟庸之讒外示保全心益猜嫉聞其死
乃遣人將其殮棺前鋸一尺意欲斷其首也及鋸
乃是空棺內貯大明律一部而獨揭發塚一條開
棺見尸者斬蓋伯溫已先知之故預造此長棺空
前一段以待其鋸也遣人回奏並以律呈太祖見
而驚歎曰律為吾造吾自犯之耶遣令安葬而止
適年後裔貧困異常至 本朝僅有諸生數人昔
年所賜田土山隴俱編入與齊民一體辦課矣每
有山崖洞壑被人掘放者必訛傳曰劉伯溫當年

在國朝志卷三

聖

留下藏埋迨子孫窮困至急則發露令掘用耳嗟乎此亦何常之有不過因其神異而附會之予守枯八載知之甚悉讀太祖所賜手書詔旨稱曰老先生其隆重倍于侯伯勲臣凡此怪異不一而足皆齊東語也子有過青田懷先生詩云誰識西湖一片雲公嘗遊西湖見異雲起西北眾以為慶雲公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有王者起吾當輔之萬山堆裏出元勲當時共比明良會後世偏將鬼怪聞丞相無端窮地脉胡惟庸以舊怨使人陷公欲談洋司為墓地先生有意秘天文臨終以天文書授其子建遠上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晚

在國朝志卷三

聖

年不辟留侯穀豈為明君異漢君

青田縣有混元峰在城之北一里青田山上為道書第三十六洞天唐人刻厓上混元峰三大字即試劍石相傳禁法善煉丹此山以神劍縱橫試斫之石分為四高百餘尺相距各三尺許類截肪子曾題一絕云塊然一石四分離傳說仙家伎倆奇山路崎嶇行不得更煩此劍亦平之此詩竟逸其稿分體編年俱未登梓偶檢枯蒼府志得之附記於此

章奏文移告諭前列曰官銜各隨品級之大小而署之明武宗復議北巡實事游幸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疏力陳不可疏上不省廷和稱疾不出武宗手劄立命梁儲曰不忤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遂止予以為官銜從無此尊崇者然不過遊戲耳未嘗實有其事本朝相國圖海督師秦中子見其檄文及告諭銜云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都統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圖位列五等皆係極品亦可謂尊崇之至矣

在國朝志卷三

聖

溫處觀察駐劄定以溫州府城城之北有松臺山上有望闕亭傍山下有寶綸閣為前明贈太師張文忠字敬之之相府也平敬初名璉以議禮迎合世宗與桂萼方獻夫一同驟貴璉更善伺人主意不期年由南京刑部主事超陞翰林學士後遂登政府賜名平敬今子孫雖式微其府第猶存家藏遺像二軸子親見之一為張公坐像戴紗帽而兩翅

尖銳服大紅紵絲仙鶴背胸腰圍玉帶一畫世宗
皇帝像上坐兩傍各畫太監十數人窄袖軟帶牽
馬而立張公遠來朝謁戴長扁翅紗帽如今戲中
扮官長所戴者服蟒衣玉帶皂靴全不似今戲中
所戴丞相幞頭上面皆方而兩翅扁方曲長以向
上者蟒衣係長領非如戲上之圓領予甚訝其不
同及見草木子所載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
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革
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
之中笠襴衫宋服也巾環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
元服也方巾圓領明服也庶民用之朝服一品二
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
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
羅流外授省劄則用檀褐其幞頭皂靴自上至下
皆同也閱此想明時尚沿前制未盡改歟幞頭始
於後周而畫漢時之像竟有用幞頭者又不知何
解也

張璪以議禮干進怙恩作奸固非善類然其改奉

孔子爲先師易像爲主此千古卓識最得大體者
不可因其素行而沒之

網巾之製歷代所無此物起于明止于明誠一代
之制也因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燈下
用馬尾結成小兜太祖問爲何物對曰此網巾也
用裹頭上萬髮皆齊矣明日召道士並取所結網
巾遂爲定制

吾友申符孟涵光張越千虎王紫詮瑛其壯年名

字皆具超達飛騰之氣符孟以世家門廕越千以

博學茂才紫詮以部郎出守歷仕觀察及其後也

符孟不樂仕進改字曰鳬盟號曰聽山越千絕志

場屋改名曰澠改字曰月阡號曰曼持紫詮罷職

閒遊改名曰嬰改字曰紫裕號曰能如名與字音

同體別不獨寄興林麓放清魚鳥而取號之義寔

出有心玩世逃禪入道不復營營人事非好鶩高

遠航寂靜也蓋亦無可如何者耳文人暮年多事

仙佛太白遊仙香山偕老道場二公猶然况三君

乎

嘗言營造房屋時不宜呵斥木瓦工匠恐其魔鎮則禍福不測野記記莫姓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攘弗驗他日轉售拆毀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又臯橋韓氏從事營造夜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爲風雨所敗其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專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皆然一日脊敝而緝之于椽間得一木刻女子任三四男淫褻急去之惟循方始清白所載明悉歷歷如繪子

在國朝志卷三

異

猶疑信相半待罪處州太守時其大堂五楹雖極軒敞壯麗但造自嘉靖未免年深少有欹側窺其梁柱有朽者命匠人以斧頭敲响以定其中空實敲至正中西柱匠人睨而笑曰此中有物竭力一擊乃開大穴內藏木刻人頭耳目畢具如碗口大子不以爲怪亟投諸火其時康熙三十一年歲壬申子舉卓異隨遷江西九江觀察副使代子者爲劉起龍今亦十餘年矣安然無恙歷考府誌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資而陞者絕少豈真營造時果

爲木工所魔鎮耶殊不可解

俗以官吏不叅正五九其謂官長蒞任不宜用此三月者此說起于宋宋以火德興蓋火生于寅正月爲寅旺于午五月爲午墓于戌九月爲戌謂此三月爲災月當避也予自筮仕以來雖歷任五遷而攝篆署理不下十餘次凡一接印即赴視事弗少遲延不獨不拘正五九月抑並不選擇日期是以不爲橫惑胸中然每見此三月亦有親友蒞任者未見主何吉凶也

在國朝志卷三

異

諺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巷又云太上老君不煉丹謂此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不可用也野語云衛道夫聞前輩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民庶不可用于爲解之月忌之說太誕君象之說太腐皆非也日辰各有所犯生尅之理隨時變化未有以此三日遂爲萬古不刊之典不較年歲不拘干支不論節序而一槩論之也予任浙東觀察時于十四日遽接制府歸得瘡疾家人輩皆以犯月忌所致予笑曰此日

文武官屬同行者甚衆豈人人盡患瘧疾耶衆亦失笑

今稱父曰嚴易家人象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是母亦稱嚴今稱母曰慈而每稱人父子曰父慈子孝則是父亦稱慈爾雅婦謂夫之弟曰叔曲禮叔嫂不通問後世亦有稱夫之弟爲小郎者見于唐宣宗責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王衍妻郭氏怒衍弟澄曰太夫人以小郎囑新婦謝道韞遣婢白獻之爲小郎解圍兩家締姻相稱曰親家見唐蕭嵩傳皆平聲今北方以親字爲去聲按盧綸駙馬花燭詩云人主入臣是親家則去聲有所本矣近又呼曰親家公親家母

江南軍中尸軍副將銜大者升總戎順治間一李副將陞福建總戎時先祖爲江南方伯約諸同僚公餞讓李首坐李云不敢先祖曰公陞總鎮今非昔比矣應如此坐李作踟躕不安狀曰老爺們原是金子小弟到底是鬼錫衆官爲之捧腹

四川一叅戎陞廣東協將到汛最遲郡守郊迎云望公已非一日何遲遲至今想因蜀道難行耶協將答曰家口衆多就難行了倒也論不得熟道兒生道兒

一守備由小軍出身見上官仍稱小的上官曰爾今官矣猶如此稱殊不雅可易之備曰將如何上官曰稱卑職備切記之一日隊伍中有年長者獲罪於備蓋自恃爲備之前輩未免驕縱備大怒曰卑職今是爾之本官如此放肆難道卑職不敢責爾耶衆兵哄堂益輕之

遼海劉廷璣

壬子癸丑冬春間有浙東單友遊京師能爲扶輿之技余適無事延之書齋者數月頃刻畫沙詩詞不下數百首頗多佳句有出人意表者爲時已久散失居多今就其僅存篋笥者數十首鈔之

李青蓮

人生過隙一夕千秋徘徊詩酒與子淹留雲分半榻月到十洲剪玉爲韻分金結傳乘車載笠白鶴青牛飛觴把臂弄玉鳴鳩能爲道合指爾

良謀

花睡

春來月落與初濃結蜨聯鶯點翠重無語欲眠芳露冷瓊樓深鎖態從容

鳥夢

晚林歸去抹遙天高卧南枝隱碧煙不許飛雲驚睡覺且將毛羽寄林泉

望後一日社集諸友此夕呂純陽王方平

李青蓮雲英丁令威五仙赴壇

回道入

弱水三千里憑虛一問君開樽休說劍剪燭好論文春意含梅萼風威鎖凍雲從今與子約慎莫暫相分

訖批馬子拈韻與青蓮 多字

梅意書香韻自多月來雲靜水無波三千酒國隨吾嘯九十春光奈爾何有鶴欲眠天漢碧將詩送惱海山歌從來花裏傳經濟何必披雲老

薛蘿

許子拈韻與令威 雄字

化鶴空將城郭矇白雲無續晚霞紅千秋事業梨花夢百代笙歌梵宇鐘樓前有句情深浸身外無塵任澹濃放得脚跟天地闊浮鷗沙鳥弔英雄

劉子拈韻與雲英 余云欲得一詩餘限小字

梅魄冰心青黛小漁樵纔來驚醒溪邊鳥桃花紅片春多少流到人間仍未曉阮郎不見壺天

香宋玉多情吟得迴文巧瓊樓深閉埋芳草對
箇嬋娟情自好

單子拈韻與方平 仙字

人生如朝露邂逅好相憐漢苑春風後秦疆烟
草前和歌酬濁世把酒問青天能以葫蘆裏敲
枰第幾仙

俚句呈青蓮大仙求和

梅有清芬月有華敢將詩酒動仙槎逍遙天上
來青鳥游戲人間走白沙一語纔成搖海岳千

在園雜詠卷四

手

瓢微醉卧煙霞風流百世仍如許願擲凡夫棗
似瓜

和

寒雲鎖月鏡飛花瀛海塵寰過爾家千疊玉簫
吹紫鳳九還金液煉丹砂東君有意催春兩北
海開樽聽暮笳今古一宵詩酒客歸來長嘯問
胡麻

青蓮以批劉子進一大觥聯句可也即以

花豫樓爲題花豫者二月十五爲花朝

子生於十六故名

瑤池昨夜祝羣芳今日天台謫阮郎月裏參差
鋪錦繡人間迤邐琢圭璋鳥歌初度南飛曲楚
板先敲宿兩香 青蓮云方是兩日光景方平結他日南宮
儀鳳蕭始知雲影映清光雲英云方平結
句不佳
改之笑吐玉壺春十二一簾雲影接蟾光 青蓮云
可稱全
壁花豫樓從此不朽矣再
作一小引何如雲英代之

儂來上苑時際嘉平碧岫停雲紅波種月蕭樓
人寂冰壺夜寒敲金戛玉百疊千迴把觥吟風
千秋一日問劉郎之鳳館春半瑤臺嘯阮籍之

在園雜詠卷四

四

蘇門月中瓊宇祝花神于宿兩介眉壽于芳晨
所謂借花生意聽鳥天機夢遊八極羣英引領
春風星暎連朝煙玉飄搖皓魄故樓名花豫人
列仙班聊以八言惟希一粲

武陵老人徐福

又批今日有諸仙來當備佳釀各自留題

半畝逃秦地千秋避世人閒調蟾窟曲靜看茂
陵春壺裏天原小囊中劍有神沙棠載琴鶴終
日卧漁津

弄玉

寒事將了了梅音有分曉明月何多情輕雲忽
淡掃醉臥石牀飛高吟過蓬島流水撫松枝憑
虛逐歸鳥邂逅李端端企仰蘇小小而以相思
琴報得同人好極目眺平蕪青門盡芳草願寄
長千行綠雲人未老

王喬

賦得月夜眠遲

夜將花起雲影翻流水嬋女多情情不已伴風
中待露裏西窗欲落消魂無端冰魄梅痕這樣
清光錯過人生幾箇黃昏

謝靈運

在園雜詠卷四
咏花雖多夢調用如夢今花睡限夢字鳥夢限睡字

花睡

春夜雲深露重醉倚雕欄乘興抱蜨氣嬋娟笑
爾孤零誰並休動休動正做紅妝好夢

鳥夢

歸去啞啞隊隊共覓華胥良會枕月臥雲巢相
抱松風鶴唳惶惶愧博得南枝穩睡

青蓮

乘月憑虛來又爲織女約停梭相勸酒星河代

洗脚我道玉衡邀織女則不樂昔日張騫槎怪
他匆匆過青蓮爾多才有詩待子和下我珊瑚
牀懸我明珠絡與子結千秋莫學牛郎薄青蓮
笑不然玉衡頗清脫弄玉擅吹簫開樽待同酌
吟咏即歸來與子慰寂寞雲漢白茫茫嬋娟青
灼灼願得醉翁情千秋爲好合願得玉衡情采
蘭贈芍藥聽得鳥嚶嚶慎莫氣盤礴詩膽破重
霄飛上通明閣

張騫

在園雜詠卷中

本

雲斂香消日影斜春風欲到上林花千江碧浪
穿明月萬壑青蘿鑲絳霞傲骨嶙峋天共老襟
懷浩渺海同賒自與赤松遊漢苑至今猶犯斗
牛槎

回道人

水雲遊遍乾坤小花落花開人易老閒來飛過
洞庭秋鐵笛一聲天澹掃

劉海蟾

問世有戲謔像大仙否於吾乃先朝宰相
得道後化一戲謔癡子笑遊塵市以度世人

幾宵燈火結層氤採藥人歸報屬君赤舄不穿

忙跨鶴黃冠倒戴細論文花枝簇簇嬋娟影粉
蝶翩翩玉女裙今日聯盟留好句向盧高臥九
臯雲

青蓮乚批共飛仙而把臂同明月以傳杯

不以聯吟罰依金谷咏梅花聯句四首

六橋寒玉散空江驢背春風酒一缸嚼碎冰魂

香片片含癡皓魄影雙雙香隨蝶夢羅浮遠

此句微妙不能
聯韻三杯
李云對不過上句大仙亦
當罰以巨觥批可呵果然
不佳異
日再改

自是清芳餘傲骨不教桃李影橫窗

二子起句了

俏立風前態自奇撩人幽韻兩三枝半窓輕烟

籠玉屑一簾清影映瑤池芳心古道甘涼薄傲

骨衷情學醉癡臥石眠雲慵不起美人無力枕

微支

雲長過此即補梅花一首

忠報東君孝報寒靈根恬澹玉肌乾留芳百世

人還易立節千秋道所難心徹冰壺霜雪冷骨

凌松雨冰雲寬高吟醉臥江南曲疑是孤舟晏

與閑

又批梅花詩青蓮續完可也

澹玉凝妝拂碧枝空濛山影籠寒遲輕雲剪雪

圍衣袂冷月裁詩醉竹籬琴鶴多情聊韻耳煙

霜着意好吟之春來無限芳菲事獨爾精神逗

素姿

青蓮題鍾馗嫁妹圖贊

這是鍾馗果然古怪騎着驢兒看他自在爲甚

麼娘孃娉婷又把青羅蓋小鬼頭張彩搖旗老

進士簪花聳帶嫁得檀郎定是才高德邁決不

學牛女銀河決不學錢臺風債願玉樹相偎紅

樓思愛嘆我曉得了最憐你阿妹多情怕殺你

舅爺無賴

咏燈花得燭字聯句

一點芳心嗔蜨宿

劉海蟾

倒喜飛蛾亂向花心觸

青蓮有春光無香露霏霏玉蕊伴爾寒窗讀

青枝葉無依月作根風來搖落方知燭

海蟾

王方平漁樵野調

疎疎嬾嬾夜深詩興淺短劍長歌光陰可奈何
襟期詩酒問天而搔首笑傲煙霞許我結丹砂
煉石歸來月正華凍雲高拂鳳凰車到處是吾
家

白玉蟾

游魚咬花影

一灣清水沉醉風前蕊清光掩映波痕遊魚爭
欲相吞只知有色散南溟不道空清碧鑑明春
意皆如此水底飛來不已

回道人

在國維志卷四

九

風風風雨雪灑長空世界妝成天外景君家促
我下瑤宮計頌古今誰是伴獨留芳躅在崆峒

雲翹

雲姨月黛小紅兒三箇仙鬟去采芝我欲梳頭
朝上帝洞門不鎖等多時

劉晨次玉衡韻

天地雖留我才華欲屬君客酣千日酒鶴下卑
潭雲明鏡英雄鑑長河世業聞等閒滄海夢拂
塵不堪論

問阮郎何在當日桃源故事肯一見示否
阮子桃源去已迷落花流水任東西山川剩有
春風在留與詩人作笑題

青蓮

詩分嚴令酒爲兵戰退寒威萬籟清燈火既留
天上侶襟懷豈是世閒情文光照耀三千丈道
德高超九萬程記得清平歌未罷滿庭紅玉帶
雲生

青蓮吾有一題爾等聯之小窗鶴夢

在國維志卷四

十

掠舟西去下空庭既白東方睡未醒漫拂羽裳
搏北溟帶來琴韻到南汀松龕冷月孤嘯爽
牖寒雲護曉星渡海覺來看世界一聲烟雨九
皋青

花花草草弔熱鬧之英雄兩雨風風醒伶仃
之客夢海籌十屋桃核千春到底歸來亦同
泡影神仙玉棺輕風蟬脫今夕何夕與子徘徊
同分半榻寒雲共悟三生舊果慎勿蹉跎
歲月頓負枕上羲皇徒令婆心爾爾

又次韻二首

風流不礙舊青衫天上驪龍袖裏探道骨自隨
湖海大雄風肯與世情舍孤蹤野鶴何妨老長
嘯蒼梧漫爾慚最是玉華春事茂一簾琴韻誦
江南

風流不礙舊青衫丹鼎鹽梅袖裏探半榻閒雲
留鶴夢一簾香雨潤雞舍文章老去猶生色冠
冕歸來不用慚試看宛陵山澤好滿天星斗映
江南

睡松

抱鶴臥長天翦輕雲鑲碧煙虬龍夜夜隨展轉
吼風雲醉眠挺雄襟笑顛任他滄海桑田變最
堪憐蜉蝣朝菌敢說歲三千

老梅

瘦骨偏飛雪裏花一簾寒影映奇葩羅浮夢逗
千年月漢苑魂消午夜槎斷岸香雲長結侶孤
山明玉自爲家披襟已許冰霜勁長嘯松濤玩
物華

白月浮鐘

蟾光如練絮瑤臺遠韻拈雲取次來疎雨沈音
敲斷壑澹煙傳唄响莓苔聽殘寒渚天猶老喚
醒空林夢亦回想像嬋娟歌未罷慈珠憂玉夜
徘徊

題燕臺八景

瓊島春雲

青蓮

一抹輕煙萬縷霞裁來片片絮寒沙林迷野墅
千重碧鳥度斜陽九極賒春想衣裳香露冷風
來幃幔暗果斜連朝霞
絳紗

玉泉垂虹

雲長

靜谷寒波挂碧峰萬山雨後一天紅飄搖欲捲
旗旌午汗漫長飛海岳空玉柱有光擎大地石
潭無影動遊龍丈夫極目爭長嘯劍氣錚錚貫
九重

太液澄波

雲英

芙蓉池水碧于煙秋夢偏長最可憐紅鏡欲飛

鴛鴦懶翠翹深鎖鳳臺懸相思鑲月酬團扇冷
韻敲風泣暮蟬放下水晶端正綺輕描蓮幕喚
飛仙

薊門煙樹 劉晨

塞草沙風不勝春萬林晴靄上楓宸東來已望
層雲薄西去猶知遠黛陳看盡古今餘壯氣磨
來日月倍精神自與鳳城相對好參差青影接
嶙峋

居庸疊翠 蕭史

欲上關前眺玉都嵐煙不礙白雲孤層波汗漫
天風碧蒼黛嶙峋王氣扶濃澹遠鋪千樹錦參
差遙接百花圖何須羌笛悲春事今古興亡若
是夫

盧溝曉月 王方平

洪濤西去鏡孤飛送老燕山客路危楊柳斷橋
千里夢鶯花長店十年非利名場上英雄鏢今
古愁中歲月圓多少五陵豪貴客蒼然蘆荻弔
輕肥

金臺夕照 劉安

郭隗功業幾春秋駐馬斜陽燕水流駿骨不枯
聲價重雄襟未托意相投雲光遠護秦關香劍
氣高飛帝闕浮最是荆軻知己恨天涯老去任
虛舟

西山霽雪 劉海塘

一壺天地一瓢詩極目晴嵐任所之林暮欲明
煙澹澹峰迴繞轉樹差差鏡含絳玉人依鶴天
鏤瓊臺月浸池不避晴輝酬世眼萬巔招飲映
琪枝

銅雀臺懷古 劉海塘

漢家功業已蕭蕭禾黍秋風歷世朝東去煙嵐
飛劫火南來亦水拂鳴條千年流瓦堪爲硯二
月春風想阿嬌寄語機關名利客空餘芳草臥
雲霄

空潭泛月 青蓮

煙霞知己木蘭舟相伴嬋娟任去留短櫂穿來
菱鏡冷長風搖破碧天秋波光激灩沉星斗少

鳥空濛喙泡漚一片清輝何所似玉壺冰雪映瀛洲

仙凡不隔意氣相孚諸子不豪吾儕亦寂傾
大斗以呼天放長歌而寄傲問燁燁消息憐
孤鶴之飛鳴惜牛女慙勤度寒梭而放浪天
知吾老存詩骨于人間酒縱君才飛霓裳于
闕下平原愧兵火之情秦漢埋是非之口樂
哉今日盡屬忘機永矣他年不堪重訂牛羊
衰草悲岐路之風煙驚鳳簫臺看英雄之事
業但將肝膽酬人不愧乾坤生我叮嚀告誡
諸子何如

齋中雖有數友而成章之速令人應接不暇因以
一題難之第一句用春夏秋冬二句用喜怒哀樂
三句用琴棋書畫四句用風花雪月即以風花雪
月爲韻索絕句四首方出題限韻而運乚如飛頃
刻立就亦異事也

海棠簾外露嬌容春含笑桃花半面紅喜一奏
虞絃消永晝琴不知庭院欲薰風風

斗柄回南乳燕斜夏漫將蒲劍斬青蛇槐陰
深處楸枰午棋敲落薔薇一樹花花

澹煙衰柳殘蟬咽秋瘦馬斜陽獨悲切哀一行
鴈字寫長空書不堪鬢上江湖雪雪

陣陣朔風沙草白冬淺斟畫閣紅爐熱樂捲簾
閒看小江山畫梅梢挂箇多情月月

古乚仙詩傳者固少佳者亦不多見茲十中存一
首首見奇句句標新抑且每命一題言纔脫口業
已運乚如飛詩詞序跋應手告成矣即使宿構抄

勝亦不應其速乃爾雖神仙游戲自異塵凡然當
蕭史弄玉徐福時五言未創淮南王關夫子時何
來近體豈謝康樂亦解作如夢令耶心竊疑之恐
非神非仙也或才鬼遇符而至託以示幻亦未可
知偶謁大司空朱公之賜一見即詢君近何爲答
曰閉戶讀書爲應試地耳朱公曰是大不然吾人
讀聖賢書正大光明必體氣充裕今君滿面陰氣
何也予驚懼喏喏而退遂毀其乚壇止志其詩詞
之佳者

賜第在西華殿南門近東空地一區每夜犬吠不止家人楊驤達子梯牆而視火光熒然以為財也急告先君初猶未信後往視之叱曰此青燐也何怪焉家人默然三更後潛率其子踰牆而往掘地三尺果得枯骨一具先君知之大笑即令買棺盛之移瘞野外後遂寂然

先君出征閩中賊平後入山搜捕餘黨輕身前進從人行李仍留營內有俸餉銀數百兩內元寶一餘俱小錠藏囊中家人連二每夜見一母鷄帶雛

數百飛立屋瓦之上先君回軍前項散給兵丁還無所見豈小人福薄不能壓此物耶

先君在閩聞先慈馬太君喪亦效世俗延僧誦佛書于郊外放賊口夜將半見紅燈前導從者數騎冉冉而來意謂必參領李某探望耳久待不至差人飛馬往迎忽不見

先四叔光耀為涇州牧出城過一旅店門首大旋風圍繞不散即下馬入店店主之妻躡家人田二足云凡事遮蓋當有重報蓋誤認為衙役也田二

以告愈疑之遍搜內外毫無形迹忽聞窻下一聲如爆竹然其旁有乾馬通一堆掘之得死屍銀百兩布百四十疋是其謀財殺命者其夫方在後園掘窖蓋欲于夜間掩埋其屍耳戰慄不能動一詢即服夫婦伏誅

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鱉守之故鱉名神守鵝亦有能飛者湖南李方伯畜鵝成百一日連翅御風而飛不知去向幕友曰此不祥兆也未幾方伯卒又江南天長縣銅城鎮鎮為

吳王濞鑄錢之地有姚姓家巨萬畜鵝數百鵝夜見人羣驚而鳴其聲闐然有警則覺既可畜以取利又可防盜守更突然啣尾羣飛如白鷺橫空衆多不解期月奸人誣以助餉謀叛伏誅家產籍沒諺云水淨鵝飛幾先見矣

妹倩董副使紹孔昔任西安太守為余言秦中有商于外者歸挈一犬以行抵黃河行囊在船候人滿乃渡偶腹痛欲瀉亟上岸犬隨往有布袋裹銀五十兩解置地戲向犬曰看好少頃舟子以人滿

風順連催登舟帆已滿張一瞬而開矣關中黃河水如建瓴對渡二十里許方達商入舟方悔忘銀與大然日暮不能再渡明晨縱往安得前銀尚在遂歸越明年渡河復經前地慨然曰銀已無存犬何歸乎往尋見狗皮覆地檢之白骨一堆耳商憫焉掘地埋其骨骨盡則前銀尚在蓋犬守銀不離甘餓死覆尸銀上耳商泣瘞之爲立塚諺云寧畜有義犬肯哉言乎

先外祖母家養僕寶三鋤園露一巨蠶三喜曰此

在國雜志卷四

九

財物也亟以棉衣質銀買牲楮祭拜及開蠶惟滿繅白水下有銀一小錠秤之適償其辦祭之數揚州之寶應縣運河內有紅船二泊甚穩忽被暴風飄起一送向東岸野田內一送向西汜光湖中離河下坂一家方祀先下拜畢起視所居房風飄雲際如紙鳶狀而祖先前之香火仍熒熒然康熙壬午七月十五日事也

乙酉五月閱看河道形勢駐肝貽縣之玻璃亭數日大雨如注稍霽揚帆赴龜山淮濱廟廟在水中

即大禹時命大將庚辰鎖水怪無支祁處返棹時風雨大作雨點大如茶盃孟見四龍挂空中最近者可一箭及之然皆不露頭角止見大水四股倒流上天如旱地之大旋風聲勢俱惡歷數十刻漸次消完完時猶若有餘波自上而下者據土人云年年有之無足怪王新城漁洋集亦載紀異行壬寅七年海東嘯崇川化作龜鼉鄉今年雨電殺禾稼雉舉民徙龍爲殃註有龍見如皋境內挾巨艦飛空中則龍見亦尋常事也

在國雜志卷四

十

鄉人有馬生駒駒已長可乘母馬又將受孕鄉人惜費即欲以駒與交百計道之駒弗肯雖畜類亦知倫理其隣教以物蔽馬與駒之目駒不知遂交交畢去其蔽物駒見其母咆哮奔躍觸樹而死里之長鳴于官官曰爾愚民也爲省小費爰喪其馬馬不羣母爾知之乎爾真禽獸之不如也重責之令痊其駒康筆帖式曰誠然口外馬羣以數千百計然溷雜難辨久而忘焉亦不識孰爲何馬之駒孰爲何駒之母偶爲檢查見有駒而盲者目病者

阿敦大曰此必自羣其母也阿敦大司馬者之官名

余昔守括蒼兼攝杭郡于藩庫見一草檣麒麟皮係牛產于蕭山民家首肖牛小角嶄然遍身鱗甲鱗大於錢而色黑及踵皆有尾似紈扇而圓小鱗甲砌滿又大石塊分而爲二中有穴光潤滑澤絕無斧鑿痕吏人曰此空青殼也其穴即盛空青者俗云石有空青人無瞽目果其然乎

廣平趙進士

昌齡

云明崇禎末年京師一癡漢能

在園雜錄卷四

主

變美人初延癡漢於家使之醉飽臥于室內遮藏甚密不許人見設鏡臺衣服之類少頃裝成絕色女子冉冉而至坐南面設香燭供奉自言名申生已登仙錄不食人間烟火惟啖果而已人稍稍近之便覺昏悶一日諸惡少置數大爆竹于香爐內香盡竹响如霹靂聲出其不意美人大驚卸去衣飾乃現真形如犬大獼猴跳躍升屋而去始悟申者猴也不食烟火愛啖果者猴性然也回視癡漢欠伸喜曰我半年在醉夢中今日方醒

先中丞爲江南方伯時衙署即明朝徐國公達故

宅也旁有瞻園山洞池館無一不備一日有長隨

馬化者膂力過人心粗膽壯向池邊閒步時已薄

暮見一女子色殊艷麗先則反接徘徊後即倚欄

小憩馬心異之因思主翁眷屬盡係滿粧今此漢

粧必怪物也趨向前雙手關抱彼驚一躍馬已昏

倒在地少頃馬之寓處飛沙走石門窓几榻爲之

蕩然有時飯熟釜內盡是馬矢有時家人溺器無

一存者有時清晨夫婦衣帽俱不見尋至糞窖中

在園雜錄卷五

主

悉被汙穢如此旬日不堪其苦告之先中丞亦無法可治幕友徐子乾代爲籌畫取黃紙書詞狀令馬于城隍廟焚之如此三夕聞人馬金戈之聲紛馳屋上次蚤于院內得一死狐皮而無毛一家遂得安然徐子乾每夜聞窓外哭泣聲心惡之移出署外臥病一月方痊

東昌曹宅與寒舍稍有瓜葛先世頗富其致富之由後人歷歷言之始有一老者造謁身短貌陋自言姓白別號餐霞老人稱曹爲善人欲借宅同居

曹曰院宇湫隘未敢相許白曰不須房屋止爾東園草梁足矣曹唯唯次日于屋之承塵內有聲不復見形曰吾已挈眷屬遷至尊府矣幸勿令閒人往來羣犬更須驅遣勿使擅至東園曹欲設席以盡居停白曰何煩重費主人耶止鷄子數百火酒二尊足矣一清晨主婦見窻下一白物似犬而小熟睡驚之踉蹌而去少頃承塵內云今日甚覺無顏未曾衣冠被主母遇見不及一揖幸恕之一夕曹會飲親友白曰吾當游戲爲諸君侑觴可乎曹曰善遂令門窓俱閉燈火盡滅諸人於窓隙中見一物如鵝卵大光燦照耀吐上半空仍復吞入吐則亮吞則黑如此者十餘次座客曰此即所謂媚珠也曹偶向白戲曰老人來去無踪可能取金帛助我乎白曰吾輩修煉多年上則成仙次則望得人身若行損人利己之事有犯天條禍且不測但主人肯聽吾言致富亦易耳嗣後每向曹曰某糧米當屯某豆穀當積後果騰貴獲利無算某藥物應販某幣帛應置某夏當旱某秋當澇每得風

氣之先遂成巨富一日白忽云當於百里外治一大宅家資移去爲上曹從之又曰我亦當挈眷向山中去矣遲一月匆匆而言速搬速搬十日後流寇果至焚掠無遺其舊宅盡爲灰燼矣

陰曹所差遣曰疾脚猶陽官所役之快手也凡陽世生人應役陰司者曰走無常第不解陰司何以多用生人豈陰司事務浩繁偶不足用歟抑借生人以顯其靈異歟若以理考盡屬幻渺而又言之確有可據關係生死之大使人不得不信不敢有

疑貳于其間者如濟縣李某其岳曾爲司李相離四百餘里李之隣有爲疾脚者忽向李曰令岳如夫人于今日午前暴亡矣李曰何以知之曰吾奉差往勾也李不之信曰彼素無病何至暴死疾脚曰彼于樓上梳頭剛畢被吾腦後一擊即吐血搥地氣絕耳吾勾至冥司候王升殿曾私問判司彼年少父何至暴死父母夫妻皆未一訣是犯何罪判曰其夫主司李蒞任後接取家眷彼以卑妻冒爲正妻公然擺列執事受屬官之跪拜以微賤而

僭上越分是以損壽暴亡耳李曰此事誠有之四日後訃至訊死狀與疾脚之言吻合

走解本軍營演習便捷之法晉曰後騎明曰走驃騎皆于馬上呈藝上下左右超騰躡捷近則男子較少咸以婦女習之爲射利之場奸污之技矣須演馬極熟馬疾如飛婦女乃于鞍上逞弄解數有名秦王大撒馬小撒馬單鞭勢左右插花蹬裏藏身童子拜觀音秦王大立碑之類或馬首或馬尾坐臥偃仰變態百出抑且倒豎踢星名朝天一柱

在國雜志卷四

在國雜志卷四

香疾馳不稍歇側兩馬對面相交能於馬上互換相坐統曰走馬賣解俗所謂卦子也又有戲幻之術器物可以隱藏飲食可以取致見者無不訝異若西京賦所云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是幻法也久已不傳近今所見不過手法快便眩亂人目而已誠若帝京景物畧云捷耳非幻也有弄猴爲戲者教習極熟登場跳舞皆合拍或更挈一犬猴乘犬背若人馳馬近惟丐者爲之更有婦女走索者梁名高繩伎以兩木架大繩相

夫數丈一女行其上或二女各從一頭上對舞而前手持一竿縛米囊于兩頭以權輕重之平前却疾徐如履平地相逢比肩而不傾又有婦女仰臥以兩足承巨缸顛播上下無不如意或立一幼女子足底且拜且舞更復向空立一小梯幼女層遞攢上復下故作傾跌狀觀者驚駭卒安然無恙至於三槌打鼓手轉三刀以頭承丸又其餘事矣凡此皆失業貧民不得已而爲之藉以聚衆賺錢以資衣食然奸盜詐僞亦從此生當作戲術時雖衆

在國雜志卷四

在國雜志卷四

目環視在在眩亂何難乘機一作拘摸伎倆乎至走索賣解者流身輕足疾飛簷走壁之技固所優爲因係婦女或宦衙演戲大戶傳喚深閨內宅皆能得入窺探門戶出入之路日所經行夜如熟徑矣何況鞍馬之上便捷輕利搶奪剽掠無不可爲亦誰得而禦之余觀察西江時有走索者以男裝女自幼弓足留髮穿耳無賴挾之往來甚爲巨測余訪挈重處遍解回籍康熙五十一年部覆陝西提督滿青龍因陳四等一案題奉 俞旨將走馬

賣解跣索之人盡行查拿安插并定文武失察處分之例甚嚴而游手之徒並為斂跡矣

附陝西提督藩 原疏

竊照陳四等率領妻子遊走於外憑其走馬賣解跣索算卦為生俗名之曰卦子大抵江北各省皆有此類惟山陝兩省此輩尤多其父祖子孫輩輩相習以為生活之計不務耕織遊手好閒寡廉喪恥之頑民也臣竊思以為除匪類須窮源除根今臣所屬各營已經陸續拿獲卦子

在國難志卷四

五

二十八起合計男婦大小五百八十九名口并馬騾牛驢猪羊共六百一十一匹頭隻俱移咨督撫交送有司審理在案但慮秦省各府州縣猶有卦子尚多若盡行拿獲未有行兇惡蹟若不行查拿恐將來此輩難保不行走於外現今遵奉查拿若不行安插恐此輩畏罪潛逃他方聚眾成群妄生事端亦未可定在彼所犯固王法難宥豈不有負我皇上好生之德以臣管見莫若通行各省督撫責令各府州縣衛所在

於鄉村堡寨細查如有卦子之徒令其男婦痛改不善之藝或就編入現住地方里甲為民或撥給絕戶田地抑或令開墾荒地將現有騾馬牲畜變為牛種載入賦役冊內按季取鄉約地方里長隣佑甘結存查如再有違禁出外遊走令里長隣佑鄉約地方舉報地方官嚴加重處如本地方官不行嚴查縱容此輩行走被別處地方文武官員拿獲議定處分載入例內如是則漸皆化為務本之良民矣

在國難志卷四

五

門前一陣騾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
棉袄棉裙綿袴子膀脹那裏有佳人新試薄羅裳
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臘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
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
開筵便是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
頭上髻髻高尺二村娘那裏有霧髻雲鬟宮樣粧
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芙蓉帳
五錢一兩戲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右金陵陳大聲嘲北妓也名曰南嘲北幾層薄板

爲家業窮蠻那裏有鷄犬桑麻二頃田出門便坐
竹兜子斜顛那裏有公子王孫壓繡鞍情民婆子
村莊悄悄牽那裏有十二紅樓人似仙黃橙梅子
充佳味牙酸那裏有雲集哀梨蜜比甜竹籬茅舍
幾多高一鑽那裏有甲第連雲粉畫垣八搭草鞋
精脚上難穿那裏有門迎珠履客三千低頭不敢
偷睛看皇天那裏有趙女燕姬玉笋尖廣法蘇馬
弄機關騙錢那裏有千金一擲膽如天右順德喬
文衣作名北嘲南所以答大聲也南嘲雖少蘊藉

狂國雜錄卷四

主

然不過訛笑翠館紅樓中粗鄙之甚者耳詞旨分
明原無涉于北方人士引詩既雅亦足解頤北嘲
則肆聲謾罵盡人爲讐儼然平分南北反置南妓
于不問不獨有傷忠厚且詞意上下不能貫串殊
無足取更有南北解嘲八則不知出自何人以南
北之方言方物比合較量權得其平如此之某某
也配得過彼之某某此之這般也配得過彼之那
般俚句聾牙更堪捧腹又出北嘲之下詞不足存
故未附入

南北諺有冬至數九一九至九九云云亦猶月令
中一月六候以驗節氣寒煖也四方之說各異若
夏至後止分初伏中伏末伏並無數九之說偶聞
明人田汝成委巷叢談杭人夏至後亦有數九諺
語云一九二九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
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
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
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
家家打炭壑各處節候方言之不同有如此

在國雜錄卷四

主

磁器始於柴世宗迄今將近千年徒傳柴窑片之
名所謂兩過天青者已不可問矣嗣後惟官哥汝
定其價甚昂間亦有之然而不易多得若成窑五
彩暗花而體薄者鷄缸一對價值百金亦難輕購
本無多也再之宣窑最佳一時稱盛而真者固少
以其嘉萬之間本朝便倣本朝極易混淆至國
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規模造作精巧
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監製焉近復詔署爲
貴紫垣中丞公開府西江時所造也倣古暗合與

真無二其摹成宣黝水顏色橘皮紋眼款字酷肖
極難辨別予初得描金五爪雙龍酒杯一隻欣以
爲舊後饒州司馬許珩以十杯見貽與前杯同訊
知乃郎窰也又於董妹倩齋頭見青花白地盤一
面以爲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復惠其八曹織部子
清始買得脫胎極薄白碗三隻甚爲賞鑒費價百
二十金後有人送四隻云是郎窰與真成毫髮不
爽誠可謂巧奪天工矣磁器之在 國朝洵足凌
駕成宣可與官哥汝定媲美更有熊窰亦不多讓

在園雜志卷四

圭

至於磁牀磁燈又近日之新興也

服飾器用有一時之好尚即戲弄小物亦因時制
宜而窮工極巧者明時內官家以鬪促織爲能事
其養促織之盆稍小於鬪促織之盆一盆皆價值
十數金又喜畜貓各編以美名如純白者名一塊
玉身黑而腹白者名烏雲罩雪黃尾白身者名金
鈎挂玉瓶之類甚有染色大紅者其飼貓之器皿
用上號銅質製造今宣鑪內有名貓食盆者是也
價更重於促織小盆即養畫眉翎毛籠內所用食

水小磁確亦價值數金近今惟尚鬪鵲鵲鵲口
袋有用舊錦蟒緞粧花刻絲猩獍哆囉呢而結口
之束子有漢玉碧玉瑪瑙琿琿蜜珀琿琿金銀厚
象而所用烟袋荷包更復式樣更新光彩炫耀通
來更尚鼻烟其裝鼻烟者名曰鼻烟壺有用玉瑪
瑙水晶珊瑚玻璃縷金琿琿象牙伽楠各種雕鏤
織奇款式各別千奇百怪價不一等物雖極小而
好事者願倍其價購之以自炫然轉眼間所好更
變又不知何如矣

在園雜志卷四

圭

昔陝西有以湯驢作方物遠貽餽人者據云味最
佳美考其製法備極慘酷先以厚板鋪地稍高多
釘堅寔而鑿四眼做驢身驢蹄之大小拉驢上板
納四蹄于眼中不容稍爲展轉乃以多沸熱湯澆
之自頭至尾遍體淋漓以毛盡脫爲度竟成雪白
一驢而命已絕肉已熟其死甚于一刀勦楚爲何
如耶繼爲取出開膛剖去腸臟分割其肉量大小
成塊懸之風處風乾猶嫌其肉太鬆將肉用蘆篾
上下夾好置諸通衢任車馬往來踐踏久之方行

收好不啻珍錯之藏非大筵席不輕用本地極貴重之故遠致方物也又天津衛有小鳥黑爪故名鐵脚烹炒爲下酒物味鮮爽口其鳥羣飛以網羅之一網可得若干其掃毛之法則大奇掘地作一坑用火熾紅將鳥從網傾入以物覆之彼于內亂飛相觸熱氣交加互相撲打毛自盡脫不假人力誠火攻也又前朝內監性嗜驚掌嫌其不甚肥厚乃以磚砌火坑燒之近赤置驚于上磚熱鵝立脚不住自行蹠蹠一身血脉盡注於掌其掌愈蹠愈厚驚受炙不過而死適於口忍於心矣僧謙光曾云老僧無他願驚增四脚驚着兩裙足矣通者江淮僧人嗜驚之法甚于俗家釜水微溫置驚於內將鍋蓋預鑿數孔如所置驚之數蓋定以重物壓之然後以薪燃竈令水漸次而熱驚覺水熱沿蓋得孔以頭探伸而出先以姜汁椒末醬油酒醋調和勻好乘其熱極口張以匙挑而灌之五味盡入腑臟遍身骨肉皆香而死奇慘異苦僧見其狀向之合掌曰阿彌陀佛再忍片時便不痛矣真所謂

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者耶嗟乎口腹之奉誰不欲之即孔子聖人猶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亦未嘗教人甘爲粗糲腐儒食也近日有全羊設饌者以羊之全身製爲十六器或十二器而湯點皆用羊又有以全鷄二三隻製十二器或十六器者湯點亦皆用鷄不雜他物可謂窮工極巧矣然不過烹炮精美未有戕生害命如前驢驚之甚者即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趙鼎一飲食必費萬錢何邵一日之供以費錢二萬爲限亦不過備四方之珍異耳何嘗著其酷烈殺生哉但食品豐儉各隨人之性情晏嬰爲相尚食脫粟公孫弘以丞相封平津侯猶脫粟布被世皆賢之萬錢之奉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乃更有少年縱恣者欲食牛羊諸牲之肉一呼即得不能待其宰殺乃生割其肉而烹炮之吾不知其是何心也裴晉公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便吃予服其天然不設色相是真學問國朝初年扈侍御申忠巡按陝西訪知湯驢一事嚴飭禁止一有犯者罹以重法此風稍戢至鷄

掌鐵脚包鼈生割之慘間有爲之者安得復見扈侍御其人遍行禁絕乎

京師餽遺必開南酒爲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瓶頭紹興金華諸品言方物也然惠泉甜而紹興酸金華濁釀均非佳醞唯四美瓶頭與冰酒兌半相和則美甚矣但其價過昂杖頭每苦不足若煮冰清雪相和名曰兌酒京師所常用者味亦不多讓也雖有易水滄州竹葉青梨花春等類總不如冰水苦冽予在淮南每歲于糧艘回空附寄十餘罈而

在國雜志卷四

圭

來止供冬雪春花之用不能過夏蓋南酒不畏北方之寒而北酒則畏南方之熱也淮安有臘黃苦萬鎮江有百花德州有羅酒俱可用近來浙西糧艘北上多帶潯酒陳者果佳宿遷之砂仁豆酒蕙苡陳者亦佳若揚州古稱十千一斗金盤露而揚州不聞產酒想謂屬邑高郵之五加皮木瓜藕菱泰州之秋露白寶應之喬家白耳至於邵徐一帶俱是稀熬較燒酒醱而薄飲者謂淡而無味曰稀無可奈何曰熬相傳起自希夷第恐華山處士必

非如此造法也太原之桑落酒峻易醉人小瓶潞酒亦曰人參酒在西邊亦平常無奇至南方則醇美所云胭脂紅滴潞州鮮人多艷稱之豈真物離鄉貴耶近日玻璃瓶盛紅毛酒多入中國然其中有香料茴椒止宜於冬月及病寒者若弱脆之體未可輕飲在各地地方土人俱能製造如刀酒沽酒汾酒羊羔酒之類止宜本處不著名于四方者甚多大約因水取名大半皆是即用黃河水亦曰崑崙觴倘能多加麴米陳窖數年未有不佳者若本質太薄太新如東坡所云甜如蜜汁酸如薑漿者則無可奈何矣

在國雜志卷四

圭

陝西有以罈盛釀酒乾料留小穴旋加滾水灌入即成酒者不識其所名二字當作何寫詢之范侍講談一曰君世家于秦必知其解韓湘云解造遠巡酒此豈是耶侍講曰是酒渭以北名曰確子渭以南名曰罈子又曰花罈京師名曰嚼媽未聞有所謂遠巡者然其名甚雅吾當歸告鄉人請以遠巡易之究竟嚼媽二字不得命名之義終難求解

座有俗人強作解事曰吾能解之北方小兒呼其母曰媽媽呼其母之乳亦曰媽媽小兒吸乳母之乳曰吃嘸嘸亦曰啞媽媽此酒用管吸之如小兒之嘸媽也舉座絕倒

嘸俗作啞
媽讀平聲

曆載酉不會客會者宴會也杜康卒于酉日酒爲杜造故是日不忍飲酒

明宮中小葫蘆耳墜乃真葫蘆結就者取其輕也內監於葫蘆初有形時即用金銀打成兩半邊小葫蘆形將葫蘆夾住縛好不許長大俟其結老取其端正者以珠翠飾之上奉嬪妃然百不得一二焉因其難得所以爲貴也

在圖雜志卷四

主

有奸人取烏賊魚墨汁爲僞券以脫騙人者經年墨消但較之真墨其色淡而無彩昔有人以無可奈何事必欲一謁權要又知權要之必敗恐投柬刺于其家日後查取株連客進龜尿寫字之法遂書刺進見及權要事敗檢之則楮朽無跡矣二事相類

與老圃閒語樹藝之法圖曰凡種茄欲其子繁俟

花時摘葉布于通路以灰規之人踐葉灰則子必繁名曰嫁茄若種匏瓠其苗一經牛踐則子便苦又杏樹結子不繁以處女所繫之裙圍之則花盛多子亦曰嫁杏閩中諸花樹種類繁多獨杏樹絕少見閩部疏

婦人弓足上古未聞墨莊漫錄云書傳皆無所自故詩云玉柱插銀河又云兩足白如霜止言白不言小而金蓮之名始于齊東昏侯爲潘妃鑿金爲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即各詩

在圖雜志卷四

美

中形容美人亦止言其杏臉桃腮柳眉櫻口霧鬢雲鬟冰肌雪腕並未言及官鞵三寸新月半彎惟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官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命官娘以帛纏足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錫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官娘作也是婦人纏足自五代以來方有之元曲云翠裙鴛繡金蓮小後世皆效之矣舊時婦人皆穿襪即官娘亦着素襪而舞襪製與男子相同有底但瘦小耳

自纏足之後女子所穿有弓鞋繡鞋鳳頭鞋而于鞋之後跟鏟木圓小墊高名曰高底令足尖自高而下着地愈顯弓小遂不用有底之襪易以無底直桶名曰裙衣亦曰凌波小襪以罩其上蓋婦人多以布纏足而上口未免參差不齊故須以裙衣覆之然亦有平底者至睡鞋則用軟底今稱襪衣即膝襪也予少赴友人之招坐間有以小鞋擎杯送酒者促予咏之子有句云燈前注流霞掌中擎新月雖一時狂興後亟爲刪去

在園雜志卷四

五

雨點着水最易起泡旋起旋滅所謂夢幻泡影者是也小兒作戲亦有以灰淋水曰灰湯入松香量灰湯之多少而入用篾紮成小圈安于直篾上調松香和湯極細而稠以圈蘸湯向空一繞則成元泡如琉璃狀大而碗口中而如拳如茶盃更有極小者隨風蕩漾頃刻方滅若湯經日曬而濃則一繞可成十餘泡宜從樓上臺上高處多人繞放輕飄錯落殊令人眼花撩亂也

俗云南橋北寺北方之寺多出于明時太監創建

有一寺費至數萬者窮工極巧而在順天之西山更盛每春三月太監齋僧在平常習套不過蔬食果餅而已而太監輩甚有用腥肴潛佐以酒斯已奇矣更有甚者于遠近構尋娼妓多人量道里遠近以葦席爲圍棚納妓於中任諸僧人淫媾名曰大佈施豈非亘古奇聞耶母惑乎元僧有妻呼曰梵嫂曰房老原非怪事

在園雜志卷四

四

聞之先外祖母云吾家倉房甚多其極邊一間封閉藏貯者一年有餘一日開倉易米見梁上一人頭垂向下赤身倒掛審視而半截藏于梁內大驚呼衆入看則彼緊閉雙眼及人稍出避彼又閉眼看人兩臂在外兩手尚在梁內舉家倉惶里隣咸觀以爲怪無疑矣聚觀間巷填塞衆不敢隱鳴諸長官官遣巡檢帶弓兵攜械至先試以槍刺之聲如嬰兒血出如注遂命以刀斫之血肉淋漓凝積遍地血下數斗首及兩臂胸背全無寸骨盡血肉也旋命將倉房折毀斧碎其梁梁已內空皆盛血塊而已家人在傍白巡檢曰昔造此房時一匠衆

斧誤傷他匠足面幾斷血流不止盡淌此梁木上木原有癭血注癭內彼時急于救人遂不留心及後上梁仍用此木日久想成此怪耶噫猶幸發之尚早倘下載盡變人形又未知作何妖孽耳

羽而兩足者曰禽俗呼爲扁毛畜生是也毛而四足者曰獸俗呼爲圓毛畜生是也禽卵生獸胎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卵而陸生者目能開閉卵而濕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胎生者眼胞開閉自上而下卵生者眼胞開閉自下而上惟鸚鵡

在圖雜志卷四

下

兩臉俱動如人目胎生九竅與人相同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人則女麗而艷禽則雄彩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家語云七主虎虎七月乃生三主狗狗三月而生四主豕豕四月生五主猿故猿五月生六爲鹿故鹿六月生諸禽獸無螫禽惟黃鶯紫燕獸惟黃鼠諸熊螫與虫同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焉蹄圓爲陽牛蹄拆爲陰馬之臥也起自前足牛之臥也起自後足是陰陽禽獸之各別也然月令雀入大水

爲蛤是禽化爲甲虫也田鼠化爲鴽是獸類化爲禽也鷹化爲鳩是禽化禽強化弱也他如牛哀化虎王婦化龍馬生人取名馬異此又禽獸陰陽人物之變而理有不可推者矣

禽之味美於獸俗云寧喫飛禽四兩不喫走獸半斤鶴之膝後曲雀之足雙行

有羊產羔人首羊身者衆以爲異達之朝朝臣曰此無足爲怪不過牧童春興耳予曾見鷄有四足兩尾者猪有四肘之外更生四肘肥大異常生時

在圖雜志卷四

下

猪母幾死此亦無足怪者不過重胎與雙黃蛋之類已耳

治喉閉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醪醋調灌去膠痰即愈

治目障翳用熊膽少許淨水畧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片一二片或淚痺則加生姜汁些少以銅筋點之絕奇赤眼可用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紋探鼻中或嗅皂角才覺覺效亦可散熱毒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

治發背用乾人糞陰陽瓦焙存性研細用醋調敷腫處即消

病痔者用苦蘆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熱爛爲度和湯置器中關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擦苦蘆頻頻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數日即愈蘆一作苣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金吾其形首似女人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

取作巡警將軍之號

群鳥養羞羞者食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鏡聽咒曰竝光類儷終達協吉

兩腋孤氣名慍羝

毘子亦名瓊嬰音測亦音塞俗呼爲塞兒

義嘴笛哨吶之名也身本是笛嘴則另具故曰義嘴即今假子稱義子之意彈箏用銀甲或以象牙代謂爲之總名義甲

自西洋人入中華其製造之奇心思之巧不獨見

所未見亦并聞所未聞如風琴日規水輪自鳴鐘

千里眼順風耳顯微鏡雀籠之音樂聚散之畫像

等類不一而足其最妙通行適用者莫如眼鏡上

古未聞眼昏而能治者惟元人小說言雙瞳出西

域總未盛行至今能令昏者視之明小者視之大

遠者視之近雖老年之人尚可燈下蠅頭且製時

能按其年歲以十二時相配合則更奇矣黑晶者

價昂難得白晶者亦貴惟白玻璃之佳者不過數

星今上下貴賤男女無不可用真寶物也人人得

用竟成布帛菽粟矣至于算法又超出尋常之外

遠近高低大小多寡頃刻而知燎如指掌更上古

所未有者也

溺器名虎子藝器原謂之獸子古貴嬪家製以銅

形鬣尾皆具而背爲大穴用距之以便溺獸子爲

馬形取登距時如跨馬之狀意便于坐備雅觀也

今溺器多用銅錫若藝器盡以木爲之名爲馬子

或本乎獸子而變通之耶

淮南司馬吳孝階順以呂紀翎毛大畫見遺細玩

果係錦衣真蹟題曰五倫圖上畫太陽一輪中立五彩鳴鳳取毛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相生矣于彼朝陽之意蓋言盛世君臣相合也森陰之下寫二雀取中孚爻詞鶴鳴子和之意至于嚶鳴之鳥以興友朋戢翼鴛鴦以興夫婦在原脊令以興兄弟亦皆見于詩人所共曉以丹青小技而擬極正大之題故可珍而可重也

在國朝卷四

墨

畫像繇來久矣筆墨之妙所謂傳神在阿堵中未聞以泥可捏成者惟神鬼之像塑者最多蓋神鬼盡屬虛幻誰見其真誰辨其偽近有高手能以圓泥極熟對人手捏而成與生人之面貌肥瘦赤白蒼黃鬚髮痣點痕光麻無不酷肖儼然如生覺畫工筆墨仍有未到之處相傳其法起于虎丘老僧又云虎丘市泥美人之家夜夢呂真人教之者訛不可考姑蘇維揚皆有其人尋常者每像數星身體皆活動者倍之若宰官則因人而施所謂君子自重也閱數年仍可增換此從前所未見者見之方三十餘年耳

在國朝卷四

五

昔人所持惟紈扇最古宮中名為合歡扇班婕妤歌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後呼白團扇王珉嫂婢歌曰團扇復團扇許君自障面諸葛武侯綸巾白羽扇指揮三軍謝安為鄉人捉蒲葵扇唐詩云南風不用蒲葵扇紗帽閒眠對水鷗若今人所用多金白帟扇矣其扇本名摺疊亦謂之撒扇取收則摺疊展則撒舒之義明永樂中朝鮮國入貢成祖喜其捲舒之便命工如式為之自內傳出遂遍天下其始不過竹骨繭紙薄面而已迨後定制每年多造重金者進御一面命待詔書寫端楷一面命畫苑繪畫工緻預於五月一日進呈以備午日頒賜嬪妃宮女其釘鉸眼錢皆用精金每扇價值五金至本朝三百餘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沉香者樓竹者各種木者羅甸者雕漆者漆上灑金退光洋漆者有鏤空邊骨內藏極小牙牌三十二者有鏤空通身填以異香者扇頭釘鉸眼錢有鏤嵌象牙金銀玳瑁瑪瑙蜜蠟各種異香者且有

空圓釘鉸內藏極小骰子者刻各種花樣備極奇巧甚有倣擬燕尾更有藏釘鉸于內而外無痕跡者其便面有白紙三鑿者有五色續紛者有糊香塗面者有搥金者灑金者命名不一其骨多而輕細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塗面者曰香扇可藏于靴中以事行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紗爲面可以隔扇窺人者曰瞧郎扇且有左右可開製爲三面暗藏其中畫橫陳像者曰三面扇有製樣各別因地因人得名者曰黃扇川扇曹扇潘扇青陽扇而相傳最久遠者無如杭州之芳風館其家世以售扇爲業遂致素封城內構一別墅花木竹石頗極清幽子兼攝杭州府篆時曾過其園題以詩曰非不在城市寂然花竹間池成凹處兩石疊意中山爲惜三春老來偷半日閒凭欄待飛鳥薄暮亦知還座間詢及主人製扇之法乃出一扇曰百骨扇傳已幾世矣數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色古潤蒼細洵舊物也據云今亦不能倣造即強造亦不佳矣此子生平一見者若古之

在園雜志卷四

二

統扇羽扇蒲葵扇亦間有用之者不甚多也扇有摺疊因而有墜伴阮兄曰扇器以蜜結迦南爲第一其次則宋做舊玉之小者即虎斑金綠各色玉之新做者亦佳若琥珀蜜蠟之類品斯下矣近有以合香桂花製成及玉樞丹紫金錠其價頗廉儘堪適用

瑯環記云硯神曰淬妃考硯之製古今不一而唐人呼曰硯瓦蓋謂硯形凸起如瓦非以瓦爲硯也

今人呼硯曰硯臺亦曰硯瓦

陽支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戌犬足趾皆單陰支丑牛卯兔未羊酉鷄亥猪足趾皆雙惟巳蛇則無足耳

在園雜志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劉廷璣撰廷璣字玉衡號在園簾紅旗漢軍由
廕生官至江西按察使後降補分巡淮徐道是編
雜記見聞亦間有考證頗好譽已詩似張表臣珊
瑚鉤詩話四卷錄凡仙詩至十五六頁亦太近夷
堅諸志所記邊大綬伐李自成祖墓事甚詳然與
大綬自序不甚合疑傳聞異詞也

妙貫堂餘譚六卷

〔清〕裴君弘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妙貫堂餘

譚六卷》提要

小引

僕既以三餘讀書而復以讀書之餘與二三知己
譚此妙貫堂餘譚之所爲錄也有談史者有談經
者有談詩文者有談風月者有談里巷瑣屑或稗
官小說今古軼事者有述前言往行不置一喙者
有間附鄙見或加評騭者酒後耳熱掀髯輒作竟
日譚子弟輩從旁竊錄遂已成帙好事者轉相傳
寫雙腕苦疲謀以殺青代兔穎一日呈余且慙
之謂是詎減於晉人之塵柄乎余曰小子何知焉
小引

古稱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言固扶世明道之一
端也然先聖之論學也曰敏事慎言又曰闕疑慎
餘則知脩之身矣施之事矣不見于言可也矧談
又言之緒餘哉餘于談得無不足于道乎子弟竦
然曰敬聞教矣然不可已請并錄此語爲序遂書
以付之新建裴君弘自識

新建裴君弘任遠甫著

弟應時春及氏

從子曰菊谷年錄

譚史類

相天下寡欲爲先

相天下何先寡欲爲先欲不但聲色貨利卽詩賦書繪及一切耳目清玩之類畧涉浮華無當實用者俱不可稍稍措意如秋水澄潭澹然無欲使人妙貫堂餘譚 卷一 一 甲編

不能窺其涯涘乃爲得也明徐溥稱孝宗朝賢相但性頗珍重古董詭者因而投之以得薦拔時有金翰林畫編脩之誚可見輔臣端慎好尚是第一件要緊事

江陵再起過眞定其守錢普無錫人能爲吳饌江陵甘之曰吾行路至此始得一飽餐語聞于是吳中善庖者召募殆盡皆得重價以歸此弁州首輔傳所載也蓋大臣一言一動承下風者趨之如鶩不特宰相凡督撫方面皆然彼未有

其意猶且揣性求類于左右親近之人况公然形爲言乎然則薄嗜好謹言動居高位者不當如是耶

先輩虛公爲國

楊文貞公好獎進人材所薦士多踐清華如姑蘇一郡蓋有三人天下可知三人爲楊尚書翦吳都憲訥陳檢討繼嗣俱起家老教書得公識拔遂游通顯繼嗣與公初無一面惟於周文襄處見其詩遂薦之朝此等丰度後人便不可得可見先輩虛公爲國眞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二

甲編

薦士用人

大臣薦士與國家用人並當崇獎恬退抑遠奔競庶足收人才之效不然卽朝進一人暮進一人非甜軟取歡卽結交求援及其得志旋即畔去甚則反戈相向矣若區區賄遷者又不足言也何喬新與彭華論用人書有曰平居旣徇利以進身多事肯捐軀以報國乎又曰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柔媚易親者小人也于此察之十得八九此數語

可爲千古知人舉士之龜鑑

預備倉

募民積貯之法與其懸爵以招來母寧降勅以獎勵蓋國家既無濫予名器之弊而民間原有競趨綸綍之榮明正統間令天下州縣各置預備倉軍民自能出粟佐官者旌之于是急公好義者競起如吾鄉吉安一郡遂有周怡等十二人各出粟二千石入官備賑俱勅旌義民遣使詣其家勞以羊酒蠲其徭役怡等赴闕謝各建勅書樓侈上賜焉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三

甲編

一郡如此天下可知此法可永行之不變

貪甚於酷

古今治平之有待皆由貪墨之未除黃海岸先生嘗曰貪吏之害比酷吏尤甚酷吏威福自侈然意在尊主庇民鋤豪滑植善良未嘗有私於己若貪吏豁慳無厭必取盈而後已雖頗連其父母典鬻其妻子而不顧是酷之害止及人一身而貪之害遂中人一家也且大貪之夫未有不酷者蓋惟酷始能濟貪昔高帝待羣臣之祿養甚優而懲貪

吏之處分尤重故皆矜名節遠脂膏神宗之季惟蔡孽以利爲言羅天下財賄盡入內帑自謂千萬世不匱矣豈知宴駕甫數年逆閹出而蕩然無遺大命中隕蓋盈虛聚散乃天道之本然而專利封殖亦鬼神所深惡朝廷尚如此況仕宦乎聞者服其名言

諫官宜用新

夏貴溪爲黃門時嘗奏國家舊制給事中缺止於進士年三十上者選補弘治間始兼選行博正德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四

甲編

間始兼選推知正德末始盡廢進士考選之例蓋中大臣陰爲沮止輒以未經世故爲言夫古之人固有未嘗徒勞州縣而經綸素具又有致身台輔而功名又損於治郡人品才器不可一律拘也況朝廷設立言官當取其風裁不當取其德量當取其蘊直不當取其疏通當取其廊廟珪璋之度不當取其簿書鹽米之能若徒以老成諳練是不過欲得脂韋姸阿愛身固祿之流利其不爲己害而已此等議論最通達有識諫官宜用新即君選補

或取其學古既深涉世尚淺自然知無不言有一番建白耳但未審作何考選法若試策論恐涉勦習若用保舉恐有夤緣朝廷立一法往往因而影射者衆直是難得萬全也但就二法較之還是試策論爲優蓋言官職言始以言舉後立不言之罰中間徐察其所言爲公爲私爲義爲利予以儲蓄遠到之器或者拔十得五乎

三事爲先

司馬溫公論擇言官當以三事爲先第一不愛富貴次重惜名節次曉知治體愚謂不特言官凡大小臣工皆然人能輕富貴重名節則大本立而又曉知治體則大用全卽以倡率百寮調元贊化何所不可耶

翰林職諫

古者諫無專職卽有明二百餘年直言敢諫多出翰林文學之臣而臺垣不逮焉士苟有志當世何官不可建白不必分衙門也况翰林職在論思豈僅習文墨脩顧問而已亦爲其身列侍從常近天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五

甲編

顏得以從容入告知無不言况翰林讀秘書久古

今事理同異政治升降損益之故商確有素考訂必詳遇事納誨自然有裨聖政之萬一古者左右史紀言動諒必不專重記注上畢竟設官之意重其就記注之中得以糾言動之闕經筵日講亦然進講經史之外凡往昔善敗時政得失民間疾苦並許切實敷陳賜坐賜茶雍容獻替爲翰林者不必盡拘科目宜妙選天下學行之士厚祿儲養寬其體貌俾得盡言居是職者務敦有用之學凡所陳說悉明白簡當準情酌理鑿鑿可行切勿粉飾虛文言遠情近更不可毛舉細事妄效蟬噪取人主厭聽須以鳳凰池上客作朝陽鳴鳳庶得之耳

會議

翰林衙門何以不與會議豈職掌文學不欲其分心政務耶抑果文學政事可判而爲二耶此例相沿已久似宜稍爲損益昔吾鄉李孝廉鼎有論會議一條最爲詳覈其畧謂朝廷有大黜陟大舉動則事下公卿臺省雜議然而上不煩宰相下不及

妙貫堂餘譚

卷一

六

甲編

部屬以下者過也上不煩宰相則聽者之道未弘
下不及部屬則言者之路未廣故人不得吐其胸
中之蘊發憤于君父之前請自今會議之先一日
省諸公集議於省而粗取成於都諫焉臺諸公集
議於臺而粗取成於中丞焉九列諸公集議於其
曹而粗取成於曹長焉明日冠履畢集部屬以下
有言欲吐者先白於其曹長亦得置身班行元老
碩輔儼然臨之觀其言察其色言者無稽詞聽者
無隱聽申之以先代舊章揆之以當今事勢辯難

妙賞堂餘譚

卷一

七

甲編

往復不厭再三則人人皆得竭慮盡忠以自效詎
不亦熙朝盛事哉張新建讀其書歎爲謫論由此
推之是會議更當合大小羣工又不僅翰林一官
已也部屬以下皆置身班行此法最妙不惟能盡
舉朝之謀議亦且令筮仕卑位諸人皆得以次練
習政務熟識國典其於造就人才之道亦寓是矣
君相之學與士庶不同

唐文宗博覽羣書一日御延英殿問鹿鳴食野之
苹草是何草宰相楊珪楊嗣復陳夷行相顧未對

珪曰臣按爾雅苹是蘋蕭文宗曰朕看毛疏葉圓
花白似非蘋蕭又一日問古詩輕衫襯跳脫跳脫
是何物宰臣未對文宗曰卽今之脫釧也眞詰言
安妃有斲栗金跳脫是臂飾論者謂延英爲聽政
之地宰相乃輔治之人天下肥瘠國本是非經史
大意並宜咨訪似不必效諸生家拈一二僻瑣事
自矜博洽也且宰臣代天理物欲其得心治體通
達古今亦不宜窮以記問之學令其疲神雜覽便
置調燮于不問矣唐德之不競有以哉

妙賞堂餘譚

卷一

八

甲編

唐宣宗寵遇令狐綯

唐宣宗及席竚賢令狐綯自吳興守授司勳卽未
居內署便以爲有宰相輔才一夕寓直忽召至榻前
命坐從容問卿來自江表彼中昨庶安否和守字
人求瘼之道如何且曰朕思四海九州雖明君不
能獨理常須良弼邇來竊窺朝廷皆未觀其忠赤
遂目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指案上書兩卷乃金鏡
及尚書禹謨因命誦金鏡一二條綯跪誦至亂未
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良任忠賢則享天下

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亟止之曰朕每讀此未嘗不三復又曰任賢勿二去邪勿疑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絢拊舞稱謝宜宗竚立久之命中使撤金蓮葉炬送學士歸院院吏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自是注意益深歲餘遂相蓋自郡守至台鉉首尾纔二載云

撤禁中蓮燭送歸院惟唐令狐綯宋蘇長公二

學士而已兩公可謂遭逢之盛宣宗指任賢勿

貳兩語謂絢曰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天津

妙賞堂餘譚

卷一

九

甲編

橋上老人指裴晉公相語曰欲天下太平會須此人作相二事語氣相類正可叅觀蓋知賢在任賢之先而致君在得君之後曰明日斷天啓之矣

文人口筆輕薄

文人口筆輕薄自古已然如杜審言臨終語儕輩云吾爲造化小兒所苦呼造化作小兒近萬茂先徵君寄人全城守詩末云汾陽應自笑睢陽只願句意尖新不謂詞理已謬皆是文人輕薄處所謂

只圖文字好看不管墮拔舌地獄也微論其人偶全九邑較汾陽功業蟻封秦岱懸隔霄壤比擬不倫卽以古事論古人各行其是易地皆然汾陽可爲睢陽睢陽未始不可爲汾陽也必若此詩則禹稷之平治必將笑顏子爲僖父顏子之固窮樂道必反笑禹稷爲求富貴利達矣有是理乎

睢陽大節

睢陽閉城堅守糧盡至軍民相食無一叛志先儒已有議其似涉殘忍者然亦其時地爲之非有意

妙賞堂餘譚

卷一

十

甲編

驅民而殺之也况安賊不仁屢肆屠戮安知其不殲於既降之後死于賊死于義一也而邪正天壤矣獨明靖難間方齊諸君子一身全節具罹十族之誅誅逾慘而罵逾張是不可殲未免已甚當時獨不可稍以情義婉曲動太宗乎陳官對曹操曰以孝治天下者不絕人之親老母之存亡在明公不在官也又曰以仁治天下者不絕人之祀妻子之存亡在明公不在官也更覺得從容有體可爲千古死難者法

子房古之儒者

程子曰張子房有儒者風羅景綸曰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非儒也愚謂吾儒所爭只在義利二字君子喻於義故曰女爲君子儒易云知幾其神能知義與知幾則非儒而亦儒矣矧子房學識卻非任俠與策士家所能望其肩項景綸又謂早年似荆軻晚年似魯仲連其實子房與軻連迹雖似而實不同軻一鼓作氣不能保其腰領仲連義不帝秦其節甚高但恐亦未必能有爲子

妙賞堂餘譚

卷一

十一

甲編

房博浪一擊鴻飛冥冥至使強秦之威不能下行一士末乃功成身退托仙家泡幻以神其可聞不可見可仰不可攀之節如神龍不能測其首尾通天地人之謂儒子房其真古之儒者哉

宇宙缺陷原多 二則

宇宙間缺陷原多非此不成天地語云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言人無二三又云好書讀易盡可人期不來反是推之則穢雜之書偏多不速之客日至又可知矣不惟是也古今來多少明心見性經

天緯地諸著作或厄于穷或燬于火曾不得一錢

板流傳而閒文浪墨充塞黃河決口者或一刻再

刻灾梨禍棗工良楮精如法書內本一般五倫中

規禮準義者或倏聚即散而捺戈證竿之奸偏如

巨石大木推轉不動惟達觀者知之總付一歎

極之古來治少亂多君子少小人多亦是天地大

缺陷處大賢有挽回氣運之學小賢須盡其樂天

知命之功遭晚季則謹身於無過而遇明盛須發

奮以有爲然則處今日而不能致君澤民以一夫

妙賞堂餘譚

卷一

十二

甲編

不獲爲已任者其亦甚負此

堯舜之聖時矣

江外人

晏元獻公七歲時以神童召試寇萊公曰某江外人若以地輕之也真宗曰張九齡非江外人耶言地不足以限人也試之賦題會私習公請更焉時已異其不欺賦既成文采適美真宗益加敬愛後公爲仁宗朝賢相文章勛業並不減于曲江江外人之不可輕視也如是

政以恤農爲先

崇禎末耕籍禮成蔣晉江在內閣請帝減餉恤民
謂頻年旱蝗百姓父子相食死且不顧何處尋牛
問種是不能農也三餉疊徵纔一舉犁膏皂催呼
蜩集誰不望而卻走是不敢農也富者逐末爲利
貧者充兵爲利甚而投賊爲利而最窮最苦者莫
如農亦何利而必爲農乎是不肯農也此語曲肖
晚季情形四民中惟農爲苦自承平時已然至軍
興則不堪命矣充兵爲利始焉不肯農繼且助盜
妙賞堂餘譚 卷一 十三 甲編

消天變

問天變如何消弭晉江對曰只在百姓身上救得
百姓一分卽消得天變一分此真宰相之言與泰
誓天民視聽同意惜遭末造不得竟其志可惜也
矯弊不必太甚

當事不可太執矯弊不必太甚惟平心靜氣以潛

移默化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國家無不可釐之
奸矣嘉善錢相國士升有曰秦亡於孤立漢矯之
盡封諸王而卒釀六國之憂宋亂于熙豐元祐矯
之盡更新法而竟成紹聖之禍此爲通變識時之
論

保富

周禮荒政十二一曰保富蓋都邑有富家亦窮民
衣食之源也當青黃不接時出母錢以貸佃戶而
狡獪之徒不得重息乘民之急且其用物也宏凡
養生送死賓客遊觀之費工師力役胥仰給焉地
方水旱有司令出錢儲粟平價均糶以濟饑荒一
遇寇警則令率集庄客家丁繕器械助城守杆禦
之用卽因糧輸餉亦惟富民爲多故富家者不獨
小民倚以爲命亦國家元氣所關也明楊繼宗爲
太守喜保全殷實郡民有懷悅者家富多等行繼
宗每護持之既滿去悅子生員沐送至姑蘇公論
之曰財者累也我去汝家亦自此多事矣汝當策
勵持門戶旣破軍事所誣家果落後世士大夫自

妙賞堂餘譚

卷一

古

甲編

鎮巡監司下逮守令不知保富之道不肖者搜括分肥敲脂剔髓其賢者又或故爲擠抑于是無賴亡命之徒媒捏短長拮拾莫須有事以相率而與富家爲難是使海內薦紳豪右富商巨室不盡化爲窮民不止豈不謬哉

詞訟隨到隨結

自鋪堂掛審以至行杖何處無鼠狐作祟自抄狀買差以至發落何時非阿堵公行此先輩和幼文極陳詞訟苦累之疏內語也可謂切中事情然則妙貫堂餘諱

卷一

五

甲編

需索騷擾二弊

幼文先生按蘇松又陳有司需索富戶憲差騷擾地方二弊一言有司或托新漕或借急餉飛券分投名帖踵至稍有遲滯禍患立生無干犯之罪忽而破家擁居積之貲莫保旦夕但見有借無償何異捺刀行劫且豪強借徑通關纖夫饋遺求免遂使居間判貧富於舌尖奸胥操盈縮於掌上民間

有限錙銖何堪層累股削一言督餉催漕胥差四出舟車蜂擁此辱橫加一役方來全家盡駭頂首日重買牌價高索賄輒云百千帶差動至十數曲直未判家已罄懸訴狀方投催差復到皆洞矚民間疾痾吳人至今傳誦之

破格用人

崇禎間流寇大起懷宗思破格用人吏道益雜寃於國事無補熊御史汝霖疏言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又陳用將之失言閩外無一殺賊之

妙貫堂餘諱

卷一

六

甲編

兵由軍中無一馭兵之將並切中當日情形黃石齋疏參楊嗣昌奪情亦云朝廷卽甚乏人何至破格以奉不祥之人然則國家破格用人蓋未可輕言也

縉紳居鄉宜清謹

崇禎十二年礮鄭鄞於市鄞有文名初選庶常著直諫聲巨公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論者謂當事欲借鄞傾文黃讞駁逾重而鄞居鄉多不法遂罹慘禍然則縉紳在里門當稟持雅操平易待人

敬事父母公祖官勿倚勢凌轢鄉黨非但市譽固以遠禍也

督撫須先極廉

崇禎十五年召廷臣問督撫之宜劉念臺先生時在總憲對曰使貪使詐此最誤事爲督撫者須先極廉至哉斯言督撫廉則其下莫敢不廉所謂表正則影隨也

宰相須親正人

周宜興之再召也張天如馬君常兩先生並在庶

妙賞堂餘譚

卷一

七

甲編

常援舊社之誼屢以公論感動之故其舉措盡反前事向所排抑更接進焉懷宗亦虛已以聽黃漳海賜環宜興諷諫之力爲多及張歿馬遠權勢亦不入都左右皆吳昌時輩以至于敗然則宰相須交接正人聽信正言彼輔翼匡救之功曷可少哉

濟農倉

宣德八年周文襄公以侍郎巡按南直始奏定濟農倉之法先是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常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富家而倍其息至

傾產鬻子女不足償于是民益逃亡租賦益虧公

至憂民疾苦思所以濟之會壬子秋稔朝廷命下

又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儲積以待賑乃與蘇守况

鐘松守趙豫常守莫愚協謀力行蘇州得米三十

萬石松常有差分貯各縣名其倉曰濟農舊例各

郡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卽輸

官逃負累歲公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

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細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手

視舊所費減三之一又三郡當運糧一百萬貯南

妙賞堂餘譚

卷一

六

甲編

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至一石公與鐘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皆曰善遂請于朝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益以各場貯積之贏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公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賠納秋成還官若民夫脩濬圩岸河道乏食者皆計口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豪家田畝治賦稅足矣是冬朝京師具以聞

朝廷皆從之于是令諸縣各立濟農倉擇縣官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插時之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二石一齊給之秋成償官凡條約皆公親爲規畫俾共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令所屬大發倉廩以賑貸之而民不知饑

中夜對客偶然舉此以見前輩立一法其綜覈精詳類然故直抄本事不敢旁溢隻詞也後人師其意不泥其迹損之益之神而明之則其法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九

甲編

可千百世行之耳事有便于民生便于國家者不避怨不辭難身任焉可也

儒者須通兵法

嘉靖間聶雙江爲本兵上言唐臣陸贄謂中國與邊外各有所長不可勉於所短而敵其長宜用所長以乘其短是以脩封疆守要害蹙蹙墜軍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以足力練卒以蓄威寇小至則遏其衝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乘之多方誤之使其勇無所施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

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此萬全之術也先是正統初劉永新在翰林嘗疏兵制之弊欲倣宋吳玠兄弟三疊陣法前一行刀盾蹲伏以俟其陣最低前二行矛戟大鎗立陣以俟其陣稍高後一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使勢得相援力得相救又謂馳騎奔竄唐突制之必資刀斧昔于儀破祿山騎兵八萬用千人執長刀如墻而進世忠破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砍人腦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勝于大鎗之遲緩趙起

妙貫堂餘譚

卷一

二十

甲編

也又謂紫荊居庸等關名爲關塞實則坦途北騎飛來若驅風霧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隧疎漏非一日矣增兵士繕亭障蹊隧盡地守之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曰地網因其水泉則遇坎停蓄名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土兵以助官軍云云余按二先生條奏皆安邊碩畫不同紙上孫吳所謂小范老子胸中有十萬甲兵也余嘗讀有明成弘正嘉四朝督府諸名臣傳每歎古今將材未嘗不在士君子間而論者不察猥以

介冑之夫當之甚至求之屠販狗鼠亡命所養之
賤愈失愈遠惜哉但儒者平居亦須講貫種種經
世學問毋令笑毛錐無用至謂而輩能通五車書
不若開兩石弓便是自家原沒把鼻了昔陸復齋
先生調興國教授未上會湖寇剽廬陵人心震懾
或請至義社脩寇門人多不悅先生曰文事武備
一也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間之長則五
兩之率也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當之矣遂領
其事郡縣倚以爲重此可見真儒有濟於時大用
妙貫堂餘譚 卷一 甲編 三十一

車戰

邊庭平曠車戰爲宜以其糗糧得自資器械得兼
設戰則更番養銳守則堅固如城中間審勢觀變
進退便捷誠萬年安邊簡易之策也明余子俊在
兵部極陳戰車之利請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
輛用步軍五千人駕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
爲營與賊對壘彼用弓矢百步技擊我用鎗砲威
勢三倍如相持過久彼將分掠我則出兵或遏其

驕或尾其惰比之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立論
最爲警切其經畧宣府叅酌古制造車八百餘輛
有曰虎尾砲者置車廂角柱上隨向可移擊有曰
將軍砲者置車廂中候敵衝突酌量擊之所向有
功俞大猷爲將亦尚車戰言古人置宇曰軍曰陣
曰轅之類無不用車者馬隆依八陣作偏廂車偏
扁也詩曰小戎伐收卽車之扁小者淺而收之也
蓋取任載不多而得便捷之用火器衣糧之屬皆
可載往大猷又爲總督李文進制獨輪車可推挽
妙貫堂餘譚 卷一 甲編 三十二

上下強弩神銳擊堅及遠算弗龍盾敵弓矢弗能
及也文進試之用數十輛步騎數百人挫敵數萬
以其制聞於朝乃置兵車營時交人驅象以戰犬
獸又言禦象之法當用戰車接戰之法合作長矛
凡給軍米以斗五升一包十日一給崎嶇峻嶺之
地列軍傳接如猴所爲名曰猴傳並稱良法焉明
中葉翁萬達議河套有曰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
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呼而集緩行則其
脩益嚴疾趨則輜重在後小有得利歸途尚艱輜

導偶失全軍危矣時服其洞悉利害然則反客爲主以逸代勞強弩勝其弓矢火器催其堅銳虎又制其環刀矛車御其衝突舍車戰也何由

鴛鴦陣

獨輪車南邊亦可用若蒞澤之池軍多走險宜倣戚繼光鴛鴦陣陣十有二人以隊長前次夾盾次夾枝兵次四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闢

政事可以及物

妙賞堂餘譚

卷一

二十三

甲編

張芸叟云頃遊京師嘗聽溫公荆公之論于行義文史爲多惟歐陽公多談吏事余言學者見公莫不欲聞道德文章先生何教人吏事公曰吾于時才異日臨事自知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夷陵荒遠褊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時蘇明允父子亦在

共聞斯語莫不歎服芸叟之言如此由此觀之彼有視州邑爲俗吏鄙簿書爲具文專務逢迎希圖捷徑以速獵清華者不皆爲公之罪人哉而文學潤身政事及物二語其爲千古至言又不待言矣至案牘之垂錯種種違法害義從古已然使歐公生今日其歎息宜何如也李方叔有贈汝州守詩云安得吾皇四百州皆如此邦二千石愚謂今日安得遇事不敢忽如公十數輩周覽大郡敬愼民情以仰副

妙賞堂餘譚

卷一

三

至天子至公至明至仁之盛心其于治化或非小補

諸生至官無跪禮

李空同視學江西謁總制陳金與約曰公奉勅治軍某奉勅治諸生亡涉也凡諸生有事至官率破例左右之令謁巡按御史長揖毋得跪今西江士率多謹身自愛無奔競長官者有不得已對簿輒立語于庭雖隸胥呵責勿屈也其先生之風教所激昂者遠耶御史貴倨矣猶令長揖監司以下可知或守令輒欲呼諸生階前而跪之士氣于焉益

靡是亦使者之責也

朱勛勞民進奉

泊宅編宋人方紀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中

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寵以爵祿其次錫賚稱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勛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京鑿城壞橋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棧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勛遂爲威遠節度使而封石爲磐固侯鹽官縣安國寺雙檜唐師悟空手植勛亦遣使臣李綱取以供進大者由海道妙賞堂餘譚

卷一

三五

甲編

刑官宜忠厚

洪武間都御史詹徽袁泰並持法深刻後皆不得其死刑部尚書唐鐸厚重慎密眷遇終其身此可

以觀天道矣徽泰皆名臣獨未讀于定國傳何也

葉伯巨萬言書一段

治天下則莫先正風俗欲正風俗則莫先使守令知所務欲守令知所務則莫先使風憲知所重欲風憲知所重則莫先朝廷知所尚朝廷之所尚則必以征賦期會獄訟簿書之不報爲可恕而以世俗流失弊敗爲不可不問

大僚須通上下之情

武王誥康叔云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歸有光曰往者夏忠靖周文襄之在吳也入與天子唯議殿廷出與小民從容問疑以求其瘼如家人父子而後天下之人知朝廷之近而天子之親也是則介君民之重通上下之情民隱得以時聞恩意得以下逮合敬元后媚庶人之誼於一身者端在督撫大僚次則方岳廉使而已於烏責蔡鉅哉

舟喻

湛若水疏有云天下一大舟也人主一心舟之柁

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舟之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蒿師榜人爲之左右也內臣外戚附舟之人也天下民庶實爲邦本君之寶貨也附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舟之安危在舵舵之弛張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蒿師宣力與否也舟危則凡在舟者無不危恃寵壞法以敗人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爲安鮮不先溺

經筵諸疏

楊守陳以經筵禮法峻整蚤朝侍衛森嚴難盡羣妙實堂餘譚

卷一

主

甲編

下之情習國家之務請經筵之外更開小經筵以講學早朝之外更御午朝以聽政庶賢才常集于目前視聽不偏于左右陸深以經筵輔養君德乃其首務乞容臣等各陳所見自訓詁演釋而外凡天下大政事大利弊皆得依經比義條列敷奏庶幾九卿百司有行之而不能盡給事御史有知之而不敢言司府州縣有負之而不能達者皆得以次上聞則聖聰日啟聖學日遂劉定之請經筵進講經史宜善惡兼觀則于君也既知禹湯文武所

以興又知桀紂幽厲所以替趨避審矣于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有林甫國忠之奸用舍當矣于內臣也既知呂彊張承業之忠又知仇士良陳弘志之惡操柄定矣若徒誦善若頌避惡若諱是猶恐道路之有隔阂閉目不視恐魚肉之有餒腐擁鼻不嗅其不至誤食而嘔冥行而躓者幾希

經史進講不惟善惡叅觀尤當興亡並見蓋人主尊居九重時有歷代亂亡之鑒入於聽聞則思天位維艱覆隆甚易自然兢兢業業不敢荒寧敬天勤民之念由之而生譬諸執袴子弟日

妙實堂餘譚

卷一

主人

甲編

有人說高門世閥倏爲窮氓卽有觸于富貴難恃分外警醒起來非甚不肖決不至荒淫侈肆趨于大壞極敗之地也不然諸臣媚子惟務逢迎不曰福命萬全卽曰百年長保久之入耳甚熟彼亦相忘以爲固然雖有賢哲自鏡則昏雖有忠告無從而入世祿之胄敗不旋踵良由不知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若燎毛故耳所

謂草野之民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邃區區之心無路上達然則當承平之日喜聞殷鑒不避忌諱是在人主之寬其斧鉞誘使直陳而已

劉胡二先正

劉忠宣公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又云守身如女愛民若子胡公世寧立談似結舌論事若懸河又云疾惡如讐好善猶已此先正兩幅小影也千載神情呼之欲出直須鑄金作像朝夕頂禮如李洞之慕浪仙時時念賈島佛可耳

妙賞堂餘譚

卷一

五九

甲編

兩文貞公語

徐華亭懸直廬云威福歸至上政務歸諸司用舍刑賞歸公論三語殊得宰相之體然不若楊文貞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便是聖賢氣象覺蕭曹房杜不能為此言也

華亭語中三歸字余拈出謂友人曰管氏有三歸此亦徐公三歸也蓋天地間故事正如春花秋月日出日新若戴弘齡以四知稱林鏐愚以三歸屬華亭皆點化古人成文詞同旨異並可

入世說新語也愚嘗病明朝一代事類尚無全書欲搜考三百年大小典故及各家雜記爲明事類纂一書以附唐宋諸類書之後將來若成或亦足脩好古博覽者之一助云

貴一條內

四知故事見後雜譚類世

妙貫堂餘譚 卷二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弟應時春及氏錄

從子曰菊谷年

譚學類 譚經附內

轉高轉細

祝枝山與唐六如書云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
可建都聚此語煞有味轉高轉細四字是見道之
言覺千古堂堂之張行行之路都被此四字斷煞

妙貫堂餘譚

卷二

甲編

了

文人宜敦厚道

文人最宜敦厚道不可有忌嫉念頭或肆意傲物
亦足損人器識李空同過魏交論學因問生平病
痛交語以公才甚高但虛志與僞氣害道之甚者
也空同喟然曰吾早見公二十年有此哉夫高才
博學如北地尚有此病何況吾輩切須時時檢點
不可墮俗下惡習昔萬茂先徵君雅負大才然志
在獎來學抑薄俗卽緇素童孺之長一枝一韻必

令其聞於人人而後快以是名益重譚友夏謂如
是則尤文士所難

科舉上更有學

鄉先輩劉觀嘗語學者曰小學一書是教人做人
樣子到老須以此立脚又曰吳文正公云一舉作
狀元便謂事業了當者鄙人也斯誠雄論又曰吾
幼見青紫赫奕知進士之貴輒慕爲科舉之學既
卧病京師讀儒先性理書乃知科舉上更有此學
又輒慕爲之今殊覺進士非貴也余嘗笑謂劉先

妙貫堂餘譚

卷二

甲編

生此語特宜出自前輩若出之吾黨恐未免爲自
已解嘲所謂斯言也自母出之不善爲賢母自婦
出之則不免爲妬婦然論窮達不易的道理實實
科舉上更有學微特進士非貴卽位登卿相又待
何如

文多不若質勝

觀人大抵徵名不如考實做大抵文多不若質
勝質勝之人不特沉毅有爲抑且簡靜載福明許
冢宰進爲一代名臣一日鄉耆艾問曰公昔爲士

朴真而已何仕而功之偉也公曰吾亦以朴真仕
劉文靖公初在翰林閉戶讀書人謂木強人而已
既入閣練習國體敢於任事稱經世才考許一門
至貴而劉壽九十三完名盛福古今罕比亦簡重
載福之一徵也

歐公謙厚

梅宛陵蘇滄浪以詩齊名歐公號曰蘇梅公嘗有
水谷夜行詩備述二家詩體之異然公尤時時稱
聖俞不置其傾服似在滄浪之上乃滄浪嘗曰吾
妙實堂餘譚

卷二

三

甲編

不幸罵字人以比周越作詩人以比梅堯臣是反
若不屑與宛陵同稱者子美豪放抑亦可見石守
道作三豪詩謂曼卿豪於詩杜默豪於歌永叔豪
於文說者謂默之歌豈可與歐公比而公不以爲
嫌且贈默詩云贈之三豪篇而我濫一名反若以
比譽太過似爲守道諱者其謙厚可謂至矣較之
滄浪云云其意象辭氣之間相距宜何如耶夫子
美之才或不減歐公而年與位俱不足公文章固
不待言而勲業名爵冠於一時蓋豪放者露才而

謙厚者載福道固然也

姑蘇開府東偏卽滄浪亭故址今中丞商丘宋
公移撫三吳政成之暇葺而新之公餘觴咏更
採傳記詩歌爲滄浪小志二卷吳中士大夫競
賦其事西堂尤太史侗詩云寄謝使君真好事
綿津當與滄浪傳然余考子美文行亦嘗讀綿
津詩集見公詩文誠與子美後先一轍其文采
風流亦與江山先哲同其不磨若其勲德名爵
過長史遠甚而公滄浪亭詩乃云綿津滄浪忽

妙實堂餘譚

卷二

四

甲編

對舉西堂意厚語則偏亦若以比譽太過似不
欲當者與歐陽贈石守道詩同一謙厚之意固
知風雅鉅公一種虛懷若谷其意象詞氣之間
千載而上千載而下不啻若符節之合也彼妄
自張大者可以媿矣

改過貴速貴力

改過貴速貴力大集經云如百年垢衣可于一日
浣令鮮潔力與速之謂也若徒生懺悔心不能痛
滌前非迅圖退補微特因循二字擔悞一生竊恐

悔後之愆律以聖典與終故殺同例其害德傷義也實甚省身者各宜知之

風水年月之謬

南俗酷信風水又拘牽年月諺云江南無大地只要年月利遂有揀時待日暴露荒郊或停柩家堂至遭水火盜賊遺棄骨殖而不顧者唐八吕才序葬經有云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景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交不毀則日中而交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比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據經斷理確然有識之譚足破世俗疑謬

通經二則

觀吕博士所序葬經援引春秋禮記明白簡易鑿鑿折衷令賢愚見者無不豁然可知天地間道理具在五經特學者自不看透耳漢取士必曰經明行脩明經尚在脩行上可見經學是要緊的故曰

妙貫堂餘譚

卷二

五

甲編

經術以經世也明太祖有事圓丘詞臣進祝文用予及我怒譴之桂彥良進曰予小子履湯告于郊我將我享武歌于廟以古律今未足非也太祖稱善者再然卻都是眼前道理口頭說話人家在童子塾中便已讀過臨事絕無有能舉而引伸其義者固知平日讀經時俱草草作閒文混過可惜也本朝制科悉仍前代帖括經書互用頃又五經兼舉仰窺

不聖人崇儒術重經學至意但我輩家脩廷獻務宜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六

甲編

潛心研究凡一字一句俱不可模糊看過須要反身切已推廣擴克體之於倫常達之于政事有本有末有體有用方算得是箇通經之儒即就文義揣摩亦必如杜預所云優而柔之使自得之饜而飫之使自趣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無壓壓剽掠章句以爲梯榮獵名之具庶不負

聖天子設科造士之盛典云

病經

雕蟲小技往往病經在漢末已有之蔡中郎上封
事言書畫詞賦才之小者匡國治政未有其能陛
下遊意篇章聊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
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
成文虛冒名器皆見拜擢難復收改蓋爾時風氣
已如此下至六朝則淫濫極矣其文字之一厄乎
聊代博奕四字特妙蓋以之爲遊戲其則可以之
勞神役精奉爲正務則人不可耳

四子學本尚書

妙賞堂餘譚

卷二

七

甲編

居嘗疑韓子堯以是傳之舜等語劈空超忽不知
聖聖相傳是甚麼竊恐難窺及讀董氏鼎論書經
謂危微精一開知行之端至善協一示博約之義
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
要乃知四子學問原本尚書而孟氏所云見知聞
知亘古亘今總是這一箇道理

人才隱約時殊難物色

睢州田梁紫蘭宿儒也嘗述其八試棘院每試凡
三入每入聯屋坐者率四十有奇計所值蓋千人

其他遇聚遊驅與夫逆旅暫憩復不下千人觀其
容止聽其言論大抵庸瑣猥陋率無一胸襟開拓
志氣激昂者言雖少過然亦足爲吾輩鍼砭至計
朝廷三年一開科自始起至卒事一切營繕廩餼
宴享賜予諸襍費陶鑄一人成約耗盈千不知朝
廷以千金易一庸瑣猥陋之物何用私心竊厭爲
追溯致此之由蓋術塾庠序無善教父兄師友少
嚴訓故也此則喫緊探本之論但人才十分難得
養之百年然後可用之一日而士當隱約時物色
亦頗未易常有困頓諸生言動不踰中人及其遭
時奮起豎建儘有可觀一則藏器難窺一則時至
自不同殊未可常情解識也裴晉公在天津橋上
龍鍾光景自已殊覺可疑何況儕輩特不審范文
正公徵秀才時其氣象果是何如

主必晚成

明季文文肅公震孟劉文烈公理順兩先生皆以
十上春官始登上第後並爲夫地間有數人物可
見主必經磨鍊方成大器區區一蹶自阻者乃蒲

妙賞堂餘譚

卷二

八

甲編

柳之資耳余丁丑庚辰兩間幾得而失皆受同考
老師特達之知丁爲江陰楊實實先生庚爲同安
陳宜亭先生楊師批卷有宵旰矣轉仄不能成
寐因詠詩曰晚獲成良實願君且安寧之語陳師
批卷有磨礪以須可耳勿以一蹶自阻之語兩夫
子期最良深余才既疎庸年序尚淺何敢妄比文
劉兩先生然知己之言敬佩無數又際

石文盛代與文劉所處之時不同用日夕策勵思免
愧負固亦不敢自墮其不在溫飽之志也

妙賞堂餘譚

卷二

九

甲編

爲學須喫辛苦

學者靠姿性聰明最是壞事每見人家好姿性子
弟後來無成者甚多蓋緣恃自己聰明不肯認真
下苦工夫或怡情風月或涉獵聲華甚者驕樂偷
惰蔑所不至倒不如樸實愿慙者步步行將去脚
踏硬地自然以魯得之故朱子云爲學須喫辛苦
若姿性好者卻不恃自己姿性卻能件件喫苦則
其成就便比樸實愿慙一流又高數層

經無所不通

永樂間學士王達侍皇太子進講乾九四爻舉儲
貳爲說召楊東里問曰經旨恐無此達不啻訊否
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舍訊此宋儒胡瑗說
也太子曰常人得此爻亦舉是耶對曰殿下此問
最好程子云凡卦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
衆人有衆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青
宮遂悅按東里引程子語爲對固屬善導其君然
亦實是通經之論非特易也六經皆然凡理路有
不可通處必非經說經有不可通處必非通經之

妙賞堂餘譚

卷二

十

甲編

儒也東里通經術若此其爲名宰相宜哉

陳善說四書別見

宋羅源陳氏

等

說四書多有別見謂論語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
遠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微
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等節皆是古語
故下以子曰字承之乃孔子因此語有所感發故
爲是說弟子因而併記之耳又以是義例推廣之
因斷德行顏淵一節通下子曰回也非助我云云

子曰孝哉閔子騫云云宜是一章蓋當時孔門中有此四科之目弟子記之因而記孔子所言顏閔於後以見顏閔所以列于德行爲四科之首者如此又柴也愚云云合下子曰庶乎二節當是一章蓋思魯辟咎必當時有此品論記者因併記夫子論回賜亦與上記顏閔同意如記逸民卽繼以子曰不降云云文勢正是一類若以始語無子曰字遂將四科連上從我陳蔡爲一章則柴也愚云云當附冉求聚斂之下而逸民者又當與荷篠丈人

妙真堂餘譚

卷二

十一

甲編

併而爲一也可乎此章句之別也謂孟子莊景章好樂樂字皆是歡樂之樂世誤讀爲禮樂之樂與賢者亦樂此乎賢者亦有此樂乎二處樂字之義相同所言皆主行樂豈暇論禮樂哉鼓樂田獵所以爲樂者也通章惟鼓樂當爲禮樂之樂其他獨樂樂等字皆悅樂之樂不然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無乃非類此字義之別也又謂中庸蒲盧非蒲葦乃匏類細腰曰蒲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因詳引爾雅及本草所釋証之又謂達孝章春秋以

下一段恐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周遂附于此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獨存恐非全書又謂古字多借用如上論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觀過斯知仁矣并有仁焉此數仁字皆當作人蓋是假借用之而學者以其字之爲仁也多曲折爲之解云云皆屬有斷制之論偶然拈出以脩解書別一則亦與廣後學思路以見凡讀古人書皆當參活義勿輒死古人句下有如此也獨其論貨殖爲譬喻言夫子以子貢學道不能虛中

妙真堂餘譚

卷二

十二

甲編

如人之貨殖無所不有竊恐未必然或問曾子何以不入四科余考史記曾子少夫子四十餘歲四科品目其曾子未及門時事耶三處仁字今惟井有仁焉之仁註作人其實皆當作人若孝弟章作爲人之本尤與章首其爲人也孝弟意相照應連君子務本義亦透竟是正解也再姚令威名寬宋人西溪叢語以易遯卦肥遯無不利當是飛遁訓云遁而能飛吉孰大焉引張平子思元賦曹子建七啓二處俱言飛遁

爲証以論語觚不觚觚當是木簡乃學書記事之贗削木爲之四面有稜引太平御覽云孔子日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况大事乎以孟子爲不若是惛惛當是念字引許氏說文孟子言孝子之心不若是念念音呼介切訓忽也許氏纂集古文引用孟子以惛爲念恐當爲正而曾南豐跋卧禪師淨土堂碑銘謂虞夏之世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是以聲教二

妙賞堂餘譚

卷二

十三

甲編

字連上朔南暨爲句矣已上數條皆經書音訓句讀之別可以資博識并拈出之許叔重在東漢去古未遠而說文引用經傳多與今文不同如論語荷蕢爲荷吏襄裘爲裼衣又有路予之足一句孟子源源而來爲源源接浙爲澆浙他書稱是故知古文之不見于今也多矣
南豐跋周府君碑陰謂碑內山江字皆作曲紅而蒼江及江夏字亦作紅蓋古字通用是則假借用字在後漢時猶爾不獨五經四書也

姚令威解詩木瓜之非

詩投我以木瓜箋曰木瓜楸木實如小瓜可食之木也姚令威乃謂是以木爲瓜爲桃爲李俗曰假果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猶畫餅土飯之義耳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詩人之意蓋如此因辯初學記六帖果實門木瓜類俱引衛風爲誤余嘗笑云俗訛徽州人多鄙宴客簋中以木刻魚形浸以糟粕宛如糟魚欲備數欺客但不請

妙賞堂餘譚

卷二

十四

甲編

舉七耳今令威如此解詩是木瓜之詐衛人已先爲之又不自木瓜始矣解經穿鑿如孺子語殊可驟然即欲發明薄來厚往之義然投果報珍何嘗不施者薄而報者厚耶

宗門統要載昌黎辨佛光事謬不足信

韓文公以諫佛骨得罪史傳及本集所載表文甚明而宗門統要乃謂公以辨佛光得罪云憲宗迎舍利大內供養夜放光明羣臣皆賀惟公不賀憲宗詰之公奏臣嘗看佛書見佛光非青黃赤白等

相此乃神龍護衛之光憲宗因問如何是佛光公無以對遂謫潮州是公不以闕佛得罪而反以通佛法不深得罪矣按公表內極斥佛不足信且欲投其骨于水火而原道篇亦云人其人火其書今若有神龍護衛之光則是愈彰佛之靈異公其痛爲此言乎禪家者流好張誕其事以惑世欺人類如此後又載公至潮州遇大顛和尚叅晝夜一百八公案往復開示公始省悟則又援儒而入於釋矣其語類唐人小說尤不足信學者博覽之下慎妙賞堂餘譚

卷二

五

甲編

無爲其所惑也

許劉二先生出處不同

許魯齋應台赴都謁文靖公劉因劉謂一聘而起母乃太速乎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後劉以贊善大夫徵未幾辭去召集賢學士又不赴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二公出處不同要爲各有所見皆是也

士品貴真

解學士云寧作瑕玉勿爲瑜石言士品貴真也

學量

或謂量可學乎夏忠靖公曰其幼時有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之無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

羅文恭公爲已之學

羅念菴先生屢召不出聶雙江貽書勸駕先生答書有云若憐其早歲登第立朝再期枯槁山林不無可惜此則待之太卑吾儒名教真實在我外物奚與哉想見先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氣象彼學道半生胸中不能除狀元二字當屬自待過卑耳殊不知性分上萬物皆脩天爵之榮固勝卻人爵遠甚也

張文定公

張文定公奇刻意聞道惟時時發憤曰賴天之靈髣髴有間顛毛種種未有所底人亦有言行邁屢稅胡然有迄是誰之咎歟是誰之咎歟公視楚學爲榜示諸生曰學不孔顏行不曾閔文如雄爽無益也

隨處體認天理

湛若水受學陳白沙拈隨處體認天理六字爲日用功課白沙曰此泰前倚衡之學着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

千載不朽

黃鞏曰人生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道可千載而不朽愚謂蘇子云無事此靜坐一日當兩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若爲公卿者又能立身行道則三四十十年富貴功名千百世春秋竹

妙貫堂餘譚

卷二

七

甲編

定命之學

韓魏公曰天下事見得理是便做勿計生死禍福明周怡爲黃門彈劾無所畏避曰吾縱扁舟波濤中揚帆正舵是吾職事至其浮沉有自我者二公皆能于定命上認得極真故其所守如此

章楓山先生清節

章楓山以老乞休冢宰尹旻慰留之曰君年四十有一耳不犯罷軟貪酷年老以何爲居曰古人正色立朝某可考罷軟古人一介不取某可考貪古人視民如傷某可考酷某年未艾鬚髮早斑可考老旻憮然驚歎楓山粹中貞恪表律天下通籍六十年立朝僅四十日城府不見其跡者四十年楓山爲南祭酒作率南士開示近裏見若無奇至其論說理道探幽索隱經史儒書一舉成誦

妙貫堂餘譚

卷二

六

甲編

時有論難若荊撞鐘天下古今事若身處分其庸成然後知其于書無所不讀天下事無所不理會也

妙貫堂餘譚

卷二終

新建裴君弘任建甫著

從子曰蓮景瀛

錄

男聯桂樺發

譚詩文類

文忌枯淡

文字最忌枯淡非真正峻潔陡健簡之一字未易
言也坡公自評應舉時文字如龍蛇捉不住盧楷
文章色理滋茂論者譬之青黃應節農人擦鎌疾
妙賞堂餘譚 卷三 一 甲編
割隨手委地彌望無際少年人作文皆須有此氣
象

文人狡獪不少

閩人吳法跋費無學枚閣篇云始無學構枚閣于
園東爲三婦凝妝之所後十年無學以病謝交遊
大婦尋殞小婦佞佛除葷而中婦已含佻作老嫗
行藏風流頓盡率未聞有一日一人持鏡臺粉匣
而登斯閣者樂事之難如此今其書綿麗可喜俾
後世人讀之有歸風送遠之思不知特園東一矮

屋而已彼夫叙秦樓之跨鳳紀陽羨之籠鵝安知
非文人狡獪所成耶此語特妙不惟識透盈虧消
息之理并自來著書家許多寓言假託之旨都被
此一語道破大抵宇宙奇幻固多文人狡獪不少
識得此意方許讀古今諸異書

重韻

作多韻詩每有用韻重而不覺者近代錢牧齋集
中曾見之余丙子就業成均賦初度咏懷二十韻
中有文成懸國門真乃規盧前二句結又云獨嗟
妙賞堂餘譚 卷三 二 甲編

母難日不得依膝前重一前字頗疑不合及讀山
谷外集見其五言古中如同堯民遊靈源廟廖獻
臣置酒篇第二首起云洪河壯觀游太府佳友朋
後云暮雲吞落日歸鳥求其朋重一朋字又奉和
王世弼寄上七兄先生篇中云逋流一方病責任
婉和扁不敷行復云小材渠困我持斷問輪扁重
一扁字乃知古人有此遂不復改但笑謂客卿自
用卿法吾自祖吾西江派耳客亦胡盧
任昉哭范僕射詩押韻凡兩用生字三用情字

夫子值狂生千齡萬恨生尚是兩義猶我故人
情生死一交情欲以遺離情三情字皆是一意
嗣後唐宋間詩人重韻尤多不獨山谷也偶舉
山谷爲吾江西派言之耳

先輩書法

余在黃堂熊氏家見萬茂先徵君手錄漢書四冊
字畫端楷如蓮子大無一省筆卻絕不板重其秀
美如春露滴花灼灼可愛高頭小批有藍紅兩樣
係行楷細書並嫵媚有致又曾見諸生喻寧孺士

妙賞堂餘譚

卷三

三

甲編

鐫楷法標格輕俊宛似晉人洛神賦可見吾鄉啓
禎先輩不特詩文絕妙卽書法藝事無不窮工極
詣也願皆去今未遠而其書傳者甚少世亦無有
深知篤好而珍藏之者疑在當時亦不甚見稱于
人不解何故六一集古錄跋尾有云豈其當時工
書如某者往往皆是特今人罕及耳又云唐人善
書者多遂不得獨擅余于啓禎鄉先輩亦然

吾鄉近來能書者絕少以余所見而最健服者
南昌劉元叔廷獻耳元叔書法大類晉唐間人

小楷尤工有美女簪花之致六一公云每得唐
人書未嘗不歎今人之廢學也

澀體

唐人徐彥伯爲文好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龍
門爲虬戶金谷爲銑谿玉山爲瓊岳竹馬爲篠驂
月兔爲魄兔後進效之謂之徐澀體

澀體畢竟無味又別無生新之趣不過將字眼
頂換耳此俗下儀狀易鵝爲家鴈易一隻爲二
翼之類殊屬鄙俚可厭甚如醋浸曹公湯燒右

妙賞堂餘譚

卷三

四

甲編

軍皆過於換字求新之流極也余嘗笑謂必以
眼前字大衆話爲不足奇則稱兄應曰嫂夫大
聖人應曰巨通士有是文理乎

變易求新之法殊哂大方然甚易見賞于流俗
蓋彼素不經見卒被所瞞便以爲新奇之極耳
吾以村落間謔語証之有人問音字加心字是
何字其人駭曰這字海篇所未載不知卽是意
字此拆字求新之一笑也又有人問謁姑夫之
婦翁當用何刺其人答曰大槩是晚生耳不知

卽其大父此換字求新之一笑也好作變格文字務欺誑流俗者何以異是聞者撫掌

古今詩異

一詩耳何以三百篇田野里巷匹夫匹婦悲歡鬱怒之言羈臣賤妾感時撫事之語至與易書禮春秋義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諸大聖人所作並列爲經傳之萬世大學凡十引詩中庸引詩者十二孟子七篇尤多何以後代詞人韻士挾華麗藻窮巧極妍未嘗不銷歲月疲精神而壯夫鄙爲妙貫堂餘譚

卷三

五

甲編

小技學者從此處作一尋思其于風雅道中便長一格

詩樂源流

周禮大師教六詩以六德爲本六律爲音六德者中和祇庸孝友也此古來詩樂源流後世聲律家不從六德上着脚其無當于詩也宜

詩貴真

詩貴真意流露便近自然卽率處拙處無非老辣處也若一味憂憂便不成大方耳田梁紫評其友

人劉山蔚詩病在無其意而強言使人望之有支撐之色讀之但覺味短此惟深于詩者能辨之

牡丹狀元

黎美周下第過邗遶江都鄭超宗爲平山大會賦黃牡丹詩懸金叵羅潤筆美周卽席賦十章諸詩伯退舍一時稱爲牡丹狀元

一榜三會元

崇禎癸酉應天鄉試一榜得李青甲吳貞啓丁陳名夏癸三會元亦科場盛事主試者晉江蔣德璟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六

甲編

德璟字申葆十歲作狀元紅賦士林稱爲奇童

依傳註爲文

天啓子丑時文氣日下大都摭摭子史僻語梗舌孳牙一望茅靡公獨依傳註爲深醇典雅之文守其家學而不變然亦浮沉庠序間無識之者癸酉學使南昌黎公元寬特取冠軍丙子聯捷出其間古篇行世于是學者始知文章正脉而奉之如金科玉律焉此錢希聲肅先生傳內語也嗟乎士之能爲傳註之文而不易見賞于流俗豈少乎哉

正字通

正字通爲宜春張爾公先生著先生隱廬山歿無子南康守嶺南廖文英得其書梓之遂爲已物太守卒粵有耿逆之變家道中破其子以所鈐板售于連帥劉炳達海幢僧阿字來連知是書起末爲言于炳因改刊歸先生仍以剞劂之功屬廖氏而海內始知正字通之所自出論者謂是書非太守所得則常人亦無力出之散佚正未可知非其子以板轉售則是書亦無從改正蓋文人精神攸寄妙賞堂餘譚

卷三

七

甲編

久而自彰固不可滅沒亦不可掩襲若或使之有如此者而阿字以方外炳以武人能使張冠李戴之書數十年後仍完趙壁並有功于菴林爲可傳云

葵陽爲文奇敏

隆慶戊辰禮闈黃葵陽先生與吾鄉安義張孝廉聯號年僅二十左右器宇軒豁張心異之昧爽題紙下正赴黑甜日午始起膳膳罷酣睡如故及哺張始呼醒使作文鼓三槌而七藝真草已完向張

索覽張時纔膳四藝葵陽乍讀之歎曰惜哉遂已膳真倘尚未膳吾爲公點竄尚可得名內進士也今無望矣張疑其文常未就也轉索之則舌齟眼張文既敏妙字復工緻歎爲天人葵陽感張意記姓名而出且曰公老矣曷就令平某今科必元自是而讀書中秘尚可推轂公也張後筆其事於家乘蓋安義一友爲余言云

桃花嶺

張新建罷相歸築精舍于桃花嶺距城五十里供妙賞堂餘譚

卷三

八

甲編

佛種疏將焉用老作詩云家在杏花村身寄桃花嶺新建歿嶺田園梵舍盡爲邑人官少宰者所得戊辰秋余同雲間高士沈友聖麟往遊嶺頭則見頽垣壞壁新建祠貌在焉友聖作詩吊之祗樹至今祠相國桃花早已屬天官蓋佳句也余遂閣筆今山門已再易主又非復少宰家所有矣簪纓家林泉亭閣之勝與郵亭旅次何以異哉

爲文譬用兵

俞大猷論用兵譬爲文言儒生爲文必先識字某

字義實某字義虛某字義虛實半某字可起某字
可結某字可接某字可承數千百十字皆明其義
然後下筆爲文大篇短章無不如意將帥用兵凡
門下術士謀客副將部長以至數十萬兵卒皆賞
知孰賢孰迂孰勇孰怯孰精孰疎孰長于騎孰長
于步然後以此前攻以此後守以此爲正以此爲
奇亦當大合小合投之所向無不勝者此論實前
人所未發不特精于談兵兼亦精于談文大猷洵
不規儒將之目卻銳序懷麓堂集有云如大將禦
妙貫堂餘譚

卷三

九

甲編

爲文須多讀書

往時習八股業日浸淫先輩大家及近科房行專
稿背誦常數千篇下筆卻不見開宕年來讀十三
經念一史諸子百家雜文小說無不肆覽經年不
見時文偶一拈題咄嗟立辦倒覺得如滄海橫流
滔滔莫禦因悟坡公讀盡萬卷書故下筆無一點

塵之語又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古人皆
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

詩貴理明

余嘗作蘇圃詩末二句詰朝已杳先生跡雲在湖
濱日在雲霧之爲訓雲覆日也既疑雲字韻不常
用恐有傷犯易以圃在陰又慮陰字或不貫閣筆
者再徐思詰朝之意躍然曰得之矣蓋從朝字着
想則爾時日方未出城高湖淨圃色正陰情景似
爲頗肖也故知詩貴工到亦須理明

妙貫堂餘譚

卷三

十

甲編

制藝穿插法

有見近科制藝稍傷纖巧者往往歸咎汪何之主
穿插愚謂穿插法自好倘廢穿插則一章之文可
截而爲一節一節之文可湊而爲一章推之數句
一句題皆然那上補下尚得謂之不刊之作乎今
人學汪何其流弊處病在不靠實講題理專務架
空描畫敲首擊尾又或節外生枝頗末遺本張元
長論文正如打鼓邊鼓雖多中心卻也少不得幾
下今或則并鼓心俱忘卻打了所以空靈變爲油

滑峭折變爲小家皆是不善學之過亦所謂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也于穿挿乎何尤不善學韓宗伯先生者當作如是觀

蘇黃聲價相當

陳睂公云黃云東坡文章妙一世乃謂效庭堅體正如退之效孟郊盧仝耳蘇云讀魯直詩如見仲連太白使人不敢譚鄙事兩公互相引重聲價亦相當魯直何嘗以弟子禮薦乎此語能道出兩公分量乃知世稱蘇黃或曰坡谷良非偶然彼區區妙賞堂餘譚

卷三

十一

甲編

宋朝待士之厚

平居讀宋人詩文見其僚友知契間宴賞繁密往復迴環評花徵伎抹月批風大是無日不樂無序不春數百載下想像流連猶有餘慕竊疑當時諸公職事既脩觴咏不輟何以安閒休暇憺風流如是抑或者法網寬恩波濶故進無瞻顧之畏退鮮交謫之私自然情志舒徐日用優裕有銀章金

帶之榮而無桎梏軒冕之累有退食委蛇之造而無廢時失事之訕有以使之然乎既閱石林詩話載韓玉汝相國元豐初自樞密承旨分界將行有愛妾劉氏劇飲通夕且作樂府詞留別翌日神宗已密知忽中批步軍司遣兵馬搬家追送之玉汝莫測所因久之方知自樂府發也劉貢父玉汝姻黨即寄小詩爲戲云嫖姚不復顧家爲誰謂東山久不歸卷耳幸容携婉嬈皇華何啻有光輝由是玉汝之詞亦盛傳于天下石林因謂蓋上以恩澤妙賞堂餘譚

卷三

十二

甲編

俗文難變

歐陽公跋魯公撰元次山銘謂唐自太宗致治之感幾乎三代惟文章獨不能革五國之弊既久而後韓柳之徒出蓋習俗難變而文章變體又難也余考公在天聖嘉祐間獨倡古學欲以變時文聲偶之習公天才既高學古有獲而力又足以赴之

遭遇順時風馳電掃宜若甚易矣後知貢舉力黜
軋苗撤棘猶有誹者久乃漸服習俗之難變如此
公蓋自爲寫照然變體誠難而俗下文章又不可
以不變有志之士亦勉爲其難焉者可耳

選詩二則

李太虛云若詩選生者孔子當先爲之矣今觀三
百篇中不獨魯三家晉六卿無詩卽鄭衛二國孔
子交遊不少亦未見載其詩豈子產蘧伯玉輩皆
不能詩乎人必蓋棺然後論定詩必人亡然後鑒

妙賞堂餘譚

卷三

士

甲編

空若哆口面諛誰能不波况死者得生者而薪盡
火傳生者得死者而乏生齒出始爲以詩重人不
以人重詩愚謂太虛此論自是別有所感然亦爲
中材以下說法耳若平情虛心言之作詩者惟其
可傳不待身後詩佳則生亦傳也選詩者惟其真
識眼力既真卽選現在之人且選縉紳廡仕之人
亦不爲阿否則瑕瑜倒置玉石混淆卽其人已往
其名未彰托言閨幽亦同買菜試以八股論之東
鄉在當時何嘗不選同輩之文直筆確評至今宗

之不變當時碌碌諸選家何嘗不選往代之文今
其選何以寂寂無傳文固有之詩寧不然韓文至
穆伯長而始好此總見知己之難非必待久遠而
後出也湯臨川有言頗得天下郡縣志讀之其中

文字不讓古人者往往而是然皆湮沒無能爲名
固知名亦命也由臨川言觀之然則苟不遇知己
于千載表彰無人卽久遠之後佳文字之伏匿而
不出者又豈少哉至謂孔子不選當代公卿及各
流之詩此種議論驟觀之似屬新奇但愚謂爾時

妙賞堂餘譚

卷三

士

甲編

風氣渾穆作者與選者皆爲世道人心起見無意
垂名故三百篇中朝廟卿尹大夫士之詩亦多有
之第僅系以國風不列其姓名故無從稽考耳以
此推之安知其中不有僑瑗輩作乎偶然辨此以
質世之精于說詩者然亦同一痴興耳

陳士業云作詩者可以好醜並見而選詩者必不
可以瑕瑜倒置是故選者較作者尤難海賦一篇
蕭統存木元虛而畧張融淮西片石姚鉉採段文
昌而刪韓愈選者如是作者共又何賴焉如此說

詩文方是持平之論又不厯厯較量于生歿間矣

集古錄

歐公集古錄數千卷搜購周穆王以來下逮五代金石文字最爲美富凡窮山絕海荒林破塚無不探討殘碑斷碣彝器銘志無不收采古文籀篆分隸諸書無不考譯大者訂正史傳訛闕小亦闡發幽隱存姓字古蹟于烟銷雨蝕之餘蓋自來集古家所未有也公恒汲汲然有湮沉磨滅之歎雖民間墳廟所樹令長德政所紀片石行墨必籍而藏

夢賢堂餘譚

卷三

十五

甲編

乏固緣公好古之篤亦有見夫漢唐間人去古未遠風氣樸實金石遺文無不可傳傳者無不可信在當時未嘗有意立名而公反懼其名之漸淪而亟爲表彰之匪特以其年世之久文與字之難得爲可珍惜已也不然若後代石刻盈千累萬如去思生祠諸碑多出無藉輩逢迎獻媚涇渭不分諛墓者人人有道戴德者處處峴山稍有志節之士視之若浼而高深遊覽所及崩崖墜石鐫字題名不過好事者刻意效顰藉以博聲華獵虛譽而已

願曾不幾時悉化爲樵夫礪石假令後五百載有好古之篤如歐公其人者出陵谷變遷頽廢未盡亦將汲汲然以爲前代文字之難得懼其湮沉磨滅而盡取而收錄之耶

劉夢得過巫山悉去碑板詩千餘惟留沈佺期王無競皇甫冉李端四首與歐公集古錄同一肺腸一恐珠沉滄海一恐玉混砥礪迹雖及而意則同也嗟呼除莠正以扶苗違小人正以安君子天下事僞者不芟則眞者不出又豈獨文

夢賢堂餘譚

卷三

十六

甲編

字爲然也哉

巫山詩

全唐詩話載白樂天語繁知一云劉郎中理白帝三年欲作一詩不能罷郡過巫山悉去千餘詩但留四詩而已詩話載李端詩又謂蜀路有飛泉亭亭中詩板百餘篇後薛能佐李福於蜀過此題云賈掾曾空去題詩豈易哉悉去諸板惟留端巫山高一篇而已平居讀此輒疑夢得與能同爲中晚詩人兩事相類何以有千餘篇百餘篇留四首留

一首之不同豈劉除去在先好事者又或量爲補入薛後過蜀仍復除去并沈王皇甫三首而亦盡去之耶細考夢得從播易連徙夔州在憲宗元和初而薛登進士在武宗會昌六年至宣宗大中八年始補盤屋尉佐福爲西川節度副使又在其後距夢得刺夔之時蓋已五十餘年矣其爲夢得留四詩之後再加除去只留一首無疑也自來明眼人所見畧同特有稍恕與不恕之別耳僕生平好較讐古事遇有異同疑難處輒不憚參互考訂務妙實堂餘譚

卷三

七

甲編

求明白快然而後已類如此樂夫移刺蘇州自陝沿赴有梯歸繁生知一聞其將過巫山先于神女祠粉壁大書曰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爲報高唐神女道速排雲雨候清詞樂天見而悵然邀知一至但道劉郎中已事并誦沈王等四篇慨然共濟卒不賦詩樂天豈慮後世或有如劉者過其下懼爲所去耶不然何繁生書壁迫之而竟不一作虛神女清詞之候也想見古人意興不屬或句不出入頭地決不輕下筆蓋其慎也愚嘗

謂樂天不賦巫山太白不題黃鶴古人遇急處皆能善用其短

繁生祠壁一截激昂清麗大是逼人宜樂天之心動也惜繁他詩不多傳佳期等詩皆五言近體考之端作工力似爲悉敵不知端詩何以獨存意薛或別有所見豈端頸聯迴合雲藏日霏微雨帶風較佳期閨谷疑風雨幽厓若鬼神無競徘徊作雲雨婉變夢荆王冉雲藏神女館雨到楚王宮獨爲蘊藉故宜作魯靈光耶餘聯入妙實堂餘譚

卷三

八

甲編

題寫景四詩大槩相類似難軒輊詩有別腸固不可因人成事請更以質世之精於知詩者

敝邑西山詩

山川名勝留題良難擅場吾省會城西三十里有西山俗呼爲嶺高峯插天與滕閣對如翠屏然宋時一僧遍覽詩版告郡守曰盡不佳因朗吟曰洪州太白方積翠倚穹蒼萬古遮新月半江無夕陽守異之此事出吾鄉宋大前輩劉貢父中山詩話特未載僧爲何名考六一詩話云國朝有九僧詩

集豈即其九人之一所題乎然歐公云詩集已亡其佳句爲人所稱者能畧記數聯九僧名亦忘其八僅記一曰惠崇後司馬溫公遊萬安山玉泉寺始得九僧詩集於進士閔交如家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畫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我眉懷古也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溫公續詩話謂其美者亦止於世所稱數聯耳則此似又非九僧中作也抑宋浮圖以詩名者甚多或別是一僧偶佚其名

妙賞堂餘譚

卷三

十九

甲編

平何物禿子能以二十字道盡西山雄槃直音觀也吾郡邑迭脩志乘西山勝閣詩依稀收入者頗多並未載此段公案想是未見中山詩話近代士大夫之奔陋無聞處可笑也

鄧新建識湯宣城於弱冠

湯宣城族孫爲余言霍林先生弱冠時讀書九華僧舍時太守興起文教同舍生數十人公尚未知名一日鄧定字先生維舟江干幅巾布袍步遊山上遍覽生儒文盡平平耳至公讀書之房見已

下山遊戲雙扉內局定字問僧是中可暫啟乎僧急啟入之則書篋盡開案頭視底微露紙尖揭之則半篇未完草也定字目數行下遽曰好因問是生姓名且云曾有識者平僧對曰姓湯宣州小生耳昨翰林開之馮公過此稱其文可中進士定字以手掩紙作低語曰數年不見馮開老謂渠學識增長不道友退去了因語僧是生可持四十年文運豈僅作一進士而已後宣城以圓秀之調魁南宮會元衣鉢爲之一變其風氣垂數十年始信定

妙賞堂餘譚

卷三

二十

甲編

字先生知人知文之鑒

後霍林閣僧言追定字於舟中親承指授而乙未禮闈主試者爲張文端公固知宣城衣鉢總出吾新建也

西江制藝將復盛

余曾語同學謝樹漢云吾鄉制藝至啟禎間而極盛比之日之方中月之既望當其時跨吳踰越聲宋提明追盛極不得不衰亦天運循環之理故六十年來而西江八股云亡其不亡者李仲章

徐澄萬春二三先輩一綫耳聞者頗以爲知言頃

盛極不得不衰則既衰常亦不能不復盛挽頽波
于已潰存雅引于未終是必有起而任其責者

詩有借韻

余頗喜爲詩意到直書拂紙可就然尋亦置之頗
不肯復脩飭至有出入他韻而不顧者稿中所存
不一而足雖未暇改正每念之殊怍怍然不慙也
嚴滄浪詩話辨詩有借韻一體如押四支可借五
微或十二齊之類是借韻亦詩體之一昌黎此日

妙賞堂餘譚

卷三

三

甲編

足可惜篇凡雜用東冬江陽庚青六韻不知何意
而歐公正愛其工於用韻謂得其韻寬則波瀾橫
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
格是反以出韻爲工矣弁不言借也平居拈此解
嘲輒有捧心之愧然在有意爲之則爲效顰無意
出之既覺不自改正正如嫵媚自安其醜似又非
捧心之比耳究之詩總不工固不係韻之出與不
出而汎汎爲之沾沾辯之不免同一痴興也

銀豆謠

明景帝嘗以金銀爲豆又剪銀壺如花葉亂撒地

下令宮人宦侍爭拾爲笑楊文懿公守陳賦銀豆

謠京師傳誦之謠云侍臣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

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瑤甬進入蓬萊宮御手

親將十餘把琅琅亂灑金階下萬顆珠璣走玉盤

一天雨電敲鴛瓦中官跪拾多懷袖金鎗半墮羅

裳綳羸得天顏一笑歡拜賜歸來坐清晝聞知昨

日六宮中翠蛾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半

車不至愁烟空別有銀壺薄如葉弁刀剪碎盈丹

妙賞堂餘譚

卷三

圭

甲編

匣也隨銀豆灑金階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
殄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銀
糴捺瓢盡作溝中瘠明主由來愛一嚬安邦只在
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

魏明之先生義德紀畧

中翰魏明之先生青廣昌人余年友日乾檢討之

父也隱居水斗岩順治丁亥建昌守將杜承芳利

砦中所有欲襲破之素敬先生長者先遣人授箭

翼其家先生亟出謁承芳語曰某非爲一家拜德

也。若中男婦以千計，皆國家順民，願公無入不許。先生度承芳所欲得者，賂耳。乃懇寬一日，告歸。不謀于衆，竭貲得二千金，携之出行。金承芳并以五百遺其左右，約免二事，謂不淫與不掠也。再四力懇，左右復譬解之。承芳乃如約。兵旣入，若中男女千口悉遠，近避亂居此者，獲免。此倘里人至今頌義不衰。然先生之家自此破矣。今先生子孫鵲起，莫不以爲潛德之報，而揆之先生初心，何有于此？余從檢討得先生墓石文，乃族弟和公處士所誤。妙貫堂餘譚

卷三

三

甲編

者，讀之私心竊歎以爲世人重利如性命，甚者金尊命賤，吝貲守死，至離水火白刃而不恤。先生厚德風動，悍將旣足以庇其全家矣，乃汲汲以若中千口爲念，必欲共脫湯燄，卑辭抑節，破產傾家，務求獲全而後已。此卽先儒民胞物與之意。蓋古豪俠之所難，令先生而在高位，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推此志也，雖萬物一體可也。余擬更考先生生平懿行，叅稽墓志，作爲義德傳，欲以激揚澆薄而歸途，肱僊志銘與行李俱失，爲先紀其畧如此。

文章政事出于一

明傅珪嘗言文章政事出於一，文章可行卽爲政事，政事有條卽爲文章。

妙貫堂餘譚

卷三

三

甲編

新建裴君弘任遠甫著

弟應時春及氏錄

從子曰菊谷年

譚詩文類二

改義山夕陽句

義山詩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此佳句也或恨其有暮景余改兩字用爲起語足成一絕解之云夕陽無限好莫謂近黃昏須彌腰月上圍繞照乾坤佛書有天下東弗于伐西翟耶尼南關浮提北鬱單越須彌山在其中山頂名忉利天四天王所居山如腰鼓當山腰日月圍繞照四天下更爲晝夜也

蕭何何以識韓信

宋僧覺範每問士大夫蕭何何以識韓信竟無有答者愚僭爲詩補之云力不先人魏縛雞曾如湖海渺難窺是中布越容多少想見登壇掛印時然則淮陰何以敗愚又爲詩弔之云盛滿難居可若

何功成只合守謙和最憐勝下羞能忍帝前誇詡將兵多

蜀秦路間有溪曰韓溪鄴侯追淮陰處也宋人劉涇題一絕云豪傑相從意氣中憐才傾倒獨蕭公後來可是無奇客東閣投名尚不通

詩法通于作文

語忌直意忌淺脉忌露味忌短音韻忌散緩亦忌迫促又曰學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媿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妙貫堂餘譚 卷四 甲編

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此嚴滄浪論詩法也僕以爲通于論文通于論古文亦通于論時文學古文學時文者能于此處心味而熟講之便是最上乘法然則如之何卻到透徹地步則仍不外滄浪論詩數語曰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所至

李杜不可優劣

李杜在當時氣誼甚浮交情互篤杜詩言太白凡十四處至謂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三夜頻夢

君情親見君意而李詩中言杜只有飯顆一篇子
笑真摯太白疎狂于此可見捫蹠新話乃欲以是
定李杜優劣謂杜實傾倒于李而李意頗輕杜是
又所謂以庸俗之見度賢哲之心也不可不辯

東坡出梅宛陵門

世知東坡省試出歐公之門不知得坡卷者爲梅
聖俞是年歐公知貢舉范景仁王禹玉梅公儀同
事而聖俞爲叅詳官卽今之分校官也論題刑賞
忠厚之至聖俞一見坡卷以爲似孟子置高等遂

妙賞堂餘譚

卷四

甲編

中第二人榜後謁謝因問論中臯曰殺之三堯曰
宥之三出何書坡徐應曰想當然耳梅亦不以爲
恠是年子由子固皆在選中最稱得人然子固元
豐題跋多稱歐公爲永叔而坡詩亦往往稱聖俞
想爾時座主門生之禮或不甚峻耶是科考官在
場中唱酬甚盛歐詩有無譁戰士銜枚勇下筆春
蠶食葉聲梅詩有萬蟻戰時春日暖五星明處夜
堂深皆爲警句

莊子一書所言皆意中語初無其實而坡引堯

臯事亦第曰想當然而已陳善云余讀東坡應
制科試形勢不如德論坡時亦似不曉出處想
見才人爲文迅筆縱書並不屑屑斤兩於古人
古事若何也然有坡公之才則可無坡公之才
則亂道耳梅詩萬蟻句比擬不倫無恠乎士論
沸騰有主司自况五星而待我曹爲蠶蟻之謗
然歐詩看來氣象堂皇殊有瀟灑出塵之致春
蠶食葉喻落紙之爽利耳與梅詩萬蟻之意正
自不同卽五星明夜亦言文運光昌非屬自譽

妙賞堂餘譚

卷四

四

甲編

蓋劉暉輩造爲配語欲以洩其考官劇之憤也
嗣後場中遂亦不復敢作詩矣

崔魏公兒時咏架上鷹

唐崔鉉兒時謁韓宣公滉令題架上鷹曰天邊心
膽架頭身欲擬飛騰未有因萬里碧霄終一去不
知誰是解縲人滉曰此兒前程萬里明昭陽李相
國少時題喜鵲云羨爾靈禽殊羽族日傳喜事到
寰中主人憂樂關天下爲報時和與歲豐與崔詩
氣格相似兩公在童子時便已不凡如此初李石

鎮江陵辟鉉爲戎倅一旦告去既入京凡三歲石
未離鎮鉉已秉釣故石馳牋賀有思賢方詠于嘉
魚栖止實慙于威鳳賓筵初啓曾陪尊俎之歡將
幕永移已在陶鎔之下云云鉉久居廊廟三擁節
麾宣宗嘗謂侍臣曰崔鉉真貴人裴休真措大

辨杜詩綠沉字

杜詩遊何將軍山林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沉鎗薛
倉舒補遺以綠沉爲精鐵引秦書苻堅造金銀綠
沉細鑑金爲縷以縷之及北史隋文帝賜張翁綠
沉寶堂餘譚

卷四

五

甲編

沉甲趙德麟侯鯖又謂綠沉爲竹引陸龜蒙詩一
架三百竿綠沉森杳冥周少隱兩非之愚竊疑謂
竹爲是竹鎗猶云竹箭蓋言山林曠野滿砌生苔
翠竹數竿森森直上如鎗之矗與綠苔相掩映也
如此方與題中山林景物相稱不然一句說金說
甲一句說鐵說鎗何與遊事而工部儘着把這些
用武之具向武夫前搬弄不慮其罵坐耶

南史有綠沉屏風或亦是竹若鐵豈堪作屏風
耶或曰綠沉卽綠檀也姚令威引續齊諧記云

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又
王右軍筆經云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蕭
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謂是以漆
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綠沉故謂之綠
沉令威所云卽今之攢竹雕漆之屬是也果爾
則綠沉屏風其卽今之雕漆屏風而杜詩綠沉
餘其干旄之屬耶其說亦可信總之皆竹類也
唐人爲詩用功處

妙寶堂餘譚

卷四

六

甲編

青蓮詩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
八十一萬歲芥隱筆記謂出道藏雲笈七籤二帙
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于千百成百成八十
一萬年而有太初老君從虛空下爲太初師又復
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樊川詩老翁
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芥隱謂四百本四
目出天蓬咒蒼舌綠齒四目老翁今本誤以目爲
百耳擲火出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衢東坡亦
用于芙蓉城詩仙風鏘然韻流鈴也龔檢討誠屬
多聞而唐詩人都能傳覽羣籍如此想見唐人爲

詩周王處凡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諸子百家浮屠
老氏之文無所不記也

樊川又有詩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芥隱謂
出灰信宇文盛墓誌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
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少陵詩急急能鳴鴈
輕輕不下鷗洪氏辨證謂能鳴用莊子外篇一
能鳴一不能鳴不下用列子黃帝篇鷗鳥舞而
不下詩人出語下字並不苟如此明季八股多
雜子史釋道語雖非理脉頗有唐詩人工夫

妙賞堂餘譚

卷四

七

甲編

象外句

朱僧覺範評詩有象外句言比物以意而不指言
某物如無可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
葉比雨聲又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
比遠燒愚謂此亦後人有心看去故作解悟耳其
實作者之意未必爾爾也蓋作詩只是寫現前之
景前句似是秋夜蓋夜雨蕭蕭聽者忘寐不覺漏
盡比曉開門則落葉未掃此是兩種實景未必以
落葉比雨聲也後句似是秋眺蓋不雨常陰之候

日光時出時沒澹映林木日光既澹遠燒明滅可
辨亦是兩種實景未必以微陽比遠燒也若必以
前景專繪落葉不兼聽雨後景專繪野燒不兼斜
陽是有意解索幽渺未免求深反淺失之穿鑿且
若以微陽比遠燒則下喬木三字便用不着卽云
遠燒照入林木如微陽之光則又宜曰微陽映喬
木或曰在喬木不宜說下字也然能于象外說詩
卻有別趣所謂不以文害意可耳

士不可浮薄

妙賞堂餘譚

卷四

八

甲編

唐貞元間陳通方與王播同登第播年已五十六
通方甚少期集撫播背曰王老奉贈一第蓋輕狂
語謂其日暮途遠及第等贈官也播恨之後通方
丁家難艱苦萬狀播捷三科爲正郎判鹽鐵通方
求助不應時李虛中爲副使通方又以詩求汲引
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其乞憐如
此不知曩時期集意氣何在播不得已薦爲江西
院判播等拜相此頗足爲後生浮薄之戒

詩文流播外國

白樂天詩在當時每一篇出雞林賈爭以百金購之東坡嘗于清井監得西南夷所貢蠻布弓衣其文乃織成梅聖俞春雪詩坡以貽六一公公喜甚遂更爲古翠囊極其寶愛陳大士爲諸生其八股流播海外有海船漂至遠島見市販懸一布旗大書曰大明國雜貨大士稿在焉此三事相類皆文苑佳話也景泰二年王越以進士廷對風攝其卷莫知所之而墜于朝鮮之庭國王方朝得以獻景帝因識其名此又制科異事并及之

妙賞堂餘譚

卷四

九

甲編

杜詩可以祛瘴鬼黃書可以息江風大觀間王榮老方官觀州欲渡觀江風作七日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必蓄寶物此江神極靈獻之當濟願無所有惟玉塵尾獻之風如故又以端硯宣包虎帳獻之風愈作夜卧念有黃魯直書扇頭韋應物野渡無人舟自橫詩即取視之儻恍之際曰我猶不識鬼寧識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兩鏡展對南風徐來一飭而濟蓋人筆墨明則見重異域幽則格乎鬼神其異

如此

宋伯惠洪駿劉白詩太過

冷齋夜話云杜比征簡唯昔艱難初事與前世別不聞夏商衰終自誅褒姒意者明皇鑑夏商之敗賜妃子死也而劉禹錫馬嵬詩官軍誅佞幸天子舍天姬羣吏伏門屏貴人牽帝衣樂天長恨詞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乃是官軍迫使殺妃子歌詠祿山叛逆耳孰謂劉白能詩其去老杜何啻九牛一毛耶惠洪之意謂三公皆言妃子死而措意不同疑劉白傷于徑直無溫柔敦厚之旨然考妃子之死實明皇次馬嵬驛將士誅楊國忠明皇杖履親出慰勞之六軍猶不行陳元禮遂奏請貴妃自裁高力士又贊成之明皇不得已始割恩耳非自己畏天悔過而有掩袂之舉也愚謂杜詩隱寓尊諱存國體也劉白直書其事志詩史也三公各有深意似不可以是軒輊之矧杜絕當時劉白紀事過一婉一直爲時不同易地則皆然耳但褒姒誅而周亂殷喪太真除而唐用中興前後

妙賞堂餘譚

卷四

十

甲編

衰盛原別杜詩亦未爲錯而宣宗御製挽樂天詩
童子解吟長恨曲則在唐後王固已自知馬嵬之
實不足諱也

韓昌黎司空表聖二公詩

韓昌黎從裴晉公爲行軍司馬歸次潼關寄張十
二使君云荆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
史莫辭迎候遠相公新破蔡州廻桃林夜賀晉公
云西來騎火照山紅夜宿桃林臘月中手把命珪
兼將印一時重疊賞元功初晉公過華岳廟題名
妙賞堂餘譚 卷四 十一 甲編
闕門後大順中司空圖以一絕紀之云岳前大隊
赴淮西從此中原息戰聲石闕莫教苔蘚上分明
認取晉公題三詩聲調高壯意氣激昂視下士寒
儉語不啻雲壤正不嫌其說盡也宋諸公詩固已
胚胎於此

林處士璉禪師二公詩

宋錢塘講師遵式赴王冀公名將趨金陵過孤山
林和靖以詩送之曰虎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陰
長碧苔丞相望崇賓謁少清譚應喜道人來大覺

璉禪師仁宗朝留任東京淨因院既久乞還山作
偈進呈云千簇雲山萬壑流閒身歸老此峯頭慙
慙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云堯仁况是
如天濶乞與孤雲自在飛二公詩皆有瀟灑出塵
之致

杜詩與唐爲始終

少陵祖審言工詩與沈宋蘇李齊名爲初唐大作
手故山谷謂子美詩法出審言句法出庾信但過
之耳少陵子宗武亦能詩嘗示阮兵曹阮答一答
妙賞堂餘譚 卷四 十一 甲編

曰欲子砍斷其手不然天下詩名又在杜家矣少
陵作宗武生日詩有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則工部固亦頗許其子
名宗武者得無欲其繩審言之武耶惜宗武詩世
不傳而少陵三代並爲風雅宗至抑亦可見晚唐
詩人杜荀鶴號九華山人卽小杜之子也小杜守
池陽有妾懷妊出嫁州人杜筠遂生荀鶴周益公
嘗有詩云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材猶及杜筠兒向
來稍喜唐風集今悟樊川是父師唐風荀鶴集名

余嘗謂杜氏之詩與李唐一代相爲始終因作一絕紀之云袞袞諸公亂若麻初中盛晚漫相誇少陵三世樊川子一代詩名在杜家

大士先生有子孝威孝逸具有父風張愛先令臨川緘其文以示張天如曰見兩郎知大士非假亦足破疑矣大士爲諸生有四子合刻謂陳章羅艾後爲六子合刻增其二子也陳氏之文正如杜氏之詩其視威逸不猶少陵之于宗武耶然宗武詩不傳而威逸皆有詩文垂于後世

妙賞堂餘韻

卷四

七

甲編

此又有幸有不幸云

執詩不可以論人

詩中句意及使事多屬偶然興會或有觸而發者可以字梳句櫛之也嘗惟宋人評詩輒執此以論人之才品學術未免刻舟求劍失之愈遠論世者無爲其語所惑

唐人詩有絕大關係

魏徵詩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李日知詩所願但知居者逸無使時稱作者勞皆待宴應制之什

也可謂詩諫聶夷中田家詩父耕原上田子斲山

下荒六月禾未秀官家已脩倉二月賣新絲五月賣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則稼穡艱難閭閻疾苦之狀俱在目前鄭雲叟富貴曲笑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兩片雲戴卻數鄉稅又西施詠素面已云妖更着花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則竭賞娛色豔婦傾城種種荒淫之戒隱然言外章孝標焚書坑詩竹帛烟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著書便將暴秦橫絕癡絕之態如冷水澆背渾身汗下如此等詩措意深遠可誦可歌皆有絕大關係可見唐人作詩不僅作制舉文字觀

唐人選詩

唐人顧陶有唐詩類選姚合有極元集韋莊有又元集皆以本朝人選本朝詩如今之帖括家選歷科房行書是也然每于人數百篇中詮其數篇可見古人簡汰文字精慎處其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祐趙嘏皆不收姚集亦不收李杜又是

何意豈以其詩久炙人口或各篇甚多故無用爲掄次耶

上天梯

米元章名對詩云笏引上天梯鞘鳴奮地雷誰云天尺五親見玉皇來或問其意答曰初叩軒陛間門臣僚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杜荀鶴詩

池州費冠卿登第母卒歎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親喪何以祿爲遂隱九華山長慶中拜拾遺不應鄉

妙賞堂餘韻

卷四

七

甲編

後賢杜荀鶴以詩吊其墓曰凡吊先生者多傷荆棘間不知三尺墓高卻九華山可謂清而峻又曰天地有何外子孫無亦閒當時若微起未必得身還可謂婉而達作高節人軌誅須要有此意象

四家詩集

人言荆公執拘愚看卻極冲虛公嘗編太白少陵昌黎廬陵爲四家詩集而以歐公居太白之上歐詩固佳然在當時不過同鄉一先輩耳卻能推崇到此可謂冲虛極矣初老泉來京以所著權書衡

論投歐公一時稱善荆公以其縱橫有戰國氣獨不延譽故老泉作辨奸論詆之以洩其憤而荆公獨愛長公文臨老在鍾山客從黃州來猶問東坡近日有何妙語及得成都聖像藏記卽從風簷月影中索讀之喜曰子瞻人中龍也其冲虛樂善類如此

皖口盜姓名

昨譚江上豪客能乞李博士詩竊恨是客姓名不傳頃乃知其是循州韋思明也唐末進士李彙征

妙賞堂餘韻

卷四

十六

甲編

客遊至循州遇雨求宿韋氏山莊主人杖履出迎年八十餘自稱野人韋思明與譚詩史淹留竟日彙征不能屈因論數十家詩次第至李涉酷稱善彙征遂吟二篇思明復吟二篇其一云滕王閣上唱伊州二十年前向此遊半是半非君莫問西山長在水長流忽愀然變色曰弱齡不肖浪遊江湖交結奸徒爲不平事後遇李博士蒙惠一詩因而跼跡李公待愚擬陸士衡之薦戴若思中心藏焉遂隱羅浮于今一紀李亦云亡追惋今昔不勝懣懣

然乃持觴酌之反袂而歌曰風雨蕭蕭江上村綠
林豪客夜知文相逢何必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
君蓋涉嘗過九江至皖口遇盜問何人曰李憐士
其豪首曰久聞詩名願贈一篇足矣涉遂贈以是
詩盜喜不取絲毫而去九江孔道從滕閣順流而
下故叟頌涉滕閣詩忽感舊事叟即昔年院口之
盜魁也乾符辛丑范攄客霄川值彙征細述其事
且云于叟居觀李憐士手翰尚在蓋感李一言
因而折節改行遂為才人卒成隱者其亦季世之
妙實堂餘譚

卷四

七

甲編

豪傑歎

韓悲白樂

退之多悲其詩三百六十言哭泣者三十首樂天
多樂其詩二千八百言飲酒者九百首兩公意趣
不侔如此韓為文章道學白作富貴神仙悲者類
豆春秋樂者翱翔兜率兩公所得並自不減也

梅花詩

余嘗作梅花詩中有二句云調羹會入君王夢
賦端需宰相才用說命廣平二故事相映帶也

自負氣象崢嶸類宋人集中警語頃讀張文潛調
鼎當年終有質論花天下更無香之句喜其與會
森發正堪匹敵然文潛上句終有質三字較鄙作
樹義圓穩則終不逮古人矣

唐有五寶

人知宋有寶氏儀儼兄弟號燕山五桂不知唐蓋
有五寶也京兆寶叔向之子常羣牟庠登皆工詩
為聯珠集取昆弟若五星之義官皆正郎叔向有
詩名代宗時為左拾遺常牟庠登皆登第羣以處
士隱毗陵德宗朝用韋夏卿薦仕至中丞集有積
藏言序五人各一卷卷各一小序云

妙實堂餘譚

卷四

六

甲編

魏扶知禮閣詩

唐大中初魏扶知禮閣題詩云梧桐落葉滿庭陰
鎖閉朱門試院深曾是當年辛苦地不將今日負
初心勝出無名子削為五言以訕之

陳善評孟子

陳善論古文自六經論語外惟孟子最為巧妙其
評堯以天下與舜章似長江巨浸瀾漫無際而渾

瀨迴轉不可名狀評百里奚章似布泉懸水下注
萬仞怒泳狂瀾乍起乍伏瀕洞洶湧而觀者悚然

辨狼居山

漢書衛霍傳飲馬瀚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
祁連是以封狼對飲馬居山對瀚海大河對祁連
也後人或用狼居山以狼字連下爲山名恐誤山
所旃切

口字二音

芥隱筆記辨口字孔五切引漢溝渠志白渠之歌

妙賞堂餘韻

卷四

十九

甲編

云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重爲雲決渠爲雨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
萬之口愚竊恐是隔句韻以後斗口爲一韻雨黍
爲一韻若口字孔五切以叶雨黍則後斗字又將
何切耶至引上林西京二賦以口字叶浦字觀字
卻宜是孔五切或一字有二音也龔公宋末大儒
博洽稱最不敢妄矇存之以俟大雅君子再考

古賦勺藥字

子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乃以魚肉等物爲醢食

物也諸家以爲溱洧之勺藥談勺音酌藥音畧音
訓亦不同並見文選子建七發張景陽七命註廣
韻亦有二音故昌黎偃城聯句兩相鋪氎氎五鼎
調勺藥又云但擲顧笑金難和卻老藥二藥字同
音不同非重韻也後人詩或用勺藥羹意本此而
不知者卽謂以花作羹是何異以蹲鴟爲惡鳥耶

作文不在好奇

陳後山詩話謂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
苦詞艱善爲文者因事出奇江河之行順下而已

妙賞堂餘韻

卷四

二十

甲編

至其觸山赴谷風捕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
唯好奇故不能奇也

因事出奇而一規于自然此韓歐二公所以獨
有千古

官箴文法

宋圓照師宗本常語人曰我不勸汝出家學佛只
勸汝惜福脩行僕以爲通於官箴師首座大通善
本常語人曰我只勸汝生處放教熟熟處放教生
僕以爲通于文法

徐巨源論文

巨源論古文各有門庭以所熟爲其所出韓出左
柳出國永叔出西漢明允父子出戰國介甫出汪
疏諸文子固出東漢諸書疏當其合處無一筆相
似故韓無一筆似左歐無一筆似史遷書家所謂
書通即變如李北海不似右軍魯公不似張旭也
論時文以肖其題爲主有理有象是不一致譬則
樂也韶夏冲容大武踴厲廟堂疏越燕饗和會下
至里巷歌吹召客上壽必有好音送聲徹莫必令
妙貴堂餘譚

卷四

主

甲編

悽惻此自然之理也又如畫者春山欲其媽潤夏
林濃竊秋水澄潔冬嶺蕭穆晨漁緩出暮客遙歸
此自然之象也故凡題性命不可屬辭典故不可
空素泊理不可寒儉風刺不可直指發端不可盡
言更端不可遽已如此之類固難槩擬而或曰我
文欲孤高我文欲曠遠槩以一趣苟非其題失必
滋甚譬之以孤松爲春色軍鐸奏廟楹氣象固已
不稱彈鐘使爲高山流水夏笙使爲更漏抑必不
得之數又曰性情者文之根本也經術者文之圃

也歷代史乘昔人事辭文之雨露香澤也諸子百
家文之旁流支潤也又曰題質而我文之故曰文
題幽而我顯之故曰章又曰推之古文詩詞亦如
是焉耳以上數則直入文家三昧此巨源文訣也
鴛鴦繡出金鍼亦盡度學者玩味而有得焉便可
反三隅矣

文章者比事屬辭有聲有理之通稱也俗呼八
股帖括競曰文章此相沿之陋然玩巨源質幽
兩解則卽以文章二字屬之制義也可

妙貴堂餘譚

卷四

主

甲編

巨源考古未詳二則

徐巨源序劉士雲漪亭近菴謂君子而不文者有
矣韓魏公秋梁公是也錢牧齋貽書正之謂魏公
高文大冊不當謂其不文而予讀唐書梁公亦是
初唐一代大手筆浩博如巨源猶有考古未詳之
失可知士君子立言不可不慎然存其誤以俟後
世人之訂正古人往往有之無傷也劉琨詩西狩
泣孔某仲尼悲獲麟一事疊用揚子法言曰正考
父嘗喻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喻正考甫矣陳善

謂考父非作頌之人奚斯又但作寢廟而已何勝之有此皆考古未詳之誤魏公有安陽集五十卷其詩微婉巨麗尤爲當時諸公所不及公嘗自云吾在中書歐陽永叔在翰林天下文章莫大乎是此語三尺童子能言之巨源才大而此獨疎脫至是何也

才人爲文輿到疾書往往不暇考證卽經見熟識之故事當其議論驟來恣其謬誤而不覺非必盡聞見之隘也巨源作溉園詩序又謂使李杜論詩妙賞堂餘譚

卷四

三

甲編

未必及嚴羽然羽曾無片言傳者愚讀滄浪詩話毛子晉跋尾謂其吟卷百餘章如鏡中花影林外鶯聲言有盡而意無窮滄浪詩余雖未見由毛氏說證之則其詩集世固有之且佳無疑也何得云無片言傳抑巨源文字多散佚今所存一二皆其少時所作或不及博覽故耶

滄浪與吳景先書有云僕作詩不敢自負至識詩則有一日之長巨源評羽意或本諸此然羽自謂叅詩精子豈無不刊之作而起李杜于異

日若與羽辯證一堂出其心得決其紕謬所聞當必有進特二公不肯以金鍼度萬世人耳愚嘗謂使以李杜爲詩話必有可觀當在兩宋諸公之上此論頗爲有本巨源云云未免抑揚之過也

佳文不在字句上

舊有議蘭亭記天朗氣清爲不合時景絲竹管絃爲重複故文選不收此是俗下文章看園子之論考孟堅漢書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管絃則右軍用妙賞堂餘譚

卷四

三

甲編

明詩病在近雅

余每讀明朝諸公詩輒不愜意王微曰唐詩沿于國風而漢魏變于雅頌雅言多盡風詞則微今日之詩病在近雅此論得之然要爲隘萬以前言耳竟陵而下則自檜無譏

怡園星聚詩

庚辰仲春下浣司業張繼亭先生招集滿漢同袍

大會于宛平相國之怡園凡九十有四人蓋天下之英在焉先生手握一冊序數行于首題曰元魁星聚錄令諸子各指里居姓字其上是日伶人卽相府舒悅新班撤席後又縱觀亭閣池沼山林花竹之勝名賢國士妙舞清歌流觴曲水一時並集長安傳爲盛事余賦七言近體二章紀之中有云流水乍疑金谷會沙堤今作蕊珠宮頗爲同人所傳誦

續表忠記

妙賞堂餘譚

卷四

三五

甲編

續表忠記吾友四明盧公弼宜編著皆表萬曆以後諸正人君子成仁取義之槩倣嘉善錢士升遜國表忠記例又有二續三續各編其二續刻于江西爲今粵西觀察楚人方南鄭公叅藩時所捐俸錢行者公居官極廉自奉甚約清俸所餘不以長子孫而以鏤書版已加于人一等矣而絕不留姓名於編首并不作一弁言公弼以請則曰刻書以彰幽隱也爲自己留名乎夫世固有捐金不贏而輒將人著書之名平分一半去者其視公爲何如

也吁此種高致當于古人中求之

婦人工書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汝陰太守李矩妻中書郎李充母廷尉衛展之女弟也王子敬五歲時夫人奇其穎慧書大雅吟賜之又有紉情妻傅氏王洽妻荀氏並以善書名蓋晉代婦人工書法者多不獨衛夫人也而歐公集錄金石文字求之旣勤且博自周秦至顯德各人所書莫不皆有獨無衛夫人書而千卷中所收婦人筆蹟見于石刻者獨唐叅妙賞堂餘譚

卷四

手不

甲編

軍房璘妻高氏一人而已疑衛夫人當日雖精于書雅不欲以書見故亦不肯輕爲人書而高氏乃至爲人書德政碑碣錄中有安庭堅美政頌及太原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二碑皆鐫高氏書勒石題名于眼共見若惟恐後世人不知其善書也者余又以知晉人家法之正而唐室婦人之汲汲于逞才好名未必非則天之有以倡之其流弊至于久而不息也然衛夫人之書後世類能稱述杜子美至見于詩而高氏無聞焉世間男女子亦

患其無實耳不患其無名也又何必汲汲于表暴哉

妙貫堂餘譚

卷四

三七

甲編

妙貫堂餘譚 卷五

新建襄君弘任遠甫著

從子曰菊谷年

男聯桂樾發錄

清譚類

賀梅帖

沿山寶無學

元祿

文憲公會孫行也僻嗜梅嘗過其

弟西園見綠萼一株在蓬蒿中開花濯濯可喜欲得之懼弟或有難色以市廛一片歲入息可十金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一

甲編

者相賀弟欣然疑爲誕也日暮果送賀梅帖一紙命數丁移之而去帖云有地一廛在河之邊不亢不潦歲入息錢數千今以賀弟梅厥高與兒童比肩自賀以後地從弟稅梅聽兄遷以有用而易無用嫂姪姝不之然爾兄聊用以周旋帖語雋永有致不又從古今詩歌賦記外贈一段梅花故事供騷人詞客之咀嚼耶無學嘗除夕窮甚方向隣人乞貸忽有鬻古梅二株者亟解所衣狐裘易之其酷好如此或謂美產賀梅與名姝換馬相類然名

妹換馬同一俠腸羨產賀梅則雅俗判然矣烏可
相比唐突林下美人也林處士妻梅子鶴與無學
僻情差可彷彿

才人無往不富貴

丘毛伯序宣城梅勉叔士勸詩謂才之難也不特人
間卽天上地下皆然一子淵耳而地下儲爲脩文
一長吉耳而天上推爲作記乃知人之有才行者
令人間天上地下生富貴死富貴無所往而不得
富貴也此等語拈來最有意思能增長才人聲價
妙賞堂餘譚

卷五

甲編

卽在拓落中見之亦銷幾許磊塊添幾許氣魄所
謂生爲大柱國死作閻羅王吾復何憾英雄歸路
卽是神仙實在道理如此區區蒙珠離國當尚非
才人稅駕之所

大士已吾集云一士人爲冥官所攝禮遇之使
教其子且曰世之能爲項仲昭文者獨子耳是
仲昭八股冥府亦推重也此則修文作記之外
又爲制莖中添一段故事昔人曾言竊恐十地
閻王不愛詞賦也誰知閻羅王且愛舉子業乎

居嘗論此竊疑閻羅課子擇能舉業之人畢竟
其子亦習舉業但地下既不開科十殿子弟又
不應舉精此何用豈人間春秋榜其人未生時
大羅天上固曾先爲試定俗故有天榜之說其
試也亦用八股耶主試者或天上仙曹不足并
取冥府王公子弟作分校官俱昧時文體製故
從師預習耶考科場神異歷來有之題目多前
知者或托之夢兆或見之乩錄如萬曆乙未禮
闈司馬牛問仁題夢晉元帝恭默思道及吾省
妙賞堂餘譚

卷五

甲編

昨壬午鄉試吾之於人題場前盛傳吾字起也
字止之類不一而足又舊傳有舉子祈夢夢神
授文一篇既覺背誦如初揭曉其人落解俄元
忽不記及出場熟誦如初揭曉其人落解俄元
墨出卽夢中所誦之文也是文似亦從冥冥中
預撰者豈天上試士之題與文卽爲後日士子
入彀之題與文耶當俟冥搜奇識之士共質之
南州二士

譚友夏上公車以尺一寄士業云海不南而北南

可以見吾士業士雲北徒北耳其傾服如此士
陳先生弘緒士雲劉先生斯陞俱南昌人此可補
入世說稱曰南州二士也

收桂花法

桂花半開時其香正濃就枝頭顫取搗冬青子汁
拌之入有油磁瓶厚紙封蓋其香經歲不散至無
花時取放盤中則香氣裊裊中人如新開時若裊
淨斗室無縫者尤妙此等製法頗能巧奪化工令
四時天氣常帶秋香真不啻身在廣寒宮也

妙實堂餘譚

卷五

四

甲編

遊匡廬者山腰以上琳宮梵宇每晨起或天陰
輒有雲芝牖而入如海水湧起升階納陞駸駸
布淺一室榻笥囊盎盡是雲注好事者空磁礮
待之頃更礮溢用紙糊蓋歸貽親知題曰青雲
一器至四天明淨時針刺紙縫則雲氣裊裊如
青煙一縷直衝天上至于高不可矚其趣與收
桂花法同皆雅人清致也

貽措大宜曰青雲取青雲足下生之義貽大人
長者則宜題曰慈雲取其磁與慈同音雅貺亦

嘉惠也然則何以爲報宜於清溪月滿時乘月
光上射掬泉一盞貯淨瓶中題曰得月盞投瓊
報玖投雲報月差足相當但岫雲之無心尤未
若水月之空諸色相也故曰千江有水千江月
萬里無雲萬里天願與慧業人共叅之

春遊所宜

遊最宜春春遊有三遊山宜幽人遊湖宜風雨遊
園宜伉儷名山而挾幽人清譚卽是泉石湖光而
帶風雨鏗鏘絕勝晴嵐遊園而伉儷與偕則萬花

妙實堂餘譚

卷五

五

甲編

深處百草叢中燕燕于飛鶯鶯巧喚步步憐香踏
去齊齊帶月歸來真一刻千金也唐詩名園春日
總相宜大婦前行少婦隨又云竹裡登樓人不見
花間覓路鳥先知宛然一幅士女遊春圖費無學
每歲携三婦遊桃花下自序云如逢仙術樊劉之
闕非遙本笑倩痴宣武之摧知免想見名士風流
亦必如此方不殺花園風景

醋交

廣昌何冢宰文淵永樂間爲温州守嘗乘小舟訪

高士虞原璩入門便曰此地不容易到璩曰此客亦不容易來一夕談久不覺夜半村落無酒文淵笑曰醞可代也璩出新醞佐以蔬韭對酌辯論時人謂之醋交

十一月桂

桂花晚發者或秋末冬初重開一次荒齋有桂一株嘗九月始花余作催桂詩云身是廣寒仙手種晚成終久屬天家又云點綴故園風景好天香何得伴黃華蓋卽事也從未見有瘡發之日始吐秋

妙賞堂餘譚

卷五

六

甲編

菜力勝於魚肉

閩人周嬰引梁武斷酒肉文人久食菜榮衛流通則能飲食氣力充滿神明清爽凡血腥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理昏濁四體沉重又謂菜與魚

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嗽魚肉魚肉腥臊能減菜力此論可訂本草菜性清寒之誤卽本草亦自云魚性動火猪肉生風而北地有黃芽菜香脆甘鮮似勝魚肉味也但云菜力能扶體食菜者類皆堅強則未審萬羊宰相與黃蘗秀士較其精脉虛實盛衰遲速復當何如耳

盜亦蔽賢

俗傳明季一監司善譴冬日大僚公集方圍爐向火監司後至坐未定諸公譁然曰必有高論監司

妙賞堂餘譚

卷五

七

甲編

就事風生聲熒熒言曰適聞洋子江中失盜係廣東沉椒香船諸盜畏冷將香材作薪一時火發江岸警聞上帝帝大喜謂是下界何方善士作如許大功德會亟命六丁力士查奏力士回奏不是人間作善事乃一羣強盜向火耳聞者絕倒此公大爲雅譴然亦或有所觸若充類至義之盡綠林豪客能識李博士于蕭蕭寒雨之中一無所取但乞一詩而去元末泰和盜獲孝子鄧學詩之母斲學詩幾死守母傍不去一盜後至哀之并贈以詩學

詩立和遂釋彼肉食之徒若不能事實友仁興廉
舉孝正未審視若輩優絀何如耳余友趙子士嘯
死于萬安江上之盜與明季赤水三雋死盜處略
同曾疑江村泰和之盜若彼萬安之盜若此盜亦
前後不相若因歎蔽賢者謂之竊未聞竊亦蔽賢
也此論稍涉失厚其亦重有所感也夫

唐人蕭穎士遇下甚嚴一奴撻之幾死無去意
或問何不去曰愛主人之才耳故放翁詩云奴
愛才如蕭穎士婢知詩似鄭康成後世士大夫

妙賞堂餘譚

卷五

八

甲編

若乏愛惜人才之心得無并媿于蕭奴耶

真率會

僕好爲真率會作客旣懶衣冠待賓每呼爾汝知
我罪我聽之而已無學宴客篇有云酒無苦勸故
免醉飽之虞禮不逢迎自有去由之適真悠然如
得我心也

曲水園

曲水園在許昌城北有大竹三十餘畝潁河貫其
中以入西湖最爲佳勝初係州民所有文潞公爲

守買得之會移鎮北門賈文元代一日挈家往遊
題壁云畫船載酒及芳辰丞相園林潁水濱虎節
麟符拋不得却將清景付閒人仍走使緘寄公得
詩大喜卽以地券歸賈氏文元遂受而不辭然文
元居京師後亦不復再至也此段出石林詩話可
見園林勝景寒士力不能購達官貴人力能得之
又苦於遊賞無暇天地間清福之難消受也如此
究之先天下而憂者出則宜猷入則贊化動念卽
關民瘼夙夜多屬在公固亦不必拋却麟符虎節

妙賞堂餘譚

卷五

九

甲編

徒眷眷于亭臺花鳥山池竹石作風月主人已耳
他若不念人勞恣情遊宴浮生未閒半日老僧却
忙了半月則又風斯下矣吾不欲觀

宦海炎涼

俗情冷暖宦海蒼黃不待墓拱白楊卽已門羅青
鵲讀費無學宦籍一篇最能以文言道世事始焉
鋪陳華靡繼則同歸索莫如鮑昭賦蕪城庾子山
哀江南循諷一過意緒荒涼惜不教熱場中人徧
讀之錢牧齋詩云薄俗休官如物故畏途削籍當

遷除一憤世眼一醒已脾又別是一番傷感

欣仰

賢哲生千百載上每動千百載下之欣仰有恨不
同時之歎如太史公云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
執鞭所欣慕焉謝幼槃淵明祠詩云假令九原今
可作舉公籃輿也不惡然則苟文章不逮司馬高
節不如幼槃雖欲求爲二公之僕隸輿臺庸可得
耶

季重雅譚

妙賞堂餘譚

卷五

十

甲編

蕭齋日記云王季重權蕪關有客于之殊不爲禮
客語季重臨叩令于相如謬爲恭敬故卓王孫輩
皆謹事之今者有客不重亦公等責也季重笑而
微挑之這其間相如料難是你滿座粲然此爲雅
譚亦可媿今之遊士也以上愚謂季重此語畢竟
胸次未廣夫人窮而投我何必生分別心脫真有
抱負如相如者恐亦未必爲公所客耳

天倫樂事

人生樂事無過天倫若堂上並是黑頭膝下時邀

青眼樓前花萼大被無猜林下風標布衾如友此
等歲月活得四五十年便是作狀元宰相之榮不
以易此

俗嘲納粟監生

近時常平例開納粟入監者甚衆一邑有至萬人
者捧檄赴銓考授虛銜皆州同縣丞各色貢販小
家遂競爲士夫結束照品級飾冠服車蓋儀衛誇
耀戚里姑蘇有好事者占一絕誚之云滿城藍蓋
翠如雲不足州同即縣丞更有一般堪笑處真人

妙賞堂餘譚

卷五

十一

甲編

還作相公稱其黠者又託爲詼諧寓其嘲誚云一
古董家持一銅溺器欲售云係武王官中所用者
或辨其贗其人答云縱不是武王官禁之物然銅
色甚古說不得渠不是周銅州聞者絕倒二事可
入笑林但令州司馬削色耳余爲更援一舊話解
之昔張新建與趙蘭谿皆以言事謫州佐後二公
同日宣麻王荆石改舊詩譴之云龍樓鳳閣城九
重新築沙堤迎相公俺貴俺榮榮君莫羨十年前是
兩州同二公大笑此堪爲諸君子解嘲得無謝曰

溺器相况穢褻甚矣得先生此解何異羯鼓爲我解穢也

納粟得官卒爲名臣漢張釋之卜式是也納粟入監卒爲大儒明羅圭峯先生是也資格何足限人特人自不能重資格耳而一二小輩又妄爲張大之自欲上僣冠紳愈覺下同傭仆所以起世俗之非笑甚者動有司不肖之心不聞艷黍稷之馨而但覺統嫌其銅臭豈非伊人之自取

妙賞堂餘譚

卷五

主

甲編

神附童子能爲巧對

臨江樟樹鎮惠烈侯廟祀吳丹陽太守南昌聶文梯先生極其靈應相傳萬曆間嘗附童子出神江濱爲吞刀食火剖腹洗腸諸戲適新建丁勺原憲副舟至頗疑其僞因以神姓爲一偶試之云聶生三耳聽天聽地聽陰陽益絕對也童子忽入水踰刻乃出亦以姓對之云丁着一鈎懸國懸民懸社稷且云吾爲此馳數千里尋洞賓先生始對就丁大奇之愚謂侯在孫恪時爲一代才人見重虞翻

其答滕孕書文采宜明今此偶語乃詭云得之呂祖或亦假託以遂其冲虛之志耳然所對巧思澹發非具絕妙靈通者實未易道也

舊有絕脚對西水驛西三塔寺前三座塔久無對者後一仙臨訖對云北京城北五台山上五層臺亦自謂歷遍天下名山大川諸勝境始得之

用四書語爲對

丁勺原善屬對一日張相國公子冠盛集賓客禮

妙賞堂餘譚

卷五

主

甲編

畢相國偶顧其子曰文禮樂可以成人矣勺原在坐卽揖而進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語具出四書機鋒敏妙小相字映帶尤巧一座欣賞相國卽囑書之爲柱帖云宋臨川蔡元藻兄弟科報罷張友平來別慰之曰劉蕡下第我輩何顏元藻應聲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亦舉成語作對妙有映帶與此相類荆公嘗言用漢朝人語止可以漢朝人語對若叅以異代語便不相類余觀元藻以漢語對唐語何嘗不妙文心寧可拘束也此種語意自是

狡獪伎倆却最能增長初學智慧

拙對牽率

已卯計偕都門聞江右驛憲霍岳韓公有採風之
典進多士于鎖院而試之校藝之餘旁及比偶括
本歲節令爲出云一歲二春雙雨水兩度鵲橋蓋
閏七月也時

早上自海淀回官余卽事借對云三公四相六尚書

同迎龍駕又一夕雪後風月交清皎如白晝余語

同人王元瞻堂今夜好景可謂雪月風俱備只少

妙實堂餘譚

卷五

古

甲

花元瞻未及答余對以祿位名皆全更多壽亦屬

借對殊愧牽率而元瞻遂謬爲擊節謂此真金華

殿中人語也異時福澤無量當合汾陽木齋諸公

爲一人且多少字相對尤極工穩余笑曰此做鄉

三家却塾七歲童子伎倆君無小覷我彼此一嘆

元瞻又述其本京先輩陳中翰性頗古恠落落

寡合年近六十二子一女舉之甚遲合已身及

婦家凡五口除夕四顧蕭然自署門帖云雙半

小兒女一對老夫妻語近郊島然實境亦瘦硬

之句也過者莫不敬之

秋雨洗妝

元遠山詩非關細雨能留客自是桃花要洗妝此
春景也今秋七月望後時雨旣渥四山明淨如一
堆青玉琢成數月潯暑銷歸無有亦一佳境因命
書工爲秋山雨後圖更改元句云非關疎雨堪銷
暑自是秋山合洗妝

雨夜讀書二則

吳滋云人知月夜之妙而不知雨夜之尤妙夜闌

妙實堂餘譚

卷五

五

甲

人定更長燭明旣鮮家政相關又無俗物敗意此

語能道出夜靜佳趣亦能得雨中三昧所以風雨

夜各爲三餘之一此時焚膏讀書不亦樂乎

雨夜讀書自是幽思相添但苦一夜好雨不以之

讀書而以之納悶便覺空塔滴不入滴入愁人耳

其凄楚又十倍于風清月朗時矣然此亦人心自

爲之于雨夜乎何尤

魏寧都夫人

寧都人爲余言魏徵君禧夫人有潔僻築淨室數

間與婢獨居微君罕親其面或有事見則先期至
室外沐浴畢婢携新衣衣之自冠至履無不易者
進見不踰時即促之出几案間不容微君摩挲焉
以故無子夫人間遊園林先命婢汲水沃其道路
凡池亭竹石澆濯悉徧婢提筠椅隨之數步小憩
一日忽值伯子同客來遊夫人遽避婢不及携椅
伯子遊倦遂坐其上夫人聞之立命碎椅付諸火
伯子知而大恚曰吾非異類胡至若是微君歿
人即不食門士環跪榻前面壁不應絕粒七日而
妙賞堂餘譚

卷五

其

甲編

卒
余嘗評云難在末後一着

公車寒景

費無學轉情集中歲暮篇一聯云霜雪寒宵墮戶
人欣晏起陰陽短晷還鄉客苦晨征可謂情景逼
肖因思同袍北上多在臘盡冬窮之候此等景况
予輩尤嘗之稔矣每四更蹴起殘睡未已奇冷逼
人馬度板橋不踏冰即踏雪雞鳴茅店不呼月偏
呼風長征之苦有甚于此時此際者乎因為改四

字霜雪寒宵私閤人欣晏起陰陽短晷公車客苦
晨征留語諸君聯鑣一喙

夫子夫字爲一大

萬曆間南昌章布衣璜講學里中四方從遊日衆
尊爲章夫子一直指下車聞之不悅假式廬試之
卒問曰聞先生有夫子之號但夫字爲義不一有
夫婦之夫有夫役之夫有夫子之夫不知先生是
那一夫布衣不假思索徐起對曰二人爲夫婦之
夫土人爲夫役之夫一大乃夫子之夫耳語未竟
妙賞堂餘譚

卷五

七

甲編

直指不覺下拜

先生夫字諸訓雖屬一時機辯權詞以對然亦
各有精義蓋字學原無窮盡愈解愈有思不
轉靠六書皮殼上着脚也荆公字說空字解初
作工能穴土則實者空矣故從穴從工既用佛
語又解云土以爲穴則空無相工以穴之則空
無作無相無作則空名不立蓋融會維摩詰法
華楞嚴諸經義而釋之愈入微妙先儒謂其比
前說爲勝元人餘干吳正道精六書吳章廬間

模楷二字正道引淮南子草木譜云模木生周公塚其色正楷木生孔子塚枝葉質直若正與直可爲法則況在聖人之塚乎此乃取義非假借也草廬敬服如此訓字都能補說文之闕

名花好色俱不可好

宋吳元卿好花空中有神語曰花乃開謝無常之物最能損人道心仁者何爲好之余謂美色亦名花類也因拓一語云色乃伐性戕精之物最能損人德器智者何爲好之

妙貫堂餘譚

卷五

六

甲編

命中不帶財

俗傳一窮卒登酒樓見樓下糞草堆中遺一小銀袱下樓拾之却一死鼠同夥見者復促之往三拾三得死鼠同夥不信易卒拾之果是銀袱銀數六七星其人不語回家自縊蓋恨已命窮也明江南邵僉憲士廉爲諸生時見門外鈔一張私往拾取乃一片荷葉行人拾之仍舊是鈔邵思一鈔何足重輕尙不可妄得况民脂膏乎于是自入仕以至監司刻意清苦南中至今稱之余觀世人以不得

橫財自怨命薄因而墮其志節如窮卒者不少不思邵公以一鈔不得之故適成其終身爲廉吏命中不帶財命中何嘗無官命中有官命中却不帶財命不能限我不爲官却能限我不帶財命能限我不得財能限我不爲清官乎彼錯恨命而不立志及不知命而妄思得賄或反貽禍于其身若子孫者合觀二事直可作心頭一棒

楊文貞公曾祖景行官元翰林待制家甚貧里中有官位卑下而貲產充溢者或問曰公官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七

甲編

高而貧某官卑而富何也景行曰天道公平貴者減富富者減貴人服其長者

厚朴湯

溫公續詩話云文德殿常朝所也宰相奏事畢乃來押班常至日昃守堂卒好以厚朴湯飲朝士朝士有久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爲詩曰立殘堦下梧桐影喫盡街頭厚朴湯亦實事也愚嘗言山藥茯苓薏苡之屬儘可作羹粥餉饑天冬五味之類亦可作湯消渴何取厚朴考本草朴性寬腸順氣

豈爾時朝士或有肚皮窄不能容物或賢者建白
弗舒多鬱鬱不稱意其高位恣肆者類又氣盛易
怒觸之多傷堂卒微窺及此意在以寬以順故有
取乎厚朴耶惜溫公不言所以也倘果若是堂卒
合是解人

登山有二法

徐行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此溫公題嵩山
禪院柱上蓋登山二法也僕以為仕途亦然徐行
則不困措足于實地則不危

妙賞堂餘譚

卷五

二十

甲編

雅俗之辨

山谷極言士大夫不可俗俗便難醫或問不俗之
狀曰難言也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
奪也此不俗人也山谷所謂不俗如是如是後世
或號雅人不過只清譚飲酒絲竹紅裙而已將以
為雅耶俗耶請君自識

曾文清公兒皆早慧

曾幾字吉甫贛人宋高宗朝為學士生兒皆早慧
中子建纔十歲一日謂父孔子死宰予必不行心

喪三年問何以驗之曰予親喪以替為父况師乎
其姊曰只恐聞于汝安乎之語不敢違也兄逢從
旁對曰記得夫子沒時宰我已先亡矣愚謂世競
知謝庭詠雪為一門才俊若此髫兒豈女統膝譚
經宋之曾氏寧必減晉之謝氏耶此西江佳話也
亟宜譜入新語同作千秋韻事可耳

東坡喜食猪肉

世傳東坡為五戒禪師後身然坡喜食燒猪佛印
住金山每燒以待其來一日為人竊食坡戲作小

妙賞堂餘譚

卷五

三

甲編

詩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揀得百
花成蜜後為誰辛苦為誰甜余觀空門人或自好
飲酒食肉遇居士至輒以素茹相餉以視印公此
舉又何妨碍耶坡詩直名古人而以已表字押之
想見清狂之態正如天半秋鵲摩入空青也坡在
黃州又有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錢等糞土
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
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椀飽得自家君莫管余
嘗笑謂富者不肯喫二語可作猪肉雅謎然富者

卽宵喫亦未必解煮也山鄉近市者常宿肉以待客余再爲補二句云鄉人藏之腐貴人食之鄙客大笑

彭太公義方清節

彭義毅公澤初知徽州徽良漆器公家欲嫁女鬻數十器遣吏護歸太公見吏曰吾以吾兒在徽爲天子愛民節財旣數月矣未聞惠政而漆器從數千里來家卽貧椎髻布身可遣女嫁奈何貴異此耶對吏燒之卽持一盞裹一袂徒步至徽府門曰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主

甲編

吾欲見太守門者目攝之曰吾太守父也若卽告有彭某甲在門太守當自知之門者私入白公驚起具衣冠出迎目吏搥蓋袂入太公怒曰吾從關中來有日矣搥此數千里不苦府門去堂幾何汝獨不能頃刻舉乎公跪捧入太公登堂跪公其下呼吏卒曰吾謂太守在此邦問民窮苦愛惜帑藏乃今市漆器歸汝徽何仰太守也諸君爲我杖之吏卒相視莫敢動太公自取杖杖畢遂復徒步去公涕泣振濯卒爲名臣

古人交際之簡

魯鐸爲司業其僚長趙永約在壽相國李東陽永以兩方帕鐸索帕無有記有枯魚家人曰已食其半矣卽撈半魚與俱東陽欣然沽酒烹魚與飲三人大歡而罷古人交際其簡如此可謂君子之澹矣

士不可皮相

瞿昆湖眇丈夫耳言天下事挺直不阿而要歸于忠厚李懷麓文章相業一代偉人而史稱其貌寢初不爲時宰所器士寧可皮相也

妙貫堂餘譚

卷五

主

甲編

峻望如山清撻過水

靈寶許家宰嘗語人曰吾遙望關西有二高焉其一華山一世隆也世隆雍公泰字耿九疇爲兩淮運使極廉嘗坐水傍有童子指曰此水雖清不如使君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二公之謂矣至今百載下猶有餘慕士大夫峻望清節爲世欽仰當學雍耿二先生也

妙貫堂餘譚 卷五終



新建裘君弘任遠甫著

從子曰菊谷年錄

男曰楠柱國

雜談類

花神

洛下有貴豪家園中植牡丹數千本每歲盛開主人置酒延賞風日晴和筵中忽聞馥郁異常花盡盤旋翔舞如喜如狂主人起具衣冠酒脯羅拜花

妙賞堂餘譚

卷六

甲編

前移時乃乞歲一有之蓋相傳花神至云

三甥並爲女婿

晉劉粹字純嘏弟宏字終嘏漢字冲嘏並負俊譽時人語曰洛中雅雅有三嘏皆王安豐甥皆娶安豐之女晉人多重世婚而劉氏三兄弟互爲友婿又皆以涇陽作丈人峯門楣卽是宅相尤其叔聞後世不多見可資閒譚也

世貴

明父子至貴者首靈寶許氏進吏部尚書子八有

官階者七詔鄉貢誥南戶部尚書讚吏部尚書入內閣詩工部郎詞塹運使誌青城令論兵部尚書蓋喬梓三尚書一閣老金緋銀艾並聯一時海內莫京焉次則閩中林氏瀚兵部尚書子庭桂庭枚皆鄉貢庭梯工部尚書庭機禮部尚書餘子五人廕叙者三庭梔子炫通政司叅議庭機子嫌禮部尚書煒亦至大官蓋瀚子庭機庭機子嫌三代尚書而瀚父鏐以進士守撫州有官績世爲名臣始瀚八十夢日墜其隅寢行視之是婢所舍一召御

妙賞堂餘譚

卷六

二

甲編

之遂生庭機云

撫州公居官廉介旣自免歸友人戴和齡方嚴慎許可對坐客握鏐手曰公有四知諸君知乎客皆以楊震故事爲擬弘齡徐曰林公歷官知縣知州知府人皆能之至其知足人鮮能也一座以爲名言

鷓鴣米

費文憲公後人言弋陽汪宗伯在朝時一內臣曰須蜀米至當屈公一談耳無何具束迎汪且曰蜀

米至矣汪赴其招酒竣設飯不過半甌而香滑有膏異于他米卽所謂蜀米也汪問所從出答以蜀中歲創進者其米生鷓鴣尾每尾只二粒取出放去來歲仍可取汪大奇之余謂杜詩香稻啄餘鸚鵡粒乃倒裝句法耳子美在蜀最久未見有所爲咏鷓鴣米者而明代博洽好著書如升庵亦不見紀錄及之真屬奇聞足補食經穀志之闕

琴亭

鄴郡公署後有小亭一區合扉不具土砌生苔但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就兩壁拊掌一扣則琴聲冷冷然應手高下號曰琴亭飛吟靈响確係琴絲非他絃所得優奪異哉魯壁吐絲竹聲而尚書出不知此亭壁中輒有山水之音抑又何也

甌土兩秧齊殖

宦甌者言甌俗早晚兩秧同時而殖參差田中根苗不亂特刈穫有先後耳其說可倫風土之考

壞棺之板能爲鬼言

南昌吳石鄉一醉漢夜歸亂呼云捉鬼來聞者不

信啟扉視之則抱一壞棺之板也衆以付火薪盡如故斧劈之不開血痕潰潰然衆大駭異然莫可誰何也擊破廟中夜半忽有數十鬼來視咎云儂說醉漢宜避今果櫻其毒板忽作鬼言曰渠無如儂何衆鬼又竊聚訟云若渠知此法將桐油潰石灰拌菴荳燬之可若何鬼板曰若自知渠人寧能知也適有丐者宿廟後盡得其語曉卽依法焚之須臾而盡此余幼時業師吳畫如先生目擊語余余嘗謂亦一怪事可入太平廣記壞棺能爲鬼言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四

甲編

與元緒子青問答相類特未審用菴荳桐油石灰三種制之是何理性惜世無張少傳其人者可問也

鬼畏人扣齒聲

黠者宵行遇鬼鬼詰之詒云儂亦鬼也結伴而行因訊鬼儂新死不諳爲鬼事鬼怖云何曰最怖人牙齒聲有頃黠者詒鬼云去路尚遙何不更迭爲負鬼曰諾須臾鬼負于背訝其重詒曰屍肉未化耳次當負鬼未及數步忽作寒顫狀齒丁丁有聲

鬼慌曰而人也而人也急避之遂不見

雷擊欺人爲利者

康熙壬申年南昌災旱兩穀不收民間競糶蕎麥作種價驟貴旋亦少抑有二小販合夥市麥計所售之值不足償母一販欲以熱水洗之每斛可長五七升然種之不生徒以欺人射利而已一販不肯遂折駁各分蕎麥而去不數日蕎麥者損母錢五分忽暴雨震霆擊死蕎麥者揭其屍于蕎麥者之家案上忽有銀一函紅紙方封啟之數

妙賞堂餘譚

卷六

五

甲編

恰五分蓋主者鑒其一念之不欺爲償其本也而所殛之屍十數人舉之不動俟蕎麥者代乞其罪并鳴於衆屍始仆一勸一懲冥報捷然見者莫不悚異之

乾麥所損不過五分則水麥所售亦不踰數星而已欺人卽以欺天遂攫神殛在主者重惡欺誑殺一警萬原不較數之多寡而愚民爲數星而遂自戕其生甚矣蚩蚩之無知而詐之不可有也彼欺人爲利者可以鑒矣

雷擊死者所罪未暴白則跪其地雖十數人推之不仆也頃吾鄉有奉無爲教者滅燬祖先神主不祀家堂香火食雞子不食豕肉其教類天主而小異最爲左道一徒白日間殛死同教十伯輩來視諱言雷殛云係陰陽之氣相駁偶觸而傷相與繞屍傍誦經咒因共舉之堅如石笋不動同輩大慚而去後延羽士請雷簿對之聲罪于衆奏章上謝屍始仆

熊丹稜先後遇異人

妙賞堂餘譚

卷六

六

甲編

南昌熊升之先生名如旭厚重簡朴與先大父宗海公少共筆硯公甚敬之以順治戊戌甲科知丹稜縣縣無治宿草廬中夜常有獨足異人共榻爲伴旣罷歸杜門不出壽踰八十一日忽有老僧來訪貌甚偉以拍浪驚雲起屬對公擬對覓火帶烟來僧曰君尚有所粘濡耶以擔泉帶月來代對之言訖不見公自是若頓悟者尋繹數日而卒余舅氏郭公天申距先生廬舍甚近故詳知之爲言如此云

象洞書院

大士先生幼瞻贈公產閩汀武平縣之象洞既歸
臨川爲諸生有大聞于宇宙武平仰止者構象洞
書院聚文其中求大士題柱帖云憶兒時釣弋依
然追故園故鄉不堪回首喜今日禁書有主願多
方多士共此揚眉

看花局

越中牡丹盛開賞者不問親疎謂之看花局澤國
此月多輕陰微雨謂之養花天故詩云中酒情懷
妙賞堂餘譚 卷六 七 甲編
因小會養花天氣爲輕陰

余曾赴一巨公看花之局值主人食素余指牡
丹謂此富貴花也公又茹素可謂素富貴因戲
爲一偶云富貴人賞富貴花素富貴行乎富貴
座客無有對者然亦煞是難對

慈姬

有優人扮蘇季子之妻種種不得于姑姑數窘辱
之并其似似凌虐訕笑諸苦狀頗極哀怨動人一
村姬觀場憐之忘其優也次日命若孫若幼子輩

拉優至家優已復故裝矣姬猶不省昇以履帛針
線果餌之屬慨然曰阿嫂命何苦也而姑何忍也
薄物見意好自爲之語未竟聲淚俱下優心知其
慈然感其誠切重拂其意亦不自爲別白含糊受
之而歸此客夏南邑上鄉事同時子孀降嫗環觀
甚衆皆目瞪口呆聽姬所爲莫有覺而正其誤且
痴者是尤可笑也癸未春三月章廣若劉亮先聯
轡南旋馬上各搜瑣僻事爲歡笑廣若拈以告子
子絕倒幾墮馬云

妙賞堂餘譚

卷六

八

甲編

庚辰南還亦同廣若及廬陵鄒貞文二兄一路
搜奇選勝恣爲詠諧廣若工顧曲善揮拳或馬
上清歌或樹陰角打每一鼓掌幾千櫓驥皆驚
道傍觀者輒有壁立千仞之目今年貞文以外
艱未上春官而我輩歸里後河山遼闊難數數
往來每念長征歡笑恍若風流雲散也湯臨川
不云乎人生富貴有時爲歡苦不足當奈何

焚巾會

吉水士子多勤學歲大比聚同志數十人或百人

爲焚巾會擇一靜地讀書各取巾袍門外焚之以示鍵戶不出之意相傳明洪永間一會有中至二三十人者

妻曰鄉里

漢人謂君曰國家晉人稱妻曰鄉里此新語也但不知文燈岩德翼何所考證抑鄉里二字或亦一州一郡之方言乎未必爾時人盡有此種稱呼

題俗子壁

有書俗人壁云賤子僻性好銀無銀百事難雅野妙貫堂餘譚

卷六

九

甲編

夫性不喜客有客竟日少懽余每聞而捧腹其實此等尖巧語慮傷厚道文人可不必作也

有客少懽儘可不必無銀難雅竟是實情人生離了阿堵却將何一件作活計也客曰先生大爲俗子解嘲

座上客常滿自屬韻事然亦看是何樣客耳若一味俗客一來便有幾日所談非七青八黃卽掂斤播兩甚者牽扯勢利妄說官紳聽之令人迷悶其一種面目意態對之亦儘覺可厭也若

貧交嗟窮愬苦老農量雨數晴一却不妨一倒有趣

旅次門帖

自山左至裏府一路打尖歇宿之店其門帖鄙俚荒唐類可噴飯余嘗記其一云包如玉兔盤中坐麪似銀龍椀內遊陋劣不通極矣間有稍可者如生意春前草財源雨後花玉兔催人投宿店金雞喚客整行裝差近明白

玉兔銀龍之喻妙想天開不知從何處得來且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十

甲編

對亦工整可入近選各聯市肆通用門也半途一飯南曰中火北曰打尖皆卽次中頓之異名者

荆公軼事

荆條從無拱把者王介甫嘗時讀書齋中有荆一叢綿亘半畝其枝暢達大如杉松人以爲荆國之識又介甫當國時神宗曾暇江楚兩省漕舶賜之無地可貯露置荒洲上後皆糜爛今呼爲爛米洲此二事本傳不載皆臨川土人爲余言果否存之

以脩軼事之考

液雨梅雨

立冬後遇壬謂之人液至小雪出液得雨謂之液雨無雨則主來年旱芒種後遇庚入梅夏至後遇壬出梅此中雨謂之梅雨梅雨沾衣物便腐澣垢如灰汁有異常水五月上旬尤甚

閻君殿門聯

是是非非地明明白白天

七甲子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二

甲編

天運四百二十年一周而七甲子脩謂天地人江河海鬼也行天元當有太平之應唐開元初正行天元也

左手舉筭

宋僧覺範與李德脩游公義皆以左手舉筭一日過貴人留食貴人曰公等皆左轉也覺公應聲曰我輩自應須左轉知君豈是背匙時人一座大笑噴飯滿案

謝野樵

國初吾鄉有謝野樵者本西山民頗好脩煉術一

日忽半山無人處現一草廬中有黃冠數輩謂之曰我挾汝至一處但閉目勿視耳傍惟聞澎湃聲似海濤上下湏臾至令開目視之不類人間司閭者語黃冠君來矣見野樵則曰此江西人渠鄉許道士亦在此引之入則見上座三尊者髯眉岸然衣冠各異似三教聖人旁坐一道士則旌陽真君也尊者顧野樵語黃冠云此人尚蚤何遽偕來就令引之去但畀以篆書一冊黃冠挾與俱還云到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家瞪目視之正在龍沙地上寺鐘初鳴天尚未曙回視黃冠已不見矣謝後尋譯篆書久久漸解竟得道不知所終

蘇道者

予師蘇道者有道行閉關郊外純陽觀三十年嘗有鐵呂二祖夜與對語庚辰三月忽開關欲詣龍沙玉虛觀拄杖而出其徒稅小輿坐之杖長七尺師携杖入輿輿幃高不五尺杖亦容焉至玉虛自言如廁其徒未及隨則已大步出門外數十人尾

之竟不見分道問來者訊師模樣俱言見之如左
慈分身事蓋白晝仙去云師嘗與予言上邇須人
吾亦自此逝矣惜師冲舉時予以計偕未旋不得
躬逢盛事爲憾

韓木

潮州韓文公祠有異木世傳文公手植去祠十數
步種之輒死有題公祠者云韓木有情春谷暖鱉
魚無種海潭清

武侯靈異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明蜀人趙太守雪岩舟過瀘州風阻薪乏命僕上
山樵採山頂露鐵船半隻中皆大錢銅色甚異有
無字者有曰諸葛之寶者因取數羅回忽大響一
聲山合船不見矣行兩日岸邊人衆洶洶問之乃
鑄武侯像者方募銅雪岩驚異盡以錢施之像乃
成蓋武侯歿千年後輒著靈異如此

斗魚勛酒

皮日休釣詩一斗霜鱗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
斗酒乃論斤余嘗笑云東坡赤壁賦我有斗酒藏

之久矣是客殆非吳人然今吳下買魚亦論斤也

金陵軼事

金陵俗貧不能塋親者輒火其骨湛甘泉爲宗伯
禁之擇城外空地爲漏澤園疏請于朝賚奏千戶
王某稟曰聞疏內有以無主之地塋無主之人兩
句恐無主二字未可陳于上前甘泉遽曰殊失檢
點也遂易其語海剛峯總憲南都有御史虧尅米
價一經紀家何秀才擊都院鼓告之剛峯大怒繩
御史以法後秀才惧衆臺中報怨乞付執照剛峯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古

甲編

大笑曰御史視朝廷明旨尚爲虛文海某一紙執
照何用我以為秀才有此膽氣原來畏首畏尾豈
能作事叱之出

故事生員服闋赴縣試文一篇呈解學道然皆
頌題歸擬宣城一生素不得于令令思窘之閉
後署使作文隨口出一題爲篤信好學守死善
道生卽上言求易題云是題有死學道三字不
便轉解令遽愕然曰是也是也連聲呼君乃飽
學秀才無須在此易以天下有道則見題廳令

出作宿嫌頓釋人服是生見事之敏

黃鸞郎

唐有趙仁獎者家王戎墓側善歌黃鸞中宗時負薪詣闕云助國調鼎卽除臺官宋務光嘲之曰仁獎出王戎墓下入朱博臺中捨彼負薪登茲列栢行人不避驄馬坐客惟聽黃鸞忽一夫負兩束薪務光曰此合拜殿中人問其由曰趙以一束拜監察此兩束合授殿中聞者大笑

商山婦鐵指

妙賞堂餘譚

卷六

主

甲編

咸通中左軍張季弘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有新婦不事其姑季弘責之向前分訴每愬一事以中指畫磐石上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號壯勇汗落神駭竟不知是何許人也

松上莓苔

曩丁卯歲在鹿洞前有老松數株蒼皮溜雨上有細草一叢茸茸然非根非葉如石上苔蘚特豐茂耳土人不識或曰千年竹于是諸生有爲松上千年竹賦者余時竊疑其名不徵于書且亦無松上

生竹之理今覽宋人許彥周詩話乃知是艾納非千年竹也東坡梅花詩憑仗幽人收艾納國香和雨入莓苔艾納香名卽松上莓苔出本草及沈氏香譜

蜀中黃銀

蜀中出黃銀其色重與兼金無異上石則正白南人罕識者唐太宗嘗以黃銀帶賜房杜時杜已死乃曰鬼神畏黃銀易以金帶隋文帝時并州出黃銀刺史辛公義以獻余因疑近世金鋌除黃色極

妙賞堂餘譚

卷六

主

甲編

濃俗呼火金外餘者以製首飾不煮礬水色多滌白恐皆是黃銀非真金也但不知蜀中今尚有此否抑其值視銀何如當遍覓蜀人問之以補五行志之闕

太守不識沈石田

曹太守新構察院籍畫史圖楹無石田名在籍中隸攝之或曰太守何賤公也謁貴遊可勿往曰往役義也豈爲賤哉謁而得勿往乃賤耳太守入覲銓曹問沈先生無恙乎守漫應已見李賓之闕老

曰君挾沈先生書來耶又漫應時吳文定公爲少宰守倉皇走謁問誰爲沈先生吳具語石田生平守曰可奈何吳曰沈先生畫僕多有之公代之緘而致之第言沈先生病不能書也太守送閣老所返徧責吏胥吏曰沈周也公故使圖院太守叱咤曰我不知則已矣汝輩不爲我一言乎夫是歸也必無入廨而先詣沈先生愚讀石田傳至此每爲捧腹守固俗吏然限于不知亦無足恠而當時姑蘇冠蓋大紳在林下者不少乃郡伯入覲天官執

妙賞堂餘譚

卷六

七

甲編

政首以石田爲問愚竊窺古人貴義重德之交絕不以布衣有間如此也石田踐分應役不一引手貴遊加于世之墨客山人一等矣吁此其所以取重于賢公卿歟

余老友楚潛莫太守大岸與先解組後放情詩酒長吏罕識其面一中丞下車潛江令伏謁遽詢曰斯其爲莫先生鄉乎令對治無莫先生中丞盛怒叱其庸劣立命罷職去中丞公意在砥礪頽風而令何不幸以一言之失遂去其官總之

事賢友仁皆爲邦之所不可忽視者也

科場舊話 三則

嘉靖辛酉南場主試者吳情胡杰場前有人持字眼素賄且云相公不信開榜中了周天經方自悔也是科題爲周有大資二句天命之謂性至可離非道也經德不圓四句題首三字合之恰是周天經情無錫人無錫士薦者十三名時人語曰胡杰本非杰吳情却有情

妙賞堂餘譚

卷六

八

甲編

萬曆己卯南闈主試閱卷以心斗奎張四字爲暗記心字前斗字後奎爲脩卷張則落卷八十八名陳舜仁未入場時夢廩米被人奪去七斗及中後三場硃卷每卷面印一斗字始悟其夢乃知主司偶用字號亦前定也矣求者可以醒矣

萬曆庚子南場提調府丞徐申長洲人將蘇松常三府卷雜江北卷先入內簾俟取士幾半方將應天鎮江徽寧池太等卷送入以故與薦者甚少近聞會場叔卷官暗將各省之卷分別另束其發騰錄及呈送內簾先後之間並不依投卷次第益因

內簾取數一充後來之卷卽不復閱故受卷官吏稍有不肯者卽得以上下其手滋爲奸利其弊原來不自今始也

此三則出周暉金陵瑣事吳中人又爲余言南場某科主試者爲瞿文毅公門人場前密緘題目求公作文爲程式公密揮應之榜發諸子被落公徐出以示曰若等俱不合此式其不售固宜諸子相顧愕眙曰公早已知此題何不場前教之公徐曰我若場前肯私若輩我門生亦不妙貫堂餘譚

卷六

元

甲編

影園

鄭超宗有園在廣陵城外接岡夾湖環以高柳董思白題曰影園謂其在山影水影柳影之間也超宗自爲記并圖與詩

三元

唐時張又新號張三頭謂進士狀頭宏詞敕頭京兆解頭也宋馮京王魯宋庠明商輅四公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人號三元商有堂帖云一試解元

再試會元三試狀元偉矣大丈夫冠一十三省豪傑初成父志繼成夫志終成子志烈哉賢女子立千百萬世綱常蓋借大太人爲對云

裴相國戲效輕脫語

唐相裴休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與省閣名流遊曲江各屏左右領一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飲水際中有黃衣半酣軒昂指顧笑語輕脫裴稍不平揖問云吾賢所任何官遽答曰啗卽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連聲問裴押衙在何職妙貫堂餘譚

卷六

壬

甲編

裴效之曰啗卽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于是狼狽走散朝士撫掌翌日傳布京華宣宗聞之每與諸王戲談爲笑後裴入相宣麻回謂樞近曰啗卽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黃衣輕脫矣裴公效之頓殺其驕似屬醒脾其實此等市井態只好付之一哂不效其語更佳也蓋一有沾沾計較之心則小者之見小與大者之見大俱不免胷有未化所謂貪名者之汲汲市名與貪利者之汲汲市利其失均耳宰相

係天下重輕一談嘲嘖笑每易流爲風俗不可不知愚故爲辯之如此

爲甚酥

吾鄉人以水糊麵和以柘漿爲丸如棗大特稍長耳入油釜內滾之既熟酥脆適口俗呼油果楚閩人亦解爲之昔東坡在黃州何秀才家食油果而酥喜甚因問何名秀才以無名對坡又問爲甚酥座客皆曰是可以爲名矣先是黃有潘長官者以坡不能飲每爲設醴坡笑曰此必醋着水也一日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忽思油果作詩東秀才求之云野飲花前百事無腰間惟係一葫蘆已傾潘子醋着水更覓君家爲甚酥周少隱詩話載此且云坡嘗言街談市語皆可入詩但要人鎔化耳此詩雖一時戲言亦可以知其鎔化之功也

李遠庵清節

金陵李遠庵居官清苦一介不取卽門生故吏不敢以片物餽之鄭澹泉其得意門生也宦江南數年歲時寒溫而已一日侍生最久有一布鞋籠袖

中逡巡未敢出遠庵覺而問之對曰某妻手製一布鞋敬老師因取着焉生平受人物僅此耳先輩苦節真不可及

木棉樹

棉花生田中春種秋熟苗不盈尺名曰木棉實無所爲樹也惟閩廣有木棉樹高七八尺葉如柞結實如大菱而色青秋深開露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去殼以鐵杖桿盡黑子彈以小弓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以花多爲勝橫數之得一百二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十花者爲上海南蠻人織作巾上出細字雜花卉尤其工巧卽古白疊巾東坡得西南蠻所賣布弓衣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以貽歐公者疑卽此棉所爲又李琮詩腥味魚中墨衣成木上棉指此余嘗謂此乃真木棉如田間所種只可謂之草棉耳

梟鳴不爲不祥

俗以乾鵲噪爲喜鵲鳴爲不祥至有畏惡其聲彈逐磚擊必欲得而甘心焉者不知天地間物有形卽有聲寧能禁其不鳴而人生禍福前定微鳥

何知其能參與鬼神事乎唐有進士韋顥姿甚客
宗人外舍風雪牖壞橫竹掛席障之夜半無聊忽
有鴉鳴俄集竹上逐去復還顥愁歎謂僕曰我失
意無恨妖禽作佐如此兼恐橫罹災患語未竟禁
鼓忽驚榜發顥已登第鳴鴉不祥卽此可証其謬
再唐末康駢劇譚錄有云鄧艾梟鳴牙旗乃軍勝
之兆張率更聞于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
必不吉也

文昌筆籙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三

甲編

宋人許彥周謂請紫姑神但能作詩耳余同友大
郭元方降乩言雜事多驗文昌筆籙亦然丙子北
闕曾向姚友問書經首題批只在堯典上下後闕
中果出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二句丁丑南宮元方
問四書第一題不言題目但論作文之法疊疊數
百言末云題義已具其中一以貫之而已矣及入
闕首題果曾子一貫全章已卯鄉試邑明經鄧君
維淵問中否批鄧子解元也問首題批詳淵子之
半時以爲淵子鄧君之名半者或詳所談語內之

半耳不解何題也旣題爲夫子循循然至卓爾句
乃知是說顏子喟然章之半而撒棘南城鄧君兩
領解其判事微而中如此附筆者自署玉清仙史
贈余詩頗多佳句云

鑿井法

古法鑿井先貯盆水數十置所欲鑿之地夜視盆
中有大星異衆者其下必有甘泉又范文正公浚
井輒納青朮數觔於中以辟溫氣

冰霜成文兆水災

妙貫堂餘譚

卷六

五

甲編

萬曆間南京城外地上霜有花鳥之形者三日各
處河池水紋或如花木次年大水異常人疑冰霜
成理兆水災云

筆架博士

海忠介公初任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令長以下
皆狀謁公獨不跪曰若至臺院當以屬禮見此堂
爲師長教士地不當屬體兩訓導夾公跪公軒然
立其中時謂筆架博士

儒官職典教士諸生假然北面秩卑而體崇與

丞簿等員迥然不同正不當以流品高下之明
倫堂爲造士之地師嚴道尊風憲大吏至止有
賓主之雅焉尤不可以過卑忠介此舉乃正論
非傷于亢也余嘗見撫軍視事三日謁文廟畢
進諸生于學官而講之廣文竟有跪進茶湯者
不勝驚訝諸生迎兩臺長揖而已弟子揖于堦
前而師長膝行于堂上有是理乎士者國家元
氣辱師則辱士辱士則辱國况開府節鎮千里
百吏震懾寧湏于學官處示其尊嚴獨不思天
妙貫堂餘譚

卷六

孟

甲編

子臨雍祭酒尚有賜坐講經之禮祭酒秩望固
百倍於儒官而開府之尊何如天子不知此例
起於何人何時大槩有心世教之君子遇有此
等陋規亟宜永革垂爲定制似不可以爲無關
輕重而晏然受之也

邵國賢毀曹操廟

許州有曹操廟在受禪臺中每夜輒聞金戈鐵馬
聲土人奉祀甚謹明邵寶知許州改之搯靈如故
乃祀漢愍帝於上旁立孔融禰衡楊脩陳琳爲四

配搯靈遂滅在邵公處置曹瞞可云妙想而操固
畏見獻帝及北海諸公如此哉夫以搯之奸雄能
懾辱主于生前而不能逞其跋扈于歿後故知天
澤大分不以幽顯而有間也

鯽浮水面三寸不可食

張昺初知鉛山有樵食鯽而死隣保疑婦毒殺之
送官久繫昺至坐堂上獨見一老人綠袍黑幘冉
冉門外入長揖案前曰吾某鄉土神公無疑也冤
矣哉吾鄉樵婦之夫死于鯽而望公雪之凡鯽置
妙貫堂餘譚

卷六

美

甲編

水中首出水三寸許者能殺人投犬犬斃矣昺試
果然而樵婦之冤雪

論孟子兼金百鎰

嘗疑孟子兼金七十鎰五十鎰薛宋小國餽遺安
能如許之厚泊宅編云漢法聘后用黃金二萬斤
爲錢二萬而寶貨法凡黃金一斤直錢萬朱提銀
八兩爲一流直錢一千五百八十朱提音殊時餘縣名出銀佳
銀一流直錢千當時黃金一兩纔六百銀一兩纔
二百東坡常恠今之黃金不若昔時之多由此推

之戰國視漢又前其黃金更必又多于漢蓋金銀
昔多金少青賤今貴天地所產不無升降薛宋之
餽云云職此故也他如蘇秦黃金百鎰之類皆可
例推

余覽六一公集古錄跋尾見兩漢祠廟碑陰多
記脩建人姓氏及所出錢數皆不過三百至五
百爲止竊惟今人捐貲興作白金動以數千百
計亦未列其數于碑陰而古人出錢三百五百
文卽大書鐫刻若欲垂示來禩永永不朽何古
妙貫堂餘譚 卷六 甲編 七

之人盡嗇而今之人盡豐耶卽曰近古簡質不
應鄙細如此故泊宅編以爲昔之金賤而後之
金貴愚竊疑昔之錢貴而後之錢賤也未知孰
是統俟博識君子考正之

弟子門生之分

墓間碑碣唐宋以來皆其子弟所立耳惟漢公卿
卒其門生故吏相與采石樹碑叙述生前勛德及
爵里世次存歿月日以伸感慕以祕將來故有二
碑三碑不等者而其子孫更不私樹焉此亦時代

人情升降之一端也其碑陰率題姓氏稱弟子者
若而人門生者若而人故吏及曹掾者若而人歐
公謂漢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數其親授業者
爲弟子轉相傳授者爲門生是門生之稱乃其弟
子之弟子如俗所呼小門生是也今人以文字請
業或鄉會舉主及以薦剡受知者率宜稱曰弟子
而乃槩謂門生得非沿習之誤耶

妙貫堂餘譚 卷六

甲編

妙貫堂餘譚六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國朝裘君宏撰君宏字任遠新建人康熙丙子舉人
是書多記舊聞隨事論斷或意所未盡則本條之
下更綴餘論以申之凡分五類一曰譚史二曰譚
學三曰譚詩文四曰清譚五曰雜譚記其鄉人之
事爲多

蓉槎蠡說十二卷

〔清〕程哲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蓉槎蠡說

十二卷》提要

說部之書蓋子史之流別必有關於朝章國故前言謹行若宋王氏揮塵三錄邵氏前後聞見錄之屬始足為史家所取衷予嘗於居易錄自序中略其例矣而平生先後所撰著遊歷記志而外則又有池北偶談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諸種未知視宋人何如然備掌故而資考據或亦不為無補近又有分日餘話四卷為門人程聖歧校刊聖歧因其蓉槎蠡說寄予論定而屬為之序予惟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夫天地之道變化日新發揮旁通取不禁用不竭而昧者往往失之固無足論或者穿鑿其聰明而不軌於正則支離流蕩之辭為害於人心風俗最深而尤不可以

蓉槎蠡說序

訓聖歧此編抱博辨之才具論斷之識則古昔稱先王要之以毋雷同毋勦說間亦出曼倩之諧語效彥輔之清言但期曲達己意以求合乎義理之歸而後止雖于朝章國故弗遑殫悉殆所居之地使然至於前言注行大可供畜德之助細亦可佐多識之功時時有廣老人耳目所不逮者此予之所為望洋向若而興歎者也而聖歧乃以蠡說名之若曰吾僅以蠡測海云爾其不自滿足為何如哉雖然海也者委也果能由其委而窮其源以極之於星宿而蓉槎自此益遠矣蓉槎聖歧別字也康熙辛卯莫春詩亭逸老王士禛序

答樣蟲說卷一

欽
聖政

天官書杓攜龍角杓者連也衡衡者當也南斗南斗中央魁枕參

首魁首用昏建者杓杓者夜半建者衡衡者平旦建

者魁魁首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魁下六

星兩兩相比為三能按繞斗七星俱明為天綱諺云莫

認天綱作北斗而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日月初躔星

之紀殊未分明

石氏星經蒼龍司鱗蟲玄武司介蟲白虎司毛蟲朱鳥

司羽蟲各三百六十朱鳥者鳳也禽經鳳青者鷩赤者

鷩白者鷩紫者鷩鳳生丹穴而鷩其赤者故取象南方

七宿四宿為朱鳥之象柳為味一作注鳥星為頸張為喙

翼為翮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朱鳥首在西故未為

鷩首午為鷩火已為鷩尾鷩冠子鳳皇鷩火之禽陽之

精麒麟玄枵之獸陰之精與微鷩何涉而以朱鳥象止

於翼而不言尾有似於鷩劉元城至云以翼為尾也

在天為星隕地則石所聞所見盡然然亦有隕而不遽

石者仁和郎瑛續已編成化朝星隕山東莒城馬長史

門光煜煜腐軟若粉漿以杖抵之沒而成穴久漸堅乃

成石物理陽剛而陰柔天雖陽積氣也故附於天則柔

地雖陰積形也故入於地則剛初隕而天之氣未盡理

或是乎

鴻烈解日出暘谷入崦嵫經于細柳入于虞淵之汜

于蒙谷之浦隋天文志西濛汜日所入東暘谷日所出

爾雅日所出為太平所入為太蒙河圖緯括地象邠之

隘上曰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曰吳泉月所登漢書古

此世人自立名目使始皇石橋成過海一見日出入

始有確證

異域志祖葛尼曾至沙弼茶國係日西沒地日入聲若

雷霆城上恒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其聲不然小

兒驚死乃日出地未聞有至者

快雪堂漫錄虞長儒祖母秋夜露坐見三人握月過急

呼其媳出視猶見其一須臾俱入月中隱豈羅公遠重

擲杖作橋引人廣寒遊耶

五帝座後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漢書作哀鳥注哀鳥

蔚然皆狀星貌甘氏雖以哀作依仍音哀然遂啓藝用

之漸子建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樂天坐依桃葉妓

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

王僧虔詩月表望青丘蓋測日景立圭量月采立表今

人只知土圭耳

東京賦始于宮鄰卒于金虎何敬祖詩望館離金虎陸

士衡大辰匿暉金虎習質按甘石星經昂西方白虎之

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昂金虎相薄主兵亂宮鄰則

未有解望舒者望館也淮南子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

昔人問柳仲塗朱鳥南方宿主夏龍星主春觀星以正
候尚書不曰日中星龍何也柳曰歲周其序四星各復
其方聖人南面聽天下春之時朱鳥當其前故觀之以
正仲春

史記武王上祭于畢司馬貞索隱文有上字當是畢宿
按後漢蘇竟傳畢為天下主網羅無道之君故伐紂祭
以求助而馬南郡止知有文王墓何寡聞若此

文翔鳳解少陵龍門奉先寺詩天官北河南河二星各
三於天關間為關梁正義關丘二星在河南天子雙關
諸侯兩觀象魏懸書之府也黃河應天漢洛京南為伊
關蓋雙關應天關也臥雲乃伊陽北山即鳴皋派長百

夢樓叢說卷十

三

里龍山南直卧雲杜按天官地紀命辭非漫語哲曰改
關為閼直是怕他信然矣

待得餘甘回舊類已輸崖蜜十分甜按王濟手鏡廣西
南寧府橫州產餘甘子如小青李味酸澀餘味可甘亦
不甚美惟荔支龍眼蕉實三味最佳橄欖野生十錢可
一擔佛桑剪插即活指甲類木犀多須香亦絕似茉莉
則以編籬木有鐵栗烏有倒挂此等勝地何可少一遊
長吉秋墳鬼唱鮑家詩少陵山鬼啼春竹牧之古鬼啼
幽冢昌黎險語破鬼膽詩人形諸歌咏天下無地無鬼
惟五人國以白玉為城鬼不敢入鬼又最畏金姑聲
洪芻怪洋記海賈浮至一岸少壯三艤登岸問途見長

城橫豆門下兩巨人各手撮其髻挂木杪門內出火盆
取一人投之火炙至焦分食之復攜盆入餘人急斷疑
馳至舟免合侯甸西樵野記觀之環海島嶼中鬼魅雜
處正不知凡幾也

左傳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公羊傳昭公將弑季氏告子
家駒季氏無道吾將弑之終弑而敗焉邨風燕燕篇莊
姜為戴嬀作也而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禮坊記舅姑
承子以授壻男鰥而曰寡君殺臣而曰弑女父母而曰
舅姑小君而自稱寡人後人蹈此鮮有不呀然失笑者
江陵軀人化為虎又有軀虎化為人與田鼠為鴛鴦復
為田鼠同此獸鳥未有定也睡蓮晝開夜縮入水底次

夢樓叢說卷十

四

晝復出夢草晝入地夜復出此卉草未有定也宋宰相
王公旦生為正臣垂沒真冷髡首披緇將亦有未定者
在邪正於立朝而異端於身後謬乖甚矣

宋晉江范夏卿末年得疾漸縮小如嬰兒死秘書丞張
諤病中身而分左寒右熱巾襪袍袴紗綿各半殷顛病
見人只半面張南軒晚年虛陽不秘踰年卒就殮時通
身透明瑩徹如水晶腑臟筋骨歷歷可數劉原父晚年
病不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又一人病視物皆曲弓
弦界尺悉如鉤此等怪異症候即雷九治應聲貝母治
人面蔑由驗也

直為美德然適足自災三卻害伯宗譜殺之先是伯宗

入朝妻每戒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延州來戒叔向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終以弟羊舌
虎黨樂盈被囚不有祁大夫其能免乎

大西利瑪竇論友一則視其友如林則知其德之厚落
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嗟乎四公子豈少如林乃孟
嘗只彈鋏之驩平原僅處囊之遂惟夷門監者博徒毛
公賣醬薛公信陵擅其三耳春申一朱英而失之如林
何益且與多有密友即無密友之語亦反恃矣

文人九錫朕不得與此人同時金蓮燭送歸院向見紫
雲娘誦君佳句新羅上書請為師旗亭小妓畫壁難林
國相百金鬻一篇能別真偽一紙留不下坐累五十席

塑像朝夕禮拜

茶樓雜誌卷一

五

詩夏屋渠渠字書云屋大俎也魯頌簋豆大房注大房
以玉飾俎也禮童子饋無屋又平斂之謂義解極新靈
樞經胸氣有街云云有街對無屋亦精

范雲為竟陵王子良會稽主簿未蒙知秦望山有始皇
刻石三句一韻而人作兩句讀並不合子良刻日游山
雲夜取史記熟讀次日登山賓僚茫然雲誦如流子良
因寵之上客今千牘時貴作長篇五七言寫古字體者
雲作之備也

何水部集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載八卷晉天福本但
有詩三卷今世所傳是也惟春明宋氏家藏八卷獨完

而少陵所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裏搔頭等句攷之皆無
有則知所軼尚多前人論詩但賞其露溼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不知集中如此者不
少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日斜迢遞
宇風起嵯峨雲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贈王
左丞僧孺云游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悉秀拔可喜願
顏黃門譏其病辛苦饒負寒氣非篤論也吾師阮亭
先生五言凡例云梁代右文作者尤眾繩以風雅略其
名位江淹何遜足為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
翼固知此道真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身參佐
命遂能劫持一代文柄也

茶樓雜誌卷一

六

脚氣集茶之麤者為茗徐子與取最精茶餉于鱗而
李以賞皂役于鱗此士但以葉大多梗故棄之耳

張伯起譚輅以偷兒入蔡裔室裔拊牀一呼二偷驚死
為不幸入王獻之室閒青氎語為幸予謂猶不若入沈
文卿室贈絕句為尤幸也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
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本也堪將去教兒曹偷少有知
必賞知己

通天臺上仙人弩笑電巖前五女壺封禪注白虎走狗
天梯瑤臺仙人弩法相思皆觀名仙人弩本不連屬且
與通天臺了無干涉而以欺無識之小兒乎仙人自仙
人弩法自弩法而牽強杜撰圖對偶親切邪

李郢叙垂簾簾抱香懷李賀按絲團金懸簾簾下垂謝

承伯麻霞囉囉音社官通顯長吉詠秦宮紫繡麻霞踏曉

虎簾簾麻霞耐人尋味羅若相助

袁昂書評上谷之翻未觀鴻蹤墨壤之驚空傳贗本上

句王次仲變大鳥落二翻事下句右軍事墨壤山陰道

士所居村一友續評盜帖梁間書碑夢裏上句蕭翼事

下句蔡少霞事也

櫟下周司農工有城隅南望寄弟靖公詩云雨過寒

河尋水向月明蕭寺夢花之夜頭水一名向今沂州向

城鎮是花之寺名在沂水西又與劉公蕃談花之寺句

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臨胸傳圖作石

者居於黃雲山中水向石者兩對花之天機妙合

荀卿非十二子儕子思孟子於中并及史魚醜詆以為

不如盜且泛及子張子夏子游至斥子游無廉恥而耆

飲食然韓詩外傳所非者止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

田駢墨翟宋鈃鄒析惠施十子不及思孟史魚亦無子

張游夏賤儒之說則非十二子乃後人附會耶韓非係

荀門人所傳不妄且卿故學仲尼之道者何至詆斥其

徒若是

論衡李子長為政欲察囚情則刻桐木為囚形鑿地作

臼以葦蘆為郭藉臥木囚於中囚當罪則木囚不動或

冤則奮起此獄獄一術按聞哭聲知婦殺其夫前有子

產後有韓晉公混子產曰人於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

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是以知之晉公曰吾察

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精數若此何用術為

彭宣傳敬武公主詆王太后嫂何與取妹披袂其閨門

而殺之按公主宣帝女太后元帝后則婦於夫兄弟

可稱姊妹班大家傳女妹曹豐生其夫世叔妹也夫兄

之妻亦稱嫂張負以女孫字陳平戒事兄伯當如父事

嫂當如母

唐岳陽李遠讀曹唐遊仙詩思其人及謁則戲曰昔擬

可乘鸞鶴安知壯水牛亦不勝載語出北夢瑣言按唐

佳句不辜李義其題沈詢除山北節旄玉詔新除沈侍

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

凰

索卓專征賦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

乃兵家厭勝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

法出黃帝遜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

為玉帳太白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為河魁謂主將帳

在戌王洙注杜直以為兵書引唐藝文志為證誤矣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甲子為剛乙丑為柔餘仿此

治兵大閱外事也燕嘗用丁用辛內事也乃社祭又用

甲郊以日至不別剛柔又何也

郊祀志地神為泰媼山海經帝女遊江中出入必以風

雨為孟婆陸士秀引以應李駒駢將捷詞春雨如絲繡
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

山海經當扈之鳥以類飛耳鼠之獸以尾飛與龍聽以
角及比肩之獸比翼之鳥比目之魚各假一官於其儕
何異晉渡江一婦陰在首而與人淫百陽雜俎市有丐
者無手而足夾管書字又一丐婦無手而以足理髮脫
狼之民有尾不欲人見以夜市鼻嗅知金美惡盡信書
不如無書然亦不如無之而已實未嘗無也

人被殺去首魂魄已離矣猶能奔馬歸營問有頭佳無
頭佳聞有頭佳始仆已奇怪絕世乃淳安潘姓人遭方
臘斬其首不死其家養之空室米飲從喉管入日織草

卷十

九

履雙手如飛又崔廣宗為張守珪所殺不飲食情慾
無異生時又生一男夫婦女最畏鬼無首之人誰受其
淫者此則萬難信也

王莊毅竝土木之變廷粹奸黨馬順捶死及督漕淮揚
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每折抑之適公遭煩言免
官單祇候江許具餼公嘉其誠受數器發之悉糞穢隨
有言者表公忠節還官單逃詐死仇家蹤跡執之訟之
公公不較一時頌王都堂不念舊惡余曰不然此宣聖
所詆以德報怨之說也昔南宋臧質以抗佛狸少洩殘
破數州之憤無不可單敢於以下侮上容忍不治徒恣
小人怙惡是為失刑

宋秋士情種妄想條一則云陳仲子妻供灑掃古今任
箕帚者多矣無事專役辟廬婦云呂雉淨溺器此論洩
人藏忿耳當審察為隆準公為辟陽侯至云西王母執
珊瑚鞭策蹇戴勝安坐少廣即降漢武猶二青鳥先之
瑤池作歌穆滿不敢抗奚至遂造父後塵文人無忌憚
肆筆乃爾

正德戊寅武宗幸揚州河水合問何時當解江彬對立
春尚餘旬日武宗曰春迎之即至耳即命迎春於揚東
郊次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漸於此信唐武后花須連夜
發莫待曉風吹為非詎武后武宗是何如主而尚奪造
化誰謂春風不世情也

卷十

十

右軍書黃庭感天台神降李陽冰篆鄂字作四口空中
鬼為之哭書臻聖品直格幽昊而絳州碧落何用假託
仙篆為唐籍沒太平主咸陽老嫗竊右軍樂毅論吏搜
捕急投之火香數日不絕宜乎天台文人感通也

葉夢得云印書未行學者得善本手為抄錄誦加詳審
東坡云近摹刻易致文辭學術當倍蹤昔賢而殊不然
然則後唐馮道李愚孟蜀母昭裔適足災誤後生耶
孟母姓仇乃諸田後仇掌通晉有掌同前涼有掌樣宋
有修本草掌禹錫仇在漢有仇督鄆國夫人元官氏複
姓譜不載墨子姓瞿母夢烏而生名烏以墨為道今
則誤以姓為名以道為姓真西山避孝宗諱改慎

姓周漁溪避英宗諱宗實改敦實名匡衡為康衡避太祖陶桓公為威公避欽宗也

晉中興書衛夫人妙參鍾索按夫人名櫟字茂漪汝陽太守李矩妻乃與支道林書稱弟子李氏衛和南姓從夫名從父亦一變格

望見歲疑舉翠華升菴以為旂箇簿中有之按春樓不

開歲疑鎖錄異記金縷相連屈伸在人鎖也非旂也子

虛南都注皆以為羽飾瑞應圖以為瑞草王者禮備至

則生一歲疑而四名從誰為是

陰陽倒置錯雜不僅物生人人故有生物者漢實武生

時并產一蛇見本傳晉五行志懷帝永嘉袍罕令嚴根

四十一
卷之五

十一

妓產一龍一女一鷺紀載劉聰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

走漢末張魯女浣衣白霧濛之因孕恥而自殺語婢可

破腹視之得龍子送漢水後龍數至墓前成溪墓在褒

成縣有禱衣石庾信有句南國女郎砧即人生人亦有

異事物紺珠北魏延興忻州婦四產十六子或三男一

女或三女一男庾己編武進張麻婦一產五男明嘉靖

河間李公窩婦一產七女顏之推賦魏姬何多一孕四

十應亦不妄若宋潮州婦產子如指大五體具幾百餘

枚則殊怪而續已編汝寧燕生妻一乳三子又得光州

一乳三女作配誠祥瑞也

家姪偕柳元愈言宣城魯谿楊翁子四生十子子各十

孫子四不能偏識也見輒問曰汝父阿誰梅勿菴先生

文鼎修縣志載諸雜紀又建平縣姚村某翁九子子各

九孫翁云如有得十孫者當大合樂召戚友為湯餅會

已而幼子果得十孫皆古來所稀見偕柳業師素明經

于升載亦建平人翁第三子乃素妹其甥常往來偕

柳家云

耳譚馬湖府陳壽奴已醺忽生肉具望前為男望後為

女太守以為祟杖遣之毗陵一搢紳夫人從子至午則

男從未至亥則女夫為置妾媵姑蘇莫老無子一女適

士人琴瑟甚調少歲漸憎其婦不內寢鄰女及笄從習

刀尺因同宿久而孕成訟太守拘至命莫攜回娶鄰女

為婦生子晉世京洛有兼男女體能兩用人道此般若

經五種黃門之四所謂博又半釋迦也又晉義熙豫章

人具二陽道重累生明周文襄在姑蘇有報男生子者

公但目門子汝輩慎之皆人妖也

漢樂已以宦者給事內庭後復通暢乞退西漢李延年

坐法腐久之浸與中人亂宋內侍林億年別業貯妓陳

原在貶所與妓濫元宦者罕夫嬖妾殺其妻此既經刑

割般若經五種之五所謂留拏半釋迦而若是周仁陰

重不泄衣溺袴不絮清得幸景帝後宮祕戲常在旁又

何相反也

胡翰文官花贊華平賓連紫脫關闕國家之瑞曠代始

有楊之瓊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子按孝經授神契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華感祥瑞圖雙蓮為華東京賦植華平於春圃則非蓮禮斗威儀人君政平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白虎通王者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戶閭達生於房連累相承象繼嗣也

蔣欽母練帳綵被孫權敕御府為作錦被改易帷帳幸憲英惡華外孫上錦被取反臥之廣川王妃昭信妒幸姬陶望卿誣以數窺即吏言卧錦被疑有奸太尉朱寵卧布被帝以錦被賜之陳高帝焚羅文錦被於雲龍門外傳信遭父喪哀毀母竊覆以錦被郭林宗入弔見即奮衣去杜陽編元和年大軫國貢神錦被冰蠶絲所織

卷一

主

得水舒遇火縮子所見較昔人不及十之一腹何儉也翠被豹舄載左傳繡被是鄂君越人擁櫂而歌事見說苑錦半臂有數事房太尉家法不著半臂蘇頲檢校益州使臣皇甫恂檄取庫錢市錦半臂不予鄭愚以錦為半臂崔鉉見其文深賞之真銷得錦半臂遊擊將軍來子均常衣錦半臂未知堪銷得不

蘇武牧羝處今陝西鎮番衛山仍以蘇武名昭君墓今山西大同府西地草多白賈捐之請棄珠崖今廣東瓊州府唐南詔蒙氏今雲南吐蕃陷維州今四川燕雲淪於遼金今北直山西夏竊據興州今陝西寧夏近且郡縣海中島幅員之廣邁古遠矣

造書凡三蒼頡下行梵右行佉盧左行法苑珠林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書華旁行服虔注橫行師古曰西方及南林邑皆橫行不直下華皮之不柔者元用羊皮寫詔謂羊皮聖旨張孟浩詩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

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解者以為固結之喻非也蓋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陸宣公收復河北請罷兵狀邦國之杞桎綿綿聯聯若苞桑綴旒而不殊者幸矣鄭司農注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說文市物郎舍曰廛浮舖是也日月所經道曰辰亦曰躔辰為天壤亦如城市空地也嶺南市曰虛義取滿時少山

卷一

主

東曰集蜀曰疲音疲疲者瘡也義取間日一作豫州刺史許永弟腹中之鬼畏子豫赤丸秦王俊夢亡妃崔氏泣藏靈府醫至此神矣哉樂游吏死患腰痛徐秋夫縛茅作人針之而愈更奇

子虛賦微軀音微受訕郭璞曰疲極司馬彪曰倦許慎曰勞謂獸勞而疲倦微而取之受訕疊其義也晉人作極顧和謁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問沐啓沐伏久勞極明帝答去垢甚佳身不極也春秋外傳子病殯音殯矣與紉同義校獵賦遙矇乎絃中獸奔走倦極張矇吐舌喘息也唇口中為矇大笑則見故笑曰矇極虛切足相踣也末可混為一上林子虛同

傅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呂延濟注主簿之司主
宣教故先呼之唐以後門下省掌詔令故首冠以門下
元詔首稱指揮

海岳書史藏書金題玉躡錦繡褫押頭為金題軸心
為玉躡褫為卷首綾一名玉池標外加竹界打撇音其
覆首為褫音表褫譜系云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褫

明錫山俞汝成輯明百家詩錄青衣一人南海李英也
後虞山錢受之列朝詩增以扶溝李侂內鄉馬來如朱
竹垞太史明詩綜又益以閩王粹夫家青衣林汝元其
溪行云竹壓梅花破霜侵楓葉稀林間黃犢卧沙際白
鷗飛水急灘聲亂溪迴樹影微前峰秋月吐樵子隔林

藝文類聚卷一

十五

歸又云閩中青衣善詩者不止汝元尚有陳香初陳竹
逸鄭蘭子三人未詳其名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疎香
初句月明黃葉露花隱赤闌橋蘭子句古墓梨花鸚鵡
雨荒原麥穗鷗鳴天竹逸句

符秦時慕容咥字伯邑別妻入關贅權門故妻造訪棄
而不納高則誠因作琵琶記山東張松鶴與之言若此
黃九烟傳之毛氏又有王四之說琵琶具四王字於首
周於百家姓序五故云趙五娘明太祖惡其棄妻戮之
二家之言不侔

梁灝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知
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而世以為遲暮及第轉相傳述

足徵野史之謬妄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何其少武王八十四
生成王後又生唐叔虞何其老

晉元帝以韓子賜太子庾亮諫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
聖心金縢子援武侯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進後主以為
元規賢於諸葛此自有說後主愚癡武侯故以刑名輔
之此大臣翼主深衷而容輕議之乎

古貴賤通稱不似後代禁忌筆之書不以為僭聞者不
以為嫌殊足怪異如至尊不必天子主簿諫王商將軍
至尊不宜入閭巷臣下亦稱后畢命三后協心甫刑三
后成功郡縣廷亦稱朝會稽若耶老人送太守劉寵山

藝文類聚卷一

十六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范滂疾惡斥逐違行者不與共汝
南郡朝室高嚴皆名殿不必宸居黃霸令郡國上計吏
舉孝子者先上殿注丞相所坐殿屋見垣上曰宮內則
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記儒有一畝之宮孟子舍皆取
諸宮中見所敬曰朝周公朝窮巷之中甕牖之下七十
人呂覽亮朝許由於沛澤鄭伯有為窟室飲酒家臣朝
至未已張蒼為丞相洗沐先朝王陵夫人上食臨邛令
日往朝司馬相如列子尹儒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
其師人子見父母亦曰朝魯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
臣章亦稱壘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子之
壘書韓非子西門豹為鄴令甚簡左右君收其壘臣下

通書記亦稱奏桓譚奏書董賢龐參奏記鄧騭人臣下
教所屬亦稱敕陳萬年公移敕書士大夫導從威儀亦
稱鹵簿顏延之逢子竣鹵簿避之臣下臨歿言亦稱顧
命後漢趙咨將終告故吏朱祗蕭建使薄斂咨子欲改
殯祗建譬以顧命崔瑗臨終顧命子寔人臣薨亦稱大
行韋玄成父賢卒門下博士義倩等令家丞上書言大
行以玄成為後臣墓亦稱陵孟德祭喬玄北望貴土乃
心陵墓臣居器亦稱諒闇晉武帝詔山太常雖尚居諒
闇臣下相頌祝得稱萬歲伏波平定交趾擊牛勞士吏
士皆稱萬歲耿恭守疏勒拜井得水衆稱萬歲竇憲
為大將軍尚書以下議拜之伏稱萬歲寡人亦通稱王

容樣彙說卷一

十七

太尉女婚裴遐大會名士郭子玄在坐與裴談太尉謂
諸人君輩將受困寡人女壻右軍論鍾張書假令寡人
耽好如張池水盡墨未必謝之臧質書與佛狸寡人受
命相滅期之白登爾自送死豈容令復生饗有桑乾哉
尚主亦無嫌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

容樣彙說卷一

容樣彙說卷二

歛程哲聖跋

金熙宗天眷元年熙州野水見一蒼龍良久沒次日又
見一金龍爪承嬰兒兒為龍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
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馬前六蟾蜍凡三時沒元章
帝承安二年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大鳥下集羽五
色赭冠雞項尾闊而修肖鯉尾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亦
高四五尺旁侍禽鳥萬類形色各異首皆正向如朝拱
牧人驅牛聲物驚之即有大鵬鶚怒來搏擊留二日去
所食皆巨鯉大者長丈餘骨蔽地龍見鳳集瑞不虛來
或者徵亦不必一時邪

容樣彙說卷二

十七

南方老人星光映其人多壽梁宗室映任北徐州被徵
鍾離人顧思遠挺又行部伍中映見其老問年對曰百
一十二歲大異之召賜食食無人頭有肉角長寸命後
車載至都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宅百二十卒普通中穰
縣人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荊州上
津人張原始年百一十六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將亡人
告別山林處處履行少日歿何左思賦譏謂南人謂
宅土煖暑封疆瘴癘宵貌最陋稟質遲脆急躁輕
巷無孑音首里罕耆耄與放品經南方洞陽之野人
壽三百六十殊異且以孑首徵壽不幾彭祖人中八寸
之說乎

永樂朝教習庶士甚嚴曾子啓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者說詔或過復貸之令搜大木啓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得釋歸見陸欽漫記後來幸逢寬政得優坐玉堂不然竊為危矣

新羅國人旁色弟竊其兄金椎子群小兒執令築康三板拔其鼻如象按吳元濟鼻長六寸又誰拔邪李伯陽七寸之耳務光耳亦七寸儋耳民僅垂三寸耳而大言曰儋將毋為兩真仙所嗤

抱朴登涉篇入山寅日聞稱虞吏者虎稱當路君者狼稱舍長者老狸卯日稱丈人者兔稱東王父者麋稱西王母者鹿辰日稱雨師者龍稱河伯者魚稱無腸公子

夢祥叢說卷二

二

者蟹已日稱寡人者社中蛇稱時君者龜午日稱三公者馬稱仙人者老樹未日稱主人者羊稱吏者獐申日稱人君者猴稱九卿者後酉日稱將軍者雞稱捕賊者雉戌日稱人姓字者犬稱成陽公者狐亥日稱婦人者金玉稱神君者豬子日稱社君者鼠稱神人者伏翼丑日稱書生者牛山中獸類一一小兒學語候至則鳴符籙恐難禁此即知其名呼之若遇聾者無耳者將若何許公言謂王子濤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不犯其所惡未有不得其所靳哲曰人生七十致政而元魏羅結百有七歲總三十六曹事亦未能無欲惟性所賦卑故自有壽者耳苟一貪則百災備集豈僅不享年

夢祥叢說卷二

三

人夢日月自是吉徵乃亦有不然者呂綺夢射中月退入於泥吳曦見已影在月楊鞭安見其吉最吉者夏禹夢乘舟月中過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舟過日月之旁陳武帝夢天開數丈四朱衣人捧日納其口及覺腹內猶熱漢和熹鄧后夢捫天蕩蕩正青滑如饅餡有似鍾乳仰嗽飲之孫堅吳夫人夢月入其懷生策高歡妻如兩夢月入懷生二女皆為北魏后其次則王旦幼見天門開中有己姓名闕澤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後唐何仲舉母夢攜入月遼耶律乙辛夢人持日月食之已食月啖日方半觸而覺偽吳毛貞輔夢吞日寤猶腹熱楊廷式曰此夢至大非君所堪當得赤烏場官北齊釋曇遷夢月落入懷壁而食之脆如冰片甚香美若元后母夢月入懷生政君適足災漢亦非吉也元薩天錫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山東一老易聞為看薩詰所出對唐句林下老僧來看雨齊已改張迴虬須白也無以在易也蕭楚材易乖崖獨恨太平無一事之恨為幸昌黎更闢仙僧推月下門為敲鄭谷更齊已早梅昨夜數枝開之數為一貫休更王貞白此波涵帝澤之波為中皆一字師按南枝纔放兩三花安在必一與也波二字可不改受三字師者為之報額古有兩長頭問事不休賈長頭東漢賈逵也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南史范雲謂范岫也

北魏高閭初為車子送租修刺謁崔浩游明根幼為人奴牧羊以壺漿倩人書於路學之實確告游雅為贖古人不負棄卒成名今遇良師擁藏書遺古文之世而不奮志真庸奴矣

尹和靖在程門半年始讀大學西銘李西山都自見龜山歸取論孟書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以二子讀書之法較今日後生新學不數歲即稱卒業經史者敏鈍殊絕矣抑吾不知成德視二子何如也

楚辭車既駕兮竭而歸呂覽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竭來注何也劉向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竭來空

楚辭卷三

四

復辭皆盡字義今所襲用非發語辭 楚詞遠遊餐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注引凌陽子明經證六氣詞涉重複未知六氣何物

唐鄭權以中人之助求為廣州鎮積聚珍貨遺京師酬恩為朝士所嗤薛廷老形之白簡請按其罪昌黎作送行詩敘乃言權功德可稱富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効李實諄事李齊運驟遷京尹恃寵強懷不顧邦法時大早畿甸乏食奏對則曰雖旱而穀不害勇於殘殺人不聊生出行瓦石滿車及謫通州市里謹呼袖瓦礫遮道伺之而昌黎上書乃曰公卿大臣守官無過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閣下者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宿

滑消沮影滅非閣下布宣威德何能及此諛面効忠違心虛美所謂百世師天下法者而若是況他人乎

北史魏莊帝舅除青州帝曰懷執之俗昔號難治舅宜好用心金罍子曰富文忠在青州民豈忍擊苟為不道懷執亦不待青州也

金路伯達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千兩助邊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金主還其所獻傳泣請弗許以夫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贍之元伯都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勿受曰昔仕於朝不敢虛受歿而受之非夫意也婦人乃能始終成夫庶豈易有乎

楚辭卷三

五

烈婦向氏長陽農家子也鄰有狂且夜冒其夫將行無禮婦辨其聲拒之乃逸去人無知者詰旦夫歸氏告以故從容為姑縫裳為懷中子紉履說自頸于狂且之門年甫十九康熙己巳歲青霞葉 淑衍 親見之為賦詩云深山寂寂守蓬籬女史何曾受壺儀飲刃難消牽臂恨招魂堪配露筋祠惜花猶染貞姬血墓石誰鐫幼婦詞一代幾人完大節簪纓空自媿蛾眉

荆公明妃曲溫公和之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蒿簪嫁鄉縣又目前美醜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君不見白頭蕭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然觀明妃慷慨起而自請意已與漢絕荆公

曲恐是意中所深許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甌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冢生白草姑示其異豈戀漢哉

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昆莫老使孫岑娶尚主主死復以楚王戊女孫解愁妻岑娶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復尚主生三男二女靡死岑娶前婦子泥靡立復尚楚主生一子一為人祖母復為孫婦一為兄妻復妻其從弟又妻前夫之婦之子金罍子識之以罪妻敬作俑獨不憶衛公子頑丞祖母生戴文二公齊子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三女乎

宋義熙年司馬國璠兄弟亡命過淮因陰暗夜率百餘

人緣廣陵城入檀祗為廣陵相打五鼓懼之乃奔散唐

六

永泰年詔四鎮北庭兵徙涇州兵馬使王童之謀亂期辛酉旦警嚴而發段秀實知邠州留後有告者陽召掌漏吏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遷延數刻四更而曙不果發擒之王桐為河中少尹權府事部將凌正謀乘夜作亂桐知故縮漏水以差其期正驚潰就擒金僕射忠義為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暗因謀反獄使守吏更擣鼓鳴角因以天且曉反就桎梏宋馮瓚知梓州時劍外初平卒多亡命軍校上官進率三千餘人夜攻州城城中只有雲騎兵三百瓚令分守城門密促更籌夜半擊五鼓遂遁去擒斬進臨變鎮靜用智擾則亂矣諸公誠于

城哉

宋登科後娶贅女一為華陰呂資丞相汲公父一為劉廷式見沈存中筆談一為周恭叔見程氏外書伊川先生云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明則維揚李公生三子皆貴呂見陳無已筆談

子瞻論筒井用水韜法蜀自慶曆皇祐始創筒井用圓刀鑿如盆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數其上懸熟皮數寸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後漢書有水韜此法蜀中鐵冶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妄以意解非也

謝朓鼓吹曲凝笳翼南蓋疊鼓送華輶徐引聲為凝小

十

擊為疊參凱歌鳴笳擣鼓擁回車急引聲為鳴疾擊為擣謝曲吉行之文儀岑歌師行之武節古樂府官家出遊雷火鼓

桓任為後母所憎作二幅箕踵之被裴之橫激於兄之高狹被及守吳興乃作百幅被丁固母為固作十二幅被招賢士共臥

古未有反切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魏孫炎始作反切宋周顒作四聲切韻梁沈約撰四聲譜夏侯該四聲韻略各自名家唐孫愐集為唐韻宋陳彭年晁迥咸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

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後賈昌朝言舊韻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韻義理致舉人詩賦誤用詔丁度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三十處許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

雲名天衣又名山帶霧名山巾虹名天弓又名挈貳屈霓水虹也主雨月暈風虹也主風韋皋鎮蜀宴客虹垂首於庭吸席上飲食劉義慶在廣陵白虹入室飲其粥杜句屯雲對古城木賦奔電屯雲薄霧濃雲皆狀木文理元好問句駛雨東南來駛快同松雪有駛雪帖

皇華老人句招客先開四十雙二畝為雙是二十畝也二十畝園不為廣以敘西園客黃秦晁米及金山衲等

卷二

卷二

八

覺其隘以敘金谷客檀郎外寥寥又覺其寬荆公句卧占寬閒五百弓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地四畝人寢息一榻即有佳客連牀亦不越十笏丈室何藉四畝徒恣大言耳

太史敘終身不親君王后卓王孫喟然使女尚長卿晚向使長卿不建節馳傳而希因門下獻牛酒交驩得乎西魏武帝為高歡所逐出奔至湖城糗糧絕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復一村十年帝即以是被鳩曾未周歲然即不被鳩地豈帝有邪誰復之也南宋明帝以南苑借張永給三百年期訖更啓廢兒狂易竟忘其死若光武不以十年輕假洵聖主卓識矣

嚴延年守河內母從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止都亭不入責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殺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慘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為天吏於有罪何不可殺但不當濫殺耳雋不疑為京尹每行縣錄囚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人平反多喜笑異他時或亡所出怒為不食二母仁慈同雋母為得張湯母不厚葬湯雖蒙非此母不生此子之賞而湯存日未聞一言戒子惡與有助金疊此譏允矣鐵案

貧能免禍人苦不耐東昏殺蕭坦之收其從兄翼宗見其家貧惟質錢帖數百獲免朱勔籍沒田至三十萬安能貸死乎

卷二

卷二

九

鴻烈解始乎都者常卒乎鄙左傳都鄙有章都訓美鄙訓俗朱子曰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也哲曰居都未必盡君子居鄙未必盡野人戴豈賢於仲子哉他無論矣

晉齊王同舉義軍中八歲小兒髮膚悉白前輩某君云嘗見有此人年半百矣聞海舟需此遇風濤猛作擲入海飲龍即止海賈曾以數千金求之其父母不忍夫龍以搏桑洲一島煨充食料以溺死人血為酒既嗜燒燕又嗜此兒鬻餐極矣其腦又何怪乎鳳及胡僧之交嗜也

儀禮膳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九歌魚鱗鱗子膳

子魚游必三先一後二號婢妾魚唐人有句江魚群從稱妻妾又有娼魚與衆魚交如娼婦建音諸魚生以頭衝其腹字書列此二魚而未釋其義恐亦未然

右丞雪中蕉非戲筆梁徐摛賦拔殘心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碎裂葉漬雪而槁枯已先之矣

古名奏用虎爪書晉宋代大臣得自辟除以板召之謂板官宋王微與江湛書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宋太祖詔陳希夷嘗應鶴板之詔終遂鴻冥之心

虎板以薦賢鶴板以招隱故異

彭淵材游京師十年一日跨驢南還一卒挾布囊從邑人聚觀淵材喜見眉宇誇於衆吾富可敵國開囊則李

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幅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部哲曰誠足誇衆彼金珠何有哉固難與洪崖幞頭相如

續鼻同類而譏也

祥符某科狀元徐奭鑄鼎象物賦乃張惡子廟岳瀆諸神擬作兩窮舉子徒預為欣幸耳

郭林宗葬母徐孺子弔之置生芻林宗曰吾無德以堪之教英評語美生者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孺子之來弔也非傷也弔人母而美子德意何干涉得無郢書燕

說邪

藥已正旦救成都火成武丁於周昕坐啜酒救臨武火

佛圖澄於石虎臺救幽州火後漢郭憲郊日從駕啜酒

厭齊國火樊英亦救成都火郭樊二人俱傳方技邵信臣為少府南陽遭火熱數萬人信臣在丞相匡衡坐心動含酒東向漱之彼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火滅而有酒香氣臨武今南陽泌陽縣邵成兩救南陽藥樊兩救成都何二地之不成也

杜預李紳前生蛇郭璞前生蠶劉三復前生馬錢鏐前生蜥蜴文天祥前生龍信乎療鶴創三生人血之不多得也

紅塵紛處人間世白雲深處神仙地仙家春色億萬年蟠桃香煖雙鸞睡北看瀛洲咫尺間西顧方壺三百里逍遙無為古洞天洞天不老無人至此學仙人語潁濱

謂仙人自語非也

地獄變相以儆戒世人鑊湯刀林無和尚則其類諱之耳茲僧罪孽有鑊湯刀林不足敵其辜者方蛟峰肆詭語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取口頭捷急悅俗耳不知罪孽深也閻羅非高真正神則忠毅英魄何懺除之有道家五石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黃庭經九轉八瓊丹則失砂雄黃空青硫黃雲母戎鹽硝石雌黃又三關之中清氣深口天關足地關手人關金丹訣三花聚頂精也氣也神也三魂為台光爽靈幽精七魄為尸拘

伏矢省陰天賊蜚毒除穢臭肺

道有三車聚火而心行氣使以治病曰使者車陰陽合

水火同靜上聞雷霆之聲曰雷車心為境役感物氣散以成衰老且病而死曰破車

古人有功德者沒則鑄器以銘中郎朱公叔鼎銘是也杜子夏始勒文埋冢側爰有墓銘因之勒石加蓋埋壙前三尺防陵谷遷變廣記古豐碑以室秦漢乃書姓名爵里於上改用石晉宋始稱神道碑葬家以東南為神道墓碣五品以下墓表士庶通用又有阡表阡者墓道也路南北曰阡霍光塋起三幽闕築神道此墓路神道威國侯李信成坐侵神道為隸臣乃宗廟神道也

七國前稱上書秦始改書曰秦漢定禮儀四品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謝議以執異當時秦章或上災異

卷之三

十三

則非專謝恩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按劾又按劾別稱彈事更置八儀密奏陰陽阜囊封板以防宣泄曰封事朝臣補外帝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並以書對不僮四品也然未聞以書言事者孝文開言路賈山乃有至言魏晉以下啓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有劄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劄子用居多本唐勝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大約篇目有八曰奏奏進也曰疏疏布也漢諸王官屬於其君亦稱疏曰對曰啓啓開也曰狀狀陳也曰劄子劄也曰封事曰彈事而疏封對狀劄子皆以奏冠之以別臣下進來之辭今制論政事曰題陳私情曰奏皆謂本以及讓官謝恩亦同奏格至慶賀雖仿

表籍首尾亦與奏同惟史館進書全用表式蓋今進呈之目只有本與表二者

貨殖傳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瑟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今娼妓布滿郡邑倚門獻笑生計至此亦足憐憫而前朝南北教坊何至收其脂粉稅嗟哉此獨非天生赤子乎考作俑乃始於管敬仲治齊為女閭七百徵夜合資以佐軍國軍國藉此亦臭穢甚矣一匡九合何取焉

卷之三

五

淨無斥草風箏間一淪入輒有翠色小鳥投淵銜出棄之他所龍泉出允街谷水文成蛟龍撓破之尋復故六畜就飲驚走避之此二泉令人戀永昌不韋縣水有毒氣有聲無形左思賦鬼彈飛九以橛礮此水令人畏滄州久視山下澄綠水投之金石不沉州人以瓦鐵為船此水異朱靈讓得浙江一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此又石異也

帝王世紀少昊崩其神降長流之山於祀主秋官司寇猶今稱白雲司故古稱治獄參軍為長流

聖教序鳩車之齡落髮髮先曰竹馬之齒通玄鳩車五歲兒戲也梅都官句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

堵音拋堵寒食兒童飛瓦礫戲也

考亭者鄰人葬其父作亭山半以望塋請名於公公書考亭為顏懸之亭人以公讀書處近稱之非公號也出文公家譜

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鉞音裂帛為衣曰槻左思蜀都賦鉞槻兼呈

西京賦昭藐流眄一顧傾城注眉睫間為昭詩倚嗟名予玉篇作頤言眉目流眄使人冥迷昭顯音義同

置郵傳命置驛也郵駟也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駟見左傳者四漢制四馬高足為置

傳君與大夫所乘行安舒一馬二馬為軺傳軍書使命音之音用行疾速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取其速也

道德經服文采帶利劒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竿韓非解竿者五聲之長竿倡則衆樂和大姦倡則小

盜和故云東臯雜錄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張平子

碑額與身皆篆三代鍾鼎文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印章陽曰朱文陰曰白文太初歷

色上黃數用五印文不足五字以之字足之年壯而髮白曰蒜髮本草蔓菁子壓油塗顙能變蒜髮

陸德明說卦釋文曰宣髮髮之散亂者曰逋髮讀曲歌逋髮不可料憔悴為誰觀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

許

義田澤及一族善矣然歷久弊生侵漁紛擾賢子弟之少每不及不肖之多且計口仰給藉此益其嬾惰飢寒失所未必非義田悞之讀湏溪吉水義惠社倉記吏晚

之為外府官索之如監河又不獨不肖後人破敗之而已吾謂善訓族者勉其自尋衣食為急務也語亦有見

海味索隱反行為螳螂橫行多足為郭索建寧縣南與上里山谷產白蟹直行有前輩見一蟹二螯八跪外左

右各多一跪較長而扁見弱不知何名荀子云六跪而二螯又少二跪更何物也

押衙宜作押牙將軍之旌堅於門者資暇集傳威作牙音門今府廷通謂公衙即古公朝本作牙訛為衙按衙又

訛為迓語錄今之古文如舞迓鼓宋樂苑有衙鼓格圖官衙鼓聲之節元曲村里迓鼓謂以村里而效官衙無

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劉貢父詩話駟僧為牙郎本為互郎主互市事唐人書互作

牙牙轉為牙

中山經帝囿山有井名天井孫子地陷曰天井按朱子解井卦穴地出水處穴地出水天所為也與人所鑿之

井別今簷溜下砌甃石通水亦呼天井乃人為也非天也杜荊州告脫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

別置一宅中勿復借人古語有書借人為噉借人書送還為噉哲曰山谷時送一鵝開鎖魚是以已鵝博人噉失怨道矣

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金大定間田特秀以五月五日生亦以五月五日死行第五里名半十年二十五舉於鄉鄉府省殿四試皆第五死年五十五桐陰舊話韓絳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何執中微時問筮筮人曰公莫第五曰然其人大笑稱奇絕公遇五有喜慶後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及第年五十五從龍崇寧五年作相遷官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吳越王錢俶生卒年月支干悉

卷二

六

同司命戲人乃爾

卷二

卷三

欽程哲聖政

唐道人侯道華手子史不釋卷人問之曰天上無愚憐仙人明唐詩煉丹道流勸入山曰家有老母世無不孝神仙斯二人者可與論飛昇修煉之事矣

劉元城除諫議以母老辭母勉使為之鄒志完恐遺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吾何憂唐璘拜監察御史皇恐避重為母累母曰汝第盡言吾有爾兄在後俱以諫論貶斥不慮受職更難於三母

宋武帝以藥酒一甕付張禕酖琅邪王禕於路自飲死唐代宗賜賈道冲酖道冲子直言給父禮神伺使者忌

卷三

一

取自飲而踏次日毒潰於足蘇詔減道冲死流嶺南一叔一不死生為孝子沒為明神也

南宋孝武大明年發三五丁孫薩違期當死其兄棘辭列身為家長罪應坐乞代死薩又自引太守張岱疑不實各置一處聽死並懼悅棘妻許又寄語棘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今未娶家不立君有二兒死何恨岱表上詔原罪賜帛兄弟爭死多有之難於其嫂耳

季子治鹽父三年巫馬期易貌觀化見得魚者釋之問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先明道先生調上元主簿見道旁持竿黏鳥折其竿教使勿為及罷官棹舟數人語自折黏竿子弟無復畜禽鳥賢者化澤旁數深入人

心若此

金陵半湯湖水出一壑而冷熱分魚交入輒死閩中福都海水通河二水之魚交入亦死火鼠水沃之必龍火得水則燔以火投之反炮獨異

嘉定間黃大諫子中見廣州船陽屬邑乳原民爭乳田鄉有地種乳掘地成害以稗米粉餉於內草覆之糞壤壅之候雨過氣出粉化為蛹如蠅蟪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成乳食之南人口食不檢至此哉

草履曰羅君見左傳草曰履履曰偽履同馮驩履屬見孟嘗君木曰履履中薦曰履一作屨又履省作屨亦履中薦南史江泌晝則斫屨夜隨月讀書梁

笠翁詩話卷三

二

益謂履曰屨音推自方言耳周官屨人王及后赤黑烏黃赤纁青句此豈施之革者何不命之履人而屨人也晉令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無過純青而鹽鐵論譏世風不古僕隸下人表以文綦綴以朱纁則四公子客所躡也古繪畫者一足著白一足著青

唐群蠻聚寇以徐敬業為刺史單騎至府處分他事畢問賊安在乃從一二佐史直入其營諭之國家知汝等激於貪吏今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杖魁首數十遣之英公壯其膽略乃曰破家者必此兒亡賴賊從吏武北前滅唐宗敬業邁述幹盡乃賢子姪事雖不捷天也而乃預縱獵火徒為門戶計乎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疏云人夜寐忽覺而漫出門昔年子夜讀至三鼓一同學者先寢忽起啓門出便入仍閉門伏几坐軒呼如故僮扶而上榻異日詰之不知也如此類司寤氏安得一一主之明正德庚辰寧邸將亂南昌城中街巷軍民夜夢發顛或至江櫂船行數十里覺其為夢也而返及舉事之次夜一軍皆然謂之陣亡此史傳所未有塞外無城驛以烽堠計程五當一驛首宿白龍狼居皆烽堠名岑參首宿烽邊逢立春胡蘆河上淚沾巾胡蘆河上俠下寬詳主書

笠翁詩話卷三

三

唐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屢目之佯不寤徐捲啖之肅宗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潔之覺玄宗色動詎武帝適覆其族耳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鼠從穴出曰周南爾以某日歿周南不應至期鼠冠幘皂衣出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復入斯須出語如故不應亦如故入復出出復入日適中曰周南不應復何道言絕顛蹙死即失衣冠晉太安時江夏張騁所乘牛忽作人言天下亂乘我何之墨客揮犀載鄒易龔紀應進士舉其家妖作召巫巫寒向爐貓卧其側家人語巫百物為異貓獨否貓人立拱手曰不敢玉照新志嘉祐末有攜巨魚入都能人言號海多北夢瑣言路巖自成都移渚宮所乘馬作

人歌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盱南陸氏蓄猴遁於屋彈石不能中夜寂則下擾一少年臂俊鷹發韜下瞰猴舉瓦以杆不能擊則穿雲以逝主客不知所為次日聞空中鈴聲乃鷹至猴仍前計鷹揚翻以過猴眈眈不置隨有一鷹攫而中之蓋遠逝求其侶也又勳貴家蓄猴久戲其侍婢主欲殺之逃匿塔頂出沒趨捷無如之何乃放鷹擊之反裂其爪一遼東人應募鷹形甚小解縲縱至塔頂盤旋瞥然遠逝良久從天際下候張目視毛羽一抖黃沙蔽天猴目昧不能聞一擊墮地彼統師者遇敵動輒潰曾二鳥之不若矣杜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泥他沽酒拔金釵非

答權嘉說卷三

四

烟脈脈春情更泥誰柳七詞泥歡邀寵最難禁花間記得泥人微斂黛柔言軟纏曰泥乃切

朝會雙鳬網之得雙鳬人知葉令王喬一事盧耽為州治中元會不及朝但見白鵠迴翔威儀以帶擲之得雙履南海太守鮑靚夜訪葛洪達旦乃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網之亦得雙履然則鵠燕皆足名履而聽鳬專有之乎

白虎通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倫生耳王者養長教之父不得專孟堅此論將廢父子一

蒼梧太守吳臣照鏡不見首晉甘卓節鎮襄陽亦然視

庭樹首在樹上少為王敦所害殷仲文照鏡不見面數日被誅梁河東王蕭譽引鏡不見首為王僧辨所殺不善必先知之莫彰著於此

明皇問張說今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古者無民耶對古者民無姓有姓者有爵土者也左傳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二十五子得姓十有四其後居諸侯國土以諸侯姓為姓居大夫采地以大夫姓為姓故云皆出自帝王尚書百姓昭明百姓如喪考妣由說之說而推皆有爵命者周人尚文人皆有姓故百姓通民庶也

答權嘉說卷三

五

左傳將獵為兩甄置左右司馬文十年楚子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注以孟為甄世說桓玄好獵雙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杜曾攻陷楊口周訪令李恒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破之梁裴邃壽陽之戰為四甄以待大敗魏師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佩龜改於武后天授元年取義玄武杜金魚換酒來開元復佩魚李白憶賀監金龜換酒處白遇賀在中宗朝武制尚未革多穀子以魚袋為古算袋魏文易以龜唐改魚恐未然

盛鶴列於麗譙之門門上為高樓以望曰譙樓五行志主公車大誰注主問非常之人姓名誰何一作譙呵韞在背荀子蛟韞注馬服之革以蛟皮為之韞音在

胸詩陰郭濬續注新環言常處游左驂如驂之有新鞍
傳兩在腹今之衮壯幹音在後

南史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非蘊藉潦倒士耶北
史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為潦倒而崔瞻終
不改則潦倒非偃蹇不偶之稱樂廣王衍宅心事外言
風流者王樂為首陶侃目庾亮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
術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杜如晦少英爽以
風流自命權德輿賀知章皆以風流稱杜為政風流今
在茲風流儒雅亦吾師劉禹錫如今縣令亦風流皆言
蘊藉又安有放達之稱哉

淮南子磨蕭斧以伐朝菌太平御覽引王莽傳喪其齊

卷三

六

齊斧虞喜志林切師出齊戒入廟受命受斧故也陳林
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易喪其資斧應劭曰齊
之言利也按蕭亦言利惟資失解

昌黎飛黃騰踏去不復顧蟾蜍伯樂子執相馬經求馬
見大蟾蜍謂父得一馬略似但蹄不累麴伯樂笑曰此
馬好跳不堪御也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一作裕綿轉作芊綿韋莊可憐芳
草更芊綿

江淹別賦閨中風煖陌上草熏六一詞草熏風煖搖征
轡

內典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陽燄愚夫以

為野馬渴人以為流水素問澤中有陽飲注如火烟騰
騰起水面海賦陰火潛然碩況使新羅句陰火暝潛燒
東坡金山詩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身棲鳥驚
漢律以飢寒死獄中為庾音與死說文束縛梓桎為史庾
史通持髮為梓切引為桎音別作拽

辰州人因射豬入一石室室有老翁問何為射吾豬對
以傷禾翁呼童子責之何不謹門令逸出射者私問童
子曰我是王弼受易未通罰守門然則老翁又誰伏羲
耶姬文耶元公邪東家老邪王弼年二十四

吳郡太守封蘭亭侯蘭亭越王種蘭處水經浙江東與
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名蘭亦曰蘭山里

卷三

七

杜從韋明府覓錦竹梅都官詩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
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
草而冒竹名黃雀注誤
真語人臥室宇當令潔盛則受靈氣否則受故氣注謂
塵濁不正之氣也

子虛賦揚施戍削注施音衣袖也戍削裁制也上林賦
曳獨繭之綸袖音眇閭易以卹削易迴轉貌閭易衣
長貌惟其衣長所以迴轉卹削如刻畫作也戍削何以
謂裁制卹削何以謂刻畫作終不得其解

古歌中婦織流黃梁簡文徐陵盧詢虞世南俱有詩環
濟要略間色五紺紅縹紫流黃紺俗名火裏烟紅為銀

紅縹為月下白說文縹草可染流黃漢書諸侯王金
縹縹縹草似艾染綠因名縹晉百官令三公縹縹
縹縹縹縹古通用流黃為綠黃與青相間色也會稽
供御竹簾名流黃沈雲卿誰為含愁獨不見更教明月
照流黃不知何物王建詠牡丹粉光深紫膩肉色退
紅嬌王貞白倡樓行龍腦香調水教人染退紅古樂府
牀上小熏籠昭州新退紅縹縹似皂而淡名不肯紅類
也花間詞燒春濃美小檀霞又檀書荔枝紅又細昏
檀粉淡縱橫又斜分八字淺檀娥檀色淺赭也婦女暈
眉又黃眉粧額黃無限夕陽山又學画鴉黃半未成又
寫月塗黃罷半山漢宮嬌額半塗黃

茶樣記卷三

八

南華燕昭王所養大豕見夢於相仗君得化為魯津之
伯集異志開皇末渭南人聞二豕人言歲將盡殺我供
歲何處避之一應曰可向水北姊家一欣速化一戀餘
生前則食寄書而立化後則臨筵說而不入者
帛每疋卷為二端五疋十端為束宋敕賜致仕高年束
帛胡旦替廢夏英公鎮襄陽贈縹十疋胡手捫曰寄語
舍人何寡聞若此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解自
見乃以五疋還昭二十六年傳申豐以幣錦二兩適齊
師注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

三山符錄茅山上清錄閭皂山靈寶錄龍虎山正一錄
婚禮必稱主人天子不可下敵故帝女降以同姓諸侯

主之曰公主漢翁主諸侯女也諸侯無嫌其父自主之
郡主縣主何所取義

謝靈運水碧輟流溫山海經耿山中多水碧又柴桑山
潯陽水其下多水碧玉也江淹水碧驗未贖李白水
碧或可采皆對以金膏金膏仙藥穆天子傳河伯示女
黃金之膏

文字見脈絡處即是蹊徑如人山行近則徑路分明而
山色隱遠一分山色反增一分其中徑路縱橫皆不可
見而未嘗不在并其中之牛鳥糞穢皆成青碧故作文
初須與之近至能遠乃妙也

匡衡傳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何武為九卿奏置三

茶樣記卷三

九

公官與翟方進奏罷刺史更置牧後皆復復注下復音
福復如故也唐中興復復復指期

法書題名首尾紙縫間曰押縫又曰押尾後人以草記
自書曰押字孫公談圃先朝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
尊從簡省代名也劉革老蘇子容得張安道書但著押
字不稱名畢文簡與萊公帖尾用押字下加拜咨皆以
押字代名按東觀餘論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真草
惟名不得草遂以草名為花押

衛瓘奇樂廣此人之水鏡北史蔡大寶見柳莊歎襄陽
水鏡復在於茲不僅一司馬德操

宋紹興十八年戊辰進士錄分五甲共三百三十人特

奏名一人是時狀元為山陰王佐而朱紫陽及五甲第

九十人寶祐四年丙辰進士分五甲共六百一人是時

狀元為文文山而謝枋得登二甲第一陸秀夫二甲

二十七宋三百年進士科最盛然二錄獨存以晦翁文

山及陸謝二公故也然則人重科名乎科名重人乎

虞玩之不受新履曰著簪屨履復不可遺韓詩外傳孔

子出遊少原之野婦人刈薪而以著簪哭甚哀

淳于髡傳恭音恭襖音襖袴音袴也音也陳餘傳趙王

相繼蔽自上食

蚺蛇能救杖死性亦萎陽劉瑾以蛇油中武宗不入宮

寢十五年後南幸寵劉妓蓋蛇視生年若干滿其年則

萎性解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有以蚺膽一丸贈舍

之得生越三十年始生子蓋萎性滿其年解也

衛風倚重較兮車有較有軾較高軾下古人立乘憑較

若為敬則下憑軾而首俯以較在軾上若兩較然故曰

重古名較為車耳諺仕宦不止車生耳吳童謠黃金車

班蘭耳聞閨門見天子爾雅引詩有美一人陽如之

何漢書西南夷自稱娼音娼徒方言巴濮間自呼阿陽陽

之言我也韓詩外傳引周南抽簪以女不可求思前一

條補注所未及後二條備解詩之異

杜醉為馬陸朱汗驂驛猶噴玉按干旄疏夏駕兩日麗

殷益一曰驂周又益一曰駟曲禮疏一轅四馬中二馬

夾轅為服外二馬為駢鄭風兩驂如舞即駢而異名魯

頌有驂有魚二目白名魚馬毫音毫前音前白名驂杜如此用

殊不解音殊不細為解

唐玄宗朝無忝貌國貢獅百獸見之皆懼康熙十七年

西洋渡爾都加利亞國貢獅尤悔養有賦如戲音戲有而

多須似麟無角昂首仰鼻尖耳圓目廣臆修尾鋸牙鉤足

茸毛如斗正色如鏐一獅奴瘠而長手鐵叉如鬼所

過州邑日供三豬

楞嚴我欲無心應汝行事於橫陳處味如嚼臘橫陳二

字義作何解洪駒父詠雪偏隨江月橫陳夜未放江梅

獨自春狀月光之平鋪也義山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

周師入晉陽則棄用之矣

孫秘譏邵根矩鄉里有鄭君而遠求師以鄭為東家丘

耶邵答君乃以僕為西家愚夫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

鄉里落他處沈約山陰柳氏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

作夫張沈皆以妻為鄉里其說亦未有定

評諺有雅而佳者亦足破笑朝野僉載魏光乘好題目

人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為趁蛇鶴雀楊仲嗣躁率目為

熱鍛上御孫及莊綽未老而癯瘠江梓呼為細腰宮院

子魏收驚蟻蝶火迫鄴侯失鷹師被凍蠅之類雖未接

其人風味猶可想見

春秋緯武露布文露沉注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

沉重者人尚文戰勝檄衆義取布散書于布曳之使國人共曉胡譏爲風俗通臘者獵也田取獸祭先祖伏獵侍郎似亦未可全非余姑爲二子解嘲

晉獻公嬖臣二五耦明江陵相君家奴有五七九傳七則游楚濱者招權納賄王五笑其所爲頗有識宋九善詞翰而權不及七後楚濱典刑宋九五未知何以終王起三任節鎮入踐中書而昧於理家俸入盡歸僕妾老年寒餒至分伶人月俸周洽累歷名邑卒于都水使者吏人爲買棺器有黔婁之實而無清白吏之名亦天壤間大怪類耳每詫紉袴子藉口曠達耗三十萬米穀而曰壯哉雀鼠銀杯一廚蕩於海鷗而曰羽化晚節失

卷三

十一

路不羞丐貸他門而終不足填尾閭之壑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可歎也哉

羊侃直上堯廟石壁橫得七跡對擊丈餘石人盡碎舞人張淨琬腰圍尺六寸耳掌中盤旋騰踏固其所也取異者安祿山肥至三百五十斤馬不能勝玉環腹上乃載得此物又按石家翔風三十即退爲房老而馬鬼姬藏得玉環錦韞已三十有八也

曾卦一吉飲賓主十餘人觴半主人舉觴敬于屬一前輩東坡泰黃諸公以兩卦名證一事先生猶堪續否前輩云劉孝標三妹皆得才聳爲歸妹同人聞王延翰婦崔妒虐不道無雲而霆斃爲大壯无妄宋宰相趙雄對

御七醺玉海龍炊百枚爲噬嗑大過于捧腹良久移席私語曰先生適語犯三客某二妹婿名爲士不識一丁某四旬無子憚內不置妾某善啖不見主人饌設當其前淨無餘乎

以今人情論之富貴可得孰不願得之父若兄然亦視其富貴何如其子弟又何如陳萬年教兒諂而咸頭觸屏風褚資愧父淵附齊退震墓下淵奉璽綬詣齊勸進進司徒從弟始歎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王晏佐齊明帝廢立爲尚書令從弟思遠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作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後拜驃騎晏謂其兄阿戎勸吾自裁豈有今日思遠遽曰如阿戎所

卷三

十二

見猶未晚人樂有賢子弟而三人俱失之

王深甫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作即是介甫初字雲烟過眼錄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印文云火正後人後並不見用

納介卿家此又

易彖辭凡稱大人惟曰利見用見而已至于困乃質言之曰大人吉明夫上聖大賢皆由此出困之益大矣外此則惟謙象質言君子蓋亦此意

漢詔舉鈞黨郡國連逮史弼爲平原相獨無所上前後督促至嚴弼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宋詔行青苗鮮子侁在利州路部民不請侁亦不散安石遣吏廉按侁曰

青苗頭取則與民自不願吾豈能強之安石亦無如之何詔書所行而能據理正對始知天下無難處之事特人之才識不足以應之耳

項羽王高祖漢中分關中地王秦降將怒謀攻羽蕭相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因勸帝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三復愈於死之語真如疾雷破曉吾見世人爭小利僅如毫髮至殺身苟能以三字為程章可以樂飢可以尊生可以知命可以進德

分甘餘話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言及曹縣五色牡丹之奇請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然不知能結饅頭否因憶宋王文康詩棗花至少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

四言詩
卷樣蠹說卷三

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猶是此意

嘉靖徽郡志載吾族仁公客遼陽有士人經寶者繫獄當以金贖家貧無從出既備子富室復鬻子婦于公券

且成公詞知其故亟遣還之焚券不取金寶遂得輸官免罪又以餘金贖子還學士汪諧序其事厥後孫布政

公旦當世宗三年以爭大禮同豐熙等一百三十四人下廷杖開旗校中私語曰誰為徽州程旦者公自度無

生理杖者乃曲護公得不死公莫解所以尋造公邸問安即經寶孫也天之報施豈偶然哉

梁武遠慕溫子昇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詞人穀窮百六及至劉峻策錦被則失色惡之不復引見沈約

策粟少三事聞此公護短不讓羞死語則欲抵其罪賴徐勉固諫止真憐才者顧如是乎揮塵錄宣和中蔡君安提舉秘書省令坐客徵瓜事皆不敢盡言校書郎黃彦遠連徵數事都所未聞數日補外此曹碌碌又不足較也

泰定初考試禮部虞集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李空同嘗云松柏蒼然梧竹疎秀茶梅冷澹荆棘刺檮標臃腫芝蘭靈異茶蘼穠弱鹿蔥海棠艷麗並育而

二百五十六

卷樣蠹說卷三

十五

同生氣之變化然也文固有難于拘論者伯生之言可為閱卷之法

卷樣蠹說卷第三

卷樣蠹說

卷三

容樓蠹說卷四

聖跋

岳靈經禹治水三至桐柏山天老肅兵禹召

集百靈搜索憂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因囚鴻蒙氏

商章氏兇慮氏孽婁氏乃獲淮淪水神無支祈形若援

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

禹授之章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烏木由不能制

授之庚辰庚辰能制之鵠脾桓胡木魅水靈奔號叢繞

以千數庚辰戰逐之鎖以大索穿以金鈴徙之淮陰山

之足云云唐永泰楚州漁人於淮中流得古鎖攬收不

絕刺史李陽冰集人力引之鎖窮一獼猴躍出隨沒則

其物也禹之威神若此夾舟之龍何怪乎蠲蜒視矣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

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東坡有一帖黃繡綽

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坡非快其官快其

錢耳然猶未若渴羌為得計晉武授姚馥朝歌令云朝

歌有紂酒池使老羌不復呼渴後又遷酒泉太守

燕依人為字微物耳而每敗虞殞之義臨江王自殺墓

藍田銜土投冢一也王莽掘哀帝母丁姬冢銜土投穿

中二也昭明太子改葬奄人竊琉璃盤紫玉杯二殉物

羣飛擊之有司捕得置墻內復銜土增墳三也都太玄

下室銜泥助冢四也而肅宗為太子日召安祿山飲將
酖之乃墮泥於危使祿山疑而去又何黨惡吾常謂明
皇舞馬不及昭宗孫供奉遠甚茲燕將無為大燕皇帝
火迫鄴侯也與

夏侯隱登山渡水閉目美睡而不蹉跌文五峰每行遇
欲睡輒凭一童子雙足不停軒聲聒耳陳希夷最善睡
然有期日未聞如此俾畫作夜沿途譜混沌定是渴睡
漢未醒

王莽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大醫尚方與巧屠共剝
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又慶曆間杜杞
招降廣南賊歐希範大為燕犒於座上執之數十酋盡

磔於市剖腹剝腸使醫及畫人二探究成五臟圖以此
治病亦古今禁方一大變客因言醫不謹用藥謬誤致

所患增劇戲之曰藥囊可以提荆卿而藥杵且椎殺慙
懷醫生死人正不須藥也

魏河間王元琛不將定州中山宮來漢羊元群乃載北

海郡潤軒去西京留守王守恩卷車非輪不得出城徐

知訓遂掠宣州土神入觀土木人鬼不遑寧處斯其為

如蜩如蟬如沸如羹之世乎

虞仲翔仇直不容於仲謀曹子桓在北宴賓特為設虛

坐一仲翔之身孫氏賤目曹氏貴耳然而青蠅弔客嚙
嚙於一知己許昌懸榻想未之聞耳

天官書客星有五所臨之國周伯喪老子饑王蓬絮兵
國星疾溫星暴骸非吉徵也太公陰謀在上為客星在
下為害氣以目子陵冤矣余以為解者誤也子陵賤者
也以賤者之足而加至貴者之腹是謂客星犯帝座子
陵非客星且加帝腹咎見於客星玄象感人豈其妄
李正己詐獻三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淄青慰勞吏士
即以賜之趙德明告饑求糴百萬王旦請具粟於京師
詔令來取宰相有才知奸人寢謀徒恃一味休休有容
之量濟得甚事

太丘赴張讓父葬中郎不答五原太守王智舞太丘佞
邪中郎妄邪

客星為害

三

賈敦實為懷州致政病篤家人迎醫止之未聞良醫能
治老夏官侍郎侯知一不服致仕二人恰好對仗因歎
世間人事必有對有九經庫之谷律那即有沒字碑之
崔協有一日數浣之何佟之即有頭面一月十五日不
洗之嵇康有三日香之荀彧即有汗臭漢之余靖有官
嬪三十餘同日謝恩之宋度宗即有數步外遙憎其臭
之蕭登迄未有單行者

詩人多用襖被事姑舉一二蘇昌容為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單衣襖被自將以襖被對單衣則襖被為三幅被
二字連而讀之沙門曇永匿王厥幼子華使提衣襖自
隨注帕也以裹衣物直以三幅帛為帕王筠詠裁衣襖

襖雙心共一抹帕幅兩邊作八撮帕腹裹肚也帕同帕
三幅帛也大約長其帛則為被短其被則為帕散其幅
以裹物斂其幅以裹肚也

通政曾秉正以罪竄還鄉里鬻四歲小女聲言為資太
祖聞之怒爾既不能為人父實難種於世命閹之金吾
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官請効用內庭宣宗曰此人已至
三品更欲何為而勇於自殘希進下法司問罪一行詐
而得閹一求閹而不得盛朝宸斷物無隱情何用觸罪
神羊指佞草為哉按劉錕於群臣將任用之必關則又
異

宋龐安常虞世和俱善醫龐耳失聰大蘇所讀我以手

客星為害

四

語君以眼聽兩異人者是也每應延請駕四巨舟以貯
賓客工藝聲伎廚傳日費不貲虞性不可馴所得旋施
貧者最敬黃山谷獲佳墨精紙必歸之此二子者豪而
俊爽邁而知人第以醫目之淺之乎視二子矣

文人強作解事徒為千古笑端建炎避寇倉卒駐蹕侍
臣陳劄子恭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錢塘呂頤浩笑曰
秀才家識甚好多推之讀書不審誤於下判沈思草制
虛有其表此事由來久矣而雅詞俊句反出於曹景宗
沈慶之也不識此種何處生活

章惇四子登科皆隨牒銓仕州縣若不肯以官爵私其
子者吾謂閒散京職使大臣子居之以便溫清情理兩

得州縣視民之官必須妙選才俊於一切錢穀詞訟風俗利病嚴加殿最始為無負而僅借以博遠其子之名豈忠於謀國者且省府清華大臣子豈不堪任第當論其才不才不當較量中外平施之道恐不若是

漢江都王建令宮人羸而四據縱紙及糞交糞生異種而孟慧度蠻婢與犬通處逾年未嘗生犬也乃大地甚有不可思議之事新陽男子得女鳥為婦生二女悉衣羽去豫章稱為飛夜遊女夜不露兒衣云此鳥落塵今兒病丹徒陳性作魚簾潮退得女麗而修一人就姦之夜見夢於性我江黃也失路落君簾小人辱我當殺之潮至去姦者病死然東海人魚臨海鯨寡畜諸池

荅桂義說卷四

五

沼與交合無異也江黃或其貞者耳查道使高麗晚泊一山見沙中婦紅裳雙袒髻鬟亂肘命水工擔置水感舞而沒問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又蜀山猥獮好竊人妻久之與為類沈黎有猥見婦女輒盜入穴西番部落切畏之易林利坤南山大猥盜我媚妾則其物也西方有獸名網如猴皆雌無雄每伺要路牽男子上絕豕三合而有子人獸混雜失其種族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南華沖虛二老論之矣

宋二相張齊賢趙雄善啖張服黑神丸五兩為劑夾胡餅食之廚吏計其飲食溢金漆大桶趙對御七齏玉海容三升者繼以籠炊百枚二公求免伴食之稱得乎

王女降甘泉宮武帝逼之因唾帝面病瘡經年此唾之惡者也謝石遇道姑批其頰曰爾以多言致累黥迹於是盡滅此批之佳者也

盧循餉劉寄奴益智糴按本草海南產益智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循蓋取其名相諱耳佛狸北退就臧質求酒質封澆便與之大無主人禮然百牢徵饋六州被殘制勝僅賴此書

終風願言則嘯箋言我願思也俗云人說我語有所本不第此也燕北錄戎主太后嘯噴近位臣僚齊聲呼治憂離猶漢呼萬歲今鄉里父若母於幼兒女亦呼百歲直萬里同風矣漢藝文志嘯耳鳴雜占十六卷占者占

荅桂義說卷四

六

其吉也設令普天季秋行夏令民多軌嘯可勝占乎其吉也詩曉記少時元日風起東坡元日詩曉記少時元日風起何人占之何人占之何人占之魯敢遇仙女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蓬萊女仙徐清詩效康樂書仿山谷陳后山詠之時學黃家元祐脚梁使至吐谷渾見牀頭劉孝標集數卷新羅上書請蕭夫子類士為師雞林賈人鬻元白詩本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偽者能辨原寂使新羅其國人傳馮定黑水碑畫鶴記韋休符使西番所館寫馮定商山記於屏契丹使人能誦蘇子瞻文日本安南交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記唐夷入貢別署貨貝購柳書高麗求歐陽率更書百濟求蕭子雲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而前詩文翰墨之美

見賞仙真流傳海外文士清福極矣此外更何多羨然而妒及燕泥草綠以致於掘筆求免者何其不幸也可歎也

莊雜篇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鴻烈解日出虞淵爰息其馬楚詞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廣雅日御曰羲和因車而有馬因馬而有御此以人間制度想象天上耳豈容認真而李長吉相勸酒遂云羲和驂六轡晝夜不曾閑何其癡也

梁武用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踰年始成其長九里秋水暴長堰壞怒流奔海聲聞三百里水怪隨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不可名狀酉陽雜俎江州

夢祥義說卷四

十

一漁子忽上岸狂走問之不能對細視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偏其上黏噉此人脊火熱之方落每眼下有一齒出血數升死又閱一書運河某閘一日水驟湧若有物壅其流閘夫以銳刃刺之不入覺中所少軟極力猛刺則有龜首十六環而舉張口噴血利齒間以赤毛度其軀如丈餘大其十六首四面向漕使投羊豕祭乃去水府幽深何物不有太真牛渚然犀曾未察其十一鵲冠書云申徒狄以世溷濁故負石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然已

蘇威言於文帝臣先人戒臣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及鄭譯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帝下詔留於世為

不道之臣戮於朝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之孰讀隋於是得刑孝經始有實用彼向桐河上北面讀之退張角直與凝之請大道鬼兵破孫恩欽若誦仁王經解契丹圍為千古三騷人而已宋梟患涼州寇叛多寫孝經令家習之未見其失而何以蒙譴而陸贄忌于公異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致坎壈終恐仇人之筆宣公賢者不應有此

真宗與臣僚談及莊子忽呼秋水則一妙鬚至誦秋水一篇劉琰侍妾數十恚能誦魯靈光殿賦康成婢遭罰以胡為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相慰問耳根清淨如聽兜率天歌嘔今人家惟聞鈞鞀桀格聒噪不巴華

夢祥義說卷四

八

陽乘龍左耳割取容少遲乎

類編

謝朓辭吏部郎沈昭略曰卿人物之美無愧此職所恨刑于寡妻滕南弟申狼暴恃母愛凌侮其兄章惇諫南公多類虞舜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惇曰類者父頑母嚚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機鋒雖毒然有此症即不可無此藥正未可以中醫目沈章二公

孫知微問女巫識鬼形狀者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因評冥中所重何罪曰殺生與負心每見近人賤疏感應諄諄殺生而負心鮮及因憶一二事陸超之門人殺超之求賞超之葬復助舉棺棺折其頸而死寇祖仁味城陽王元徽舊恩介朱之亂徽走投之祖仁利

其金百斤馬五十匹邀斃於路以首送兆徽夢語兆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兆如夢徵之祖仁出所得并私金三十斤馬三十匹兆不聽懸其首於樹而大石墜其足槓之死負心必報而報之捷速未有若此二事者

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忽有黃袍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知為帝也跪而言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陳桎續編於陳橋事書曰某自立而還方屬筆雷震其几桎色不變厲聲雖擊桎臂不改矣後夢宋祖召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帝冕旒黃袍降迎曰何負於卿乃比於篡桎謝死罪誠知以此忤陛下然史

宋祖召進

九

貴直筆雖死不可易驚而寤客謂吳兢作武后實錄燕公以情祈改不許拒死帝生相孰難孰易余謂能為兢者斯其能為溫公陳桎者也雖然不為利回視不為禍

宋祖召進

紹興九年遣士僕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燾還奏殄滅之未足雪此恥臣構問之但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及端平元年金滅矣朱揚祖還自洛以八陵圖上理宗含淚太息予曰昏德重昏五國城之癡骨無論矣曾永熙七陵而竟乏林唐兩義士冬青之瘞也然英爽如昭陵溫韜尚能取其物何論乎他庶幾獲免者莫定之風陵如鬼之疑冢耳又使後代皇家盡如霸陵則二百年後呂

雖安得赤眉充審食其武媚安得黃巢作薛懷義哉周定州刺史孫彥高入櫃避突厥以鎗付奴牢掌之賊來慎勿與唐瀛州刺史權龍襄改多感元年及徇衝破陳另日作忌兩刺史相遇定有可觀

授越女劍術者白猿也授周群黃帝而下曆日一卷者又白猿也自是猿之黠者其癡者第能為魏元忠守火高太素報時雖然人物判矣猥何與人事而若是僕僕當是穆王南征所化之君子軍耳

古為婦人而死如石崇喬知之不少矣然綠珠碧玉未嘗負二子也漢成寵擅趙家姊妹遠條館但棲息一赤鳳宮奴唐明奪其子之婦有之諸姨車關風恩何渥也

宋祖召進

十

而幽州明駝使間一竊發介甫詠明妃漢恩自淺云云若為馬嵬三郎拔此癡淚

董卓免羈人也能容受直言又能吐賞心之語其廢少帝殺何后蓋勳與書曰下小醜何以終此其折朱雋卿勳又曰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魏晉而下諸奸所未能受也及語袁紹天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卓胸中儘自了了不似高歡朱溫初年謬効忠款君子不以人廢言於卓固有取耳

王先遠干索權豪遭辱無悔時人譏之類厚如十重鐵甲按賈充問孫皓在南方向何以剥人面皮皓答憎其類之厚正為此輩耳語云殺虎賴兇人佞人之人柔而害

物虎之雌者非如皓之徒則脫網去矣朱溫撲殺諛車頭客五六差堪接武若唐太宗則明知之而不能殺也然佞人亦何益正德朝太常卿劉介媚家宰張綵而喪其室矣

漢官儀侍中刁存年耆口臭桓帝賜雞舌香令含之此香非盈於漢而乏於唐則天何以不賜宋之問而吝北門學士之賞也若白居易則消得防風粥一甌口香七日又李林甫壻鄭平食甘露羹一夕髮如黷堪與防風粥作對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中多發冢墓求古物所致南岳魏夫人云禍之最急

若權義說卷

十一

者惟墓風與冢訟然又疑一事盜發蜀先主冢見二人秉燭對弈則先主武侯也盜惶懼與之酒一杯玉帶一條反出牙舌已膠於漆腰束巨蛇而死夫口已膠矣言之者誰而詳述其故若是也

天雄軍豪家芻豢巨野時穴官堤取利趙昌言為守堤潰吏告急命取豪家所積給用安豐芍陂民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放水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民築之與西門豹投巫三老宋均令唐后二山娶公嫗皆娶巫家同一妙用發奸摘伏豈病其誦哉

陳升之元絳同日病陳語家人厚之即瘞吾死矣請其

說曰夢至一室青帛畢羅器甚多吏守之題元參政香飯問故吏云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盡即分減別器不殘一粒所貯其餘也世人狼藉委棄為掠剝鬼所罰減算奪祿無有免者元公應更延十年按五穀天以養人分餘可飽僕隸殘粒可飮雀鼠何忍拋散冥報斷斷不爽但數十爐為張說鼓鑄橫財未免誨淫耳

今狐岷發揚炎請託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奸人欲殺之炎力救得貶杜肅懷一轡發張德私宰犯禁次日對仗則天出肅表語德卿會客亦須擇人舉朝欲唾其面德宗武后於是為能君按淳熙中張說為都承旨奏欲置酒延侍從孝宗曰當助汝酒般至期客集獨兵侍

若權義說卷

十二

郎陳良祐不至中使以上尊珍膳賜附奏奉旨而良祐不至是違旨孝宗忽顧小黃門說客散否對彼既取旨必卜夜乃命再賜復附奏良祐迄不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

羊氏有兩哭事醫術人羊志哭宋孝武殷貴嬪咽甚哀或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大中大夫羊闡入臨齊明帝喪闡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東昏輟哭大笑謂左右禿鶯啼來乎此哭那容有三茅容但惜己名不顧阿母負慚湛嫗陶母不愛髮膚而茅母乃狗口腹乎牛刀函鼎割而作羹獨無開處而必令容見也郭林宗狗名之士直得一餒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追朱泚兵李崧倒用都統印定殺郭崇韜之變事出權宜何嫌反復但太阿倒持不可耳古有御龍氏養龍氏何以又有醢龍龍何可醢亦張司空所識茅積下之白魚耳然奇見怪聞往往有之隆慶己已浙餘姚以倭警大蒐試巨礮空中忽墜白龍髯髯背上有人須臾龍去人墮詢之廣閩瀕海蟄戶也是日捕魚海洋失足沉淵適遇龍升遂抱其項而起至此為礮所驚墮地蚩蚩之氓乃能乘神物騰越雲際瞬息數千里豈不駭絕然則神人駕馭紫蛟赤蚪遊日月之外豈足異哉

韓安國不罪蒙吏田甲宏度不可及然李廣斬霸陵尉

卷四

古

良快事也御頽俗假借仁義徒為罪梯故寧李不寧韓史弼為河東守中常侍遣諸生齋書請託積日不通諸生詭以他事謁而達侯覽書弼怒考殺諸生陳蕃為樂安守梁冀遣書有所請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笞殺之漢人能自立今有此哉此為朝廷守法矣然憐才之心回嗔破格不獨大賢有之大奸亦有之士有贗作韓魏公書于蔡君謨君謨心疑之然士固豪傑三十緡遣四兵送至京并致果物於公士謁公請罪公徐曰君謨恐不足了君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能作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夏竟官之陸士規挾秦檜書于臨川守不滿意升堂慢罵守懼白檜

規至請見不出猶問其近詩得之吟賞再四見待如初詩乃黃陵廟一絕東風吹艸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

梁山漢武廟祭之日有蝴蝶數百享其餽餘近之不驚微饌始去道州舜祠正月初吉山狙羣聚以千百數跳浪奮擲五日散後如之三日散若有驅之者將二帝精爽未歇假諸物以示不測邪王方平語麻姑曰姑尚作此役僧吾子虞舜漢武亦云

論衡張仲師長二尺二寸宋呂文德足長尺有咫文德之趾半仲師之軀列之諍人直寢息履中耳奄人蓄狸龐然大如獅而犬亦仰面兄事之將無同

卷四

古

古人遇事會每棄五官不用略舉一二如杜微之輩任永馮信楊行密之盲魏節閔徐安貞之啞啞司馬仲達之風痺皆有託而然然永信忍入井兒對姦婢而仲達不能忍曝書之遇雨是以終為孟德所劫逮後風痺再發屠人族如剗牢筴豕羊老奸轉手無一點滲漏矣所以濟其術者室有張氏嗣有師昭一門猾賊如蜂蠆圍結指衣指粥事事應手行密子穉而妻有二心不得不思轉計佯行觸柱滿腹殺機祕藏不露其用心較司馬氏更苦更深何者家人無所恃孤而寡助也高帝議所服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命名不避古聖悖矣連次而舉四時服亦

殊為媒藥向棚以顏淵子貢季路冉有目其徒許商號門人唐林德行兵章言語王吉政事快音桂欽文學公然以素王自待真孔門梟獍乞伏熾譬征西將軍孔子劉宋益州賊黨楊孟子醜虜草賊敢於侮聖人又不足責也朱泚將李日月李希烈將韓霜露上混太清則尤妄名之不倫如此

妒婦不勝枚舉宋明帝敕杖劉休妻王氏令宅後開小肆使賣婦帝皂莢以辱之而賜休妻元亦有乘驢牛狗部之刑然恬不知戒也惟如閩王延翰婦崔氏一日天無纖雲怒霆斃之為快耳但雷斧少妒婦多則如之何任環妻對唐太宗與環結髮微賤輔助致榮今誠不忍

夢桂蠹說卷四

五

別嬖顧飲賜酖而死太宗且畏之矣是一說也南唐杜業妻則曰業本狂生遭際聖運多壘之初所藉驚馬未竭而又早衰縱之必貽害將誤任使烈祖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是奉旨行妒又一說也要而論之南郡主斯為聖矣

夢桂蠹說卷四

夢桂蠹說卷五

歛程哲聖跋

晉成恭杜后長猶無齒及納采一夕齒盡生宋理宗謝后生而顰黑又翳一目忽病疹膚蛻瑩白如玉醫藥去其翳遂正位當其初年豈有捫天玉衣之想而大澤將至莫之為而然嘗讀漢事秘辛瑣屑濃豔納后之禮如此其慎而以口屬膚無所不靡之溫柔鄉以無意遇之然而南風殃晉非由色升可知傾人城傾人國者又何必尤物也

宋徐州刺史張謙妻皇甫氏被掠詐癡不事梳沐謙為冀州長史納帛千餘匹購求文成引見年垂六十矣文

夢桂蠹說卷五

一

成曰南人奇好此老母復何所任致費若此皇甫歸謙令諸妾境上奉迎南燕慕容超稱臣於姚興獻太樂伎百二十人以求母段氏妻呼延氏與厚遣之超帥六宮迎於馬耳關周宇文護母閭氏在齊護貴齊許其母西歸閭氏至周主為大赦張元為西夏相陰計迎母抵界鼓吹大作懽噪去異域隔絕萬幸重聚母子夫婦初相見之樂何樂如賈似道亦訪得其母沉母之後夫於江子母復聚享富貴四十年

陰陽拘忌遇腐物最不可耐謝在杭五雜俎載一紳子婦坐尊令忍以待時致子母同艷常熟嚴訥每坐起必禹其步以迎喜神見王肯堂筆塵唐太宗不避辰日哭

張公謹劉宋武帝不避四廢日見蠻人第不避耳其術仍在也宋仁宗修東華門太史以太歲在東請止判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太歲果安在大哉王言無以加矣

片言可以折獄於宋元兩主見之南唐使徐鉉乞緩師鉉甚有口太祖遣一不識字人館伴及入見甚稱煙事陛下如子事父帝徐諭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元世祖閱時苗留犢事笑曰彼在官生子亦肯留否帝王聰明天縱一言破的安用誣諉為哉

唐楊昉任右丞字文化及子孫理陰立判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元星吉任江

卷之三

干

西行臺秦檜裔孫奪民田訟不決問檜何人寮屬以奸對索檜傳閱之大署其狀檜奸誤國百世有餘僇矧茲孽裔敢為民害盡斬其田予民神奸縱逃生網不能逃易代清議二公義形于色千載一揆矣

介甫在金陵神宗遣內侍凌文炳撫問賜金二百既拜受隨語文炳安石在間無所用此即庭下發封送蔣山常住置田飯僧祝延聖壽蓋亦技癢乾祐天書圖再入耳若以為溺於佛也受而捐之異日可也必令內侍目擊而道存則其意可知也

亦斧仙也南史雍州刺史蕭赤斧人也鬻子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則地也

劉仲雄殺害散齋遇疾其妻省之奏加妻罪而請解齋賣妻而求名訐賊不止一周太常澤

陸績賦都亭飢者口述六百餘人無一謬誤夏侯榮年十餘覽賓客需里刺百餘盡記一行閱掖庭內人籍覆誦不爽邢邵與數客賦詩次日覓稿不得邵一一讀之唐豈不執文簿簡閱軍伍數千人未嘗一失每有調發手作文書口為處分耳行聽受自是劉穆之一流林誌避雨染坊雨不止因盡閱其染籍數日後坊火素者紛競適誌又經其地按籍錄出姓名物段日月尺寸歷歷分明才力係天授豈學而至哉

閩王延義一夕醉甚命其相李準棄市準亦大醉臥市

卷之三

三

中惟呼其婢春鶯刑者遂巡未敢殺次日召復位異哉是主是臣向讀醉鄉記查不知其何在令得矣

孫興公作庾公誄咨予與公風流同歸庾道恩送還之先君與君自不至此褚太傅南下言及劉真長與公流涕因咏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哀大慈真長平生何嘗相比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又就謝公宿言至款難謝問劉夫人昨客何似劉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懷妹也綽到處為人所憎捉擲水中馮夷其受乎漢宣帝遣期門甘延壽副謁者竺次送馮夫人持節詔烏孫此婦中班傳夫人城娘子軍未甘居其亞夫人名嫫嫫漢宮人也

若邪溪風旦南暮北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點蒼
溪雨野中烈日金筑聖泉潮沙百刻開溫泉左寒右熱
蒲陽霞墩井水左重右輕江乘泉半溫半冷共出一壑
句容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杭州鳳皇山巔月巖一竅
惟中秋夕月穿其竅而出餘夕否始興曲江浮岳山躡
一處百餘步皆動宛在水中天地氣候有不可窮詰者
右軍娶太傅郝鑒女名璿東牀坦腹中選者子敬娶郝
雲女名道茂以尚主詔離婚子敬有書道故婦辭甚楚
雲為鑒少子則子敬故婦是其母同產弟之女中表為
婚右軍第二子凝之婦謝道韞安兄奕之女郝夫人戒
二弟愔晏王家見二謝萬來傾筐倒庋見汝輩平平爾
可無煩往右軍薄妻弟而厚兒之叔舅有此二失無人
拈出為賢者諱耶
紹興漕司移文婺州共御炭膚理非如胡桃文鵲鵲色
者不中州守王居中斥之此種漕司真童貫朱勔家兒
不堪王州守作奴惜斥之之詞不傳擬續數句崎嶇一
隅鐵騎渡江之報踵至未息良獄故轍可忘夫差苦語
願不可忘也敢告司事
後周李遷哲為真州刺史本州也綠漢十餘里第宅相
次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處其中遷哲鳴笳往來客
讀而艷之余曰君閱歷代傳記不見霍禹梁冀元載韓
侂胄等盛時事乎客應四人者及身傾覆遷哲未之聞

也子曰福忌太甚輪迴不爽今州縣養濟院藥鼎皆斯
人之徒矣

顏師古注胡妻名細君今泛稱人妻誤矣烏孫公主亦
名細君漢樊崇字細君唐博士細君則姓與名耳今人
不曾讀書隨聲附和誤不止此妓女入宜春院曰內人
喪制未終奪情曰起復今服闋云起復呼妻為內人可
乎不可

冬至陽生君子道長夏至陰生君子道消故賀冬不賀
夏然陽生之日短每不勝陰生之日長賀者及門弔者
已及閭矣生於漢文景永平唐貞觀之世立於宋明道
明成弘之朝不謂之天人而誰謂哉

古有同姓名錄夫姓名之同不勝錄也惟一時一事而
相干涉斯足錄耳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侍人賈舉
為之聞而公所嬖八勇力之臣同與於難又一賈舉王
莽太師王匡守洛陽更始定國上公王匡攻之今康熙
壬戌癸亥間于公成龍為江南總督江寧守又一于成
龍為之屬彼溺死毛遂殺人曾參兩座頭李益猶爾為
爾我為我耳李揆入蕃而畏留誑之曰彼第一人李揆
安肯來則一人而分為兩人疑信信將安適從
父子同名漢書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平侯長子嗣
爵復名德魏大將安同父名屈子亦名屈隋羅靖父亦
名靖明劉忠武父名江忠武亦名江父子同字晉張老

字孟子趙亦字孟齊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晉
卻克字駒伯子卻錡亦字駒伯有兩世名同之字者胡
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三世名
同之字則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徐達之子湛之
湛之子書之四世名同之字則王羲之子獻之獻之子
靖之靖之子悅之五世名同之字王胡之子茂之茂之
子裕之裕之子瓚之瓚之子秀之六世同名之字王彪
之子臨之臨之子納之子准之子准之子與之子與之
子進之又以名為字者晉安帝德宗南史蔡興宗王僧
孺師覺授慕容紹宗魏蘭根崔彥穆唐尚可孤張嘉禎
白元光郭子儀李嗣業魏少游張孝忠戴休顏高崇文

卷之六

六

張巡楊燕奇孟浩然李修田嗣承田緒宋威同文以姓
為名則有崔崔杜杜司馬承僕僕光州男子雙名者赫連
勃勃夏乞藏遮遮吐蕃尚婢婢相國羅黑黑唐紀孩孩工
精精兒空空兒劉燕八外孫李懷光囁囁元學回回平章脫
脫王保保馬馬士學有以一言為字者列國以前多
有之西漢則陳勝字涉項籍字羽胡建睦弘俱字孟彭
越蕭咸俱字仲張歐吳廣枚乘俱字叔張釋之公孫弘
俱字季楚元王交朱雲俱字游是蓋字絲周章字文鄭
當時字莊他如叔孫何字通楚漢李曇字雲東漢袁煥字
曜成景雋字超南顏之推字介之儀字升隋任環字
璋房齡字喬楊元琰字溫楊仲昂字曼崔倫字敘崔

卷之七

七

衍字著顏師古字籀田委安字蔓柳公綽字寬唐劉乾
字天齊有以三字字者屈無為字無不為張天錫字公
純蝦桓玄字神靈寶劉敞字伯貢父劉攽字中原父董
之之孫齊程伯休南史孟子父激公宜見金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母不可稱嚴乎六順父慈
傳云為人父止于慈父不可稱慈乎堂面南而背北二
親俱在堂而母獨擅北堂之號將置父於何地
孟德有鼓案江左有隱囊精室焚香卧而讀書以隱囊
側倚或左或右應讀之書堆列鼓案真平生受用事蕭
梁貴游子弟第憑之耳即紗帽坐彈棊亦虛擲也
劉闢得心疾人自外至輒欲吞之同府崔佐時肥碩關
據地而吞哲曰關雖據地作勢吞終不下也如魏延吞
曹瞞偏師十萬斯可耳
蘇威鏡日食既即昏黑無所見徐鉉鏡照面祇見一眼
范文正公鏡背具十二時至其時依候而明循環不休
蘇鏡鑄時竊太陽之精理有可解范鏡出於術如爐裏
上十二孔應期吐煙之類然亦近妖徐鏡不祥直堪付
夏侯惇撲碎耳又荀諷鐵鏡數人同照各自見影不見
他人影
畢士安惡其壻皇甫泌面奏之甫啓臣壻某值邊警報
至不終其說聞日又啓又值上內逼遽起曰卿累言朕
已知矣俄降旨轉一官李吉甫惡吳武陵欲阻其進知

貢舉者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中使宣勅至主司疑其舊知即添注武陵中使去呈榜愕然此人至粗何以及第然已無及桑維翰語知貢舉崔魏孔英來矣時英有醜行稅不論考英及第京兆某疾江寧諸生邢一鳳嘉靖丁酉監試例薦一人而只記有邢遂與薦永嘉當國一教諭入辭誤用折柬召文選以東與之未言而他尚書至文選意為知厚白家宰踰格轉郡判後評之已洎任三年君相造命孰見其然也坐堂觀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河東裴御史懷已飭恣噉之瞻以此相賞慎伯筠待潮江沙攜觴獨酌顧子敦亦懷一杯就之兩不相語飲盡各散似慎不及崔遠甚羅友

營樓義說卷五

八

得啖白羊肉事可不諏而劉毅冒請于鵝終失望一味得之不得有命耶

杜亞為淮南競渡費數十萬于頓為襄陽點山燈一上油二千石李昌為荊州大獵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繡襖錦鞵三府因而空耗三人誠暴殄再世必受卑田院之罰然韋莊肇故席歸登封殘炙亦未必永有其豐嗟夫車子未生流星終散慳亦何益哉

馮諡待漏朝房語及林泉之勝因舉明皇賜鏡湖事慨然曰非敢望此但叨後湖一曲亦足暢平生也徐鉉曰主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今人一肚皮熱中往往驕語泉石其實迎馬首拜者半巢由也中州才子于鱗

稱最近閱其篇什十九津津傲吏見之欲殷吾欲起奔州而問之

詩云子有庭內弗灑弗掃灑掃亦是樂事粗人不知卓蘇州掃地焚香摩詰地不容塵日數灑治兩僮縛帚不給林宗行宿逆旅躬自灑掃後人至云此有道昨宿處第五伯魚所過輒為糞除予酷負此癖嘗笑陳仲舉安事掃除一室嬾不任事而妄為之名宦豈縱橫六宇塵穢其澄清安在不如我自用我法然客去洗牀犬汗易柱癖尚未至此

天地間美物勝地必遭庸奴破壞古人名跡亦然李衛公邛竹杖規漆於甘露寺俗髡泰山蘇頌東封頌闖人

營樓義說卷五

九

林煒劉忠孝廉節四字蓋之天衣寺半月泉隱于巖下雖三五夕池止見其半俗髡鑿巖而易名滿月月滿圓杖何地不有忠孝四字是俗家宗祠中物於泰山何與而庸奴悍然不顧山川木石何辜而見屠也

蕭齊竟陵王子良親為眾僧賦食行水蕭老公施身為奴北齊武成湛布髮於地令僧踐而升座隋堅稱師兒師女江南李煜與后頂僧伽帽頓顙至於痛贅為桑門削廁簡子以腮頰試其澀滯然而無救於臺城之餓張衡之弑牽機樂之刑湛即善崩不再傳貧窮村無愁天子駢死於周矣楊希旦曲身俛地使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嚴挺裴寬縲經送葬生時已墮黑暗地獄無乃

為佞即富鄭公亦不免善夫張天覺好佛書而禁諸兒云彼讀書未多纔拈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蓋只作一種書讀而不溺其說斯為得之

冰清玉潤餘人不足當此語惟嚴子陵娶梅福季女可無愧然季者有伯與仲之稱福伯女仲女未必若劉孝綽三妹皆得所事而邢侯譚公何絕響於富春渚之左右也

予常謂晉宋五代有兩世家一則袁氏山松為吳郡殉孫恩之難淑為太子右衛率不從元凶劬被殺顛為雍州不受宋明命死祭為司徒侍中宋亡殉國子最殉父同成此以忠節世其家者也一則蔡氏克字子尼山簡

蔡氏克字子尼山簡

十

與琅邪王書子尼今之正人劉整服飾說異遇克慙不自安克子慕讓司徒不拜晉穆臨軒自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不至王導作女伎不悅去慕曾孫廓微為吏尚書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不拜廓子與宗孝武狎侮大臣惟慙與宗不敢侵媒顏師伯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右軍王道隆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造席良久去竟不呼坐與宗子約齊明輔政詣者脫履約如故明曰蔡長史故是禮度之門與宗曾孫凝不從陳後主酒酣移宴弘範宮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及議義興主婿錢肅遷黃門侍郎云黃散之職煩人門並美肅非其選此以方整世其家者也若才華擅譽

紹珥抗宗何族無之未足稱世

父子一事濟美亦不多見昭元年樂王鮒請帶于叔孫穆子約裂裳帛而曰帶其褊矣昭二十三年范士鞅求貨于叔孫昭子昭請冠焉與之兩冠及冠法曰盡是矣昭固穆之庶也李汧公勉少貧遊於梁宋逆旅諸生病且死出金求公葬許之密置餘金於棺下俟其家人至啓墓出金還之公子約江行與商某舟並某病篤邀約相見以二女一大珠託之某死約藉其財寶數萬貯之官與二女擇配而以夜光含某口中後親屬來理財請官發驗夜光宛在韋貫之不詣京兆尹李實其子澳恐無呈身御史亦不詣中丞高裕希文麥舟濟故人喪父

蔡氏克字子尼山簡

十

子一心四家善守家法視挾先世科第作腐鼠將無愧死

陳升之爭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仁宗迎謂曰節度使盛官何用爭唐介越次進對太祖太宗總曾做來恐不耳京曰王鞏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與先天節同日清天白曰下霹靂忽作一聲能不愕然

父子別立門戶不始於京攸太宗敕賜褚遂良使者由正門入其父亮止之曰渠自有門右丞兄弟孔懷也而亦有異緡好撰碑誌或送潤毫誤叩右丞門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至於千萬買鄰亦屬虛語其雅謔尚足傳

唐給事中鄭雲達與醫王彥伯鄰蕭佖求醫誤造鄭鄭為診曰熱風頗甚請方答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語有蘊藉不似褚王父兄合關

好殺之徒相傳為破軍星降世於理或然張敬兒呵邊榮何不早降榮答本不祈生何須見問則曰死何難榮客程邕之抱榮不忍乞先見殺則又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并斬之高敖曹與鄭嚴祖握槊戲中尉劉貴名鄭敖曹不聽去且枷其使使曰枷則易脫則難敖曹即枷刎之曰又何難直以殺為戲厥後河陽橋下以萬戶侯贈人殺人殺一閭耳

卷之六

七

路博德安受南粵之降李光顏力戰元濟悉銳士當之然後李愬潛軍入蔡明祖收蜀傳友德廖永忠戰最力俘其衆而凱旋勲歸湯和也故曰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達又曰善作者不必其善成

周文襄遺王振松江翦戰毯以覆齋閣不失尺寸凡上便宜振從中贊成之蜀宣撫鄭仲遺秦檜格天閣錦地衣廣袤合一而逢其怒得罪去蓋璫喜媚而老奸惡人窺其私然周畏異已鄭工援竈用意本別

蕭穎士至李韶家指佳歛硯比三災石同行者退而問故曰書札不奇文辭不優牕几狼藉非三災而何一人造精室尊白書畫畢備延一雅客賞之曰有不稱者幸

指示客曰項項精妙一物可去問何物曰公是也未審此災如何

老將至而耄及固然然未見若蕭老公李三郎之甚一開門揖盜一傾國養奸求婚王謝不許而漂陽薦枕壽邸聚麀不惜而洗兒賜錢異哉杜拂士之口徇僉人之佞至於死勿悔疑朱昇李林甫等類有術焉變易其肺腸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不然何初終判若兩人若此

南昌一刑曹得家報發書大哭即自申外艱覆審乃伯父訃也又具錯誤狀申堂衆大詆訕告假省父去古有之驟聞姊亡大慟既悟其非曰吾無姊向哭亦謬矣夫無姊尚可哭刑曹實有父何不可哭第乃翁忽死忽生殊屬不測耳

卷之六

七

管幼安鄰牛暴其田牽著涼處自飲食之牛主大慙郭原平遠宅種竹夜有盜其筍者遇而墮溝乃架小橋令通范元琰亦然羅可攜尊酒就攘雞者飲曰幸同里開不能烹以相啖我誠自愧此止盜一法但少近刻亦幸遇古之盜耳若今之盜適便其私四君之術窮矣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輕之州有舊案數百讓之趣斷琰之曰何逼人乃爾命吏連紙進筆一日省閱都遍與奪當理而詞義勁妙崇義大驚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此與王汝南騎魏陽元射

崔弘禮獵皆匿所長不試故一試即能驚人彼沾沾一得自許為奇形之詞色識者早窺其孤寒而無多矣。盧坦觀察江淮時早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直賤則阻不如任之既而商賈至集米價頓平令狐楚除守兗迺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倉穀幾何屈指獨語諸倉出米定價分糴雖早儉無害左右竊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慮得其經道也令狐行其權術也誰謂救荒無奇策

鷓鴣擊鳩鳩走逃魏公子案下鷓鴣遂殺之公子多設羅得鷓鴣數十責讓以擊鳩之罪一鷓不敢仰視公子殺以謝鳩哲讀至此喟然曰惜哉使是鷓遇式蛙者必受上賞

卷五

十四

必不似公子修小怨而寒干城之膽也

漢王斬丁公討不忠于項氏也項伯背項而左袒劉獨非二心乎勸釋太公烹鴻門舞劍企望樊噲之入只知有人所事之主不知有己所事之主罪在臨陳縱敵上而丁公獨不免無留侯為之與援耳

卓茂出行人認其馬劉寬人認其牛曹節鄰人認其豕皆不與申辨以至於麟士之履直不疑之金陳重之袴桑虞逆旅之脯談者以大度歸之然亦幸其俱白耳使失者終于失不誠負盜名乎畢竟子輿詰上官館人為得其正

魏收作魏書以通晉琅邪夏侯妃之小吏牛氏作牛金

按司馬懿為二樞其口貯酒自飲佳者以毒者飲金死久矣而冒名小吏可謂賒却一死此已死而指為未死也有未死而指為已死者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是也若長明燈吟詩之老僧不勝書矣韋誕輓轡書扁閣立本傳呼畫師皆退戒其子蔡允恭教宮人作詩煬帝詩成令其吟諷深以為恨陸鴻漸遭李季卿之辱作毀茶論然已晚矣朝野僉載宋之遜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使教婢歌則抗笏簾外倡吟自得豈以希古為海鷗邪然遜之故五狗之一也

卷五

十五

一生犬性如故何曾少改

裴士敬正諫齊文宣文宣怒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帝收刀曰我終不成爾名樂運與觀諫周宣帝宣帝將戮之元巖請見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若殺之正落其術因獲免二主昏暴獨忤惜後世名異矣二臣之諫似類於勸尤異也

侯莫陳利用以黃白寵於太宗趙普奏其殺人諸不法事宋沆得其家指斥數紙命中使鸞殺之尋復遣使貸其死馬踣於泥換馬追至已為前使誅矣明祖以薄故遣使誅宋濂於家復悔之又遣使追赦前使兩阻錢塘江三日後騎及乃免外生俄頃耳利用則禍盈景濂則

福善也宣宗恨李時勉觸怒先朝命取之獄面鞠而殺之忽又命王指揮縛斬西市王從西門出李已為前使縛入東傍門宣宗見之倏憐其忠而直言不之罪復其官禍福倚伏有如此邪

文人相忌必非文人也梁園之客相如後至不聞鄒枚有間言李杜韓柳交相引重語由中出或以為氣類一也介甫子瞻以議新法斷斷不入似有所深惡痛絕矣而介甫舉子瞻為文中龍至擬其文為三王世家令讒者咋舌何曾有纖毫忌嫉魏佛助邢子才互相詆毀未免已甚然邢魏之負重名亦寒山寺片石等耳擬於蘇王不啻燭火日月之不相敵也故曰真文人必不妒

芥子園畫傳卷五

十

天下有毀之適以成之憎之不啻其譽之者梁冀惡張綱極矣廣陵薦授將陷以死地而綱一生勳名全賴此薦雖有埋輪事當道豺狼未經翦除終是虛語人不永年若無廣陵一任東漢列傳寥寥削色後世安知有張文紀哉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有中傷徐鉉者言知吳王事無過鉉鉉請旨屬筆語極悲惋既全故主之誼又邀忠義之寵聲價益高愛鼎臣深者莫斯人若也成人之惡而反以成人之美此兩小人也

芥子園畫傳卷五

芥子園畫傳卷六

欽程哲聖鼓

清明風不搖樹木枝葉不及地二三尺此君子風也俗見風北史齊神武芒山之役風從西來入營李業興曰小人

風來當大勝異哉風有大王庶民又有小人君子乎南燕汝水不冰慕容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

日月故此與問洞庭廣狹南巡狩僅堪飲馬同按述征記洛水底有礫石故不冰安知汝水底不同洛水

魏袁翻燕集歷城蓮子湖參軍張伯瑜諮為血羹不就索曰取洛水必成也清河王問何義得爾袁曰可思湖

目清河未解退語主簿房叔道房對藕能散血湖目蓮

芥子園畫傳卷六

一

子故令公思夫湖目何以稱蓮子洛水又何干涉終是猜謎一如荀諷鐵鏡數人同照各見自影不見他人影也

胡僧利昆明池龍腦作藥而孫思邈詒得仙方三千世人收漁翁之利類此按鳳亦嗜龍腦不獨孔甲烹其雌而已

晉華表有賜客在焉使子虞從音因縣令索穀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穀敗獄辭迷謬不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

奴與虞免虞職削爵土司馬道子傳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樂屬移置京師充兵役按客之云乃客戶豈

籍沒俘虜之餘故可以賜可以奴代邪晉書無注卒不

得其說後攷鑑安帝隆安四年注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

陰陽相薄而雷人遇逕震往往失據夏侯太初倚柱作書案再用危坐不動直神定耳薛孤延按稍倡殺乃至與霹靂鬬然雷神亦有屯剋時代州所由令遂乖龍落勢不堪為樹所夾狂吼數日狄梁公鋸而出之扶風楊道和於田中以鉏格折其肱落地不得去於楊何怨於狄何德安在其為大壯也

論衡曰激射為毒人偶中而死按武乙革囊射天閭王延翰妻崔鳩其翁不可謂偶中若惠州娼脇朱書李林

卷六

二

甫檀州男子背朱書賊臣章惇未能下擊生時而震死易世豐隆將毋失罰至苗丘訢殺吞馬二蛟耳而眇其左目不幾黨惡乎

北齊諸王呼嫡母家家乳母姊姊姊妹按琅邪王儼

儼曰士開謀廢至尊刺家家髮為尼故矯詔誅之尊兄

若赦臣願遣姊姊迎臣謂陸帝泣啓太后有緣復見家

家前此武成逼通文宣李后后兒紹德至閤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姊腹大故不見兒則齊呼母為家家或為姊未有定也宋高宗欲正憲聖六宮之位以韋太后在沙漠不敢擅行語之曰極知同勞苦俟姐姐歸爾其還

矣又不獨代俗為然

蕭衍捨身同泰寺然不僅梁武也踵而行者陳霸先及長城公叔寶皆為之叔寶且自賣佛寺為奴矣按大通元年十年兩次贖皇帝菩薩只一億萬錢價又何廉也明皇吹笛下鶴語侍人奉上帝命為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上界清虛何藉此癡物宋徽效尤亦自稱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皆妄言以誑愚者未若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尚足徵信

范文正有退志子弟請治第樹園為逸老地公不許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諫賀監歸會稽明皇賜

卷六

三

以鑑湖今洛中嵩少即非朝廷寵錫大人羽衣優游其間奚不可何必事請謁范子弟愛其親猶世情也唐識量卓絕養口腹易養志難親無此志而委曲養之尤難也

衛茲園文生買物茲隨價雖值文生必訾呵減價而取林宗以少欲許茲以多情許文生多情二字不知作何解阿其所好賢者未免吾其如林宗何

封人祝堯使聖人壽堯曰辭詢其故曰壽則多辱人實有不幸而壽者徐英公不堅其操而與於亂長孫守正不善其終使二公考終命於貞觀之世豈至有此

漢設官多沿秦制侍中一職最失體統爵比二千石而

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唾壺去虎子一間耳奄寺賤役而以命士大夫乎當時以為榮不知何以榮也以為榮於執虎子其為榮亦無幾矣吉茂嘲蘇則仕宦不已執虎子豈榮之哉或曰王府上士中士也而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周業有此制矣然必上士中士非安國而可也

裴秀母客至下食眾賓起拜母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崔道固為諸王參軍長史以下詣道固所生親致酒炙道固驚起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勞客咸拜母謂道固我賤不足報貴汝宜答拜此直逼於嫡耳胡婢

裴秀母客至

四

不聞有是也徐勉宴袁昂家求出內人傳杯昂命五六人出停齋閣曰我無少嬖諸老嫗並兒母非王妃母則主大家今令問訊勉大踟躕夫荒燕而強人姬妾傳杯是何典禮也

錢良臣子改讀孟子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非諱之乃詈之也馮道有門客講道德經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演六字為十二字熊安生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同處徐諱雄和諱安通名觸觸生王僧彥父名師古呼硯墨池呼鼓皮棚知嶺南郡一進納官題刺謁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祇候臨淄令石昂公事謁監軍贊者以監軍諱石通稱右昂諱之為害使人不

有其名不有其姓并經文俱失其故可畏哉

此魏封軌高綽以風槩自立高聲拜司徒綽詣賀碩不見軌遽歸曰吾自謂無愆今日不如封生遠矣宋張說為丞旨朝士趨之王質沈瀛負時望相期以誚說為戒未幾質潛往甫入客席則瀛已先在然此何足怪今世名士盡是也封生不識時務徒饑寒死耳

庾道季云廉蔭千載死人凜凜常有生氣略記數人數事中書令監故事共車和嶠作令疾荀勗諛專車正坐不復容勗王弘奉旨詣王球球搗扇若不得爾江數於紀僧真張敷於秋當周勣皆命左右移吾牀遠客車安石逐蜀商宋霸子宋璟敕赴王毛仲飲不盡厄遽歸

裴秀母客至

五

劉栖楚矯媚裴度崔咸舉爵爵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嚅耳語王安國與兄安石坐面斥呂惠卿放鄭聲不若遠佞人神宗稱張方平之美問章惇識否惇退修謁呵引及門安道止之素不相識不敢受謁嚴世蕃強朝紳飲紳頽仆楊繼盛勃然持巨觥把世蕃須灌之曰代某老先生酬爵矯矯風節至今千載何曾死

嫁女覓婢詢知為良家以女匿先擇婿嫁之一為天水趙仁美一為彭城劉元溥今只傳南唐鍾離瑾事

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城中宗室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可按名而得酋長立命取之吏持籍至會酋以事暫去戶部邵澤民溥索觀每三兩板掣其一投之火歎曰

不能遍活也然人性仁暴懸絕有邵公先有獻策者猶之韓蘄王以海舟扼兀朮於金山即有獻破海舟計之聞人也

公族子驕暴多不近道理固應受敗亡之罰略數其最不法者如漢江都王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使宮人羸體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廣川王去縛姬榮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口中支解以棘埋之掾杖姬望卿陰中割鼻脣斷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之日夜靡盡蕭梁邵陵王綸強漁人吞鰓北齊南陽王緯在定州多取鵠置俎中以奏後主緯即夜取鵠一斗置浴斛中裸無罪人納之觀其呼號宛轉符

李程嘉說卷六

六

朗已奔異國猶令侍兒跪而承唾北齊安德王延宗於樓上作厠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為周武帝所擒以極塞口死雖不盡然然若此類者夥也

使韓世忠果擒兀朮李顯忠果擒幹離不是宋人一快然吾知臣構但作換母奇貨生還之金徒多其燕享餽牽而已

漢馬臻守會稽築鑑湖有千餘人詣闕訴淹沒家宅臻坐棄市覆案並不見人檢名籍皆死者宋營西內宋昇以押轉運使主之其屬李寔韓溶用事梁柱牒極悉用灰布洛中豬羊牛骨不充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昇欣從之李寔暴疾死復甦具言冥追以灰骨事有數百人

訟於庭寔曰溶事非我也吏趨出旋至果然君當還宋押運亦不免風颺吏所握文卷紙尾署滅門溶及妻二子後三日相繼死昇時為殿中監忽溺不止下數石斃或曰漢鬼訴之朝宋鬼訟之冥何義哲曰宋主方亟營建何暇理鬼冤乎

野客叢書詆斥殷浩語無通情余斷之曰浩初年確然不出巧於取名所以堅君相徵聘為一身富貴計本無特操至一出輒仆真情畢露悲傷貧賤乞憐仇人種種鄙惡之態不覺和盤托出何曾從蒼生起見又何曾少

李程嘉說卷六

七

有經世才略庚謝諸王都落術中惟高靈今亦蒼生如卿何一言破的晉書謝安傳以此為高靈戲安

癡人不可說夢蕭老公夢中原牧守以地入覲張敬兒夢妻全體熱適足為災耳先

問象好食亡者肝弗述在地中食死人腦冤哉生人憂患勞苦極矣化後猶不免此髑髏所以辭列禦寇之請復生也

廖凝日裴說為劫墓賊裴弔杜陵墓擬繫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裴非真賊也惟渠自向沈約集中作賊乃真賊耳然古今猶賊不可數計南齊老仙云儒以詩禮發冢

容勝誅乎

上堂閒話涇州書記薛昌緒與妻相見命女僕通傳數

四造室高談虛設茶果而退其欲詣房幃也則先通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陳白沙至請之於寡母為友人所訕古今癡物必有其對

狼腔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令手攣縮或曰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唐武宗四年官市郎巾不知何物或疑即狼筋有僧泰賢言曾隨師入涇師段祐宅段失銀器十餘事令詣市賈胡求郎巾官健朱秀曰甚易得遂於古瑤佩刀上飾同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段集奴婢炙之蟲慄蠕一女奴臉脣動則竊器欲逃者按此郎巾自一物狼腔中筋固非如織絡小囊亦非也

卷八

八

天竺旁有師子國國中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今奉佛者願死後歸西方極樂世界設誤落師子國將奈何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戩因外補同列戲曰天休走卻爺矣戩笑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語出碧雲駉此書詆譏朝紳文范不免聖俞賢者斷不著此然中官勢熾天子尚且門生何論朝列不見崔田近事有子又有孫乎謂

馮唐白首為郎文帝問之對臣三朝不遇武帝至郎署見顏驕問其老驕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二事絕類而顏對

較詳左太沖詠史馮唐豈不倬白首不見招未嘗混用顏事惟白傳尚少棄馮唐似混耳摩詰衛青不敗由天幸誤以霍作衛西清詩話唐以詩專門而使事誤王白

魚鼈為橋有兩事一東明國王欲殺之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鼈浮成橋既渡解散一朱蒙先是夫余王得河伯女生一卵朱蒙破卵出大臣欲殺之走逢大水呼曰河伯外孫於是魚鼈積而為橋得渡若中國聖人則架鼈鼈為梁不屑魚鼈

崔融作則天哀冊下直馬過其門不覺文就而卒前褚遂良為太宗哀冊朝回亦悞入人家二事何迴合也與

卷九

九

苦吟走入醋甕鼎峙而三又按為太宗哀冊何幸為武兆何辱死亦謬矣

茶經七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應下諸蔗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玄豹葵羹各一杯可知滌煩消渴必有佐飲如徒水厄而已雖君謨研膏伯熊滌器七盤自有了時

王羅鎮河東臺使至為設食使裂去餅綠羅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飽命左右撤去之鄭澣尹河南台甥姪會食去悉餅皮食之澣大怒皮與裏何異嘗病澆俗驕侈奈何罵浮甚於五侯家乳臭兒引手取所棄者盡啖之明皇從複道

窺見衛士以餅餌棄水竇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王鄭
二公享有天祿固宜臺使鄭家甥姪必餓而死石虎食
燕餅以乾棗胡桃為心燕之拆裂方食及為冉閔所
幽思其不裂者不可得是殷鑒也李英公為相鄉人過
宅食餅去其緣而啖其中亦被責按吳均餅說安定噎
鳩之麥雞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砥背之橫
枹罕赤恥之羊張掖北門之豉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
帶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對以新豐之雞必如此兼美儒
生斷不能知此味庶幾縮葱作之有取乎爾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歷六十七甲子計三千九百
六十二年至康熙癸酉又兩甲子計一百一十九年通

夢樓集卷十

十

計自堯元年至今壬辰總四千一百一十年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

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百字周禮

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

十五字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通計九經字數不滿五

十萬歐陽文忠公常以此勸人讀予謂每日讀一千字

不及二年可周或有人事之擾即以三年為期亦不為

勞而從事者鮮何也偶一思及不勝警愧漢人云三十

而五經立蓋古人讀書皆有定限今人直是悠悠度日

宜乎學之不如古也此王山史語凡家塾中皆當各錄

一通於座右

薛道衡上隋祖文帝頌煬覽之不悅謂蘇威道衡致美
先朝此亦魚藻之義後以私議新令敕自盡妻子徙且
末夫煬絀其父豈樂臣下追頌先烈道衡死宜矣豈空
梁落燕泥為之災耶

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吏迎父中孺
中孺趨入扶服叩頭自稱老臣金罍子譏之田舍翁驃
見其子富貴過不自重然此固有別非若尋常父子也
鼂錯為御史大夫父從潁川來見錯稱公阮籍不以達
許渾仲容已預卿不得復爾公卿之呼施於父子浸淫
至胡毋謙之遂字其父誰職厲階可勝三歎

夢樓集卷十

十

劉蛻文冢聚生平所為文草封之有塗者勾剔者楷注
者覆背者朱墨圈者凡千一百八十紙陸魯望捨宅為
寺塑己像於中後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滿腹皆陸詩
文親棠古人未有不惜其心血若此

同一李賀幸遇韓吏部雖困極亟束帶禮接不幸遇中
表則投其詩卷酒中中表洩其岸忽耳不知賀詞佳否
也予以為九幸生不同王半山不然吏部驚賞之句半

山蚤以困極而謝客矣

文字以不說盡為奇國策留楚太子遺可以使蘇子自
解於薛公一段莊子憂憐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
憐心而目與心不言不獨文字凡事盡然射牛者拂其

脊腹善飲者自愛其量雕陵之鵲執彈而留之箇中味非知味者不曉

世表事非耳目所及大地自有此一種太康中逸士田宣隱高堂鳴石山山高百餘仞以物叩巖聲甚清越每見一人著白單衣徘徊巖上及曉方去宣潛俟遽執其袂詰之云衛人王中倫周宣王時入少室山學道比頻適方壺經此愛其聲輒留聽耳元和中倭僧金剛三昧與僧廣昇遊峨嵋雇一夫荷糗藥至南山頂負笈者忽入石罅罅甚細隨笈而開力牽之出罅隨合詢其故云常新於此有道士住罅內每假我春藥適招我我不覺入獨孤叔牙家人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則一人

戴席帽攀井欄大笑却墜井中子不語怪第不語耳非無怪也

高郵一寺講堂西壁厚數尺每日晨人馬車聲影悉透衣色皆可辨辰午則無然猶其近者湘潭方廣寺每年四月朔東壁照見維揚官府樓堞舍宇一一可數相去遼遠矣神龍中洛城東地水影纖微必燭就視則無大曆末深州東鹿縣水影長七八尺遙望人馬往來若在水中時長安水影遠觀則見近則無此理與海影翻有異然有影無聲也有人宿福清紫微院內漏聞院後鐘呼交易聲若城市皆浙音達旦止寺僧云一歲凡數次蓋鬼市歐陽永叔轉運河北按部滄

景宿高唐驛夜半鬼神自空中過兵馬聲及旦不絕父老云海神移徙五七年一有之二十年前曾畫過

不見書籍鮮不以為妄
亡新求周秦故事於閣上得驪山本已深已極鑿之不入燒之不然叩之空空如下天狀唐開成間永興坊掘井過常井一丈聽向下有人語及雞聲喧如隔壁街司申金吾將軍韋處仁韋以事涉怪異不復奏遽令塞之又房州陰隱客家鑿井濬千餘尺聞地中大雞聲工人得旁穴因至梯仙國似偽宋治平中漳州地震裂數十丈視其下林木蔚然地之下又有地則必有天新宮銘如毀乾坤自有日月豈無見而云

歐陽永叔酬蘇子美古詩真蹟戊卒以黏膠糊川圖藏漆竹筒中柱門右軍誓墓文開元初潤州瓦官寺修講堂於鴟吻內竹筒得之歐蹟過榮公兩竹筒不落水火詩畫神物類有賞奇之鬼司之

新平縣張靖見長人五丈餘荷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河溢蒲津寇登得一履於河長七尺三寸健曰覆載中何所不有乃釋靖長人中土自有之防風僑如外王莽之巨無伯符堅之乞活復然其著者侯甸西樵野記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公事赴崇明大風飄至一島見長人可三四丈深目黑面從林莽中出捕數人以藤穿其掌繫之樹去衆力斷藤竄歸舟舟急放前者偕數輩

趨至攀艤舟中一勇者掣刀斷其指始挂帆免乃指一節耳尺度之尺有四寸以獻官貯嘉定庫又毋丘儉征沃沮使王頊窮其南界父老云曾有破船從海上流至得命衫身如中國人但兩袖各長三丈可驗山海經長服負有其國萬曆甲戌甘州輯城得小棺長尺許亡慮數十啓視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而紗帽紅袍者多類色如生乃為文掩而祭之涼州同時亦然又可驗列子譚人不妄也

一士行役至太行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其僕擬擬不識字只是大行刑安得太行士叱之僕惻笑不已請試問此處土人如主說某罰錢一貫不則賞某一貫士

夢樓叢書

古

可之前行聞讀書聲登門問之老儒迎笑公早輸一貫也僕得錢沽飲士咎老儒因大笑一貫瑣末耳教此等永不識太行山今人不為此僕者幾何

荆山以玉抵鵲黎洞以香代爨信州弋陽伐海棠作薪處州龍泉以筍喂豕五臺僧盟嗽浪用萬古紅雪暴珍天物至斯極矣

楊德幹令萬年宦者放鵲不避禾稼德幹擒而杖之拔去鵲頭宦者袒背泣愬高宗曰情知此漢得何須犯他百姓薛懷義遇蘇良嗣於朝堂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叱左右牽拽撻其面數十武后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荒朝穢辟有此兩善事

正德朝苑洛韓公邦奇為考功員外郎太宰以開州守某治狀不飾論韓韓素知守才疑之詢於開人戶主政王公縱縱曰開士大夫皆謂無狀開民則謂守良江南里後法復有幾平今各郡邑集紳廉議之姑孰一老建論廢一役則官府不便存之則百姓不便與王公言絕類不謂聖世風靡猶聆大人長者之論

元和在鄂州周復為從事一日賦詩命屬和周正笏告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楊弘武為司戎少常用一人高宗謂某人何因輒授此職對臣妻韋氏剛悍以此見蜀不敢不從張溫使蜀別沈竣竣入內良久出語溫向擇一端布送卿而無贏者三事

夢樓叢書

五

最鄙皆蒙不隱之賞人何樂乎喪其真按弘武之對揣量富中武北耳明太祖問蒲江鄭氏七世同居口眾幾何對大小千人馬后迎告千人可畏也復名問眾若此何以相安不競對惟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大笑又何暗中

光州大司徒熊公昫逝之日郡學郭頤二生立樞星門忽聞天鼓鳴俄見天門雲光爛開一人袍笏騰而上釣州少師家宰馬端肅公文昇終前二日城西大劉山崩及其逝也天鼓再鳴里人自葉縣回見公蟒玉肩輿南邁導從若出師狀云往武當山偉人不世出自神靈來仍歸神靈去固其所耳

吾丘壽王馮野王以王名異矣乞伏秦折衝將軍乞伏

信帝至以帝名何無忌憚至此若黃羅漢而帝大衛菩薩

等亦朱菩提部菩薩宋金剛等雖不經罪猶滅

郭陽鎮將欲造浮橋苦急流毀墀因酌酒許以小女

妻之其夕水回橋成女尋卒因立公祠塑女於中號河

清觀家翁于闐大河忽絕流僧言龍所為也國王祀龍

水中一女子凌波來云妾夫死願得大臣為夫水即如

舊有大臣請行車駕白馬入水信斯言也則西門投巫

邪居終南一日延客長五尺首居其半而闊三尺

緋衣象笏色若削爪鼓顙笑吻角侵耳及暮去邪語崔

曙向客上帝戲臣哲曰是肉朽黃祿兒類耳未審上帝

清淨無為乃與天寶阿瞞同嗜

珍珠船以崖蜜為櫻桃余笑曰石虎嬖優儻乃鄭崖蜜

唐進士所重宴亦崖蜜宴恐從來錯呼按撫言櫻桃宴

第五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六

卷七

紹興間度寇謝達陷惠州林湯氏居官舍獨留東坡白

鶴故居且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朝雲葬樓禪寺海

寇黎盛繼犯潮州縱火毀城堞盛登開元寺塔見火及

吳子野所居問左右知是吳氏歲寒堂蘇內翰藏圖書

處麾兵救之附近民屋賴以全然而禁大蘇文墨購賞

至八十萬錢則崇寧大觀君相也憐才賞識乃歸寇盜

是非果安在哉

尸子地中人名無傷夏鼎志掘地得人名聚續墨客揮

犀泛海者飄至一嶼時月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出登

輿笑語但裸形耳鳴金駭之連臂大笑入海此海人泣

珠之鮫人類也景純江賦淵客築室于巖底鮫人構館

于懸流注水邊居正未解此

紹寧馬鞍山石工採石山摧閉工於中越三年他工繼

採聞其聲乃相呼應家人鑿出之見妻喜曰久閉乍風

肌如裂俄噤不言化為石按李應物開砥柱石得鐵掣

鐸夏侯攷開貞陵石得半股金釵潯陽役兵鑿石石中

又有石若碑版乃王逸少頭眩方諸物皆埋土中久則

土變成石裏之耳金蠶小魚白龜亦然其不死者為石

氣所養如石工三年久閉不見風長活也

女真將帥生朝皆擇佳日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

搜馬以上已國主璽以七夕其餘重午重九中秋中元
下元四月八日皆有所占生朝忌辰一也狗衝破改日
作忌又何譏焉

孟淑卿號荆山居士評朱淑真詩有脂粉氣曰朱生故
有俗病巾幗耳自稱居士一怪也呼女伴為生又一怪
也以婦人而效男子與妹喜冠男冠何異

東莞伯何真初為元守廣州邑人王成構亂真募能縛
成者成奴應募縛成出柵求賞與之如數使人具湯鑊
架車上成懼真乃縛奴烹之仍督奴婦炊鳴鼓推車號
於眾奴一呼則羣應之曰四境毋如奴縛主彼不義侯
之封得無有慙德

江革為武陵王長史除都官尚書還都舸艚偏敕取西
陵岸石數片實之今只傳陸續鬱林而遺江革西陵石
猶杜綰黃長睿皆號雲林而獨著倪迂也

燕太祖以宋該貪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勝至僊
頓此不足懲貪彼方欣得計耳唐高宗賜諸王帛不及
滕王元嬰蔣王暉惟各與錢繩萬條敕曰滕叔將兄自
解經紀快絕當絕

司馬君問禪頗思蜀否應此間樂不思蜀及再問云云
曰何乃似卻正語禪驚視誠如尊命人笑禪駭不知禪
點小樓昨夜又東風歌聲未畢牽機隨至即善諛如降
王長亦不免宋祖且然何況司馬禪蓋夙奉失箸家法

又漸染於申韓之書故機警倖發若此波嗜驢肉飲盡
一石者伯仲之間見伊呂矣

寄奴負刀遠社錢三萬被執王謚代償溫太真與估客
樗蒲大輸物無因得反庾亮屢贖今為王與庾者何寥
寥也雖然亦其入上不能寄奴次不及太真故耳

蜀先主好結髦以毛羽為飾又髦髦按史書髦事後漢宦者

列傳蜀髦施於犬馬西南夷傳青衣道夷內屬齋黃金

旄牛髦冉駹有旄牛毛中髦宋武伐姚泓軍人李百丈

有漂渡北者輒為魏人所殺裕遣丁時帥仗士渡北為

陣車堅一白髦南齊書永明三年交州李叔獻獻十二

隊純銀兜鍪及孔雀髦東宮舊事太子白髦拂二

昌黎謝自然詩孤魂抱深冤古今求仙而被物吞者不

勝書姑誌其一元和中蘇湛觀蓬鵲山倒崖異光將投

之訣家人妻若子號泣止不得率奴婦潛尾之遙望湛

纔逼巖光遽大叫亟前救則身已如蠶大黑蜘蛛如鉗

鋒走巖下奴以利刀抉其網湛陷腦死積薪投燒臭滿

一谷

官以馬名馬有幾大司馬無論曰司馬衛尉屬公車司

馬令一人六百石宮掖七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城

門校尉屬司馬一人千石曰駙馬光祿勳屬駙馬都尉

比二千石曰洗馬太子少傅屬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注

太子出前導威儀列侯舊有洗馬中興後省見後漢志按

省公云洗馬秦官漢因之是也云句踐為夫差洗馬非也越語句踐卑事吳官士三百人身親為夫差前馬義取前導名則前而非洗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張若謂朋前馬前馬有此二證

魏收譏邢邵於休文集作賊徐之才斥收讀沈文半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不能解而邵解作賊則邵優矣又按古今圖籍書畫多為癡人作狗不有不準溫韜徒膏土石終古不見白日然則發丘中郎將何可輕詆也言而當不俟煩也弘治朝有建言山西紫碧山產石膽可益壽祥符王公維為按使採小石子以應中官怒此物載書中何謂無公曰書不載麒麟鳳皇乎今安從得

卷之五

四

毅然疏寢之青神余公子俊初任戶主政兩貴家爭田部屬公按之一謂舊名某家塘應屬我余曰不聞張家灣盡屬張家嘉靖南郊議遷近垣冢大宗伯內江張公潮疏請一里內不下千萬家僅瞻對無妨悉容仍舊恩施允漣執政詰謂藝穢園丘公曰在園丘似藝然天無不覆即遠遷何所逃得旨罷遷洞微破的省却多少議論

楊億為文令子姪檢出處時目為袖被袖被何嫌正患乏佳子姪耳世有幾蘇學士哉

近魏冰叔蘇雲卿論張浚三將三敗富平之役李綱尚在而不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惡之聽歸終母器不留

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不能舉以自副按於富平拂王彥諫達劉子羽吳玠郭浩等言不用而其根由於罷曲端敗後思端言驗還其官矣何為聽吳玠王庶送端恭州獄使其仇康隨酷殺之乎於淮西則不信張宗元必使王德為都統以臨鄺瓊謀于岳飛又拂其說使飛解兵持服瓊卒叛去臺諫交章詆之於符離陳敏言之不聽史浩爭之不得致李顯忠邵宏淵兩將大潰合前後觀之浚一懷諫自用人耶史臣以其子每假寬論而功罪在萬世難掩也其殺曲端與檜殺岳飛何異忌才誤國能逃尚論之筆誅乎臣構庸人也其語孝宗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

卷之五

五

情噫庸人也而見及此

宋韓侂胄敗籍蘇師旦家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瓣馬蹄金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長二尺五寸者五百尊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明正德五年籍沒劉瑾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斛金甲二副金鉤三千金銀盞盞五百兩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樞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盞甲三十五印一玉琴一玉幣四千二百六十束十四年抄沒朱寧金七十扛計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

百九十扛計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及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師里事志詳寧事見十六年抄沒江彬黃金七十櫃每櫃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櫃金銀湯鍋四百人餘物不勝數由此論之元載仍是廉吏籍以四人可充國用

范夢得為鄧高密轉世故名祖禹徐中山嗣爵公母夢岳武穆降生為子後與夫戲相語我家岳翁鄧再誕不失名賢而岳志溫飽何以置優劣宋史岳飛傳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思新麥盜鄰麥進母文舉

賞之安同子居典太倉盜官粳米養同同奏戮居自劾

不能訓子同一盜也同一養也文舉賞盜安同惡養述則睽而皆出於正一也居同不問然則文舉治其罪可耳

曹元理算陳廣漢資產方得悉豚一頭荔支一梓趙達亦算得友人鹿肉三斤美酒一斛有此畜主何可無此

惡賓不然庾悅直得為子鵲炙死耳

呂用之眩惑高駢詔為駢立祠採碑材於宣郡將及近道用之假健牛十五頭一夕牽至鑿垣架壞移入城誑

謂仙神徙置次日村姬詣府陳牒夜為里胥借耕牛亭碑損其足按鄴侯一事人遺鄴侯美酒而客適至語客

麻姑昨夕送酒與君傾之未畢門者通某侍郎取榼子

鄴侯蓋謠客未可與用之之妖怪同年語也

江湛為吏部尚書遇澣衣輒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起北人澣衣不似南人草草必細拆開治去緣邊垢穢故詩有擣衣篇成之所以須經日也董京拾殘繒結成號百結不知作何浣濯嗟乎安得生頻斯國以五色玉為衣輝如有光哉

飛燕於太液池歌歸風送遠之曲酒酣風起揚袖曰仙乎仙乎帝令馮無方持后裾希為之絢唐人豔句餘煖戀香羈讀之心妒況持湘江六幅耶然宮奴赤鳳早并溫柔鄉竊之

于寶母死開父墓合葬得父嬖人尚活埋經十年輿還

家又數年方卒因作搜神記漢末發范友明家奴尚生

說霍光廢立事與漢書合世說并州刺史畢軌送故度遼將軍范友明鮮卑奴年二百五十言語飲食如常人

不言自家中得干婢故母妒之生擗落墻范奴不應爾

況范同霍山霍雲自殺豈猶有殉葬事

吳孫休永安年諸兒群戲中一異兒眼有光芒燭燭外射問之曰我樊感也臂身而躍仰視之若曳匹練有頃

沒宋書魏太宗朝太史奏樊感一夜亡失或謂入下危亡之國為童謡妖言行其災禍令史官求所詣崔浩對

庚午之夕卒未之朝天有陰雲樊感亡當在此時庚未主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其應後八十餘日果

出東井秦大旱次年興死三年國滅魏書 熒惑到處為妖不似太白但紗帽飲酒不與人事

劉文饒怪人詈奴為畜產臧獲中佳者所當愛之敬之然不盡然也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每歎李善保孤王義行刃於今絕迹今又得三事趙哲父子死遺三女而無田宅僕延嗣竭力營給俟其長訪哲舊友為嫁之十餘年未見女面也呂蒙周為幕職受代歸一僕患病慮相染擠之水僕久熱驟涼漁者救之病因減忽兩岸喧呼蒙周舟覆全家溺死僕痛哭聞之官盡得其屍殯而掩瘞旬旬告其宗黨祖逖胡奴王安於祖氏之誅也潛取逃庶子道重藏之沙門此士人君子所不多見者如何

卷之十

八

不愛且敬若郭子儀塔趙縱奴當千發縱陰事下獄當千留內侍省張鑑疏諫云太宗謂侍臣比有奴告主極獎法須斬決禁斷頃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今趙縱在獄奴在禁中有乖教化乃左貶縱杖殺當千鑑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儻示之王搜家二奴告搜換父遺表匿進奉物留奴仗內遣中使檢搜家財裝度奏因奴告檢責其家恐天下帥臣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即收還中使二奴付京兆決殺唐書

唐主蔽於利而亂紀賴二臣正之

古語有趣絕者曹標討烏桓孔融曰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羊可并案也王儉王敬則同拜開府徐

孝嗣嘲之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康定中當國一老得謝同列就第賀某自矜遭時告老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王安石論揚子雲投閣為史筆之妄劇秦美新亦後人誣筆蘇軾曰軾亦疑一事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葉衡羅相召布衣飲忽忽不悟語坐客某且歎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客曰甚佳驚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回矣

酉陽語多誕妄中一事可資談柄東都龍門雅禪師網一異蜂長寸餘諦視具體人也置紗籠中微聆吁嗟聲忽其類翔籠外若相慰藉次日且百數群集不憚人殺

卷之十一

九

甚細有曰孔昇翁為君筮不祥頗記無有曰子已除死籍何懼有曰叱叱子與青桐君奔騰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為札星子詞當為料理終日去禪師舉龍放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唐廬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謝指願失所在

明太宗英主而亦受幻術之誑一日燕坐樓上雲際羽衣人駕鶴下啓曰上帝建白玉殿以紫金梁煩陛下須長二丈某月日來取語畢騰空去夏原吉曰此幻術也天積氣安有金梁玉殿數日復至曰陛下以臣為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示警翊日雷震謹身殿乃括內外金如式製就及期羽衣人至稽首稱謝梁逾千斤二鶴

銜之去原吉終不謂然密訪天下金賤處蹤迹之至西華山下果有鬻金者隨至山頂六七道士方共斲梁見人即飛去使者持半梁復命

宣德五年遣內臣孟陶往廣西采買翎毛蟲鳥勅書內開有陰翳鳥陽翳鳥不知何禽也

婦人誕育或過期或不及期或孖生皆理之常不足異惟殷祖甲卯日生嚚已日生良斯異矣近有尤異者嘉靖朝京師百姓米鑑婦生一子次日又生一子次日又生一子萬曆朝工部范鈺婦生一女四閱月又生一子猶曰陰陽之氣感受不齊也宋宣和年賣青菜男子孕尊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逃去又一太守女養少年美

茶樓雜記卷七

十

吏心欲當之而無從乃屬姬取吏漱水飲之遂孕而生子古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虛語耳

婦女有汗曰絆戀月事曰絆戀絆音半

宋鮑蘇婦不如宋公表其閭為女宗北齊北海王高詳妃劉亦不妒詳母太妃則杖之數十曰婦人皆妒汝何為不妒一以不妒見旌一以不妒受罰為婦者將何從

梁州龍興寺僧智圓為魅所紿誓不復道一梵字彼所仗術第神咒耳鳩摩羅什危殆時神咒自救無濟已前此矣翟天師乾祐善雲安女龍之言使長灘渡故仁及傭負乃真得仙道者

枝江烈女談氏許字農家子未結褵值吳逆叛陷枝邑

賊帥聞其美強委禽焉氏譚笑慰其母潛以絮自築其喉而死此康熙乙卯年事

盧生途遇六七十人盛服酒氣逆鼻叱之汝所為不悛性命無幾皆羅拜塵空中盧語同行者此盡劫江賊何異長房教黃巾書生還社公馬然未若荊州狂僧作歌發五伯從前非隱趣甚

王莽擅漢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者八千餘人又不受新野田封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一人金壘子謂孰數而籍記之安知非役鬼今郡邑守令被許紳衿狗彘其行者率連詞保任不分是非而所列名籍則一真而九十九偽也況莽鴟張於廟堂者哉

茶樓雜記卷七

十二

權奸懼禍百計求免究竟何曾免只壞亂人家國耳祿山反明皇欲傳位太子楊國忠退語諸妹太子素惡吾家一旦正位吾曹性命旦暮殞矣乃說貴妃使銜土請命事遂寢及馬嵬之變軍亂殺國忠及其子暄賜貴妃死三姨號國先至陳倉官店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追之號先殺男裴徽次殺女國忠妻裴柔次并其女刺殺之自刎不絕載入獄血凝喉死八姨奏先死大姨韓及楊銍銍鑑國忠幼子肫夢感生者未知死所天罰難逃銜土之請何益

藍玉被罪廷詰不伏吏尚書詹徽叱之母妄扳誣人玉即指徽汝吾黨也同日刑死高皇即好殺豈以一言磔

大臣必平日有殺微之心故因五言發耳

李直方品果實首綠李而皮綠次櫻梨櫻桃三柑四葡萄

五或舉荔枝則以為寄舉之首此品未當予移花九

命論之一品九命洞庭橘二品八命橄欖三品七命大

谷梨四品六命掩露蒲萄五品五命黃柑六品四命含

桃七品三命花下蒲八品二命馬兜鈴九品一命鮮胡

桃鴨脚子荔枝未遇其鮮者戎州綠李不識何味昔人

欲以梅聘海棠橙子臣櫻桃芥嫁筍子曰橙所臣寧僅

櫻桃而已亦各諫而少其未必盡然

漁洋詩話云宣城諸梅號多才瞿山清輯梅氏詩略予

序之今惟耦長庚在耦長工詩畫琴銘云田家桑落酒

風物藥相魚落梅云背城花陽得春遲東雀銜殘尚未

知聞說綠珠堪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余嘗記其廣陵

咏古數絕句螢苑云幾點零星螢火光夜深仍照舊宮

牆輕羅小扇休相撲當日官家用斛量雷塘云隋宮銍

爐蕭娘在猶把繁華說與人玉匣珠襦穿復土不如渴

葬玉鈎塵芍藥廳云玉蕊唐昌事已非新城紅藥世間

稀自憐不是沙堤客懶問韓家金帶圍梅花嶺云誓提

一旅障江淮馬革甘心不用埋士女猶尋丞相墓梅花

嶺下踏青鞵

接伴使耶律永興副姚跋回張向問北鵬巢生獵犬果

否云有之然極難得今駕前二隻每獵所獲十倍常犬

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鵬窠站站吏指山後一穴

崖年鵬窠其中生三卵一鵬一犬一蛇後於脫脫丞相

家見一犬坐客謂此鵬窠所生四生中胎卵雜矣哲曰

不讀漢書實武傳乎武與蛇同產人可生蛇鵬不可生

犬乎

楊守亮出鎮襄一蛇橫斜谷嶺高七八尺莫見其首尾

小蛇翼之旬半方過盡景煥為壁州白石令路涉巴嶺

巨蛇橫亘可七丈餘鱗甲如盆蓋惟聞折木聲震響山

谷登高望之竟日方見其尾淪江記界屠已蛇於洞庭

其骨若陵曰巴陵夫吞象伺鹿於人無爭可也否則吳

猛董奉世河無其人哉天寶中洛陽巨蛇高丈餘長百

尺出芒山下胡僧無畏曰此欲決水瀦洛城即以天竺

法咒之死

韓侂胄王津園之殛函首送金纜至界彼中臺諫文章

言侂胄忠於其國僇於其身將首附葬魏公墓側劄報

南朝公論乃在敵

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哲曰貴耳錄陳墳父母禮佛求

子照光禪師偈諸佛菩薩齊著力只今生个大男兒非

熱而何佛神者當知否

水善載而弱水不能負羽金石必沉而滄州久視山下

澄綠水人以瓦鐵為舫性涼者水也而有溫泉性熾者

火也而蕭丘有寒焰溫泉礫砂為之寒焰誰為之也

孫皓任岑昏衆所患苦王濬軍將至殿中數百人叩頭請誅昏皓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衆曰唯及絡繹還至屠之矣南宋大明中奚顯度苛殘人不堪命前廢帝戲曰顯度為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唱諾即日宣旨殺為二主本無意誅岑奚也而天討出近侍兩事若合符轍

好名人往往作不情事范卻逢掠者驅其牛取衣服去卻以賊不得車中席後三疋綯追呼令取戴封遇劫財物盡略尚餘縑七疋追與之賊皆還其初物余以為二君巧於立義名動賊耳

萬曆丁未南少宰葉臺山因祠部郎葛屹瞻議建先賢

祠于普德後山所祀者四十一人吳泰伯初逃句曲山范蠡越

嚴光結廬梁諸葛亮往來說吳又張昭宅在長干道是

儀字子羽宅周瑜句容有王祥墓在江寧周處子隱臺在王導宅

烏衣陶侃事在石下壺廟在謝安宅在烏王羲之事見吳隱

之茅屋故居雷次宗開館雞陶弘景居茅蕭統讀書堂在顧真

卿昇州刺史宅李白金陵孟郊溧陽李建勳潘佑曹

彬昇州刺史宅張詠如昇李及昇州刺史宅包拯知江范純仁江東程顥

上元鄭俠清涼寺楊時當家李光宣撫張浚留守楊邦父知

通判虞允文參謀張拭宣撫朱熹轉運吳柔勝生金真

德秀江東轉運劉嶽居樓

陳翼見道中一人病扶歸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病

者死翼貨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李勉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弓華餘則君取之勉密置餘金棺下鮑子都遇一書生卒得心痛亡遺書一卷銀十餅為賣一餅殯以九餅枕之素書置腹上而去卒皆歸金其家三君大義可泣鬼神然以語貪人鮮不訕其窮根未萌

人只一死耳而有遭最慘者暴君酷吏之斬殺無論侯景執劉神茂為大劉確進其尺寸寸斬之至頭而盡陸納執張載剝腹抽腸纏馬足繞而走腸盡氣絕載暴刻多殺神茂始為景畫計叛者出爾反爾然亦酷毒矣周利用就殺五王縛桓彥範曳竹槎上肉盡至骨而敬暉

逼索怨已飲野葛汁數升毒發梧地爪甲盡脫張東之

崔玄暉幸前死及利用敗史書五狗之烹未詳殊是恨

事五狗者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與利用而五

論語疏公冶長辨鳥語喈喈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栗

車脚淪泥積車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蔡京嗜鴉烹

殺過當一夕夢殺千鴉訴於前一鴉前致辭食君廩中

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

生死猶轉轍怪哉雀能四言鴉能五言似欲以詩專家者

荀崧為杜曾所圍小女年十三率勇士潰圍出詣周訪

請兵破賊此女中之一奇也張督官御史大夫再嫁生

二子此婦中之一奇也

金陵應主簿藏祖母綠一顆五百金不售回求見捧
玩少頃吞入腹欲訟之無證一慟而已又富家老姬簪
頭貓兒眼回窺見賃屋與鄰時以酒食奉之久之求
市感其意只索二金回得之喜因色少枯裏以羊脂
暴庭際守少怠暫有饑鷹掠之去以此回回償彼回回
事固從其類

道士陳太初歲旦就漢州守求衣食等物且告別持所
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戟門下卒守令卒昇注野外焚
之卒罵何物道人使我歲首昇尸太初微笑開目不煩
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趺坐遊焚之舉城見烟焰中眇
眇一陳道人也天上無凡俗神仙此其一矣

卷七

七

池北偶談載刑書桐城姚端恪公文然真實經濟人

其好生之念尤出於天性嘗拈句云常覺胸中生意滿
須知世上苦人多命諸子各錄一紙於壁家借柳述宣

城吳高士晴巖亦有一聯云窓前草不除一股生

意座上客常滿四海春風余又按分甘餘話中嘗稱晴

巖集文品似出寧都魏叔子之右而知之者尚少

黃巾適孫期里陌輒相教約莫犯孫先生舍又馳刀弓

過姜詩里曰驚大孝恐犯天誅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

苗諒哉

世廟時會稽章禮北闡發解衆攻之上問何謂冒籍具
對所以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然則以

地分卷固均平之一說若論衡才似猶不能無偏也

蘇掖仕監司各於置產爭一錢至失色喜乘人窘與售

者反覆甚苦其子曰大人可少增金吾輩他日亦得善

價又一大老為先墓樹碑其子謂其故紳碑材最大而

無後議割其半父曰可割三之二以便後人半割汝家

物也一為義訓一為幹蠱皆千古格言非同戲論

古者比閭族黨之法相保相愛相救相賙若吉凶賓射

之器服人不能自為則主席者以里布屋粟之物為之

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

詳密若此蓋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未

世本支天屬不肖雲輒即有意決貫之其難如搏沙古

法之廢久矣此宋儒所為諄諄于世族小宗譜法也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卷七

答樣蠹說卷八

欽 程 哲 聖 跋

晏子語大卜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說苑則曰維星絕樞星散地動後漢志維星散句星伸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朱氏易解天西河中九星名鉤伸則地動者以水動也辰星赤黃而小則地大動土勝水也鉤鈴天之管籥折則地動天之管籥動也蓋地將動鉤鈴開鈴即房星上垂二星若礫開則始震盛張則大動漸合則止晉志西河中九星如鉤狀曰鉤星直則地動按步天歌府上天鉤九黃星大彗賦鉤主震而屈曲宛如鉤而取象居虛危之次伸則地動者是也鉤鈴二星

卷八

一

近房宿為天管籥步天歌鉤鈴兩個近其旁大彗賦鉤鈴儼於鳳闕折則地動者是也極後四星名句斗柄後三星名維散者不相從也

月令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而番禹雜記民家女為神所依呼雷郎得子曰雷子又投荒雜錄陳氏因雷雨晝冥庭得大卵覆之卵破嬰兒出日有雷扣戶入室就兒所若乳哺者歲餘能食始不至豈王政戒民間慎容止而雷頌自犯乎按牙門將陳義即卯中兒

玉樞經雷部鬼神書勞夕役動有極楚屑雲雕雷無有已時然則亦勞苦極矣而蚩蚩者氓每思圖惟耽逸不

且以愚夫婦僭越天神哉

李淳風撰法象志分地為兩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右乃東循塞垣至滅貊朝鮮為北紀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極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橋武當荆山至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為南紀此言中土地耳史記北幽陵南交趾西涿沙東蟠木少及荒遠爾雅東至泰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是謂四極觚竹北戶西王母西日下東是謂四荒岷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同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其說已窮極四游

卷八

二

矣鴻烈又多立名目九州外八賁音東北大澤曰無通東大渚曰少海東南具區曰無澤南大夢曰浩澤西南渚資曰丹澤西九區曰泉澤西北大夏曰海澤北大冥曰寒澤八賁外八紘音東北和丘曰荒土東棘林曰桑野東南大窮曰衆女南都廣曰及戶西南焦僇音曰炎土西金丘曰沃野西北一目曰沙所北積水曰委羽八紘外八極東北方土之山曰蒼門正東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波母之山曰陽門正南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編駒之山曰白門正西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正北北極之山曰寒門何從親歷了了若此將大章豎亥復禹命云云乎抑臆度乎

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於天下八十一分中之一分耳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中國外如神州者九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此與三五曆等書算天去地若干萬里何異以為四千萬里

關今五億萬里何其遙以為八萬里周六萬餘里又何其邇也正道可究始大地定於一

括地象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正南邛州西南戎州正西并州中冀州西北柱州正北玄州東北咸州正東揚州昆侖為柱氣上通天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

又關今內傳云地厚萬里其下得大空大空四角下有自然金柱方員五千里信如二書正不知柱下又有何物作根底

西華古名敷物語林東嶽偏拜五岳但一拜退唯西華則自關西門拜禮直抵山下仰望七日歎咤去王履道遊記望天半峻極處有白雲推移次日抵其地見老尼獨處石室詢昨所見云曳薪備寒耳三水小牘王玄仲將登蓮華峰持火種與寺僧約到則起煙為信僧候數日果有煙起留二旬日攜峰頂池中菡萏回每閱此數則輒爾移情欲一踐青柯平穿天井出窮尋衛叔卿博石及昌黎發狂痛哭投書處有友人云近曾遊陟已開

鑿成坦塗加欄檻果爾山靈業器其險與他山崕嶮等太昊蓐收將無失據呼子先亦何事携酒嫗控二矛狗去也

開元遺事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晦冥不辨面目聞空中有殿喝聲相次忽覩雲中衣紫披甲者十數問之對曰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又一書李果為洛陽令進士劉兼過其境夜聞戶外語聲李令今正人其行事令人破膽可於他邑求血食啓門視之寂無影夫正神迎張妖神避李幽明理一又何怪焉

武北朝國子祭酒多授諸王駙馬都尉取悅當時與博

卷八

四

士助教有學官之名非儒雅之實按唐墨敕以方術人鄭普思為祕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侍中桓彥範力爭之不納至於寺人魚朝恩儼踞國子先生之坐文教不競一至於此

死者人所難而恩感義激有所不顧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師歐陽欽京兆吏民數萬人守關號泣請代京兆尹趙廣漢何漢世風俗之厚乃爾

晉王丞相唐裴中令皆名臣也裴惑守南斗經旬王語陶回南斗揚州分吾當遜位以歆此譴回應公明德作輔當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裴令伐淮西於府西亭置宴裴語河南尹張正甫為舉一人詞藝

好解頭正甫正色對相公此行為何何記得河南府解頭導不足論晉公乃亦蒙此慙乎

文海披沙稱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真孫何明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楊用修則云蜀士在宋世三元三人陳堯叟楊真何渙也觀此則宋又不止五人矣然陳與何三元事並未見稱於世俟再攷之

劉寬典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崔景實守平昌懸一蒲鞭未嘗用後只談劉未有及崔者猶之黃叔度汪汪若干頃陂至今作佳話談人者時託篇牘南史王令明寡言荀伯子擬以萬頃陂優於尉度矣而辭說何寥寥也

呆生語人做得半日神仙死亦瞑目沈屯子以疑憂致病請巫巫曰稽冥籍來世輪迴作女人所造夫麻哈回須甚陋憂病轉劇親友慰之善自寬應曰若欲吾寬須麻哈回作休書見付迂公病目就醫誤瞞臥犬犬嚼其裳裂舉示醫醫戲犬亦病目耳公恐失司倣取藥歸先飲犬餘瀝自服某郡守忌諱酷甚初下車丁姓來賀拒不見一日獻大獄牘有病故字吏以手掩筆擊吏指忽視二字急取向案桌下旋轉三四口誦乾元亨利貞偶閱此數條因憶顧凱讀父書每句應諾薛昌緒請於妻某以繼嗣事重敢卜嘉會李戴仁今夜河魁直房謝到

及陳師召赴先年招飲帖洵乎何代無賢

世說魏武過曹娥碑碑背八字問楊修解否曰解戒修未可言行三十里各條記同焉而異苑則云魏武見而不能了問羣寮莫有解者汾渚浣婦指第四車解禰衡即以離合義解之婦即娥靈也典略又云魏文世子時歷陳太丘碑碑題此八字思之不解問德祖詹曰陳寔墓蔡邕文鍾繇筆此絕妙好辭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劉孝標以為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以典略為正按一事也既曰孝娥碑又曰太丘碑既曰德祖解又曰正平解既曰操思三十里又曰至四十里信如孝標以典略為正則撰碑文者中郎也而題八字者又誰何

也 別傳禰同黃射見道間伯喈碑文歸後黃恨不令吏錄之正平曰吾一過已聞識惟第四行中磨滅兩字不分明援筆書之初無遺失惟兩字空不著附會南宋文帝好文章謂人莫已若鮑照為文多鄙言累句避帝忌詐為才盡耳江淹則真才盡者罷宣城郡泊禪靈寺渚夢一人稱張景陽索所寄一匹錦探懷中得數尺大志那得割裁都盡顧見丘遲與之及宿冶亭又夢一人稱郭璞索所寄筆探懷中五色筆還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哲誼之曰二景寔文通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作文使僕潤飾僕

辭敬禮曰卿何所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
定吾文者王儉出所作令任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
几歎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家偕柳曰世固不乏陳思任
昉悠悠此日孰是敬禮仲寶之儔我亦何怪乎文采風
流之遠謝前輩也

漢明楊后顯狂病發輒殺人惟愛內傳孟名文章哀怨
讀之則醒孟德苦頭風卧讀陳琳檄文翕然起坐文至
差顛愈病聖矣然投不知讀之人正恐瘕益甚腦涿涿
加碎也

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何如焚之為魏公藏拙

應休連珠百一詩田家無所有酌醴然枯魚焚字作何

卷八

七

解任彥昇表折芟焚枯此為自足刪去魚字不知何物
耳

管子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仲仲對曰駸音食虎

豹虎見形似者而疑意者君乘駸馬迎日而馳乎晉平

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以詭師曠曠曰鵲食猶猶食

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

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

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

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

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

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

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

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

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

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駸音食虎也

不墳方言無墳曰墓有墳曰塋孝娥碑丘墓起墳言丘
其平墓為高墳今混而無別離騷經皇覽揆于初度古
生子三月父名之故下句云云祝壽詩文曰初度曰覽
揆未得又左傳請與君之士戲言以兵相見耳即戲下
之戲軍號也林堯叟解為輕用民命不幾誣得臣乎
文選陸厥答內兄希叔相如惠溫麗子雲勳筆札駸退
古人譽今人最是惡習唐人中和節頌龔觀唐虞越觀
義皇祖述東京賦狹三皇之錄觀語文人標榜過臺殊
多罪孽相循至今日不勝道矣安得再一始皇出而焚
之

伏勝女傳父語授晁錯古文尚書太常韋逞母宋氏傳

卷八

八

父周官音義符堅令就其家立講堂儒生隔絳帳受業

者百餘盧道虔婦元氏升高坐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

隔帷聽焉謝道韞施青絹帳為小郎解圍今名為士人

而經業不通言談少味能不愧死

紫陽年譜十八年戊辰春登王佐榜進士的于錢唐父

人陳楞山處得見其同年錄上書第九十人朱熹字元

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外祝氏偏侍下第五

一兄弟無一舉娶劉氏曾祖徇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議

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群玉鄉三桂里父為戶三百二十

八人中天潢玉牒登榜者六人助教登榜者三人試為

郎登榜者十七人

野王邑名也郭奕為野王令送羊叔子出境免官書傳以為佳話而桓伊乃以為字顧休倫則以為名

古名人身戀軒冕語耽泉石代有之賢如坡老入仕年便憶蜀直至嶺南貶回寄死常州何曾一重踏青城錦江地面乃知見山合眼相賺多時猶見本色恐仕宦捷徑難識盧藏用孔德璋亦未便移文周顒耳然此中殊多市井任較望微命不至入京探問猶賢於何屑忌謝朓欲獨享隱名正未知求死不得相去幾何也

曹子建有言觀畫者見妒婦莫不側目齊鄒陽王妃殷伉儷甚篤王誅妃追傷成病殷倩圖王共寵姬照鏡狀欲偶寢妃視而唾之詈故宜早成病因瘥此子建所由

卷八

九

側目也然感甄一賦獨不顧阿兄側目乎

秦太醫令李醯刺殺扁鵲吳道子刺殺皇甫軫忌其技過已也紀昌學射于飛衛玉靈智學射于督君夢盡其術皆圖殺師衛以棘刺之端杆之免君夢短刀截箭張口齧其鏑免又何數乎逢蒙然猶形而下之藝也康成業成歸南郡何至轉式逐之使非橋下據屐竊恐未免按馬浮湛利祿鄭遠引不染品誼故有間此之謂師不必賢於弟子

劉歆謂揚雄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沒覆醬瓿也陸機入洛欲作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拊掌笑與弟書此間有僮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醬

寔太玄三都訖傳於世未聞人家說甕間有此物

鬼每侮人人間亦侮鬼某家有鬼偷食密於外舍煮治萬二升搗歸向夜舉家食糜餘一甌密瀉汁其中置几上以笺覆之入定後聞發笺啖糜須臾在屋頭嘔吐於此遂絕此人黠於鬼耳若鬼之黠者必不爾此必妖物非春頭太重壓日無光與道立則不可道可不成立此術之通乎神然適足自災多口致累倚山道姑固已批其類矣抑柵塘少年銜刀入廁有數焉而莫之避耶

左震斬蠹巫狄惟謙斃天師錢元懿殺火媪家曼守令美政濁吏則不知亦不能辜覲求夏州不得至為詐巫所挾盡失其物玩非京兆叛囚潘州司馬冤奚由雪

卷八

十

不意天壤中乃有王郎婦鄙其夫也得癡叔向父歎述其美父問何如我對曰濟以上人語卑其父式子於是乎不子然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此已先作俑矣

搜神記漢胡毋班至太山側為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壻河伯但至河中派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仍得回書復府君列異傳蔡支於岱宗見一神儀衛甚嚴曰孫為我致書外孫外孫天帝也吾太山神也有頃達太微宮致書帝命坐賜酒食釋說誕妄最足恨外孫天帝壻河伯神尊貴極矣豈乏一介鬼使而僕僕蔡支胡毋班為也且了無意味若柳毅傳雖假託其文却偉

麗可觀

後魏太祖以沙門法果為宜城子累加忠信侯卒後贈老壽將軍胡靈公隋文帝以沙門彥琮為翻經學士唐大曆年胡僧不空卒代宗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至德年釋寶瓊卒肅宗至給乘輿輿簿仗宋元豐三年譯經僧有授試光祿鴻臚少卿者名器之濫遂至於此

北齊後主緯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其雌者有逍遙郡君之號派毒及南陽王緯在定州見婦人抱兒趨避奪其兒飲波斯狗婦號哭又縱狗使食之高氏諸兒尊敬其狗若是再世必落狗胎無疑矣

中散絕交書一月常十五日不洗少陵屏跡詩一月不

卷之六

七

梳頭何二君懶若此北史除子春脚常數年不洗恐失財敗事而岳乙喜觀脚臭一日宴會忽不見偵之乃道旁行人理脚穢氣蒸蒸低徊留而不去此與嗜瘡痂陰精有何分別哉

詈人以奴婢多不堪愛戀博奧甘受鞭笞非奴乎死則死耳不能事賣絹牙郎非婢乎彼紅線娘海山使者又無論矣或詈以禽獸鸞鶴亦禽麟獅亦獸皆瑞物也醜詆極於龜鼠東坡寄蘄蒲與蒲傳正則曰東坡病叟長羈旅凍餓飢吟似飢鼠陳季常見過則曰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以鼠自擬以龜擬友安在其且詆

五刑去膝蓋骨為臙孫臙謂為臙消斷其足非名也墨

刑為黥英布坐法耳非姓也今徒知黥之非姓而鮮知臙之非名

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迎母嗜南史梁庾域母好鶴唳似勝差免仲宣武子之譏

紹興年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碎學官申朝廷稱為硬雨久視年都城三月雨雪蘇味道表賀為瑞拾遺王求道奏將災作瑞詎詎視聽三月雪為瑞雪即臘月雷為瑞雷耶硬雨瑞雷天然妙對廣州押衙霍慶成於皇華驛逢婦人調之不應婦人賦啞鸚鵡詩啞鸚鵡恰對病鴛鴦或疥駱駝按對聯有佳絕確不可易者大年以眼中人是面前人對寇水底日為天上日坡翁以四詩風

卷之六

七

雅頌對虜使三光日月星遼后以一月日遼明對帝二人土上坐近更有數聯三語掾一字師一德格天五經掃地五行金木水火土四等公侯伯子男五事貌言視聽思七音宮商角徵羽又藥名對佳矣白頭翁蒼耳子然未若劉寄奴徐長卿

近戊己間江上旱潦相繼天災流行室多仳離野有遺殣寧太廣三屬尤甚耦長梅先生有二詩紀事亦元氏春陵白氏秦中之遺也榆皮篇云殿舊沒朝雨二子來後先外生沈廷瑞元瑞先門人沈芳格李茂布席未及定袖出榆皮篇風前三四讀苦語增憂前年大地焦飲河斷流泉去年水決隄彌望沉通川殘禾棲高隴又復遭騰蜩閭巷鮮蓋藏賑貸

亦徒然刻劃到州木民命如絲懸我昨經夏渡一樹當
我前遙望白皚皚剥膚裁及肩亦有聚族居梯枝剝其
巔杵末細若塵居然充粥餽借問味甘苦螫吻強下咽
那能遂果腹聊緩須臾焉尔我空倉雀海罹凶荒年歌
殷出金石能否名一錢飢腸嗚咽嚙撫物還留連屑榆
人偷活無皮樹得全道殣莫能救榆兮遭汝憐所望三麥
秋甦蘇溝中孱施濟非所任疾痛偶一宣採風求民瘼
吾詩寧舍旃又車中婦云斷帶道旁瓜析根園中韭汎
汎水上萍累累車中婦或纖哲而姁或龐黑而醜或悴
而神恬或恚而色忸或擔荷耕鋤或穢負奔走兒夫動
相隨推挽車前後行行適鄰境媒合評所受今夕共食

卷八

七

情明旦逐誰某夫豈婦不仁決絕求它偶亦非厭夫乖
中道甘相負皇天屢降災似難歲云久井邑半流亡從
誰乞升斗淘河拾贏規屑榆刊林藪茹多腹膨脝咽嚙
時噦嘔欲語口囁嚅糟糠能常守與其同并命毋寧各
分手汝既得所歸藉以活姑舅言出聲還吞寧不念箕
帚當其登車時婦已非我有根蒂無重完飄萍能合否
野曠愁雲昏行人各回首

漢武幸甘泉坂馳道有蟲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
鼻耳齒盡具東方朔在屬車令視之對此憤氣所生名
怪哉此地必秦獄故處按地圖果秦獄問何以去之朔
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取置酒中須臾糜爛搜神記武

帝行至函谷有物當道長數丈類牛青眼瞿瞿四足入
土動而不徙朝請酒灌之數斛乃消亦云秦獄地不
則罪人徒作地外史禱祀唐同州築營牆掘得一物重
八十許斤狀若油囊或以為地囊或以為飛廉或以為
金神七敘留原曰此冤氣所結古圉圉地有焉昔王世
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
聚為此物經億年凝結不散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乃
劉煦時貞肉未聞有識者

禹乘四載水行舟陸行車泥行輶音春史記作輶丘切漢書作
輶昌黎切尸子作輶子切
形如箕適行泥上山行輶音當俗作輶史記作輶音蒲人
又作輶音讀漢書作輶音蒲人鐵如
錐頭長半寸施履下名輶車按二物史漢字各別

卷八

七

水經注建武年清河太守鮮于冀作公廨未就死後守
趙高計功用二百萬而五官黃秉功曹劉適割匿言四
百萬冀白日導從入府對校書表自理言高研密失機
奸妾其性愉竊銀艾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
付高上之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秉等皆伏地物故
高以狀聞詔還冀西河田宅妻子兼為差代以旌幽中
之訟古死而形見者不一齊豫章王疑第令補後園橋
樹耳安能及此訟壯烈

江以南掘土不過五尺見泉以所掘土還填多欠自淮
而北土實掘井動經二三丈復填多於始取按晉南遷
郭璞周訪地圖云荆楚舊為王都欲於峽州今夷州置之

嫌逼山而止因有宜都之號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象掘坑稱土嫌其太輕復瀉本坑又不滿因都建業按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謠有之寧未聞耶然土之旺衰亦有時夷堅志宋宣和中蜀人王浚明曰汴都王氣盡矣吾夜以盆水置氏房下無一星照汴分野更於平宣門外密掘土二尺取觀之枯燥無生氣上書乞遷都洛陽

邢州東井地周百餘步人馬行輒鳴響轟作雷聲掘即火出始興曲江浮岳躡一處百餘步悉動若在水面雲南臨安府落容山其土香美作餅炙熟可食饒婦嗜之同一土也而異若此

蘇軾詩集

五

黃琬代祖瓊對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慧絕古今僅七齡也乃潮陽蘇福八歲咏初月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尤覺奇絕異哉洩陰陽之房此兩童子也又廖凝十歲咏白滿汀鷗不散一局黑金輪

家非二先生守風流瀟灑標格頗似晉人詩亦自闢一家不落科臼有省靜堂全集若干卷今存吳孝廉處未得付刻尚屬闕事偶記其七十自壽之二云妙舞清歌父與耆回頭滄事樂難支素安世胃甘僊馮衍通才棄盛時故舊遲遲仍與緇高流種種肯貽詩寶壺漸有梅花到如對親交進一卮平生大半住松關夢是邯鄲近亦刪屢向西湖傳六籍曾來東海問三山讀書顚

裏游閒足耽酒能朱頃刻瓶當日杜陵原自瘦不堪青鏡老尤辱宛陵愚山施公閱章遊歛有短歌贈之曰張拳欲搯南山虎袖手低眉卧桐塢海水怒翻桐摧殘鳳吟後嘯聲辛酸白榆彥會須更歇霜天雲散留寒月籜冠避世棲牆東當年玉樹今山翁黃山數峰夜驚走索之乃存君懷袖日日公榮酒一壺眼中人識酒人無殍後吾姪偕柳輓以四律其三曰桐塢彫傷極望寒茶香筍熟憶追歡愁將故物青氈問笑任常人白眼看麴蘖有鄉原寄託文章長在漫譏彈是非自昔曾何據萬歲千秋定闔棺桐塢先生所居地名也乾詩悲切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雅詭趣

李德林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子百藥七歲

士

結與彼自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一自嘲一善誨皆千載佳話長歌當哭止於此

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真長門庭何其峻也及自為客則受人譏身不如夷甫夷甫無君輩客不識王劉何以堪此

李德林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子百藥七歲父友誦徐陵文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琊之稻不知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注邠國在琅琊開陽縣子安期亦七歲解屬文高郢九歲通春秋子定七歲讀尚書問父奈何以臣伐君郢答以應天順人何云伐則曰用命賞于祖不同命戮于社為順人乎神童固世有種

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宋諸王參軍崔道固母衆
賓起拜答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則裴秀母古
人歎無外家良有以也乃世多有無渭陽情者又未知
從何處生活

社館於蘭州黃河中獲青石員大如柿以鎮簡冊經宿
輒涇一日墮地碎有小魚跳躑死與李俊主青石硯墨
池中彈丸黃石同石中魚凡兩見酉陽雜俎崔元亮石
中巧婦稽神錄王文秉祖石中金蠶皆不可思議子雅
好石然無事藉此惟卞山老母所遇香石斯須不可少
不則空齋無客到獨步苦吟輒憶响嶺峰響石差堪共
語

夢桂叢說卷八

七

左傳昭公八年晉有石能言攷愍帝五年平陽有石能
言劉曜時陝有石能言又後唐書潞州長柳巷田家有
桃樹伐已經年其仆木已乾忽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
于舊坎是石能言而木亦能行矣

毛義捧檄張奉久而方知茅容烹雞郭太暫即相許孝
可鹵莽決哉

張思曼數巾車詣孔廣歎曰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許
玄度停都劉尹無日不注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
薄京尹不知者驟聞之以為餉王不留行而已

子鄉吳仁趾學詩於吳野人嘉紀其五言佳處殆欲
突過陋軒冬夜一首云中峰明月上天地夜寥寥一路

踏松影三更下石橋山晴猶見雪江冷不聞潮漸有寒
香至梅花開凍條

三水小牘汝州臨汝縣有山曰崆峒其顛洞穴如益將
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亦名玉犬峰者老云九春三秋
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焉起須臾粉堞青甍彌亘數
里樓殿輻交轉花木煥爛數息霧勢漫散不復見以為
廣成子化城盧貞為汝州刺史立碑云爾雅北戴斗極
為崆峒其地絕遠華夏所不至禹跡內山名崆峒者三
一在臨洮城秦築長城所起一在安定各立廣
成子廟而南華述皇帝問道及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
至於襄城之野皆與此山接壤則臨洮安定非問道所

夢桂叢說卷八

八

明矣碑分疏鑿鑿則亦中土近地何至七聖俱迷
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深
公直是吝印山耳符載遺書乞于頓買山錢百萬頓
如數與之卻起聞人高隱輒為經畫辦百萬資并為造
居心未聞如此呵斥

夢桂叢說卷八

容槎蠡說卷九

歛程哲聖跋

史記貨殖傳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地里指掌圖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通鑑魏趙韓滅范中行氏分其地今山西北直河南為三晉仍未確何者即以三晉論若冀土全屬晉七雄有燕將置何地項羽本紀章邯王雍咸陽以西司馬欣王塞咸陽以東董翳王翟上郡地為三秦自是陝西一省以秦地界秦降將故關或疑陝西縱廣不三百里似過小殊不然羽豈樂多以地與三人哉

容槎蠡說卷九

一

蜀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東風菜名今新興縣斷續藤志名東風菜夫留愛州人家多種蔓生謂苗曰浮留即夫留然菜名特異者又有孟娘及樹名如何茵名笑矣乎李名顏回松名犯雀檜名鴈翅人鮮知之者

上林賦歲燈若蓀李善本作歲持張揖曰歲持缺蓋未詳也按歲音針至諶切乃馬藍也一作寒將即葉聚善本誤以將作持

廣韻注吉凶形兆謂地朕兆灼龜也朕音引目睚也今倒讀誤凡受饋者答書拜領趙松雪帖紬一疋表微意伏冀笑領則領字我受人受可通用

晉文得五鹿野人饋塊反國稱霸梁簡文夢吞土舍人

殷不害引此解之卒為王偉彭儒王修纂土囊所殺劉敬宣亦夢九土而衣則知桓玄敗死晉室重興之兆夢同應未嘗不同但吉凶異也

匡廬號天子鄒考山所以得名九微志周初方輔與李老跨白驢入山煉丹得道惟廬存故名廬豫章古今記輔山即廬山是廬存名廬因名名輔山應屬方姓矣慧遠及周景式山記一謂殷周際匡俗遊此山人目所止為神仙之廬一謂武王時匡俗廬此山仙去廬存說同九微志但以方輔為匡俗謝顗碑威烈王安車返匡續續仙去廬存命名靖廬山邦人呼匡山豫章舊志匡俗字君孝父東野王共潯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

容槎蠡說卷九

二

封俗於潯陽為越廬君昆弟七皆好道術精爽於洞庭漢武南巡封俗大明公則山屬匡姓明矣乃水經引博物志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吳猛過此神迎猛猛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豈中間又為徐姓纂名五百餘年耶

臨安志海潮晝夜再至卯酉月為陰陽之交氣以交而盛故潮大於餘月朔望後為陰陽之變氣以變而盛故潮大於餘日寰宇記潮有定候惟瓊海潮半月東派半月西流則又何也抱朴天河激湧洞真地機俞張總是臆度海嶠志云隨月盈虧此則其可驗者也

張須九江圖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始別于

鄂陵終會于江口一白鳥二蜂三鳥土四嘉靡五剛六
三里七箇洲八沙堤九康說載通典可入孔殷注

日南太守李善為李元蒼頭蒼梧太守王斌為公孫志

節蒼頭志節作將作大匠時令蒼頭地餘歸取資用因

持車馬亡去改姓名為丹陽諸曹史及志節拜揚州郡

選斌注迎屏左右叩頭涕洟斌即明使君地餘也合論

之地餘始叛其主視善負孤兒續逃死奉養至十歲歸

理舊業殺諸奴婢兩太守懸絕可以天淵計哉

祝欽明體肥醜據地作八風舞搖頭脫同聲音韻求職者目

左右顧盼朝野僉載號祝蠲蠲者肉塊無七竅秦穆

公時野人得之字書蠲如後常食屍腦既謂如後又能

食何得言無七竅秦文公時陳倉人得獸若羆逢二童

子曰此名蠲在地中食死人腦蠲亦指二童子曰名陳

寶得雄者王雌者霸逐之化為雉弗述亦在地中食死

人腦死人腦幾何堪此三物咀嚼

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自敘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

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炎月服屍猛虎前

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

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輟身

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洪容齋謂其存交重義如此而

史傳不為書之

長孫紹遠識佛寺浮圖鳴鐸合宮調取而配秦黃鍾始

諧斛斯徵得蜀鐸鈇以芒簡搏之聲極振固取以合樂
張文收吹律調啞鍾宋沈開光宅寺塔上風鐸般知為
姑洗編鍾及度支運乘鈴亦編鍾此四君者其后襲之
流亞與

古縣大郡小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凡縣萬戶以

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秦制而漢因之華陽志

羅衡為萬年令政優三府爭辟拜廣漢長則又先為令

後為長然春秋時名亦異在魯為宰齊為大夫楚為尹

為公晉為令唐縣分六等京邑曰赤京旁邑曰畿餘以

戶口多寡資地美惡為差曰望曰緊

古仕者亦不限年南史張緬為淮南太守年十八新序

齊使子奇治阿亦年十八晉荀羨為徐州刺史年二十

夷觀記朱勅守渭城年未二十

狐援正說齊湣不受出而哭國三日辭曰先出也衣絺

紵後出也滿園園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

處王問吏哭國之法若何曰斬王趣行法吏陳斧質於

東閭援聞蹶過之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

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又斬之東閭每斬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

其言怨而不怨三閭之前乃有狐援

自古良將以明哲壽考令終者推汾陽稱首前此信陵

君自趙歸飲醇酒近婦人尉遲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

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後此韓蘄王自罷帥杜門謝客跨驢攜酒縱游西湖自號清涼居士十餘年乃卒此三公固皆汾陽流亞也然子獨多蘄王當賊檜賣國晉主屠戮忠良時王與岳少保唇齒也雖遜順猶懼不免乃既面折其奸又屢疏論列持國是侃侃夫肅代昏懦不亞于宋高輔國元振朝恩元載等其媚忌狠惡與檜同科以汾陽勳望尚怵惕不敢發一語蘄王獨大聲疾呼置夷于度外推其心方且以不偕鄂王觀于九京為永恨豈復計生死哉卒獲優游牖下幸矣

壁開西華首陽二山通河流者巨靈也行漢武案上東方朔呼問何忽叛來阿母還未又一巨靈也一方龍伯

國鈞連六鰲人有餘一方諍人不足

楊於陵薦李程獲元吳武陵薦杜牧只得第五日五色賦竟優於阿房宮賦乃程猶移妒浩虛舟名心大競有負薦者

駢儷之文徐庾東稱擅場然誇多闕靡而不知裁汰自是古人病處試觀孝穆書啓詰策子山碑誌等作往往注格周雷詞語沓見甚至一篇中觸犯亦復不少如玉臺新詠云曰寵聞長樂又曰長樂死央又曰猷長樂之疎鐘曰曾名巧笑又曰東鄰巧笑又曰非直東鄰之自媒曰無異西施之被教又曰西子微顰曰俱言訝其纖手又曰長循環于纖手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曰

萬騎雲屯賦又曰徵萬騎于平樂序曰裁舒帳殿賦又曰帳殿開筵序曰騶虞九節賦又曰詩歌九節序曰正飾五采之雲賦又曰棚雲五色序曰較黃金之埒賦又曰并試長楸之埒又曰入埒則塵紅又曰馬似浮雲向埒序曰飲羽銜竿賦又曰即移竿而標箭又曰石梁銜箭銅山飲羽此類不勝枚舉正不得以出自古人而曲恕之也家偕柳雅工此體每引陸平原賦文之句以砭之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洵篤論也

宜春傳信錄盧肇黃頗齊名頗富而肇貧偕赴舉同日遭跽郡牧於離亭餞頗樂作酒酣肇策蹇過明年肇狀

元及第歸刺史以下接之大慙因看競渡賦奪標詩句

彭伉湛貴其妻姨也伉擢第湛猶縣吏伉每侮之妻族置宴賀伉座皆官人名士湛至命飯後閣湛妻忿然責夫因感而就學及赴舉伉方跨長耳遊郊外家童馳報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袁州西有落驢橋予因戲題數語離亭不餞後閣別餐何意龍標復覩驢落宜春君民蒙羞千載矣他日餉妻族只須檳榔一斛

今筆故者往往注失不見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每不知所之論者謂鬼取之判冥按介休王第暫借霹靂車耳而冥判乃斂人所棄又職官署大肆罪案詎必毀其筆醫工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敗筆有此兩用

司馬懿曰惟明者能深度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真英雄深明取舍之言秦昭王曰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漢高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胥此意也項羽眷戀故鄉黥布身歸長沙李敬業誦魏思溫聽薛重璋取常潤為巢穴明寧濠反顧南昌與公孫淵先後一轍胥不知此意也豈惟此哉為文之道亦然故曰謝朝華子已披立身之道亦然故曰舍魚而取熊掌

異苑蔣道支於水側取浮蛆為研製形象魚凡道家符識及紙悉內魚研中忽失之夢人云暫游湘水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詰旦見署者得一鯉買剖之得先所內符識及紙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研在二妃側哲曰魚

李程書卷九

七

研須然以麝膠墨用右軍鼠鬚筆以繭紙書山陰道士換鵝經方稱不則龍門異峰所奕勝青童君十幅琅玕紙為寫星子詞亦得耳

揆車志四明商得梅檀林朱竹杖以易番更簾珠大腹賈不足深責李衛公令童子寺經維日報竹平安乃以所寶大宛方竹杖與僧贈別致規而漆之千載有遺恨

東方朔於鴻蒙之澤遇老母采桑俄有黃眉翁指語朔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吾却食吞氣目中瞳子有青光能見幽隱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已三洗髓三伐毛按東方語多不經洛陽伽藍記北魏正光初隱士趙逸至京師喜談晉時事云晉武朝

人所經市里多記舊迹掘之驗汝南王悅拜為義父問何所服餌答曰吾不開養生郭璞為吾筮年五百歲今始餘半三年後遁去傳載蕭穎士於渭橋逢老人眉髮皎白骨伏奇古瞻顧蕭蕭問之云公似吾亡友鄱陽王目乃穎士六代祖也詢所從來不應而去則似有足信者

王安豐道旁苦李不取家有好事則鑽核而賣簡要若此只宜偕和長輿結伴鉏李園不應入嵇阮竹林步兵有云俗物敗人意應憎多此一賢耳

重葭山東兵以豬膏塗布纏其身生燒之從足始及其被殺也暴于市守尸吏人以帛濡其流脂納臍中燃

李程書卷九

八

之照耀通夕如白晝出乎爾反乎爾有如是耶

王母遺漢武三桃云食此可亨極壽按茂陵即位年十有七改元者十一建元六元光六元朔六元狩六元鼎六元封六太初四天漢四太始四征和四後元一通計只七十有一耳何極之有

西域人厚於養生富家蒲萄酒或至于斛藏十年不敗續博物志蒲萄不問土出但收釀皆得甘醇因笑曰賴有此不然北海坐上客皆祈速化再生大宛矣

裴行儉笑置碎瑪瑙盤韓魏公責罪吏碎玉蓋總是贖贖不顧餘意唐臨弔卷僮誤取他衣及侍兒煮藥失制乃曲為之說一則曰氣逆不宜哀泣一則曰陰闇不宜

服藥適足長其頑奸猶之陽城忍饑不責奴醉房文烈
缺食姑息婢逃與柳公權銀杯羽化同一類以此驕語
寬恕吾未之許也

晉武踐阼探策得一群臣失色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與良由
帝德高厚地不能載同時捷給按司馬纂魏適得一世
惠之昏愚屢遭幽廢懷慙接踵為劉聰所殺元固牛氏
子矣天數已定楷即善佞何益

顏延之愛姬憑寵盪延之墜牀致損子竣殺姬延之痛
惜曰貴人殺汝及冬日臨哭忽見姬排屏風壓之仆地
因病此姬生死憎延之延之癡如故也嚴挺之棄妻嬖

卷之九

九

妾玄英子武方八歲詢母故母語悽咽武奮持鐵鉞擊
玄英碎其首斃挺之驚呼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
士厚侍妾而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挺之曰真
挺之兒二兒殺父姬同也二父之賞識兒異也

晉明帝嬖石崇妓綠珠弟子宋禕帝疾危篤朝賢請出
禕帝曰諸卿誰欲得者阮遙集對願賜臣即以昇阮王
處仲荒於姬侍體為之疲左右諫處仲曰吾乃不覺爾
開後閣驅諸婢妾出任所之是君是臣雄決乃爾

齊武朝庾杲之以主客郎應接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
家題門帖賣宅杲之答曰朝廷將欲掃蕩京洛寇復神
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為之縮鼻哲曰妄作大言欺

無能之魏使若遇隋場時外國使人舌且吞矣

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此正熊毒詈語耳何敬客
問吉姓客卿與丙吉遠近答曰若公之於蕭何嘲笑縕
藉趣甚

世傳陰陽局鴉經蓋以鴉噪占吉凶也謂東方朔所作
大指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如甲日一
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為乙聲以十千數之辨其緩急以
定其災祥予謂鴉自噪耳何與人事偶讀宋先賢致道
先生北山集其即事一首甚愜鄙意漫錄于此烏啼
未必惡麾去恨不早鴉噪兩耳聾主人亦言好安知一
啼鳴喜厭自斯任車牙羣龍鳴不已童稚無知助吾喜

卷之九

十

群鵲自與烏爭巢慎勿喜歡真誤爾白樂天在江州卷元郎中
楊員外寄烏見寄詩云

溫嶠偽醉搆錢鳳手板擊鳳憤墜作色曰溫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爰盡眾辱趙談因談驂乘伏車前諫天子所
與共六尺輿必天下賢傑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雖出
假譎語有英氣若城陽徽計誅介朱榮詐稱皇儲誕育
脫榮帽遶殿盤旋歡叫則備極醜態矣

孔光不言溫室樹論者美其慎為千載口實哲曰不然
光附纂臣為漢國賊辱乃祖甚矣區區小慎嘿何足掩
其大疵

王澄經陳留郡太守遣吏迎澄問此郡人士吏以蔡子

尼江應元對是時郡多居大位者曰甲乙非若郡人耶
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問官位因拊掌笑阿平慚死更
何暇語太守此邦夙有風俗乎

古人清畏人知雖子譽其父然有實理穎川黃子廉安
陵項仲山每飲馬必投錢償水競名甚於競利直畏人
不知耳

張丑恐境吏燕王所為欲殺我人言我有寶珠也今我
言子奪珠而吞之我且死子腸亦寸絕吏赦之出境中
射士奪食不死之藥荆王怒趣殺中射士曰客獻不死
之藥言可食而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是王殺無
罪而受人之欺王也乃不殺二策雖脫死計然理不可

奪

燕公說諸岳州致書為五君詠封貽蘇頌使候忌日

士

近暮送之說與頌父環善時頌方大用帛客至多先公
僚舊頌覽詩讀至淒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嗚咽流涕
翼日入對陳說忠孝不宜淪滯遐方因遷荊州長史燕
公智術過人然而不能逃姚氏死後之料張潛虐駕班
師路由平陽蒲帥王珂變詐難測牧守即珂大校潘先
數程泊平陽傳舍牧郊迎令升廳設食留至張燈辭去
口中咀少物如交談狀偵事者已密報珂名問之相國
自旦至暮所話何牧對並未交言謂不誠戰之六師假
途了無纖慮潘故機警然亦不免長水莊上朱溫刺客

將無所謂能料生不能料死耶

劉寔論王肅三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
求苟合吝惜財物治身不穢為三反余謂惟好佞一反
大謬不苟合不穢身何損於嗜榮惜物乎

昔賢崇道賤術貴誠不貴詐然處末季馭頑兇忠信亦
有不足尚者南齊王敬則為暨陽令有劫進入山為患
敬則令出當相申論郭下廟神酷烈引誓必不相負劫
帥出因廟中設飲即坐收縛之曰曾啓神若負誓還十
牛今不得違誓乃殺十牛斬劫北魏元禎為南豫州山
蠻時鈔掠設計召蠻魁三十餘於州西置酒觀射選左
右能射者二十餘人出一死罪囚服軍人服參射限積

發數矢皆中的左右以次射囚射不中即責斬之蠻魁

士

相視股栗先取死囚十人著蠻衣縛伺臨飲偽舉目瞻
天詎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在西南至十里許即
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語諸蠻爾鄉里若此合死不皆
叩頭合萬死即斬之乃縱蠻還自是境無鈔掠唐憲宗
詔南梁甲士五千人赴京防敵乃叛逐帥拒命京兆尹
溫造請單騎往及至宣詔赦一無所問然負過出入不
去器伏他日越場設樂三軍併赴令長廊下就食坐筵
臨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各於面側挂刀劍酒至鼓
噪一聲兩頭齊力拚舉其索刀劍落地去三丈餘大亂
無以施其勇闔戶斬之此三事定亂妙術有心世道者

何可不書一則

孔顗斥二弟恭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命左右燒輜重十餘船盡皆曰顗誠廉然亦有失暴殄天物何如散之貧故舊為得也

裴昭明常言一身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徐勉云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以清白如其不才終為他有按裴徐垂慮僅無益耳疏廣則云增益以為贏餘適長子孫墮廢賢則損其智愚則益其過柳世隆則謂將為爭府不徒無益而且害矣乃子孫賢者更能助父廉嶺南地多穀紙蕭傲為節度教家人繕寫缺落文史子廩於誠宜補葺但歸途萬里不可露齋意以之嫌將母深

卷之五

十三

誠傲曰吾不之思也吳祐諫父恢寓書亦然恢曰吳氏世不王季子矣

身不讀書無為作才語見向此彭城率真語不足多議必若蘇威歲貴民間五品不遜省郎芳洲采杜若劉述父子聚廳如此才語不若不才之愈

容齋五筆謂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取用考六韜第一篇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田于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汝師無非熊字也因思前人事實見之史傳多有兩處並載後人承用遂致舛誤如張騫無桑槎事桑槎入天漢毛寶無放龜事放龜白龜是寶所范張無難泰事本傳張助白母請星辰曳履非六

曹尚書事鄭玄為尚書僕射史記上曰我識鄭尚書嚴整則僕射事也板輿非奉母事板輿世用潘安仁賦然傳祇以三長城

無婦哭城崩事杞桓公之妻哭十日而城吞珠治吏解詩外傳以為弓影致疑風俗通以為杜宣化不孝子仇覽傳以為蒲亭長子

射石飲羽新序以為熊渠子殺鄧析左傳以為鄧依王生之言以對君得拜水衡都尉漢書以為鄧

陸不勝以無子諷而召還廬陵王唐書以為王方慶此之類蓋甚多也

卷之五

古

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之人寧可使婦無憚耶裴昭明罷長沙郡丞刺史王蘊之知其貧無歸資曰湘人士有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辭泰為邦位豈以鴻都事仰累清風及為始安內史還晉世祖歎昭明去郡還遂無宅我不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此風今豈復見張茂伏地承薛懷義馬銙趙履溫斜褰紫衫背挽安樂主金轎車此曹偷媚不足責宋之問詩才壓沈甘捧五郎虎子又何免於口過彼執子弟禮事五父輔國者第

有是孫耶

朝野僉載益州新昌令夏侯彪之下車問里正雞子一錢顆幾對曰三顆竹筍一錢荃幾對曰五莖乃取十千令買雞子三萬顆寄母鷄抱成鷄又取十千買筍五萬莖寄養林中成竹汴州刺史王志愔買單絲羅匹至三千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令取五兩絲給之每兩與十錢手功直二君心計之善如此又何需王太尉牙籌為哉

或勉范忠宣以攝生術范曰人非久在世間物即如丁令威千年化鶴歸來見城郭人民皆非獨存亦何足樂此語破的但燕昭秦始漢武開之未免一場煬興

春津紅閨江夏李邕為海州日本使五百人至載國信

夢祥錄卷九

十一

珍貨十船邕舍於館禁出入夜盡取所載沉其船遂明諷館人白海潮大至船盡漂失不知所存因以奏之朝勅令造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歸國邕語水工路遙多風浪安期却返前途任便宜從事行數日送人伺無備盡殺之後驍衛柳勣罪下獄吉溫諷勣引邕李林甫傳以罪詔就郡杖死邕之死雖出林甫讒亦日本五百人陰訟發耳此書如不誣吾甚怨少陵多此一哀

陳州瓦臺寺乃宣聖絕糧處舊楊文宣王歲久風雨洗剝僅存王字妖釋附會塑孔子像題稱一字王佛溫州兩土地廟杜十娘無夫五撮鬚無婦州人迎而配之合為一廟北土牛王廟圖百牛於壁而塑牛王居其中間

牛王為誰冉伯牛也師可佛弟子何不可王但拾遺子胥難於伉儷

婁師德薦狄梁公王旦薦寇萊公及同列多排擠之狄冠二公固賢者也崔暹薦邢邵而邵毀暹文襄譏暹為凝還曰子才言還短還說子才長皆實事不為癡也襟懷似海渾不可測

唐明奔蜀方語裴士淹發李林甫奸宗高逮秦檜死對楊存中稱慶始免逆弑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帝生伊何人哉

鄭寄賣友救免其父耳何足罪李逢吉用事怒龐嚴遠貶之給事中于敖封還詔書眾皆謂辯友非辜觸宰相

夢祥錄卷九

十一

之怒及駁奏出乃論貶嚴太輕不知廣絕交論何時又添此一項

唐王鏐為淮南節度有匿名書遺於前左右取進鏐納之韞中韞中先有一書及吏退探他書焚之歸省所遺者異日以別事連所告拘驗以譎眾建炎初虜使講和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措意但遣部省吏人盡迎之不以人廢亦宰制一術也

一道士欺人言數百歲葛仙翁於眾坐語所親欲知此公年否忽有人朱衣著進賢冠自天下良久集地至道士前曰天帝詔問公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下牀長跪無狀寔年七十三忽失朱衣所在世不乏此

道士但少仙翁破其奸耳

杜暮秋遣興虛名但蒙寒暄問送愛不救溝壑辱意諸侯數賜金耳到溉為新安任昉詩求彩段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亦答以詩予衣本百結閨中徒八纒何嘗分惠今悠悠者浪以解衣推食誑人耶

旅葵入貢太保作書明王者不貴異物越裳白雉非異

物乎汲冢王會篇方物怪異有甚於葵乃一聽其作制訓於開國而默於守成不幾兩截乎王會篇不足深據

靈樞經邪客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並垂以應之女

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不足二節缺字哲曰不然人即與天

應亦何至是此支離穢褻之論將手十指應十干又何

別於男女乎惟五音五味篇官者去其宗筋故鬚不生

則有明驗乃世又不乏無鬚者

泉明三旬九遇食此作客語也昌黎寄崔立之客居京

城中十日營一炊此作主人語也若少陵時赴鄭老同

襟期得錢即相寬沽酒不復疑不知孰主孰客較龐公

炊黍仍多一醉

佛教昌黎所斤然集中多送僧詩文送靈師詩六博在

一擲梟盧叱迴旋又飲酒盡百觴嘲諧思逾鮮有時醉

花月高唱清且絲又密席羅嬋娟則靈名為僧而逃於

佛一放蕩名教外人耳又何必斂之道冠其顛哉

陳暄與兄子書速營糟丘吾將老焉暄死于艾帽何曾

首糟丘暄故佞人也幾見酒人善佞艾帽宜矣

予前記廣五行記崔廣宗及國史賈雍無頭事已為幻

異今更得七則廣異記太原王穆為魯曼將于南陽戰

賊以劍斫穆頭殪而殞地筋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

不覺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悅遂以手力扶

頭附頸須臾復落悶絕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

心亦茫然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扶榻立左右髮解頭

墜懷中夜後方甦穆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

前因上馬行穆麾下見之扶還曼軍養病二百日方愈

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獨異志唐周光智為華州刺

史吏邵進詐已遽命斬之其首付妻兒妻即以針線縫

頸俄頃復活以藥敷之決旬瘡愈又廣異記榮陽鄭會

寶末賊蜂起會恃力恒乘馬四遠覘賊忽五日不還

其家樹上忽有靈語前注探賊遂為所殺屍在道旁溝

中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攀之家人依其法攀湊畢數

日乃能視恒以米飲灌之百日如常新津縣圖經漢朱

遵仕郡功曹公孫述僭號不伏戰衣絆馬訖以手摸頭

始知失守就其地為健兒廟萍洲可談監左帑龍野張

宣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襄漢見一人無首主人云

因患瘰癧頭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

之中朝故事段安節云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

旅見一婦人無半頭坐床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

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為賊所傷自鼻一半以上
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得不死今已二十餘年矣
眉州城西有花卿廟唐花驚定軍騎遇賊頭已斷猶跨
馬荷戈至鎮下馬盥手適浣紗女曰無頭何盥遂僵仆
夫喪元斷頭萬無生理而記載如此誕耶真耶桓譚新
論謂荊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搜神記云晉
朱桓一婢其頭夜飛將曉復還北戶錄云嶺南溪洞中
往往有飛頭者頭將飛前一日頸有痕匝如紅縷其夜
頭忽生翼脫身而奔拾遺記云南方有解形之民能使
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海至暮頭還肩上遇
疾風兩手飄于海外由此觀之無頭正不礙也

卷九

九

荅桂蠹說卷九

以書多論世說中事似亦見李卓吾初潭集者
持論平正不似李之謬

蕭秋偶識 辛亥



荅桂蠹說卷第十

欽定四庫全書

聖政

季漢世評三諸葛蜀得其龍魏得其狗子按
誕斥賈充禪議卿非賈豫州子乎見王凌毋丘儉夷滅
據楊州救死背司馬家非背魏也雖遭屠戮麾下數百
人盡拱手就死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安在其為狗

南華至樂篇馬生人林腐齋解如馬齒覓人參之類須
溪云怪奇之至不主故常網緼新合展轉萬變強而名
之謂甲生癸何不可惟馬人語不可磯既知其寓言又
必求艸之名馬與人者附會之是癡點半也按須溪云
語不可磯猶未信馬實能生人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

卷十

一

馬生人劉向以為馬禍京房易傳諸侯相伐厥妖馬生
人後漢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風俗通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好此馬以生子晉
書建興二年蒲子縣馬生人然則南華非寓言也蓋生
非其類人為之孽耳長沙武陵縣出於高狗元始祖胎
於狼鹿佛書鹿生女明萬曆世戚繼戎家丁竄斃力其
父於海島交牝虎而生皆其例也又晉書記劉曜將敗
時武功豕生犬上却馬生牛

再閱之誅別部也高鼻多鬚濫死者半素紹誅宦寺亦
同猶曰誤於形似也張獻忠屠武昌立兩肅鳩集城中
人命宗室子立左庶姓立右而奔趨左肅者眾及下令

新宗室子刀斧亂下不及辨而首坐隕矣求生而反速
茲誰為之哉

光武許赤眉賊三善其三云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
降自為功諸卿獨完以付朕似乎完以付者蒙賞持其
首自為功者罰不赦矣然劉永將慶吾斬永降則封列
侯李憲軍士帛意新憲降侯漁浦彭寵蒼頭子密斬寵
降侯不義三侯之賞皆持其首自為功者所行與所言
不離何其大刺謬也

建武九年彭寵為蒼頭所殺漁陽平十一年詔殺奴婢
不得減罪秋八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
為民冬十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十四年詔益涼

二

二州奴婢一切免為民賣者無還直似皆為不義侯推
恩中興英主而左袒賊獲至此何以勸忠

貢禹為御史大夫上書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
禮義為史書而仕宦家富勢巨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
居官而置富處姦而得利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咄嗟少
翁乃洞見千餘年事也

世稱高隱為冥鴻夫有姓氏通徵聘何謂之冥楚父老
弔龔勝吁嗟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莫知誰何人王
良應徵過友人家友人拒之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
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嗟夫必若楚父老
良友人斯則真冥鴻矣

古遜世君子潛深伏隱不止楚父老良友人如晨門荷
蕢以迄汾亭釣者吹簫生之屬彼其立意皆不欲以名
傳無論已至如新城三老董公逸說漢高數語即平良
之籌畫弗逮也然史逸其名壺關三老茂白穀江充奸
罪其忠悃出在廷公卿之右然史失其姓霍氏誅滅有
為徐福訟功者曲突焦灼之喻委巷中人皆傳道之然
不著上書者何人又如信陵客阻受五城者勸歸國者
寇萊公門生勸公稱疾求外補發乾祐天書之詐者其
言多合于大道然其名皆不傳子嘗彙錄正史旁及稗
乘共得二百七十餘人目之曰無名公傳尋復散佚會
當重集此編因附書于此 此書而在後當可傳

三

同時同姓名于於五卷中略舉數事然不止此光武授
鄧禹西討令自選偏裨乃以樊崇為驍騎將軍赤眉御
史大夫又一樊崇也建武三年馮異破赤眉於崤底眾
寇猶盛蓋延據鰲崖虎牙大將軍安平侯巨卿又一蓋
延也是年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馮異擊陳
倉賊呂鮪九年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公孫述將趙匡斬
之又一趙匡也孔北海父太山都尉伯非關東起兵誅
董卓豫州刺史之孔伯北海殺左丞黃祖非殺禰衡之
江夏黃祖白波谷黃巾餘黨另有一郭太若此類可勝
紀乎

玉燭寶典正月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蒲裙按北齊實

泰母夢風雷暴起電光奪目遂有娠某而不產巫媼曰
渡河湔裙產必易從之生泰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媼
湔裙水幾見星妃度轡塵王岬詞曲水湔裙三月三
新城師蠶尾續集有范文正公祠詩起句云慶曆多君
子吾思范履霜按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
操故時人稱之為范履霜

蔡質漢官儀尚書郎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錦繡為
之給帷帳通中枕褥褥冬夏改易侍史一人女侍史二
人選端正潔被服者侍史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從入
臺中執香爐熏護衣服故唐人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
侍女新添五夜香昌黎亦有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

蔡質漢官儀

郎宿禁中句然漢初不爾也樂松家貧為郎常獨宿臺
上無被枕杜組八也明帝夜入臺見之問故始詔大官賜
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帳卑袍及侍史夫尚書郎有侍
史榮矣乃張俊又以侍史得賂殺其私書敗禍福倚伏
又如此也

王符愛日篇非意氣不得見仲長統法誠意氣不滿宣
帝元康詔吏或飾廚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韋昭注修
飾意氣以稱過客而已宋孝武問虞嘯父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所獻替虞家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天時尚煖
鯢魚鰕鮓未可致尊當有所上獻按意氣二字饋送之
謂也乃寒貧乞于市不多取軍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

之又何取義也

呂氏春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
天地之中也按古言天者三一云天體如鼓車南高北
下信如此言將何所定為天之中且又何所見地之中
符乎天之中也

三月曲水會禊祭也平子南都賦暮春之禊元巳之辰
方規齊軫被于陽瀕是也乃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
漢桓隅人胥被襪國子水嬉則用七月十四日漢書八
月被於灞上蓋有春禊秋禊之異九日登高而鄴中記
正月十五有登高之會隋書元胄傳帝于正月十五日
與近臣登高昌黎又有人日登高詩亦不必霜月也容

容

齊隨筆唐玄宗八月五日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謹
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宋璟表月惟仲秋日在
端午然則端午亦無定稱以語不讀書人鮮不失笑
芒種逢戊是梅天小暑逢未梅方出瑣碎錄云閩人以
立夏後逢庚為入梅芒種後逢壬為出梅按康熙乙卯
五月十三芒種十四壬申二十戊寅吳地未梅六日閩
已出梅

吳興人戴洋年十二病死五日蘇云天使為酒歲吏授
符籙給吏從以幡麾將上蓬萊昆侖積石太室恒廬等
山既而遣歸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昔死時所見
因問守藏某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不行過祠不下

馬未達橋墜馬死者曰有之泗州門監王忠政死十一日
日魁曰天召行雨凡兩隊隸左落隊隊有小項餅二一
貯人間水一貯乾雨如馬牙硝末風車為殿五方甲馬
簇之俯視重樓深室囊櫃之物悉見見米粒長數尺劉
聰子約死復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從至昆侖王公將
相死者悉在國名蒙珠離元海語約東北有遮須夸國
無主待汝父為之汝且還後三年當來拜辭歸道經一
國曰倚尼渠餘與一皮囊為吾遺漢皇帝約置几上而
蘇開視白玉一方題倚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夸國
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呈聰聰曰審若此吾不懼
死也三事皆涉妖妄然繫以為妄則藥師代靈山姆行
雨崔敏毅死十八年再生得十政刺史又似有確據學
者將何從敏毅累求凶郡徐州居項羽故殿空中大叫
何人敢據吾宅叱之帖然無聲及為華州人聞岳祠喧
呼察之庭燠甚盛兵士數百人勅云與三郎迎婦崔使
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群應不敢既出一無所見按此
則灌壇令事信有徵矣

呂氏春秋周明堂茅茨蒿柱以示節儉注云茅可覆屋
蒿非柱任雖云節儉實所未聞按竹書云周德既隆草
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大戴禮云周時德澤盛
蒿大以為宮柱故曰蒿宮禮論云明堂者文王廟以蒿
為柱名蒿宮則謂蒿非柱任者誤

昌黎陸渾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注玄冥子
壬夫娶祝融女丁芋俱學水仙是謂溫泉之神升菴云
韓詩奇董解又奇但不知所出今星家以丁壬為淫合
亦古矣

家若菴詩序有溫李風調嘗記其題美人畫冊數絕
句甚佳特錄其二明妃云蓬轉沙奔不顧身披香一出
靖邊塵漢家殊待功臣薄麟閣何妨画婦人文姬云拍
盡哀笳淚不乾風悲日慘紫貂寒玉關猶向生前入千
古交情一阿瞞

阮籍詠懷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平子應問女魃北
而應龍翔注女魃羊神也北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

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
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
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自蚩尤作兵以下注引山
有山名不向中
一段并帶取證按山海經十四卷東北隅山名曰犁土丘應
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殺旱此沉冀
州三字注釋未可遺也

易之昌宗為高士圖圖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
予笑曰今世高士多類此但惜無圖之者太刻意

杜句天棘蔓青絲鄭樵解天棘為柳升菴斥其妄茶爪
留客江蓮白羽之日柳已老可言絲乎此斥當矣至以
天門冬在恒山名顛棘顛天聲近妄又過鄭其辭離騷

來吾道夫先路為先路三就絕無意味以方麵障面為竹纖方扇而引說文蠶薄之曲周勃纖薄曲為證亦未見確大約升菴無奈一肚皮書卷何耳

王溪生詩徵事與博楊文公談苑謂其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故猶韓筆杜詩無一字無來歷如飲席戲贈同舍七律項聯有珠樹重行憐翡翠玉樓雙舞羨鷗鷺之句朱長孺引爾雅說文楚詞注等書以證翡翠鷗鷺頗疑於重行雙舞云云無著家漸干孝廉補注義山集言上句本左思吳都賦翡翠列果以重行下句本謝惠連雪賦對庭鵲之雙舞洵非熟精選理不能窺尋及此然其運用無跡令人不覺空迴與後之

擇掩西崑者不倖也

卷之六

八

賈絹牙郎婦婢所鄙而聚徒教授至於懸納絲粟留質衣物如北海陰鳳華徐遵明張吾貴等又牙郎不若惟退之撰平淮西碑韓弘酬絹五百疋杜牧之撰韋丹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酬綵絹三百疋為無慙耳

宛陵馬雲顙

文開

先生好古篤學君子也博極群書所

著詩文集凡若干卷其小品最工嘗記書福齋銘一則尤足以發矇警聵特錄于左高景逸先生曰人有福方肯讀書友人黃山湯樵者燕生標示辟閑子反覆思惟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歸而自署其坐處為書福齋雖不敢自詡有福人而自少而壯而老實未嘗一日不讀書

也因銘曰無福之人書不肯讀兩目昏矇寸心迷忽是謂陳人沒齒碌碌馬牛襟裾可笑可哭維彼詰良挾冊丹黃囊螢映雪刺股懸梁坐雨漂麥鑿壁偷光其尤上者進修德業周讀百篇孔編三絕有若掌焦子淵髮白思昔先民實獲我心開卷有益損讓古人如彼聰睿尚爾研尋矧余庸眾敢不時勤予無他福讀書為福飢可無餐寒可無服耽耽一卷性命攸屬少壯咿唔老而益篤六十餘年有榮無辱朝斯夕斯惟日不足死而後已

來生再讀

沈存中駁韋楚老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為幃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詩人但引成數耳寧必定曰三十幅邪如此評詩與譏少陵仰面貪看鳥二語為心不在焉不得其正何異又按東坡句喬松百丈蒼顙積世有百丈松哉

卷之六

九

太平縣龍門鄉黃金塢有浮田緣曲於盤龍諸山麓間紆環可三千六百餘步衡約五之一中有黑壤三百餘畝以手探之深不越數寸下即水釋手旋合足踐俱動若一池浮萍者然同水升降溢則平湖中擁一洲涸則四面土壤中陷窪澤每歲麥秋盈丘有草結實不種自生熟時童兒携箕斂之日可得斗以作食香味殊絕然山谷中一種陷田類多泥當其溢時為水沒耳不能出水上也夫土藉水載而不逐水流水潤土以生而不決

土以潰類推之大地不過海中浮田豈僅龍門鄉黃金
塢云爾武又按農書江南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為
田墾以葑泥繫浮水面故南方有盜田之訟滇南則名
海神

家偕柳僑居宣城東鄉曰水東嘗述崇禎初歲有鬼盜
田六月炎暑居民露坐納涼遙望數里外黑氣騰藉聲
息湧沸少年負膽勇者十許人趨視之不能逼近及曉
黑氣散奔看則眾田中一區約畝有餘鑿深三四尺其
平如砥施愚山先生曾親見之

唐烈婦曹氏浙之海寧人歸同邑唐之坦九月卒
曹先後求死者凡七俱以營救不得死至十二月望日

李惟藻集卷十

乘間自經死年二十五時庭中臘梅初放曹頤而歎曰
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此花亦然吾當賦詩贈
之添得水霜枝葉無此花自與眾殊共知秋菊貞心
在尚有黃梅抱樹枯嗟乎可以識烈婦之志矣

世傳仙去或為神者每以為誕試舉數事皆確有所據
餘姚戚編修瀾母服闋入都夜過嘔山橋見燈火人馬
夾岸戚推篷謂曰為迎我者前驅悅忽皆前抵錢塘死
丘瓊山夫人赴京道出鄱陽夢告吾戚某瓊山同館友
善今職潮神來日風波戒勿行比明託故止同機數十
舟盡漂沒丘為詩及文屬藩使李贊望祭之山陰祝會
事繼志領南昌道役表還道病謂婦病不可藥也將有

示之差勝此婦驚問不答曰非久自知之趙數夕一家
人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見白馬神官下入其堂南面
坐呼某跪曰南昌缺城隍帝須爾主入促之某起趨入
跪但主如神官言舉家怖迷所以祝令取朝衣冠服之
又令汲新釀酒三盞列香爐於几祝飲酒畢赴廳事群
僚畢集觀者數百人某持弓矢射者三曰隘爺路祝登
座執手板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逝矣觀停道中香縷
自櫬出遇物輒發入舟亦爾朝邑劉偉仕至太守好神
仙比病命其子母蔡韓邦奇劉甥也為山西僉事一日
聞傳偉名紙入憲使張璉問之韓言舅氏久已久人傳
仙去今名紙其人也延之入戴古瓊笠青絹袍一童子

李惟藻集卷十

士

肩布囊扶之從中道緩步前起居無異但簡言手茶而
不飲韓邀就旁室勞苦答曰久別特來視汝留款不可
別語韓汝弟邦靖可速歸矣蹤跡之止一遠寺韓次日
報訪寺僧曰昨有劉知府寓方丈言進謁韓公去矣邦
靖歸未幾卒劉家人聞之設棺惟一履存然則真宗東
封之賀水部豈誣哉

蜀之寡婦猶賢於買臣之妻然為買臣妻者不勝錄也
慕容暉祭酒王歡貧時不營產業丐食耽學妻焚毀其
書求去非其類乎而令買臣妻獨蒙惡聲惡其始作俑
耳

楊存中多異而善逢迎孺婦嗟乎今之婦而髯者殆

舉世也郭景尚之為郭尖姚洎之為白鸚鵡其流亞矣
榜嚴云心重世名好遊族姓乃知佛亦不絕此種

洪容齋云易乾坤下六卦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

也坎上蒙坎下未出險者也坎上師坎下方履險者也

戒之宜矣若夫需坎上者燕樂之象比坤上者親附之象

乃亦有險焉蓋斤斧鴆毒安藏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謂

調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嗟乎頭落果梓刀藏笑

裏由來久矣豈俟讀易而始知

金之園汴也韓離不索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

綃綵各一百萬匹馬駝驢騾之屬各萬計宰執聚金

僅及三十萬兩銀及八百萬兩復議括官吏軍民立限

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後姚平仲劫寨封丘

門接戰金人不俟金幣數足退及紹興路金歲幣銀二

十萬兩綃二十萬匹又貼耗銀二千四百兩每歲例增

銀二百餘兩若正旦生辰遣使每賜禮物金器一千兩

銀器一萬兩綃段一千匹嗚呼青苗手實而巧取之犒

師歲幣而奢耗之宋可謂有人乎

漢有三延年嚴延年以酷虐市田延年以詐增徵車自

刎死名皆在酷吏未嘗延年獨杜延年以寬和老病乞

骸骨可謂延年矣嚴母歸東海埽除墓地未審其骨得

入墓地不也時有兩杜延年一為陽春與嚴延年通一即諱大夫為杜周

楚靈王愛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而後帶脩牆

而後起子墨莫敖子華對於楚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愛

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楚莊王好細

腰故朝有餓人子荀一國有飢色餓人尹文子楚王愛細腰

宮中多餓死後漢馬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風俗一事

而層見疊出互有不同如此諸葛亮魏主取蜀杜微佯辭閉門不出致煩武侯坐上與書襲

壯亦不仕李蜀稱聾終身不復入成都果哉此兩聾人
樊岷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
以付樊公王渙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有放牛者
輒云以屬稚子稚子渙字也然渙傳循吏而岷傳酷吏
乃其治効輒相似

盧子幹植臨卒勅其子儉墓不用棺槨趙邠卿岐年九

十餘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

圖像居主位勅其子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

上覆以單被是亦不用棺槨裸葬正不獨一楊王孫

匈奴寇廣武間荀慈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間漢末寇賊

約勒不犯徐肩閭釋子當時君相未聞表麻宅里也

杜根觸和喜鄧后詐死逃宜城山中為酒保十五年酒

家知其賢敬禮之李固子變避禍入徐州界變姓名為

酒家傭酒家以女妻變舉世悠悠盡盲誰識青帝中猶

有人

漢兩李杜前漢李固杜喬死於梁冀後漢李膺杜密死

子 115-627

於侯覽鈞黨漢末閹宦擅志士以通身放言為高有不
談此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而不知其禍之烈也

新城先生云宋羅鄂州古文南渡後第一朱文公所推
重爾雅後序通篇用韻尤奇創宋文憲公序仿其體

猶昌黎之志紹述余方重梓鄂州小集亦先生遺意也
夏統片女巫章丹陳珠吞刀吐火靈談鬼笑正矣及洛

市上已為賈充水戲初作鰓音鰓鰓音鰓躍後作鰓音鰓鰓音鰓
江豚引飛鷁首撥歎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既又作

慕歌河女之章小海唱以足叩船引聲喉轉含水嗽天
集氣長嘯得毋亦蕩而妖乎木人石心何以有此也

按婦人有謚即晉一代疏之虞潭母孫謚定桓溫母孔
謚敬賈充婦郭槐謚宣然則漢伏生女以尚書受謚錯

符秦太常一返母宋傳父業周官音義年八十於家立
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帳受業謚室為文章母

故號宣文君矣
閻百詩若先生曰駱賓王檄袁君山之流涕未識何

人若謂袁安安字劭公後讀庾子山哀江南賦方悟賓
王悞記袁安桓君山為一蓋庚賦上云袁安之每念王

室自然流涕下即繼以昔桓君山之志士云云也古人
如此失處甚多誠能一一是正之豈非快事

冢女活不獨千寶一事也晉太和年有開周時冢得殉
葬女子數日有氣數月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

發冢破棺有一生婦父問其事不知其墓木可三十年
晉惠世杜錫家墓婢悞不得出後十年開冢耐葬婢尚

生猶十五六歲女子嫁之有子
晉康獻褚皇后凡四臨朝攝政閱穆哀海西孝武前後

所未有也后名蒜子異哉此蒜子也
王戎家好李惡人得種鑽其核和鳩家亦有好李帝索

之不過數十王濟俟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之盡伐
其樹而去快哉武子鳩即欲鑽核可得乎

晉時人士目阿平第一王澄子嵩第二庾處仲第三王
按澄殺降激亂居富取資種種不道安在其第一敢聚

斂積實行亦甚鄙亦未見第二之佳也乃第一竟為第
三人所殺

傅舅之甥有王家王獻之兄弟當都起未亡時見情蹙
履問評超亡展候命席辭避方回慨然曰使嘉賓不死

鼠子敢爾耶謝綯於公坐戲調其舅表湛湛甚不堪曰
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

重乃王胡之外孫亦有不協之論重故司馬道子所譏
居心不淨者也嗟夫賈淑習鑿茲伊何人哉

韓湘詩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
砂砂按廣西北流縣有白砂洞石膏玉英散采流光凡

砂生於此其色獨白
中峰老人山居詩白髮不因我後出青山何待買方歸

水居詩四壁烟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老岸欲墮
添野葑蕀塘將種補新泥數點鴉聲迎暮雨一行魚影
漲春潮塵居詩綠松紫芥欄街賣白米青紫倚戶收語
皆清絕

憐君辛苦愛君才落筆無休萬卷開肉譜源流名士傳
甘陵子弟黨人魁多年臥閣危難下一夕重泉喚不回
如此凶荒行六得驚聞詩卷散堪哀少同諧笑老還踈
時憶城南其學初斥產錢空收卷軸埽門人雜撒衣裾
養砂鍊汞遷難瘞挽海移山顛總虛今日憑誰談往事
黃墟一過一歎歎此梅泰順雪坪明府哭其妻兄沈頤
方鄰詩也沈世家子少負才落拓不事生產又好講

卷十一

十六

內外丹率為方士所誑家益貧然座客常滿無賢不肖
多趨之典衣貫酒率無虛日垂老不良於行坐卧一樓
手未嘗釋卷五行並下一目不忘七步吟成八义賦就
洵當代一異人已丑病歿詩文稿不知誰何竊去借柳
每為余言輒撫膺太息不能已已讀雪坪二作足抵一
篇小傳鬚眉聲欬猶將髮髻遇之

卷十一

卷十一

欽程 聖政

月令季春田鼠化為鴽夏小正八月鴽為鼠是二物交
化如鷹鳩然田鼠亦名鼯脚絕短僅能行尾長寸許
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別本田鼠一名鼯莊所云飲河
不過滿腹者恐未是鴽即今鴽鴽多有毒龜及魚化
者不專曰鼠又魚龜亦或化為田鼠楊文公談苑正道
二年夏秋汴人鸛鴽車載積市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
者隆慶辛未夏秋大水漸黃瀕江處鼯鼠偏野皆鯽魚
所化蘆稼之根嚙食殆盡按鴽鴽二物不類難混為一
鴽由蝦蟆海魚化終後卵生故四時常有鴽則由田鼠

卷十一

一

化終復為鼠故夏有冬無且鴽有斑鴽則否
秦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按二十四兩為
一溢溢蓋與鎰通耳又按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流字
義不知作何解

古樛補六博彈碁蠟鳳諸事今皆罕傳暇時取馬弔王
譜京譜參考詳定都為一卷曰無聲落葉亦宣聖博弄
猶賢之意因稽載籍昔賢游藝有纂撰可徵憶者附疏
於後投壺經鄒陽上官儀投壺新律杜牧投壺新格司馬光傾
壺集劉仁碁勢徐洪王子冲碁評梁武天監碁品柳惲碁經要
略韋瓘忘憂集劉仲棋圖義例徐鉉四聲角圖楊希博塞經
劉皇博經魏文小博經宋大博經呂象經周武帝王象戲格

尹冰泥 古局象恭圖司馬 樗蒲經盧京 五本經李 彈恭經
 張東之 雙陸格京王 打毬儀注張直 打毬要略查同 毬子彩
 選格李 尋仙彩選劉崇 文班彩選楊 皇宋進士彩選
 趙明 宣和彩選三 擊蒙小葉子格南唐李后 打馬格謝景初
 除紅譜宋 和牌譜宋 牌陣篇宋 捉臥甕人格趙 採珠局
 格金龍戲格款飲集盡歡格角力記
 晉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眾聞王雅拜太子少傅回詣
 雅者過半余曰晉世風俗猶厚留者仍半也若在今世
 安有留者
 酒云飲亦可云食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師
 古曰謂能多飲猶左傳所謂食言也今流俗書本輒改
 食字作飲字失其真矣世說新語云飲也一頃食而飲亦可云頃字明帝
 顧愷之與謝瞻連省願月下吟咏謝瞻贊之顧獨自力
 瞻眠令人代已顧不覺有異遂至申旦張鏡與顧延之
 鄰居類以議飲酒喧呼不絕張寄如也後類於籬邊聞
 其與客 設湖牀坐聽指謂客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
 叫愷之 愷而招侮張默而取敬士君子於此何去何從
 東西漢外戚數十族鮮有全者不獨豪橫無道致舉族
 烟滅即清修謹慎遠權勢亦未見辭其殃也和熹鄧后
 兄驍檢勅宗親讓國遜位橫遭宮人誣告一門七人並
 不以命章德實后弟璵節約自修出守外郡而梁棠兄
 弟逼令自殺安在履謙而免禍也蓋天道忌完賢智亦

所不免然則士庶家欲世享其豐腴烏可得乎
 門下掾王望歲首舉觴諂稱齊郡太守功德議曹吳良
 在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願勿受其觴汝南太守
 歐陽歆於十月享會下教督郵縣延忠貞公方共論其
 功顯之於朝太守嘉厥休牛酒養德功曹鄧憚慨然前
 曰司正舉觴延貪邪構姦所在荒亂明府以惡為善敢
 再拜以君之罪告謝於天一牽其觴一舉罰觥罰直之
 氣前後一轍悠悠千載斯人可多觀哉
 封胡過末萬子韶穆度 為封據子朗長度 為胡奕子玄
 幼度 為過安子琰琰度 小字末婢傳云末謂川豈琰又
 名川耶傳云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余按朗終
 東陽太守玄都督七州康樂縣公琰都督五郡望蔡公
 討孫恩至千秋亭為帳下督張猛所害韶無聞別本又
 云韶為末朗為封玄為過淵為胡淵玄兄奕第二子按
 謝衡二子長鯤次哀鯤子尚哀子奕據安萬石
 溫庭筠答段柯古見嘲詩云彩翰殊翁金縷繞按漢禮
 樂志志雁集六紛員殊翁難五采文孟康曰殊雁頸言
 其文采殊異也
 據言王勃舟次馬當逢中元水府神送帆序滕王閣回
 又見前叟曰吾少有煩於子昔與長蘆戲翰未償子過
 其祠幸為焚陰錢一萬余爰曰此為帆風索謝也鬼尚
 有賕而況於人乎

龍涎能斂香氣不散孔雀尾能收聚落諸香天生神
物供人清賞然龍通體盡香不獨涎也嘗暑月龍過遺
電庭陰幾尺許潔餅既貯之喻年發祖則珠璣繁然未
化色微紅而香觸鼻試以茗中冷康王谷恐未逮矣
引畢伯饒博覽五經諸儒慕之市宅其旁就學及守會
稽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此可
文翁再見也子楷門徒受業父黨風儒儒造門貴戚家
起舍巷次邀過客往來之利楷恥之徙避私農山中學
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爰有公超市真濟美世其
家者也但伯饒辭交鄧騰公超以五里霧繫微少遜耳
楷子陵歲首朝賀勅席賓尊大將軍梁異佩劍異跪謝

茶雅集卷十一

不應又何其剛毅也

青藤丈人昨見篇詠偶當其為偶辰我即新視爾我怒
爾爾爾我笑爾爾爾我我所控提爾即如我自爾自不
覺知味我蓄新意讀竟喟然歎方知信夷越醢即在初
年何俟野雞喋喋故士高志者成則為范蠡敗則為田
橫一刀割截無用再計

漢永平十八年西域焉耆乘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
建初六年定遠侯趙博收焉耆王廣尉犂王汎於陳睦
故城斬之元初六年車師後部與北單于攻沒長史索
班延光四年趙子勇殺騎大破車師後部捕得其王軍
就及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皆傳首京師報忿

雪恥功出班氏父子然漢威靈遠矣亦幸其時無妒功
臣衡之徒以文法議其後耳至支叔使者谷吉漢不能
報幸甘延壽陳湯傳其首宜懸豪街而衡緣月令埋齒
之文沮敗之勞臣宣威萬里而此皆假仁義肆其刀筆
不知有國恥持祿養交被阿諛之譏何以逃吏議乎
有適異域者見河魚群集不取詢土人對曰水中蟲語
之此蟲可食蓋彼俗不知取而食也近遭戍寧古塔回
者誌其風土有刺姑似鰕而整類蟹長盈寸擣成膏以
祀先可知東海之驚北溟之鯢惟不識網釣故吟然成
其大

梅雪坪細書隨筆云竺典言造書凡二六與余一卷所

茶雅集卷十一

載略同但佞虛作伽盧異耳又云 本朝字亦左行造
字者曰薩海沈官唇茶嘗疏請崇祀亦異人也

窯器所傳狀禹官哥鈞定可勿論矣在朕朝則有永宣
成和正嘉隆萬官窑其品之高下首成窰次宣次永次
嘉其正弘隆萬間亦有佳者其土骨紫白料法也聖藥
水法也底足火法也蒼青彩畫法也所忌者三础澤不
具曰骨罅折曰蔑邊毀制曰茅 成窰之草蟲可口子
母鷄勸杯人物蓮子酒盞州蟲小殘青花小盞其質細
薄如紙蒲萄肥杯五色敞口三區肚齊箸小碟香合小罐
皆五采者成杯茶貴于酒采貴于青其取者關雞可口
謂之雞缸神宗時尚食御前成成宣肥杯皆非所貴 宣窰

六

卷十一

七

5-632

蝸毒蟲也少陵早秋苦熱每愁夜中自足蝸而東坡踰嶺南還照壁喜見蝸人生愛憎亦安有定邪

霍原有重名貴游子弟欲與相見以其激不盡詣夜共造為此其為貴游子弟也後歸鄉里幽州刺史許猛將詣之主簿當車諫猛歎恨而止彼定交杆臼之間及為豫章不先入廨便問孺子所在者伊何人哉

劉玄佐欲斬一軍將而非其罪無敢辨者虞士鄭沙詣玄佐都無言及別曰聞某抵刑乞令所由付其首一觀怪問之曰嘗聞枉死人面一生未識故借看耳此與王偉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諸生隨者千人送所役門生到縣罄折立土牛旁執手涕泣去同一機變得無儒家

所謂可與權或在是

東漢十常侍禍誠烈然中官豈無賢者呂強之於蔡邕孫程張賢之於虞詡則其人也邈為權宦張防所陷程救尤力云邈為陛下盡忠而張防構害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空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立黜座後程叱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及順帝問諸尚書賈朗袒防證謂罪然則苛論者安得執曹節王甫蔡若曹

漢崇武事故諸刺史太守皆稱將如皇甫規自以鎮守邊境而當國握權者稱大將軍然則丞相之設無謂矣乃水旱天變歸罪四輔何尸其位而受其罰也

東漢桓實后靈何后俱以允音豫不決覆其宗以及國實傾其父武何陷其兄進雲臺之遷永安之弑固其宜耳

漢高紀蕭何為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禮會之財也字本作責陳遵傳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矣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王恭深信佛道其斬於倪塘臨刑猶誦佛經殷仲堪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畜於周急桓玄逼令自殺死於柩溪二癡人至死不悟彼蓋冀速赴極樂耳殷尤刻忍與何充供給沙門糜費巨億親友貧乏無所遺同地獄之故正為是人豈不信然

客問人解鳥獸語未審物亦解人語否余曰解童恢為不其今席舉人檻捕二虎恢大聲曰若殺人者當服罪不則呼冤一低頭閉目震懼一視恢鳴吼自奮其證也許武自取肥田廣宅強奴婢以成二弟晏普名童翊陽暗不肯仕讓兄辟舉後人評武去小名取大名非士君子中道充是說也盜名而竊位是亦穿窬之類也陽暗斯為得矣

林霽山詩集中有孤山五言律末句耳孫今白髮持酒酌寒蕪因戲評和靖無妻耳孫從何得定是鶴胎耳既又思之鶴胎不足異楊大年生時宛然鶴也今戚蘇耽及沙苑中箭道士人間自有此非神仙句誕惟脫騙文

皇帝金梁羽人斯足稱幻耳

劉臻妻陳氏荅舅母書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季方冲幼過庭莫聞聖訓業成三徙謂其弟陳統陳紘是又一元方季方不僅太丘二難也又按紘一字偉方

酉陽雜俎有諾皋支諾皋西漢叢語引左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梗陽之巫卑以為取義出此何影響寡聞也遁甲中經住山林咒曰諾皋太陰將軍則諾皋乃太陰名耳抱朴子亦云道士入山禹步三咒諾皋太陰將軍宋章申公父年七十食柑佳收核種之坐人竊笑然公食相十年柑不十年不生蓋九十餘坐上客何輕量老

夢樓集卷十

十

人也東坡六十二作白鶴峰上梁詩自笑先生今白髮道旁親種兩株柑坡不久南旋此柑遂不及啖

魯公疏太宗制立仗馬有急奏須乘者聽至開元僅為禮儀李林甫所云一鳴輒斥者也按白席樽尚有數者竟太宗朝不聞乘仗馬奏事

吳鱗潭先生為司成時有太學新立進士題名碑紀事一篇其序云進士題名碑舊在太學國朝制科始丙戌碑列大成門東廡後一十七科未之繼也謀於朝列伐石鳩工堅之大成門左右閱一月探明進士碑計永樂至崇禎凡七十八科土蝕辭剝僅存三之二朱太史竹垞作日下舊聞嘗慨其闕余徘徊既久令吏掘地

搜索之首獲宣德庚戌次獲成化甲辰二碑皆先族祖登第之年既而碑盡獲惟缺永樂首科一日宮牆傾群吏譁曰永樂碑得矣一代之制遂全後於聖祠中得元碑三一為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為一榜狀元列圖漢人南人為一榜狀元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為至正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有正副又可徵一代取士之制

札木言於汪罕我是君白翎鵲他人鴻鴈耳言已心堅寒暑常在死不似候鴈南飛就暖也呂吉甫反覆倏忽

夢樓集卷十

十一

信乎為王家雁臣然悠悠斯世其不為隨陽鳥者鮮矣蜀都賦銜挺龍目側生荔枝杜句側生野岸及江浦未嘗以側生即荔枝乃山谷題楊妃病齒則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直為荔枝增一嫌名矣

按屠蘇亦未確指一物杜冷淘詩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魏略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則廣雅平屋之解得矣乃孫思邈有屠蘇酒方又冠有屋者名屠蘇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諺曰屠蘇郭日覆雨耳會見喝兕作天子

子規之聲曰歸去了故人但知為催春歸去之鳥不知又為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曆書百草奮興婦規先澤索

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

升菴云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鉏鄭玄注鉏里宰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一證矣今則申明亭接管于韓公問篇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更是一證在周漢前

祝欽明作八風舞盧藏用譏之曰五經埽地然藏用故仕宦捷徑人也按儒者云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又巧言令色足恭無辭於丘明之恥何至以父母遺體供他人嘔笑如長信少府檀長卿作沐猴狗鬪舞媚平恩侯許伯者不有蓋寬饒一劾滔滔將何底止

酉陽雜俎利州臨江寺漁人網得一石如拳置寺中經

年重四十斤錄異記

天復中洪州實石于越王山下長

七八尺圍三丈餘節度使劉裕設齋祈謝七日內漸縮

小僅七八寸留昭仙觀中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又作何注脚

對句之佳者如劉寄奴徐長卿之類予於八卷中曾標舉數聯近讀竹垞朱先生靜志居詩話自言其幼時有前輩舉古人名俾屬對顧野玉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麟士蔡興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而魏知古對顏相時吉中孚對溫大有楊完者對晁補之杜審言對蕭思話真師泰對齊履謙任蠻奴對張惡子金安上對鄭居中劉辰翁對達丑父韓擇木對李栢筠蔡有隣對徐

無黨王巖叟對阮佃夫李思齊對石作蜀柳三變對張九成鄭櫻桃對郭為藥王僧綽對馬仙理秘彭祖對庾黔婁劉方平對徐圓朗劉仁本對范道根皆出天成益信古今無獨必有對也

宋徽良徽成令近山造油絹囊溼以水曉張之絕嗽雲盡入括囊以貢及困於五國城也賦詞孟婆好做些方便吹笛船兒倒轉可笑此癡物一生靠天

介象讀符文正其誤人以此神象余則謂誤與正誰得其真必再生一介象始足信耳

淮南鴻烈解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藜本余集諸書致之爾雅翼芎藭有兩種一似芹葉一如蛇牀香氣相似

用亦不殊又云芎藭之苗為藜蕪其葉似蛇牀而香故

曰蛇牀亂藜蕪本草亦云藜蕪芎藭苗也陶隱居曰藜

蕪葉似蛇牀蜀本蛇牀似小葉芎藭博物志芎藭苗曰

江離根曰藜蕪然則藜蕪江離既分芎藭根苗安得謂小葉如蛇牀者名藜蕪大葉如芹者名江離也解者以本草云藜蕪一名江離郭璞云歷陽呼芎藭為江離似

一物矣而子虛賦芎藭昌蒲江離藜蕪上林賦被以江離揉以藜蕪不應是一物樊光云藜本一名藜蕪根名藜芷爾雅云藜藜蕪注香草葉小如菱狀博雅云山藜散香藜本也按芎藭苗為藜蕪即不得苗曰江離根曰藜蕪也既苗為江離矣又何分小葉大葉也既有小

葉大葉二種之分矣又何得繫言苗為江離也既言窮之苗為蘼蕪即不得謂言窮有二種也合而斷之苗曰江離即蘼蕪根曰蘼蕪即言窮而亂言窮之葉本亂蘼蕪之蛇牀蛇牀另一物言窮江離蘼蕪葉本蘼蕪一物也碑雅楚謂離晉謂離齊謂蘼又按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蘼蕪即文無一名當歸有兩種一似大葉言窮一似細葉言窮左傳名山鞠窮于瞻和王鞏句度辭聊復託言窮是也

楊用修云蕃釲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朝新是也其花後姜宗傳子容詩比場如攀松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

唐王

古

唐昌玉藥花王介甫名為瑤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供漆即今之梔子花佛經蘼蕪花本州名越桃是用修以瓊花玉藥山礬梔子總合而為一也容齋隨筆則以為即玉藥而引李衛公集潤州招隱王蕊老詩及晏元獻集借示揚州廟王蕊詩序為證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不知山礬本瑤花而魯直易名者也梔子即蘼蕪玉藥自顯于唐昌而瓊花獨鍾于后土世無別種或以為即聚八仙花按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瓊花或云自唐時植舊不可移徙宋仁宗哲宗移植禁苑遂死載還復榮宜者陳深取孫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堂瓊花園是也然則瓊花非八仙明矣

鄭興喬瑤花辨云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仙花小而瓣薄其色微青瓊花葉柔平瑩澤聚八仙葉粗而有芒瓊花蕊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蕊低于花結子而不香子意瑤未玉也當是紅色淺觀方秋屋稿有贈朱行甫詩云謂瓊為赤非為白始知前賢所見略同諸公之喙可息

張都水子宜通先生吾友敏求星之先世也幼穎悟七歲能賦詩彈琴十歲通五經十三應江浙鄉試人以為聖童洪武初以秀才舉擢工部都水郎以病免得朱長文樂圃故地居之詩所云坊存前哲號屋貯古人書也一時名流都為題咏復以明經舉授廣西理問應漢池

參

上

魚課宣課二司大使衣食不給竟歿于官其詩名甘白先生集錢虞山列朝詩朱長水明詩綜皆亟稱之惜其集流傳甚少嘗從敏求所見家藏正統丁卯雕本詩文共十二卷原序謂其旋斡造化牢籠萬物者重不虛也敏求味道耽書無慙詒厥必能表章先緒盡簡重新書此以促之并識宗仰之意

和士開母死托附者持服奔喪鄴中富商丁鄒嚴與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嚴與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按容齋四筆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欄曰義領樂書有義髻妓女以鹿角琢為爪以彈箏曰義甲異哉孝亦有義者匍匐可

圖此顧不可圖乎

檀弓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殉葬陳子亢後至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此與庸芮諷秦宣太后葬必以魏醜夫為殉同詞嚴而正前後一轍

將作大匠職官名之不典者孔北海魯國男子何等人物而辱此位及明代木工徐杲官大司空劄義劄劉蔡信郭文英左右侍郎名器濫假為之僚者不亦難乎以至少師陶文仲大宗伯邵元吉更何如人哉

南史吳丁奉宅晉江左周顗蘇峻索真道章武王司馬

卷十一

十六

修迭居之皆以凶終世稱凶宅王僧綽以正自居請為第未及居而敗子曰周王凶終自是德不勝妖按鐵圖山業談劉器之嚮睢陽凶宅改塑土偶而怪不復作安在其能崇也

卷十一

卷十二

歛程哲聖鼓

趙策襄子憂晉陽無失張孟談曰董安于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磨之高至丈餘則蕭牆以蕭覆牆耳而宋儒解以諸侯至屏內有蕭然之意或引爾雅周人燭蕭使臭達于牆屋何其迂而亡當乎

杜詩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悉由大小篆而出而張懷瓘則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蔡文姬則云臣父言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以二說考之蔡說較是杜句正取蔡說也

卷十二

一

南華騶騶暴戾其徒誦誼亡窮安史死河朔人稱為聖其證也類而推之董卓祠於常山吳元濟祠於蔡王敦像於武昌王欽若像於三茅秦檜祠於溫不有溫嶠祠蘭根祠劉隨劉隨後生毀海菴祠諸公將此五奸者端冕而廟食後代愚氓孰辨其是非哉

新城夫子蠶尾集中有書傳國璽一條引何文肅樹丘集傳國璽志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漁于桑乾之濱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植辨其文以為歷代傳國璽上之按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內載至元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八日世祖崩三十日得傳國璽有御史中丞崔政進牋曰臣當直宿衛御史臺通事

關關水即衛告曰太師國王之孫同知通政院事拾得今既沒矣家計窟極其妻脫脫真榮病一子甫九歲托以玉見質及出乃玉印也色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三之不足背紐盤螭四獸方際紐盡璽碑之上取中道一橫竅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篆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勾通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其影歸有若命字壽字者急召監察御史楊桓至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璽文也因直趨青宮同詹事王慶瑞等進獻皇太妃徽仁裕聖皇后前啓曰此古傳國璽也云云則辨璽文者監察御史楊桓非楊植也又按或所進版亦與札刺爾氏漁于桑乾之濱得

卷十三

二

之說亦各不同桓字子充州人博覽群籍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任監察御史秘書少監官至國子司業省所進版

即桓所作拾得札刺爾氏漁于桑乾之濱得

南宋顧協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廓語人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唐李廌為尚書左丞妹婿劉晏兄其門簾敝潛度廣狹織籠竹簾贈之三攜至門不敢發言去宋陳后山履常貧至累日不炊傳堯俞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敢出士君子履世使賤於我者不得附親于我者不敢遺斯亦可矣

古禮庶子厭於嫡為所生母齊衰暮而北燕慕容熙后符氏死熙服斬衰被髮徒跣送割股剖心旌典不及而呼延贊割股為羹療其子奇怪事要須人做又有人母

病持刀就市人股割之市人駭叫曰割股救親是好事何叫為更奇絕

宋史秦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犯蘄偕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與李率兵巷戰歸署赴一室自焚老卒冒火挽出之叱曰我為國歿衣就餒子浚先出兵至還同弟渾從父死考史檜無子以妻兄王喚孽燭為子燭子墳秦氏世絕久矣鉅及浚渾故王氏胄耳奸臣何常有忠孝裔也

居易錄載吳季野同夢華子文學戰國短長及管韓荀卿可自作一子余聞季野曾著明通識未就猶子肅公續成亦談遷彪固之流亞也其書不知存否并誌之

卷十三

三

吳君東巖明泰家姪偕柳有昭明選詩輯注一書時正六臣之訛竄為確核凡例數則辯證尤精其一云援據之書固必詳所自出其一事而散見諸本者則宜覈其先後而亦不可概論如晉張華勵志詩隔朋仰慕子亦何人善注引南華管仲有病云云而不知已著冲虛則當引列而不當引莊宋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虛舟有超越梁任昉哭范僕射詩常與虛舟值善注引南華方舟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云云而鴻烈作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云云則視其本文與詩之字句相印合又當引淮南而不當引漆園也體會親切可為注家之法

明宣廟銅器鑪為首其製不一

卷之三

年色也謂燒斑按銅質之精華乃尚 本色愈淡者末年色也純
本質燒成色愈 其色有赤金色三種石榴皮紫禁故白紫栗殼海
漫而愈精米 其次漆金色漆左肩爲靈祥 至于雞皮色則火
最淺藏經山宣白 雲腹以下爲涵祥雲
海紫紅秋白禁 氣久而自成跡似雞皮模之無跡 本色之厄有二嘉隆前有
時尚燒斑故取本 近則磨新厄過赤色淺磨治一款識陰
陽文真者大明宣德年製字完整地 後有偽造者北鑄嘉靖初之學道
明獨與鑄色同非經彫鑿無造者 前近之施家施不知
學道前開用宣銅別器改鑄然別器銅質原次于鑄且小治單鑄氣有舊
索餘之精華蘇鑄鑒索而鑄甘家甘不如蘇鑄魚耳一種可方鑄造有舊
永樂之燒斑尋耳多寬索腹多分檔景泰成化間之鑄頭 有
爲尋厚赤金化雲烏片帖鑄原款用藥燒景泰年製等字
合縫在款陽邊際但從 故首視官造民造官造任其花素無不莊
覆手嘗視自得痕影 雅華而不妖樸而不陋極草率處偏耐看玩官鑄分兩無字
制錢數民鑄不

金陵瑣事漁戶一日獻大魚入留守徐府巨如舟剖之

夢樵義說卷十二

可耐尉西人也腰有小刀急取劃其腹風入頓涼乃極
力割割得透出亡恙但兩耳鎔化耳
子家歛之南十五里有岑山屹立漸江中如青巖蒼蘚
蒼蔚剀松插天先侍御公諱材祠在焉元師山鄭公玉
嘗結屋以居題之曰小焦山俗遂有小金山之目梅耦
長先生詩云地小割金焦可稱實錄北壁稍下曰鄭公
釣臺上有雲根石汪仲淹篆字徑八寸竅為膝處唐天
祐中建梵刹或亦呼為普陀乙酉春恭逢
今上南巡初繪圖協族籲請錫名御書星巖寺三字額
之又為之榜曰山靈鍾瑞氣溪色映祥光而予叔姪兄
弟輩復獲賜書十二乃創御書閣于其上鸞騫鳳翥

山川曜靈直堪與兩浮玉遙相鼎峙真幸事也

蔡京姦黨碑石工安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但乞免錮安民二字紹興初詔毀溫公隧碑毀折時大風走石群不敢近一匠氏揮斤前墜于碑下金鑿子云兩工愚智千里余曰安民無遺恨後匠氏豈知其愚亦無遺恨也許敬宗有忠孫盧杞有賢子所謂邁迹自身者然丈夫也王莽曹操千載神姦皆有賢女王皇室主莽欲嫁之令孫建世子盛飾問疾大怒鞭笞其侍御及莽敗兵入火起曰何面目見漢家投火死山陽公夫人魏受禪求璽綬怒不與使數輩至呼讓之以璽抵軒下流涕曰天不祚爾烈哉二女不意天地正氣鍾于大奸腹中

夢樵叢說卷十一

六

隋煬長女南陽公主嫁宇文士及及執煬實建德誅之當族滅主子禪師方十歲以公主子聽留主泣曰武賁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敗主歸西京與士及遇於東都不與相見士及請復為夫婦拒曰恨不能手刃念謀逆之際不預知耳煬弑父而主恥反面事讎且忍心戕其所出大義凜凜然人生遭此何以為情類氏家訓識訕不讀書人無餘地矣然對眾嘿塞不失守拙也世有一種強解事人可資捧腹素太冲同穀紳謁監司候久閒話一紳曰司馬相如日推文君看画遠山者甚樂也一紳曰然然下蠶室時亦甚苦矣太冲閉目搖首溫公吃一驚予聞此笑曰不有以兩都賦燕山

銘為班孟堅文字何關班固及華省名郎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者乎庶幾身不讀書無為作才語見向准自首免罪

宋弘與宗稱文帝旨詣王球就席球舉扇君不得爾齊紀僧真就武帝乞作士大夫帝命可詣江陵登榻坐之數呼左右移吾牀遠客皆不以士大夫借要人因歎昔士大夫何貴也

阮裕有好車人葬母欲借而不敢言裕聞曰有車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命熱之司馬德操棄已糞以箔應借者二事較之優在阮矣

方俟禹希秦檜旨殺岳武穆得為言官盡培檜所忌晚

夢樵叢說卷十二

七

登政府稍為異同以離其跡罷去孝宗嗣位反高所為諸與檜善者謫竄編置禹緣此復登三事金鑿說小人多幸子曰小人何曾多幸登三事有幾時而鑄像反接耕父牧豎捶唾在萬世也又按孝新用政府湯思退亦檜黨而漏網者不獨賊禹

明皇舞象祿山得之令拜舞皆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昭宗孫供奉朱溫篡位猴見溫跳躍奮擲溫殺之象教舞猴賜緋荒淫不道君失其君二畜雖義亦不善擇主哉

古禮有可議者祭必用尸夫尸卑且幼於上而尊者拜之是何禮也後世以木為主斯得之矣腐儒老生每以

今不逮古為言即此一事不已遠邁古乎

蒲州大司馬楊博過前門武安王廟必投鄉晚生帖江西費相公當軸同年某尚書投費帖稱年晚生一老戲之費鵝湖十八歲中狀元而某稱年晚生定是神童也此兩晚生請一參

章惇蔡卞欲殺劉安世擢上豪為轉運判官疾馳至梅未及二十里判官嘔血死金張柔為河北東西路都元帥燕帥辱赤台諧之中都行臺行臺召柔幽諸土室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次日甘心焉赤台一夕暴死所殺者不死而殺之之人先死誰謂無天道也荀子非十二子篇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鰈不如盜也是

卷之十一

八

何語史魚之直宣聖稱之儕於伯玉其直也何曾從名起見而至等之陳仲即仲亦刻自處耳未必為名豎儒多有此刻論

竇懷貞諂事權宦見無須者誤為之禮賓從一為州刺史每聽詞訟視兩造中有須無須無須輒加意推問以婦之須關何事而遇二實則貴遇素結則求生不得也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詐稱系福授福國長公主結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言系福久死虜中鞠得其實伏誅予曰臣構受詐多矣棄父若兄于生時而稱臣傾府藏殺戰將請其柩于既死及楊琰發陵徵則朽木一段欽則木鐙槩一枝昏德重昏痴骨仍留于腥羶之土系福

詐又其末耳

晉劉遐妻羊氏續女驍果有父風遐為石虎所圍羊將數騎拔遐出萬眾中勇我賁育之流亞也及遐假節淮陰卒遐妹婿田防等欲為亂止之不從乃密縱火燒甲仗盡又何其智推轂專閫以名為將者愧此多矣

楊雄劇秦美新至今傳之陳子昂周受命頌未之傳也文人亦有不幸耶

寇準知永興軍遇生辰排設儀如聖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以叛奏真宗出奏亦執政太尉王旦熟視對準許大年紀尚駭可劉與知之大臣當主怒不測一言釋上意造福無量矣

卷之十一

九

宋太祖乾德三年平蜀閩蜀宮人匱具得鏡背字乾德四年鑄大驚出以示宰相皆不能對學士竇儀奏蜀少主曾有此號必蜀中鑄也太祖歎作宰相須是讀書人按儀迄未作宰相

呂后甚楚舍人弟告韓信變信受長樂鐘室之誅又楚梁舍人告彭越反而越醢高帝皆不察白登之役冒頓亦聽關氏語開圍一角俾漢突出何彼時婦言徹于中外若此

裴寬瘞鹿至今聲稱不絕其比黨誤國未聞表而出也安祿山兼范陽節度席豫為河北黜陟使表祿山公直寬順旨稱其美由是祿山益堅上寵恣其意而無忌史

稱寬為政清簡不避權貴徇私黨奸孰有屈於是者史之不可信何以示後世

韓非子和氏篇豫讓為知伯臣上不能說主使明法術度數以避禍難下不能御眾以安其國及襄子殺伯乃默刺為伯報讎雖殘形殺身而實無補於知伯若秋毫之末也此吾所下也然士固有一得若豫氏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斤斤以節著者也必以周孔之全材程之此一偏之論子未敢以為然

東坡詠賈梁道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間殺子元以司馬景王之病梁道與王凌守而殺之也子曰使梁道殺充則夕陽亭不留無復南風亂晉矣為魏巧徒報復

四十六
步樓義說卷十二

十

妙在存充不殺
世論大奸輒數溫懿莽操余操三寸不律斷之溫始終一賊不足論若莽以戚孽操以寺人子則誠國奸司馬之篡魏譬莊躑躅太山之肝而舖之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

山谷論書法云此事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爭也此語可移為講學者告

漂粟手續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居民汲以代油秦始皇使人泛千艘取仙草舟人夜以燭跋投海中火大發延燒千里無一人還者既無一人還孰知燭跋投海中又孰知延燒千里也木主虛海賊陰火潛然然海容有

而泰事不經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注以艾灼燐匡置鼠穴中適能擒鼠按南宋元嘉三十年周朗疏云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然則淮南注誤矣

山人李洪言說荒器聖者雷靈鬼魅多適其中南華老不云乎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則其物也學者器破而未離者也

韓愈食一時頗有此兩盲婦然丘嫂南昌亭長婦不勝書也

酉陽雜俎大足初士人隨新羅使為風飄至博桑州拜士人司風長兼駙馬見姬嬪悉有須因賦詩其王曰駙

上卷下

步樓義說卷十二

七

馬竟未能忘情小女願領間耶余曰蚯蚓鳴則阜螽躍魚跳躍則蜥蜴依吉弔鹿交孔雀蛇偶物混雜則有之人即不良何至贊贊於戢波之長須乎

陳餘遭里門吏笞怒欲起淮陰乃熟視出市少年胯下即此一著餘故為信斬泝水上矣

詐取人財物人多署之此不足署也古有大脫騙徐福脫始皇童男女數千稱王海島千年摘摘葵及羨且不暇而署乎

坡有句但恐珠玉留君容千年不朽遭樊崇此詩只可對楊王孫讀牛山雍門正自不解若語向石棹司馬且申申其署汝矣

唐人詠維揚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然觀
於唐宋元明四朝之季軍民相食屠戮無噍類安見其
可死而墓田善也若南華所云南越建德之邑則誠生
可樂死可葬矣而世焉有此國哉

韓淮陰張北平計相皆以罪法當斬解衣伏質而遇夏
侯嬰王陵二人脫之若明末獻賊脫於陳洪範天不厭
亂毒播三巴豈真有破軍星並生而應運也耶

日本國抄本國史嘉興徐某令內丘所得朱竹垞太史
親見之其紙似高麗而較薄頁面皆人血染漬作殷紅
色題曰吾妻鏡義理極幻異

明萬曆間仁和張問渠家軍元州之兄母陳好朱魚嘗

卷十二

十二

畜二十餘頭玩弄日久母歿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
為白群客聚觀咸謂魚常變色無異也比及去冬一日
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宋宮人品名有紅霞帔又有紫霞帔紅霞帔紹興間如

張頑兒鄭廿八侯九娘馮十一娘張真奴劉翠奴劉十
娘鮑憐兒王八兒皆是紫霞帔則如王受奴之類

甬上張白齋常信陽北地時一時靡然風偃而白齋

高倡單行不阡不陌王鳳洲詩評至謂其夜蛙鳴露不

離泥中謬矣李杲堂題張白齋絕句卷云新意常從
方寸舒試看四序有推除諸君及守唐人句六十年前

舊曆書

李朱煙平泉州木記詩云蘭花秋更紅從來都未之解

宋元人蘭譜首載陳夢良趙十使之類則皆以紅為貴
至有初日輕霞之目後有特列建州白穀種是蘭蘭確

有紅白二種矣今江南好事家多收蓄蘭蘭貴種而都
無紅者即詢之土著并凡宦游其地者皆云曾未之見

殊不可解考朱竹垞太史題蘭夫人面蘭云猶有秦淮
芳杜色輕紅句少紅自注云夕陽紅蘭也

雲間女子月移題詩涿州旅壁情態宛然頗足吟諷其
詩曰寒雞初唱已中宵獨擁銀釭伴寂寥一月不將查

具理侍兒猶道黛痕嬌密意深溪人未知自將新恨寓
新詞郵亭多少題詩客誰是當年杜牧之後跋家君作

卷十二

十二

官都門氏隨母赴京邸有感書此時年十七齡云云但
惜不傳其姓若菴記諸停驂隨筆中謂標梅之怨恙露

毫端良屬可念殆亦深賞之也然較諸楊循吉所稱女
秀李氏桃花一簇開無主終不留題崔護詩之句風格

則有間矣

郭氏青衣捧劍恥作愚俗蒼頭柳家婢死則死耳不能
事賣絹牙郎是一對絕妙同調向疑康成二婢難於議

婿苟氣氣老人以一配蕭家戀博奧者以一配都司空
家知及文章事有意者庶兩不負按司空家多佳僕

偵王氏子弟能賞識坦腹右軍劉尹即善謔安得以常
奴目之

唐藝文志任翻詩一卷世罕傳本宋荆溪吳氏謂今郡齋有翻小集僅十篇而已翻有題中子廣軒詩絕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此詩集中不載翻亦城人

陶隱居閉影不交外物王僧祐閉戶自守上自天子下至侯伯未嘗與一人游韋蘇州鮮食寡欲埽地焚香而坐趙清獻朝夕課誦祇役惟一老兵明魯穆不交小人亦不交君子如此并絕交論都可不作然友生之快如望衡對宇歡情自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得如諸公必不以此易彼

偶閱近代文集數種頗勲業則人人韓范敘特略則人

人衛霍贊文學則人人左史獎吏治則人人龔黃此風

古

自漢有之魏晉之際彌甚洛陽伽藍記記晉武時隱士趙逸正光初猶存或詢以先朝事逸云自永嘉以來三百年餘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寔錄莫不推過于人引善自向前朝王文成亦嘗謂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固以詐人無寔行家無信史三代以後吾觀其史如江河之波濤焉聊以知起伏之概而已詎不信夫

向疑樞星門取義宣城張鈍夫先生秉鐸宿松時東某一札云舊留京國子監聖殿紅門每扇嵌上雕空懸樞九條長尺有咫下勾列圓點三層突起高二寸許

圍約四寸餘每層其數九遠望若攢星義或取此啟郡邑兩序尚留遺制松邑趙明季流寇兵火後來重建而有樞無星徒存其名耳或述紀靈星之說見史記漢書者則為典章故了無干涉也又按左傳襄公十八年伐齊之役晉州綽門於東閭以枚數閭注以閭為門扇門扇只二何用數必數閭上物如今城門上鐵鑲之類可推古人制作不可以今人耳目測也

吾鄉黃山有三十六峰析之為三百六十再析之為三千六百三萬六千峰了無窮盡溪澗泉石巖洞之屬數亦如是余以癸巳二月遊游首尾纔六日未住荒率未能飽飲其勝然一日霧四日晴一日雪變幻需謫多出

意表其寂足盪眩耳目者在於同雲初霽時萬山皚皚恍然如銀海瓊樓清澄高寒不知身世復在何處林木素積悲結成玉蘭柔朵微風振之作環珮聲懸瀑千丈

十

枝枝冰箸倒垂欲墜未墜見現解落寸璣尺璧觸石激響不翅碎萬斛琳琅也久之所謂玉蘭已易為幽梅萬點著松鉞上縞衣映碧又似萼綠華仙子化身不比尋常美人月明林下巡應中覺有異香冷韻頻來襲人薄暮登鍊丹臺望落照見石林峰巒一人通體瑩潔如披白練初疑是積雪頃復跌坐石洞中面正赤如自然銅色頭稍稍顫動不止忽有光若電類已而焱火迸起遂隱不見山僧以為白猿公常出沒丹臺左右時作此狡

拾云斯又一奇矣此志諸遊譜中所未及略誌於此

卷十二

蘇州府志卷十二

十六



卷十二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國朝程哲撰哲字聖跋歙縣人此編前有王士禎序
稱其抱博辨之才具論斷之識無雷同勦說之弊
然其書雜掇瑣聞不甚考證大抵皆才士聰明語
耳

道驛集四卷附良貴堂文鈔

一卷

〔清〕張祖年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道驛集四

卷》提要

張祖年傳

張祖年字申伯其先蜀中綿竹人自宋南軒先生守
睦州講學於婺子承奉即昭然公諱焯生明義者流
寓蘭谿卜築於桃花塢四傳而徙之清溪祖年其二
十世孫也幼卽穎異好讀書性落落不與俗伍髮甫
燥卽以綱常名教爲己任韓江曾喟我先生見而歎
曰南軒而後紹理學者必此子也十三補博士弟子
負學爲詩古文辭凡所著述必編年次以驗其學之
漸長極爲四明仇澹柱先生所佩服大父敬簡公郡
令

學名士雅嗜圖史家有笏峙樓與九峰遙對爲藏書
所古柏參天名花繞砌尤多植蘭每數幹新抽香韻
習習撩人不減山谷延年幽致後以大父抱病逾年
父曾如公教授松山乞養不得弱冠遂棄舉子業願
以布衣終身每思學殖荒落鍵戶鎖研爲顏其讀書
之所曰道驛蓋取古往今來斯道所以綿延不絕者
皆語言文字爲之傳舍也一時學士大夫題咏連篇
以美之然與世多齟齬十餘年來困頓無所試每自
放於山顛水湄覽勝尋幽履齒無所不到遇花晨月

夕煮酒呼朋分題醉唱至酒酣耳熱則縱論古今成敗人物高下狂呼大叫一發其胸中之奇以故四方知名士至葵者咸造廬接膝願與之交所著有廢言讀史臆見釋孟共若干卷皆發明聖賢義蘊有裨人心世道之言因自號曰道驛其隱然以理學自任之意從可想見云

贊曰余觀張子爲人貌質樸一似無所能者及讀書著書皆湛淡經術發爲文章殆所稱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與惜其久不得志無所指施然年方壯益精

傳

進不已苟有起而用之者其所建立當不虛嗚呼若張子可無愧理學之後人矣

康熙四十二年歲次癸未四月下浣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纂修明史官兼修一統志

官加食四品俸陳恂頓首拜謹



傳

張祖年字申伯南軒宣公二十世孫也嘗顏其讀書之齋曰道驛蓋古今道脈相遞而身爲之郵傳故學者稱爲道驛先生先是宣公與呂成公朱文公講學往來金華留子承奉昭然公諱焯寓蘭谿四傳徙葉灣葉灣本蘭谿地後添設湯溪縣以葉灣屬焉遂爲湯溪人世守家學高曾伯叔中甲乙科者不一第仕不甚顯文學敬簡公諱時緯申伯王父也好書嗜古砥厲廉隅群稱篤行君子敬簡公生曾如公諱可元以明經任學博歷四庫所至有聲申伯父也誕申伯時值祖花甲初周故名之曰祖年年十歲隨父秉鐸松山瞻廟廡有宣公神位問始祖神位何爲設於此父告之曰凡以理學傳聖統者得從祀學宮申伯曰人何不爲理學也邑令喟我曾公聞之嘆曰南軒有後人矣年十三補博士弟子負奮志功名研精舉業以期一當竊嘆時藝一途無關世道無益身心玩喪乎此何異言不及義者流會王父抱病曾如公身羈學職乞養不得曾如公以奉父之責委之申伯俾專司家政勿以煩爾祖申伯承命服勤無斁侍祖治家之餘輒訪儒先書沉潛反覆探其道奧演習王魯齋研幾圖蓍箋拈壁朝夕體認因撰吾心圖以伸其

義其曰欲體道以求至於聖賢防畔道而不流於小人亦辨理欲於吾心而已即先宣公學莫先於義利之辨之宗旨也其曰直求之天而即吾心反求吾心而自有天即朱子所云衡山之學只在日用處操存辨察本末一致尤易見功之實際也申伯之克繩爾祖不悖紫陽於此徵之矣宣公論語解與文公集註偶有殊處爲之發明以歸於至當以溫公疑孟多可商釋之以明其不必疑和朱子性理吟發揮俾無剩義又憬然於先宣公入德有門戶之語纂諸儒言之符合於宣公者爲入德門戶一書更輯諸子諸儒言

傳

爲大道藩籬一書列門戶俾知所從入列藩籬以防所由放其衛道之勤卓卓如是所著太極圖約解求心錄讀史臆見讀書偶見二十一史修身錄諸書遵朱子由博而約工夫也真理學必從五倫做起故盡倫有說遵孟子聖人特人倫之至良知良能只在孩提知愛知敬之真脈絡也其嚮道之正卓卓如是申伯系出衡山而身長娶水娶之何王金許四先生荷朱夫子嫡傳向有正學編申伯承之廣之以垂不朽其邇道之殷又卓卓如是申伯詎非吾道千城哉然有其言未可徵諸行近儒通弊也夷考申伯之行

又多可紀葉灣族衆循宋制不得立廟草創祠庵名曰奉思取奉先思孝義也嚮用緇流守之致佛像森列而紫巘南軒之主置之偏隅褻甚矣歲丙寅洪水橫流庵像半委泥沙申伯曰此固天之驅釋崇儒也乃糾族黨移去佛像而歸木主於正室自始祖而下凡十有二世丘隴荒蕪申伯悉立碑以識之補宋元明以來未備之闕事其盡倫於敬宗有然父宦遊代侍祖與祖母克盡其孝讀愛養節畧字字從至性中出父病乞休得耗兼程迎歸奉侍湯藥衣不解帶額天願以身代未幾云亡附身附棺必誠必信讀其徹座祭章竊爲之墮淚其盡倫於奉親有然操家十餘年從不自私貨財分析諸弟不殊薛包之讓其盡倫於悌弟有然族有素亂宗支者力爲正之有家罹饑寒者必勉力貽贈不忍坐視其失所惟素行不敦者則不之卹親黨中有貧不自支者每援其所急陰助之而泯其迹或以難繼爲言曰目所不見不能爲之計見之奚忍不爲之計哉其盡倫於族黨有然他若賑困扶危表賢勵世之事不可勝紀特申伯之緒餘耳申伯之言曰吾於綱常名教四字一生不敢苟且可卽其言以信其人矣余未得從申伯遊讀諸刻欣

傳

二

然景慕故為之傳其有關正學有補綱常名教者俾天下後世共信其人焉

論曰往者聞吾友魏叔子論文云文須為關係天下後世者雖名立言而功與德俱見亦我輩貧賤中得意事旨哉斯言申伯之謂歟文且然何況學近世論學者隨時之趨尚為向往猶時藝風氣與時變遷是可謂之知道者乎申伯淵源家學體宣公侶朱未嘗屏陸之心更體朱子所稱宣公超脫自在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之妙將見申伯文與年富學與年深得吾道一貫之真方且仁為安宅矣驛

云乎哉平江息關學者蔡方炳稿

時季
十三

潛齋
蔡方炳

養心
九

有宋南軒張先生之二十世孫祖年字申伯居蔡之九峰澱水間篤志嗜學慨然以振興先業為已任乃辱與余孫志懽游因以其所著之書名道驛集者如干卷寄余余受而讀之卒業喟然曰知言哉張子向余嘗謂著書難著書而欲昌明絕學使識者帖焉服從不復敢有所疵議則尤難之難蓋著書將以垂世也識不超卓文不高古則不足以行遠何以傳後故曰難也然或其書僅言名法言寂滅虛無則雖厥旨陂僻厥詞荒誕要自成一家言取足以眩蒙夫傲賸俗即是非頗有戾於聖人亦勿遑恤則亦猶之非難也若乃疾異說之彌紛悼聖緒之垂墜思著一書以大為之開設非見道分明則言之將不免紕謬高則入於玄虛卑則淪於凡陋必也其旨遠其詞融醇而肆博而不雜於以闢昔聖之蘊藏補先儒之罅漏斯其書為不苟作耳不然雖奇如荀况與如楊雄猶以擇焉不精語焉不詳見摘於奕世而况餘子甚矣其難也今張子年纔壯而其著書遠能至是是非學有淵源加以沉鍊淘汰之敏何以及此余耄矣追憶少時亦少具知識顧惟辭章之學是務徒費歲月於身心漫無裨補迨後稍克自悔返而求諸六經暨儒

先之所傳述反覆研究亦歷有年乃耄荒已及日甚月長雖欲勤修力竟不逮是以訖無成功若張子者富於春秋兼之淬勵殊銳如是者卒不已其所到殆未可量將使

右文崇學之朝復見碩儒而濂洛關關相傳之統藉以不蠹不惟張氏家乘之煒皇即

國史亦與有龍光是余之望也是余之望也

康熙己丑夏五既望

賜進士第通議大夫禮部侍郎年家弟徐倬頓首拜
撰時年八十有七



道驛之名何昉平易曰履道坦坦雅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則知元會運世無一日不往來於驛即無一日不往來於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孟子死不得其傳自紫陽朱子出上承周程張子之緒下開何王金許之徒同時倡學婺州則有東萊呂成公南軒張宣公其為古往今來絡繹相望弗絕不啻如置郵然故自魯之鄒計驛為近下逮濂洛關閭脩舉此驛者也婺州之麗澤整新此驛者也嗚呼道岸茫茫舍是驛其誰與循塗而至哉余友張子申伯為宣公世裔少負奇資於書無所不讀然不屑屑於章句獨毅然以斯道為己任顏其所居曰道驛而即以是名集其生平著述洋洋灑灑不下數萬言僅錄其闡明聖緒裨益經史者若干卷間附以家庭之劑切友朋之贈答卓然成一氏之書大都以身心性命為基址以天地萬物為藩籬以仁義禮樂為戶牖以君相之治亂人才之得失為傳舍以慎獨格物盡倫節情為津梁夫文以載道張子申伯之文即張子之道也亦即張子之驛也申伯之尊人沂公先生秉鐸數郡皆以經義治事有安定之風申伯源本家學甫

弱冠遂屏棄舉子業思立身修道以顯其親鍵戶精研父子兄弟相爲師友其求道最勇故其聞道亦最早余再過蘭谿歎然道故入其室有參天之古栢繞砌之幽蘭焉登其樓有壓架之圖書什襲之寶勒焉窺其園有碧沼脩篁小山叢桂得魚躍鳬飛之趣焉行其野有九峰橫峙穀水滌流得雞聲人語之樂焉張子所居斗室木石映帶文史縱橫見列聖於羹牆守前賢之堂構道驛一書與正學兩編相爲表裏其功詎在希顏錄下哉抑余攷祝穆方輿覽勝謂張魏公開府金陵時宣公讀書保寧寺號爲南軒而真西

青序

二

山又以天禧寺後爲宣公讀書處嗚呼時代遷流先儒講舍半屬僧寮無復有過而問焉者方今

聖天子表揚理學崇獎先儒而金陵爲東南人文都會異日張子申伯放棹江干尋南軒故址於以大振壇坫爲金陵別置一郵余不敏當執鞭以從其後矣賜進士及第

日講官起居注左春坊左中允兼翰林院編修溧陽同學弟黃夢麟拜誤



今夫士君子讀書砥行所貴辨析至理維持名教不愧爲天下之完人已耳而真儒卒難概見者大約由於自炫其明聰誤用其才力以文章爲標榜之資以咕嗶爲干進之路而性情學問遂因之而日趨於薄且偽焉矣湯溪張子申伯宋南軒先生之裔人也少穎異而嗜學長而湛淡經術砥勵廉隅不屑苟同於摘句尋章之士卓然以斯道爲已任爰舉其數十年攻苦得力之故著爲成書而顏之曰道驛余披其卷見其原原本本微則闡發性天之蘊而列聖心傳之脉稜然其可見焉顯則究論經史之義而前人未盡

序

之旨尤渙然以相釋焉卽其偶焉吟咏莫非本此以發抒性靈偶焉贈答亦莫非卽此以相切劘殆於無微不入有美斯章真不愧網常之羽翼大道之干城矣曩者金郡理學名儒輩出如何王金許四先生振鐸一時郡守趙公汝安蔡公抗特薦兩先生於朝以崇實學俾海內咸知所宗厥後楓山章先生相繼而起郡守趙公鶴曾輯五先生文爲金華正學編比年申伯脩訂其書重刊行世遂使聖賢之精蘊先儒之緒論益炳耀於寰中茲道驛一書實與正學編相爲表裏蓋五先生之宗旨固異苔而同岑而南軒先生

之淵源愈見其挹注而無窮也方今

聖天子崇尚理學特升朱夫子座配祀文廟正學昌明無異雲漢昭回如申伯者真所稱盛朝人瑞也佇看虎觀談經共觀日星之炳烺誠斯道傳命之驛豈小補之津梁已乎余也一麾執掌不獲踵趙蔡諸先進芳軌猶幸寶婺名區舊產巨儒流風餘韻應多碩彥示我周行竊心焉冀之今果得此真儒將不但頌熙朝久道化成之效更自幸有道在望而無俟溯洄溯游之致嘆於阻長也爰為敘其簡端如此

康熙癸巳莫春婺州守宛陵唐文德拜撰

序



古今理學之傳有其開之者必有其繼之者而後流行始為不替然開之者難繼之者正復不易非有闡明之識則隱而不彰非有體認之功則虛而不實非有躬行實踐之詣則浮偽而不真以是欲繼往開來而使聖學之常明於今古也不誠難哉今予於張子申伯之道驛集而知其承任之功為不淺也張子為南軒先生後裔昔南軒與考亭朱子東萊呂子聚講麗澤書院遂開婺州道學之源厥後何王金許四先生出而道斯盛嗣是又傳之柳道傳宋景濂章楓山諸先生而道益廣乃茲二百年來繼起無人不幾道岍遙遙無由假途以至亦如傳命之不得置郵安望流行之弗絕耶不謂申伯之勇於求道發明為不遺餘力也今試詳玩茲集其太極圖反約解則盡晰先天之疑義也其性理吟和韻則盡得心性之本原也其參解四子書註釋則可補先賢未逮之旨也其正史闡微則尤足以發前人所未發使讀之者快然於心爽然於目也而其吾心圖說則於人心道心之間辨之最悉理欲義利之際君子小人之分言之最詳真足振聾警聵直令頑石點頭然則斯道之有張子豈非於聖賢相望之時新置一驛使道路之阻隔者

楊氏

得以塞而復通道統之中絕者得以存而不亡哉雖
然言之非難行之爲難惟張子尤以盡倫盡孝爲本
根以敬宗卹族爲施設以修身力學爲徑路觀其發
之雜著者無不見諸躬行則知茲集爲張子載道之
文亦即張子立德之驗正非徒著書立說爲足闡揚
聖緒已也予常入郡得快聆其言論親炙其風徽已
信爲聖賢之徒今復於茲集而歎其有功聖賢洵爲
淵源有自不愧南軒家學也因樂序之以爲斯道幸
云皖江楊汝穀書

楊序



二

古今不朽有三次在立言不聲色而娛不山林而幽
不富貴勲名而垂諸奕禩顧世不稍概見何也大抵
限於其才耳道德性命無窮趣興亡治亂多陳跡名
物象數糾紛錯雜莫可紀極倘非識空千古讀破萬
卷安能獨出機杼自成一家言者乎卽才美矣或家
徒四壁而窮愁不工著書或馳良齒肥而聰明智識
適足相掩或服一官任一職鞅掌簿書日不暇給雖
有管城我心難寫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又或好學
深思不爲數者所拘謂宜灑灑洋洋暢所欲言矣而
行之不遠未幾漸滅隨之抑又何歟柳宗元有云自
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殫精竭慮者幾千年
其間耗廢簡牘浚用心神其可數乎登文章之錄波
及後代不過數人耳嗟乎著書易而流傳難也余於
丙戌冬謁選得婺之湯溪浙之士大夫客長安者爲
余得地慶并爲余得友慶僉曰湯雖僻壤其山環其
水曲其俗龐稱易治其間理學聲華駿駿乎與上國
躡往咎指不勝屈矣若在今日厥惟申伯張君申伯
孝友性生言行不苟十三補博士弟子員踰年改太
學絕意進取不治舉子業工古學究心性道日求闡
發先儒之藏以故年方及壯著述幾至等身余心竊

識之丁亥春抵治公餘得與申伯數晨夕言論風旨
玉山照人未幾出道驛一編見示余不敏盥手讀之
頗覺心領神會焉其譚心論道也以無應有力援本
原以虛受實務詳節目大之極於無際細之入於毫
茫非洞達表裏烏能言之鑿鑿乎其盱衡往古也別
具手眼另闢洪荒引經據典緣隙旁搜足補前賢所
未逮專精史學豈獨劉恕一人哉至其緒餘雜著陳
言務去獨標性靈張皇幽渺窮奇極變坡公所云萬
斛泉源不擇地而湧出者其見於茲矣噫文以載道
也文至此直可羽翼六經笙簧墳典矣道也不已進

乎技哉今

序

聖天子崇儒右文弘敷雅化

翠華南幸會有獻詩古文辭者必宣

溫古灑

宸翰以獎養之學如申伯亟宜進之

當宁俾天祿石渠間添一典籤得展其才以成經國
大業非祇為婺州一脈衍厥道統已也且如申伯平
生以綱常名教為根柢以扶危濟困為設施厥德淡
矣厥功亦復不淺古今所稱三不朽迨兼而有之余
初已心識繼得接其人讀其書而竊喜浙之士大夫

慶余得友為不虛也爰搦管而為之序

賜進士第文林郎浙江金華府知湯溪縣事丙戌科
會試

欽點外簾官吳陵年家眷弟杜光先頓首拜撰



序

三

余也十三遊庠十七而棄舉子業二十一而學爲古文越六年而始繕寫拙文就正胡雄峰先生雄峰吾鄉耆宿也讀而善之急令鏤板以謀流布此余集之所由刻也乙亥隨先大人官武林晤父執趙懷齋暨王子草堂相與改竄若干字并益後所爲文而改刻焉丁丑甬東仇滄柱先生來遊婺州余以拙集呈削先生囊攜珂里越明年爲序而手歸之信宿荒齋諄諄以正學相期勉別去己卯公務羈省與吳子寶崖吳子快亭柴子陞升陳子書倉陳子道源沈子德餘諸君交見所裁定集囑依點次而又刻之癸未遇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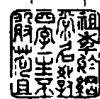
自序

先生湖上問無恙外即索拙集以觀展玩再過語世兄丹植曰卓然一氏書也未幾晉秩官僚不獲請業請益矣乙酉溧陽劬雲黃公以名進士出守吾郡偶染微疴研芝先生以省視星馳來署片刺相招訪鄉哲之遺文講前賢之疑義遂成莫逆交旋奉郡公錦歸未及刪訂余文丙戌惠顧乃更以剪艾請先生曰君理學人也文必求爲可法而可傳刪訂固吾事也其又何辭時有柯城之遊浹旬返棹冠以鴻序令余勞板重鐫適聞先大人病耗奔赴東甌未之授梓今春甫事災木而先大人頓以二月而終嗚呼痛哉

年方四十頓失所怙喪父何早年既四十子息未見得子何遲從此焚筆碎研身期立殞焉用文爲緣坊人必欲告竣厥工謹附入祭先大人文以志哀慕苟存視息以奉吾母已耳若茲集也四經殺青要又何關人世重輕哉古人砥厲廉隅務爲躬行實踐之學原不假空文以自見而況乎其爲余文雖然余於綱常名教四字一生不敢苟且凡所爲文無非闡發斯旨或者不致埋沒糞土未可知也敬灑淚和墨以書顛末當代巨儒其頻有以教我否時康熙丁亥四月初十日道驛張祖年自識

自序

禮甫



道驛集總目

溧陽黃研芝先生

德清徐贊村先生

甬東仇滄柱先生 選定

泰州杜海樹先生

杭州柴世堂胥山 德清徐志巖象求

杭州吳紫芝念修 仁和沈麒禎德餘

同學錢塘吳陳琰寶岷 錢塘陳 愷書倉全訂

錢塘吳 煥快亭 建德陳宗泗道源

永嘉翁蕃禘虞肇 遂安毛攬輝以翔

總目

卷一

金華張祖年申伯著

正學闡微

周子太極圖反約解

朱子性理吟和韻詩

先南軒論語解參述

司馬子疑孟釋義

卷二

正史闡微

三代

漢

兩晉

前五代

唐

後五代

宋

元

明

卷三

雜文提要

總目

圖

說

論

序

記

文

議

雜文

卷四

雜著提要

尺牘

三徑經綸

情譜

求心錄

總目

三

道驛集正學闡微目次

周子太極圖反約解

○疑義

○定義

無極而太極講義

朱子性理吟和韻詩

小詩代序

仁

義

禮

正學目

十

智

信

誠

敬

心

性

情

氣

志

命

思	意	樂	憂	剛	柔	中	權	幾	道	德	聖	神	忠恕	中和	陰陽	變化	夜氣	慎獨	格物
正學目																			
二																			

踐形	皇極	四德	四端	人心	道心	明明德	止至善	絮矩	求放心	君道	相道	師道	吏道	干祿	先南軒論語解參述	賢賢易色句	成事不說節	能以禮讓節	子謂仲弓節
正學目																			
三																			

子見南子節

子曰不占句

作者七人矣

司馬子疑孟釋義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陳仲子辟兄離母

孟子將朝王

孟子謂蚺鼃

沈同問伐燕

父子之間不責善

正學目

四

性猶湍水

生之謂性

齊宣王問卿

所就三所去三

五霸假之也

瞽瞍殺人

道驛集正學闡微卷一

金華張祖年申伯著

周子太極圖反約解

○疑義

太極即混沌體也太極圖即混沌形也以太極而爲之圖舉凡陰陽動靜金木水火土男女萬物無不包於○矣今圖之作一○曰太極又陰陽互爲一○而附於○又五行各爲一○而會於○又一○曰坤道成女乾道成男又一○曰萬物化生○之同者三其即一太極乎各爲一太極乎即一太極不可三也各爲一○非太極也周子夢而圖之朱子夢而解之未則曰實則一太極挽護之說耳何如一○之潔淨精微有合于易教也其○之附於○陰陽所附其太極乎○亦太極之形圖何極中添極是太極外另有陰陽也○非太極之形圖故極中有極是太極中無陰陽之功用也○亦太極○亦太極是太極有屈伸之用也況○之偏右○之偏左或陰盛則陽衰陽盛則陰衰已有不和之戾即陰盛可敵陽盛陽盛可敵陰盛益釀角勝之漸其○之會於○五行所會其太極乎○亦太極之形圖何減大而小是五行另有所爲

極也。亦太極之形圖因會五於一是所會非太極之本體也。○為太極。共太極是太極無一定之體也。况○之減。○之同。謂五行各有一太極則宜同於太極之○。而或以金木水火土並為一○。謂五行所會亦太極則宜同於太極之○。而或以五行之○並入一○。太極者所謂造物之樞紐品彙之根底也。太者大之至無可加也。極者理之至無有二也。故能以冲穆無朕之體不貳不測之用彌綸六合而不匱包羅萬象而不遺靜深於穆無聲無臭有莫可名言之妙不啻天之無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所以至孔子方發於言至周子方呈之圖然後道理得剖析而加明也。如此○者正聖人立象之遺法一之意其虛靈昭徹溶漾盈溢固無所不包其中第為之○者三而更為○為。且加之以○以免涉於支離瑣屑不無穿鑿之疵竊懼周子欲求太極之理暴白著明於天下後世故特假之一圖以指其蘊者未必不反以冥昧昏闇而轉晦矣。謂不分析之無以見造物之樞紐品彙之根底則說中所云人聖天地日月鬼神四時君子小人剛柔仁義死生圖亦不能盡該也。陰陽位次據邵子之圖義文已定今或反之而

朱子解曰陰盛居右陽盛居左夫陰陽何可有盛衰也既謂之盛則有衰矣既有盛衰是陰陽不調也豈太極之理乎或以伏羲之圖自下而上此則自上而下故有不同則周子允宜仍其圖以圖也又只陰陽加之以根于五行連之如環說則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又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又陰陽變合而生金木水火土又曰妙合而凝化生萬物萬物生則凡生者即易所謂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生也則理皆有根也則氣皆相聯也豈止陰陽有根五行如環哉或以五符自有相生之用則陰陽之根不加可也否則如易象之隱依可也否則皆繫之聯絡之形可也奈何多所互異哉抑聞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乾坤天地之道也陰陽天地之氣也陰陽宜以上下分不宜以左右列猶卦之為乾為坤皆從☰從☷而不☳☶乃何以因陰陽左右之分并乾坤亦異於義文男女又異於文王哉又圖說曰兩儀立繼之曰四時行繼之曰化生萬物其序次之意隱然以天地指兩儀矣而註者直曰此兩儀是天地與易兩儀意別是周子之理非易之理也豈聖人之遺漏哉抑周子之悖而註者之誑也或理本一貫

則兩儀天地也乾坤天地也而乾坤列于八卦中是天地復生天地也性理一書道統之藩籬理學之堂奧入德之門戶也○圖并說性理之首篇周子諸儒之元公而朱子又論解之精詳者也臆見窺天若有憧憧未徹于吾心者因縷縷而疑圖之所列者如此用以質世之讀周朱書者并以俟後之接周朱傳者

○定義

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序曰太極道也兩儀陰陽也又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由是而知太極者



未分之陰陽陰陽者已分之太極總一道也註則曰太極其理也而陳北溪解道理二字有曰道是天地自然之道理是事物上當然之則是道屬天而理屬人由是而知太極為道也又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由是而知○為道也渾天儀曰天之形狀如鳥卵地包其中朱子曰天之形狀如彈丸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至圓由是而知太極即混沌之體太極圖即混沌之形其混沌純粹穆志隱閑無非道之貫溢充塞旋轉周匝也故老子曰圓之轉乎誰之聞也方之繼乎誰

之植也聞且植子誰之力也吾以歸之曰道由是而知以○為混沌之體即天地之體為太極之體即道之體為不悖于易也易曰萬物資始萬物資生程子曰沖漠無朕之中而萬象森然已具則萬物之資以始資以生即萬象已具於沖穆無朕之○由是而知圖多反致眩瞀不如只存一○已盡包含為無罪于周子也朱子註明德曰虛靈不昧虛靈不昧者其此○之隱義乎又曰人心猶鏡也猶鏡者其此○之寫照乎故明德與心俱曰具眾理而應萬事由是而知明明德盡心總之體道也○所謂樞紐根底已該敢主為一定之義為無罪于周朱或以老子之言吾道無取不可以借證試思夫子之問官問禮者何為乎矧即言以尋旨無悟也其又何疑細繹圖說無極而太極一語雖曰獨探本源闡發幽秘要不外夫中庸所謂費而隱之旨故復申之曰太極本無極也惟其後所論說尚未及透明斯與耳如自太極動至變化無窮一段僅言變化之大槩惟人也一段是眾人之役於動以失也聖人一段是聖人之主于靜以合也君子小人兩句是此說之主腦所以啟人矇瞶故曰一段所以明人

與天地合更引傳說推原生死以足之大哉易也
斯其至乎借贊易以示作圖之意應見惟費隱章
恰是此○解說謹錄于後體認而研明之費隱之
旨得無極而太極之意即在其中不啻周子所未
盡善盡美者子思復起而補綴之若修之則古周
子雖未詳言其功要不離去夫外誘之私充其本
然之善而已下採芻蕘

吾心圖說

不無高深之助云

君子之道貴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
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
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
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
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
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無極而太極講義

太極一圖既為疑義定義以反約矣惟圖說一篇自
朱子而下無不頌其獨探本原闡發幽秘然所謂幽
秘者正在無極而太極一言而陸子兄弟曲折詭抵
之因集朱陸所論而講明其義要亦後學求道之微
志非敢曰拭拂前賢未明也陸之言曰不該加無極
二字于太極上或懼學者泥于形器而申釋之則宜

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下贊之曰無聲無臭可也又
謂太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朱子
則曰不言無極則太極同于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
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于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
又曰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尋常不顧
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取說
的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
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
來不傳之秘余細玩諸論陸之謂宜如詩言上天之
載而下贊曰無聲無臭者則亦非深排無極二字若
以為宜曰太極而無極也朱子論之刻摯惟不言太
極宜在無極上亦不辯允宜無極而太極卒致三四
往返而不能已也若言易有太極謂聖人言有而周
子言無則不特朱子謂其悖即余亦知其謬也易之
言有蓋言有太極也周子之言無非言無太極也無
與太對以太極之無可擬而加以無極猶顏子高堅
前後而更曰仰鑽瞻忽之歎云爾況有無之論就理
與形以為言易之言有者豈有形迹之可求哉亦有
是理而已周子之言無者豈無道理之素定哉亦無
是形而已故太極者理溢于形如鳶之飛魚之躍固

有迹象之可推求即中庸之所謂費故足為萬化之根本而非淪于空寂也無極者形寓夫理如鳶之為飛魚之為躍自非指視之可探索即中庸之所謂隱故能為萬化之根本而非同于一物也更即天理之流行以推有如四時之行而不見其所以行百物之生而不見其所以生即無極之理也而四時無愆度違候無或不行百物咸暢茂繁殖無或不生即太極之理也故即今日而以周子之所謂無語人曰是非果空虛斷滅者人或猶泥陸子之言以為柄更就四時之行百物之生以為無極而太極人即不融會朱

遺學集

卷下

子之言其亦豁然貫通矣蓋謂為無而理自存謂為有而形莫測者是也夫伏羲仰觀俯察而畫卦自無而有也此神聖之開天也孔子因兩儀四象八卦而繫之辭曰易有太極自有而有也此至聖之體道也若周子因太極而加以無極自有而無也此大賢之窮理也莫不同條共貫也惟義孔悟于無而微之有周子微于有而極之無致啟陸子之疑耳曰無極而太極者正以形容太極之妙蘊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曰太極本無極者又以推原太極之妙蘊自有其所以然而然也道理原屬莫可名言故孔子惟曰吾

遺學集

九

道一以貫之不能指其理也孟子亦曰夫道一而已矣不能明辯其理也惟周子獨曰無極而太極若于無可剖析中而獲一解者故諸儒稱其為能闡發幽秘耳莫可名言之妙隱然呈露而字間如顏子所謂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者之曰彌曰在也必以無極二字有虛無好高之弊則高堅前後之歎益為杳渺幽隱矣故道之為費即理之為太極道之為隱即理之為無極費而隱即無極而太極惟曰無極而太極若所謂隱而費者似有悖于中庸之旨故陸子證以詩之言上天之載而宜于下贊之曰無聲無臭獨不思周子固申之曰太極本無極也惜也陸子見未及此而朱子亦未即此以解之也夫凡言太極者易之所謂太極也○者周子之所謂圖也凡圖如字凡○之類說以圖讀凡○凡○概以此讀一以畫讀三三以乾坤讀

小詩代序

吾生吟咏未曾嫺樂府詩歌影響間月露風雲甘讓杜視言動聽苦希顏詞章洋溢唐餘技語錄流傳宋大閑幸產婺州文獻地情溪仰止學爲山

如何度日學因緣謝却塵紛守一椽世有遺編昭手澤家多語錄識心傳研求不羨書中粟纂述還耕研上田細繹晦翁吟性理續貂非曰敢希賢

此心莫作管窺天析理敷文玩簡編學未升堂徒外索業期入室此中研欲由上達尋真路妄擬微軀荷重有疑義鑽研須益友里言獄序大方傳

道驛集

正學閣

序

體道每愁聞見單詩書妙義樂穿鑽還期大雅鳴天籟勿使庸才坐井觀幸有瑤篇憑寄雁歡踰鱗羽附虬鸞惠然不識衡門地試問當年古大安

大安余里王魯齋述道處也

癸未子月二十八日張祖年識

道驛集正學閣微卷一之二

金華張祖年申伯著

朱子性理吟和韻詩

仁

覆載無私天地心不知其名字曰仁乾坤生物元爲長日月流行運始春克復治私功務密慈祥布政化方純渾淪天體難傳語惻隱之心是我真

義

見義不爲非有勇經權常變務相宜君親命令應當赴兄弟顛危詎可辭莫謂聖凡隔千里須知邪正別

道驛集

正學閣

序

毫釐我公利義一生學大本昭然卓立時

先宣公學先義利之辨朱

子稱大本卓然者也

禮

禮須持敬植根基情文酬酢外之儀名分常昭原共曉敬恭鮮實亦奚爲詩歌相鼠非無謂禮訓聚應儘可思著脚此中當反本惟天秩敘莫容私

智

貽大投艱勿浪爲纖毫之介別是非休從身外窺形迹務度中藏測隱微意必固我真能絕災祥禍福自知幾賢非逆億稱先覺行所無事智斯歸

信

車無軌軌又何憑人信全憑心作衡物欲漸交私漸引機關時起詐時生愚稱忠孝原無偽智決興亡總是誠近義之言多可復倚輿參立任吾行

誠

並立三才識降衷不偏不倚謂之中知天知性由心盡成已成物以德融近取諸躬四體喻遠徵海甸九丘通不思不勉生知者擇善固執在擴充

敬

希聖希賢何路尋端由上違反諸心大庭時存屋漏

道學集

正學卷一

上

想爾室儼若天帝臨舜治無爲惟恭已堯開帝運在明欽王功天德無他語修己以敬詣自溪

心

古今道統賴心持物欲交侵每自移猿馬忽馳幾萬里犬雞或放事毫釐虛靈不昧涵無極具理應事塞兩儀平治脩齊心先正正心誠意毋自欺

性

論性當知溯本源不參氣質豈非純人生而靜皆一致物感隨通別等倫善惡原分耶與正聖凡所重義兼仁大人不失心赤子却是本來一念真

情

心之所蘊則爲性所發之心則爲情乃若其情善本具若夫不善惡從生紛紜萬變中爲用情狀千端恕可行養性存心功莫閒平居體認細研明

氣

一氣相通曰天元養之無害自純全或偏或正存乎已至大至剛塞夫天孟舍必勝無懼處曾參自反守約邊言仁言義孟子學不動夫心稱大賢

志

士有何事曰尚志天人理欲在此時賢關可入惟勇

道學集

正學卷一

上

往聖域斯臻亦易之平地爲山由自奮及泉成井在人爲宣尼十五端所志七十從心不肯馳

命

命也有性命何功子之罕言意無窮聖賢居俟此心合僉佞徇求萬狀同喻利好名得必失居仁由義窮亦通試看躋壽顏淵天誰識其微于個中

思

心一身同品或殊端知區別兆於思天人淆亂關平旦善惡將分在此時功必靜寧由累黍念差偏正僅毫釐無耶可蔽詩三百君子九思當自知

意

善惡關頭從意生聖凡早已托根萌小人自掩多由
偽君子有恒惟曰誠未發謂中中即性發皆中節和
即情從容體認中和致位育功能自可成

樂

遺編滿架可陶情人壽何如天壽真韓魏飲然識不
薄孔顏樂處道彌伸執鞭自辱因求富瓢飲而甘且
素貧風浴詠歸曾點志此身栩栩遊莫春

憂

安飽原非吾所求憂貧何如道是憂著書未足絕家

道學集正學集

古

學纂述還期步雅脩學未商量多自愧知難培養每
添愁塵紛日迫援天解舊害頻來義命瘳

剛

飽夫仁義薄膏梁義理之剛氣必芒不息自強賢聖

志殺身成仁志士腸遺言莫作一夫懦行已時懷百
鍊剛不倚不流兼不變方為君子矯哉強

先宣公有莫
作一夫懦時

懷百鍊
剛句

柔

寬柔敦厚氣如春何以承天德潤身窮則脩身為處
士達須兼善作純臣溫恭退讓常虛已阿諛取容莫

事人自昔剛柔原並用剛吾義也柔吾仁

中

人受其中以自生此間能養德方明舜持兩端因民
用莫但執一豈能行推己及人身自反平施稱物心
如衡中心為忠如心恕中用其極天下平

權

如何協中不流偏執一無權豈能權萬變紛紜難一
致百端酬酢貴當然方圓異樣同規矩柔健殊音總
瑟弦造化相循惟度數渾天所測運推遷

幾

道學集正學集

五

山梁雌雉亦知微翔集何為彼之幾賢拱徒勞空費
力聖心嗟歎羨乘時因心制事義為質涉境乘機止
自知遵道而行誰問隔南轅北轍那能馳

道

道統無方萬象列聖人繼極得其傳鳶魚自動機猶
後龍馬突呈形已先一畫兆開涵妙蘊羣言日續總
蹄筌要知箇中真事業太極從茲悟自然

德

沖穆無朕是天真須防物欲壞吾身學期自得由溪
造德欲高明務日新天道無疆惟悠久聖功不已在

真純脩齊平治先明德萬物同遊天地春

聖

心純絕四又何思仕止久速任平時德冠百王咸仰止道承千聖獨優為多能自鄙終天縱官禮相詰豈學知泗水西流靈氣鍾尼山關里聖人基

神

聰明睿智豈人為天德達時始能知天地同流非小補陰陽合德豈易窺潛移世運應逾響默化人心捷若馳妖孽禎祥興覆兆至誠前知在此時

忠恕

道學集 正學卷一

忠恕達道原不遠強恕而行仁近焉欲立欲達推諸已由饑由溺體乎天執中諒無他旨趣一貫只期合自然堯舜授受孔氏教無非此理遞相傳

中和

性之未發謂之中發皆中節之謂和喜怒哀樂情非強正中偏倚道如何小人反是緣無忌君子中庸在不阿學問極功休自阻諺云鐵杵針可磨

陰陽

渾然太極兆胚胎乾坤合德理陰陽天憑晝夜分動靜世以治亂有行藏明晦無定雲致雨暑寒遞燿露

為霜高明博厚總一體不息則久見而章

變化

四時日月遞相推斗柄天回亦漸移春夏秋冬古運行藏用舍聖人時乾坤消息生機旺男女成形血氣衰二五真精相終始窮神達化乘吾之

夜氣

旦晝所為百感生枯亡如何萌蘖成却除物欲還天理辟拂滓渣復本明是舜是蹠途欲判為堯為桀念將生圖維展轉無難決莫待棲時雖曉鳴

慎獨

莫見莫顯曰隱微潛滋暗長孰能窺休言指視無人見却有神明只自知一念未誠私未克萬端相感畏相欺老來悲悔成何事須識存誠在及時

格物

事事物物物理皆存隨時體認理方真韶聞忘味因知樂乍見入井可觀仁牛喘行間非細事鶻鳴異地慮南人五官四肢無非物視聽言動格諸身

踐形

心非耳目不為功惟聖聰明備厥躬心不在焉視不見耳無聞矣聽無聰踐形所貴先復性為學須當實

用功四體五官咸有職秉彝懿德體方充

皇極

天爲生民求乂安君心民瘼每相關衆星旋拱北辰
所居敬行簡南面間無貳爾心上帝鑒克脩厥德兆
人環箕疇所陳惟五福何幸君王綸綍頒

四德

太極由來本渾淪四時迭運天何言元爲善長同春
茂亨會多嘉若夏蕃秋實告成知利溥冬藏惟密識
貞根循環不已天之道純亦不已道之源

四端

仁義禮智發於微端倪姑向念求之欲援水到渠成
候須養木方萌華時泉必盈科始放海木雖凌漢托
根基靜觀其內多真趣觸處流行總一機

人心

心曰人心與道違帝王授受故云危先天賦畀原無
雜物欲交侵却改移惟一惟精存方寸人心道心只
毫釐若無人欲勝天理懿德如何失秉彝

道心

心曰道心是天真閑邪不入更誰侵何思何慮方爲
性無欲無私乃此心動極體須歸寂靜陽舒用自攝

純陰勿疑帝德儒脩異授受從來莫別尋

明明德

德爲明德又加明堪悟吾人學乃成格致正誠功莫
間脩齊平治效旋生吾心本潔私來濁此性原靈欲
亂清勿謂中材須用力無所不用在求新

止至善

明德新民止何若止如仰止善如山必求至是方能
定務得其宜存大開仁敬孝慈善斯至君臣父子止
之間周文衛武揆皆一先後相符總鍵關

繫矩

前後左右只一般如何繫矩從中看一私未絕心即
放萬類咸熙身始安欲慰人民引領望須從好惡本
心觀古人無他稱大過只在善推所爲難

求放心

操舍惟吾若不難防閑省察及時艱存亡只在天人
界出入無非理欲間曰放非是吾心去謂求豈果有
心還朱子曰惟心無對生來仁義原吾性須識當初未伐山

君道

萬乘何爲號至尊九州咸仰望施仁深宮自省無如
德象闕宣猷賴有人羣笑莫輕防嬖佞謙恭自牧化

臣民和風甘雨成熙暉酷暑嚴寒總是春

相道

從來寅亮協天工元首股肱一體同先國後家昭大義薦賢忘己只從公顯揚此日堪言孝垂範他年但曰忠無術致君緣不學定平只在魯論中

師道

善惡如何認得真天生先覺覺斯民明倫事在先忠孝闡道心須別獸人學問辨思行必篤薰陶漸染化如春莫言哲狂相去遠優入聖域在自新

吏道

幼學壯行欲何為已饑已溺本吾思中年絕望稱三異昌邑辭金凜四知為國食足兼兵足治民先之又勞之榮沾一命皆天澤况與民親職不早

干祿

吾斯未信仕奚多學既優子道自穹殿陞欲抒匡佐略隱居宜豫濟時功治須有本寡尤悔學必無欺慎始終好爵爾縻何為者多聞多見祿其中

偶見子朱子詩中多發明至道語因循題按讀和之若聲調即原吟亦不甚協識者鑒諸

并記

道驛集正學闡微卷一之三

二十世孫祖年著

先南軒論語解叅述

賢賢易色句

朱子謂易色為賢人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吾宣公解以賢賢而敬見于色按朱子以易色註作易其好色之心者拘于夫子吾未見好德如好色之一句而然不知夫子亦一時慨好德者之不概見故為是言以志警耳子夏勉人務脩實行並不作憤激語而何以好色方好賢也彼不誠于賢賢者雖典型在望無恭敬之心不為改容而禮者比比皆然故敬見于色即為誠于好賢者矣况色之形于外原不假矜持檢點勉強矯飾之可至猶之夫子教子夏色難之色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之類即是好賢之誠者矣又何必強以為能易其好色之心者而始謂之誠于好賢也

成事不說節

朱子謂夫子責宰我以警其後吾宣公解以不救其失而莫之告謂女以為成事而不說乎以為遂事而不諫乎以為既往而不咎乎既非此三者奈何而不

告也以夫子當日憂國憂民之心何所不至凡事之既成既遂既往者何嘗不思有以挽之欲易天下于有道即如季氏之旅泰山夫子猶歎冉求之坐視而莫之救寧夫子於哀公反任宰我之妄對致啟時君殺伐之心而徒有以謹其後耶如宣公解浚得聖人語氣

能以禮讓節

朱子謂有禮之實以爲國則何難之有不然則其禮文雖具其亦且無如之何矣而況于爲國乎吾宣公解以能以禮讓固爲國之本不能以禮讓則其爲國也將如禮何今讀法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此宗朱子解也若依宣公解讀之當以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猶云能以禮讓爲本則治其國何難之有不能以禮讓爲本雖國或治其如禮之空懸何如戰國富彊之類是也錄以俟參

子謂仲弓節

朱子謂夫子以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借犁牛以爲言謂其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賢仲弓自當見用于世也吾宣公解以仲弓問政有焉知賢才而舉之之說

故夫子以此廣之按夫子謂仲弓當見用于世何至譽其子以彰其父之惡且議其父之行於人子之前必是泛論語非指仲弓而言也

子見南子節

朱子謂子路以夫子見此淫亂之人故不悅又曰矢誓也夫子因子路之不悅而援天以自誓吾宣公解以夫子以吾道之否如是天實厭吾道則又何愠之有此樂天者之事也若使道之將行夫子聽衛國之政則所以正君而定國者必有道矣而不得位以行焉則其在衛國也而見小君庸得已乎此非天而何

哉按以矢爲誓亦未之深考獨是夫子之見小君果爲不合于禮不由其道則夫子必不往見奚俟子路之不悅哉須知子路之不悅即愠見意也謂衛靈不欲見夫子而授以行道之權徒以小君之請使夫子循夫禮而不得不見之在小君博一敬禮聖人之虛名而究不足爲行道之機其中心固有展轉難安者夫子心知其意乃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否否泰之否天厭之天厭之猶之天喪予天喪予云爾使夫子而果以子路之不悅而乃爲之誓以自解又豈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哉

子曰不占而已矣句

朱子謂玩其占則知無常之取羞矣吾宣公解以理之必然不待占決而可知也按夫子既引方言以示人復因經辭以爲証深見無恒必致取羞戒人之意極切爲此勢之必然者故又曰不占而已矣

作者七人矣

朱子謂起而隱去者七人吾宣公引橫渠張氏說曰七人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迷于人也按朱子不過以是節記於上章之後因以隱去者註之又一說謂夫子傷隱者之多不忍直

道驛集正學卷一

指其人獨不考如丈人荷簣楚狂長沮桀溺輩當時隱者亦正不少七人亦正不得謂之多如逸民一章夫子何嘗不指其人而論其行乎否則就橫渠意度之謂昔之作者曾有七人矣傷當時何不得一人以振作之而復皇古之盛治使道得行于天下也總之聖人言語不必強解爲是

道驛集正學闡微卷一之四

金華張祖年申伯著

司馬子疑孟釋義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溫公曰孟子稱所願學者孔子然則君子之行孰先于孔子孔子歷聘七十餘國皆以道不合而去豈非非其君不事與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豈非非其友不友乎陽貨爲政于魯孔子不肯仕豈非不立于惡人之朝乎爲定哀之臣豈非不羞汙君乎爲委吏爲乘田豈非不卑小官乎舉世莫知不怨天不尤人豈非遺佚不怨乎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豈非陋窮而不憫乎居鄉黨恂恂如似不能言豈非由與之偕而不自失乎是故君子邦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非隘也和而不同遜世無悶非不恭也苟毋失其中雖孔子由之何得云君子不由乎

道驛集正學卷一

釋曰孔子雖不仕於陽貨爲政之時而佛肸公山之召非不欲往彼陽貨佛肸勿擾等倫耳或不仕或欲往聖人之時中不可測也執不仕陽貨以証不立惡人朝語意殊爲不合定哀魯之君也魯者

孔子父母之邦也定哀即係汚君孔子豈背父母之邦而他適與君猶父也舜遇瞽瞍不以父事之乎况定哀弱而不汙孔子何羞之有恂恂信實貌由由自得貌孔子居鄉卑謙不以賢知先人若由由與偕而不失其正者未免有矜人之迹矣毫釐千里相去甚遠

陳仲子辟兄離母

溫公曰仲子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蓋謂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蓋謂其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也仲子蓋嘗諫其兄矣而兄不用也仲子之志以為吾既知其不義矣然且食而居之是口非之而身享之也故避之居于於陵於陵之室與粟身織屨妻辟疆而易之也非不義也豈當更問其種與築之者誰耶以所食之驚兄所受之饋也故哇之豈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耶君子之責人當探其情仲子辟兄離母豈所願耶若仲子者誠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屑為也孟子過之何其甚與

釋曰孟子言仲子之室與粟連用四與字且繼之曰是未可知也則未嘗注定制與築之為何人也明矣且彼之織屨辟疆以易也又豈匡章之辨目

擊者與溫公何信匡章之甚而疑孟子之過耶

孟子將朝王

溫公曰孔子聖人也定哀庸君也然定哀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行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過虛位且不敢不恭況召之有不往而他適與孟子學孔子者也其道豈異乎夫君臣之義人之大倫也孟子之德孰與周公其齒之長孰周公之于成王成王幼周公負之以朝諸侯及長而歸政周公北面稽首畏事之與事文武無異也豈得云彼有爵我有德齒可慢彼哉釋曰孔子魯人也魯君之召孔子孔子不俟駕行禮也孟子鄒人也其在齊為賓師齊王召之齊王之無禮于士孟子托疾以辭宜也烏得輒援孔子以責之且周之初未有七國之分成王天下之君也齊王一國之君也周公北面稽首從莫非王臣義也矧武王與呂尚事之以師稱之曰父安見爵與齒德非天下之達尊哉

孟子謂蚍蜉居其位不可以不言言而不用不可以不去已無言責無官守進退可以餘裕溫公曰孟子居齊齊王師之夫師者導人以善而救其惡者也豈得謂之無官守無言責乎若謂之為貧

而仕耶則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仰食于齊非飽
關擊柝之比也詩云彼君子乎不素餐乎夫賢者所
為百世之法也余懼後之人挾所有以驕其君而無
所事而貪祿位者皆援孟子以自況不得不疑

釋曰孟子在齊據云師也師則言責或有之官守
則未也使孟子而或委贄為臣則導善救惡如比
干之諫而死亦分內事也責之以素餐比之于無
所事而貪祿位者在孟子亦難以言解豈知賓師
之位進退餘裕則非貪祿位且羞素餐者矣

沈同問伐燕

溫公曰孟子知燕之可伐而必待能行仁政者乃可
伐之齊無仁政伐燕非其任也使齊之君臣不謀于
孟子孟子勿預知可也沈同既以孟子之言勸王伐
燕孟子之言尚有懷而未盡者安得不告王而止之
哉夫軍旅大事也民之死生國之存亡皆係焉苟動
而不得其宜則民殘而國危者何忍坐視之終委乎
釋曰伐燕之問出之齊王孟子不盡所言孟子之
過也沈同既以私問孟子何必與之盡言哉且子
喻與子之以受于天子傳于先君之國家私相授
受焉則民已殘而國已危何俟齊伐之而殘而危

哉

父子之間不責善

溫公曰經云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諫于父傳云愛
子教之以義方孟子云父子之間不責善是不諫不
教也可乎

釋曰父子之間不責善摘其一句而論之似言者
之過也不諫則猶之以過歸親不教則猶之以不
肖陷子矣第孟子斯言由上節相衷之意中而出
非單曰父子不責善也倘以此疑孟則孔子對宰
我曰女安則為之語亦可疑矣

性猶湍水

溫公曰告子云性之無分于善不善猶水之無分于
東西此告子之言失也水之無分于東西謂乎地也
使其地東高而西下西高而東下豈決導所能致乎
性之無分于善不善謂中人也譬賸生舜舜生商均
豈陶染所能變乎孟子云人無有不善此孟子之言
失也丹朱商均自幼及長日所見者堯舜也不能移
其惡豈人性之無不善乎

釋曰以丹朱商均疑孟子性無不善之說似也第
告子錯認氣以為性孟子則以不雜乎氣質者

之如孔子性相近之說則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在孟子當日不過因告子所見之偏故以此聞之如執不離乎氣質者而言則孟似可疑就孟子不離乎氣質者而言則又似不必疑而何為存一疑之見

生之謂性

溫公曰孟子云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告子當應之云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孟子亦可謂以辯勝人矣

釋曰孟子在當日持仁義以正人心辯性善以關異端程子反覆稱之厥功大矣寧溫公必欲孟子屈而告子伸耶且孟子嘗曰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溫公以辯勝人之言胡為乎來哉

齊宣王問卿

溫公曰禮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嫌其偏也為卿者無貴戚異姓皆人臣也人臣之義諫於君而不聽去之可也死之可也若之何其以貴戚為敢易位而處也孟子之言過矣若有大過無若紂紂去卿士莫若王子比干箕子微子之親且貴也微子去

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夫以紂之大過而三子之賢猶且不敢易也況過不及紂而賢不及三子者乎必也使後世有貴戚之臣諫其君而不聽遂廢而伐之曰吾用孟子之言也非篡也義也其可乎或曰孟子之志欲以懼齊王也是又不然齊王若聞孟子之言而懼則將愈忌惡其貴戚聞諫而誅之貴戚聞孟子之言起而蹈之則孟子之言不足以格驕君之非而適足以為篡亂之資也其可乎

釋曰貴戚易位之說以孟子為過似也第君有過

貴戚易其位而處之猶然祖宗之苗裔國家尚不為他人所有況以過易賢堯曾廢丹朱而傳異姓之舜舜曾廢商均而傳異姓之禹矣雖君父之事非卿相比而因過易賢之心則一也又何貴戚之賢者而不可易乎即紂之天下仍為周有猶之異姓之卿易位而處也在孟子不必言之過甚溫公又何見之過執也

所就三所去三

溫公曰君子之仕行其道也非為禮貌與飲食也豈伊尹去桀就湯湯豈迎之以禮哉孔子栖栖遑遑周

遊天下佛肸召欲往公山弗擾召欲往彼豈為禮貌與飲食哉急于行道也今孟子之言曰雖未行其言也迎之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是為禮貌而仕也又曰朝不食夕不食君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于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是為飲食而仕也必如是不免鬻先王之道以售其身也古之君子之仕也殆不如此

釋曰仕為道計禮貌與飲食不在所較固也試觀孔子在衛因靈公視蜚雁而行在魯因季桓子受女樂而行獨非以禮貌之故與且委吏乘田孔子

亦嘗為貧而仕矣

五霸假之也

溫公曰所謂性之者天與之也身之者親行之也假之者外有之而內亡之也堯舜湯武之于仁義也皆性得而身行之也五霸則強焉而已夫仁義者所以治國家而服諸侯也皇帝王霸皆用之顧其所以殊者大小高下遠近多寡之間耳假者文具而實不從之謂也文具而實不從則國家且不可保况能霸乎雖久假而不歸猶之非其有也

釋曰據云文具而實不從不能成霸國家且不可

保然已霸矣則是文具而實亦從者將夫子誦與不正之說亦可疑并伯之名亦可以不立矣

瞽瞍殺人

溫公曰虞書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所貴于舜者為其能以孝和諧其親使之進退以善自治而不至于惡也如是則舜為子瞽瞍必不殺人矣若不能止其未然使致于殺人執于有司乃棄天下竊之以逃狂夫且不為而謂舜為之乎是特委巷之言也殆非孟子之言也且瞽瞍既執于皋陶矣舜烏得而竊之雖負逃于海濱皋陶猶得而執之若曰皋陶外雖執之以正其法而內實縱之以子舜是君臣相與為偽以欺天下也惡得為舜與皋陶哉又舜既為天子矣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雖欲遵海濱而處民豈聽之哉是皋陶之執瞽瞍得法而忘舜也所忘益多矣故曰是委巷之言非孟子之言也

釋曰桃應之問設詞也孟子之言亦不過隨問隨答瞽瞍豈果有殺人之事哉或果殺人舜負之遵海濱而處則并天下亦不屬之舜皋陶之為臣者不但念君之何去何從而且遵海濱而執瞽瞍

焉舜孝子也隨父而從皋陶之執以身受法皋陶
猶執之否乎又曰天下之民戴之如父母民必不
任其遵海濱而處則民將如太王之遷岐山效邠
人而從之如歸市耶以此疑孟則夫子乘桴之歎
執御之謙皆得而疑孔子果將乘桴浮海果將執
御成名矣

道驛集正學闡微卷一之四

道驛集正學卷一

音

道驛集正史闡微目次

三代

傳說非繪形以求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仲由不得配祀

伍員復仇雪恥

豫讓報讎

漢

霍光不學無術

京房諫元帝用石顯

李卻諫慶實憲

孔門爭死

趙苞忠孝

附虞毓諫疾名

兩晉

縱飲

涕泣

前五代

義恭奏雪六出為瑞

獨孤信不顧私親

王通稱隱君子

唐

魏徵說建成

刺客不忍殺志寧

劉洎言天下皆記

高敞顧妻

姚崇遺令不延僧道

李岫以盈滿爲懼

李泌理勢自然之對

韓滉使故人子監庫門

韋澳願周墀無權

柳玭戒子弟語

後五代

總論

宋

崔仁冀勸錢俶納土

元佐廢爲庶人

王旦始末

宋臣知學

何不賦一詩退虜

呂夷簡主黜廢之議

富弼不可獻納二字

徐積節孝

先忠獻公浚

先宣公栻

明

方孝孺始末

詔免聖賢子孫差役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

陳真晟卒不見吳與弼

蔡清仍以朔望謁孔子

張孚敬繼統大禮

移姚廣孝祀

張居正建文帝之對

沈子木請祀建文帝

五人宜加恩恤

建魏忠賢祠姓名

弘光追謚建文帝

道驛集正史闡微卷二

金華張祖年申伯著

三代

傳說非繪形以求

世傳高宗夢說乃使工繪形以求肖于野夢者精誠凝結之所感故夫子而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可知孔子未衰之前其得夢見周公者固精誠凝結之所感矣高宗之夢恭默思道精神與天地相通則夢中之形惟高宗接之非他人所及知彼工人烏得而代繪其形哉書曰乃審厥象俾以形旁

道驛集正史卷二

十

求于天下史亦曰以形旁求于天下咸未嘗有使工繪形求肖之說也昔孔子獨立東郭門鄭人告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項類皋陶肩類子產自聶以下不及禹三寸如鄭人之狀我夫子者亦云纖悉矣彼以形云者亦猶曰顙如是項如是肩如是聶如是使人求之天下以爲如是者乃傳說其人耳否則高宗何能以夢中所見之形備悉之工人工人又何能以目中未見之形逼肖夫傳說哉後之人徒以夢而得賢爲之神竒其事遂憑已見爲揣摩執以形二字而穿鑿之曰繪形求肖不亦過乎

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樂

程子以魯用天子之禮樂而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獨是史載王以周公有大勲勞于王室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則又謂成王追念周公而賜之重祭是成王固賜周公也曷嘗賜伯禽哉伯禽亦奉王命以祀周公也曷嘗受天子之禮樂哉況成王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以周公配之者蓋以周公之勲勞非賜以天子之禮樂不足以報之而不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則不足以安周公耳矧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周禘嘗而郊稷矣文王無禘之義而伯禽益無禘之禮惟以天子之禮樂賜周公則文王自爲伯禽所自出之帝而配帝必以父則周公又在所當配將文王之不得禘于周者以周公而得禘于魯周公不得享天子禮樂之尊者以文王而無僭天子禮樂之嫌是成王固假文王以報周公且以報周公者尊文王矣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使禘而果非禮則豈僅既灌之不欲觀哉入太廟亦不以每事問爲知禮燔肉不至亦不以爲無禮而行矣然孔子卒未嘗身不與祭而惟禮是持者可知有所追配而行之非僭也又曰魯之

道驛集正史卷二

十

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寧孔子身蹈之而口非之乎亦以禘可行于太廟而不可僭用于羣廟故以郊禘係之魯而援周公以志慨也不則春秋凡吉禘卜郊者咸書而禘于太廟何以不書抑或成王而果以郊禘賜魯也方之大路大旂與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更大何祝鮀素稱博物而對萇弘之言娓娓獨不及郊禘與可知此禮樂之賜固成王特渥之僅舉而非分封之常典謂非賜周公而不賜魯之一驗哉若伯禽之受以祀周公亦猶文王之受弓矢以專征伐奉王命而行之何嘗不守臣職以尊其君故不以爲僭而不受也其又何疑或謂成王固未之賜也不觀沃丁之葬伊尹曾用天子之禮以報大德乎周公勲勞豈遜伊尹哉成王蓋亦行沃丁之道也後世不以沃丁爲非而獨議成王者伊陟能克守侯度而魯多僭竊有以召之也考平王之四十八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宰角止之則平王時羣廟雖欲僭之而猶未擅也如以爲固賜魯者則惠公又奚俟請哉徒以後人歌雍舞佾之故而議當年授受之非何不度因襲之弊固成王伯禽之所不及禁哉

仲由不得配祀

昔文中子遜孔子之廟出而歎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以是而知孔子之得千秋廟祀者夫豈可格以祭法之祀典哉若配祀者亦惟其人足爲斯道干城足爲綱常羽翼遂皆得與故至後世代有從祀之儒寧聖門諸賢尚有可以輕言出入者乎何來鵠以能捍大患則祀之之義而爲仲由不得配祀之說也鵠之言曰素王道窮非大患乎由不終得豈得祀乎夫夫子之道窮夫子之大患亦天下之捍天下之患矣夫子既不能回天運以捍天下之大患也故知其不可爲而爲孔子之患在一時作春秋以正人心孔子之患在萬世求其能捍斯患者必也堯舜禹湯文武復出乎奈何鳳鳥不至而河不出圖也如夫子再逐于魯削迹于衛伐木于宋窮于陳周圍于陳蔡以及畏匡而止蒲與見西子西而招鑿武叔不惜一身之患思以捍天下之大患可知一身之患非夫子之患必天下之大患乃夫子之患也何以過歷七十二君之庭而究不能易天下于有難則道之廢也命也使子路能捍夫子之患則不費能捍天下之患矣夫子既不能回天運以捍天下之大

患子路又何能盡人事以捍夫子之患乎指子路在衛燔臺之徒死謂不能如桓公之救異侯以緩夫子之窮不亦其謬已甚乎抑以喪家之狗謂惡言復聞夫子之耳斯言也鄭人以之告子貢矣奚子路是責哉吾夫子嘗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聞于耳亦嘉子路已耳豈藉子路以防惡言入耳乎甚矣鵠之妄也如鵠所見則是夫子道冠百王功垂萬世將祀孔子于帝王之列矣設子路果能終捍夫子之患不又將議祀子路功臣之儕乎孰知天生孔子授以可帝可王之德而不俾以或帝或王之位天蓋爲天下生民另設一途以用孔子故至今廟遍天下而食報無窮亦天另設一途以酬孔子耳是素王自有祭法配祀自有祀典也人知孔子之廟祀即可知子路之配祀矣鵠之妄言雖曰寸雲尺霧何足以虧大損明吾必讓之要使天下後世曉然于聖賢之禮祀自是亘古來別有一種崇德報功盛事必不可妄憑臆見以輕言出入者也不然有妄議仲由不得配祀者如是復有妄議安石父子得與從祀者如彼則祀典混淆是邪說誣民而仁義充塞也可不慎與可不慎與

伍員復仇雪恥

伍員以父必見殺于平王謂尚曰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恥及將吳兵入郢發王尸而鞭之三百申包胥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仇其以甚乎嗟夫奢以諫死不爲恥也平王以君殺臣不爲仇也曰報仇曰雪恥左矣考奢之爲建太傅也王非信而任之者乎費無忌以秦女要平王致王出建守城父復短建交諸侯王召奢考問之奢亦未之見怒於王也奢曰王獨奈何以殘賤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由是而無忌思有以去奢矣爲言尚負皆賢足爲楚憂且必質其父以召其子之能絕楚患度其處心積慮豈果爲楚憂患之防哉不過思去奢以孤建去建而自利焉耳卒至王殺奢尚不啻無忌殺之是無忌誠奢尚恥也誠員仇也雪之報之焉可一日或忘于心哉乃員惟平王是仇則又何也奢既委身事平君臣之分昭然不幸被讒身死忠直之槩固自不泯其又何辱之有而員必謂之曰耻必視之爲仇獨不思惑于讒而見殺讒者殺之非殺者殺也惟仇夫殺者而不仇夫殺之者則見殺于平者平尚殺之以刃也又胡勿刃之仇哉矧君不可仇也古之以君而殺臣者舜殛鯀于羽山矣禹乃焦身勞思以續父績未聞怨舜也奢以被讒

而不免君父之誅揆之平王尚有諒之者繇之勿成厥功實時事之難驟效度禹之傷父倍加于奢而不謂然者亦曰君臣之義故也顧父子之私恩忘君臣之大義孝子之門難求忠臣矣雖父子非私恩公而忘私國而忘家公在君臣私在父子矣猶之所謂君為輕者非君輕也重在社稷故也借曰負未事平未得為臣莫非王臣之謂何而故仇其君哉君父一聞也父多不情加之其子亦仇之否乎矧禍胎之兆於無忌也舍無忌而勿恥視平王為大仇不為負解者一也父無可取而謂之取君不可仇而視為仇不為負解者又其一也即令尹子常誅之而眾悅服者固共知無忌為負仇而負反不一恥及之不為負解者又其一也由是推之負之報仇為孝子奢不得為忠臣矣因父以取名孝乎借吳力以雪恥徇私之念勝而為吳謀者次之忠乎噫尚之就召以偕奢死者得矣

豫讓報仇

豫讓非義士也當日智伯請皇狼之地于襄子智伯無厭之求也襄子滅智伯智伯自取之禍也以智伯之臣視之似襄子為不共戴天之讎第揆之豫讓則

不可揆之請田則尤不可也何也夫豫讓曾為中行氏之臣智伯之滅中行較甚襄子之滅智伯讓其悼君蒙難方擇主而事之冀有報中行之一日庶不愧所謂委贄為臣者乃不意遂轉而事智伯矣人僉曰殆欲陰行其意深雪夫中行氏之讎者與因不惜易節以處此也何讓竟不出此惟曰中行氏以眾人畜我我故以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嗟乎凡為臣者寧必視其君之待臣為何如而始計其所以報君者為何如乎據云為所極難以愧天下後世之有懷二心者試問背中行而事夫滅中行者二心耶否耶使讓而推報中行之心思之應曰中行氏君也吾曾事之若智伯雖亦為君未免中行氏之讎也吾甘事之即中行氏畜我以眾人之報矣襄子滅智伯非盡襄子之過也吾不轉事之即智伯遇我國士之報矣此一說也否則推報襄子之心思之應曰襄子雖為智伯之讎而智伯又為中行氏之讎以讎為讎滅吾不報所報亦猶之報所未報也質之智伯未必我咎度之中行我更無慙矣亦一說也乃讓胡為以中行氏之讎不第忘之而且事之智伯之讎期必報之且五起而報之者何也猥云眾人國

士之間有差矣以臣道論之殊大謬也所謂揆之豫讓則不可者此也抑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智伯之請地彼韓康子魏桓子豈有所憚而與之歟不過曰欲取姑與耳迨襄子之不與也讓應陳直言以格君非使韓魏之師不與智伯之頭何致遂為襄子之器乎何始不出一言以規諫于無事之時末則為刑人為漆身徒効力于事敗之後哉所謂揆之請地則尤不可者此也賈長沙行出烈士人主使然之論長沙之興懷人主以自慨也不足為豫讓寬明明仲委贄事人大學不過之論明仲就智伯

漢

霍光不學無術

霍光不學無術前人可否之見不一其說矣大約以立昌邑王一事繩之者居多愚考昌邑王之立奉太

后詔也非盡光之不察也若霍顯使淳予行以盡飲后事未嘗不慨顯之誤夫光者大光之為顯所誤者深也考光當日處武帝孝昭間三十年而內豐外服以及或廢或立諸大事功誠不愧伊周使顯克善厥助後此未必盈溢顛覆若彼何顯懷心不軌欲致其女成君之貴爰有陰謀許后之舉耶斯時光也發其事而申其罪使大義昭明于天下豈非所稱公而忘私國而忘家者乎何當日猶豫不忍遂致知而不發也揣光忍之一念其恤妻之一死與抑亦冀其女之必立而姑秘之與如以妻故則忘公也忘國也或以女故陰謀之舉與聞之罪益難自解矣恤其私而忘其大諱其事而蹈其罪寧非不學無術之明驗與迨立成君為后光應回念詔求微時故劍事堅謝以泯其愆何未聞一言請罷且于駕親問病之時願分國邑以封其兄又安知宣帝之疑不于此而起既使帝立女以合妻謀復願帝分地以為兄計學而有術者必不為之矣此又其一驗也至皇太子立顯則惡形言曰民間時子耶宣帝聞之將益疑之甚矣由此觀之使醫毒后也願地分兄也怒帝立真也幾有爵祿天家之漸他年有不削奪隨之者乎嗟夫以此為鑑

代數十年之重臣子孫自應食報無窮何竟誤于一顯而功幾爲過掩凡子若女非常之寵眷不出五載而盡歸烏有光也悞而不悟洵乎不學無術獨是顯者兆禍端以亡其家又奚翅妹喜妲己輩之亡天下也婦女之間大而亡國亡天下小而亡家滅身人可不知所省乎

京房諫元帝用石顯

房之諫石顯于元帝也庶不愧所謂進思盡忠者何胡明仲暨尹遂昌言之過甚也考房之于元帝雖纔爲郎交似淺矣而元帝視之未嘗不厚信之未嘗不

通鑑纂要

卷三

篤即謂之交深也亦宜曰數則疏曰不可則止聖人原爲朋友而言君臣之際烏得輒援以相準哉或君不我告尚曰臣不敢驟以言入元帝問之至再至三房其緘口自全以云明哲保身則得矣揆之忠君愛國者殊大謬也夫臣之事君能致其身者方不愧乎臣何徒以房之學易而不免于難拘拘焉以不明于易是責哉且引不出戶庭無咎與樂天知命無憂之辭爲言使盡不出戶庭也則朝虛無人矣盡樂天知命也則國安而尸位素餐者爲得國亡而捐軀殉節者爲失矣讀書以致君審然不幾學易以忘君乎且

房欲遠之者亦可爲知退矣迨不月餘而石顯得肆其奸亦元帝之庸懦耳與房何與焉大易一書孔子學之期以寡過未聞希以免禍由二說推之則天下後世或有苟且以自安者皆將詭稱學易而明夫易以自文矣可乎哉

李卻諫慶實憲

言事于事後易言事于事前難脫禍于已事易知禍于未事難事後言事人人皆智也事前言事人人皆愚也自古及今已事脫禍愚而賤者皆能之未事知禍智且貴者有不能焉吁蓋亦難矣吾觀李卻之論

通鑑纂要

卷三

憲何其能知禍于未事之先也考憲之在章帝孝和間以太后而主于内外此可知矣以臣而議稱萬歲他事可知矣際憲納妾郡國禮慶固其所也如以恒情禍未發而緘口于事前禍已發而要功于事後委曲以徇主命趨承以逞已才在他郡競相交通使卻從漢中太守而不遂在邊留則禍且及之矣禍及其身亦太守所自召也父有過子諫而不從者有之君有過臣諫而不納者有之況一戶曹之與太守乎後他郡坐免而太守晏然嗚呼孰謂尋常細人中而鮮雄才大略之見者乎太守幸免太守未必不以卻爲

智邵雖有識卻未必遂自以為能孰知得脫禍于事後者太守之遇致太守獨不與者戶曹之力也是識也豈特可用之交通間哉大而事君小而自處推是識而行之將無入而不自得矣

孔門爭死

天下之事有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者不可不察也夫褒以儉故而兄幾害其弟子幾害其母事似非矣方正學責以習俗移人言似是矣第事之非者言尚可挽之言之非者事將因之而益晦又豈上下古今者所可忽哉余觀褒之自認不過欲全其弟融之自坐不過欲全其兄母之自責不過欲全其子亦各盡其倫耳正學責融以不當匿儉則是敦友誼而黨善良者非矣責褒以不當以死自認則是以罪陷人者宜矣若母亦愛其子無所不至之心則然何違計及幾陷子于不孝且曰婦人亦欲輕生則是凡遇難而持堅以遭喪秉節而不屈以被亡者皆得以不知所重繩之矣死者豈人所樂哉母與兄弟爭之足徵慷慨赴難推是風而移人又安知三代之遺風不可復見乎正學之論或別有見在愚不能無疑焉

趙苞忠孝

語云求忠臣于孝子之門則是天下之克盡夫孝者方能兼盡夫忠誠哉忠孝無二理矣李密陳情欲先孝而後忠也范滂赴難殆盡忠以全孝也使徒忠而不克盡夫孝是為愚忠徒孝而不克盡夫忠是為愚孝愚忠愚孝匹夫匹婦之為也而謂君子為之乎吾觀趙苞又何其無以善處夫子臣地耶鮮卑之寇遼西苞率師破之以衛民社洵不愧乎其所以為忠迨母為寇所劫自應籌所以善全夫母者而後可以為孝何致竟亡其母并徒喪其身也吁苞誠愚矣事君致身固臣道之所當然第無親何以有身則非親而君無我我非親而我且無君惜一身以忘君國不可也棄其親以全一城又其然乎所可為苞解者苞幸亦死耳得以報親于地下謂因君以累親非滅親以全身也更有可為苞計者城去尚可再圍母之寧能復生誘寇以全母得母仍誅寇則不愧乎臣者亦不愧乎所以為子緣有可為苞罪者苞亦終死耳何不棄城以全親効死以報君在君自以親故而而繩以棄城之罪且因死故而自憐其事處兩難之勢則苞亦自可無遺憾何苞當日卒不預死以全母徒因母死而繼以死也噫苞誠愚矣

虞毓諫疾名

孔子曰古聖王盡知天下良士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則名亦曷可少哉第名者實之實也爲士者不務實而務名是博名矣取士者徒以名而不以實是好名矣上好名則博名者愈衆人將相率而唯名之是求魏主廩之疾浮名也欲責實也毓諫以爲不然者何哉意以惟名可以致士且士因名可以踵至夫天下無其實而竊名者有之未聞有實具而名或不彰者也矧毀譽者亦名也有善而譽隨之有惡而毀隨之善惡在一已毀譽在天下此真名也或果善而反蒙毀果惡而反邀譽求全之毀不虞之譽此偽名也夫名固因乎實無實而名且虛懸而無寄矣以毀譽爲進退者正務名之所由致也欲其不真偽混雜虛實相蒙豈可得乎

兩晉

晉室紊亂雜不可紀約其大槩無事則縱飲昏酣臨事則泣涕歎息者居多因即寓臆見于二事各爲一義以衡當代臧否云

縱飲

史曰羲和沉亂于酒王命庾侯往征之又曰紂以酒

通鑑纂要卷之

末

通鑑纂要卷之

末

爲池若武王則作酒誥以戒康叔是酒之爲害于國家也自三代而已然以觀兩晉其間以酒之故而或得或失者又何多耶馴而考之如羊祜之在當日誠一代偉人也遇有以詭計進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是祜能假夫亂人者以制人矣揆之庾純與賈充之以醉致爭而卒不克自制者何可同日而語哉吳主聞荀或華里之謀并留平以毒飲之且怒韋昭不摘人私而因違七升之限以殺之恨張讓以辯勝已而因百觚之咎以誅之是酒幾能殺人矣衛瓘之乘醉而曰此座可惜寓諷于諫也何懷帝怒之賈后怨之遂兆他年不測之禍是酒幾能滅族矣畢卓之盜飲北舍假云任放爲達不得謂不爲酒困也賈后之廢適爲庶人雖曰依詔自寫不得謂不以酒迷也若顧榮之酣飲是矯于酒以衛身者也山簡之嗜飲是沉于酒以亡國者也漢主聰晏羣臣于光極殿則令懷帝青衣行酒至愍帝復令之行酒更衣二帝之以酒被辱者良多以視秦王勒與李陽等之引臂歡飲者又寧無天淵之隔與王敦錢鳳私爲謀逆使不以酒故允之固不得而聞之溫嶠又何致即告之或天心自厭其奸要亦酒之適有以啓其機也劉楨縱酒

郭默求資而不得遂誣以大逆襲斬之誣亂者默之罪誤亂被誣者酒也秦王生乘醉多殺羣臣度日如年畏秦王者殺之故致生多殺者亦酒也涼公天錫惟荒于酒以致秦王堅怒而殺之旋堅以醉爲恨而趙整酒歌之所由作書以爲戒禮飲之風庶幾復見何孝武習焉不察猶與道子嗜酒狎昵使國寶得肆其奸以致安石疎而范甯出乎後雖不平欲選時望以制之其又何及焉至長星之見也亦天之所以示微帝猶舉酒祝之曰勸汝長星一杯酒有是哉迷而不悟至此極也無何張貴人乘醉而殺之是真以醉

道學集卷二

七

泣涕

史載箕子朝周過墟感傷欲哭不可泣則近于婦人是哭泣之不可形於人也明甚若晉世之以哭泣見者比比皆然余因有以徵治道之汙隆人才之賢否

矣太史公言天下君王至于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考晉羊祜之沒也晉主哭之南州之民哭之守邊將士哭之至過峴山者猶多流涕非其盛德曷克臻此宜武帝平吳之後執爵流涕念羊太傅之功于不置也齊王攸出督青州王濟甄德諫之又使其妻涕泣請由之帝始以爲家事而不從迨攸沒而哭之哀慟不已甚矣荀勗馮統之奸也國家親賢遠奸人主可不知所慎與太傅越殺王延繆播何綏等懷帝徒付之歎息涕泣君臣之際亦難言矣卒之被辱光極殿彼庾珉王雋雖悲憤號泣適以速懷帝之遇害耳其又何裨乎周顗遊宴新亭因歎而相視泣涕者亦一時激烈之所感王導責以從事楚囚對泣又豈異于聞雞起舞之祖逖哉宜衆之收淚稱謝也無何劉曜陷長安帝乘羊車肉袒以出降至羣相號泣以悲益有以徵鞠允索綝之奸而歎吉朗之忠矣他如愍帝爲漢主戎服執戟前漢父老以故長安天子而流涕周顗爲王敦見收觀者因收人以戟傷顗口而流涕可知是非爲天下之公人情自有不可磨滅者存也及漢見顗救已之表而流涕其亦平旦之氣所由發耶後敦敗兵陷長沙而虞胤見殺以忠義自慰

止子弟之號泣方之王承齊驅並駕較之甘卓又何堪今日而語哉趙王勒之哭張賓而曰天不欲成吾事耶夫有所敗者斯有所成此思成者必望彼敗雖晉室未必即為越有國家又何能安然無干戈之患乎迨蘇峻之攻青溪柵下壺與盱眙俱能以戰死致裴撫屍哭之誠哉父忠子孝千秋盛事也即溫嶠以建康之不守而流涕郗鑒之聞詔書而流涕謂非全出于忠君愛國之心而然乎任讓之殺劉超鍾雅帝抱哭之而不顧任讓之罪自屬莫道何陶侃因有舊節請死則所謂私而忘公者侃又其能免乎庾冰省孔坦之疾而流涕冰其敦友誼矣及聞言而深謝之安知冰不亦有懷濟國安民之念乎王健之哭王雄而曰天不欲平吾四海耶燕主偽之流涕念太子晉而曰兒在吾無憂矣二主之以國家為念何若是其切也揆之簡文詠庾闢之詩而泣下沾襟者大有事前思治事後傷亂之別矣迨恭帝遜于琅邪第徐廣則哀慟以拜辭晉之天下以是哭而終三秦父老以裕還而流涕宋之天下由是泣而興矣至裕即位之日廣復悲感流涕以晉室遺老自稱者又何異司馬孚之流涕以魏之純臣自謂乎就二人之言方夫其

子麥秀之歌要皆值于時勢之無可如何亦聊以自抒其感憤者也不亦痛哉

前五代

義恭奏雪六出為瑞

孔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是妖祥之有關於國家也誠非細故矣當堯之時蓂莢生于庭舜則鳳凰來儀禹則雨金雨粟商則玄鳥至而白狼銜環周則赤鳥流而白魚入舟祥亦何代不有也堯時十日並出夏則星殞地震洛竭山崩商則桑穀生于庭周則雷風偃禾拔木繼則山川皆震災亦何代不有也世盛而禎祥見君臣共享太平嗚呼休哉時衰而災異至凡君若臣應思脩德以禳之豈為臣者中有所懼其可漫指似瑞而非果瑞者以要君乎甚矣義恭之罪滋大也當宋主猜暴恭不能匡救其君以盡厥職徒卑辭曲意以求取悅于一時亦已甚矣何復指雪之六出以為瑞也如其果瑞爾日之臣工誰不及見何至義恭獨以為瑞書曰雪落義恭衣可知義恭之假此以祗奉其君者詭矣夫人臣之進言非有考于古者即有證于今或援古來之陳迹以驗其所已然或決將來之徵應以卜其所未然

如伊陟妖不勝德之對伯陽父陽伏陰迫之言不可殫述豈若義恭之虛而無據者乎雖終宋主之世得免于禍要亦阿媚取容已耳寧曰明哲保身乎逢君之惡義恭其不免矣

獨孤信不顧私親

論曰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則是凡為子臣者自當知所交盡矣以觀獨孤信之言殊多謬焉夫事君不顧私親亦以戒夫為臣者時有身家妻子之念耳曾是父母也而得繫之曰私親乎如曰事君親繁不必顧則凡以親沒而居喪者其亦不忠矣信以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五

是言荅梁主意冀梁主之寵厚特隆故作此阿媚取容之言以逢君夫豈果出于忠君愛國之心而發乎先人有言求忠臣于孝子之門亦以能孝而後能忠能忠未有不能孝者信之不顧私親不顧父母也孝耶否耶不卜而知其不能以忠事君也梁主義之信其得計矣嗟嗟不以父母為念則不孝或言不由中以欺君則不忠不孝不忠未有足以符義之稱者

王通稱隱君子

仕之時義大矣哉以故孔子于開使其仕而說其未信也于雍稱其可使南面而嘉其言然也用舍行藏

之道惟以許顏子春風沂水之志獨以與曾點因南容之能善處治亂即以兄子妻之因子羔之未學為宰并子路深責之甚矣仕之難也惟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故孟子以時稱之今觀王通而歎其學孔子之言為不謬洵不愧所謂隱君子也彼棲遲衡泌不以國家為念者逸民之獨善也或屈已徇人動以爵祿自縻者小人之貪位也二者又何關于仕之輕重哉考王通侍側之歎其思治之心不啻夫子暮月三年之慨卒之教授河汾著續經數十萬餘言不亦彷彿吾夫子刑定之意乎且孔子之欲往公山與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五

而宣雅化也時至春秋堯舜湯武不復作矣天其喪斯文耶不得已而生一孔子以維持之天之妙用也一若天下之生民自此多故矣生一聖君可以利一時之天下不能為萬世之天下計也生一賢臣可以利一時之生民不能為萬世之生民計也故有其德而有其位者誠可以利濟天下無其位而有其德者亦未嘗不可以利濟天下也孟子叙幾希之統而繫之曰君子存之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在上之君子也孔子在下之君子也王通先儒謂之為隱君子可知君子在上世之所以稱治也君子在下世之所以待治也君子而曰隱有治世之才而不獲見用于世者也考其受業諸人皆能以文章功業顯又安知非通之薰陶漸染以成者乎即謂之有功于世也可如通者誠學我孔子而不媿所謂隱君子者也

唐

魏徵說建成

史之論魏徵者人異其說事異其議矣愚姑就其與王珪說建成一事有以定徵焉夫建成秦王雖有嫡庶之分第非秦王則高祖且未必即有天下况建成乎高祖之傳位于秦王猶之以天下仍秦王也秦王

之得天下亦秦王之所固有也考秦王舉義之日高祖歎曰今日破家亡軀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他日又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是高祖早已知秦王之功之故諫高祖不當以建成為儲貳繼復不導建成以大義俾其明白推讓以全父子兄弟之大倫惟徒說其立功以自安卒致骨肉相殘者不得謂非徵之罪也何也太宗之殺建成非太宗意也勢不相抗也第徵不說建成建成未必欲害秦王秦王未必即殺建成是建成之見殺于秦王徵其陷之秦王之殺建成徵其召之且說建成似不負建成事太宗似不負太宗第以高祖視之猶之一朝秦暮楚者流矣不得謂無負于高祖也彼事太宗之正言讜論亦立功以自掩耳胡當日不察而繪形凌煙銘勲金石又何異旌再醮之婦以為貞節也不亦大可哂乎

刺客不忍殺志寧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于其所忍仁也夫達此不忍之心何以即謂之仁哉曰此固吾心同具之良也然則善惡邪正之不同所爭亦在忍與不忍而已以觀思政與承基之不忍殺志寧有足徵矣人之為

刺客者猶矢人之爲矢惟恐不傷人也二人奉太子命而行刺意期決殺志寧以爲功至見其寢處苦塊而不忍殺者謂非不忍之心爲之乎爲問往殺者何心似心不無先後之殊要亦忍不忍之所由分也彼世之爲惡者肆志橫行究其中藏未必無一念之善奈何不能達之於其所忍也夫事至殺人如刺客事之不善與人之不善者止矣而不懼背命滋罪如是則天下焉有不可自新之小人乎可知性無不善而或善或不善者殆漓乎天而雜乎人也故即二人不忍之念可以開小人自新之路因不畧而不言

劉洎言天下皆記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胡爲懼也曰筆誅甚于刀鋸口伐嚴若干戈烏得不懼乎吾于是而知史之有功于斯世也善託于史固不朽惡託于史亦不朽非史則上下千古闕寂謬絕幾何其不誕謾無稽也劉洎天下皆記之言真足以懼爲君者之或有不善也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況筆而記之乎是君雖欲自掩其過而不可掩即臣或欲代諱其過而不可諱矣若洎者不諫之諫而善于進諫者也如必俟君之有過而徒托之載筆以爲戒則亦濁其源而揚其波斧其根

而旣其葉也不亦晚乎

高敞顧妻

節之一字蓋難言矣必其人有忠誠之概發于心之所自然而無依回忍顧者乃足以當之使持狐疑不斷之心以爲苟且含糊之計致迫于時勢之不得不然而死則亦求名而已矣節云乎哉高敞因趙州之陷而與妻仰藥也似節矣第因虜帶袍之示或官或死之言而顧其妻者何與夫忠義所在間不容髮叅以游移之見而不可也揣其顧妻之意似介可否于其間斯時妻以婦人之見貪生惡死一言以惑其夫則敞亦未必始終一轍矣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敵方閉目不言則敞之以節稱者亦妻有以成之敵雖因死而得名亦圖名以就死也嗟夫當今之世不乏好名之輩始冀僥倖以成名繼之惟恐彌縫勿及卒至百計以苟安者不可勝數則又下于敵一等矣

姚崇遺令不延僧道

嘗慨當世惑于僧道禍福之說何若是其迷而不悟之甚也今讀姚崇之言竊歎其先得我心焉夫福善刑淫天之道也人君之治天下所謂信賞必罰者其體此意以勸懲天下矣是禍福賞罰之權天與君雖

有不同而其理未嘗不一也則凡幽明之故何者不聽命于天寧佛與神而能違天乎使冥冥之中果有禍福之說諒與國家賞罰之意等是吾人一生之是非即可以預決身沒之禍福矣况乎清淨慈悲者為佛聰明正直者為神又焉有不論是非而妄加禍福者哉抑謂人情無不愛其親為親資冥福所以盡孝也或其親衾影無慚以為不若是而必遭禍是親無過而子必欲以過加之其親或果多慚德以為或如是而可邀福是以千求之術要佛與神矣佛與神其無知耶雖至匍匐流血其亦何裨其有知耶當必有以震怒而共殛之是求福者而得禍矣張云如僧道所言佛神之為靈有求必得可以轉禍為福勢必不論是非而禍福妄加又豈上天福善刑淫之本心哉使佛與神而違天是神與佛已獲罪于天又何暇而是非夫人亦曰僧道非是不足以動人故以孝立名然後能役賢智相溺于其中而亦不之覺也抑又愚之如此不經之說或亦非盡僧道之過大抵世之奸雄肆志橫行久為人神共忿及其所之既倦胆喪魄落自思竭其才智可以欺人而不可以欺神故為其說以自欺冀僥倖于萬一卒致愚昧之徒習焉不察

遂波馳而蟻附之相與奉為三教而並峙于天壤也嗚呼亦曷誦姚公之言而知所悔哉故世之欲為親資冥福者誠能加惠于天下無告之窮民則其所以體天地好生之德而廣帝王施仁之意者顧不偉與奈何不畏賞罰而惟懼禍福致惑于僧道之說以自迷也不亦大可憫乎

李岫以盈滿為懼

天下無所為盈也自其不知所為盈者而以為盈晝盈而夜至矣月盈而虧至矣山嶽之拱峙也其盈之象乎而川澤陷之草木之暢茂也其盈之機乎而搖落隨之是盈者消之漸也人惟不自知其盈之即為消至已盈而每不以為盈復孽孽求所以為盈者旋不覺而消從之甚矣處盈而悟其盈者之難也不謂林甫之子所為岫者悟之夫以林甫之為人玄宗委之政事以成其盈庶僚畏其智術以縱其盈則岫所習聞習見者皆盈況也生于已盈之時處此盛盈之後幾如天地間原有此境界可以終身而垂後也何岫不出此而能以盈滿為懼哉懼者悟之所由發也使林甫而早有此懼則未必仇怨滿天下矣吾故于岫懼之一念而嘉之以戒天下後世之處盈滿而不

知所懼者

李泌理勢自然之對

李泌之賢炳耀史冊者人異其旨矣至肅宗欲請上皇還京而泌理勢自然一言則不能無疑焉考泌曾以玄宗命與肅宗爲布衣交不幸上皇奔蜀國之難也肅宗爲國元子討賊戡亂亦分所當然他日請上皇還京復修人子之職不亦彷彿太宗百戰而有天下仍以天下歸之高祖者乎何必妄曰上皇不來又曰理勢自然噫泌可疑矣臣之事君必陳其所以然之故而明白分析以言之如此理勢自然四字將何以解乎豈以上皇竄身失國不當復有天下爲理之自然與抑以肅宗反旆而東應宜無父稱帝爲勢之自然與雖上皇辭之而肅宗不可以已辭而不請也如曰以奉養請則來以復位請則不來寧俟其不來而更以奉養請不當預度其不來而驟不以復位請也肅宗見未及此而泌猶當明大義以告之何肅宗已知之泌其可妄參已見以度夫人君父子之間哉父子之間諭其子以尊其父者道之常也庶人且然況天子爲天下之大父乎後世輒謂肅宗以太子而叛父余謂肅宗未嘗有無父之心殆必有以誤之不

罪他人而罪泌蓋肅宗之待泌賓友貴于宰相也當堯之讓天下于舜舜之讓天下于禹舜禹之有天下亦理勢之自然而舜避于河南之南禹避于陽城者何爲乎蓋亦理勢之不可不然耳肅宗知此意而不自安者至再至三矣李泌含糊以理勢自然之說阻之不亦過乎吾于是有疑

韓滉使故人子監庫門

天下無所爲才也亦視用之者何如耳有才而不善用之則才之見于勇者勇有餘力漸思爲亂才之見于智者智有餘謀漸思爲奸才之見于巧者巧有餘技漸思爲詐將天下之患紛紜而雜出矣無才而善用之則無勇之才者自能以柔制剛無智之才者自能以拙制險無巧之才者自能以靜制動將天下之患潛消而冰釋矣故不善用其才不如無才也能善用其才猶之有才也若唐韓滉之用故人子殆能善用夫無才者與彼故人子之來謁也意期見用于滉滉不用之是負故人矣無能而用之是負國家矣與宴而竟席不左右視則其人之爲人可知矣滉之使監庫門因其人以用其人也卒之吏卒無敢妄出足爲防奸杜私是即其才也使必其人有可見之才而

後用之則私謀詭計未嘗不可以言才然以才而偶
事僥倖者其終亦必以才而喪天下亦曷賴有如此
之才哉故以才加之君子則有以贊其德之所未盡
足以濟蒼生而功蓋天下以才加之小人則有以助
其惡之所未及適以毒蒼生而殃滿天下故曰亦顧
用之者何如耳

韋澳願周堉無權

操天下之大權者君也權之所在而信賞必罰一準
乎法之所不移理之所不易是君猶不恃權况人臣
乎韋澳之願周堉無權也其所以助堉者善矣人臣
佐君出治賞罰之權係焉誠能與天下共其可否勿
以一己愛憎移之是人有善而賞之賞其善而不泥
夫人以為賞也人有過而罰之罰其過而不泥夫人
以為罰也推之先善而後過者賞之易為罰而非苛
先過而後善者罰之易為賞而非濫乘功過之投而
以賞罰應之已又何與焉故賞罰吾得而施之者即
為權吾不得而私之者即無權也苟擅用其權則善
者偶為吾之所憎將以憎而宜賞者罰之過者偶為
吾之所愛將以愛而宜罰者賞之是賞罰為國家之
大權以示勸懲于天下者人臣反假為一己之私勢

以逞喜怒于天下矣其勢不至威福妄加黜陟自便
有以欺君而誤國不止也若澳者其殆贈人以言者
與

柳玘戒子弟語

世之席豐履亨者鮮不以富貴為足恃故縱心溺欲
而不知所返迨至時移勢易回憶疇昔之境遇不啻
寐得佳夢旦起而索之毫無問津處也可勝惜哉今
柳玘之言曰凡門第高可畏不可恃立身行已一事
有失則得罪重于他人死無以見先人于地下此其
所以可畏也門高則驕心易生族盛則為人所嫉懿
行碩德人未之信少有疵累眾皆指之此其所以不
可恃也故膏梁子弟行宜加勵僅得比他人耳旨哉
言也夫道高而謗興德盛而毀至學問之臻乎其至
者可畏而不可恃矣權重則疑任久則震功名之臻
乎其至者可畏而不可恃矣况門第之高者乎聖人
復起斯言不易余歎息久之而不能釋于懷復誦讀
久之而不禁得之心也因不敢復為擬議之詞惟脩
述以志警焉

後五代

總論

嗚呼梁唐晉漢周其五代與余以爲當作一代觀也以一代觀之然後知其介于唐宋間者殆天之所以數衍世運而非果有曆數之在梁唐晉漢周也昔唐之末天祿去而人心離黃巢亂而朱溫從之旣而溫則降唐受職旋封梁王卒致弑昭宗雖曰哀帝讓也而溫實篡之迨有天下溫則以翁而寵其媳友珪遂以子弑其父友貞復以弟殺其兄骨肉相殘三綱絕矣他尚何言哉存勗之舉兵滅梁也天心其厭梁之無道乎余更以爲存勗之所挾者正也考其先世事唐而唐賜之姓至克用平黃巢之亂復能以功封爲晉王是祖父之盡節于唐者素矣存勗滅梁而仍號唐蓋承先志以奉唐室也雖不能求唐後而立之而大義未嘗不少伸于天下較之朱溫優劣殊不同矣至明宗雖爲克用養子亦能不從李紹真之言而仍號唐且祝天早生聖人以爲天下生民主嗚呼不謂末世如明宗者亦能以年衰民困而欲天下治乎之切乎其亦賢君也哉何從厚立未一年而王從珂廢之豈天故爲之顛倒于其間乎否則養子之事非國家所宜有也乃何以明宗爲衆所推而每不自安潞王竟暴廢從厚而自立乎則養子亦有不同矣敬塘

以明宗之壻借契丹以滅潞王猶之爲明宗復仇也即謂之全于存勗之爲唐滅梁也可無何重貴立而重睿不得有天下又猶之高祖不有天下矣漢高祖以重貴之被虜而即位非篡也且仍稱晉天福十二年則其心尚未忘夫晉也以視存勗之復號唐明宗之不改唐者不亦咸有足多乎何父子相繼僅四年而遂亡自古享國之短未有如此之甚也即無道如始皇二世其在帝位者亦至十有四年是誠天心之不可問者矣至郭威雖不篡隱帝而殺湘陰公以自立猶之篡漢也無嗣而以柴榮爲養子遂爲五代之賢君其明宗之流而非從珂之輩乎奈何中道而天徒存七歲之恭帝則國之亡也勢也史論以爲天將欲啓宋世之治者良不誣也矧世宗之得木囊中有曰檢點作天子是天固早有以兆其機矣嗚呼代已五更運幾百年人君之足爲後世法者有幾乎國無常君臣無常主禍亂相仍施報相因故曰可作一代觀也至其政治之得失臣節之賢否亦以天數衍世運之意置之可矣

宋

崔仁冀勸錢俶納土

俶之籍境以獻太宗也弟姪子孫賚遇冠絕一時祖父兄弟廟食永垂後世論者輒稱錢氏功德於勿衰嗟夫俶之去國如傳舍者非崔仁冀之力其克臻此哉方俶之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罷封求還帝不許而不籍境以獻是思加羽翼而飛之掌握無論先人祠宇之不脩草木之不植凡茲子孫族屬未必不至死無噍類也安得尚有表忠之請以獎勸忠臣而慰荅臣民哉仁冀厲諫而俶決策其有功于錢氏者大矣即如仁冀配食忠觀亦庶幾其獎勸慰荅義乎何論世者之有未及也惜哉

道學集卷之二

書

元佐廢為庶人

余讀史而至廢元佐為庶人未嘗不為之吞聲飲泣也以元佐之聰警嗣承大統潭淵之盟或者其稍緩乎則不當廢者一也帝固鍾愛元佐以力救廷美而愛弛救廷美全大倫也則不當廢者二也重九宴射而元佐不與豈天倫樂事哉諸王不共為之力請諸王之咎也宴歸而仍過之是驕元佐也一時之恚誰謂非人情哉忿酒焚宮志期一死以悟帝未得所死非元佐志也則不當廢者三也余未嘗不為之吞聲飲泣也

王旦始末

我觀宋紀心儀王旦庭槐手植父曾預卜三公之榮翰苑目送君復早占太平之相天書跪奉尊酒之賜不敢言聖意勉從杜鎬之言已先入準談其惡而稱久居相位帝由是益賢之吏呈詔格而令送還密院準自應慚謝也求為使相之托驚而勿受非同倚任咨快興建符瑞之文目不寓覽迥異溫語和顏欲為天書而曰王旦得母不可有所奏請而曰王旦以為何如帝視之如同師保契丹假幣各借三萬而仍除額內德明求粟為具百萬令來京自取人服之不啻雷霆惜師德以知誥為抑奔競之門執承珪之樞密以絕內臣之請正身以治天下矣稱王曾之偉度而自以為不能略寇準之剛忿而對莫知其他薦賢以安社稷也五鬼蹤跡與文靖聖人之歎自傷目前之害十年沮相來子明遲我之言且貽後身之尤卒以天書未諫舊過思償不惜削髮披緇以飲余謂人品如斯佳名應綴永為銘金勒石之藏陳桎責其不以正死皆非原情之論德恭議其止書宮使豈遂月旦之評

宋臣知學

子曰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甚矣學之不可廢也
曰學而優則仕言乎學之未優不可仕也曰仕而優
則學言乎仕之或優不可不學也宋臣有得此意者
矣趙普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
半部佐陛下致太平雖平定無半部之分而未始非
仕而學者也曹彬狄青將才也一則凱還之日圖書
數卷一則折節讀書盡知兵法亦非仕優而學者乎
冠準之送張詠也詠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準歸而
讀光傳至不學無術乃曰此張公謂我矣是詠學而
仕而準亦能仕而學者也李沆曰沆為宰相如論語
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終身誦之可也
是仕而學而且學之惟恐不及者也宋之初年有臣
如是宜後之周朱程張比肩迭出而為古今理學之
最盛者夫

何不賦一詩退虜

澶州之役議者僉以萊公為驍使無高瓊為之贊成
幾何其不阻于馮拯之一呵耶瓊之對拯曰君以文
章致位兩府何不賦一詩退虜遂麾衛士進輦而帝
渡河嗚呼準非高瓊不能堅帝之渡河瓊非一怒不
能敵極之旁呵準瓊之功並矣若其何不賦一詩之

言真足為千古沉溺詞章者龜鑑哉

呂夷簡主廢黜之議

晦菴論夷簡晚節多善與遂非長惡者相去甚遠余
以為夷簡罪之大者正在遂非長惡耳帝之欲罷耆
諫也謀之夷簡而告之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
但多機巧善應變耳使夷簡而然耶是后燕處宮闈
能識人臣于隱微足以理陰教而助為帝治者亦自
不少夷簡方思改弦易轍捐夙念以補過于將來而
無其事也亦不過帝后之私言自反而可告無慙于
幽獨則帝未必不悟之他日何遂以后為憾而思傾
之值帝之怒后而堅帝廢黜之議哉后者天下之母
或遭黜廢尤宜委曲保護以全君父之大倫或因讒
間猶宜犯顏切諫以盡子臣之大義何帝遲疑不決
為引漢之光武以為証且謂之曰明主以廢后者為
明主不廢后者主其昏乎是借明主以決君之廢之
也復勅有司勿受臺諫章奏國家之任人臨大事決
大疑果可謝無過于羣臣者何妨獨行其是勅章奏
而勿受夷簡之心固自知其不韙而懼人之沮格也
乘帝怒以洩其憾違物議以逞其私所謂遂非長惡
者夷簡尚其有詞以自解乎矧因文應詔之而始知

納內侍以伺主上之頻笑爲人之臣者固如是乎文應勸帝以爪痕示執政烏知非夷簡之使也即後后之暴崩中外疑文應進毒烏知非夷簡共謀也雖不得其實第帝之念后者切如使存問賜樂府遣密召夷簡未必不后之復立是懼也惜也文應竄嶺南而夷簡不之獲咎雖晚節多善何足以補過哉

富弼不可獻納二字

臣哉富弼也李燾以其主憂臣辱臣不能愛其死之言可與秋霜烈日爭嚴余謂弼之不可獻納二字尤足爲凡爲臣者法也人臣苟且事君勿謂單詞隻字

道學集正史卷二

卷二

不知加慎即連篇累牘或可以緩目前急難者方謂空言奚惜以希主上之聽聞弼既不許以獻納二字復引唐高宗事而曰當時遣贈或稱獻納蓋隱然欲以遣贈易獻納矣何真宗竟用晏殊議而許以納耶嗟乎人謂鄭公以景德元年生卒能紹萊公之勲跡其忠義洵不在萊公欲新利用下惜晏殊之不及利用也悲夫

徐積節孝

史載徐積曰孝子及卒謚曰節孝考其軼事其家居也旦夕冠帶定省而已其廬墓也伏墓問寒否更設

考妣几筵冬火而夏扇焉更以父名石器不用石行不踐石所謂孝者以此常借人書借者給言書中有金葉則不辦而賣衣償之其爲楚州教授訓諸生則曰使勞已力使費已財而不爲君子可也不勞已力不費已財而何君子之勿爲賤于鄉人惡于父母不爲君子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而何君子之勿爲聞者敬服所謂節者大約以此嗟乎服勞奉養孝之次也旦夕定省事生者如是遂以爲孝乎伏墓問寒几筵溫清事死者如是遂以爲孝乎亦姑勿辯以父名石而所用所踐皆石之勿忍是何異以李賀名晉肅而賀不得舉進士也愈辯之曰若父名仁子不得爲人乎則積以父名石將行亦不當見日而食不曰飲食并劉溫叟之以父名岳而終身不聽樂者亦將並積以孝稱矣且父名石而視石如父或人當積前而石之是踐是任人之踐夫父也曰吾遇之怵然傷心思吾親則禁人之不踐而不能聽人之踐之又必不忍吾恐積未必其能日使無不踐之石日遭無或踐石之人也積之以是全孝也亦公孫龍之以白馬爲非白馬耳立異以鳴高也執此以言孝吾恐後之有所托而以孝名者衆也其賣衣以償人金葉也書

中何金葉之有哉能以書借人者必不為給言有金葉之事果以節操為人所共諒人必不以是相犯矧以名節自持者尚不熟悉夫人之好給言者而為之借書乎凡此之有妨節孝者猶小也至其訓諸生也肫誠篤摯必使學者學為君子而後有裨人心世道庶乎無嫌于教乃曰勞力費財可勿為夫為君子而何勞力費財之有果為君子又何力之不可勞財之不可費也鄧攸之步走擔姪者勞力矣鍾離瑾之撮奩嫁女者費財矣兩人軼事人艷稱之使積處此必致驅姪蹈于難而令若女流于婢矣以是訓諸生殊非聖人教人旨也或孝或節事不盡載耳否則難言之矣

先忠獻公浚

忠獻公為宋室長城之倚功業炳耀史冊矣論者謂不合殺曲端與致武穆之死為公咎嗟乎大臣立朝值國事之艱難其設施措置不能使後人一無所間亦人非聖賢不能無過說也然事涉可疑而考之史冊過非其有者凡屬雲初不為一言以辯于後又其忍諸我公敗于富平召端復官將用之也迨王庶間以題柱之詩吳玠示以謀反之字公乃送端于獄康

隨有恨于端公豈知之至隨以紙糊其口及脇以火而與之酒卒之血流九竅而死如其未死也烏知公不漸察庶玠之誣而代端一白其枉哉設不送端之獄將有以謀反為公所與聞指斥為公所不問而嫁禍我公者公即百喙自辯又何以謝過哉至檜之害武穆張俊與其謀公何有也謂公漏言而謀以成方其時兵戈擾攘賢奸共事必求得人而後言則誰可與言者哉公即機言宜忍疎漏似所不辭執此以為武穆致死之由不特曰刻責我公也幾所謂欲加之罪矣因即史所紀者以為言俟夫後賢之品隲云

先宣公拭

宣公晚得奇疾忽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可數瑩徹如水晶乃歎曰養心莫善于寡欲吾生平理會何事而豈失所養乎竟不知何疾度不能起手奏孝宗曰臣再世蒙恩一心報國大命至此厥路無由猶有微誠不能自已伏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己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永清四海克鞏丕圖臣死之日猶生之年未幾遂卒時淳熙七年二月初二日也宣公功業文章班班可考不必更言即以易簀時所歎所奏讀之益可徵其生平史不脩載因抄家乘

所紀者傳之

明

方孝孺始末

明之有方孝孺也太祖故老其才以儲後用建文每勤咨訪以出大政蓋兩朝所屬望夫孝孺者至矣奈何其徒死以報君也無他要亦孝孺之學有餘而智不足故至此也考昔燕王上書請還吳傑平安之兵孝孺以爲宜與報書往復踰日稽遲以懈其心夫文皇之蓄異謀非一日矣抑且智慮過人徒以給三尺兒計自謂謀定勢合以爲必可成擒者左也迨薛嵩回京孝孺私問燕事則爲之默然及至帝前又以爲爲燕遊說謂非孝孺自以所謀不遂心知其非故強言以自解乎繼以林嘉猷之言請上行間間詭道也權謀計術伎倆耳豈正身立朝者之所出哉間人之子以叛其父何如勸其君勿拘夫有殺叔父之名也未幾燕兵漸近姑許之割地以延旦夕帝之徘徊殿廷驟請誅景隆以懲壞事尋復驅民入城徒致軍民商賈死相枕籍令王守門惟有景隆瑞茹伏地叩頭嗚呼建文固一仁柔天子也當燕王入覲登陛不拜即已薄視建文之爲君矣而建文之重倚者復存

孝孺值此干戈倥傯猶然日治儀文日定官制卒至臨事張皇不能出一策以紓國難欲求社稷之莫安也其可得乎迨建文遜去孝孺不屈十族並誅亦一時憤激所株連耳逞口給以殘無辜烏知十族之皆慷慨就戮者後之人方以八百七十三人之死重爲孝孺悲余竊以孝孺之徒死轉悲夫八百七十三人也矧勸帝幸蜀以圖後舉則何不爲程濟輩之俱矢出亡也徒哀號闕下以抒忠憤則何不爲景清之詭附伏劍也徒大批擲筆以懟文皇則何不挺身抵燕早陳大義也謂有所憚而逡巡乎孝孺固以身殉國者也欲留其身以圖興復乎則有請勿殺之姚廣孝在也余每讀其所著遜志齋集歎其大有功于綱常名教洵不愧夫所謂正學者及考其立朝梗概鮮克有濟又未嘗不惜其學有餘而智不足也論者目之爲迂宜哉

詔免聖賢子孫差役

歷代之尊禮聖賢有加無已真足以抒崇報之願矣獨是聖賢至今千有餘載凡其後人又烏能保其無有饑寒窮困者乎旣不能無饑寒窮困之苦則差役之不免亦其勢之所必然者或時際干戈擾攘誼有

所不克辭或事關王事倉皇責有所不克諉時而宿風飡露奔走効力誰復敢自以聖賢後人或裹足不前哉抑且權門當路方托言莫非王臣呵譴之不暇求其加意優恤于爾時者蓋亦憂憂乎其難也間有心知其為聖賢後人又屬勢所不得自主力所不能代挽亦僅付之歎歎歎息已耳故宋之孔道輔每自以為聖賢後人而曰吾非姓張姓李者卒以躁憤被黜而死況等而下之如所謂差役之政耶嗟乎要亦未念夫聖賢之有功于萬世故至此耳苟以聖賢為念有不惕焉傷之憂至熱中者必大非人情矣故余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

嘗謂國家之祀典所以崇報聖賢者其禮既備倘更得優恤其子孫俾享樂利之休則國家之仁斯大也美哉英宗免聖賢子孫差役之詔其萬代瞻仰者乎世之論者謂英宗有盛德事六曰不念景帝舊惡曰不以汪妃殉葬曰止晏駕殉葬曰不棄有疾元后曰遣建庶人出曰補宣宗胡后謚余以為此又其一云

嗚呼建文固一仁柔天子也胡天而使之以老佛終哉踐祚之初澤沛生民姑勿暇論試即燕王以言之如曾鳳韶之劾王不敬也則曰至親勿問繼之命耿

炳文之搗北平也則曰毋使朕有殺叔父名夫建文之待燕王固何如其篤親親之誼也何燕王竟忍篡之哉嗚呼惟建文之仁柔故燕王以為無知之小子耳迄今讀建文所作諸什竊不禁為之吞聲飲泣也其詩曰牢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又題貴州羅永菴詩有云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又云閱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寄團瓢南來瘴嶺千層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嗚呼傷哉常人飄零猶多淪落不偶之感況身居九重曾奄有四海而綏服臣民者乎故其為詩也悲慘悽切有令人不忍卒讀者遜位之初帝位曾虛三日要亦永樂平旦之氣有所不自安耳若彼建庶人者建文帝次子文圭也幽禁中都廣安宮五十六年矣英宗遣之出居鳳陽任其婚配李賢以為亮舜存心不過如此洵乎亮舜存心不過如此也左右

以爲不可英宗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蓋英宗當北狩時念之至再矣故不爲左右所阻也憶昔秦檜既殺岳家父子其子孫皆徙關嶺後有官于漳者請檜絕所急以盡殘年論者謂狗彘不食其餘如彼以爲不可之左右蓋亦狗彘不食其餘者矣余也盱衡往事竊以建文之爲永樂篡爲千古莫洩之恨而不能不言也又以英宗之遣建庶人出爲千古莫大之仁而不能不言也抑有議者英宗之復辟冀遂榮以爲出非遊敗奉迎禮當從厚若建文之出亡要亦仁厚有餘剛斷不足故永樂得以睥睨神器耳豈彼逞荒

道學集

卷一

淫以覆亡者所可同日而語哉在昔唐之中宗朱子必曰帝在房州宋之徽欽皆曰帝在某州某州即英宗而論亦曰上皇在南宮如建文之嗣承大統儼然臨天下者亦已四年矣所歷方所在昔史臣允宜正謬補缺以求至當又奚俟我朝始成本紀與二祖十三宗並列哉況乎古來無道之君無如桀紂而湯之封桀後周之封紂後皆可悉考也以異姓之弔民伐罪者且然何永樂以同姓之親而行篡者反幽禁其後乎此余所以歎英宗爲千古莫大之仁也又所謂靖難者靖所難也亦永樂借

言齊黃之爲已難而欲靖之謂可以自諱其爲難于建文而孽贖一時耳目耳豈齊黃果私心爲難於永樂哉今而後可勿仍曰靖難兵宜直書曰燕王反如以余言爲妄則後之漢王亦猶前之燕王又何以書曰漢王高煦反哉否則高煦或有天下則亦曰靖難兵矣惟燕王成而漢王敗故書法互異此史臣曲筆也烏足以昭示來茲哉輯史者正之

陳真晟卒不見吳與弼

真晟字剡夫漳州布衣也生平不事科舉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

道學集

卷一

玉鑰匙也英宗朝詣闕上所著程朱正學纂要不報乃歸故里又聞吳與弼名欲見質之道經張元楨家元楨止之宿爲叩所學深歎美之告以與弼不可見且不必見於是真晟卒不往見嗟乎與弼之跋石亨族譜而自稱門下士辯者曰烏知其非石亨所贊作似矣他如日錄所記稱夢見文王孔子朱子者不啻再四陳東莞譏其假夢寐以攀賢附聖其尚有辭可以代解乎況其自記中有曰打點生平日錄日錄云者隨每日所言所行而錄之之謂也曰打點則是彌縫潤色之爲矣幾何其不爲自欺之學也甚至無日

不以家務爲慮而曰債負難還生理蹇澁未免起計較之心又以失鴨減怒而悟不動心以晚穀不收而勉人熟仁以臥看收菜而見涵養功夫如是豈曰隨處體認乎憂道不憂貧之謂何然則與弼直一學農學圃小人已耳又以當世笑讓而曰不能不少徇于時則益可以徵所學矣宜張元楨之以爲不可見且不必見也嗟乎若真晟者其賢于與弼者遠矣何石亨欲邀名飾過一則托代疏以薦之一則于所上書而舉朝不爲之報卒致與弼遂以理學傳而真晟冥焉無聞其名實顯晦間不亦大可感慨乎余每讀與弼日錄妄謂其學有未純及覽史書議論竊歎我心先得然猶以其言行未之脩載恐當世之不責實而循名者以余爲隨聲附和也故詳及之

蔡清仍以朔望謁孔子

異哉正德中江右之欲媚寧王而有初二十六始謁孔子之舉也孔子之爲萬世師即或并此勿行其又何傷蔡清仍之其真當世開羣蒙之一人哉嗟乎余曾久居會城每當朔望絕無有司謁聖之跡烏知海內不其同之焉得如蔡清者爲之一挽頽風耶

張孚敬繼統大禮

世宗之欲尊與獻也雖曰孚敬以是得君要不得謂非廷和所見之偏也使當日果能休休有容採衆議以求一是又奚致大獄之繁興哉考武宗之遺詔固曰遵奉祖訓兄終弟及之文迎取來京嗣皇帝位廷和仍命俞才擬以由東安門入是廷和之背違遺詔也迨世宗即位議崇興獻毛澄請質又以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以爲據是廷和之膠執已見也維時王瓚以禮部侍郎而宣言於衆廷和猶以獨持異議出之况乎璉固如所云一儒生也始以待對而倡論於朝繼方觀政而徑疏于帝廷和以定策元老焉肯悅首下心于是益自用所見而欲爭勝于璉璉又自恃其說之不謬必欲與廷和角必勝之力卒至大禮未成而大獄已興謂非廷和休休之量不足哉爲宰臣者尚其鑒諸

移姚廣孝祀

姚廣孝者文皇以其有輔佐功謚曰恭靖至仁宗則以之配享廟廷吾以爲詔僧入侍太祖雖不得謂之無過若廣孝之罪則固有所莫逃也旣已刈髮披緇身入法門白帽之奉黃瓦之易何多事焉卒至建文蟠泥終身文皇難免篡逆持正議者當以廣孝功不

僕過削封奪謚庶幾使後世妖僧孽髡知所懲戒奈何其儼然配享廟廷乎甚矣李時與璵移祀之議躋也夫建文文皇均太祖後也太祖之詔道衍入侍豈意文皇之竟篡建文哉知而遣之則易儲之請早宜從劉三吾之言以消干戈之禍不知而遣是太祖之智反出宗泐下矣惜也來復之以歹朱見殺而道衍得以幸免耳故道衍雖有功于文皇要不得謂非背逆乎太祖者也即爲之毀其像而削其祀誰曰不宜移祀云者尚留其祀以享之也廣孝有知亦當思若姊之言而寧爲名教之鬼矣至所著道餘錄深詆

張居正建文帝之對

建文正南面而臨天下者歷有四年固儼然一代君也爲永樂後者自應議謚議廟享庶幾蓋彼革除年號之愆何神宗之問建文出亡事而居正以國史不載對哉至更命錄詩以進則又以爲亡國之事不足觀嗚呼傷哉建文出亡三十有九年沒齒而思葬祖父陵旁以致岑瑛據之以聞吳亮認之非妄而後歸之大內以終固歷歷慘人心目者居正果勿僞聞乎

國史之不載載筆者罪也非未出亡也建文之出亡篡之者罪也非荒淫亡國也神宗歎息其事或者如英宗遣建庶人故事議謚遣祭未可知也奈何居正率爾而阻神宗一念之仁哉抑又思之如洪熙之在位則一年也景泰之在位亦始監國也若泰昌則又在位一月也而曰仁宗昭皇帝曰景皇帝曰光宗貞皇帝鮮有缺典何獨建文不得追謚不得廟號而且不曰帝而每曰君者何耶以爲在位不久耶則洪熙泰昌之謂何以爲已廢之君耶則廢而後薨之景泰之謂何以爲有叔侄之嫌耶亦永樂之篡者非耳豈建文之不宜帝哉故建文之加謚配享有明諸臣尚云有妨永樂似難逕疏奏請其在今日應圖議擬講求以補前人缺失庶幾公道之在人者不泯也有識者其採焉

沈子木請祀建文帝

余前之罪方孝孺也罪姚廣孝也美英宗之出建庶人也美神宗之問出亡事也無非爲建文帝惜也編年紀月追謚議饗若事之必有不客已者何有明諸臣至神宗十四年王祖嫡始有復年號之請又至二十九年沈子木始有議祀之疏哉子木之言曰建文

帝御宇四年死葬西山顧不得一盂麥飯下同齊民與誼未忍且文皇嘗以天子禮葬近奉明詔褒祀死事諸臣臣皆有祀而建文獨不得祀宜詔禮官定議南都或祔食高皇帝懿文太子之側以彰大義以秩大典云云其言悲慘淒涼凡有心者能無恫乎何當日下部議處而仍不爲之舉行也爲念世宗朝增祀叔梁紇也易先聖木主也黜陟諸儒也移祀廣孝也崇興獻王也孚敬其真一代議禮臣哉何獨于建文不一加之意耶噫此非乎敬過也世宗方以文皇中定艱難宜同稱祖使以是事爲建文請是大相刺謬矣惟昭帝長陵碑文則曰皇考駐師金川門遣人奉章言所以不得已來朝之故聞建文帝自焚大驚發衆馳救不及仰天慟哭曰臣之來也將清君側之惡用寧邦家何不寤耶在永樂睥睨神器未必有是言或故爲是言自文其過皆不可考而昭帝述之如此則昭帝念建文之至意蓋已可見矣否則固心知其非亦耶以蓋愆者也卒之年號復而祀典不行要亦有明君臣竟以是事之若無關政體相率而不知講猶幸子木之有是請使余曠世有同心之感也嗟嗟余固一草野鄙夫耳空言奚補哉是端有望于今日

纂修明史之 諸老先生仰承國家纂成本紀至意更加斟酌祀典庶幾公論不泯也若以永樂宜直書曰反則未有言之自余先者昔陳桎看通鑑書宋太祖云匡引自立而還未輟筆忽迅雷擊其案余屢論永樂事絕無迅雷擊案固知其言無關重輕要亦欲戒夫後世凡爲人之臣者不得窺伺主上仁柔致萌覬覦爲萬古植綱常云爾

五人宜加恩恤

五人者吳之顏佩章楊念如馬杰沈揚周元文是也當熹宗之六年周順昌被逮五人倡義坐死吳人旣就忠賢祠址以葬其屍復立石以表其墓矣余竊猶以爲有未盡也跡忠賢之孽勿謂如五人者莫敢撓其鋒舉四海之縉紳大夫又誰不欲惟命是從哉間有守正不阿者又多遭禍罹難惟五人以編伍小民不以事非所關毅然感情慷慨就戮方之毛一鷺輩低首下心希意承旨者其爲人賢不肖何如耶故即五人之仗義忘身猶見公道之不可磨滅聊爲國家延忠義之綫脉于一時也彼縉紳大夫猶曰誦詩書而畏清議也膺爵祿而思報効也即至仗義忘身要亦其分所當爲在國家猶加褒恤以酬厥勲寧于五

人竟以編伍小民乃遂畧而不加之意耶果爾將何以風厲後人并憫彼精魂于泉下哉幸順昌已謚忠介而五人倘得並叨追恤庶足爲後之仗義忘身者勸惜吳之士大夫不及是之請也悲夫

建魏忠賢祠姓名

事有一時之辱而千載以爲榮者蔡京之黨人碑是也人有一時之榮而千載以爲辱者明建魏忠賢祠諸人是也黨人之碑度京之意非不以爲列名其上者近增面目之羞遠貽雲石之辱豈知得班涑水伊川人方以爲有殊榮焉明之爲忠賢建祠者幾忘忠賢之僅爲一閹共藉冰山以爲泰山於是爭先獻媚含羞忍辱相率而不自知所恥乃不旋踵已見其敗迄今姓名垂之史冊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間有聞望素著者亦難泯滅九泉有知能無愧悔前日事乎然品隲人物端望後人知所法戒又烏得諱而不書吁可懼矣按其時浙江則巡撫潘汝楨建晉德祠于湖上落成勒石紀功閣臣施鳳來則爲之撰文張瑞圖則爲之書丹蘇州則巡撫毛一鷺巡按王拱爲之建普惠祠總督張樸巡撫曹爾楨巡按劉弘光則建報功祠于五臺山巡撫姚宗文巡按溫臯謨則建

隆仁祠于武昌登州巡撫李嵩山東巡撫李精白則建報德祠于蓬萊閩河南則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建戴德祠成德祠于開封巡鹽許其孝則建沾恩祠于揚州總督郭尚友巡撫宋楨謨則建瞻德祠于淮安巡撫黃泰運則建祠于天津陝西巡撫朱童蒙巡按莊謙王大中則建祝恩祠于延綏巡撫劉詒則建崇功祠于密雲三邊總督史永安則建祠于固安河道李從心則建昭德祠于濟寧巡撫秦士文則建祠于宣府巡鹽御史龔萃肅則建祠于長蘆李燦然則建褒勲祠于河東巡撫王點巡按張素養汪裕則建嘉德祠于大同袁崇煥則建祠于寧遠張鳳翼則建祠于保定知府顏鵬則建崇德祠于徽州部曹何宗聖則建顯德祠于房山曾國楨則建隆恩祠于蘆溝橋武弁李之才則建祠于南京督漕李明道則建懷仁祠于通州總督閻鳴泰則建崇仁彰德二祠于通州昌平鎮福建則絕未有請江西亦最後如巡撫張宗憲巡按劉述祖則請建隆德祠于南昌毀周程三賢祠且鬻澹臺滅明祠曳其像碎之都城則總督梁世勲順天府尹李春茂通判孫如列督學李蕃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智鉉卓邁張如

愚等建廣仁祠于崇文門建懋勲祠于宣武門又有
建祠于內城者工部郎史葉宗憲則曰此天子幸辟
雍道也土偶豈能起立乎忠賢即削其籍又上林苑
則庶吉士李若琳爲之建永愛祠監丞張永祚爲之
建洽恩祠存仁祠甚有監生陸萬齡則謂孔子作春
秋忠賢作要典孔子誅少正卯忠賢誅東林黨人宜
建祠國學西與孔子並尊司業朱之俊即爲舉行會
熹宗崩而止嗚呼使熹宗而不崩則天下寧遂有罷
工之日乎奈何而猶有委任忠賢之命也由是而知
有明歷數蓋早已絕于熹宗之年而非莊烈之亡夫
天下也莊烈之不即亡者以帝德之未污也莊烈所
以亡者亦天命之有歸云爾

弘光追謚建文帝

明之曆數早已絕于熹宗之年懷宗即爲敷衍者矣
况弘光乎及讀所紀追謚建文事而知弘光之猶得
以在位書者此也蓋建文之追謚雖爲有明極不可
已事植彼天命已去之時猶然是事是講要亦爲二
百七十七年完此一場未了大典耳又考之謚法溫
柔賢善曰懿質柔慈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余以爲
以惠號建文帝又不如懿之爲較切也想以懿文太

子故曰惠耳若曰讓皇帝已無有復可議者則稱之
曰惠宗讓皇帝也允宜何谷霖蒼而下皆仍稱建文
帝哉

道驛集正史闡微卷二

道驛集雜文提要目次

圖

吾心圖

說

吾心圖說本文

吾心圖說章句

盡倫總說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朋友

論

儒論

三儒論

思貽父母令名論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論

序

二十一史脩身錄序

輯入德門戶序

輯大道藩籬序

輯歐文序

歷年考序

刻金華正學編序

讀正學編集語記後

記

笏峙樓記

遊愁城記

附八愁詩

文

重立宋儒楊船山先生墓碑告文

告城隍文

代祭祖母文

分居薦新文

祭先考文

議

啓聖祠議

續喪不當合服議

雜文

纂脩麗澤書院及正學祠啓

先祖妣愛養節略

和歸去來辭二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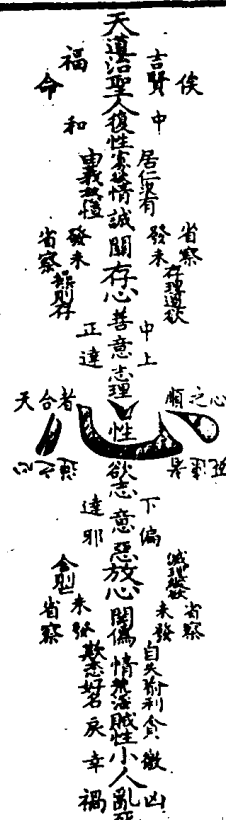
戒情者言

示杞人書

道釋集雜文提要卷三

金華張祖年申伯著

吾心圖



說

吾心圖說本文

吾自有心也人各有吾也聖賢此心小人此心非異心也心自異耳故所謂沖穆無朕者心也而性存焉所以盡心由于知性也如謂沖穆無朕者一無所有則是虛無寂滅不幾流于佛老乎故性有善無惡心之理欲異之心之或正或偏志意異之而已以理為心者志期於上達意主於中正中正者善也由是而存心存理遏欲操則存常省察焉有恒而誠存發而為情求放心矣居仁由義寡欲以養心則本體之性

自復也復性而中和即聖賢矣脩之則吉俟命者也
福自應之而天下斯治是之謂道千古之心傳者此
也以欲爲心者志甘于下達意入于偏邪偏邪者惡
也由是而放心縱欲滅理舍則亡不省察焉自欺而
僞生發而爲情失本心矣喻利好名荒淫以喪心則
本體之性自賊也賊性而貪戾即小人矣悖之則凶
微幸者也禍自應之而天下斯亂終之死亡而已然
所謂利名者聖賢之性所本無而未必偶無是心理
足以勝之故能不動心志定意識而善自固此聖賢
之心也彼小人者仁義亦其性之所固有又何嘗無
一息係之其心哉欲蔽之也故因無恒心志昏意僞
而惡自生此小人之心也然心藏而不見決之志而
示之意故志曰立志意曰誠意要不離夫心也心之
所蘊則性心之所發則情而已矣乃若其情居仁由
義中正也仁義者性之復心之理曰居曰由情之發
也句善矣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聖人之遵道
而行也賢人不能不假之學以爲功故戒慎恐懼又
加之以慎獨此賢人之望道而趨也若夫爲不善喻
利好名偏邪也利名者性之賊心之欲曰喻曰好情

之發也句惡矣故放於利而行也萬鍾則不辨理義
而受也色厲而內荏也能讓千乘之國而簞食豆羹
見於色也卒致人心多惑而仁義不明于天下此小
人之背道而馳也故理者道之根上達無間於天欲
者死之機下達直至于死其間吉凶禍福治亂之數
皆紛紜蕃變之迹耳而大道未嘗不昭著於其間道
之大原出于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聖賢不離道心
之順天者也小人離道心之逆天者也聖賢不世出
必動心忍性而後大任降之此天之仁也所以使先
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欲道之明也小人不世
絕必放辟邪侈然後從而刑之此天之義也故能不
言而信不怒而威也欲道之行也仁者天之所以育
萬物者也義者天之所以正萬物者也故天曰天心
聖曰合天合者合以心也心者人所受於天之理性
者天所命于人之理心即性也性即道也故曰天命
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之原于天者如此如此而小
人無忌憚而反之聖賢不能挽其失而斯世斯民不
致淫溢顛覆者道之原于天者足以範圍之也故聖
賢小人咸囿于道之中非聖賢所得私小人不與
也所差僅理欲之分耳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存者非

拘而禁之也理存之而已亡者非逸而失之也欲亡之而已聖賢擴充理之心者也小人擴充欲之心者也心之順天者道存心之逆天者道亡所以聖賢爲能體道小人常至畔道也體云者省察也畔云者不省察也性與心內也情外也欲發未發之際關也從理者偶不省察半途而廢未必聖賢也從欲者偶一省察改過自遷未必小人也惟聖賢常省察也故有恒而誠至小人不省察也故自欺而僞甚蓋有恒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也自欺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也故道爲聖賢上達之極而死爲小人下達之止也若夫吉凶禍福之不測皆天也聖賢順天小人逆天所謂俟命徵幸也惟其順天逆天適遭氣數之偶然而不離道者體道離道者畔道致激爲治亂之運即天心亦有無可如何者而道因以有晦明然治曰天下有道亂曰天下無道則道自存明于晦明之旨不但吉凶禍福治亂之皆道即極之生死而何莫非道哉生曰合而生死曰盡而死聖賢小人之方生性皆有善無惡心皆有正無偏合也死者聖賢之理極而還小人之欲竭而絕盡也故天之有晝夜晦明雖異而理未嘗變也聖賢之生死乘乎天也其生

也猶天之晝其死也猶天之夜所謂聖而不可知也故曰於穆不已曰純亦不已無非道也假以身之生死疑道有存亡則天之晝夜亦可謂天之有生死矣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者身死而道存者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致菑害並至者身生而道亡者也謂終死也等死也小人之自解也小人之自棄也小人之欲文過于既死也可知生死者身之形存亡者心之性也如謂終死也等死也則阻天下之學聖賢而有志體道落小人而有意畔道者矣大道不幾虛懸于天乎可知道固傳以心不必皆于身也曰見知曰聞知見聞雖異知則未嘗異也知者以心相契也見知者身任之而心契之也聞知者心契之而身任之也而後乃恍然于道之大統天固不能顯舉之以授聖賢聖賢又何能顯舉之以相授受哉故千古之以心傳道也心者道之宅也善者心之主也窮理盡性而道存矣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故道不明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故道不行過與不及偏邪也無過不及中正也偏邪中正之異理欲異之也然則欲體道以求至于聖賢防畔道而不流于小人者亦辯理欲于吾心而已矣嗟

乎均人也聖人人也賢人人也小人非人乎均人也
從理則爲聖人賢人從欲則爲小人非人異也心自
異耳其心異則其人亦異異之者誰吾也此理欲之
一心所差甚微聖賢小人之人相去甚遠也要之聖
賢曰吾小人亦曰吾異者人不異者吾也故曰吾心
欲人即吾心而求之耳不必浮慕聖賢不可至也不
必深疾小人何自甘也直求之天而即吾心矣反求
之吾心而自有天矣因體認之而繪爲圖并繫以說
願與天下共加省察焉康熙癸未年十月朔有四日
作

吾心圖說章句

心之體

吾自有心也人各有吾也聖賢此心小人此心非異
心也心自異耳

性

故所謂沖穆無朕者心也而性存焉所以盡心由于
知性也如謂沖穆無朕者一無所有則是虛無寂滅
也不幾流于佛老乎故性有善無惡心之理欲異之
心之或正或偏志意異之而已

以理爲心

以理爲心者志期于上達意主于中正中正者善也
由是而存心存理遏欲操則存常省察焉有恒而誠
存發而爲情求放心矣居仁由義寡欲以養心則本
體之性自復也復性而中和即聖賢矣修之則吉俟
命者也福自應之而天下斯治是之謂道

心傳

千古之心傳者此也

以欲爲心

以欲爲心者志甘于下達意入于偏邪偏邪者惡也
由是而放心縱欲滅理舍則亡不省察焉自欺而偽
生發而爲情失本心矣喻利好名荒淫以喪心則本
體之性自賊也賊性而貪戾即小人矣悖之則凶微
幸者也禍自應之而天下斯亂終之死亡而已

聖賢之心

然所謂利名者聖賢之性所本無而未必偶無是心
理足以勝之故能不動心志定意誠而善自固此聖
賢之心也

小人之性

彼小人者仁義亦其性之所固有又何嘗無一息係
之其心哉欲蔽之也故因無恒心志昏意僞而惡自

生此小人之心也

情

然心藏而不見決之志而示之意故志曰立志意曰誠意要不離夫心也心之所蘊爲性心之所發則情而已矣

聖人之情

乃若其情居仁由義中正也仁義者性之復心之理曰居曰由情之發也善矣故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聖人之導道而行也

聖賢之差

賢人不能不假之學以爲功故戒慎恐懼又加之以慎獨此賢人之望道而趨也

小人之情

若夫爲不善喻利好名偏邪也利名者性之賊心之欲曰喻曰好情之發也惡矣故放於利而行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也色厲而內荏也能讓千乘之國而簞食豆羹見于色也卒致人心多惑而仁義不明于天下此小人之背道而馳也

道之體

故理者道之根上達無間于天欲者死之機下達直至于死其間吉凶禍福治亂之數皆紛紜蕃變之迹耳而大道未嘗不昭著于其間

道原于天

道之大原出于天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聖賢不離道心之順天者也小人離道心之逆天者也聖賢不世出必動心忍性而後大任降之此天之仁也所以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欲道之明也小人不世絕必放辟邪侈然後從而刑之此天之義也故能不言而信不怒而威也欲道之行也仁者天之所以育萬物者也義者天之所以正萬物者也故天曰天心聖曰合天合者合以心也心者人所受于天之理性者天所命于人之理心即性也性即道也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道之原出于天者如此

道之用

如此而小人無忌憚而反之聖賢不能挽其失而斯世斯民不致淫溢顛覆者道之原于天者足以範圍之也

心之用

故聖賢小人咸囿于道之中非聖賢所得私小人所

不與也所差僅理欲之一心耳故曰操則存舍則亡存者非拘而禁之也理存之而已亡者非逸而失之也欲亡之而已聖賢擴充理之心者也小人擴充欲之心者也心之順天者道存心之逆天者道亡所以聖賢為能體道小人常至畔道也

省察之關

體云者省察也畔云者不省察也性與心內也情外也欲發未發之際關也從理者偶不省察半塗而廢未必聖賢也從欲者偶一省察改過自遷未必小人也惟聖賢常省察也故有恒而誠至小人不省察也故自欺而偽甚蓋有恒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也自欺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者也故道為聖賢上達之極而死為小人下達之止也

皆天道存

若夫吉凶禍福之不測皆天也聖賢順天小人逆天所謂俟命徵幸也惟其順天逆天適遭氣數之偶然而不離道者體道離道者畔道致激為治亂之運即天心亦有無可如何者而道因以有晦明然治曰天下有道亂曰天下無道則道自存

生死道存

明于晦明之旨不特吉凶禍福治亂之皆道即極之生死而何莫非道哉生曰合而死曰盡而死聖賢小人之方生性皆有善無惡心皆有正無偏合也死者聖賢之理極而還小人之欲竭而絕盡也故天之有晝夜晦明雖異而理未嘗變也聖賢之生死乘乎天也其生也猶天之晝其死也猶天之夜所謂聖而不可知也故曰於穆不已曰純亦不已無非道也假以身之生死疑道有存亡則天之有晝夜亦可謂天之有生死矣故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者身死而道存者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致菑害並至者身生而道亡者也謂終死也等死也小人之自解也小人之自棄也小人之欲文過于既死也可知生死者身之形存亡者心之性也

以心傳道

如謂終死也等死也則阻天下之學聖賢而有志體道啓小人而有意畔道者矣大道不幾虛懸于天乎可知道固傳于心不必皆于身也曰見知曰聞知見聞雖異知則未嘗異也知者以心相契也見知者身任之而心契之也聞知者心契之而身任之也而後乃恍然于道之大統天固不能顯舉之以授聖賢聖

賢又何能顯舉之以相授受哉故千古之以心傳道也

辯理欲以體道

心者道之宅也善者心之主也窮理盡性而道存矣惟賢者過之不及者不及也故道不明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故道不行過與不及偏邪也無過不及中正也偏邪中正之異理欲異之也然則欲體道以求至于聖賢防畔道而不流于小人者亦辯理欲于吾心而已矣

人以理欲異

嗟乎均人也聖人人也賢人人也小人非人乎均人也從理則為聖人賢人從欲則為小人非人異也心自異耳其心異則其人亦異異之者誰吾也此理欲之一心所差甚微聖賢小人之相去甚遠也

即吾以求心

要之聖賢曰吾小人亦曰吾異者人不異者吾故曰吾心欲人即吾心而求之耳不必浮慕聖賢不可至也不必深疾小人何自甘也直求之天而即吾心矣反求之吾心而自有天矣因體認之而繪為圖并繫以說願與天下共加省察焉

盡倫總說

倫者天之經地之義也人日在天地之中即日在此倫之中人無倫且不可以言人又何以自立于天地間哉若是則倫之不可不盡也明矣故人者聖之基能盡夫倫則聖由此而成不盡夫倫則與禽獸奚擇哉且蜂蟻猶知有君臣也孝烏猶知有父子也文禽猶知有夫婦也鶴鵠猶知有昆弟也鶯鳴猶知求友生也則是禽獸猶知有倫矣猶能盡倫矣可以人而不如乎奈當世之人習焉不察惟恣行己意謂可以欺世而盜名視盡倫為餘事亦獨何哉余今與世約曰盡倫之外無畸行滅倫之外無大過盡倫而細行不矜者其罪猶小滅倫而勲名震世者其罪滋大也願于世悉所從事云

君臣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舉凡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屬何一非君之所統哉故君者體天以治天下若臣則輔君以治天下矣以冠羣倫固其宜也獨是從來君天下者孰不欲治而不亂使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屬共享太平以臻郅隆之業哉然卒不能有治而無亂者何與或曰世之不能無治亂者天也非

人也運之將治天若故爲之聖其君而賢其臣使一二不賢者罹其罪而天下以安以寧運之將亂天若故爲之污其君而佞其臣使一二賢聖者遭其禍而人心以散以離曰否治亂之故雖曰天運豈非人事哉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於中國天下幾亂矣舜舉禹而治之夏之衰也桀爲無道武傷百姓天下幾亂矣湯起而治之商之衰也紂多淫亂厚賦重刑百姓怨望天下幾亂矣武王起而治之蓋非亂則無以見治之盛非治則不能挽亂之衰惟有聖君賢臣雖亂不致大亂而究必歸于治若值污君佞臣雖治不能大治而終必及于亂故曰人事可以回天運也然人君以一人而治天下所賴以襄化理者惟茲臣庶使臣不盡其爲臣之道以事君則天下又未必久治不亂亂而復治也彼舜固無爲而治之君也而何嘗無九官十二牧之佐成湯智勇天錫之主也而有伊尹仲虺之相以爲治武王承積德累仁之餘業際順天應人之景運而亦曰余有亂臣十人夫以舜與湯武之爲君而猶倚臣工以爲治况秦漢而下者乎後世之君多不克臻其治于唐虞三代者皆由不得禹皋稷契伊虺且望以爲之臣耳故曰人君所賴以襄

化理者惟臣君聖臣賢而天下治矣君聖臣賢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

父子

人自有生以來凡受恩者三曰天曰地曰父母天何恩乎曰覆吾者其恩地何恩乎曰載吾者其恩若父母則固生我以承覆載之恩者矣覆也載也生也恩無勿同也獨是吾賴父母之生我以覆載者父母反不能偕我而覆載焉此則人子之所大痛也故古昔聖賢由無可如何之境迫而爲不能自己之情而孝以起焉考之天子孝曰就就之爲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爲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察爲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道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爲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由此觀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苟能各盡其所以爲孝則親無或有不安者矣要之天子諸侯之親不以天子諸

侯之貴其親而安必以其子克盡其為天子諸侯之所以為孝而始安則尊養不可以言孝卿大夫與士之親不以卿大夫與士之顯其親而安必以其子克盡其為卿大夫與士之所以為孝而始安則爵祿不可以言孝庶人之親不以庶人之貧賤為不安必以其子適盡其庶人之所以為孝而始安則貧賤亦自有所以為孝故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雖有貴賤之不同而其為孝則一也天子諸侯公卿大夫士庶之親亦有貴賤之不同而其為親則一也然使諸侯而欲等之天子公卿大夫而欲等之諸侯士而欲等之公卿大夫庶人而欲等之士則僭矣古者罪以僭聞以僭為孝父母不安也非所以為孝抑使天子而僅同于諸侯諸侯而僅同于公卿大夫公卿大夫而僅同于士士而僅同于庶人庶人而猶不能殫其為庶人則儉矣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以儉為孝父母即安也亦非所以為孝故孝庸行也能盡其庸之量斯真孝矣孝亦時行也能盡其時之實斯大孝矣甚矣孝之難也孩提之良知良能殆未漓乎天者過此以往則後起者勝而由來者薄矣此夫子所以稱舜為大孝武王周公為達孝而于及門惟閔子一人以

孝許也嗟嗟無父何怙無母何恃人子不可一日無父母倚門而望倚閭而望父母不忍片刻離人子父母之恩固有不在天地覆載下者奈何克盡夫孝者之不概見哉語云孝為百行之原孝之倫有未盡總有嘉言懿行堪表見于天壤者亦可勿問矣可不惜哉

兄弟

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氣連形非如君臣有貴賤之別也非如父子有尊卑之分也非猶朋友俟夫聲氣之感而始親也非猶夫婦結以異姓之歡而始合也謂非倫中之所最易和協者哉而當世卒不能無乖爭之患者何居噫吾知之矣兄弟之生也秉性不同喜怒哀樂之不相洽者有之見利忘義貨財田宅之足起釁者有之牝雞司晨婦言致惑之相參商者有之將疑生嫌嫌生怒怒生怨極之同室操戈禍起蕭牆者指不勝屈矣雖然此固以人勝天以兄弟視兄弟而不以天勝人體父母以待兄弟者也夫古來處兄弟之變者無如舜與周公而當日象以父母之溺愛而益肆其暴舜則以父母之溺愛而益盡其仁是舜處變克盡其所以為兄而千古稱其孝固矣如周公

心存王室而決行誅戮管蔡危間王室而卒喪其身亦不得謂周公處變而不克盡其所以為弟而千古亦多諒其忠者何也蓋舜與周公不以兄弟視兄弟而體父母以待兄弟者也夫父母之待子也何如乎亦猶天地之有覆載焉已耳天之于人舉凡林林總總者誰非飲和食德之儔哉惟人有善惡之不同而天常使賢者無天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富貴壽考之福以區別善惡之介于其間而要究非天之本心也若父母則更有進焉者以為均吾子也而何以有賢不肖之相去故每于其賢焉者而恒鮮責成之戒于不肖焉者而時勤訓誡之殷是心也豈父母之惡賢而樂不肖哉亦不過欲不肖之同歸于賢而已矣所以不賢者而有天橫窮困之舊父母則以若人之得于天者為獨奢賢者而得享富貴壽考之福父母則以若人之得于天者為獨豐若是者何亦父母之本心也故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曾是父母也而有私愛乎人亦體父母之心以待兄弟即可為盡倫者矣故幸而兄友弟恭誠為天倫樂事即或性情偶偏言行崖異而揆之父母果有是非存焉則返躬自省兄勉其弟弟諫其兄又何莫非父母之所聞言而

色喜者乎他如視兄弟如塗人者既不能體父母而結其裘復為之遺不執以禍後嗣是亦徇羈焉已耳人云乎哉

夫婦

禮曰夫婦有義然後父子有親父子有親然後君臣有正推之兄弟則長幼有序推之朋友則交遊有信要之未有不自夫婦始故古者敬慎重正而後親之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男之重于女者至矣教德教言教容教功女之成婦順者亦至矣然後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獨是古今以婦人而傷朋友之義賊父子兄弟君臣之思者亦正不少豈盡婦人過哉亦由為之夫者有以成之耳凡人溺于所愛一若婦人較父母兄弟為更親而惟言之是聽然後婦人遂以小善中若人之意小信固若人之心俟信之堅而愛之篤復以柔順不自伸者誘之雖有父母兄弟列于前而若人方以為與已多嫌不若婦飲食居處之親者為可恃也故婦日益親則父母兄弟日益疎而若人之心日益搖而不定將婦人順柔不伸之態日益可憐由是愛憎出其喜怒禍福伏于閭閻向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矣患已深

而覺之欲于父母兄弟圖彼婦人又故緩之則養禍益深急之則挾夫以爲質而以禍福危之雖大智不能爲之謀及至勢不可持機不可遏則俱敗而兩傷斯時若人即忍辱含羞以追悔于父母兄弟之前而父母兄弟亦莫之獲挽此固古今之所同患而非聖賢英傑斷有不能不沉其患者故娶婦不必問其門楣也訪其容貌也冀其貨財也惟是能爲我孝舅姑事宗廟繼後世不致家道之睽斯已矣使溺于色而致乖父子兄弟之大倫陋其貌而甘絕夫夫婦之大義則妻身亡家固若人所自名也不更貽害彼婦與

朋友

朋友何以列之倫哉曰所以輔倫也輔者何亦惟是善相勸過相規使人事君不失爲忠臣事親不失爲孝子兄弟而無閒牆之變夫婦而無反目之嫌斯已矣乃何以盡人而未始無朋也而能輔友以盡倫者有幾乎則甚矣朋友之難也朋友非難難于其所以

爲朋友也君子以君子爲朋小人以小人爲朋以一君子而雜之衆小人磨不磷涅不緇無失其爲君子也何也君子不以爲朋也以一小人而雜之衆君子捨不善著其善亦無失其爲小人也何也小人亦不以爲朋也故君子之爲朋所法者聖賢所主者忠信所惜者名節其言綱常名教之大防其行仁義道德之大端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意必欲驅畢世之人咸能盡倫而後即安小人則不然以利交者利盡而交疎以勢交者勢衰而交絕甚者乘隙而投因心而附無言莫違也無行莫阻也其爲害于綱常名教而有悖于仁義道德也可勝道哉故曰朋友非難而難于所以爲朋友也雖然世固有樂小人而憚君子好諛而惡直者矣又豈盡友之善不相勸過不相規乎曰好諛惡直者是即小人以小人而見君子方爲文過之不暇彼君子者又孰從而規勸之然則求其能盡倫者不幾什一千伯乎曰是又不然子不云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彼無事規勸而能盡倫者上智不移也待規勸而猶未盡夫倫者下愚不移也天下中材之

人衆矣誠能慎習以全性又安必上智之不可幾及而下愚之終于昏昧也哉矧倫之與人固由性而發其與生而俱來者乎于焉親君子之朋而斥小人之朋是即慎習矣迨君子以爲朋也則其去君子不遠矣天下未盡夫倫者而君子忍以爲朋乎則凡與君子爲朋者未有不盡夫倫者矣故曰朋友所以輔倫也

論

儒論

韓非子曰世之顯學儒墨也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于三千歲前意者其不可必乎嗟夫儒墨並稱韓子之失滋甚矣矧儒之爲道又焉有不可必者哉夫儒也者大道之所寄也自伏羲氏以一畫開文字之祖造化之秘洩焉而開物成務之學已蘊于此矣至唐虞而危微精一十六字之傳心而千古聖學之源漸開迨堯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傳之孔子夫然而儒之責有所攸歸惜也周室東遷而後位不在孔子而道在焉徒爲之寓褒貶以正人心明刪定以垂萬世以布衣

而集帝王之大統蓋誠天之未欲喪斯文耳儀封人謂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良不誣也無何異端蜂起邪說誣民而亂儒者出矣幸孟子開先聖之道以正之而儒之統賴以不斬始皇并天下焚百家書坑諸生于咸陽而儒之統又幾復絕漢興賈董班馬之徒拾其餘緒而修明之庶幾哉聖學不致榛蕪儒術猶得復振也歷唐貞元宋慶曆間支分派別如韓歐周程諸子以聖賢自相砥厲卓然皆能以儒著迨及元明儒脉亦未墜也時至今日海內之士以儒自命者不鮮而及于古余又何敢妄加月旦獨是務章句工鉛槧藉聖賢之微言大義以爲希世弋名之資者不知凡幾矣等而上之則有撫拾前人之糟粕勦襲時賢之意旨經傳漫加詮釋成言任意是非以欺世而盜名者亦正不少逮其甚者色厲內荏時際廣衆大庭言夸忠孝貌飾仁義狀若古醇儒及至暗室屋漏晝思夢想求一念之幾于道而不可得庸衆冥昧而莫之覺賢智痛絕而不之較彼方詡詡然自以爲儒其畔道惑世之害顧不甚與故今之爲士者不過曰非農非工非商已耳儒云乎哉夫如是以爲儒此真儒之所以未出也

三儒論

昔者朱陸驚湖之會東萊之意本圖會歸于一以定所適從豈期議論致辯間朱則欲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于約二陸欲人先發明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一以爲太簡一以爲支離多所不合後子壽頗悔其非象山終身守其說而不變此朱陸異同之所自始也迨有明陽明子者出倡致良知之說于天下雖不毀朱而實異之雖不宗陸而實同之由是朱陸異同之說起矣故其時如沈與菴則謂陸爲尊德性徐成之則謂朱爲道問學各持其說相往復于陽明而陽明舍

道學集雜文卷三

吉

糊兩可流至今日遂爲後學聚訟之因更因一陽明說者尤多附會從違焉嗟乎其亦未嘗衷諸聖賢以爲論耳曰尊德性曰道問學曰致曰良知皆聖賢語也惟朱子未嘗自標壇坫期以震世而駭俗象山雖非立異鳴高而不欲雷同朱子亦或然也王生朱陸之後突揭致良知名目自謂爲千古聖賢一點滴骨髓原其初亦欲自立門戶未之左右其間迨世多尊朱詆陸若于已忤不得已力挽象山而指摘朱子又仍回護朱子而謂爲君子之過在陽明祇知引象山以自衛抑朱子以求伸已耳豈期朱陸異同之說使

後之人繁結莫破者遂至醞釀于此後雖日事折論娓娓酬答不寧其又何所加損于朱子加益于象山亦徒自滋其損益之柄于後人而已矣其辯象山之尊德性則曰觀其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于人異者則其意欲實體之于身其亟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曰先立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此皆孔孟之言也烏在其爲空虛乎又辯朱子之道問學則引朱子所自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

道學集雜文卷三

圭

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其言雖未盡瑩又何嘗不以尊德性爲事又烏在其爲支離乎此陽明之以朱陸若爲同者也又曰象山易簡覺悟之說頗爲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于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于釋氏然釋氏之語亦自有與吾儒不害其爲異者在幾微毫忽之間而已謂朱子則平日汲汲于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契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辯故論者謂其玩物又謂其恐學者之躐等而失之妄作必先之以格物而無不明然後有自以

實之于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掛一漏萬愈求而愈失至有終身苦其難而無所入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菴自爲豈至于是乎此陽明之以朱陸若爲異者也故即陽明之言以論朱陸之異同舉凡象山所謂有子支離伊川傷我六經皆我註脚之類姑勿更核又如朱子哭象山旣而曰可惜死了告子之言姑勿更推惟是陽明之學每曰求之于心故即其心而論朱陸之異同初未嘗衷諸聖賢以論朱陸之是非宜世之不遂守以爲定論也使朱陸之所以爲學爲教果皆是而無非即或稍有異同不妨其爲異同一有是非不暇復論異同迨是非既定則異同之說又皆贅語也然則何以辯之耶曰同于聖賢者其是者也異于聖賢者其非者也折衷聖賢以決其是非不特陽明快心即朱陸亦當把臂矣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如朱之欲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于約一若所急在學陸之欲先發明人本心而後使之博覽一若所急在思惟夫子互舉以垂訓而朱陸輒拘先後以教人似有異于聖人耳然子曰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朱

之欲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于約者雖有異于象山而實同于聖賢者也若象山覺悟之說陽明旣曰有幾微毫忽之異則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者儒釋之分正在于此是象山之所以爲異者即其異于聖賢者也至朱子支離之說據言爲後世學者自至之弊而陽明必以爲過則自宋迄今以制藝取士而鄉舉里選之法廢致黜實浮華之不古若者其亦聖賢立言之過與如是以論朱陸之異同不言是非而是非判然夫然而陽明致良知之說可類推也如曰致知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耳曰知如何而爲溫清之節知如何而爲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爲溫清之節者之知而實之以溫清致其知如何爲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之以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曰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從事親的良知擴充來如此便脫却本原著在支節上去求了又曰致至也歷觀所言掩卷至再竊因之有疑矣大學致知之致朱子之訓旣不足以厭陽明之心姑置勿道而經文可玩也經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

治而后天下平其序之不可紊功之不可闕固若是也今徇陽明之意則是吾知已至而天下可遂平也一若言致知而可勿遜言誠正以及脩齊治平又曰須識我立言宗旨一念動處便是行夫如是以爲行也猶之有人于此先期忖度將有所往而實未往也輒自以爲已往人以妄指之而彼曰吾心已往也而果可謂之已往否乎視此則致良知之說正夫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之云其爲無益也聖人早已言之在陽明何不祇曰致知否則祇曰良知又何不可以教人而必曰致良知哉由大學之教即物窮理用力既久一旦豁然貫通而吾心之全體大用自明由孟子之旨則本然之善固達之天下莫不同條共貫全無罣礙遮隔之弊必于致知插入良字必于良知架一致字且必以致爲極至之致而非推致之致其于聖賢語氣不免相牴牾也夫陽明爲一代巨人敢曰非聖人之徒哉奈何其自以爲是者未必不爲聖賢之所非其不欲同于朱子者正其所以不異于象山者也雖自以爲非禪學不敢信矣又其合論朱陸有曰僕與晦菴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入室顧晦菴之學若日星之章明于天下而象山獨

蒙無實之誣夫既言有罔極之恩其心固不敢背朱也不過欲陸之並尊于朱且欲因陸以明已之可傳于後耳又何不曰陸亦未可盡誣也舉其同乎聖賢者以爲是摘其異乎聖賢者以爲非使人審所從違則世未必不有信之者且免刺刺不休之辯于上下數百年間也不亦折衷之論乎又曰晦菴與象山雖其學若有不同要皆不失爲聖人之徒夫朱子之爲聖門功臣凡有血氣者莫不同聲共響也若晦菴之與象山其請登白鹿洞講君子喻于義一章爲何如之歎服則固自有相信處其皆爲聖人之徒固不待四百年後而俟陽明言之聖賢而下稱儒者曰道學又曰理學亦以道必力學而始明又必循理以爲學而後不悖于聖賢庶不愧所謂儒也堯舜之敷五教孔子之作春秋孟子之距楊墨濂溪之圖太極橫渠之銘兩牖無非爲斯道計也然則論朱陸之異同論陽明之得失亦惟朱陸之同于聖賢者則謂之是朱陸之異于聖賢者則謂之非王之同于朱陸而得聖賢之旨者則謂之是王之異于朱陸而失聖賢之旨者則謂之非而已矣聖賢往矣經傳具存其神可會也奉聖賢以爲指歸不啻聖賢之親定之也尚何羣

言之足亂哉况陸或與朱有異而未必無同于聖賢者朱或與陸有異而未必無異于聖賢者王或異于朱同于陸而未必無同于聖賢者故曰折衷于聖賢而後學不患無所適從也謹論

思貽父母令名論

昔吾夫子稱舜爲大孝而必及之得名者何哉要亦以名之有關於父母也匪輕矣故千古之以孝聞者無尚于舜而後之論孝者必及于名雖然舜之得名以全孝舜固由德以得名也下此而欲得名以盡孝者顧不有待于思與何言之蓋思者云爲措施之機

思事父母令名論

繫焉舉凡天人理欲之介無不交戰于其間惟兢兢焉時以不克盡孝是懼是即得名之基也名者何名其實也有諸身而有不貽之父母者乎特患天人理欲之交戰也則得之也難而貽之也益難故內則之言曰思貽父母令名蓋亦以名之有關於父母者匪輕而事親者之宜深長思也嗟嗟令名顧易言哉曠觀古今來顯揚非不可以言孝謂吾親雖不獲身受之猶得推吾身之所自出庶幾哉父母以我而得名也然或名節多乖而美譽無聞其又何令名之有彼爲之子者豈不知令名之當貽哉亦思之有未至耳

故生我劬勞思報罔極于終天者亦惟是克共子職斯無慚于幽獨而不爲仁人君子之所指摘則砥礪廉隅足以式閭里而表邦國者亦自可歌而可咏播之遐邇傳之奕禩其真令名也歟哉以貽父母謂非思之有以成其孝乎故幸而高堂無恙或事之偶愆父母方爲彌縫補救之不暇使爲之子者有以貽令名于勿替若父母之沒也則子當思有以貽之矣然或見手澤枯槁而思焉爲興景是人非之歎不過風木徒悲聊增人子之慘傷已耳而思何關於父母想啻空笑語而思焉爲念物換星移之感不過百身莫贖偶伸無聊之怨慕已耳而思又何關於父母惟思有令名以貽之將父母之素有令名者得繼起之有人而美益彰即父母之未有令名者藉邁種之多賢而譽漸臻矣則是父母雖沒而已不啻身之猶在也甚矣事親者之宜深長思也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論

吾人受身于天地即有與身俱來者矣春之作而夏之長也其天地之和乎自人得之而有其藹然不戾者則爲樂秋之斂而冬之藏也其天地之節乎自人得之而有其秩然不紊者則爲禮然則先王之制作

亦本于人情而已矣乃盡人而曰身也而不能無聖凡賢不肖之別者何哉夫亦聖賢能守夫俱來者而不使之或去耳故堯舜而帝其身焉湯武而王其身焉孔孟而聖其身焉得此意而可知禮樂之不可去善哉樂記所云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者有以也夫禮去于身將輕世傲物以繁文爲勞苦凌厲而曰丰裁矯制而曰意氣甘自淪于或過不及之弊而不知所返樂去于身將亢戾驕矜以徑情爲率性舞蹈以爲輕挑情文以爲流蕩卒自蹈于姦感逆應之災而莫或之挽然則禮樂顧可斯須去乎哉其不可去也無

通學集雜文卷三

三

一事之可去也爲臣而不去爲子而不去或兄弟夫婦至朋友而有一之或去焉去矣無一時之可去也越日而不去踰月而不去或動靜語默至終身而一息之或去焉去矣蓋禮至不爭而斯須去之而身斯亂樂至無怨而斯須去之而身斯暴夫然後知禮樂之斯須去也不可身自有禮而斯須去之而禮何寄身自有樂而斯須去之而樂何作夫然後知斯須之去身也不可故或吾身而貴賤異境也而禮樂不可以境異而或去欲貴厭賤而禮樂去崇貴凌賤而禮樂益去矣抑或吾身而貧富殊遇也而禮樂不可以

遇殊而忽去求富疾貧而禮樂去諂富驕貧而禮樂益去矣使盡人而去也將禮樂虛懸無依是禮樂雖在古今而已去之吾身或一人而不去也將禮樂庶幾有徵是禮樂雖有盛衰而究不去之吾身嗟夫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同也者以天地之授于身者合之天地故也去則蕩然無有矣身云乎哉

序

二十一史脩身錄序

通學集雜文卷三

三

聖經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誠以身者天下國家之所繫也天子有其位而齊治與平繫之其身庶人有其志而齊治與平亦繫之其身一家之中一人之未齊一事之未齊一日之未齊未治也普天之下一人之未平一事之未平一日之未平未平也要皆身之未修有以致之也修身云者非謂身有所損也非使身有所加也五官四肢非禮勿染而身修天理人欲存遏勿間而身修凡吾身所本無者去之以明其德而身修凡吾身所固有者復之以止于善而身修聲色貨利身所本無者溺之

而身斯壞則是形具而性失者也仁義禮智身所固有者存之而身自全則是養性以踐形者也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爲本天子以天下爲一家民生之休戚常與天子相關無非天子身以內事也國有未治者猶之天子之股肱未修也家有未齊者猶之天子之肢體未修也必家無不齊國無不治而后爲天下平而后爲天子之身修然必天子先修身而后家齊而后國治而后天下平故曰以修身爲本庶人修身而身修矣家未齊身之未修也推之而國有身不修者國未治矣極之天下而天下有身不修者而天下未平矣然身修而家自齊而國自治而天下自平故曰以修身爲本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凡公卿大夫及士齊治與平莫不繫之也曰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莫不務當修身也然必凡爲君者而無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有或失焉而君之身修凡爲臣者而無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有或失焉而臣之身修凡爲父子者而無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有或失焉而父子之身修凡爲兄弟者而無父子君臣夫婦朋友之倫有或失焉而兄弟之身修凡爲夫婦者無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倫有或失焉而夫婦

之身修凡爲朋友者而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有或失焉而朋友之身修如是而天子之有其位者而修齊治平之責始止于至善庶人之有其志者而修齊治平之責始止于至善凡公卿大夫及士亦必如是而修齊治平之責始止于至善也史書所載修齊治平之陳迹也因利而利諫行言聽君之修也鞠躬盡力同寅協恭臣之修也親之所以諭子子之所以告親修也兄弟之相勗夫婦之相戒朋友之相規無非修也盡其所修不言齊治與平而其應捷如影響也余今之庶人也因錄史書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凡言之足爲後世所取法者彙爲一編題曰二十一史修身錄志期齊治與平振古如斯公卿大夫及士庶人壹是皆當取法者即以達之當宁亦未嘗非黼黻太平之一助也若其言之不足法者槩置勿錄恐不足示人知所戒徒滋不肖者方借古人以自恕也又度之後世事勢所必有者勿置勿錄正所以示人知所法使有未協于道者得援古人以自反也若災祥之勿錄則身修而祥可召而災可消也治亂之勿錄則身修而治可臻而亂可止也勿錄膽識身修而無事膽之雄識之遠也勿錄才

量身修而無事才之長量之容也賢者受福不肖遭禍身之修不修也可勿錄也層數修短年齒壽夭身之修不修也可勿錄也此余錄是編之志也凡爲天下國家者修身而已矣欲修其身者讀是錄而已矣謹序

輯入德門戶序

先宣公曰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故德也者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所得私也則凡子臣弟友何一非入德之人視聽言動何一非入德之事哉惟人拘于氣稟蔽于物欲徒有門而不得入非

道學集雜文卷三

三

真無可得而入也人異其趣遂至不能入耳雖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豈真無可得而入哉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夫子之道不過忠恕則孝弟忠恕即入德之門戶矣故程子于大學一書而曰初學入德之門可知大學始教端由格物則格物爲入德之功亦入德之門也窮之而至其極一旦豁然貫通即入之謂矣格夫孝弟而至所謂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格夫忠恕而至于施諸已而勿願亦勿施于人即得其門之謂矣如是而格物而知至而意誠而心正而身修而家齊而國治而天下平則德明于天下矣德

明即可謂之入德矣余讀諸儒先書見有于先宣公旨意合者撮之成帙共得若干言因即入德門戶以名篇篇分內外兩編且于每段下附以管見雖不能盡窺堂奧亦隨處體認不能自己也若宣公全集卷冗力薄先以此編昭揚祖訓下及祖年卮辭或得之晏坐或得之道途或得之旅次或得之清夜時有所觸天機呈露不緣思索敷衍而出乃知祖年非能自爲斯語自是一隙之明偶由吾心出耳有識幸勿以吾言鄙之

輯大道藩籬序

道學集雜文卷三

三

余輯諸儒先言爲入德門戶既成又自老聃而下訖于勝國凡言語有裨身心者不忍棄去另爲之帙名曰大道藩籬亦以既有門戶應樹藩籬以爲衛庶外禦不得而侮而此中淹貫澄澈也聖賢者大道之堂奧學者端心向往不欲速不自欺力有厚薄先後成功者有之未聞既用其力而功無所成者也惟是徘徊歧路聲色貨利橫行擾攘與大道多所抵牾故在在形其局促曷怪乎與聖賢中正之域日遠耶矧操觚家以詩書爲捷徑倖歷一階半級勿計聖賢微言大義未能身體力行即揆之場屋中自出制義固其

顯榮之所托始亦言自相刺謬或好名者方為雕琢浮詞鋪張細行以自潤色其虛名若彼喻利小人得志一時畫思夢想不越求田問宅事而凡社稷安危民生休戚恬然不顧有以危言正論告者非詆為迂則訾以腐陷溺而不可救抑何不自愛惜其身無一言一行偶合于道若此耶迨年衰力敗方為好語追悔不亦將死善言乎已已不及償也雖善亦奚以為吁大可哀矣雖然人皆可以為堯舜曰皆可為者非盡人可帝可王也可與入堯舜之道耳能入是道不帝不王亦堯亦舜矣故無論達而廊廟隱而巖阿

道學集

卷三

凡持躬接物共由斯道又安見不底于中正而謂聖賢莫可幾及哉諸子之言雖非菽粟布帛要亦甘酸辛苦允為調味者所必需其足為大道藩籬如是而已矣口誦心維竊歎我心先得布之海內諒亦心所同然用是節取成帙謂為大道藩籬亦聊以固吾門戶也云爾

輯歐文序

余髫年即喜讀古文及長即從業師學為古文先王父亦喜甚出所藏古文諸舊本授之余受而卒讀焉左國公穀心識其句法字法而慮其深而不易入也

故爾時不入枕秘兩漢之文史遷而外佳文尚夥曾有前此鈔本識卑學疎以今視之已大不如我意尚須易其鈔稿以左國公穀合之以求一得于唐宋八大家也于三蘇文見其橫肆莫撓若馳馬于平陸也若揚帆于大江也始稱善之既而以其少埋伏縝密之妙令人不俟尋繹而旨趣朗然姑為棄去取餘大家文讀之又復喜王文以其明白斬絕無繁蕪之疵惜其過遲才智議論間乖中正亦復棄去讀曾文則詞腴少骨有三蘇之橫肆而無其精爽似歐陽之婉切而色澤未能柳文辭餘于意滯而不甚雅馴與三

蘇各有所長亦各形其短究難以之方韓歐也乃殫

智滌慮取韓歐文讀之一日讀歐文見其稱道昌黎不倦心擬歐文較遠柳蘇王曾一境矣而猶歛服昌黎如是可知昌黎之不易窺其堂與固如是近以兩牕無事日手一卷寢食不之棄去一篇三四讀而後已心偶別馳已得者失之斂神複讀焉已得者如達其故未得者如遇良友然韓之為文如孔孟語循實地不事煩縟神完理足朱子云不用科段而結構自在真定評也歐則叙事辯論固是作史妙手而記敘傳銘體裁迥異諸大家學韓而無蹈襲之跡語或遜

其雄健而圭角自在意恒同其嚴正而溫雅存焉余
爲細加繙閱手抄其尤者爲一冊以償素志迨已升
歐公之堂思入昌黎之室矣或以後視今又以爲大
不如我意于韓而有熊嗜之僻余又何能自料

歷年考序

吾豈無意于文章事業哉內省志而勿逮也大丈夫
乘時建立思登上第衣緋搢笏佐天子而號令朝堂
以斯世斯民自任使天下無有一夫之或失其所爲
天地別臻雅化爲山川別呈佳瑞以稱盛治迨年老
病衰引士悉得其人然後法裴公故事爲煥館涼臺

道學集雜文卷三

早

集四方賢士大夫野服蕭灑把酒論文不復問人間
事以養其天年斯人也跡其用舍行藏蓋幾幾乎道
矣非一介之士弘誓大願所可必者而非吾意之所
存伏開隱奧讀盡諸子百家書作爲文章以自成一
家言垂之他日不致棄擲埋沒糞土終于銷觸能以
文章炳耀上下千百年其種學績文有關於世道人
心者堪與一時之卿相豐功偉績等而已爲聖賢事
業中人然良臣名佐世每間出而卓然以儒著者亦
恒不數數有又豈吾意之所冀其萬一者哉惟是家
學有自源頭活水未之歇絕乃不甘與農圃伍招世

或承不肖之譏而不欲以儉腹竟我生平志趣間從
誦讀之餘見古人嘉言懿行未嘗不掩卷歎息以徒
列天地而爲凡人因輯古人自幼至老每歲事實彙
爲一書曰歷年考布之几席作千古神交歎我生已
往之年荏苒之不再矣後所未歷之境在在皆我師
也雖曰我與古人天壤隔而涯角阻人生七尺軀又
何可不存此意也用以質之同志以爲文章事業之
前驅必有不讓古人于當世者以慰余懷如曰僅資
文人騷客之漁獵也則又大非吾意之所存

刻金華正學編序

道學集雜文卷三

早

千古道脉洙泗其源也承洙泗之脉者歸諸婺源繼
其緒者吾婺尚已婺水西流上擬洙泗故文獻甲天
下得以小鄒魯名婺學之開也羣稱東萊呂先生謂
其與晦菴夫子南軒宣公講學麗澤書院而東南道
昌是麗澤一泓遠溯洙泗則爲餘波立派吾婺其淵
源乎從此教澤霑溉洋洋溢雙溪晦菴則有應純甫馬
次辛李從仲楊子權徐崇甫宣公則有馬師文潘德
鄰東萊則有喬世用陳士斯葛容甫金德源輩仲至
王元石鄭南夫石宗卿戚少白朱仲文吳茂卿葉茂
叔喬壽朋胡諱居仁趙周錫夏敬仲多支分派別雖

不為異流殊沫要亦麗澤中之波紋濺洄耳其繼起而疏濬洙泗之源者必推四先生自北山何先生受業黃勉齋得晦菴之的傳以授之魯齋王先生魯齋以授之仁山金先生仁山以授之白雲許先生踵武相接窮原竟委所載正學淵源一書其登筏麗澤而遵發源直援洙泗者耶故四先生之承朱子猶之四海汪洋雖勢隔崑崙寔不得謂非其所自出是何王金許之與朱不啻孟之與孔得諸私淑却能直接其傳者也若純甫而下親炙朱子其不及四先生也不亦等游夏之在聖門乎然則吾藝之源東萊其鼻祖

道學集 雜文卷三

三

也四先生其不祧大宗也得朱呂張支派者其小宗也至北山之張思誠倪孟陽魯齋之間人應之仁山之柳道傳白雲之王叔善吳正傳唐思誠朱彥修呂公甫范景先呂宗魯葉景翰胡仲申朱性初上沂高曾皆同一本列之兩廡也宜也惟是香溪范先生其同之祧主者何也攷其嘉懿葉芳規後人徒以心箴取尊朱子始尊香溪豈知香溪能自取尊于世者心箴特其吉光片羽乎通論儒統不及香溪已為隅見叙統一郡烏得略香溪而推東萊哉吾藝遺文正學淵源一書固非尋常丘壑可方也其餘散見雜出

道學集 雜文卷三

三

者如潮如海波光激瀾觀瀾之士不溯洄從之在昔元之吳公師道始輯其文刻之曰敬鄉錄明初烏傷令張公允誠刻其邑文曰華文泐錄兩刻雜載遺文未必合派麗澤而波濤萬固洋洋大觀也哉三刻于正德間郡守趙公鶴惟東萊何王金許文而編之名曰正學編其正學淵源之波瀾乎萬曆中蘭進士唐公邦佐酌其繁簡而益以楓山章先生文其以楓山為吾藝大宗適派乎抑又麗澤之迴瀾砥柱也此遺文之四刻也崇禎五年金華學博楊君德周又定為金華文徵哀以後賢之文而為二十卷

雖去取未悉適中然猶足徵遺文之未漸滅也此五刻也嗚呼如師道邦佐兩公欽敬鄉邦事屬分內作浮家泛宅固其所也若張趙周君停槎艤舟者何其開帆擊楫之勿倦哉可以為問津者法矣繼之者今上之甲戌金令趙公泰甞重有正學淵源之刻其濟世之盛心也益可以徵正學之淵源自不絕于古今矣祖年上世南渡移家先人講學之鄉今瞻麗澤之祠祀竊謂合郡視宣公如列祖而自祖年以觀何意鼻祖之早已俎豆其間哉祖年溝渠細流浮沉道驛者十有一年

道學集

拾遺尋緒曾梓先集流布寰區

近懷鄉哲謀錫遺文訪故書再四卒業諸纂本而測以蠡見特以香溪冠首澄淵源也仍其名曰正學懷濫觴也他如潘子賤章山堂吳正傳柳道傳黃文憲王忠文諸先生皆濬滌涯涘澄澈橫流隄防麗澤者也嗣輯其文為廣編又如鄭忠愍陳文毅吳濬仲諸公又皆披揚流灑節汨潺湲襟帶麗澤者也嗣輯其文為附編若楊子權葉成父諸賢遺文無傳望洋興歎已耳餘或有傳無關正學雖文河泛濫勿暇浮湛也或此板沉沒尚望後賢又刻俾麗澤一泓毋為斷港絕河庶幾無江河日下之歎哉抑聞之孔子為天

讀正學編集語記後

夫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皆與道為體然載道之全者

莫如書詩辨序在昔教盛學修聖人之道流行宣布雖無書可也惟教衰學廢道之托于人者始不得其傳然後筆其言存于簡策全以是知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上方文武之道流注于洙泗正學序自顏曾思孟而下寥寥千餘歲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復賀下逮乾道淳熙敬鄉後序金華文獻播傳四方文獻維時東萊呂成公與紫陽南軒講學婺城麗澤書院所以濬發洙泗之淵源者深矣正學序自是以來北山何氏魯齋王氏仁山金氏白雲許氏更相授受麗澤序世之後先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正學記流風遺韻藹然被于溪山之間雖時移世改而士食其澤相與枝梧者嚴州祠堂記踵武繩繩機篇相印正學序又所以開拓大中張皇幽渺而助正學丙午書以明乎其道者也唐易論婺之文獻鄒魯一方敬鄉後序駸駸乎且為天下望矣麗澤記計其當時文派序諸老先生上蔡講義亦既嚆嚆其腴澤而掇其大者用之天下國家其餘緒則以數遺後人書目序思諸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讀其書嚴州祠堂記何莫而非此道也胡傳序易世來山川如昨敬鄉前序出里門無與言儒者全求其家集則子孫或不能以咸有

文派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縷耳乙巳嗟夫賢才之生代不幾人文章之傳人不幾篇文獻士之有志于道者嚴州祠何以法焉書舍祖年生也後仰高山而挹遺風敬鄉曩侍先大父傍上繙閱故藏全每樂而不厭然亦恨其時尚少勿能問而識其詳也上嗚呼金華文獻之盛舊矣麗澤立言之士文派其為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道也正學又烏知一旦變滅若煙霞者乎然則編類者之功要不可少之也文派惟是三四君子上表章先賢啓迪後學文獻誠知夫富貴福澤之以為愛其身也而無與于君臣父子之道也趙

開謂羣公之文而忠義孝友政事儒學皆在其中文序重鄉士而尊前輩敬鄉精加校讐文派咸自作書傳論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跋蘇動靜語默酬酢萬變無不各得其當上則所謂行道也趙伯彰化善俗之盛心麗澤扶持名教之功大矣文獻愚不自量聞見單寡敬鄉凜凜諸先生無傳是懼正學故取平昔所誦與意會者次第編錄文派聚于一書文派刊之家塾繫辭以昭歷代人才之盛為邦家之光文獻且將以風厲人士文派推明聖道而施之用上教授非徒尚詞藻也敬鄉前序祖年學道隱居有日齊

記退坐書舍中書舍沉潛玩索益知靜中之有真樂研幾以至飯蔬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與鄭修已然不過得道之一隅克復以一隅為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上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與張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以敷衍為文字而已也上彼工于文者志在進身非實有求于道者也文論身進則棄于道矣此其所以有畔于聖人也上後世任道者之通病也詩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正學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與朱鄒魯伊洛垂教傳心之妙上蔡讀其書者猶可想見麗澤金華素稱文獻之邦文獻士之有志于道者上嚴義利之辯于毫釐之際孟子發題是言上潮何王金許之流而窮其源正學宛然三先生之家法也麗澤夫天不欲吾道之昌耶公書幸而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後通鑑後之君子或有取于斯焉是亦區區此編之所望也前通鑑祖年年三十有八魯齋而

其生不辰後通鑑皆足患難中煅煉而得東萊未嘗不惓然深思云銘上譬如草木固是雨露發生惟經霜雪方堅實也東萊若百事安穩無違情拂志而可以成就則君子滿天下矣惟其不然上俯仰樂而無懼

橋齋一吐辭必根據于道一舉筆必發揮于道非汲汲于取功名非孜孜于圖利祿論一生只有此一事

一息尚存此志豈容少懈立志自今以後當以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爲憂其餘

流行坎止一切付之自然得正而斃焉斯已矣三戒

雖然自古聖賢相去率數百年而謂自是傳之者都是做到此與張道固無往不存聖人修之以爲教與

器精神心術寓諸書書目苟堆積文集而不能游目其間與無書等耳秀才使聖人之道反晦蝕殘毀卒

不得大明於天下詩辨其爲小人之歸也必矣三戒

吾儕自省何似顧安得謬言心識而忘勸戒哉座右銘

因輯約而奉以自做焉四訓且爲天下任師友者告也麗澤道之在天下至公而已矣屈曲瑣屑皆私意

也丙午彼其濶視六合而狹小一鄉凌厲千古而厭薄近代敬卿勢之所趨誰得而回之嚴州祠年本不

敢望有合書區區之志論善比之袖手不向前做者則大勝矣東萊一世大賢君子丙午訶叱而麾斥

之上方是不以人待之也書則天下豈復有理聖人豈復有教乎論詩亦要其不求自得諸心以止乎道而已論格

記

笏峙樓記

笏峙樓者余王父藏書處也面對九峯峰皆拱峙吾樓嶙峋秀插有如笏然故笏峙以名先王父自治茲室脩花理竹日哦咏喬松翠栢間余爲童子側聞先王父語家嚴曰吾族之家于茲土者至汝之身越十有五傳矣邈之南軒先生則一十九世也自宣公與朱呂兩夫子講學于麗澤書院中原文獻之傳吾婺號稱最盛故吾家家學有源詩書絃誦之化得以少延而未墜雖自吾身以推所自出僅皆以經生老而

叔伯高曾未嘗代無顯人當吾如汝子之歲偕兩伯父負笈他方聞諸望族家多藏書子孫克肖其家能善讀其書未嘗不心焉慕之每思博一第以償夙願而中年乏嗣遂絕意進取而志少衰間復自省曰吾生衾影無慚吾非無後者必堅所志以貽後人乃作是樓貯先世遺書于其中今幸汝成立矣汝其無負吾志復摩余頂曰若之成立未知能道余言否也後余年長先王父嘗令予復斯言而余不一遺也後余昆弟長家嚴嘗以斯言勉之余按之無悞也迄今遺書無恙臺榭依然而先王父棄世已將十年于茲家

服闋每不獲偃息于家余每志先人所志而未之或忘用以自勉勿怠日究諸子百家書學爲文章以自成一家言并冀昆季共遵先志得少延家學于勿替庶幾無廢先人之志乃備述余之所聞于昔者書是樓之壁以示其後

遊愁城記

愁城莫知其鄉也當混沌之初粹然天真無怨無德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固不知有所爲愁也迨其後氣稟拘而人欲蔽庶民去而君子存之故堯舜禹湯文武以斯世迫而爲憂孔孟以斯道迫而爲懼自茲以還降而爲愁已爲憂中之一隅懼中之最爾矣蓋帝王聖賢所憂所懼者大而彌遠放乎四海貫乎千古而莫限愁則抑而不伸不堪與人共事者其量隘矣約而易周如城郭然故曰愁城又以愁牢深厚鞏固不拔而城以名在昔庾信曾受厄焉攻之不破蕩之不開乃作爲賦以自解其詞曰且將一寸心容此萬斛愁嗣是有問津者如張衡爲河間相道經其地作四愁詩以見志云昌黎則曰乾愁未解坐百累朱子則曰却愁說到無言處先南軒則曰客愁空自多楊誠齋則曰只愁春去不愁貧范香溪則曰一洗胸中

萬斛愁造其地者詩歌盈筭余素不喜辭章之學故不甚浸入心脾也主是城之政者曰天君常不出戶而知天下不下堂而知四方內有六府以襄內治外有五官以宣外化雖喉舌甚嚴亦未嘗不休休有容余年垂髫足跡未遍二十始一至焉所歷患途荆棘滿腔每爲之樹忘憂之草採蠲忿之花以永朝夕一日內省天君欲陳治安之策爲愁城別呈清境天君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乃爲余命二眸子邀古昔聖賢以解愁俄頃眸子來前則知堯舜以洪水汜濫命禹盡力溝洫也湯禘桑林方以六事自責也文王猶在玉門作易武王方開丹書爲銘孔子則作春秋以正人心孟子則道性善以距楊墨時有至者則屈原自汨羅來梁鴻自海曲至賈生自長沙反鄒陽自獄中出一堂晤對余則茫然若失因知古昔聖賢皆自憂懼中來也余雖抱愁其又何恨言未已適醉鄉侯至與余往來酬酢抵掌而談曰愁破方知酒有權令余痛飲奈城中塊壘填積涇渭皆盈殊非一醉所能解者忽眸子昏昏欲睡云周公自東土歸將造謁焉醉鄉侯遂分手別去時夜將半四無人聲愁復至矣翌日還問天君天君乃令余假道管城約楮先生陳

玄陶弘相與爲盟作討愁城檄示武以捍之值諸君
至余因不揣欲進呈詞忽天君悵然不樂使余不成
隻字余因憮然曰此固天之所以困我者居易俟之
可矣乃欣然述所遊之概以告後之入其疆者

附八愁詩

余生愚拙素不能詩中有所鬱不得自伸欲寫
以文瑣碎煩屑緣撮梗槩紀爲古詩名曰八愁
做四愁云

王父方弱冠性烈不可支嫉惡探湯狀見善嘉歎之
直道多忤世奸邪輿謗詞年近古稀後家君擁皋比
未幾臥牀褥奸邪多欺祖病父遠處欲告聽者誰
未幾祖捐館家君日號悲讀禮家三載兢兢守其雌
未幾報服闋家君仍驅馳余時涉世故今聊紀此詩
王父方弱冠下帷不停披及壯遊泮水異跡發天池
荏苒四十載誕育家君遲遂捐功名志仕進非所思
及後生不肖喜更不自支每曰子貽後所恃惟德滋
構亭種松柏爲後讀書基家君承祖命驚枕與持錫
踰年懷祿養著鞭躋貢期家君早歲食餼後備創捐貢筮仕松山下
時望白雲移屢請俞終養大令慰由之未幾精力竭
萬事皆神疲今年充上舍俾年家計恃永訣囑支撐

領命矢無私首尾十載餘昆季無或欺非余妄自許
鄉鄰所稔知未幾祖母沒遂致各自炊田地取荒蕪
少時吾所治屋宇甘偏隘少時吾所嬉器物仍素用
寧少不嫌虧奴婢引老弱寧寡略追隨合爨無私取
異居不拾遺錢產儻來物吾性原不攷但得免飢餓
知足亦非癡營營求利輩心無恬泰時

家君客冷署四歷鱣堂師遙囑年操家勿泥各自治
常須持大體時將祖命思此言固吾志兄弟通告知
誰料言與行每致多瑕疵經年得聚首繞膝備陳斯
話長愁夜短怒溢傾酒厄父秉大公志長退幼進之

從此傲日長裝飾鋪張詞余承祖父命隱忍絕人視
如身果有過何妨詰以辭有過勿知改神自不可彌

余曾有告
城隍文

家君客冷署家鄉風俗移愛憎憑阿堵恩怨因酒厄
逢人場作戲遇事局爲棋語言藏甲冑禮貌出椎鎚
小利倫常壞微嫌大義遺談道嗤迂濶研求曰力疲
謀生稱得所計較曰無欺人善苛指摘已勞假事施
施伐人過以言詰已惡飾支辭法語已不可異言或
可爲援古爲勸戒曰今非所宜謂福因善至曰善亦
啼饑臣救術難措膏盲疾莫醫他人無可挽奚堪手

足履素人視肥瘦豈余素所期雖我亦病體猶幸自強持我病在一已爾病累宗支宗支何所累有志莫承之

年少不冥頑俗習并力祛十三遊泮水雖學尚空疎弱冠屏舉業反時肯讀書十載學詞賦玩喪度居諸癸未甲申歲夙垢思掃除義理縈心曲經史滿室廬書田縱耕耨文苑恣獵漁穀賣讐梨棗酒熟校豕魚每思求一得故爾法三餘功名都是幻學問終不虛年少不冥頑願共全生質學文先躬行脩之自得吉人惟慎大閑不渝始勿失余影不抱慚全在欲念窒

道學集 雜文卷三

五

一日或暴之何堪寒十日得善思服膺有過常戰慄余生所欲言旁見亦側出世有求余心牢騷寄佔畢從今溯往事不禁泪如泉思我王父母鞠余倍加憐見背雖八載夢中時涕漣非我詞誕謾多因思萬千萬千恩難數姑舉所常宣每曰汝操家常不自求全年曰凜祖命寧敢易轍弦又曰爾兄弟未必克若天年曰有父在寧致有倒顛

從今溯往事非闕遇亨屯尺布尚可縫兄弟宜相親人生天壤內如何是立身一言可以蔽莫如先盡倫余身稍有謬照鑒有鬼神此衷不自吐愚昧方吾嘆

所以常三反不求合夫人愛憎因喜怒喜怒有何因果有可怒處余豈憚自新只患腹稱儉不患身處貧自古賢哲後尚多不能均而况株守儒焉得志常伸文

重立宋儒楊船山先生墓碑告文

先生鍾靈望浙作宰龍溪旋賦考槃就吾鄉船山而家焉凡郡邑志書所載詩曰溪頭者即今白馬潭也卜兆則在梓樹鄉石坑之原邑令汪公文璧特書其事余也景仰桑梓賢哲訪求故家遺俗而知隸吾湯者惟先生一人丙戌春王樞衣墓下至則荒煙蔓草

道學集 雜文卷三

七

丘隴幾不可辨乃鳩工伐石而樹碑其上題曰宋儒楊船山先生墓仍令先生後嗣培土植松以肅觀瞻不謂越月而悍鄰碎所樹碑後嗣謀訟公府以微覲覲余更行成其間而紛爭以息爰陳牲醴為言而告于先生曰慨自先聖沒而斯道淪亡正學久矣不明于天下南宋諸大儒出方為之拾遺尋緒維時先生則親炙考亭以承其統指示魯齋以啓其傳雖曰孤若晨星莫與為儔然發學之開寔攸賴焉如魯齋之迷道大安固將造先生而考德問業也則先生德業之隆從可想見矣况朱子集中所錄先生問荅語莫

不聞幽閨微足為後人所服膺益歎功誠不在四先生下聞之廬有當式者墓有當拜者豈非以其人哉今先生之故廬皆已化為桑田惟船山之區依然未改余每低回留之不忍遽去若茲墓也處山陬僻壤中卒無有過而問焉者他日能常保其不為勢家奪不為虎狼穴耶祖年惕然傷之不憚崎嶇憑弔懼先生冥焉無聞于後生乎其鄉者責也冀藉一墓以永其傳用崇所報加敬先生并以風厲將來此祖年志也祖年近先生之居誦詩而挹洒磊襟懷讀書而契體認志趣獲對先生且怡然也烏知生乎祖年後者

道驛集 雜文卷三

告城隍文

維年月日本邑某齋戒薰沐而撰為文越三日詣神而告曰昔靈均問天天不可問文通賦恨恨實無窮夫亦有所不得已而後言以自寫其感憤者乎若某生無遺行遇有難言問天而玉虛莫答賦恨且罄竹難書矣其最不可解者尤在未嗣一事爰為

尊神告之人之有子承先待後非細事也續世縣家非異事也以非細事而故靳于某以非異事而獨惜于某神其謂之何哉謂某固無子者則甚不必有某某無子而終某之身猶之無某矣而某何以生哉謂往昔賢豪固有無子者非獨始于某為念若而人名足以留天壤而不壞言足以傳千秋而不磨當代師之奕世尊之固將合天下後世而予之矣是無而有者也而某寧有是哉謂某衾影多慚行當無子某每自思口過有之而心過則未也人所不見者心之功人所已知者口之過或與人不能無過亦以直報怨也寧必以德報怨哉謂某命蹇福薄當得不肖子以故不使某有子然有不肖子而亦有矣無則人將以某為何如人某某罪孽滔天某方幸餘生之不暇尚期有子乎哉不自量而反求于是恐神之忘某惡也而啓之神又謂之何謂某尚有所待而運未來也娶妻而買妾者有年矣何為而不令某生一女而姑慰目前之寂甯一胎而稍寬女子之懷哉謂古今善人或亦無子惡人恒不無子無子者人未必遂議之有子者人未必遂恕之而已有矣惡者反可藉此以分謗如某雖未為惡幾無以自解而甘心焉某固不能

不漬於神況以未有子故某自懈其所爲謂僕僕風塵固爲天地作一勞人每致父母多憂親朋多惜哉回思田園廬舍某之逆旅矣圖史遺書某作書肆矣父母兄弟妻妾奴婢某之萍交矣真不啻飄零異鄉終有一日還家而不干此身事也豈不惜哉或有小過而神刻責之似屬春秋責備賢者而某非其倫或以大過而痛懲之一似懲一儆百者而某非其流今年三十毫無別過如有別過某故自諱豈能諱於神哉不諱於神而或諱於人神其立加明罰以殞其身免某妄思有子則亦神之恩膏矣某又何辭某復何求伏望尊神詳加審察而施行之

代祭祖母文

嗚呼吾母母歸吾父秉性貞淑夢熊無兆心憂眉蹙力勸吾父慈幃再續經年生兒撫如已育父非吾母宗支奚屬兒身今在母胡不祿夢想寤思百身莫贖嗚呼吾母母歸吾父備著相莊家計不足脫珥簪襄多方措置綢繆勿違田園廬舍歷久未荒音容笑語豈期頓亡人謂吾母福壽無雙兒痛吾母辛苦備嘗嗚呼吾母兒幼從師諭兒日新兒長筮仕諭兒立身三職一官缺事晨昏劬勞之報子道未伸維子若孫相

向失聲嗚呼吾母愛子已極憂孫尤篤長男祖年被祿伴宿自幼及壯嬰孩是鞠暖曰猶寒飽曰不足偶沾疴瘵幾同遇衲偶事遠遊閭門相矚次及諸孫備勤顧復教養兼至詩書相勗曾孫培堦珍惜如玉胡今一旦天奪之速嗚呼吾母屈茲七七兒猶夢中恍如母在思邀馳封昨春定省目明耳聰竊謂母算壽比喬松今登斯堂僅對斯容血泪盈眸甘旨徒供乃安斯寢從俗尊崇嗚呼吾母拮据創垂締造精工而今已矣萬事都空竹架紙屏云是母宮黃冠火化云爲母營兒念吾母備德固隆出世則仙身棲芙蓉三島十洲吾父重逢乘雲駕霧宮室奚庸回念俗尚藉此申恫并陳茲奠椎牛徒豐非曰虛文思報術窮母靈不昧俯鑒兒衷尚饗

分居薦新文

吾祖沒有一十六年祖母王沒亦四年祖母金則沒四年而未大祥也孫則分居越三十有五日矣未幾而田早已自耘今則新穀方升也傷哉愛養未酬田園如故音容不可得而見也逢鮮必祭感時序之已遷不忍先人之勿享也椎牛而祭徒事虛文一飯之薦聊爲視膳一日於膝下也傷哉年當髫齡一飲一

食何莫非祖妣手授也今捧飯而三號先靈又烏知先靈之知否也靈其享焉夫然後而年敢以自食也靈其有知方哀年之每食不下也

祭先考文

吾父其棄不孝祖年等而長逝矣嗚呼痛哉吾父安可溘然其長逝耶奈何而竟溘然長逝也憶昔王父開闢疆土尚有未竟之堂厦每懷締造僕乃夙願不謂賁志以歿吾父雖羈一官早夜圖維奮思志所未逮承先而裕後安可溘然其長逝耶吾父宦遊以甌婺間山阻海囑母大人提攜孫子健持門戶歲緣公事往來會城便道時駐家山不孝等以次奉觴吾父輒念三十載之風塵鞅掌何如數晨夕之聚首歡娛於是所志決焉卒賦歸與去秋以病乞休徂冬抱病還家方擬林泉偃息偕兩母壽考無疆不孝等得以少供子職安可溘然其長逝耶祖年則已年當四旬子息未見身為家子宗系攸關兒有莫訴衷腸父有難言肺腑倘得吾父更享大年代兒權輿措置則兒他日得正而斃焉亦庶幾優游泉下無忝存順沒寧之義奈何而竟溘然長逝也祖華生男五人覓者不

僅棗栗識者不僅六七兒既竭蹶經營思厚所遺為

道學集

雜文卷三

李

道學集

雜文卷三

李

樹百年家計倘得吾父更享大年兒則治繁理劇父為提綱挈領亦庶幾兒無多男之懼父有弄孫之樂奈何而竟溘然長逝也祖遵三娶兒婦若今錢氏固吾父病中代兒聘之官署者維時兒欲奉侍吾父歸來父則堅令不孝完姻旋里豈意兒媳尚爾淹留甌地而吾父修焉告殂里門嗚呼痛哉兒婚一月方周父喪一七已終在兒未親含殮在媳未識音容迄今一慟欲絕百身莫贖嗟何及矣倘得吾父更享大年媳亦幸侍堂上一日之奉兒亦幸免江干永訣之痛奈何而竟溘然長逝也祖臯未冠遊庠踰年食餼吾父喜不自勝乙酉應試疾作闈中吾父得耗徬徨為兒廢寢忘食坐若針毡中今幸少獲安痊而猶未霍然也為念割俸授兒參苓訪醫授兒良方何事不經吾父遲迴審顧倘得吾父更享大年兒得趨庭而學兒得循牆而走兒得舞班衣之彩兒得承菽水之歡亦庶幾天倫樂事乃何以使兒不克承周南召南之為而徒令兒讀蓼莪而時隨廢書之淚而吾父竟溘然長逝也祖遵體強神弱吾父惟疾是憂卒不令治經生家言兒乃迎合旨意私淑魯齋許氏為學必先治生倘得吾父更享大年使兒而兄兄弟弟孫而父

父子子環堵繞膝吾父顧而樂之不亦門庭佳話況
兒久經隨侍遇事最以義方見賢勉以思齊乃何以
兒歸方兩月而父病入膏肓父歸方兩月而兒痛裂
肝腸使兒官署反多定省之春秋門內却鮮瞻依之
日月而吾父竟溘然長逝也祖通年方髫齡學矣而
未就試聘矣而未納采焉顧復矣而世路之崎嶇誰
爲指示兄友愛矣而家政之綢繆疇克始終以父之
視兒父安能忍然兒也以兒之視父兒安能忍然父
也倘得吾父更享大年兒而採芹池畔兒而奠雁堂
中亦庶幾一慰吾父鍾愛至願乃何以父年適方落
公而不獲耆英之會兒齒未當裝俠頓遭哀毀之慘
而吾父竟溘然長逝也吾父棄不孝等其溘然長逝
矣嗚呼痛哉自此而田連阡陌井畝依然亦兒等之
出作入息已也而吾父惟全莊一區爲萬年不拔之
基躋堂入室輪奐奕奕然亦兒等之行遊坐享已也而
吾父惟影堂一所爲千載不祧之位圖史盈几牙籤
滿架亦兒等之口誦心維已也而吾父惟行略數行
爲百世流芳之徵花卉爭妍竹樹陰翳亦兒等之憂
忘忽燭已也而吾父惟松楸數株爲亘古婆娑之地
嗚呼痛哉浮生若夢沒歸鳥有如此曠達之見偶舉

以慰他人之節哀加膳也可寧堪身罹其變而身受
其言哉猥云生死之痛終古如斯然非爲人之子者
所敢出也祖年承歡膝下一若斬齊之永不加者
恍惚總惟一若音容之尚留異地者奈何而吾父溘
然其長逝也已焉哉吾父安可溘然長逝耶日月爲
吾父兮朝昏風雨爲吾父兮夜泣子規啼也助兒哭
不成聲杜鵑開也映兒淚痕出血吾父竟溘然長逝
也猶憶吾父自甌反旆舟車况瘁旅舍蕭條疾猶望
起也越有八日以除夕而抵里越有九日爲元旦而
拜舞疾猶望起也嗣是而兒伴宿初月之樓嗣是而
兒奉侍調攝之劑疾猶望起也未幾而病勢加強而
兒爲之疑未幾而藥石罔濟而兒爲之懼然猶望疾
之起也未幾而念祖父堂厦之未完弱弟聘娶之未
畢而兒泣矣未幾而令急製黃腸而諭循禮祭葬而
兒慟矣然猶若夢若狂作一必不若是之想而轉爲
吾父解也而轉爲吾母慟也奈何而吾父溘然其長
逝也兒也頓地呼天苟存視息規古制而循俗尚結
竹屏紙架以爲宮羞肝肺首心以爲饌對吾父而稱
先考悵手澤之猶存緬笑言之不再嗚呼痛哉父子
均氣連形一本也幽明珠途異軌何慘耶向瞻雲移

以官署書來而如見吾父也茲則撫柩哀號而曰吾父今懷風木以兩楹像設而如見吾父也嗣則展墓徘徊而曰吾父吾父而果在乎哉吾父溘然長逝矣為仙為佛誰其知之立德立言誰不知之惟是幽堂寂寞日落狐狸塚上家室恬嬉夜歸兒女燈前求其終身慕父母者有幾人乎即或繼志述事仰承生前餘緒要亦為之子者攀附成言輾轉無聊計耳不孝等不克稍自樹立顯揚吾父又將何求而始相從地下哉還念兩母哀號形同楚囚對泣不孝等既思吾父而泫然復覩兩母而淒然吾父力學體道在天之靈必有昭昭不昧者尚其默佑兩母壽而康諸孫昌而熾已矣屆茲七七將終循俗用徹靈座乃以萬不克伸之情而當莫可如何之勢敢陳一觴之奠縷舒哀慕之詞惟吾父其式臨焉嗚呼痛哉尚饗

啟聖祠議

吾邑學校顏敝幾二十年於茲矣未有議其鼎新者歲乙酉西蜀殷侯來毅然以修葺為已任邑之人士莫不趨承恐後余以抱疴里門無能為役心滋愧焉踰年丙戌二月朔日以不獲已事入城中友朋舉酒

相勞座間有以邑侯欲改建啟聖祠為言者各持其說議論莫決竟至攘臂疾呼散去解者下詢芻蕘欲稽載籍以審從違余時亦不敢妄致一詞倉皇言別順途自維竊謂友朋以是故咆哮蓋亦心乎攷禮者也豈尋常聚訟比哉余雖束書高閣又焉敢無說以對甫入門即繙閱遺書僭為是議以復友朋之命并以俟夫後之釐正是事者謹按聖父叔梁紇追崇之典漢唐未之有聞也自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始封為齊國公迨元文宗至順三年改封啟聖王若祠祀亦未載有明文明之初年如宋文憲所著孔子廟堂議王忠文所著孔子廟廷從祀議惟言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以父而列之子下為雜亂亦未議及啟聖祠祀正統三年三氏學教授裴侃上言孔子父叔梁紇元已追封啟聖王初殿大成殿西崇祀今元史雖不載創此殿事而裴侃之言可憑也至嘉靖九年以張璁議詔天下並建啟聖祠祀叔梁紇改稱啟聖公孔氏即今府州縣祠之所由昉也然祠址亦嘗略而不詳惟順天府志與泮宮禮樂全書皆載在太成殿東北云間有不盡同者或倣元制所定未可知也此則啟聖祠之居東北為多者也又考宋儒熊禾則曰

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點
孔鯉孟孫氏侑食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
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官行禮於齊國公之前其配
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又明
弘治中程敏政上議有曰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
無繇為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為邾國公
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
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
鯉邾國公孟孫氏配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議
上格於禮官不報故嘉靖中孚敬之請蓋因工部主

卷三

李

事劉魁之言魁則因之敏政敏政則本之熊禾說也
今讀其文禾則曰齊國公可知至元始封啟聖王敏
政則曰啟聖王可知至嘉靖中始改封啟聖公惟禾
則意在設一室敏政則曰立一祠如裴侃之言則在
元已建殿者矣此則聖父之追崇或以室或以祠或
以殿禮制雖有不同總之欲以祠祀之學宮者也又
考解縉則請建啟聖廟於闕里丘濬則欲立廟於曲
阜謝鐸則以顏曾思孟配享堂上而父皆列廡祀欲
立廟闕里祀叔梁紇而以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配
此則僅欲立廟以祀之闕里者也折中之議宜立廟

卷三

李

也允宜立之各處學宮也何以言之尊先聖而并尊
先聖之父殆尊先聖之至也子廟巍哉父祠卑隘是
尊之適所以褻之也先聖有知疾首感類是尊之適
所以瀆之也今試設兩室於此以巍哉者居其子以
卑隘者居其父為之子者安乎不安必易地以處矣
常人不安也而謂聖人安之乎借曰先聖功在萬世
宜廟祀也如聖父亦敬其所尊耳祠以祀之可也然
以度之先聖之心必大不安也與其尊先聖而使聖
心有所不安何如求聖心之所安以為尊聖之至也
故曰宜立廟也人情孰不欲尊其親況聖人乎觀夫
子稱舜武之孝皆曰宗廟享之而聖心可測矣必以
先聖故而屈叔梁紇僅祀於闕里是父以子屈也在
昔魯祀僖公躋之閔公之上傳者以為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謂之逆祀况乎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
先不窋也先食猶且不可因其子以減父祀又其可
乎故曰允宜立之各處學宮也嗟乎嘉靖中如孚敬
者力抗朝論建明大禮洵足昭垂後世矣獨於啟聖
一祠身為主議而不之斟酌周詳者何耶然則啟聖
祠址究宜在廟學中何地又將何議以安先聖之心
哉以余愚見當倣朱子所議宋代祀僖祖太祖廟制

自一室而遞及之意於先聖殿後接連建一啟聖殿棟宇一如其盛以奉聖父庶幾先聖父子之情盡而國家追崇之義至其大成殿後墻垣留之以當古夾室所設之幄顏路曾點孔鯉孟孫氏之配享仍之如程珦朱崧蔡元定周輔成亦建兩廡以安其位廡則減廟廷之二或後更有子從祀廟庭而父可從祀敢妄議哉若明倫之堂或居聖殿之後或居聖殿左右雖未見有定址要亦無關禮制惟名宦鄉賢允宜列之戟門左右以示夫功庇一時者不過得近聖人門牆必教垂萬世者始堪躋附儒先廡下使後世知廟廷從祀之不易云爾謹議

續喪不當合服議

三年之喪古人言之亦甚悉矣至有父母相繼以亡者卒以後喪之時日合計服制之期闕則愚不能無議焉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是人子之受於父母者恩固無殊父母之篤於人子者愛有加不幸身遭父母之變在人子恨不能以身代度父之視母母之視父自有相助以悲者即或繼志述事尚有待焉而哀痛之心自當有加無已也如續喪合服則是盡

之父者失之母盡之母者失之父嗟乎子生三年而後免於父母之懷父母終身而常存愛子之心何至此而不克邀人子三年之服也雖居喪而食稻衣錦者亦復不少揆之大孝終身慕父母者區區一服猶具文耳然必藉服以形其禮者所謂稱情而立文也以故心喪施之他人則可父母必備有其飾痛之制存焉誰謂服之無關於重輕哉考上古之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類而推之父繼母而亡則服未闕于父即謂之不知母也可較之短喪者其又何異用存斯議謂之不知母也可較之短喪者其又何異用存斯議

雜文

募修麗澤書院及正學祠啟

聞之惟桑與梓必深恭敬之情况乎以士希賢尤切景行之慕乃紹往開來共仰星華日麗而聞風興起徒歎山高水長凡有心者能無惻乎緬懷吾婺西流與洙泗爭奇誕育名儒南宋偕魯鄒並號如東萊繼香溪而崛起與晦菴南軒友朋講學聿開麗澤之堂逮北山得魯齋而遞傳歷仁山白雲師弟承流爰崇正學之額著述則羽經翼傳品詣則立懦興廉允協

輿情光昭祀典前人之貽謀善矣制其田里徹桑土以綢繆後賢之踵事誰與重以刼灰聽榛蕪而傾圯為訪麗澤之殘碑惟見苔封蘚蝕每拜正學之額宇不勝兩泣風號憶昔成公夢奠文憲上啟寺丞東萊子諱延年培植之盛心如見也嗣後四賢墓址郡守劉公諱鐫文廟廡紀載之深慮有以哉今者屢奉

詔修柅樞要未經下盼某等每思顧葺緣閒散無由

上聞惟是力薄於綿心殷如結自念誦詩讀書嘗鼎

一嚮業已借光於梨棗祖年有金華正學編之刻所望誅莠剪棘築

室百堵更欲重響其絃歌敬為同氣之求拱聽同聲

道學集雜文卷三

王

之應凡係孫枝自不忘夫祖德叨居後進寧或忽乎前修要必式崇廟貌庶幾整肅觀瞻彼奈苑琳宮愚者且捐頂踵豈賢祠書院同人反吝錙銖多寡不拘誰言一文羞溢贊襄是望還期不日經營俾靈光之奕奕不致漸即於飄搖鑒彼黍之離離務使復瞻其輪奐遠猷表章綿道統於往昔近抒仰止昭儒範於來茲將八婺之遺風由茲復振抑兩浙之文獻自是不興矣雁足僭傳末議牛耳望執群公謹啟

先祖妣愛養節略

子孫之受恩於祖父也如承天地之覆載然大而難

名繁而莫紀矣迨其沒而憶之固有愴然不能自己

於懷者豈僅失恃失怙之不可終日哉亦以音容遽

謝幽明永隔惟子若孫方聚骨肉於一堂而沒者長

眠泉下寂寞夜臺畢生無復再覺之堪痛耳吾祖母

一生梗概凡家大人已經瀆陳當世者茲不敢復贅

若愛養祖年之恩竊不能不為一言以志不忘焉王

太君一生男女未孕年至三十即勸先王父再娶故

家大人雖出於祖母金王太君不啻如已出且以先

王父晚年始得吾父愛之不可以言似旋以家大人

得祖年最早愛之益不可以言似也祖年纔免父母

道學集雜文卷三

王

之懷兩太君乃躬親撫育已飽曰饑已暖曰寒偶沾

疴癢中夜不寐必視祖年言笑如故而始安十齡後

出就外傳家塾不甚遠也兩太君一日而遣視問者

十二時或荒於嬉而不能成誦先王父暨家大人督

責偶嚴兩太君一若祖年之驚惶成疾者而不勝其

過惜時而應試時而遠遊始則以隨行者抵家知祖

年之已至其地謂庶幾道途之無恙也繼則以旋里

而繞膝欣祖年之仍侍於前謂庶幾他方亦無恙也

或隨行者久不抵家則念我音問之何疎或離家日

久不返則遣僕探視之無異少時余性樂交友朋時

相過從惟恐中饋之不給致貽祖年來無禮之譏而叮嚀婢子之再三殷饌既設祖年暢飲劇談兩太君必俟客之徹席而問祖年之醒與醉而後已醉則令婢子點茶俟祖年熟睡而方寢炎暑必問不熱否祖年慮其過念也答曰不熱兩太君必曰何為不熱嚴霜必問不寒否祖年慮其過念也答曰不寒兩太君必曰何為不寒偶有以鮮食進者必留以飼祖年祖年佯言已食兩太君猶遲疑始食之遇日用所或缺者人有所請或不與祖年佯言已用兩太君遂檢點即授之橫逆頓加祖年自傷時命之不齊兩太君雖

拮据成家輜銖不輕而過篤祖年若蕩產亦所勿計當王太君之疾也祖年有事羈關得耗星歸執手侍藥太君猶三呼家人治飯食我暨金太君嬰疾祖年方攜兩弟應童子試太君日以祖年不即返為念歸則相向失聲家大人再三曲慰太君謂彼蒼自不兩奪我怙之酷也而太君以祖年已歸云無所繫念者觀此而可知太君夙昔之愛養夫祖年者矣故人咸謂兩太君克享大年為世所莫及祖年適以兩太君多所焦勞而未嘗一日安閒多方鞠育而未嘗一事酬報之尤堪痛也回念兩太君固片刻不忍不見祖

年片刻不見而憂至熱中者今已棄祖年而逝矣即易簣時猶戀戀於祖年未嘗欲棄祖年也不忍棄而竟棄之較之生時不忍不見而未嘗不見者其不忍有加矣嗟嗟太君冥冥中寧有一日忘祖年哉何以祖年尚居人世而太君竟逝耶太君或知祖年之優游人世且憐祖年之愁腸百結不能告太君之悲也每一念及為之血淚盈眸後之覽者尚其鑒吾祖母之愛祖年也如是并知祖年之不忍忘祖母也如是則祖年之志也夫則祖年之志也夫

和歸去來辭

淵明歸去辭披公而後和不一人余既棲遲未仕且復巴人何和奈藩境頻觸仰思有以歸我身而始快因借題以求志焉

歸去來兮塵埃疊擾將何歸際此荆棘當道因知岐路堪悲恨前此之逐逐悔已往之難追方今年踰弱冠幸已自返知非為念桑梓賢達何王金許布衣繼東萊而崛起懼斯道之式微余挹高風何遑就棄捐軀場屋遊心聖門况我先世典籍猶存明牕淨几佐以酒樽講論景行麗澤立身恒守希顏務暗室之不欺必有造而始安以故問字載酒亦時執經涉關

閒來優游自得魚鳥咸供靜觀與酣逍遙汀畔浴沂
風詠而還時當萬籟俱寂何須擇地盤桓歸去來兮
世路崎嶇何遊此身既已匏繫吾志還當自求不羨
仲康之樂無事杞人之憂吟哦三墳五典翻閱八卦
九疇光陰迅速若風揚舟名利人生幻境萬古終歸
墓丘幸產文獻舊地水同洙泗西流代有傳人可法
寧甘碌碌自休勉乎哉過此已往年非壯曷可浮沉
任去留撫衷自問豈無之帝鄉非吾願造詣自有期
文園滋吾漁獵書圃任我耘耔惟慚寡識讀史竊愧
無才賦詩四五十未艾請事斯語復奚疑

又

歲之已卯癸未余寓會城得與仇滄柱陸梯
霞兩先生相往復且不以野生豎儒每進而
飲食教誨之又吳慶百趙典成徐龍門諸前
輩暨吳子寶崖陳子書倉陳子道源柴子陞
升吳子念修沈子德餘諸同學相與過訪把
酒論文洵為樂事一日余將歸里諸君悵然
囑余少留余何能忍然遽歸也因再和陶辭
一章以復諸公并以識一時聚首之樂云
歸去來兮春服既成何急歸況多名賢相晏樂浴沂

風詠何悲競言湖山增勝時以南巡倍加榮點同人雅集余追得
瞻名賢風軌謁朱陸祠竊慨風尚日非画舫聲聲歌管堤
畔色色新衣花柳詞章藝切道理推求念微何幸大
雅不事競奔若遊舞雩步趨聖門攜手周行模楷常
存朝夕往還講論傾樽惠我瑤篇迷目自慚形穢汗
顏致澤徒懷虛願卧雪此地袁安是春雨雪連朝惟是身居南
畝亦每治亂相關跡雖遠處江湖心非達士曠觀窮
則空文自見一生書債聊還達則君民堯舜不道晉
文齊桓歸去來兮觀摩切磋此遊敘事慎言是勉食
飽居安何求抽思有時忘食得句有時忘憂惟是見
聞單寡何妨俊彥為儔雖云罹難涉關泛舟暢敘一
觴一咏尋芳某水某丘質疑難之壅塞聆妙論之泉
流時晤言於一室何塵埃之戚休吁嗟乎人生遇合
固有時金蘭結契胡不留再笑再歌心識之且向遺
編尋樂校刊堂言旋逾月其期掛帆優游衡宇竹林花
塢耘耔渭北江東相憶故人貽我新詩今日心同琴
瑟久要不忘復何疑

戒情者言

今有怠惰放廢而不知自訟其過者余詔之曰子之
甘廢於惰也得毋未悉夫所為不惰乎夫天行健天

其不惰矣承天時行地其不惰矣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其不惰矣暑往則寒來寒往則暑來四時其不惰矣推之雲行雨施皆不惰之化也鳶飛魚躍皆不惰之機也堯舜之傳心曰允執允執者其不惰之旨乎孔子之教學曰時習時習者其不惰之功乎矧天之生人五官各有所司四肢各有其用已顯示人以不當惰聖賢之教人有恒可以作聖無息可以存誠亦明告人以不可惰然則夫人而可自甘於惰乎故神禹胼胝如錯而功成公旦夜以繼日而化洽以及董子下帷而孫生閉戶季子持錐而仲淹驚枕要皆深契乎不惰之旨而不敢自安於惰者也彼五陵年少溺於佚欲而不知所為不惰騷客詞人沉於安閒而不悟所為不惰若壁立之子困心衡慮每不自安於惰卒致由困而亨此孟子以動心忍性為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由是而知富貴而惰則富貴適足為召禍之媒貧賤而不惰則貧賤未始非造福之基也人當怠惰之時乘白日之駒過憩息而優游未嘗非目前之樂境迨樂極生悲始悔怠惰之足以敗人德而喪人心也不亦晚乎故終日無所用心者惰之所積也閒居為不善者惰之所致也人其以惰

道驛集雜文卷三

三

為戒而以不惰自勉也則庶幾矣

示杞人書

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甚矣憂慮之不可無也邇聞足下之憂迫出人意因有一言為足下告焉夫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曰墜曰崩自屬齊東之語聖人所存而不論者猥云或墜或崩則余方憂夫典籍之淪亡致往古神聖高賢之微言大義悉歸烏有為可悲次則憂夫山川之傾頽致從前仁人義士之芳躅高踪盡屬荒烟為足惜庶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與奈君不憂我所憂而憂所不必憂也或謂天道惡淫冥漠中鑒當世造孽者之迷而不悟欲去此濁世以別呈清境耶抑孽大者天不得而涵罪重者地不得而載欲不墜而自墜欲不崩而自崩并天地亦不能自主反任人事之不可得而挽耶是俱未可知也倘果如君所憂則亦天地間氣數之適然又何暇沾沾焉以此身無立錐之地為憂哉用藉管城奉達魚書幸布國中其臻雀躍

道驛集雜文卷三

三

道驛集雜文提要卷三

道驛集雜著提要目次

尺牘

與陸梯霞先生論文

約鄭宸眷話舊

示諸弟

與胡彥輝論學

勸設渡

荅陳書倉

示友

與吳慶伯先生論著作

東仇滄柱先生

上家大人

東趙懷齋

示七弟

候黃研芝先生

三徑經綸

延攬人才

隨才器使

因時遷徙

嚴斥小人



沙汰冗員

哀矜懦弱

退抑剛強

栽培賢裔

情譜

喜

怒

哀

樂

懼

愛

敬

欲

惡

畏

慎

避

法

戒

求心錄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道驛集雜著提要卷四

金華張祖年申伯著

尺牘

與陸梯霞先生論文

星辰麗天江河經地此天地之大文也時而雷電雲霓之出沒崇山峻嶺之起伏則又天地大文中自然之波瀾原不假強為而可得者今人每好為奇異陸離之文而不循其自然之格又何啻星殞河竭之偶足為人駭而究非天地所宜疊見者乎必也如五星會聚日月聯璧以及海宴河清之類於所自然中而加粹美焉而後可否則未見其當也

約鄭宸眷話舊

僕三載顛連踟躕之狀世所罕聞既而自思使人一生志滿意足凡所涉歷皆屬坦途則亦甚平易無奇辟若天地間必山為之峙而崇山峻嶺以極其危而山始奇必水為之流而紆江遶河以成其險而水始奇而後天地間多奇觀故吾人亦必履危涉險而後多奇節否則埋名沒姓又何關有無之數哉刻下頗向苦中尋樂勿復時作杞憂也足下試過我一談

示諸弟

文章一道只求自己過得去便可出以問世凡屬已多疑慮處必有許多錯悞然非讀書談道日從事于此中者又未易語此

與胡彥輝論學

今人徒博虛聲而不循實地間有所得者忌心勝而自恃太甚以故世風日益不振忌心不萌必紬繹玩索而得其味矣久之不得夫然後果有錯悞也何妨明以告人自恃一生人人以為已登作者之堂有識者惡其驕矜任其所為而莫之校彼方以人之鄙之者畏之矣奈何奈何

勸設渡

今日誰肯渡人哉不渡人而人未必無渡處然至此地不得不望渡於我輩雖不設渡不至皆溺與其或溺而後言渡何如防溺而先思所以渡之也昔孟夫子謂道可以援天下我輩不獲利濟之任獨不能為人等一手之援乎自慙力薄願足下同襄盛舉也

答陳書倉

捧讀謙言特為余作不勝惶恐僕惟叨承先世學脉尚有遺緒可尋故此心不甘與流俗伍欲向研田中求生活耳尚荒蕪一切常為枵腹之人雖日餐以肉而

不肥日食以粟而不長以視諸君之見面盎背者余且自慙形穢矣何足下謬以克紹先業見屬耶

示友

昨見足下與某謙和善下僕歸贊揚久之謂翁之厚若人如其篤也既晤某某知足下之所以然乃遂其非而非厚之僕不禁重有所慨于足下夫成人之惡者較之自為惡者尤甚任人為惡者較之沒人善者尤甚蓋為惡之人其心不悟所為果惡也人忽加之正言諫論必爭爭之必激其怒怒夫人之逆于彼也旁有從而順之者彼方欲與溺已者角勝而樂夫助已者以為之翼遂致溺而不返將終身陷于惡矣吁此害人第一等罪案也望痛改之

與吳慶伯先生論著作

今人莫不競以作者自名矣烏知誰可以言作哉吾人著書立說不過發明道理之所未盡期異學之不平鳴于天下已耳未嘗別有何說可以駕乎大道之上也矧聖如伏羲為千古文字之祖亦因一畫而成八卦聖如孔子為萬世道統之宗亦曰述而不作願人而可漫言作乎著云者猶言註也無非闡揚此中之奧義作為議論文章使有未宣者彰明較著之謂

也何人私心自用輒以能作見長而甘自蹈于妄也
可不惜哉

東仇滄柱先生

先生昭代名儒年之得一識荆固已大慰生平弘願
兼以拙集呈正蒙示去留復錫以鴻序而手歸之益
感殷殷誘掖至意但年僻處山陬徒以悲歌怨憤之
態日對田夫野老相為俯仰上下雖曰貧賤憂戚玉
女于成年又恐非其人也近聞先生註釋杜工部詩
集成乞惠一冊使年吟哦漁田沃里間蕩滌胷中傀
偶而不致煩地呼天則所以坐春風而沾化雨者庶
幾哉其受益良深惟先生其留意焉

上家大人

男自三秋抵省無日不奔走公庭所恃理直氣壯舉
凡有以嘗我者困我者而男皆不為之動心暇則將
所授梓傳解而復加校訂之一日讀至養氣章 宣
公有曰自反而縮則千萬人之敵亦可往蓋理直則
氣壯也等語男竊歎宣公撰是書以教天下後世今
日誦讀遺編恍如面命揆之 大人立身于不敗之
地之訓若相揆一因益不為羣言所搖惑故雖身處
異地尚為公庭之束縛而男亦不以之介懷惟是兩

祖母葬期伊邇男不獲扶柩墓門以酬愛養之深恩
于萬一寓中不禁時時泣然涕泣也時而匿怨者來
恐其疑男為畏懼以至泣下沾襟則又為之談笑如
故旁觀者以男或歌或泣疑男為狂而不知男之悲
歡皆由中而出雖痛祖母之念切人笑而年哭亦是
一種至情而小人方猜疑之百出以故以人治人而
使之自悟男每在家趨承庭訓謂男交鮮良朋宴樂
皆為異姓骨肉患難人跡且將罕至矣爾時方慮男
有所不及檢以故告戒彌殷而男率以人非土木斷
未背義忘德若此今在寓所則見若輩共飲食談笑
時而人若另一人見利稱貸時而人又若另一人伐
善施勞時而人又若另一人庭訊質辯時而人又若
另一人或數人而人人自異或一人而朝暮自異或
利所得而搖搖莫定或詭其詞而刺刺不休惡狀醜
態令人羞見無一不出大人所預料者始悔不早遵
庭訓以至今日而徒為抑鬱之歎以自艾之晚也所
可幸者得與杭之賢士大夫遊有以勸善規過而不
致見聞單寡庶幾其免旅况淒涼之歎

東趙懷齋

人當慮禍及不當喜禍之不我及慮禍之人旦夕焦

勞而無時無事之不提防若禍之或及我也而卒晏然無事無他慮之也禍不偶及相與恬嬉施施自得方謂慮禍及而禍不及不慮禍及而禍何嘗遂及也偃然自足而不知省一旦禍及其身徒望解懸于人豈非不慮之故與偶有所感緣以相質先生其以斯言爲何如

示七弟

人惟徒慕功名遂以詩書爲宗之資而不務脩實行多不克以綱常名教爲己任豈知夫子教人固于孝弟謹信後而始曰餘力學文也惟今世鄉舉里選之法廢似非此無以爲進身之階故賢智相率而不知返耳但出而能爲天下不可少之人即是聖賢所欲得之人即是父母甚樂有之子否則華袞何榮軒冕何貴乎

候黃研芝先生

恭惟閣下鍾山孕玉西浦含珠蟾魄初生擅奇聰于對日龍頭獨露符壯志于吟雷推江左之無雙洵當今之第一某文雖適用學愧逢源守廣漢之遺書不求聞達師紫陽之野服雅慕幽棲恭逢太宗師熊軾遙臨迎未同于竹馬反辱老先生魚緘寵名願得遂

其登龍許以文章道義之交不在名位儀文之末捫心知感揣分多慚方幸天假其緣載酒向玄亭而問字不謂星言夙駕斑衣奉畫錦以榮歸想今太宗師喜占勿藥行見

聖天子榮賁安蒲伏處下風仰瞻霖雨憶昔晉謁之時訂來笏峙樓中快飲平原十日遂自拜違而後時向蘭陰山下朗吟采葛三秋近晤蘭邑父母許愚亭先生知同梓里緣詢榮禧聞有便鴻敬裁尺鯉正學一編幸已告成梨棗如椽之序未蒙弁及縹緲刷印雖多寄呈奚自荷亭舊集嗣當反壁連城道驛小圖

諒已聲成擲地不日雙鳬北上榮依日月之光還期隻雁南來拜讀琅玕之字再念某駑駘自廢無心邀盼于當途廉鐸未成正望鈞陶于大冶金華之理學絕續堪虞綿竹之箕裘續承匪易脫遇輶軒下賁統祈鼎呂弘宣書出先儒詎敢私爲枕秘風聞後起庶幾永續薪傳足徵啓迪之無方且佩高深于不朽仰祈丙矚俯鑒寅悰鄙不文惶恐無既

三徑經綸

靖節曰三徑就荒松竹猶存余未折耆歸來園有小徑雜栽以菊朝夕其間佐以卷書杯酒日

涉成趣時醉仰思扣所欲吐即三徑展爲經綸
是亦爲政也處江湖之遠者憂如是云爾

延攬人才

孟子曰湯執中立賢無方賢才固不擇地而生也惟
是伏聞隱奧不屑屑求用于世而世之求才者恃一
已而耳目之又烏能攀附而萃美于我哉語云一葉
蔽目不見泰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人才而徒耳目
之耳耳目目焉未必不仍以壅塞阻是相須殷而相
遇又如此其難矣况人情莫不忽近而貴遠少長周
旋卑視鄉鄰舉無一之足介其意或他邦異域方爲

道學集 雜著卷四

八

心醉神迷延頸企踵殊不知名門世胄有才而才附
益之其才易顯惟彼白屋或具良才幽鬱窮閭若龍
之未附慶雲魚鼈爲鄰若驥之未遇孫陽駕駘同樞
耳故才無取不問名門品有足珍勿拘白屋庶幾哉
不致沉溺而失之交臂也玉曰無翼而飛珠曰無脛
而走豈珠玉之果能飛走哉人飛走之耳否則合奇
佩美莫爲吾有迨有得之者始悔延攬之未周又何
異捫虛縛風煎湯覓雪乎用首延攬以弘樂育

隨才任使

繳而仰釣而俯取利均也而俯焉繳仰焉釣必無取

矣纖而坐耕而行成務等也而行焉纖坐焉耕必無
成矣迨無所取而咎繳釣之不利無所成而欲纖耕
之不務豈果繳釣之術不善纖耕之業不美哉任使
之悖也故草之爲萃爲藟分食之而死合食之而壽
實之爲金爲玉塊藏之而常彫制之而炫要亦任使
之隨才耳否則朱紫相雜雅鄭相亂何以澄治績于
一時足枉處士之駕哉用次任使以示調度

因時遷徙

禮曰三王不相襲禮五帝不相沿樂豈帝王故爲更
張哉法非所宜而以悖于後者準之前事所應變更
也地所當易而以駐之東者移之西勢所應斟酌也
甚矣因時之不可忽也圓寸之珠方尺之玉人非矇
瞶誰不知愛然方饑而愛食必過于珠方溺而望綆
必踰于玉謂非時之有可否乎如水火固生活夫民
也故鑿井鑽火者至今德之而趙城以水滅漢室以
火焚又其害矣用之善而害者善用之不善而善者
害襲重裘而行酷暑拂涼扇而御嚴寒能無病乎用
次因時以昭變理

嚴斥小人

小人之爲害也烈矣小人與君子不同道而相妨小

人無由取愛于君子每思害君子而始快嗟乎爾小人也自甘匪類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其亦幸矣而顧淫盈以逞魍魎殿臺麟鳳藪澤何耶計去君子而爾翻然改圖猶曰妬耳君子爾誅而爾先之猶曰激耳爾其翻然改圖一旦滌其舊染君子未必不爾容也君子而或不脩其身若所謂自侮而人侮之爲上國之羞則亦惡濕而居下耳乃何以彼方掀天揭地思大展抱負于清明慘淡間而爾顧肆虐以掩光芒嗚呼其亦不仁甚矣用次嚴斥以昭瘴惡

沙汰冗員

冗員胡然而設也或者以爲始之不慎曰否方紀綱之未定倉皇措置圖治維新寧詳毋略寧因毋革雖寸長錄之一藝庸之亦創業者之苦衷而逃聽風聲輩或因密戚或係通門車馬塞塗咸舉所知加諸上位要不免濫觴之階也尸位素餐其爲四鄰之光者曷在乎混厠是區非所以荅天氣之清朗也用次沙汰以示節用

哀矜懦弱

懦弱非棄才也特氣有未養不能充塞乎天地間耳潛養培植安見困勉者之不底于生安利學哉使以

懦弱不振不施灌溉之勞甚非上天生成之本心矣曰裁者培之傾者覆之彼懦弱者非覆而不可培者也如貪懦之廉立鄙薄之敦寬後先豈異人哉而聞風莫不興起者亦其氣有以充之耳使以懦弱而棄之天下中材衆矣不幾自隘其量而薄待斯人乎用次哀矜以示大同

退抑剛強

吾觀躐等欲速之病類多剛強者之爲也自用自尊其失較懦弱而倍之故夫子而曰過猶不及又曰由也兼人故退之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不知所以裁之可知退之正所以進之裁之正所以成之也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亦必由養而大而剛者始塞天地也義襲而取者餒矣謂非徒恃剛強者之不足取與況剛而復強而悍其自用自尊有不可勝言者于言則太玄之擬易元經之擬春秋是也于人則王莽之比周公安石之配孔子是也于事則季氏之舞八佾竇憲之稱萬歲是也蠱惑人心侮慢名教僭竊侵削釀成禍亂其有關於世道者大矣烏忍置而勿問乎用次退抑以示防微

栽培賢裔

劉章曰非其種鋤而去之其種也可勿栽培耶邇其先人補綴潤色尋復優游林下獨芬芳于肅殺之時其勁節亦云懋矣未幾風烈霜嚴有心者多興零落之感猶幸嗣續有人尚其珍惜愛養既以酬往昔之赤心坦白又有望于繼起之奕葉相承否則菁莪棫樸之盛且不可復覩矣用次栽培以儲後用

情譜

子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發皆中節情之正也人孰不用情而發皆中節者寡矣是日用情而日失其正又烏能率性以合天哉此道之所以不行也余惟藐茲一身夙夜恐懼求免偏倚乖戾之病而卒有未能因自書情譜一帙自驗其情非曰如是者情之正異人察是以求至于正第吾之情如是而已矣則吾之性亦如是而已矣未得所正功在正心脩身未正而譜亦余之不自欺也析之其後

喜

可喜

君聖臣賢 父慈子孝 兄友弟恭 夫和婦順

朋友切偲 心正身脩 時和年豐 民安物阜

天道福善刑淫 國憲褒忠恤難 彊忍而行 義之與比 見利思義 因名責實 喜人告過 不恥下問 行善有侶 考古必詳 家庭一堂和氣 閭內十分嚴肅

可喜勿喜

遇父母不樂 值鄉鄰有難 見齊衰惡疾當前 值父母兄弟諱辰 聞決獄行刑 遇水旱凶荒 心滿意足 善揚惡隱 焰勢頻顧 事在可否 勿喜亦喜

難釋集雜著卷四

遇父母歡悅 係衆人願欲 會良友舊親至 丁美政善事成 行善招禍 訪友冒疾 營葬見壙 改遷 造屋方便邪曲

不可喜亦喜

奸惡將臨刑 極貧得橫財 火燒淫祠 盜劫不仁 無行落第 淫書覆瓶 怒

可怒

家庭不和 外禦其侮 虛文事親 祭祀不敬 僚佐異心 友朋爽信 奸雄逞勢 善良罹難

懷才不遇 善事不成 豪吏虐民 凶年遇糴
不念奴婢饑寒 不恤僕夫况瘁 覓利無厭 處
世執拘 欺凌懦弱 曲徇婦言 書不借人人或
不還 友不通財財或不償 喜殺昆蟲 好看淫
書

可怒勿怒

遇父母神怡 值他人怒甚 遭賊獲疾病 值他
人困苦 橫逆相加 奸勢滔天 寒夜不相識者
覓燈 雪天獨旅行者附舟

勿怒亦怒

愛妻不順于父母 文士不屬夫名節 小人巧言
令色 貧窮甘心為盜 學宮不葺 賢裔不恤
恩義犯正法 凶荒不請蠲 掠美示恩 不徇眾
欲 強哭強笑 隨毀隨舉 折方發花 匿初刻
書 庭有蔓草勿除 路多荆棘勿剪 居喪徇情
赴宴 好書親友撻去 演戲謀害忠良 少年佯
狂弛禮

怒而不怒

捐貲葺先人丘墓園亭 抗言復名賢祠宇祀典
聽訟得情 無財儉親 已或失之兄弟得之 貧

者索財貴者嚴禮 悍婦規戒蕩夫 幹僕匡正暴
主

哀

可哀

忠臣放逐 愛女遠適 孽子莫訴哀腸 宮人白
首未御 窮民無告 積冤莫伸 枯骨暴露 美
事失傳 窮困迫追呼 差遣冒霜雪 幼子母嫁
長而念父 幼女零丁長思父母

不哀可哀

溫飽目不識丁 饑寒宵羅甲冑 積書勿讀 聚

財勿施 有過勿改 譏刺勿恥

可哀勿哀

喪妻子過哀反貽父母憂 為國家亡身得留姓氏
芳 少年妄為干國法嚴治 子弟遊戲遭塾師痛
責

哀不必哀

作吏明刑 崇祀宰殺

樂

可樂

身際聖君 時息干戈 父母俱存 兄弟無故

俯仰無慚 鄉鄰安分 素位而行 隨處體認
子弟好學 高士析疑 行合古人 言挽時事
修遠年久荒之美事 開他日無弊之利源 讀書
解悟 篤愛貧親

可樂不樂

良友至而父母有疾 佳節逢而骨肉遠離 見手
澤而回念音容 履豐亨而回念困苦 得子惟恐
不肖 殺身還慮親憂

勿樂亦樂

廷爭冒罪 請難邀封 傾囊解厄 鋤暴受毀
仗義亡家 黨善去官 屈一伸十 利刃忤上

樂亦勿樂

父母叨贈典 此身受襲蔭 好書無力重刊 美
事不獲表揚 兄弟成立不同心 父子貴顯不自
謀 治世不省民間疾苦 大家不恤親友饑寒
以上已悉尚有情不自己者又析為懼愛惡欲
敬畏慎避未知有合乎正否也

懼

父母衰邁 家風不振 干戈擾攘 形影相吊
誤入刑罰 康落權奸 瘡痍 奸謀 水火 凶

荒

愛

先世遺書 名賢字跡 懿行 嘉言 清澗 仁
里 幽亭 佳兒 才人 荷池 菊圃 遊魚

惡

子弟不肖 姑婦斬宗 庸師 庸醫 言路壅塞
恩典急忽 以訐為直 勇而無禮 恩怨不明
邪正不分 巧言文過 小善自伐 貴顯揚威
諂媚趨承 溺愛頑兒 縱容悍僕 多畜婢妾
不理民情

欲

賢裔顯達 惡人向善 家庭詩禮 族不衰薄
循循善教 剖白積怨

敬

天地 聖賢 君 親 祖宗 長者 名神 忠
臣 孝子 義士 節婦 名師 益友 正論

字紙

畏

君親所命 習俗移人 國法 名教 屋漏 清
議 用刑 禮儀

慎

君親所命未善 災禍倏然而至 怒時言行 樂

時言行 析理 敷文 取與 書札 盟誓 服

藥 為媒 出妻 屏子 酒後 嫁娶 立繼

從師 納妾

避

匪人 虐政 惡事 嫌疑 悍鄰 淫地 殺生

醉人

凡此皆人所同具之情也特用之有不加察焉
則不獨其耳脣身正心尚求知所以為法與

道學集

卷

所以為戒而後可不離于道也因更以法戒終

之

法

尚友 勤學 克己 省身 存誠 立志 忠恕

謙讓 擇交 請益 自反 俟命 培養 有

恒

戒

多言 多求 多欲 多飲 好名 尚氣 自毀

(妄想 藏怒 宿怨 妬忌 驕吝 無恒 欲

速 喜新 立異 躐等 觀望 塞責 因循

遷怒 貳過

嗟乎人之用情約略梗概矣境遇不能自主者

非人敢預必身心所宜盡者曷可不加存養省

察哉自勵以當書紳贈人聊同狗路殊非瑣碎

支言有心斯道者必將有會余懷時康熙癸未

十月朔後三日戌刻也

求心錄

求心錄者求放心之所錄也余之不入于小人

者以知求放心也余之不得為君子者又以吾

心之或放也曾撰吾心圖以問世矣嗣是日省

道學集 雜著卷四

求

其心偶有所感即錄之紙亦心放而知求之之

語余不忍萌棄之自牧編年存之以俟有識者

刪焉

癸未

義理者所以維持富貴者也富貴者所以潤色禮義

者也天之加人以富貴也不過使其操得為之勢處

有餘之境有以敷衍理義使人心世道得所倚賴耳

使徒求富貴而不思義理之存悖天甚矣富貴其能

享乎縱偶得之喪溺心身是自速其死也為害烈矣

故君子而富貴天之所以酬其明義理之功小人而

富貴天之所以罰其昧義理之罪也

朱子謂天命非所以教小兒蓋小兒天性未滿人欲未蔽此時須教以下學之功期為上達之基庶幾有造也驟以天命語之彼將推委天命以自佚妄托天命以自逞有不流于匪僻者寡矣故夫子至五十而始曰知天命

李延平以人顯然之過惡易除閑底爆起者難除蓋爆起于閑底者即所謂潛滋暗長于隱微者也如顯然過惡雖小人猶知捨其不善而著其善矣故人當知所用力而不使人欲之或有隙可乘有縫可入也

經書理也史書事也窮理而不驗之事則失之虛度事而不衷諸理則失之偏學者奚可分而二之

唐仲友以世之言惡者皆以象藉口不知鬱陶之思雖偽而忸怩之顏自誠使象而能充此忸怩之一念以復其本心又寧至終身以傲傳哉

程子以為文害道余謂作文何嘗不在理上說惟工于文者但求取悅于人而不屬夫行殊非聖賢之所以為學也

耳目可誘心以外馳心不能攝耳目以內助故理義所在須潛心以赴庶幾有所會合也

天理乍復固執而始克保人欲方萌一熾即至莫禦欲之易入難除猶理之易漓難復故人欲之私一毫相間不得

朱子以學問不可坐談僥倖而得誠哉言也孔曰時習孟曰深造無非銖積寸累之謂坐談自欺何所得哉况功名富貴僥倖而得者有之學問如何僥倖可得也

人只此一心今日是今日天理長而人欲消也明日非明日天理消而人欲長也消長者有如月然形雖有異月固未換一箇月也旨哉孟子所謂操則存舍

則亡也

溫公以不妄語為誠之目甚矣不妄語之難也能不妄語則心存矣心有所馳偶不及檢言有所出斷無不知故善治心者莫如慎言余故嘗謂能于程子靜坐二字溫公不妄語三字以至有恒二字毋自欺三字一一持循之以幾于聖賢之域何難哉

陸子以此道與溺于利欲者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之人言却難蓋溺于利欲之人若大夢之未醒醒則遲迴審顧自不復全然昏迷之狀矣故曰易言溺于意見者彼方自以為是牢不可破人欲引之于道勢必

欲與人爭勝故曰難言

鄭夷嘗以文選教子其兄曰何不教以論語孝經免他學沈謝嘲風弄月汙人行止余甚有味乎其言也才子言情偏能曲寫滄蕩達士曠懷動稱光陰過客引人不善陷人虛度者不知凡幾真學問中之極惡元兇也

呂成公以良心起處須要接續余謂良心之未起者蔽于欲耳起則善念生矣惟乍萌乍滅未免理欲交戰于中果能接續若火之然而泉之達擴而充之由近以及遠自微而至大安往而此良心之所洋溢哉

章文懿謂詞學之學治世用之不能興禮樂亂世用之不能致太平夫托言不羈引人敗檢踰閑且將壞禮樂也動稱功德必致阿諛取容且將損太平也楓山之言其至矣乎

朱子以作詩寫字為不要緊事蓋詩之為教欲人流連鼓舞有以興其好善惡惡之心耳三百篇而下合斯旨者有幾乎若法書一技端楷足矣王右軍之濟世安民不以此也甚矣作詩寫字之妨人德業也朱子以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由是而知春風沂水孟子猶以為狂草瓢陋巷孔子重以為賢耳

許衡言人心如印板板不差雖摹千百本不差板一差摹之無不差者余謂板之差不差只在持之正不正耳持心之法何如存養省察是也

宋葛繁為鎮江守有人問所行曰惟行利人事又問何為利人事繁指坐下足机曰此物置之不正則魔人足子為正之若人渴時與人杯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自卿相至乞兒皆可為惟在乎長久而已余生平凡目所經見斷不忍恣然置之自以為小善無補閱此亦覺有企合古人善案矣

正蒙曰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蓋賢才不擇

地而生惟不輕于出耳出則國之昌也必矣曰將者亦視其君何如耳能用之則昌不用未必昌也子孫產之一家才不才已預定也才則族斯大矣曰將者亦視其家何如耳積善之家才有以助其成積不善之家才適以助其敗况族之大乎故皆曰將也

小善薄福皆當為積之而福善多矣偶惡微過不可萌人未必不以加之我也

吾人立身拘以閑檢始似難安久之而受益日倍肆情縱欲自恕以為無害漸入小人腔裏悔之何及哉為惡不成身之福為善不成身之災多行悖戾而免

殃咎者未之有也

君子恒受困抑于小人惟自問無愧亦蠅矢之污身耳淨之愈得其潔

爲一事而人稱善反之吾心本非爲善起見誤得一善耳方多自愧爲一事而人多憎反之吾心本不圖至此也非惡也人言何足介意

揚飽帆于大江舟行者自以爲快而岸見者危之故子曰臨事而懼

世人每不明于鬼神之說謂爲無者半謂爲有者半余謂非竟無也蓋幽之有鬼神猶明之有君子小人

也君子易事而難悅也小人難事而易悅也神者君子也鬼者小人也神者天地之正氣不以人媚而福人不以人疎而禍人善者福之惡者禍之而已矣鬼者天地之邪氣攫金以奉攘雞以祀未嘗不享也不視人之善惡而妄加禍福焉上帝不得而阻之者猶天不以齒人之故而絕虎狼蚊蚋云耳誰謂無鬼神哉

今之只知有財者惜銖銖若身命輕視夫財者揮黃金如糞土要之皆無當也蓋財自是天地物力惟在取與合乎道而已其道如何君子周急不繼富其與

財之道乎不義富貴如浮雲其取財之道乎

見剛直人雖曰不甚畏憚未免慎爾話言飭爾威儀以防所指摘即受其益矣遇狎昵輩心即自盟曰必不爲所溺也然玩忽而不檢肆其情之所自便不入其黨而已損焉故君子嚴于擇交

雨暘寒燠人與天有拂情之怨持載覆幬天地無不及之恩也

爲天地惜物力原非爲已惜也或見人一物一事可以樽節者即代爲惜之皆是若介人我之見則吝矣凡人怨怒時不可順情任意以釀其禍喜樂時不可

乘興縱欲以滿其志禍發而救之不及志滿將收拾不來害人烈矣

祖宗吾身之所自出祭祀自是宗廟大典今人于鬼神極其誠敬而祖考漫焉是忽或佛相裝金而親像損壞勿顧或傾資賽神而父母忌日尚儉甚者親友慶弔不遺餘力歲時祭祀以爲勞苦若而人吾恨不能手刃之

老安少懷自是聖人懷抱但稱物平施吾人務求各得其所

以天下爲一家上之則天子事也下之則聖人事也

一邑一方及宗族有關係事不以爲念亦庶人之素餐其食者

余至凡郡邑間鄉賢名宦祠必一一考之或請以故余曰地有傑出之人仰止姓名一以深則微之思一以驗褒崇之典或譏余爲不經余竊自以爲不謬言語文字求可以見得他人不如求可以見得自已蓋矯飾鋪張處人或錯認偶誤反之此中未免覺有一物橫我心上也

苟志于仁矣苟字不必作誠字解心誠在于仁即能好仁者矣豈僅無惡乎

遺書集 雜錄卷四

主

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註謂不當得而得則不處不去夫不當得而得不處可矣不當得而得去之可也何以不去余謂上道字猶之孔子之進以禮禮即道也不以禮不進即不以道不處也下道字猶之君子犯義之義字義道也不以道即不犯義之說若曰非因犯義而貧賤自當素位而行也故曰不去有言者不必有德勇者不必有仁二句當如先儒解書刑故無小宥過無大之意解之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理自明如有言者二句亦曰有言者不能必其有德勇者不能必其有仁便易

解矣

士見危致命節而曰其可已矣存疑以已矣似失之太狹蓋見危而致命者一時激烈所致也與事君即能致身者不同矣見得思義得者將取之也與見利思義者不同矣彼見利思義者無論爲我所得不爲我所得便思義之所在見得思義者意主在得一邊欲得恐害于義未免取舍未定于中故曰其可已矣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使非乍見也則是心又未必皆有故人初念不善者少轉念則有不可料者矣

遺書集 雜錄卷四

主

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夫以饑溺之天下民不聊生矣曰平世者自古皆有死也春秋之時亂臣賊子出焉故曰亂世

雞鳴而起而爲善爲利分者蓋雞鳴時平旦之氣尚存也一起則理欲交戰于中矣

夫公私之難言也毫釐千里矣私者非必薄人而厚已也即值已之與人本宜無所厚薄而故自薄而厚人亦私也

史以傳信也故大惡大善雖賤必紀尸生浪職雖貴得黜庶後世知所法戒耳余閱近年郡邑志書有前

代實德賢行及有關風化事其後寢弱多不為錄或當代公卿則言過其實以紀載為要結之媒或通門密戚則詳所可略力請托以伸愛護之私統志諒據郡邑所上既不得褒貶之公又何以示勸懲之志日以滋久雜亂無考何以示信于天下後世哉

邵子謂學以潤身為本歐陽子以文章止于潤身非兩論有乖蓋文章者學中之一事耳博觀文史艷發詞章號為文人佳士已矣何裨于民物哉

一念之惡不得指為惡人日起惡念即入于不肖一念之善不得目為善人日起善念可與入德矣

事親之道曰養志曰幾諫曰違而道曰從而逆養志務勿從而逆也幾諫庶免違而道也斯為孝之至庸俗人喜怒勿可遏也紂之不善百世而下聞者猶多切齒然妲己寧怒紂哉夫子之聖誰不日月仰之然少正卯必不喜夫子矣問紂于妲己必不謂為惡問夫子于少正卯必不謂為善故曰喜怒不可遏也曰陰德曰陰功原是陰行其善使受之者無憐憫之名耳今人一善及人即詡詡自伐是假人以博名非為善以立德者也

文者載道之器原以闡明大道敦植倫紀使聖賢微

言大義永垂不朽耳今之汗馬牛充棟宇者大半遊嬉閒適之文宜乎有又該燒一番之說也

人之喪親也親已不獲享室廬之樂故枕由寢苦以處其身親已不復享珍饈之味故啜粟飲水以延其生親耳已不復聞管絃之聲目已不復親燦燁之色故塞耳掩目以同之父母既已幽明異路永無琴瑟伉儷之偕故居外次以同之制以三年者禮也終身之喪者情也去喪無所不佩者禮之無過不及也子逢忌日必哀者情之因感而發也為人之子者尚其勉之

曰父子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曰上行下效捷于影響此修齊治平之要語也譬今之循路者遇有委巷曲徑非不心知非坦途大道但前已有行者亦步其後矣人有讓之彼方以為非始于我或有坦途曲徑介于其間一人欲苟且自便而前一人已從坦途去尾其後者未免趑趄其步倘前者照顧等待自然同歸坦途矣

凡議論他人是非者必置身無過之地而後可使身有過可指不先自反而責人是自欺也

骨肉相殘未有不始于小隙微嫌故父兄之教子凡

值兄弟小忿斷不可剖別是非如教其兄但曰弟幼汝宜曲護之教其弟但曰兄長汝宜曲受之非然必兄凌其弟弟傲其兄不致骨肉相殘不止也

耳目口鼻手足屬之身者也視聽言動屬之心者也人惟以視聽言動只屬之五官四肢每不自檢蓋屬之身者其形屬之心者即性也學問之功見聞為多無所見聞而惟心是用即流于佛老矣故孟子以學問在求放心心之放者其心果不在吾身哉蓋放于耳之聽目之視口之言手足之動也求放心者豈心果自外而入哉蓋求之耳則非禮勿聽求之目則非禮勿視求之口則非禮勿言求之手足則非禮勿動而已矣

堯舜而不能格四凶其堯舜之累與曰非也使四凶可格堯舜寧不格之惟不可格故誅之耳

紂之無道微子何以去也曰重宗祧也故孔子以之列于三仁之首

周公不誅管蔡是溺手足之私愛而不能斷以全社稷大任故孟子曰管叔以殷畔殷非畔也以殷畔者管叔也武庚而有是舉復先人舊物耳惟管叔則為周家罪人

晉之竹林七賢以放佚為高致大乖名教者也謂之七狂也可為乎賢

司馬溫公以孟子行其所無事之言而謂禹未嘗鑿龍門夫如是以讀書宜其有疑孟之作也

凡闡發聖賢道理纖悉隱僻意一字來不得

甲申

凡自己議論積久見為不是者追憶之大約多出昔日率意之作

除夕所思

今士庶宗廟中禮文輒曰不可更易不知有不可泥者如何可勿講求故曰不議禮必有議之者

祖宗以財產貽後也欲以資子孫急需耳何謂急需倫紀之所必費禮文之所必設者是也無財以為之資將倫紀有所不敦禮文有所不備矣惜財者惜言倫紀禮文勿能備敦吾不解其日夜權衡子母又何為也

君子治人改則止矣不必求其隱微主為一定之論否則有失者未免懈于自新而在己亦少仁人忠厚之意矣

邵子以無愧于口不若無愧于身無愧于身不若無愧于心余謂無愧于心又不若無愧于聖賢蓋心猶

有自恕之時聖賢無處恕人也

謝上蔡曰天下皆亂而已獨治不害爲太平蜀人楊
肩吾曰天下雖不治平而吾國未嘗不治平者岐周
是也一國不治平而吾家未嘗不治平者曾閔是也
一家不治平而吾身未嘗不治平者舜與周公是也
余曰世雖不治平而有治平者信史是也國與家雖
不治平而有治平者公言是也吾身吾心不治平學
以治平之
人勿謂滯而不報也或其人世澤深厚天故緩之故
讀書談道猶後此事一著

宋崔與之嘗書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財貨
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余謂
殺身者害止一身殺子孫者害止一家殺民者害在
一時殺天下後世者害無窮矣

昔人有言曰人有子無不愛而于兄弟如仇讎者其
子因父之意往往不禮于伯叔殊不知已之兄弟即
父之子已之子即他日之兄弟我有兄弟不和能禁
我之子或不然耶予不禮于伯叔不孝于父亦其漸
也故欲子之和氣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子孝
已尤當以已之事吾父者先之余每欲作如此語示

人不能明白諄切讀此可以勿贅謹述之

又曰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
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
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
察也然貧人亦曰聊藉此以濟困窮耳惟富人當隨
事存心忠厚則庶乎其可

薛文清曰偶見楊花悠揚高下因悟造化流行雍容
自得之致余爲自擬一境于此有如欲讀書也寢食
其中而無塵紛之或擾如欲尋山水也惟意所適而
無匱乏之或阻欲行一善而權勢不能使我不成欲
去一惡而奸邪不能使我不行是即我所謂雍容自
得之致矣

政刑之有關於生命也非細故矣故聖人必欲其無
訟而思有以大畏民志使治獄者或視大官之趨向
或聽吏胥之浮言而惟以威惕之是明驅天下之人
于死亡而不之恤也嗟乎吏與利爲市固爲神人所
共忿彼其矜智巧與持姑息者何不思一言之不慎
一意之偶差而貽人以酷禍于莫挽耶

倫曰人倫又曰盡倫亦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
者倫之人也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

序朋友有信者倫之盡也徒使有其名而無其實雖有粟得而食之哉

事父以孝事君以忠天理之當然也然或盡夫孝而期鄉黨朋友之聲譽盡夫忠而期天下後世之令名是即吾宣公之所謂有所爲而爲也

致知力行之說隨處可以體認如一草一木一禽一獸亦有當格之理故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一草一木一禽一獸亦有用力之地故孟子曰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

凡事貴專心致志故曰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有如

事父以孝事君以忠當然之分也然方事父而思留餘力以事君迨事君而又不能致其身是即不專心致志之謂矣故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人之于身有病每知倩人以治之心病何不知所以自治亦習而不之察也况藥性或有相妨之劑聖賢之方馴序而施之固無不善者矣

先宣公嘗言讀書必平心易氣涵泳其間若思意過當亦自碍却正理夫不平心易氣即天地人猶有恨况讀書乎故私意未除牽滯澁塞自至碍却正理也

人生天地間不應一事不接一物是虛無寂滅也豈聖賢體道之意乎然或應事而膠接物而固未免爲身心之累惟理明則我心有以運夫事而我身有以宰夫物自可以布展生平所欲爲將所謂不朽者于是乎立焉矣

居官有過而遑補救處女失身而力彌縫人不我知此心不得常舒矣

志不立者舉凡聲色貨利皆得而擾之故夫子歷序所學必自端所志始

所謂當其可之謂道者如子之事親盡孝盡敬及溺

則攬髮而拯之是也必曰不敢侮慢將立而任其死也道乎道無往而不存如手之恭足之重是也然方拯溺而亦恭其手過巖牆而亦重其足道乎故曰當其可之謂道

忠體也恕用也未有已盡其忠而不以恕及人者未有以恕及人而不本于己之忠者故曰體立而用自存然所謂立者即有所立卓之立即三十而立之立也稍有動搖非立之謂矣

力壯者未免粗疎工密者難于勇往故克己之功爲難也

生知者非後起更不求知也惟其虛靈不昧不爲物欲所蔽凡事物之至吾前不假思索而能燭之一事即生一知一物即生一知生生不已若天地之文明自起耳

史書所載治亂興廢之陳迹也善者師之不善者改之如得良師益友而與之俱焉其有益于身心者大矣

氣質之偏非但物欲蔽之也即時存理亦有偏焉如孝子之哀毀過度忠臣之激烈犯君是也學之用力返其當然合于正而已

道學集卷四

主

盡于己爲忠形于外爲信如爲人謀而忠是忠亦形于人矣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是信亦盡于己矣故曰主忠信

凡是非可搖而利欲可乘者皆心之未有正也心有未正猶盜之未至而門已啓盜至有不入者乎

君子之事君原非爲身也必欲功業成于吾身將吾身有不能成者必不樂人成之國家未必不亡也是以國家成吾身非以身成國家者也豈君子之事君哉

兵者所以興廢生民也興廢生民如何止暴戢亂所

以興之生之也好戰喜兵所以殘之死之也人能本仁義以用之此不戰而屈人之兵權謀機術兵家詭道耳聖人未之有取也

鍾伯敬謂歐陽代人上王樞密書從韓昌黎送孟東野序脫胎來尚屬顯而易見如畫錦堂記從送李愿序來真是無痕迹可按也

銘者昭其美以示不忘也柳子厚馬淑誌銘何爲而作

老泉詩論只以色怨二字成文何以論詩哉

東坡靈虛臺記曰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

道學集卷四

主

道學集卷四

主

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有存亡也其規太守者至矣凡作閒文字能道此等語庶幾有裨人心世道陶朱公始之遺少子固知長男之不可往也繼之戒長男惟聽莊生所爲固知莊生之爲人也終之日夜望喪之至固知中子之必死也乃祕而不盡所言卒以陷其子于死亡不仁甚矣遷曰皆有榮名何哉遷謂孔子名揚天下者子貢有以先後之也豈夫子果因子貢之貨殖而名益彰乎悖哉言也

昌黎爲一代山斗而不免博塞之愆然後世不議之者夫亦大德不踰閑耳

宋文憲燕書劉誠意郁離子微皆念時嫉世語也惟其心存忠君愛國庶幾不悖乎大道

孟子以爲子禽獸又何難焉究不如孔子所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之爲至

先魏公以人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爲孟子至論尹焞以好善優于天下爲至由今以思又不如以善養人之爲至

鄉黨骨肉間凡有關係事不免乖爭之患是在彼意氣相投者務有以委曲挽回之苟屬可言之時不肯開陳大義致持見不同者議論不相下愈挽愈不可

遺集卷四

天

救卒致事壞而禮失誅心之法罪坐之意氣相投者堯舜有不肖之子周公柳下惠有叛盜之弟孔子有聚斂之徒豈德不足以化之與抑亦惡之不可化也世之不自修其身者固不得以此藉口若論人者亦當加察于是以原彼處無可如何之境者

違而道被不孝子躲閃許多罪孽去

凡禮文涉諂媚者倡之成風便不可革拘束者除之即止便不可復

史記滑稽傳序淳于髡而後曰後百餘年有優孟者夫髡爲楚莊王時人優孟爲齊威王時人相隔二百

餘年先二百餘年者反以爲後百餘年何也

大凡弊端切不可自我開即遇最難支持不可挽處亦斷要敷衍過去以俟夫或有振作之者

積儲曰儲以救民也故曰天下之大命聚斂曰斂以自富也故曰寧有盜臣

一人溫飽不如人人溫飽不能人人溫飽又必賢人君子無饑寒始慰遇饑寒人當思衣食肉須減作布衣淡飯以濟之已得安全十分減與人四分方不愧乎所以爲人

遊事書會精潔不如往居鞏固住居鞏固又不如宗

遊事書會精潔不如往居鞏固住居鞏固又不如宗

天

廟美宗廟美又不如名臣先儒祠宇不倒等而上之及不如學宮整齊如此念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當留意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余一日讀孟子乃知子路人告之以過則喜其知之者境乎禹聞善言則拜其好之者境乎大舜樂取諸人以爲善其樂之者境乎故曰不如也

魯齊先生有曰既云無形而有理何故復作太極一圖後復自爲申說亦似未盡厥旨余謂周子之爲○蓋以兩儀四象八卦已有其形故亦爲一○以示太

極之形耳若無形而有理之說猶之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果何以徵其出于天乎道自歷聖諸賢相為授受果有何物以相授受乎不得其人道自在今古又果在何處乎如此融會其旨可得也

進德修業切不可泥于數故王魯齋曰此理自是天地珍秘物事不可將來治國平天下因思數之為說猶之日之時刻進德修業者猶之日中行路之人辰必至于酉猶之數必有盡也但勇往直前之人自然先到歇處徐步緩行者便覺慌忙著力故夫子一貫之傳曾子則曰唯而子貢則曰然非與

遺學集雜著卷四

事

曰善誘曰教育誘育云者如保赤子之狀亦是最易事亦是最難事

諺以怒不自持為動氣氣動則心有不能自主者故曰養氣又曰善養

甲申除夕自念至此三十八春矣且喜從前無敗檢踰閑事即以此歲而論未免知識少進德業少加引壺自酌不禁欣然自慰惟願天錫我以長年得輯盡所欲刊書然後正而終焉無恨矣

乙酉

大凡骨肉嫌隙聚首時必各有一種赧顏不自安狀

始見良心尚存到得中藏嫌隙而言笑又如常時便是本心已失不可以為人矣

某于綱常名教四字一生不敢苟且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是余一生功過格

藻鑑人品須作三回看一回律以聖賢不相牴牾一回按以設身處地無可躲避一回驗之本心不可故為吹毛求疵方為論人之法

理明便順理順理做事尚有乖爭之患乎故大學必先致知格物

處紛華地者少學問人未免視聽言動為物欲所

遺學集雜著卷四

事

牽引故也

吾婺以八詠名樓名門其鄭重休文者至矣而宋元間真儒接踵不為詞章之學所盡亦自卓然可仰因念樓為一郡最高處惜不能奉諸儒先祀之其上以肅觀瞻為邦人矜式也

今上覃恩每及修葺先賢祠宇一事而吾郡麗澤書院及正學等祠傾頽如故其職守奉行之不力也抑亦本郡無人故至此與

橫渠曰以心為嚴師此義最精余因鐫為圖章以自

勗

程伯子論新法謂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甚矣奸邪之不肯下人卒釀殃禍者比比然也凡待小人當味斯言而盡心挽回之

伊川曰惟酒無量不及亂或語言錯顛容貌傾倒皆亂也此言無日不當書諸紳

求放心莫若抄寫書史此余身試之法

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余以為難者惟齊家

太極圖說是承天以立人極西銘是盡人以合天心就齊之心以論齊十分不樂以孝聞蓋以孝聞未免

父母之惡著矣

周紀始自文王大非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之心也

肩輿自東漢陰就始故程伯子不肯乘轎曰分明以人代畜王安石亦每乘驢曰焉得以人代畜今世習而不察亦不可革矣但當厚給其價庶幾于罪孽中自盡其心也

有挑步擔為經紀者交易不出錢數少至一二文者亦有萬不可較量彼贏得意我輸無多此雖極細小事每見其冒霜雪之苦為之慘然故為此言以告宗

族僚友因并自記之

先儒有言思無邪三字可以蔽詩毋不敬三字可以該禮余謂明明德三字可以括四子書

凡事因人言而生怠心必竟自己無堅忍之志故言之有補于我者猛求自改其過言之無關於我者不以之介意可也

天下事盡其在我亦必涉歷艱難險阻而始可謂為盡非僅反之此心無愧已也

丙戌

論大人品大學問不可摘其偶然意見為品題篤而

龍驤集雜著卷四

畢

論之庸人孺子天機所觸未必無一言之幾于道大賢君子迎機啓迪未必無矯枉過正之語

玩忽時只恐天良磨滅去

四書之尊集註亦以聖賢扶持世道苦心賴紫陽而益明也今之輯講章者一似崇為士人制義而設故聖賢教人之旨日以晦

立言于三不朽為最後然聖賢却以言語垂訓萬世凡立德立功者莫得而踰焉

近用小學以試童子竊喜人未必不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何奉行未久而寢息也

良貴堂文鈔發題

余方年之二十有七有集曰廢言初編曰讀史臆見
 曰釋疑孟曰陶辭和章鄉先輩胡雄峰力勸授梓為
 余敘首以問世繼而仇滄柱先生來遊吾婺呈請改
 竄又復序而授之梓後以徐贊村宗伯黃匏齋中允
 惟取有關正學者會為一冊名曰道驛集又令劈板
 重鐫即今出以問世者是也集自甲戌至丙戌凡所
 為文悉以災木嗣後間亦有作或因事涉筆屬姻婭
 僚友酬應之文乍成即去無有存也所存僅是數篇
 題曰良貴堂文鈔者余自 先君見背以鄰不戒於
 火室廬遭燬更築以蔽風雨之區則縣大夫杜海樹
 先生以良貴題諸堂楣復手書其後曰天地之性人
 為貴又曰君子以道克為貴貴固不徒軒冕章服之
 謂矣申伯先生早年味道比者進而益克宜其塵視
 一切有獨擅乎貴之良者茲因堂構新成因取良貴
 二字以贈云云且時辱造廬下問顧余何脩而堪當
 此爰不敢沒海樹公之盛心且藉此以規學業之少
 加長于昔也故不仍其舊名他日或更有作俱可續
 之其後以就正當代宗匠云祖年自識



良貴堂文鈔目

儀封張恕齋夫子鑒定

金華張祖年申伯一字不著

同學 甬東仇廷桂丹植

漂陽黃長孺繩其

訂 雲鵬又韓

建德族弟

雲鵬次升

不戴過論 戊子

善柔論 戊子

正學論 庚寅

祭先妣文 辛卯

刻東萊先生集序 辛卯

崇七公祀事紀略 壬辰

先考妣發引告文 癸巳

先考妣墓祭文 癸巳

祀后土文 癸巳

上姑蘇中丞張孝先先生 甲午

道驛張祖年申伯

一字著

不貳過論

戊子

我夫子以顏回為好學宜矣至謂其好學而必及之不貳過者何哉要亦以學之有未至者必其好之也有不力將此中之無主宰舉一切紛紜酬酢無往而非見過之媒以故有過即思有以掩其過每不憚百計以相彌縫卒至一過未改而一過旋至且將漸積而莫可紀極也學如顏子其克己之力如是存養之淡如是省察之明如是持守之堅如是而寧有是哉

良貴堂文鈔

宜夫子于不貳過而更有餘慨也在昔韓愈之論曰所謂過者非發之於言彰之於行人皆謂之過而後為過也生於其心則為過矣顏子之過此類是也不貳云者蓋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雖然謂過生於心惟不暴於外則是顏子克己之功多有未至矣謂能止之於始萌絕之於未形又似毫無有過焉者也然則將何說之從則還以表之我夫子夫子不曰回也其庶幾乎又繁易之辭曰顏氏子其殆庶幾乎庶之云者非謂其無過也亦非謂其過有日積者也猶之不貳過之旨云爾故顏子之

行亦不概見試即聖門為擬議焉如孔子答陳司敗之問昭公知禮也而曰知禮他日巫馬期以告則又自以為過豈夫子之後先自相刺謬哉不過為尊者諱耳隨所問以為答則可事後而更為言以解將萬古網維不幾或息乎此孔子之不自掩其過即孔子之不貳過也然則貳過之說云何曰不觀之由求乎身仕權門而謀伐顓臾心畏師譴而汗顏相告迨過恐歸於己而後曰皆所不欲迨過至無可諉而後曰必為子孫憂此則欲掩其過而過彌彰者也此所謂貳過也視此則顏子之不貳過可識矣然非顏子之

好學又烏能具聖人之一體而迴出由求輩哉

善柔論

戊子

自中古君師之職分故敬敷五教任在司徒而切磋琢磨責歸朋友誠以扶持開導誘掖獎勸不使天理有或息者友也攻擊淬厲防閑禁遏不使人欲有或萌者友也友之爲我德業助者顧不重哉柰之何有所謂善柔者跡其處心積慮幽暗莫測伺人嚙笑以爲從違貌若老成持重而機變之圖維展轉固一日而九回其腸也勿謂人有過而不竭其切摠之誠必求友朋之無過而始安卽或有善足稱而彼亦故爲之含糊兩可絕無鼓舞激厲之一言提撕人所固有

中

否惟知阿順取容卽至社稷顛連彼方色厲內荏以蓋其愆以之事父則從而逆也罔念天倫鄭重惟事苟且因循卽至親多遺行彼方巧言如簧以文其過故便辟便佞之害人顯而善柔之害人也微亦便辟便佞之事君子尙難親而善柔之事君子也較易入吾夫子數損友而必及之其在斯乎

東漢書文錄

四

正學論

庚寅

古來言學者防自說命而我夫子以殷人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由是正學之統開焉杏壇洙泗間章縫之會響如振玉其常舉以教人者難以縷指而曰喻義曰爲己曰上達曰君子儒無非此正學之旨而卒未嘗明以正學示人蓋其時異學猶未滋熾也延周之末楊墨之爲我兼愛老莊之虛無寂寞張儀蘇秦之縱橫押闔以及申韓之刑名管晏之事功莫不競爲其說以爭鳴於天下而異學蜂起矣惟孟子願學孔子者也爲開先聖之道以迴將倒之狂瀾而正學賴以不斬秦興焚書坑儒正學幾至絕而勿續漢則董江都以賢良方正對策言多不失聖賢指要唐則韓昌黎作原道以闢二氏其道蓋自比孟軻然正學猶晦而未明也至宋而濂洛關閩五夫子出修明稱述毅然以斯道爲己任而正學之晦者漸明絕者復續矣惟朱子更有以集羣賢之大成凡所以繼往哲而開來學者務使正學之統昌明于上下千百年間故黃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而始著良不誣也嗚呼自生民來溯道統者必以孔子爲歸論

學統者舍朱子奚屬哉惟是道一而已矣學亦一而已矣胡然而冠以正也蓋漢懼夫異學之滋熾故闡明中正之學以正之要亦以人心世道而大爲之防出於不得已而云然夫豈斯道之幸哉然猶幸綫綫一脉不爲偽學之所禁而或息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不致或墜於地者顧不偉歟何世之拘隅見者各持其說而衆論之紛紛也在晉議漢儒者曰說煩雜而附會疑昌黎者曰友大顛而好禪不思漢唐之世寥寥宇宙不有董韓將聖賢之微言大義其又孰從而聽之至爲朱陸異同之說者則因姚江而毀朱子及考陽明之序陸集雖以象山直接周程之傳而其答徐成之則曰僕於晦菴有罔極之思豈欲操戈入室者則陽明亦究未之欲人畔朱尊陸也其揭致良知三字自以爲千古聖賢一點真滴血夫致良知孔孟語也卽物窮理者而吾心之體用自明親親敬長者則本然之善自達之天下又何不可與道問學尊德性者後先垂訓哉必謂其恐人入於支離故就致知中間點出良知字恐人入於虛無故就良知上面點出致字以爲陽明之精密審如是則是由大學之教者支離耶由孟子之教者虛無耶抑何不思之

甚也第其抗逆瑾瑜宸濠一時之豐功偉績足以扶植綱常者寧得非聖人之徒乎故論孔孟之學學卽道也論諸儒之學學得其正始不悖於道矣是正學也卽孔子一貫之旨堯舜精一之傳列聖相傳之道也抑聞之孔子爲天之孝子謂其參贊天地而大道昭揭則孟子之守先待後其卽孔子順孫若朱子之繼往開來其又孔子之世嫡也嗚呼道統相承學術相繼能無望於後之善繼善述者克廣孝思也夫是端有賴於講明正學之君子

祭先妣文

辛卯

嗚呼母也何一旦棄子孫而長逝耶兒等肝腸俱裂頓地呼天痛不欲生者非浮詞也亦以母之閱歷艱難母之備嘗辛苦母雖不以告兒而兒等未嘗不爲吞聲飲泣也嗚呼母也兒等方謂母之一生溫柔質朴天必報以大年俾兒等少供子職以酬罔極何吾父以六十有四而沒於丁亥吾母以六十有三而沒於今耶吾母系出濟陽爲仁孝之華胄綠世職耕讀家本寒素迨歸吾父時祖父母方竭蹶成家錮錙在斯珍物雖不至寒未嘗擅製一衣雖不臣飢未嘗專烹一饗非無戚獲非祖父母命未嘗偶令洗滌灑掃母性幽閒遇事不能變通其事吾祖父母未嘗不克承旨意致或稍有違忤且以王父之生吾父年已四旬繼誕叔父髮齡不育過慮門戶孤單志冀孫枝繁衍故祖年已生更爲吾父娶今庶母程母則情同姊妹焉迨吾母更育兒輩兒輩而庶母繼出兒輩兒輩兒通母亦不啻已出焉迄今兒成立矣莫不堂構奕然田園秩然寧僅吾母之莊襄拮据以有成哉抑亦吾母之仁慈鞠育以克全也吾父宦遊命兒析箸遷遊及通尚爾同居吾母憐少提舉而幾年華輪養甘

旨供矣。養志未也。奉食不請。所與有餘。將以復進。時不盡然。所不免也。爲念大賢如曾子。固非不孝等所敢望矣。曾是事親者。應以養口體畢。乃子職哉。罪哉。兒也。母不加責。自問難安。人不加誅。天有明鑒。何兒等不殞厥身。而吾母其長逝也。母嬰疾病。雖曰有年。要亦閱歷艱難。備嘗辛苦。有以致吾母之不克享大年也。嗚呼哀哉。昔也吾父見背。有母在堂。兄弟相視。均氣連形。友於之愛。猶恃母以委曲周全也。今并母而亦長棄。子孫子孫而時遵吾父遺訓。以相終始者。恐亦非祖年所能勸勉。以報吾父母於地下矣。屈余

康素堂太鈔

九

朔有四日。循俗用徹靈座。爰陳牲醴之奠。敢抒哀慕之忱。惟吾母其式臨焉。惟吾母其照鑒焉。尚饗。

刻東萊先生集序

辛卯

天爲天下而生孔子。天爲吾婺而生東萊。天不生孔子。則萬古如長夜。天不生東萊。則吾婺之人。其於斯道也。其亦槁壤索途。冥行而已矣。故吾婺之東萊。猶鄒魯一孔子也。自孔子沒。歷顏曾思孟而後。千有餘年。惟濂洛關陝闡其緒。而吾婺無聞焉。下逮乾道淳熙間。東萊挺生。始與子朱子我宣公講論切磋於麗澤之堂。由是中原文獻之傳。號稱最盛。吾婺得以小鄒魯名。說者謂泗水西流。而孔子生。婺水亦西流。而正學盛。則天生東萊之意。已不啻示人如指掌矣。否

康素堂太鈔

十

則川流西逝。苟不更見之他疆別域。哉。浸假吾婺之人。不克沾殘膏賸馥。以延綫綫之一脉。於勿替勿謂爲後生小子之不嗣響。前徵抑豈上天所以薦生東萊意哉。惟是警咳云。遙遺文莫覩。其又孰從而聞其教識其學以上承孔子之道乎。祖年幸得生茲理學之鄉。間從父老傳聞。稔知流風餘韻。未臻漸滅。日就故家遺俗。訪求遺文。凡諸先正書亦幾完備。獨於東萊一集。竟志闕如。今夏買棹婺城。獲晤王君虎文。王東陽風儒也。握手道故。謂有先生遺集在焉。欲余身任剞劂。時雖力不從心。而斯事固二十餘年寤寐以

之者一聞斯語真若方飢而餉我以太牢也急詣借鈔蓋至是始得讀先生之文嗚呼其亦猶幸而始得讀先生之文於今也鑽研厥旨揆諸晦菴南軒所辨論問答莫不同條共貫益以知中原文獻之傳吾婺得以稱盛者職是故也將生乎其後者果能沾殘膏賸馥以延正學之一脉於勿替不致如擿埴之索途而冥行則又吾婺之大幸矣獨是遺文具在不獲授梓以久其傳又豈天下後世之幸歟先生之文有所謂呂太史文集者十五卷所謂呂太史別集者十六卷所謂麗澤論說者十卷卷末則鉅鹿耿公裕者識

東萊堂文鈔

上

曰國學舊有東萊集板歲久缺失晦蝕不可模印祭酒邢君遜之陳君緝熙司業張君振烈後先補葺亦僅居三之一余承乏來貳監事乃捐俸爲之以板計一百有奇紙幅倍之於是是書遂復完具云云嗚呼其亦不幸而使先生之文幾至不得其傳於今也祖年繙閱數四其別集自一卷至六卷則爲家範條目則彷彿乎朱子家禮者也其十二卷至十六卷則已遺散逸無可稽訪矣其文集之一卷則爲詩篇什無多且多輓章焉十五卷則爲入閩錄入越錄爲庚子辛丑日記凡所記錄於先生生平大節都無關係以

故悉不及載餘則次爲十六卷題曰東萊先生呂成公集標大賢之傑出敬桑梓也原嶽降之非偶承天意也吾願讀先生書者師三先生麗澤之講論切磋以鑽研孔子之道使文獻之傳遍盛中原不又天下後世之大幸歟祖年幸爲南軒雲孫考南軒守睦時而先生適教授是邦凡往來諸作猶以上官事我南軒者而南軒集中切偲之誼時形簡牘每兄事先生則祖年固通門孫子列也今任茲役恍如對兩先生而聆警咳亦庶幾不虛生此理學之鄉用敢識此歲時於簡端以自幸其所私云

東萊堂文鈔

上

崇七公祀事紀略

壬辰

從來故家舊族當務之爲急者二曰譜牒曰祠祀譜牒者所以昭示來茲使知吾身之所自由由衰而期而功而總以至於無服莫不本乎祖宗之一身若祠祀以上祀其先而崇德報功即敬其所尊意也凡子子孫孫畢乃祀先之事相與聚會於一堂而勸酬歡洽則服屬雖遠而情勿疎遷徙雖別而思勿絕卽愛其所親意也故幸而叨承先澤綿衍繩繩或置斯事於勿講則故家舊族繼述之不善者莫大於是矣

良貴堂文鈔

三

本曲江人自唐殿中監南康伯紹湖公諱臯字九子遠徙長安生侍御史○○公諱抗字子牧侍御史諫議大夫○○公諱仲方諫議生處士○○公諱孟處士生楊州長史珪山公諱克勤字子儉長史生闇然先生象岡公諱闇然字子儉先生京城監察御史湛源公諱崇紀字正綱御史生國子祭酒○○公諱從僖宗居成都生符寶郎○○公諱庭符寶生贈太師沂國公諱文矩沂公生宋雷州司戶綿川公諱純字子直官至殿中丞贈太師異國公異公生叅知政事文懿公諱咸字公說贈太師雍國公雍公生少師保信軍節度使魏國忠獻公諱從字德遠從宋高宗南渡遂家於湖

良貴堂文鈔

古

州之葉葭里此吾家南遷之始也魏公生子二長南軒先生宣公諱叔字敬夫官右文殿修撰定二年追封華次至端明學士今杭州紹稱魏公後者是也宣公生承奉郎昭然公諱昭然公生子二長諱明義次爲處士存理公諱明習聞宣公守睦之後講學金華愛蘭陰山川佳勝又自湖而遷蘭之桃花塢因自號曰澱濱澱濱公生廷璋公諱文贊號蘭谷行宗六又以入贅胡氏族而家茲土今吾祠奉以爲始祖者也蘭谷公生子三幼爲重三公諱重三公生子二長爲敬三公諱敬三公生昌六公諱昌六公生茂七公諱茂七公生子四長爲宜一公諱榮今葉灣之前宅潔水之塘頭大安之賀後塘永湖之尖上蘭邑之赤溪及吾沃里其下也次爲宜二公諱華今葉灣之後宅及官塘沿其下也次爲宜三公諱勉今祠後之後井塘沃里之下新屋其下也次爲宜四公諱喜今葉灣臨溪而居數人其下也宜一公生子二長爲啓一公諱啓一公生子五幼爲崇七公諱崇七公生子四長爲仁七公諱兆濂次爲仁十公諱兆澗即尖上兩支之祖次爲仁廿四公諱溪即祠東數家之祖次爲仁廿九公諱兆泗號居士則吾沃里派之祖而祖年其八世

孫也上溯茂七公則爲九世之祖向有祀產共田地四十一畝零計租四十石今族人不稱曰某公祀而謬呼爲四十担租者是也歷世十二歷年三百矣產之附近者即派下子孫暨遠服苗裔皆以貧乏多所逋負產之稍遠者挨次輪收彼此觀望恣其掛欠以致糴盛不敷祀事潦草僅於崇七公生辰并寒食設祭而諱辰勿及也若祖妣均不獲奉薦歲事祖年惕焉傷之時以分卑不敢賢知先人值今奉例編審邑大夫念我宣公爲世大儒而曾孫雲初名登庠序者亦五十有餘人因以向寄民戶糧米總入宣公戶下使不與齊民同夫徭雜稅之苦得沾 國家崇儒重道之恩誠邑大夫盛心也祖年因念糧雖叨隸儒籍而產仍遭竭負凡我孫曾責將奚委緣謀之老成必按畝稽查使佃種者不得任意侵漁庶祭祀有所供辦於是溫字行者曰某良字行者曰某恭字行者曰某不旬日而勘驗四方告以祖年斯意謂爲上世裡祀怨尤誼不敢辭約蠲風逋概置勿苛嗣後務必依額全輸否則直之有司勿爾縱也而各佃亦自怨艾無復前此悍慢態祖年謀復烝嘗設立帳簿輪年交代俾鑒前車合族莫不歡悅以爲數百年積弊一旦

得復其舊若有宗祖之靈爽陰扶默佑於其間者用束牲以祀其先勸酬歡洽之餘屬祖年紀其始末因握管以應命焉若世系之詳列於是者亦以家牒既不克身任纂修恐日久益臻漫漶將水源木本無可追遯寧不留此生一大罪案於先後人哉惟茲產簿共計五冊每冊悉書歲時祀事一展閱間相爲傳述共知吾身之所自出其足爲後人憑藉者匪淺鮮矣此祖年意也後之載筆者尚其鑒諸

九峰山牧吳陵杜光先填諱

先考妣發引告文

癸巳

維年月日男祖年等念我先考之沒也於今七歷星霜矣玄廬已築塋隊已成兒等竊謂先考寒氈一席風塵鞅掌荏苒異地者幾三十年故寧甘蹈渝禮之失不忍卽奉先考柩乘輅車而辭祖禰以就長夜之室詎先考大祥甫及一載而吾母江孺人又爾卽世嗚呼痛哉五載兩丁荼蓼之苦毒百年長抱風木之餘悲兒等哀號有宵彌旦以故雙柩在堂而尊靈未入潛閨今吾母又屆大祥矣因念葬也者藏也先王制體悼之則凶謹卜茲月之二十有四日奉我考妣

良貴堂文鈔

七

而葬之全莊之原祖年仰承源學恪守儒先矩矱不徇俗尚廣招僧道以褻先考靈爽乃束牲醴酒投淚爲文以告諸先考先妣之靈曰曠觀斯世事多愴傷友朋言別惆悵河梁而況父子應九回腸遠適異地離別回遑而況死生幽明渺茫痛哉先考生長斯堂年未古稀乘雲帝鄉兒等逆天罹此凶殃百身莫贖碎骨奚償憶昔戊午父官壽昌母氏偕往兒走循牆冷署離家道不阻長每歲上春念祖老蒼朝發夕至拜舞奉觴七易寒暑歲以爲常乙丑祖沒父方羈抗得耗星歸骨立踉蹌戊辰服闋補任樂清踰山航海

十倍壽程母性幽靜不事偕行父念慈闈南望泪盈

奉使貴章策蹇長征得經梓里歡擬登瀛亦經七載每歲不更癸酉秩滿轉遷浙藩北堂念切睇瞻里門旣非壽近接壤易奔更非甌北往來頻煩母揣父志歸侍晨昏丙子捧詔定省家園祖母色喜吾父獻言曰夕之歡亦帝之恩改歲未久天喪庭萱辛巳補敘仍視東甌龍湫雁蕩雖屬舊遊年臻耳順心厭林丘勉強就道兒女牽愁乙酉疾作投牒請休丙戌之臘書來自郵兄弟奔迎額天望瘳豈期徂春赴召玉樓兒等焚哭哀同楚囚豈期辛卯吾母彌留偕父長逝

良貴堂文鈔

六

三島十洲總闡問視罔極奚酬薦以時食虛等椎牛嗚呼痛哉痛其曷忘轉念古禮載諸舊章禮不可渝大事克襄檣之典籍器具畢張舉嬰方相黼黻周詳流蘇帷帳左右低昂白馬素車吹笙鼓簧兒孫扶柩燈火輝煌全生全歸全庄歸藏葬期已迫爰備黍嘗用伸祖道佐以瓣香伏望考妣降福穰穰佑我後嗣俾熾俾昌傳之奕葉悠久無疆尚饗

先考妣墓祭文

嗚呼我考妣其全莊歸藏矣回念先考家居積德累仁克殫夫倫常筮仕整躬率物無玷於官方在管制

府李文定公褒曰學富縹緗嗣而中丞張運青先生
又曰望重圭璋則吾父之生平早已爲名卿大夫之
推許又奚事兒等之掄揚即今邑侯楊西崖先生亦
欽高風亮節率牲酌酒躬拜墓下使宗族鄉黨咸識
吾父行之可表而言之可坊矧茲執紼前導者疇不
咨嗟嘆息益可徵月旦之輝光惜也三十年間潦倒
藝苑文場而不克大展才猷於廟廊迄今蓋棺論定
百世而下嘉懿亦自流芳吾父其亦可以含笑九泉
慰夫潛德之必彰若我先妣克勤克儉備著襄莊鞠
育年華及皇及妹弟兄頤頤曲護遵通無有低昂洵
爲閭閻之僅有而母儀之最良者也嗚呼淡鬱鬱瘞
玉埋香自此而幽明永隔夜臺寂寞淒涼時當令節
良辰展墓徘徊亦徒曰如在其上兮洋洋方之當年
膝下承歡又烏能不涕淚而神傷嗚呼痛哉惟我考
妣俯鑒兒忱其進一觴尙饗

祀后土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神主維此全庄
卜葬吾父端賴神庥衛護千古尚饗

上姑蘇中丞張孝先先生

甲午

祖年籍隸金華厯懷理學遺緒系承廣漢忝屬南軒
雲孫十三入泮十七棄舉子業而潛心經史二十七
而拙文哀然成集就正鄉邦諸先輩力勸授梓問世
嗣而徐蘋村宗伯仇蒼柱少宰黃匏齋中允以及遂
安毛鶴舫平江蔡息園相與討論正學迄今年屆知
非未之自甘暴棄歲在庚寅恭逢執事攝理閩浙制
府事檄有採風試題并濂洛關閩書頒示朗誦輯註
私幸祖年所撰無極而太極講義與此句解釋若合
符節不勝中夜起舞謂此心此理有同然也緣以時

義不復置喙其杜令附呈一卷正學之論則祖年作
也渠略改易周旋朱陸之間多非祖年本意試案自
吳而下取具回文杜令隨以祖年所梓南軒語孟解
說所輯金華正學編及道驛集諸刻裝潢申送顯候
鈞奪執經帳下不謂來差詭不投批以致執事雅意
未宣祖年亦名利無求里居頗琴書花木之樂懶出
門庭遂爾中止第念中州爲本朝理學之藪而執事
實領袖其間今節鉞東南凡諸儒先書悉經鐫之堅
木數百年墜緒一旦炳若日星祖年未嘗不耿耿胸
臆間所刻諸書吳下家絃戶誦祖年自慚僻處山陬

徒以卷頁浩繁不能全購在執事授梓之意志在振
刷儒風俾後進知所適從以爲德業梯階寧祖年矢
志正學顧不獲一讀全書謂非一生缺事尤有諱者
如吾婺東萊呂成公當宋乾道淳熙間與子朱子先
南軒講論麗澤之堂固同爲聖門功臣在執事道揆
心契羹牆有日祖年鈔有東萊全書雖郭外可給饘
粥又不能盡廢衣食以襄是役尤望加意儒先不使
微言大義銷蝕於崇儒重道之時故不遠千里介費
遺集懇以鴻序冠首謀付剞劂表彰而流布之庶朱
呂張三先生同條共貫之學並顯於今日又寧僅下
里小生榮幸已哉祖年望海思歸匪伊朝夕嗣擬泥
首龍門仰瞻大儒光霽得承提命以擴所見聞行見
時雨之化洋溢雙溪使三先生神存化過之區重響
麗澤絃歌則祖年又東萊功臣而南軒肖子矣

道驛集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張祖年撰祖年字申伯湯溪人是集其所自編
凡再易刊板乃定卷一曰正學闡微泛論四書性
理諸書卷二曰正史闡微大致似胡寅讀史管見
卷三曰雜文提要卷四曰雜著提要大抵多講學
之語祖年自稱張栻二十世孫故力辨張浚殺曲
端事說論語孟子皆主栻說而於明英宗免聖賢
後裔差役一事尤頌美不置云